

林昭文集

目录

相册——永远的怀念

林昭心声（代序）

林昭简历

中学时期

散文

黄昏之泪

代与代

新专土改时期

新闻报导

下乡前的几天

五队开通讯员会议

成立文工团

去年三八

记“三八”节纪念晚会

灿烂的一天

无题

评论

我怎样认识“思想检查”的重要

我的写稿体验

写稿态度应当慎重

散文

“针尖”与“麦芒”

我们相亲相爱就像兄弟姐妹

在劳动战线上

唱一九五零年

小妹妹去送参军郎

农民兄弟莫糊涂 快快起来把螟除

祸国殃民乎？（存目）

诗歌

望穿眼睛到今朝——记一个农民的控诉

书信

给陆震华（金声）的信（1949、8——1951、11）

给沈棣的信（1950、11——1952、12）

常州工作时期

新闻报导

树立主人翁的劳动态度
一个优秀的少年儿童队员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一）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二）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三）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1）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2）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五）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六）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七）
国庆节前夕的常州市
不断改进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的劳动模范钱士春
为什么会把红旗搞丢了？
注意掌握好湿度 产品质量就更可靠
不能不懂装懂
我的师傅真好！
“我的工作也是为了社会主义”
信心百倍地向社会主义目标奋勇前进
女揩车工金良珍
党教育了张巧珍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过去弄不清，现在很分明
目标清楚干劲大
我年纪虽老心不老，一定要亲手把社会主义建设好
总结成绩，投入新的战斗
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记徐建华小组在学习总路线中进行的回忆对比算账
总路线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垃圾车”的新生——记民丰纱厂技工叶等在党的支持下战胜保守思想的故事
民丰纱厂开展反事故斗争

相声
不怕压制 坚持批评

诗歌
斯大林鼓舞我们永远前进
让我的名字也翻翻身，写上红榜晒太阳！
张大嫂买标准米

评论
坚决反对抄袭稿件行为

北大学习暨“反右”前期

诗歌

坦克——“旅大行”之一
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
我们的心

石狮
这是什么歌
党，我呼唤
寄张元勋
送别
无题
赠李雪琴
悲愤诗
呼唤
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海鸥
无题（楚头吴尾劳相关）

散文
 种籽
书信
 绝命书
 致江之浒

监狱文集“自由书”

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

未名湖畔

致人民日报编辑部

附录之一：囚室哀思

附录之二：秋声辞 并序

附录之三：自诔

附录之四：血诗题衣并跋

附录之五：祭灵耦文

附录之六：“起诉书”跋语（血书）

附录之七：判决后的声明（血书）

附录之八：血衣题跋（血书）

无题

啊，大地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课卷

战场日记

心灵的战歌

血书家信

告人类（存目）

雪春絮语（存目）

我们是无罪的（存目）

牢狱之花（存目）

提篮桥的黎明（存目）

血花（存目）

疯话（存目）

林昭心声（代序）

人们，一切正直善良的怀有正义良知的人们，请谛听我之心灵的战歌！

（摘自《心灵的战歌》）

我把这些诚实的记录留给公众以及后世，而把我个人坚贞的战斗献给祖国以及自由！

（摘自《战场日记》）

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然则中国这一辈苦难的青春代以及林昭个人以鲜血写下的这许多确定真切至于毫不含糊的事实，决不可能被遮掩于、歪曲于任何墨写或任何墨水所写的伪善的谎言！

（摘自《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控诉信》）

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己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

（摘自《至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控诉信》）

不怕你们把林昭砸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

（同上）

个人的力量诚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公义——那庄严神圣巍峨浩大、永存不灭而更不可摧毁的必胜的公义呢！公义就是我的上帝，公义也是我的力量，只要我始终谨守、坚守而且恪守着义理而行，我就拥有无穷尽的力量！

（同上）

林昭从也不曾放弃过自己的思想原则。这原则我通常把它简单地归纳为两句话：“祖国至上！自由万岁！”或在前面再加上两句：“公义永存！青春必胜！”以充分阐证之。

（同上）

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

同上）

被捕七周年口号：

被捕七年，岁月云烟！

刚肠嫉恶，一往无前！

真金入火，何惧毒焰！

孤军力战，碧血日鲜！

公道为旨，正义当先！

中华民国，缔造维艰！

一身未惜，要续史篇！

人生自古谁无死，

家国在怀，兴亡在肩！

大义凛冽，大节皎然！

金是火炼，火炽金显！

心悲气壮，意决志坚！

有我无敌，岂计生全！

重光法统，后起着鞭！

轩辕宗氏，雄波海天！

留得清名满世间！

（摘自《血书家信》）

林昭简历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04~1961），毕业于东南大学，1928、9月在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

，就任吴县县长。九个月后因逆鳞惩办腐败，被革职拘押。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原名铸元（1911~1975），从小就受到兄长许金元的直接影响，在15~17岁时就参加了反蒋斗争行列，当时苏州爆发了人力车工人罢工，许宪民积极参与游行示威，因她经常穿着一件红色衣服，在队伍中特别显眼，人们称之为“红衣女郎”。后来又镇江参加国民党改组派，先后任常熟县行动委员会主任、国民党吴县县党部秘书等职，从而得以接触县长彭国彦，钦佩彭的才学。

1929、7月彭国彦在押往镇江途中，许宪民得悉后，立刻为彭多方奔走，取得了各界的支持，彭被关押3天后以免职了事。通过这一事件，两人相会并播下情种，于1930、7月结婚。

1931年林昭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政治氛围比较浓厚、传统国学的根基又很扎实的家庭中，小名萍萍，父亲起的名字是彭令昭，希望她效学班昭。（关于姓名的改变，下文作出交代）这一年是羊年，在江浙一带的民俗认为，羊年出生的女儿命运坎坷，所以改为1932年出生。

1931、5月彭国彦出任江阴县县长，因袒护进步人士，10月被调往邳县，翌年又被拘押。三为邑宰，三遭控捕，冤狱达28个月。当林昭尚在襁褓中时，就在母亲的怀抱中为入狱之父四处奔跑，长大后随父母生活在苏州，就读于景海女中。林昭在中学时就是一位活跃分子，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创办“大地图书馆”、“文青联谊会”等，还创办《初生》月刊，又是《凯风》旬刊的主编。应该说这是林昭的试笔阶段。1948年在女中入党。后来被国民党苏州城防指挥部列入“黑名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林昭满腔热情投入到新生活中，领导号召要和旧社会划清界线，要检举揭发旧社会的人和事。林昭这时面对的是伪县长的父亲，和曾任国大代表的母亲，在填表时，家庭成分一栏填的是“反动官僚”，她深深感到身上的压力，家庭、父母成为自己追求进步的绊脚石，是自己的沉重包袱，要上进就必须甩掉包袱，否则自己无立足之地。那年她刚好高中毕业，父母要她进大学，她却暗自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母亲坚决不同意，而林昭执意要走，双方坚持不下。最后母亲伤感地说：“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林昭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和家庭脱离关系！“好，我就不回来好了。”母亲无奈之下要林昭正式写出书面材料，“好，我就写。”林昭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原文已散失，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活不来往，死不吊孝。”

林昭离家后，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有两三年的时间 and 家里不通音讯。她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不断写作，1949年就启用“林昭”笔名在《吴县农运》上发表文章，还用过很多笔名，先后有：任锋、翔、芸、小昭、欧阳英、苓等等。后来，组织苏南农村工作团下乡，林昭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写通讯报导、编剧，配合全面开展工作。

随着工作和生活的深入，她发现队长原来是一条色狼，可恶的是他把一对正在谈恋爱的情人，利用自己的权势强行拆散，从而把女的占为己有。林昭无法容忍这种恶劣行径，她就在群众中说、议论，从此，林昭就没有好日子过，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会批评、大会批斗，1951年土改工作队集中学习，12月省委组织部长在全体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林昭，林昭也绝不低头，这是她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遭到了风雨的摧残；一颗纯真的心灵，蒙上了抹不掉的阴影。

1952年农村工作团解散，林昭被分配到常州工厂去搞民主改革。这时林昭的心情有所改变，加上母亲的一位朋友高伯伯的调解，林昭意识到过去对家庭的态度欠妥，于是主动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化解了昔日的僵局。这时林昭不断地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她敏捷的思维、犀利的文笔，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把她调到《常州民报》去当记者，林昭的文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1954年北京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并允许调干生报考。林昭报考了北大，并以江苏省最高分的成绩，考取中文系新闻专业。从此她便以林昭自称，同学们都叫她“林姑娘”。

林昭考取北大后，思想感情发生变化，在《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中，用她自己

的话说：“在考入北大之后，因为个人志愿达到圆满的满足，在那么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天地、新环境里，对于生活还是抱着比较乐观而振奋的态度，希望从此开始生命上新一页。”

在学习上如饥似渴，正由于学习成绩好，游国恩老师很器重林昭的文才，曾建议她转到中文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林昭平日表现得有些傲气，加上个性的拗强，特别是农村工作团期间的阴霾，如影随形地始终无法摆脱，在情绪上会流露出一种遗留的低沉与压抑，政治热情较差，甚至有点疲沓。在业务能力上总令人刮目相看，先后在《北大诗刊》和《校刊》编辑部任职，诗刊停办后，创办《红楼》，任编委会成员。林昭是《红楼》第二期的责任编辑，她在《编后记》中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林昭明确的爱憎和是非观念，始终是她人生道路上坚定不移的信念！

1957、5、19民主运动的来临，鸣放开始了！开始林昭内心很矛盾，似乎有两种力量扯着自己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去，22日夜晩，在露天演讲会和自由论坛中，林昭渐渐地发生了转向，跨过动摇而走向坚定。她明确支持张元勋、谭天荣等人的观点，公开站出来为他们辩护，扬言：“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人群中喊道：“你是谁？”“我是林昭！”另外发表诗篇支持《广场》的出版。在此后的日子里，厄运接踵而来：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查看。林昭拒不认罪，曾吞服火柴头以自杀，以放弃自己的生命来求得解脱，扬言：“我绝不低头认罪”！结果被判劳教三年，留校在苗圃劳动。后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林昭随着转到该系资料室劳动。在重重压力和打击下，林昭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接连不断的咯血，她申请回母亲身边养病，得到了校长吴玉章的批准，于1959年9月在母亲的陪伴下回到了上海。

养病期间，林昭和父亲取得了相互的谅解，认识到父亲是对的，彼此在思想感情上更为融洽，以致1960、10月父亲目睹林昭被捕时，喃喃自语：“完了！我们家完了！”彻底绝望，终于在11月底服毒身亡。

养病期间，通过北大同学孙复的关系，认识了兰大历史系的孙和（孙复的哥哥），从而和兰大右派集团取得了联系，和顾雁、张春元等彼此往来交谈，同是右派，思想观点有共识，目标一致：争取和平、民主、自由。本来林昭还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的罢手收场，然而斗争的进行却日趋惨烈，无情的现实又一次粉碎了林昭的善良梦想，并终于得出了结论：“大量惨酷的荒谬的事实使我目击心伤、五内欲裂，我终于怀着最沉痛的情绪，亲手撕破了、抛弃了自己的希望。”与兰大右派集团的联系，她抛弃了原来的幻想，批判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林昭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和自己的诗作《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海鸥之歌》交给了张春元他们，两首诗刻印在《星火》上。

1960、5月叛徒向甘肃省高级法院和武山法院告密，武山、天水在国庆节前夕进行大搜捕，林昭亦不能幸免，于10、24日在苏州被捕，关押在上海静安分局。林昭在狱中高唱革命歌曲，写组诗，向狱方提抗议，

1962年3月，在母亲的努力下，当局同意林昭保外就医。林昭睿智的头脑看透了事情的本质，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天真，他们放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在北大时当友人们被捕后，她曾经写过一首诗，标题是《我应该在那里》，末段的大意是：

悲愤如此沉重，压得我难以呼吸，
我怎能摆脱这些面庞、这些记忆！
任教它算什么——考验、惩罚、抛弃，
我宁可去——我应该在那里，
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

就在母亲把她从上海迁回苏州后，她在观前街结识了小B（摘帽右派），并通过小B认识了黄政（摘帽右派），共同成立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1962、11月林昭再次入狱，林昭在狱中采取了自杀、绝食以示抗议，狱方对她进行各种虐待、逼迫，直至长期戴背铐子。林昭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在如此恶劣、骇人听闻的条件下完成的，是在生命的极限中发出的最强音，是在心灵深处爆发出来的严正抗议，是对民主、自由的执着追求，是对人类美好明天的呼唤！

林昭在1968、4、29日被秘密处决，呜呼！林昭英魂永垂不朽！

参考资料：

彭令范《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载《今日名流》1998年第5期） 《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记录》（2004年9月4日）

张学群《灵岩英冢阅逝川》

赵锐《祭坛上的圣女》

谭蝉雪《求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1)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一九三二年生，江苏省苏州市人，原系北京大学学生。

林昭因被控反革命案，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九六五年五月以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在押期间，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以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判决按反革命罪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复查，以（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撤销上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次判决，对林昭宣告无罪在案。经本院院长发现，本案改判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仍属不当，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

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林昭于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于是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一九六八年林昭在被错判服刑期间，又先后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按林昭以上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均以反革命定罪处刑是错误的。本院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复查改判时，否定林昭犯有反革命罪，撤销原来两个错误判决，对林昭宣告无罪是正确的。但据以宣告无罪的理由是林昭因患有精神病，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如上所述，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犯罪，故本院（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静刑字第171号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童介凡
审 判 员 阮石平
代理审判员 王育易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卅日
书记员 丁幼菱

中学时期（1947、5 —6月）

散文

《黄 昏 之 泪》

欧 阳 英（林昭的笔名）

日光已经落下，暮色一丝丝的占领了空间。婷婷坐在她的房里，手托着头，似乎在苦思。是的，婷婷是在思想，可是，思想就像一只受惊的野兔，忽而天南，忽而地北的，不知跑到了哪里去。

抬起头，目光又掠到了桌上的一封信，她凝视着那封信，脑中浮出一些信上的字句：

“你已找到了路，我希望你更坚强，更积极……”路？什么是我的路？婷婷自己问着自己。随后她苦笑了。要一个人了解别一个人，懂得别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连父母都不可能。儿女是父母身体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从父母那里分出来以后，就成为另一个个体，有了自己的另一颗心。心是永久不会坦露给别人看的，所以连父母也不能了解儿女。骨肉如此，何况外人。反正自己的事只有自己知道，甜酸苦辣都是自己去尝，也只有自己去尝。

路？路？！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这有什么意思？

再换一个方向来想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又有什么意思？

但是不管立功名也好，佯狂作乐也好，她却始终在蜷伏着，像一个平常人一样的活着，每天……每天……同样的生活……刻板的生活。如果永远这样的生活下去，那可真成了为吃饭而生活了，这样子，就是活上一百年，又有什么意思？

婷婷又想起：“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不错，可是婷婷不要说哭是独自哭，而笑也是独自笑。并且……有时候，泪珠和笑容都只有埋藏在肚子里，因为连独自哭与独自笑，都有所不能……别人会当你是疯子。

哦，不要想！婷婷命令着自己，为什么要想呢？不想也够烦恼的了。为着想制止思潮的奔驰，婷婷霍的站了起来。

房中已经差不多黑暗了，一切家具什物都笼在一层悲愁的暗灰色的氛围里，充满着黄昏的哀伤和气息。

婷婷走到窗前，开了窗。

遥远的天际，散着几片娇艳的红霞，然而暮色已经侵蚀了他们的美丽，鲜明的红色逐渐褪色，变得陈旧而平凡，一些微弱的光线，从窗口里射进这小小的房间。

婷婷觉得寂寞而空虚，似乎生命中的灰色，和这黄昏的灰色起了共鸣，她的眼光无聊地在房中打转，转了两个圈儿，停留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面，那里有一个圣母像和一瓶

花。

婷婷过去拿起了瓶里的花，谁知道才一碰到花枝，那些憔悴的花朵，就纷纷的碎了，落在圆桌上，落满了一桌子。

她望着那些花瓣，不知所措地松了手，花枝也跌落在桌子上。

“……一旦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婷婷低吟着，眼光掠了一下圣母像，是那么美丽，那么端庄，浴在黄昏的微光里，更显得圣洁而庄严，她的眼光定住在这圣母像的脸上。

忽然婷婷跳过去，猛力关上了窗，又扑到圆桌上，喃喃自语道：“黑暗，我要黑暗，在这个时代……黑暗的时代。”

她哭了，泪珠一滴滴的流下，滴在花枝上，滴在花瓣上，滴在圣母像上……。

房中已经是完全黑暗了！

（刊于《初生》月刊第2期，1947年5月1日出版）

《代和代》

欧阳英

每当我看到那些小孩子的时候，心中就禁不住要为他们祝福，因为我想，他们这一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生活得更好。

我常常走到初级小学去，去看那些孩子，他们在阳光下跳跃叫喊，充满着天真和活泼，我祝颂这辈生活在阳光下的孩子，永远生活在阳光下。

我们的上一代，是些腐烂了的木头，我们这一代并不曾受到多少上一代给予的恩泽。一句话，上一代对我们失职了。他们在做些什么？是在捞钱，刮地皮，自己麻痹自己而已。他们不希望我们这一代年青人走向时代的召唤，他们只希望我们陪着他们一起腐烂，为了他们的愿望。现在一部分青年已在渐渐地腐烂了，和他们同流合污了。但更多的青年仍在向前走。于是最卑鄙的手段使用了出来，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安着各种各样的绊脚石。懦弱的我们，竟就渐渐停止前进，停止活动了。但这还不足悲哀，更可悲的事是大部分青年都受了毒，被书本或别的东西吸住，不肯再挣开点眼，望得更远些。无论怎么说，幸福已经和我们的上一代绝了缘，现在它也将和我们这一代绝缘，但是，它却不曾拒绝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当然待我们改造好了以后，我们的上一代早已死了，我们这一代或许也将要死去，然而，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能够过阳光下的生活了。

这种生活是我们上一代所不曾梦想到的，也是我们这一代朝夕憧憬着的。那时候，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奸商，有的只是善良的民众，善良的风气，善良的社会，那该是何等地好啊！这是我们的希望，但希望是可能成功现实的，如果不忽视现实、向往未来的话，使它成为事实的责任，却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决不能再苟安一时了。即使我们能在这种“荆棘满地，豺狼肆虐”的时代中苟安自己，可是，请为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想想吧，他们该怎样才好？我们眼看着幸福从上一代那儿飞走，从我们这一代的身旁悄然隐去，难道还忍着它再遗忘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不，我们必须奋起。

上一代已经腐蚀了，我们用不到再姑息他们，我们自己也并不健全，然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血汗我们的生命，作为砖石木材，为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当然我们会死去，然而“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样的死，总比呆在被别人摆布的环境里默默死去，要好得多。

祝福那些天真的孩子，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

（原载《初生》第3期，1947年6月1日出版）

新专土改时期（1949 —— 1952、12月）新闻报道

《下乡前的几天》

任锋（笔名）

X 月 X 日

一组提出了“到农村去。”立刻，在我们组中也掀起了讨论的热潮。

我们请了一组的同学过来联席讨论；现在该不该到农村去？本身的条件够不够？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做的？……问题一个个的解决，思想很快的打通了，结论也自然产生。

根据目前形势看来，客观和主观上都有这个需要，原则上是不成问题的，一切服从组织分配好啦，组织考虑问题是很周到的。我们的责任。只是把所想到的，贡献给同学们。

兴匆匆地起草了挑战书，为了争取早些让同学看到，担任抄写的两位同学，迟过了半小时去吃饭。

X 月 X 日

挑战书得到很多反应，公开的有，背地里的也有。是的，思想的统一不是很容易的。不过我们都有信心，决定随时抓紧机会，同每一个有顾虑的同学一起研究，帮助他们。

热烈的响应也很多；“到农村去！去向农民学习，去进农民大学！”

年青人的热情，通过一张张挑战书，亲切地汇合到了一起。

X 月 X 日

今天，徐校长针对许多同学思想上的顾虑，作了一个关于我们下乡问题的简短报告。效果确实是不小，许多平常说来说去，怎么也解不开的思想的死结，这一下都迎刃而解了。好有些人点着头：“哦！原来如此。”“是这样的，这就对了。”“校部已经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可以无须顾忌了”

下乡问题，大约已经不会有太多大问题，虽然，我觉得自动自觉，好像还是不够。

X 月 X 日

本组同学都在开始清东西了，相信别组大约也在勤手了吧？

最现实的问题该是背包与草鞋；我们都是些没有背过背包的人，没有经验，只知道一个原则：东西尽量少带，要简单，轻便。但又有人发愁了：“要是到乡下，天气忽然冷起来呢。怎么办？”

关于草鞋，自然，以后跑路的日子多，只有穿草鞋较节省。可惜，听说没有穿惯草鞋的脚，穿了会擦破皮，会磨出泡来。这该怎么处理？

哈哈，下乡，这倒是个挺实际的考试。可别不及格啊！否则真有“留级”的可能。

X 月 X 日

这几天大家最注意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下乡。

随时随地，你可以听得到，看得到，许许多多的人悄悄的计划着，准备着，等待着行动。

我们要下乡去了，我们可能闹笑话，碰到困难，可是我们不怕！

我们要去和广大的受苦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向他们学习，学习许多学校里、书本上所没有的东西，下决心割掉自己身上最后留存的一截尾巴。

等着瞧吧！谁拿得到“农民大学”的文凭？

（载《新记者》第二期第二版 1949、8、12日？）

《五队开通讯员会议》

林昭

检查通讯工作

积极发动大家为团报写稿

五大队中心通讯组，为积极发动大家向团报写稿，时於本月七日召开通讯员会议，检查通讯工作缺点，订出改进具体办法。过去因为各通讯小组没有很好发动全体同志写稿，致使非通讯员把写稿看成是通讯小组的事情，同时，以前不大写稿的人，怕写不好，不注意搜集材料，写过稿的，对于现在所要求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很生疏不敢动笔，所以投稿不多，因此会议决定：（一）各通讯小组积极发动大家写稿，提出每个人都是当然通讯员，不能写也要负责供给材料的口号。（二）各通讯小组和学习小组长要踊跃写稿，起带头作用。（三）随时随地注意掌握材料，一发现就写下来，规定每个人一周至少交一篇。最后并决定每周开一次通讯员会议，检查并改进通讯工作。

（载《吴县农运》6期 1949、9、19日）

学生会文宣部

《成立文工团》

令昭（笔名）

本校学生会文宣部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新专文工团。团员已有一百三十人，暂分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四组，会上并选出了各部门负责人；团长宋益民、副团长郝鸣、史宏荫，戏剧组长刘中、宋粹，音乐组长李文沛、黄以孝，舞蹈组长谷天、张以请，美术组长罗时金、沈方潮。该团现正在积极筹备新年演出节目，戏剧组方面有：“魔城末日记”“领头干”“晚祷”等三个剧本，舞蹈方面有黑人舞等。计划三十一日在校内演出，元旦日将和苏南日报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新华书店等部门联欢，并拟到工厂里去和工人兄弟们贺新年，和到本市人民电台去广播。

（《新记者》第三期第一版 49年12月28日）

《去年三八》

令昭

“三八”前几天我们——十多个比较进步的同学，就已经商量了好几次，想庆祝一下，当然，我们也知道：要在国民党统治下，在这样一所向来以“正统派”“贵族化”著名的教会女中里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是有困难的。

由於莹——我们级长——的推动与领导，我们高三首先发起庆祝“三八”，要求学校放假一天，上午在校内开庆祝会，下午到社区教学院去参加他们女同学主办的联合庆祝大会。

要求提出来了。那天下午，不久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训育主任“麻包”，面孔铁青的跑来训了我们一大顿。她自美国妇女因为已经完全自由平等（？），所以从来不庆祝”三八“说来，一直说到我们目前唯一的事情就是用功读书。我真怀疑，老是要到社教去，社教有什么好呢？凸出的金鱼眼向全课堂一扫，声色俱厉地：你们都是热血的青年，可得小心别受了人家的利用！

我们不屈服，我们力争，坚持要庆祝“三八”。莹，她冷静而从容地说着充满力量的话，“麻包”再也没话可说，祇有狠命地瞪着她。最后，麻包眼看说不过，又换上一脸奸狡的假笑，说她一个人作不了主，还得校务委员会商量。

她刚走，我们那个三青团的教导主任又跑了进来，他摆出一副“同情”的样子，安慰了我们几句，说是愿意支持我们，有困难尽管和他商量……哼，谁还不知道他的狐狸尾巴？大家都冷冷的，他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散了学，我们又三三两两聚在校园冷僻的角落里讨论：怎样去巩固同学们情绪和信心，贯彻庆祝“三八”的计划。

“通过这次庆祝，我们要在校内撒下更多的种子。”莹说。

好几班同学都公开响应了；要庆祝“三八”，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

两天……消息全无，我们再三问校长，问“麻包”，她们也只是彼此推诿。

直到六日下午，训育处才发出通知：“三八”上午抽一个半小时，在校内由同学主持开会庆祝。不放假，也概不准假。

我们的气愤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虽然只争来这么一点权利，我们也决不肯白白放过。几个同学在莹家里搅了一夜，搅出几十份油印的“庆祝特刊”，第二天就“先斩后奏”的分发到各班，教育处竟没来得及”审查”。但标语就费劲了，“没有训育处盖过章的东西，一概不准在校内贴出来！”同学们无可奈何地把一叠叠标语送进了训育处，有些便不幸长眠在教育处的字纸篓里了。

“三八”上午的会，是采用演讲会的形式。主席致词中，说到“三八”的历史起源，也说到苏联妇女幸福的生活。我们看见：“麻包”的眼珠瞪得快掉了出来，美国人和另外几个死顽固的教师在耳语、摇头……校长讲话了，她失掉了平日“娴雅”的“风度”，讲得暴躁而又凌乱，几次说了前后不接、莫明其妙的话，但还是固执地说下去，故意糟蹋时间，扯了四十分钟。……参加演讲的都是各班较前进的同学，稿子事前也经过研究，演讲时，由於环境的限制，只能着重在对旧社会的控诉，对未来光明的新社会，也只能说得很含蓄空泛。会后，我们彼此骄傲地说：“你们只许我们校内开会，校内开会也有作用呀！”

可是，过了几天，在“三八”前后比较积极的同学，都受到了注意，不时被训育处叫去问话。两位进步的老师，受到了危险的威胁，不得不连夜出走——这都是校方的功绩，美国人，美国“留学”回来的“麻包”和校长，三青团特务的教导主任，他们急着想扑灭这叛逆的火。过两天，听说学校送了黑名单给城防指挥部，莹是第一名。

三月十七日，莹不得不离开学校走了。

“难道只为了庆祝一次‘三八’，我们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当莹临走时，我们

满怀着悲愤问她。

“不要难过，相信到明年‘三八’，我们一定可以自由庆祝我们的节日了！”莹坚定地回答我们。

莹，热情、爽朗、刚强、对人又永远那么柔和亲切，常受着同学的爱戴……我们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目送她悄悄地离开，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苏州……后来，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

……去年四月，苏州就解放了。一眨眼又是一年，今年女中的老同学前天寄来一封信，说：“……校内正筹备盛大庆祝‘三八’，青年团，学生会，都忙着，同学们也忙着……，想到去年的‘三八’，我们在感触之余，只觉得加倍起劲，我们能自由庆祝我们的节日，谁也不能阻止，不能破坏我们了……我相信，以后的‘三八’，将会一年比一年更热烈欢欣，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解放……。”

（《新记者》15期第四版 1950、3、13日）

《记“三八”节纪念晚会》

吉锁红 彭令昭

开会的时候快到了，尽管天像漆一样黑，并且还在飘着雪花，但会场的门口，仍不断涌进人来，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人，脸红红的女孩子，而灯光明亮的会场中，红布上洁白的字“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仿佛也在放着光芒。

会场里拉拉队在活跃着。

“苏公同学唱一个，好不好！”接着就是一阵春雷似的掌声。

“年青人，火热的心……”苏公同学果然热情地唱起来了，爽脆的歌声，压倒了掌声。

一位小姑娘右手撑着伞左手扶着一位头发花白，瘪着嘴，手上还带了一个脚炉的老太太，一进门，挤进了座位，一面拍着身上的雪花，一面咕哝着说：“闹猛得来！都是女人！”

八点钟，会场上已坐满了人，我们的同学，苏公会计班的同学，更多的是惠山的群众。

庄严的国歌响起来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主席朱宝蓁致词，她介绍了三八节的历史与庆祝大会的意义以后，开始了自由讲话，一位苏公的同学上台了：“姐妹们：今朝我侬热烈的纪念自己的节日，然而大家还应该记得我侬过去生活是多少痛苦啊！……”她诉说着妇女在旧社会里时受的痛苦，她愈说愈有劲：“我侬今天翻身，不能忘记共产党和毛主席啊！”最后她又激动地说：“我侬一定要积极起来参加各项生产，支援前线，早一点解放台湾。”台下的掌声不断的迸发了。

妇女在私语着微笑着……。

本校教务长罗列同志上台讲话了，他向妇女们道贺，并勉励新专及苏公的女同志努力“学会本领做好工作，”对惠山妇女群众则指出今天妇女要真正翻身，必须积极参加劳动，从经济上获得独立开始，接着又勉励她们在家庭中，要和睦相处，在不妨害生产与家务的原则下多多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水平。并指出妇女的解放是与人民大众的解放与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文娱节目开始！”司仪喊着，台下又鼓起掌声，孩子们张着嘴，无数小眼睛痴痴地盯住幕布。

全体女同学走上台，唱起了三八纪念歌：“……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了自由的吼声……”

接着是惠山十三保的两个女孩子舞蹈，那矮矮的只不过五六岁的孩子，她们的新疆舞跳得是好极了！同学们赞叹着：“我们未来的民族舞蹈家。”这是晚会中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节目。

“婚姻要自由”“农作舞”“传家宝”都演过了，最后是“一朵红花”，这是个很热闹有意义的秧歌剧，它描写了一位边区的妇女，怎样积极生产，当选了劳动英雄，甚至感化了她那个落后的丈夫。

“毛主席，好比那高山红灯领导着咱百姓翻呀翻了身，……”

妇女们要解放就要加紧生产……”

在嘹亮的年青的歌声里。解放后第一个“三八”节纪念晚会结束了。

（《新记者》15期1版 1950、3、13日）

《灿烂的一天》 （毕业典礼花絮）

林昭

*一早起来，大家心情就和平日不同，好像小孩子逢到办喜事，兴奋快乐而又紧张。每人脸上充满洋洋喜气。大礼堂门口紮着彩牌，上写“毕业典礼”四个大字：礼堂内则挂满各处送来的贺幛，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比人家嫁闺女结婚还要热闹。大家都说：这是灿烂的一天。

* 苏南日报社的球队也赶来了，准备下午和我校球队来次篮球友谊赛，谁料大会开始时，天空已密密的降下雨点，球员和球迷同志大叫扫兴，失去了这次不可再得的机会。

*中共无锡县委会送的贺幛，上写“为人民说话，为土改宣传！”语简而意长，对刚要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一届校友送的锦旗，上书“再进一步，用革命家的标准策励自己！”大家说，俨然老大哥口吻。

*开会了，要校友们坐到前面去，结果“应征”的寥寥无几。大家正奇怪他们到哪里去了。仔细一查，才知道原来都在同学中间“打埋伏”，和自己熟悉亲近的同学在“话旧”。经过再三催促拉扯，才恋恋不舍“就坐”了。

*陈政委勉励大家努力土改工作，许多早就希望下乡揽土改的同学，脸上都泛上会心的微笑。

* 代表一届校友致辞的田丹同志，勉励大家服从组织分配工作，他说，他过去就在这方面犯过错误，带了两个包袱到工作岗位上去。一个棉被包，一个是强调个人兴趣的思想包。同学们听得都笑了。他又说，这第二个包袱经过实际锻炼才抛开了。因为实际工作向他证明：兴趣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它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培养起来。

* 散会以前，分发纪念册，每人一本。里面有照片有文字。照片里有农村工作情形，学习生活，文娱活动等，文字里则有诗歌有回忆有日记，不仅描述本届同学生活工作情形。并且介绍本校前身的诸届同学生活工作情形。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毕业聚餐时，徐社长举酒向大家干杯，祝大家“身体康健，思想健康，精神愉快！”同学们报以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因为每桌半斤的酒同学们早就干了。

（载《新记者》第24期 1950、4、29日）

（无题）

彭林昭（笔名）

浒关区新合乡太平村，个别中农对土改有这样的反映：土改拆田以后，粮一定会加重，问他们这是什么道理？他们就说：土改一改就没有地主了，政府一笔进粮不是收不着了？这上面少掉一笔进账，量当然要加重。并说：我们是听来的，不过想想也有点道理。这种谣言，在大风乡四民村也会听到过，希各地同志注意。

（载《吴县农运》73期 1950、7、28日）

评论

《我怎样认识“思想检查”的重要》

通过农村工作中的思想检查认识到克服缺点求得进步必须要认真地坦白地检讨自己

彭令昭

以前，我很怕思想检查，我很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而且，对于自己的缺点，还有一点“顾影自怜”的味儿，对于所谓“个性发展”，倒很感兴趣，我会毫不脸红的说，“谁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有缺点呀？”我又想，自己的一切思想情况，又何必告诉给大伙儿知道呢？要是在清风明月之夜，和二三知友倾吐一下心里的话，那倒还可以，还算有一点意思。

抱着这样的“关门思想”，我对检讨会是不认真的，同志们对我批评，我会找出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在辩护中轻易地原谅了自己，人家的批评，我基本上是不接受的，即使勉强接受，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接受，心里是打定了主意，你们又不了解我，你们的批评怎么会正确！我只应当批判的接受，我只以为别人不了解我，可没想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所谓批判的接受，也变成了不接受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形下，我一直没有进步，把自己放在渣滓和垃圾堆中。

下乡后，受到工作的考验，许多缺点暴露了出来，我也没法再安慰自己，原谅自己了，尤有（其）是思想意识上，简直成问题，表现在脱离群众，自高自大，看不惯别人，不检讨自己、主观、任性……这么些缺点上。

十月中，我们队里布置了连续一星期的学习——思想检查，开始时我很踟蹰，怎么办呢？但我还这样想，“我自己已经知道了，也有决心改掉缺点，那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在大家面前暴露呢？”经过两天思想斗争，才克服了这种想法，暴露出来吧！在群众的监督与帮助下，不是更容易改正吗？不过，要说完全认识了思想检查的重要，倒也不一定，至少还存在着这样的思想，要是自己检查得不彻底，让别人再扯出尾巴来，多难为情，还是老老实实吧，于是我认真地检查了自己，作了书面鉴定，奇怪，在那次检查过后，我心中特别轻松，

思想负担放下了，烦恼的情绪解脱了，思想负担也扔下了，我这才体会到思想检查的好处，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个人的帮助。

在無锡县政府开会总检讨的时候，我又检查了自己对工作的冷热病和对同志的态度不好，不团结，当我检查的时候，我是很激动的，但也是很快乐的，因为我接受上一次的经验，懂得了，要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要使自己的思想斗争激烈开展，唯一办法只有彻底坦白自己，并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这样，才能进一步达到改造自己的目的，才能使自己走上新生的道路。

下一阶段是思想检查，我殷切地等待着它，整备着迎接它，我要认认真真深入检查，坦白暴露自己的思想，在改造自己的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找出不正确思想的根源，通过这次思想检查，把自己提高一步，这样才是真正的对革命负责。由於两次的思想检查帮助了我，使我认识到，如果要求进步，必须要澄清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这是一个革命青年应时时警惕自己的，思想检查是有好处的，但是你惹不认真进行检查，你就无法领会到它的好处，并且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缺点，下决心去改正，也正表示出我们对人民负责，而做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

（载《新记者》第5期第3版 1950、1、15日）

《我的写稿体验》

彭令昭

在以前，我也常写稿，但是，自己的生活圈子太小了，我只好尽写自己——自己的生活，感情和幻想。又总是写散文，修饰得很纤丽，充满着小资产阶级情调，歌颂“生命的微笑：”和“大地的新生”……..

进了革命学校，我模模糊糊的也知道了文艺要大众化，看过赵树理的作品，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几本文艺丛刊，都给了我一点影响，它们帮助我认识到了文艺大众化的必然性。在摸索中，我想到以前一位老师告诉我的话：“一边写，一边不出声地唸，要是唸不顺口的句子，就删掉它。”我用这个办法，横改竖改的写了《下乡的前几天》，投给《新记者》结果刊出来了。这是解放以来我写的第一篇稿子，里头还留着好多新文艺八股的味道，像什么，年青人的热情汇集到了一起啦，我们要去和广大的受苦农民一同生活啦……。

下乡后，农运报和苏南日报上，有许多稿子，确实给了我好些帮助，我认识到写稿是交流经验最好的办法，在看报或写稿时，注意点也从文字修词上，转移到指导作用教育意义上去了。但，由于眼高手低，三个半月农村工作我没写上十篇。那时我想：我不写便罢，要写就得言之有物，不套公式八股。可是，事实上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写起来力不从心，我感到烦恼，对写稿又冷了下来。不过，这时对写稿的意义比较明确些了，写起稿来也不像过去那样纯粹从个人兴趣爱好出发了。

回校后，我做了小组（三班四组）的通讯员，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下子可要抓紧机会多学习学习，

以前，我强调写稿要有兴致，要有灵感，不能硬逼，就逼也是逼不出的。现在，我认为有逼的必要，如乔木同志所说：“……十分钟里写成一条新闻，所谓‘倚马可待’，我们确

是要练成这付本领……。”，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你不可能去等”兴致”或“灵感”。强迫与自愿是应当结合，并且也可以结合，第一次不大习惯，到后来自然是习惯起来，我现在就觉得写稿好像是一种很自然的习惯，并且几乎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以前，我对稿子的刊出与否很重视，一篇稿子的刊出或退回，会引起我情绪波动好几天，现在写了稿，当然希望能刊出，不过要是不刊出，对我的写稿情绪也没多大影响。以前，我觉得刊出就表示着我的成功，它增加了我的骄傲。现在我觉得刊出是表示那篇稿子还有它一定的作用，它促进我更虚心学习，努力写稿。

以前，我不喜欢也不惯於集体写稿，现在，经过几次集体写稿，事实给了我教育；在遇到困难——像有中心而掌握不住，有材料而没法组织，或是时间来不及时的时候，又常用集体写稿这个办法来解决它，从这里，我也看到了群众的智慧，和集体力量。

我觉得只要明确了写稿的目的，随时注意周围的所见所闻，自会养成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怕没有写稿的材料。在去掉了为自己打算从个人出发的写稿思想后，写稿也比较容易进步。

每个人的文字里都反映着他的思想，文风的转变是和思想的改造分不开的，在不断的思想改造过程中，文风也一定能不断的转向新的途径。

（载《新记者》 期3版 1950、2、26日）

《写稿态度应当慎重》

——研读报纸发现出错误——

彭令昭

我们小组在研读一月三十日苏南日报时：发现了以下几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一、在特写“爱国心的感召”文中，有一句是：“不到一年的辰光，上海的天空中飘起了人民的‘八一’军旗”这句话如果是描写上海解放，那是不妥当的，因为“八一”军旗在我们考新专时六月里才明令规定统一使用，上海初解放时，怎么可能有“八一”军旗飘在天空里呢？

二、同文中还引用了笄赞一句话：“买了公债，将来物价不涨……。”，这是个原则性的错误。在目前经济困难情况下，物价的涨跌是不可避免的，公债对物价只有起相对的稳定的作用，使物价波动幅面减低，如果含糊地说：“买了公债物价不涨”那么以后物价涨了就不能自圆其说，反会削弱政府威信。我们党报的工作人员，写作时要特别慎重和注意，更不能随便引用不完整与不确当的论据。

三、读者服务栏中有篇：“毛主席在苏联干什么？”它最后说：“现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大概也差不多是归国的时候了”，这句话也是不妥当的，在新华社没有发布消息以前，不应该任意揣测，发这种模模糊糊不负责任的言论。否则，说了：“现在”“差不多”但事实上毛主席他们那时还耽延在苏联。如果说：“毛主席办完以上列举的几件大事以后，自然回来。”这样不更好一点吗？（编者：第三点尚值得商榷，）

（载《新记者》第14期第2版 1950、3、4日）

散文

《针尖与麦芒》

我们两个人经常争论，顶嘴，闹小意见，於是同学们，便给我们称为“一个针尖，一个麦芒”。

在小组里，两个人都喜欢夸夸其谈，都很主观，说话不让人，在学习讨论时，平常谈话中，老是一碰上，就顶了起来，越争越起劲，最初还是无所谓，后来却慢慢地带上了一点意气的成份，说话都有些横来撞去了。

这样，无原则争论，搅得同志们很厌烦，向我们提意见，开了一次检讨会，那时我们研究了两个“主观”的人能不能辩论？结果都觉得是可以的，但我们辩论之所以得不到结论，主要是在辩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互相说服，而是互相讥刺，谁也不让谁。这样的辩论，怎么可以得到结论呢？会上，我们两都说过“以后要避免这种偏向啊！”很高兴的结束那一次的检讨会，可是，后来大家都没有做到。

下乡后两个人又编在五队一组，这一组，在评模时，同学们提到是比较有些油条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展不大开的，宋益民在这组内，有一个时期也变得油油滑滑，自由散漫，而彭令昭刚好是：过份强调了生活上的严肃，孤高自赏，脱离群众……在这种情形下，又加上两个人一向顶惯了嘴的，於是又重新顶将起来，彭令昭的说话是爱讽刺挖苦别人，批评人时又尖锐，又不抱与人为善的态度和语气，而宋益民总怀疑彭令昭是在故意打击他，於是对彭令昭的批评，有了成见，就更不能接受，也有意地常常讽刺挖苦她，两个人彼此把言语行动及生活小节上看不惯的部分积累起来，形成了双方不必要的成见

后来，分开工作了，两个人难得碰见，要是碰见，也是客客气气地，彼此问一下工作情况，“针尖”“麦芒”现象似乎没有了，但这并不说明成见的消除，而是大家都有了顾虑。返校以后，大家还是客客气气，实际上，成见仍旧依然存在，有时候，一句话不合，正要开始争，三句话一过，就立刻想到，大家话到口边留半句，又不说了。照说，现在三班四组中，原来在五队一组的就只我们两个，批评起来应当更澈底，但事实上，我们之间的批评反而少，为甚么？大家都有顾虑呀，说一句话，吞吞吐吐，加上一串解释。

这次思想检查，辅导室与小组研究的结果，还是决定把我们两个人编入一个互助小组，希望通过这次思想检查，能够消除我们一向抱有的成见，建立革命同志间团结友爱的感情，我们自己实在也有这种需要，这一次，大家可有更好公开坦白的机会来谈了。

在互助小组第一次漫谈中，我们联系了自己，抱着消除成见的决心，平心静气老老实实地，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我们惊奇地发见，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成见，以往，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这样我们心里都很痛快，我们高兴地说：“以前的事情，当他笑话讲吧，以后，我们再不闹无原则纠纷了。”

（载《新记者》第8期第2版 1950、1、26日）

《我们相亲相爱就像兄弟姐妹》

梅龄 令昭

革命学校真是温暖的大家庭，我们相亲相爱得像兄弟姐妹一样，平时不必说，生病的时候，更可看到这种感情的真挚。

二班曼伦同志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全组都丢下工作忙着替她垫枕头、做热敷、请医生、为她的病而焦灼，半夜里，她要吃开水，各处都找不到，王得温和周西繁两同志便冒着又黑又冷的夜晚，挟抱起柴草到街上低声委婉地喊开一家老百姓的门，替她烧好拿回来。

她住到医务室里，闹失眠，怕孤独，黄梅同志便陪她住在一起，白天在紧张学习中要抽空照料她，为开水、倒痰盂、洗衣服，夜里又要强打起精神陪她谈安慰话。

王得温同志半夜里发胃病痛叫四肢麻木，全组同志都披衣而起，请医生、倒开水、做按摩，等到医务人员送来安眠剂服下睡着以后，大家才入睡，但怕病情发展，商量轮流看护。周西繁同志坚持由他负责，拖着疲乏的身体，守在王床边。

送孙云麟同志入院那天，天热路远，但大家争着伴送，伴送的同志替他盖好军篷，又脱下衣服盖好，宁愿自己满身淋湿。

李克强害病，听说可能是急性肺炎，大家很着急，忙着替他借水瓶，有的同志怕他夜晚上厕所受凉，又替他借来了马桶。唐 臣同志住医院，程一 在病中，同志都争着替他们洗衣服。

这种体贴入微真挚友爱的故事在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很多。

《在劳动战线上》

彭令昭

“同志们，搬柴去呀！”

才下学习没多久，外边就有同学喊起来了。

屋子里，躺在床上看书的，坐在桌前写东西的，吹着口琴唱着歌儿的，聊着天的同学们，都忽然一下子跳了起来，看书的扔下书，写东西的收起笔……争先恐后地向外跑。穿过惠山的街道奔向河边。

河边，两只装满柴草的大船正在卸草，码头上堆了高高的一大堆，事务处和炊事房的同志们在忙着搬草、过秤、挑、抬……。

我们一下子抢上去，每个人都拣一大捆。有的同学解下腰间的皮带，把柴捆一捆，尽往上串，别的同学看了就叫：“够了，小鬼，不要贪多，一次搬不完，再来，忙什么？”

有些小个子的女同学拖了两三捆，别人硬给她们 下一捆：“各人量自己的力，不要勉强！”

“隆隆隆”，“嗨，让开一点。”车轮声和 吆喝声近了，十多位同学推着一辆从部队里借来的车跑来。一停下就忙着掠起柴捆往车上装，一边开玩笑地喊：“看我们这多好？要像你们这样手工业化，该搬到什么时候？”

没多少时间，河边堆得高高的柴草堆不见了。过秤的和记帐的已经有些来不及，空着手的同学们等在那里不住催：“快点，快点。”一挑柴过好了秤，等不及索子抽掉，拥上去抱起来便跑。

河边，街上，我们抬着、挑着，或是 在肩上、抱在手里……惠山街上的居民，站在门口含笑望着我们，他们已经看惯了我们的劳动。

“让开，同学们！”载着满满的大车打背后赶了上来，面对着前面的小石桥：“来呀，使劲儿上！”前边挽的人一口气奔上桥，后边推的人身体变成一张弓；“一、二、三！好，上去了！”大家松下一口气，大车带着呼喊、欢笑向学校奔去。

几个同学拿着竹簸，正沿路拾狼藉的柴草，看着搬柴的人走过，便喊：“留神不要散掉了，损失革命财物。”

校门口，排成单行的行列一直排到院子里，柴捆就从一双双手上过去、 过去……炊事房的同志们把它们堆起来。

“完啦！”前边喊起来。

“已经完啦？”大家好像有些不满足地。

唱一九五〇年

彭令昭

正月里来是新春，减租胜利笑吟吟，减下来果实勿会吃光脱，放在田里做老本。
二月里来人人忙，政府号召侬防荒，开荒捉鱼做做小生意，村村巷巷勿见闲浪荡。
三月潮涨桃花汛，千万民工去修岸。岸修好保熟稻，以工代赈接困难。
四月里播谷声声唱，合式秧租治螟忙，螟虫卵块捉脱勿其数，去落白蛸丰收有巴望。
五月里春蚕来上山，云白子蓝伴蓝，公家收多公道，蚕农家有本得利勿吃亏。
六月荷花透水仙，莲藕同根多开心，麦粮缓征农民齐称谢，人民政府体贴老百姓。
七月里田稻青打青，缺少政府贷豆饼，豆饼下田稻棵发，棵棵稻穗都沾恩。
八月麦尽又秋荒，家家盼得稻头黄，眼前秋荒苦熬过，先当黄连后吃糖。
九月西风稻上场，新米饭雪白喷喷香，手端饭碗心里想，丰收难忘共产党。
十月里翻身大事来，东西南北忙土改，打倒封建见青天，土地回到老家来。
十一月里秋征忙，卫国保家热心肠，红旗遮天锣鼓响，千船万船来送翻身粮。
十二月里新年来，如今过年勿过关，多谢毛主席好领导，侬世代代出苦海。
十二个月唱完成，唱不尽共产党天高地厚恩，今年土改开年大生产。新农村光景年年新。

（载《苏南大众》第三卷第一期，1951年）

小妹妹去送参军郎

彭令昭

春二三月暖洋洋，小妹妹去送参军郎，光荣花戴在我郎兄前头，慰问袋挂在我郎肩胛上。慰问袋，真漂亮，绣出“参军光荣”四个字，一颗红星正中央，这全是小妹连夜做，千针万线情意长。勿要你敬礼勿要你谢，只消条件讲清爽：参军要做个英雄汉，积极勇敢去打仗，一空下来学文化，文武双全本事强。在前线立了大功劳，赶快写信回家乡，把你前方英雄事，对小妹从头仔细讲，你做了战斗英雄名气好，小妹妹面上也荣光。送你交代这几句话，切记心头勿能忘。

（载《苏南大众》第三卷第八期，1951年）

农民兄弟莫糊涂 快快起来把螟除

林昭

现在各地的秧田里，已经有很多地方发现了螟蛾，苏南行署也已经发出治螟的号召。我侬农民兄弟，有勿少人经过了去年的治螟，已经晓得螟虫的害处，在起劲动手捉了。不过也有一些农民兄弟，仍旧有点糊里糊涂，对治螟这桩事体看得勿重要。

有的人对工作同志讲：“同志啊！你晓得侬这歇多少忙？又要割麦，又要水，耕田，今年人民政府号召大生产，侬每天天勿亮勿是出港河泥，就是上城装垃圾，那里还有功夫去捉虫！”出力忙生产，当然好的，不过侬大家想想看，倘使勿先捉脱螟虫，那怕你田里产放得再多，稻秧长得再好，到后来全把螟虫吃掉变成白蛸，那不是白费精力，白花工本吗？

又有些人说，“去年虫多，捉脱了一大批，今年好得多了，秧田里也看勿见。”这种麻痹思想要勿得，今年虽说有的地方螟虫比去年少了点，但多的地方还勿少。而且螟蛾繁殖起来顶快，这歇你看见一只两只无啥了不起，等它子子孙孙生出来，那就来不及了。有的农民说得蛮对：“那怕你寻半天，只寻着一只两只也好的，一天吃饭米就有着落了。”所以治螟

要趁早，越早，越讨巧。

还有些人存在一种依赖等待思想，他们说：“去年有学生子下来帮侬捉虫的，今年也只要等他们来捉好了。”是的，去年是有勿少学生子下来帮侬农民治螟，但是学生子也有学生子的事体，他们要读好功课，学好本事，他们又勿能一直来帮侬捉虫的。大家都晓得：“借别人的砖头打墙脚——勿牢靠。”依赖等待思想也顶顶坏事，你等学生子，螟虫倒勿肯等的呀！

另外一些人，干部催得急就去捉捉，勿催就勿捉，好像这完全是政府的事体，跟自己无啥关系，这种想法，就更加糊涂了，请问，年成丰收以后，对你自己有没有好处呢，还是希望断草绝粮呢？

农民兄弟们！以上几种想法，全是不对的，侬要拿出消灭地主阶级的决心来与螟害作斗争，保证争取今年的大丰收！

（载《苏南大众》第三卷第十一期，1951年）

诗歌

《望穿眼睛到今朝——记一个农民的控诉》

林昭 萱如

向日葵向着太阳开，
千万家种田人望土改。

田是侬种田人半条命，
没田没地翻不透身。

一听土改法出来了，
我心花大开眯眯笑。

三十年浸在黄连里，
今朝刚闻着糖味道。

脚踏人家地，头顶人家天，
我客田里种了三十年。

年年勿剩一粒隔年粮，
年年做得腰痛筋骨酸。

两间破房子象猪圈，
黄牛进门身也回不转。

雨天屋里落小雨，
好天也不见太阳面。

只因吃了剥削苦，
旧社会种田人世间穷！

记得民国三十二年春，
大儿子水生发了伤寒症。

雪上加霜难加难，
哪来铜钱看毛病。

明知是砒霜也只好咬牙吞下肚，
借了地主郁四福三斗粮。

凑凑当当买药请医生，
好不容易捡回他的命。

年关底边算盘响，
逼债比逼命逼得紧。

“穷人全是贱骨头，
不还债我就把地抽！”

一听抽田一家老小愁，
没田种没有活路走。

我房没一间地又没一亩，
石头实在逼勿出油。

好话说烂嘴唇皮，
让水生做郁家长工去。

明说是工钱抵他债，
利钱年年比工钱大。

两年在郁家当牛马，
水生象是卖给了他。

轻重生活样样身上堆，
一年里难得有天回家来。

生活要做肚皮吃勿饱，
郁家里的狗也比水生吃得好。

总想让水生走出郁家门，
还不清债说不进话。

铁锄硬碰也要坏，
水生到底不是铁打汉。

别人家动动药罐准歇工，
水生有病还要下田去劳动。

大暑天带病去捉麦，
一阵发昏倒在麦田里。

吐血吐了两三日，
没人关心没人理。

等到我得信赶了去看，
水生已经断了一口气！

哪家儿子不是爷娘养？
水生娘哭得昏死过去。

郁四福老贼黄狼叨小鸡：
“你的债就折了棺材费。”

夜里死黑死，日里死白死，
冲天的怨气咽在肚里！

水生进郁家时十九，
年轻力壮象只牛。

死辰光你去摸摸看，
满身骨头碰痛手。

三斗米断送了一条命，
水生死得不闭眼睛。

早晓得宁可他早死的好，
省得他白白地做了二年牛和马。

三十年苦水倒不完，
一提起水生我心里酸。

鸟没翅膀飞不动，
种田人没田样样空。

扒来扒去把地主吃，
儿子也象是替地主生。

走到田横头就叹气，
提着锄头手里没劲。

瓦片也有翻身日，
望穿眼睛到今朝。

千言万语并做一句说：
亲爷娘没有共产党好！

三十年苦头吃穿了，
毛主席恩惠比天高。

（载《苏南日报》副刊《文艺新地》，1950、8、6日。当时林昭为苏南农村工作团11队队员，在吴县浒关；萱如为14队队员，在光福。这首诗是工作团在木渎集中学习时所作。）

书信

《给陆震华（金声）的信》

（一）

震华同志：

三封信都收到的，至于为什么不回信，这就难讲了。说来话长，不如不说。但不说也不好，简括地说：我近日懒得写信，包括对任何人在内。你当然也不能例外。我很想写信给你，但又迟疑。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了，这种友情——在这种状态下的友情，会带给我许多痛苦。所以我一直不写信给你。今天收到了你的第三封信，我开始感动了。大约你还是第一个这样以耐心争取我友谊的延续的人，我，不能不写信了。

事实上，给以前的朋友写信，对于我是——且并不是一件痛快的事。我常常想到你们，想到别的人们，不过始终没有主动地为谁写信过。我并不是，绝不是，和所有以前的友人绝交。我绝没有这个思想。但大体上说来，我是把所有的友情冷藏着，放在停滞状态中。因为我现在和你们所有的人，都保持着很远的距离，什么时候距离缩短了，跟的上你们了，冷藏着的友情就到了复活时期。如果等不到那时候，友情已失了作用，那么也好。

要是你有空，可以来信。我当然也能感到真正友情的温暖；我不愿发出友情，但还不至于不接受。

也许这儿所表现的思想意识，会引起你很多的不满和批评。那么我提醒你：我是和你距离很远的一个人。同时，这儿所表现的还是我的一面。

本来只想少写几句，回答你的耐心和诚意。不料一下子又写了许多。再谈吧。林，杨，请代我致意。来信可寄：“无锡惠山苏南新专三班二组彭令昭收”。

又，你信封上的称呼，由同志而化为先生是表示什么？表示你的生气呢？还是表示不以为我为同志？不要太苛求，我再说一遍，我现在是和你距离很远的一个人，你们愿意怎么看待我，就怎么看吧！至少在目前对任何看法，我的回答永远只有沉默。

工作着是美丽的！祝福你！

令昭 49年8月10日晚

（二）

金声同志：

信收到好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真很对不起。不过，根据我的经验来说；当你工作到忙透的时候，经常是不大会想起工作以外的人们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那么你也不一定会对我的迟复耿耿于心的。

再说；我迟复也有不得已。收到信才两天，就开始集合，天天听报告。江大跑到柴巷，柴巷跑到徐巷，后来正式下乡了，路不远，一天跑到。（距惠山十余里，工作团部二十余里样子。）行军途中也有同学深以我健康情形为虑，结果我坚持跑到了目的地——并没有要谁帮助。

你的信我留在惠山没有带来。记得你有好些理论，可惜日子一多就忘记了，我只好对你说；你还是只看到我的一面。

我现在的地址是：“无锡县，北乡，塘头镇，严棣邮政代办所留交农协工作团彭令昭收”，就好收到了。

今天刚发了津贴（我们现在是供给制），可买邮票，所以还了信债。

顺便告诉你；我们三个月后还是要回去的——完成学习计划。我相信我能得到新专的文凭。也能得到农村大学的文凭。一直到现在，就是自己的自信，支持着我还能坚定地生活下去。

有空来信吧。此致

敬礼！

令昭 49年9月1日

杨授经的地址我不知道，要是他高兴可以请他先写信给我。

陈先生的地址在，严衙前94号。

9月5日

（三）

金声同志：

回来已十多天，一路平安，无话可说。

你没有调查研究，某些发言权是应予剥夺的。你没有看过我近日的工作与生活，你怎么能判断我是消沉了？告诉你；对乡村工作的兴趣我是方兴未艾。哪怕它回不回校。我思想上绝无负担。我很愿意搞到土改再回校——这是个人的想法。还有你叫我多跑路少坐车子，这话基本上是该打的。在乡下呀！先生！不跑路也没有车子。你的话实在是不切实际。当然，我对你的许多意见，还是同意的。虽然你有些话不一定都对。（你只凭着你的想象——过去那个娇惯的女孩子）但我仍愿意接受它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经过一度严酷的思想斗争，自己为自己剪除了好些负担。以前那种任性、赌气、关门的作风，是错误意识的表现，很要不得。不过，相信以后也不会再有存在了。

我走后，我家里如何？听到过一二否？如有盼告。

还有上次在与你通电话时，你告诉我杨某到华东局去了。那个名字职位我始终搞不清楚。我只认识一个姓杨的，她叫杨原。你说的是不是她？她现在的近况与地址你知道吗？

有暇望来信，时间迟了，我不多写了。

此致

敬礼！

令昭 10.2.49

（四）

金声同志：

信悉。何为“作风还是老样子。”殊有些莫明所以。

中秋晚上我们举行了中秋联欢晚会，到的群众约有四五百人。短短的讲话后是文娱节目。其中有一个农会自己编，导，演出的剧本“解放”，是一个农民翻身的故事。啊，太好了。他们演地主，高利贷者及伪保长，嬉笑怒骂，惟妙惟肖。当时我参加的节目已完。我也挤在群众中看他们演戏，群众的反应非常好。因为他们的对白是本地土语，有许多地方更讽刺入微。剧中人的悲喜哀乐，密切联系着观众的情绪。同时他们自己演农民，丝毫没有我们牛知识分子演农民的酸气与做作，使群众看来，倍感亲切，也真正启发了阶级觉悟。

这一个戏，还给了我深刻的生动的教育。使我懂得了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力真是无尽的。群众是真正的天才。更明白了什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从群众中来是不可能到群众中去的。我发觉以前的群众观点并不健全。理论上虽承认群众有智慧，但意识中仍有些轻视群众的成分。这一次，我受到教育了——几本理论书不可能有那么深的印象和效果。

杨原去西南服务团了？能找到她地址或知道她行踪的人否？杨敏是谁？我不认识，至少他这名字对于我是陌生的。他怎么会认识我？在什么地方认识？你知道这些“？”吗？

新的任务不会使我失望的。雨广再见也好，你要去西南否？我一切都随便，大前提是服从工作需要。但若允许我在这儿随便说些个人意见的话，我说；我不希望留在苏南，呆得腻了。男儿志在四方。我很想去新疆或台湾。倒也并不一定想去东北或华北。

望常来信

致

敬礼！

林昭 10.9.49

(五)

金声：

你的信上有许多话是对的。不错，我承认我至今还有些任性，亦即是最近我们队委批评的小姐脾气。认识了缺点，应当可以掌握改正。我诚意接受你的批评。更希望不久你会看到我的克服它。从第一封信到这一封，我多少是有些不同了吧？我想，你对自己严格。对人要求亦高。这，在我看来，是对的，我希望你时常能对我提高你的要求而不是降低。

至于我这次和家庭的纠纷，竟使你“改变”对我的“估价”。我倒很奇怪。我一向与他们意见不合，也一向有反抗精神，这些你都知道。难道说在解放之后的今天，我倒会向他们作错误的妥协投降，失掉立场？——岂有此理！不过我已于月初写一信回家。向他们承认部分态度措词的错误，并打通思想。这，也是队委和别的同志们们的意思，认为这样决裂地对付一个并不是劣迹昭彰的家庭，怕引起坏影响。信是写了，没有回音，我也不甚挂心。我有一份倔强的脾气，若不是他们劝说，我这次根本信也不愿写的。一个人离了家庭并不会活不下去。同时，他们的经济援助，在我也可有可无。目今我们每月有一些津贴，还有些稿费，在乡下，更用不了好多钱。即在城里，也是一样。为什么你觉得我的问题不简单？你以为我没有决心吗？

你生病了？真糟糕！我有许多话，把它们归并作几句讲吧：你叫我再去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现在倒也要叫你去再看看。并且我特别要引几段在这儿：“注意你的健康，别想过份的急图上进，否则以后修理要党付出极大的代价。光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可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在医院中作客。”“我赞成劳动一年胜似养病五年的意见。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未免罪过地挥霍了我们所有的力量。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过去实

在没有那样忽视我健康的权利，这是一点也不英勇的。因为其中还有原始与不负责的倾向存在着。”为了使自己更好地工作，你应当而且必须常常注意健康，当然并不是强调健康。

你爱听我们工作情况，我就再告诉你一点：苏南地区的麦种已经贷放完毕。今天（18日）下午我们下田帮助农民秋收刈稻，主要对象是军工烈属与鳏寡孤独。今天我们十一个人（一小组）割了三亩多田，闹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笑话；蹲着刈稻，用镰刀砍稻杆子，稻根留得太长，方向忽左忽右。一块田中，稻子横七竖八，不像别块田中稻束整整齐齐的。割“眠稻”（倒在田中的稻）的时候，把头钻进去刈，几乎被别的同志的刀口擦掉头皮。——至于姿势不对，部位错误，犹余事耳。所幸因为大家注意，没有糟掉多少稻穗，否则帮人家忙人家都不敢要了。刈完后，一般是右手起泡，左手破皮。我自当亦不例外，左手小指上不小心砍破了一处，流了半天血，我等血才止便又参加动手，伤处裂了缝，痛得很厉害。回来后才找到布包好。右手手心中四个指头根下，差不多每人有泡。那些农民叫我们看他们的手心，那地方都是老茧。回家后，满身骨节酸痛，左手上深深浅浅七八处刀伤。而据他们农民说，则收稻更难。哈哈，农民大学的课可不好上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你真心放下臭架子，农民们什么都肯教你的。我刈稻的姿势手法大致已学会，不过还是割不快，主要是力气不够。真的，工农第一，劳动创造世界。在实践中才能体验到真理。

杨原地址以后知道了望告诉我，我是1948年夏天认识她的。另一信请转璧莹。

你是否在家养病？盼告。

累得很，要去睡了，明后天——还要去刈稻呢。

致

敬礼！

令昭 1949.10.18晚

杨敏代我问好，大地如何了？

（六）

震华：

你不来信，我猜到可能是你病了，果然是的。

最近我调到第八队工作，这儿的农会等，发展偏向，就与李有才板话中那个庄子的事相仿，我们领导斗争了一次，相当程度地提高了农民们的觉悟程度。为这事忙得很开心。

本来前几天就想写信给你的。因为还想回苏一趟，所以没有。到昨天，开完县委扩大会，参加的同志回来传达，才知道在秋征未完成前，不可能请假。既然如此，还是写信吧。可惜，听说邮费又要涨了。我希望你以后来信能“附寄邮票”。

还是谈谈工作吧；这秋征任务可不小，不过还有好些同志思想不通，有的甚至说：“去问人家要东西，有理也没理。”在这一点，我倒并无包袱。方才开完一个漫谈会，是群众主动找我去的。中心不外秋征，我跟他们强调政府是他们的政府。强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明合理负担与照顾贫户，又大略算了算帐，要他们村子上自评。比比看谁该减免？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有理也没理”。我们今天又不拿人民的血汗来浪吃滥用，我们还是为着大家的永久利益。不过，对群众我有办法打通思想，对同志可真是有些为难，有些人自以为是，根本不听你这一套。

下乡后，学会了烧饭煮菜。只是我们也没什么菜煮。天天青菜粳米饭，吃腻了，就把菜和在米里煮菜饭菜粥，东西贵，难得打上一顿牙祭。往往连汤都倒干。这种生活我也过得了。我本来不大计较生活小节，可以适应各种的生活。同时，看到夏天老百姓整天吃玉米青

南瓜，我倒觉得还是过这样的日子好。因为心里平安，不觉得内疚或愧对人民了。“当大多数人在痛苦与贫困中的时候，争人的快乐与享受是一种罪恶。”

陆咸如何？授经在哪里？我解放后一直未曾与他联络过。还有李璧莹，我上次附上托你代转的信交她没有？她现在在哪里？通信地址呢？对文英，我没有任何成熟的意见。我只好告诉你；至今我还不敢自认为看透她。

致以

敬礼

ling 11.17.49

(七)

金声：

收到信，我倒也并不特别高兴，在彼此不曾写信的两个多月内，我也并不常想到你，有时偶尔想到。但是，我深信你的病大约不久就会好，而好了一点之后，一定会坚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要是我，我也将这样做的。你的来信，不过证实了我一向所想的而已。

我们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就回到惠山来了。经过思想检查（做鉴定）等阶段，开始了业务学习。业务学习还有一个单元，约到三月二十日左右结束。随后是政策学习，约到四月底结束。以共同纲领为主，预期在五月可分配工作。

我们的生活是挺活泼的，充溢着年青人的朝气，回校后成立了新专文工团，文娱活动得到了经常的开展，新年，春节，还有最近的三八，我们都在校内做了演出，并和惠山其他单位，及一般民众等举行了联欢，间接也推动了他们的文娱活动。毕业时我们可能要演一个大戏，真够劲儿！

“几次来苏州都不来看我”，我一共只回过两次苏州。“没有理由要你一定来看我”，这倒是事实。当然，在我这方面，不来看你确实不大应该，但你为此不高兴甚至二月不来信，确实也不大应该。我第二次回苏，住在家里，与你家一巷之隔，但我踌躇久之，终于未来。我不知道会了面该从何说起才好，一方面，我那两天天天跑。城东跑到城西，常到深夜回家，也没有多大的空闲。后来你不来信，我呀，我对写信才懒呢。我经常（一个月一二次）通信的地方只有寥寥几处。朋友们谁不来信，我也不大会去信的，就是这么个情况。不过当时你不来信，我倒不知道你是为了这个不高兴来着。

“工作队是否解散了”，好岂有此理的话。农村工作是个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呀，新专同学会回校，但农工队不会解散。你对于别的部门的工作实在太不熟悉了，要是这不熟悉是由于不关心而产生的话，我希望你能注意。当然自己本部门的工作是应当经常关心的，但对别部门的工作亦当适当地关心，不要搞得自己一无所知，说出来都是“外行话”

“彼此的关怀帮助太少”，是吗？因此，你觉得“我们这种友谊是不够称为同志间的友谊”，但，你觉得同志间的友谊应当怎么样呢？怎样的友谊才可以称得上同志间的友谊呢？“这种感情用事的维系有什么价值？”是这样吗？可是，政治上的联系帮助，也得有感情基础的啊。

璧莹————我本来想附几句给她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希望你转告她；我在这儿很好，这就是了。

寄你一份我们最近的校刊。

致

敬礼

令昭

(八)

金声同志：

“农工队解散”你的根据都是白搭。苏州农工团是调去学习土改政策，以便日后搞土改工作去，个别也许调到其他部门去了，可不是全体。这本来不是件大事，只是彼此所知有点出入，而我认为我所知的是事实而已。可不必争了。

我们可能提前在四月底五月初结束，我志愿到农村去参加土改，更好锻炼并改造自己。已向组织上非正式地谈过一次。当然，我会服从组织分配的。但这一次组织上也鼓励我们各人提出自己的志愿与兴趣——在服从组织的大前提下。

我现在只是没病倒过而已，身体也不算太好，咳嗽牙痛现在仍有，有时发发小寒热。但只要我不病倒在床上，这些我是不算病的。

新专生活也是很活泼愉快，青年化的，不会比你们逊色多少。学生中团员很多，丁员甚少。寄上“新记者”一份，但已过期，你要的话下次有了再寄。

我现在与家庭的关系有些不死不活，母亲有时间或送点钱物来（很少几次），她送来，我不客气。她不送来，我绝不索取。父亲对我深恶痛疾，长久没通信了。妹妹今年几乎失学，目前还在景海多少受我些影响，较进步，已经能从政治上识别人的“好”“坏”了

你要照片，送你一张。近来天热，单制服未发下，故穿了半身便衣，并非标新立异。为防误会，先此声明。你是否还礼，随你的便。

我向来没对任何人——你也在内——来过关门主义，如果你有，那是你的事。

致

敬礼

令昭 50年4月13日

(九)

声/莹：

下乡半月，迄未通信。主要是由于初到农村。情况诸多不熟，又忙于调查研究，乃无暇提笔。最近苏州农工团集中木渎学习，为期约二十余天。

今冬苏南将土改，约在明年三月前完成。苏锡两地在十一月前结束（也有个别地区例外，典型实验麦收后即将开始，无条件的地区则将延迟），我们这次学习以整风（思想作风）为主，准备“参加土改战斗”。这也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大事。土改，它本身不仅是一次战斗，也是一次学习，一次考试。我有信心。望等着我的“战绩”吧。我相信，在土改中，我可以且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锻炼。

有件事托莹：苏州新华书店右侧（靠玄妙观那一边）橱窗里有张四五寸阔，八九寸高的彩色毛主席像，上次到苏州看到，我就爱上了它。要买却没有。书店中人说过一响会有，不知现在有否？如有，请代我买一张放着，下次来拿。钱不贵，上次问只要七百元。亦请暂代付，下次拿时本利一并清偿可也。

下乡至今，我情绪从未低落过，深信以后也不会低落的。敢向你们保证。本月中我的入团候补期将满，在转正后，我将更努力做一个好团员，这也敢向你们保证。现在，我思想上毫无包袱顾虑，甚乐，干什么事都挺够劲儿。

新专参加工作的，除了农村群众工作外，报道工作也是很吃重的一份责任。当然，要写好稿子就得先做好工作（或搞好学习），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乡（大枫）一般尚称良

好，这次也要进行土改的。以后来信，在本月底以前可寄：“木渎邮局留交农工团彭令昭”，过了本月则可寄：“浒关区苏州农工团一队一组彭令昭”。

致。

敬礼！

令昭 50.6.7

(十)

金声同志：

二信都受到，不复的理由：一是有工作（少时间），其次是懒。

我五月中旬到苏州农工团，六月初参加了全团整风，七月初下乡参加浒关区委重点土改实验乡新合乡工作，九月下旬典型土改工作结束，全团第三次集中。十月初再下乡。现在吴县（作为苏南土改重点之一）已经全面推开，我在金坞乡，又是区委典型乡。我们的工作，预计在十一月初可以结束。结束后将离开吴县出征他处。这就是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简报。

祝贺你病愈出院。在与病的斗争方面，我有着光辉的胜利。自今年开始至今，我还没病倒过一次。在来农工团后亦未生过大病。七一八月中，工作之余写写东西，晚上常到十一时以后才睡，有夜把甚至到一时以后。结果，一位与我情形相似的同志吐血了，这使我大吃一惊，就此不敢再熬夜。现在我很少过十一时睡觉。

典型实验土改时，我们每人负责一个组，现在我们每人负责一个村（一百多户）掀起来是够伤脑筋的，最初我害怕。现在好些了，我的法宝是不包办代替（事实上也包办不起来）。与群众商量。

林宝铃我碰到过一次，还是那个老样子。其他的同学们就不大清楚了，陆成还在新苏州报不？程伯皋说是学习去了，是吧？李璧莹自来就未给过我信，我也懒得做亏本生意了。

我在吴县的时间不会很久的，最多到十一月五日左右，就要开路了。以后去哪里还不知道呢。在农村工作中，我不大想到城市，只有时会想到城市里的同学们。苏州我在集中汇报时也来过几次，然而始终未来团市委，我有些怕来，再谈。

致

礼

令昭 50.10.11

(十一)

金声同志：

二月九日的信收到了，承你这样诚意我也很感谢，十一月离浒关后，曾趁这机会撩下好些通讯关系。其中有些是通亦无聊。有些则无必要，为减轻负担，干脆一起不写。这倒并不是打算全部绝交，而是想过一个时期再来往。尤其跟你们通讯，我心里并不好过的。因之也就撩下来了。这思想也许不大正确，不过这样做对我是有些好处的。

看见你信中有些地方用的是“我们”，到底这样给我来信，是你的意思，还是再有其他同志？恐怕不会有，我想，有许多同志大约早忘记我了。不过我是记得他们的。即是只和我谈过一次话的崔思明同志，我也常记着他。偶然在新苏州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我也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在他，我想他不会记得那么一个掉过队的人的。我对以前的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认识亦有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我深感这个污点的可耻。对着你们，我总难免有些羞愧自卑，这是使我不大愿意写信的思想负担，至今犹存。

我的家庭关系无进展，他们拖不动我，我也拖不动他们。很想争取母亲，怎奈心有余而力不足。看到别人的父母进步了，我只有叹气。妹妹如常在家里，也会弄坏的——培养成个小姐胚子。我对土改已参加三次，秋征一次。现在参军运动已快结束。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展开。现在的翻身农民，觉悟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给了我许多教育，我看到他们，心里就充满乐观与勇气。新中国有这样的人民，任何敌人来，都没便宜占的。关于农民兄弟觉悟提高的实例，太多了，多得写不完。别以为苏南日报上介绍出来的一些只是个别少数。事实上没介绍出来的不知有多少呢！我近来身体不大好，但我仍愉快地坚持工作。我深爱我们的工作，深爱我们的翻身农民兄弟。希望有一天，我能写信告诉你们说：“我已重新回到党的队伍里了。”那时，我会告诉你们许多话——敬礼！

昭 三月一日

(十二)

金声同志：

收到你这封信，我倒不能不回信了，如你所言你上回的信是令人憎恶的，但这回的信倒是令人喜悦的呢。老实告诉你；我看了你上回的信，其生气程度也不在你之下。在火头上，我还撕了它两片。当然我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我应当检讨。

是的，我应当检讨，首先是我的意识上存在问题。有些看法很有偏差。我对苏地旧同志们，一般的采取远避、不相往来的态度。这理由，有些儿“羞见江东父老”的味道。想到自己已经不起考验掉队，但感到愧对同志，因之即如璧莹那么亲近的友人，我都自己避远了，冷疏了。这种出发点并不准确，因为在悔恨错误之中，还有着爱面子的成分。偏偏你太热心了，一再给我来信，来信就来信罢。你的来信又往往叫人看了生气。同志，我们同是新中国的儿女，同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也许你们是乘着快马一日千里，可我即使不如你们多多，但也不是停顿着的。我也在走，也在向前边走。不错，你们认识水平比我高，阶级意识比我鲜明，斗争意志比我强。不过我也不是瞎眼的，我也受过党的教育。解放后我参加革命，虽含赌气，也下了决心的。我走的弯路比人家大，但我并未迷失目标。党的光芒普照八郡，照着你们也照着我。即使我与党的距离比你们远些，然而我也同样有进步的路，进步的要求与希望。整个时代在进步，尤其整个革命队伍更是站在时代的前哨。在这时代，在这队伍里，静止不动的人不会怎么多的。而我，并不是这些不动的人中间的一个。这问题，我这样肯定，别的同志们也这样肯定。（我的肯定还是根据客观的肯定来的。）我不早说过了吗？我并不停滞，我也不希望别人老用停滞的眼光看我。而你，偏偏老是以说教的口吻为我“打通思想”，有些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有些问题早已瓦解冰消，而你还在跟我搞说服教育。请你和我易地以处，你说人家反感不反感？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你是一片好心，我知道，我对你真诚友情的吹毛求疵，我应负责。但这会是写信给你，我想和你谈一下也无不可。你帮助同志的热情是好的，但你的态度、要求、方式等等，却是值得考虑的。就以对我来说，你既不甚了解情况，有时虽然苦口婆心，却是无的放矢。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另一方面，你处处以你的看法与要求来衡量人家，这种衡量本不太受人欢迎，何况你这种衡量又是建筑在并不怎么了解情况的基础之上，你设身处地想想，别人能不能受下去呢？

我不太喜欢某一种人，他们把“我来帮助你了”的招牌挂在脸上去帮助同志，这样并不好。因为（我想）革命队伍里很难把同志划成专门帮助人与专门接受别人帮助的两类。帮助本来是相互之间的事情。也许你能在很多地方帮助我，但你总不能肯定说我没有一点可以帮助你地方。把一个同志看做一个小娃儿，什么都需要帮助，这也值得考虑。——当然，在我，我应当承认，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帮助——也更需要自己努力。

所以，同志，你这次能根据刊物文字联系自己，发现缺点提高认识，这改变很值得举手欢迎，否则，你也许会变“红旗歌”里的大梅了。在帮助人方面，大梅并不是好的典型

——或者说是并不好的典型，也是可以的。我以往对你的态度，半由不满而起。我实在不喜欢你的不根据情况夸夸其谈。所以索性冷淡到底。我想；由你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吧，反正你自信强得很，我也懒得与你多说。反正我不是活在人家嘴上的就是了。如果必要，我这辈子不到苏州找你们，也没什么，我一样过，还一样革命，一样进步。这里就又混合了赌气思想了，当然，这种态度在我是很该好好检讨的，在你固然应当注意方式方法，在我不应当抓住你方式方法的不妥而抹杀你的热心。

把话都说出来，就痛快了，我想这大约是解放后第一次把我想的实事求是告诉你，从这件事，我想你可以更进一步得到应当以怎样态度对待同志才能收效果的经验教训。

你承认你过去与我的联系有些情感用事吗？好；我想这句是你的老实话。不过，谁要是想与我谈恋爱我倒有些惋惜他的不幸，因为我是铁石心肠，他多分只会自寻烦恼，并且在碰到这种情形时，我不太会对别人的烦恼负责的。在我们之间说来，我们原是同学，是朋友，旧社会里认为异性之间无友情，但这句话肯定不适用于新社会，更不适用于革命队伍。今天，把话讲开了，对我们的友谊，相信更有了保证。你说是吧？

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了解一下我妹妹在景海的情况——主要是政治认识的开展与提高——并予以帮助，好吗？她至今还未入团，不知是什么原故？她还不知道金声就是陆震华哩，你能找她谈谈也好。

我现在太仓城厢镇搞土改工作，土地分配已经结束。现在正进行追交四大财产，全城近三百户地主，已追出二千多担米粮，但群众反映仍不满，说打得不彻底，因此正继续追交中。你来信可寄：“太仓县城厢镇工作组”我收。

敬礼

令昭 五月十日

(十三)

金声同志：

二信已悉。关于董亚材料我所知也很少，而且很不具体。上次景海张丽贞来信也是向我要，我已尽我所知写了一点寄去。请你转告璧莹；如果还要可迳与张丽贞取得联系，不过她若希望过高，恐不免要失望。因为以前不懂得了解情况收集材料；所以并没什么有用的东西。尤其是（我在报上看见）陈雅初先生已亲身向董亚控诉了。那就更好，因为我所知的他都知道。而他所知的我却未必全知。只要很好掌握住陈，董的材料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现已调离城厢镇。在典型乡搞发土地证典型实验。下乡对我们这类学生出身的人，无疑有很大帮助。我自去年五月新专毕业后下乡，至今一年，参加了四次土改，一次秋征。两次参军。现在又参加了发证工作。群众运动对人的锻炼是大的（当然对我这个具体人说来还只是改造的开始）。我记得第一次斗争的时候，我心里怜悯地主，觉得农民粗暴。但到了现在，我已能较好地启发群众，斩截地说：“政策范围内应拿出来的，一粒米也不能少！”看到地主在人民面前的狼狈窘态，我心里只有冷酷的痛快。这是不是单纯的“习惯成自然”呢？不，我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意识与阶级感情问题。告诉你；每当一次斗争胜利后。我心里那份快活，就不用说了。因为我觉得；已又给阶级敌人以一下打击！前些日子在城镇“五一”枪决了十多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负责的街上的汉奸恶霸地主。我从收集材料，组织控诉，直到提请公审，是我也出了一份力送了他的命。枪决后有些人不敢看，我是敢的，我一个个看那些伏法了的敌人，特别是那个恶霸。看到他们这样死了，心里和直接受害的人民一样扬眉吐气。

家庭问题一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的情绪，现在可好了，苏地镇反工作教育了我母亲。她从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给我来了一封亲切的长信，除了慰勉我之参加土改而外，并谈

出了她思想上的转变，她以前一直对某些反革命份子的逍遥法外甚或披着进步外衣张牙舞爪不满，有牢骚。这回大大高兴，认为这样做完全正确。她说候身体好些，将去参加工作或学习。你想不到我的欢喜，母亲成了我们的朋友了！另外一方面，我想到是什么教育发动了她这样的人？镇反工作。但镇反工作是谁领导的呢？我满怀感激歌颂我们伟大的党！

妹妹在景海，不知何故迄今没有入团，你如有暇，找她谈谈也好，她也许还多少记得陆震华——即使不认得金声。但你教条少搬些儿，别嚇得她不知所云。一笑。

来信可寄：“太仓城区区政府转交工作队”，我收。所以不写某某乡者，因为流动性大，区虽不换，乡是经常调的。

敬礼！

令昭 1951.5.25

(十四)

苏州大太平巷青年团市工委

金声同志：

信收的很久了。但因工作紧张，又加上身体不太好，因此一搁就搁下了半月，对不起。谅解你等了。

现在农村工作，除领导农民进行抗旱治虫外，并在发土地证。我已参加搞两次，马上现在又在进行第三次了。经过这两年来各种运动，群众觉悟提高很多，尤其在基础较好的乡里，工作也叫人开心。如上回在南郊搞参军，出现了一连串说不完的模范事例；夫妻挑战，父子参军，甚至八岁的孩子，六十多岁的老汉，一起上台报名——看了这些英雄的人民与他们热爱祖国热情，使我深深感到新中国是希望无限的，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我们。

苏地近况如何？陆成、杨授经、张文英、张美英等人近况可得知不？望告一一。

信可仍寄城区。

敬礼！

林 8.19

(十五)

金声同志：

两函俱悉。

你想来此，为什么？在我看来，好像并没什么大事。既有什么问题，通讯也不是不能交换意见。你也许要说：“我来玩玩也不兴么？”不是不行，实在太仓这个鬼地方，连玩都没法玩的，毫无味道。如无必要，很不必花这冤钱。因为对这问题我尚未同意你的意见，故亦未告诉你来此当如何走，我想，我们最好把意见统一一下。

有件事托你，好不好？我与家庭久不联系——就是偶然通讯。也不过是生活上的零碎消息，究竟不知他们近来怎样。你令堂大人既然在丁家巷任妇代会主席，大约总了解些我家的情况，可知道我家中现在是怎么个情形？他们可在管制之列？平日行为怎样？对政府报什么态度？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二。让我了解了家庭情况，便于“心中有数”掌握。必要时还可以对症下药。不知可能与我以协助否？——我确实难得很。如今与妹妹也不通气，了解情况更困难了。

近来生过一场病，休息了个把星期，但现在已好了。在乡下，生活条件当然不能与城市比，但只要工作做好，与群众建立了真正感情，再苦些也是快活的。我现在正培养三个农村

干部当农民通讯员，他们和我很好。我调到了别的乡里还时常为我来信。确实，劳动人民是最朴实而可爱的。

想不到大地诸人分布范围如此之广，亦正是当年的革命种子长了芽了。特别张美英，有一个时期是生活很浪漫-----简直可以说是堕落-----的。现在居然有决心参军去。足证人们是时时刻刻地在这个熔炉里获得锻炼与改造。

何必还把那张照片去印，等二回我拍了，再送你一张好了。现在手头没有，恕这回不给。

望覆

敬礼！

林昭51年8月30日

(十六)

金声同志：

我对写信本来疏懒得很，有时碰到空，碰到高兴，写起来就及时一些。否则就拖得迟些。倒也不是什么故意，在这里有些曾认识我的人，也说我现在不如以前那么孩子气。我自己也觉得是比以前冷了一些。这也许是年龄的关系。因此，我对许多友人都是如此，慢慢的人家知道了我脾气，也就不以为怪了。

对于来太一事，我还是不怎么同意你的意见。我们工作不大有闲，就是你来了恐怕也没有时间奉陪你去访问。而且，就是在农村中呆几天，只怕也不大能够体味到新农村面貌的改变。你是从联系上来考虑的，我考虑的却是实际问题，再说，联系也不一定在乎见面。写信不也可以吗？见面少就不一定与友情有碍。我很多友人都有了一年甚至一年以上不见了-----从来太仓以后没有请过假，没有离过太仓-----但是并未使我和任何友人的友谊中断。如果有，那也是为了别的原因。

我在上月底病了一阵，现在已好了。正参加第三次发土地证工作。台风给今年的农作物多少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是还算好，不太厉害，棉稻的丰收还是有望的。当第一次看到农民欢欢喜喜把雪白的棉花提回家来的时候，我心里也觉得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参加生产过程，但却参加了领导生产的过程，从号召扩大棉田，翻掉肩荷，条播，脱草，拔稀，摘头，打叶-----一路下来，每一步都曾经过我们的鼓动、教育和组织，现在丰收已经在望，雪白的棉花收到屋里来了，怎不叫人高兴呢？尤其当想到这些棉花已保证了千万枚纱锭运转的时候，更禁不得从心里欢喜出来。

一个革命工作者最高兴的事应该是完成任务。而一个群众工作者，在对群众的教育起了作用，推动了工作之后，那应该是更高兴的。这，我想你一定也有很深的体会。

家庭的情况，还请你协助了解。并在此先谢谢你。李璧莹怎么样了？

敬礼！

令昭 51.9.12

(十七)

金声同志：

信悉，我们来此学习已半个多月，正进行思想总结，这次学习对我也起着这么一个作用-----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之严重，思想改造确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

二十一-----二十五（十月）我曾来过苏州，回家看了一下，可没有来找你。因为，说老实话，我怕进市团工委的大门。当然我知道同志们不会以过去的历史问题而对我有其他态度。然而自己难道也真的一点不感到羞愧么？

就说李璧莹吧；你不知道我多少想她，但是我不要说找她去，就连写一封信的勇气也没有。-----还有别的可敬的同志-----。

你也许会批评我这种态度不够正确，也许吧。总之，我只是为了羞愧-----当然也可以说有些爱面子，如果严格批评的话。

为了能使你对我更好地提意见，展开批评，我把这次思想总结的草稿寄给你。虽说是草稿，但除了一些情况比较简略与分析批判的程度之外，一般说来与正稿精神无大出入。本来可以誊一份，但时间太少，总结又太长，只好算了。反正你看时吃力点就是了。

希望彼此站在同志的地位上进行帮助。“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有什么感情是比同志的感情更崇高美丽而又广阔无限的呢？如果想把这样一种感情用什么小圈子圈它起来，这是毫无必要的。

请不要把这份草稿随便给其他同志看，问题不在是否不可告人。而在于熟悉的程度有不同-----，算了，我也不必多说，反正你总会知道该怎样来严肃对待一个同志暴露思想的“文件”（姑名之）的。希下次将它与意见一同寄还我。来信在十一月份可迳寄：“无锡南门外苏南工人干校交农工团十一队，我收。”

此致

敬礼

令昭 1951. 11. 10

（十八）

苏州大太平巷青年团市工委金声同志：

前几天区党委来通知，调我队等六个队去锡集中。另行分配工作。目前正进行总结交代，不能较详的复你，只好先告诉你一声，免得你写信来收不到。来信在二十四日前可寄太仓，二十四日后可暂寄无锡新开河苏南人民电台吉锁红转我，即致：

敬礼！

璧莹代候。

令昭 1951. 11. 16

《给沈棣的信》

（一）

吴江县中共吴江县委请转苏南农工团八队五组 沈棣同志
棣：：

你们去吴江，大约一路风顺，我们则颇为糟糕，轮船半路坏了三次，抛锚外跨塘外四五小时，十日清晨四时许才到太仓，也算出行不利。

照片已拿了，尚可。我们合摄的我准备留一张，寄两张给你，你留一张，另一张听你分配，任你给哪个去都可，只要是我们的同学，我都没意见。我单独照的寄你一张，“聊作纪

念”。

这次因和你首次通信，不敢寄出，恐怕失落，俟我们联络上了，再寄来不迟。

八日晚上的事，在我本已风过云散，真的，我还不至于气量窄小到那个地步，连这几声顶嘴都要计较一下，但回来后一了解，我倒又有了气，你们那位领导上，对我们队部说时，歪曲事实真相，说什么：“她晚上来到我这里，我一问即恶声相报，说：“我又不是特务”云云。”我们队部不明事实真相，以为我晚上跑到你们队长的房间里去了，那我不是太发神经病了吗？事实只是他深夜犹躺在女同志房里而已。至于：“特务”云云，我根本就没说，你们女同志在那里的很多。她们可曾听见这话？真是，也算一个队的领导，怎么如此歪曲事实，诬赖别人？！区区不才，参加革命年余，如此同志，倒也少见，我只庆幸本人不在贵队，饶天之幸，其他的也不去管他了，我气量虽不甚大，但与他相比，还较大些。

忱也来你队了是不是？望来信寄：“太仓县委转农工团十一队！”礼！

小猫。

50. 11. 12

(二)

棣：

颇有意称一声：“My dear”可是不敢，待会儿除了阿谢要怒目而视之外，还要惹得人家吃没来由的干醋。因此，积德一点吧，如何？

这纸挺美的，可惜用起来有点化，为什么会买它，也是孩子气，看看很漂亮，问问才六百元一张，于是省下几包花生钱买了两张，写写东西。

明信片没给徐辛看到，实在可惜，亲爱的，还是嘴痒忍不住。你真明白我的意图，我本来是蓄意给他看才写的明信片，不然我写个鬼？随你怎么去设法都行，只要能给他看见，鄙人不惜承担一切严重后果——包括把他气死在内。

此地村小，大者七八十户，小者三四十户而已，鄙组负责两个乡，鄙人负责一个村。另外又接到支部委任，要我担负八里乡（鄙乡）青年工作之职，我最初当然不胜讶异，坚辞不就，后来支书无奈，只好说了实话：“你瞧我难呢！没人哪。”我回头一瞧，真的，恰好我们组几位团员同志都分派到另一个乡去了，八里工作组内团员只我一人，别无分出，我笑接受了任务，心里可没作起劲打算，他妈的，原来你们是因为没有人才用我的！

你的写景似乎很美，不过我没仔细看，看着有些气，1/2强尽是一些俄罗斯小说式的风景描写，我大致看一遍，模模糊糊的也知道了；人是有男有女，景是有桥有水有树有太阳，颜色是有红有绿有青，动物是有狗有猫有牛有你——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然而，如此一解剖，却完全把你的”风景”给“杀”了，也算好玩。我已杀了，你看要打要骂，不妨捎来几下可也。

照片奉上，以我的眼光评，可以摊上八十五分。——顺便来段小插曲；有位我们同道中人，在看了我们合摄的照片之后，指着阁下说：“这位同志可不能叫棣，只好叫竞猪。”不知你有什么感想？

谢涛下到你队，殊为有趣，不知是他们自己拣的呢？还是领导上照顾？这下子阿“领”该浸到醋缸里去了，一笑。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沈方潮不下七队？岂因未申请故欤与！

本来此信已就，口都封了，二日未寄，思想上乃起变化，觉得有一段话不妥，重又拆开裁去，因之多了一番周折，但这变动还不算厉害，有时我写了信，整封的就扯碎烧掉了。确实，有些话——很多很多的话，对于想了解我的人，是很丰富的材料，但谁也不会得到它们的，它们深深藏在我心里了。——实在，不开口便罢，一开口总难免着痕迹，我这一段话，同样也或多或少暴露了我的思想情况，可不是么？

在我的日记上，满纸“不祥之语”，没法，似乎一拿起日记，就不禁不由的要发发牢骚，发泄一下子落后情绪，反正这东西不见人的，没人给我戴大帽子。于是，日记变了我灵魂的小天地，谁要看到我日记的话，他就进入了我的心与脑了。

我写不出什么高兴话，主要是心绪不好，在工作中，自己还可以忘掉一部分，但在写日记与通讯时，往往越写越闷，趁着这次调动工作的机会，我摔掉了一批通讯关系，这两天信件减少了，我颇引以为快。

为什么烦闷不能解脱？我也莫明，也许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吧？

周西繁在我这一队，鄙人颇不安——不安的道理，不妨简括些告诉你：我看他也是老实人，有些可怜，我殊不愿使他再一次受到钉子。我想从根本做起，注意不去充实他的幻想，然而你也知道，我平常并不是冷若冰霜的人，相聚谈笑之间，我还很伤脑筋，只怕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我虽有三分玩世，但并没有把老实人作耍的想头，我本来想：工作中去处总好些，可这几天他还短不了托故藉口来我们乡里，这真叫我够头痛的，我只希望赶快搞完土改分配工作，你东我西，避开这些冤孽缠绕，才是洁净。——这也是一本正经的话，望你勿逗笑，勿广播。谢涛是大哥大嫂子，自可例外，不用我说得了。

下了乡，零食少了，邮票钱总还不成问题，工余勤笔罢。致
敬礼。

林昭

十一月二十夜

请寄：“太仓县委转城区八里乡工作组”。

(三)

棣：

先道歉，尊函我收到后掉在地下，给其他几位同志看见了，有的只是发笑，那没什么，我们的组长同志却对她大有意见，认为这个同志“讽刺谩骂，目无组织”，简直太要不得，他劝我给她一顿批评，哈哈。我别的都没什么，就恨自己粗心，引起这些麻烦，反正他老兄一辈子奈何她不得，让他有意见去也没什么。

告诉你：小猫小鬼，尽叫无妨，恶劣称呼乞免之，我们往后都搞文娱，大约也不会排红楼梦了，还要林姑娘，简直开玩笑。不过，关于那位老兄（我心中有数，不名不姓也可意会得到）我倒确实还很有些笑料供给你；我来太仓后不久，就收到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有“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本，苏南日报手册一本，信两封（二次写的）共十张信纸（看到这里不要笑），信上废话不少，夸耀他一二小时能草万言书的本领，要我土改后去为他们地委明年准备出的大众报工作。对鄙人慰问备至，甚至信完了还添上一行字，说今夜风很大，挂念我冷不冷云云（不要笑）。手册卷首抄了一篇刘少奇的“态度问题”，篇末除写了些“录赠战友，愿共勉之”等的废话之外，还很“艺术地”放了一张照片。（不要笑）我一见之下，又好气又好笑，没什么人可谈，姑且给洪风青看了看，她老兄没有我们那份幽默心情，大大批评，说那位阁下，简直庸俗：“令人作三日呕”。气过笑过了，我把那张“遗像”取下来，把那两页抄的撕掉了，把本子转送给了一位少本子用的同志。信还在，我留着，可供日后会晤时打几个哈哈之材料。他还挺恶劣地我要一张有长辫子的照片；（不要笑）我大大方方地回了他一封信。把他与戈军名字并列，作为写给他们俩的。最近，在秋征时，他老兄来此“检查工作”，难为他竟赶到八里乡来，可惜那天我随粮船进城去了，他老兄“惆怅而返”。留下两个很好玩的纪念章，我是却之不恭，受之无愧，同时无从退起，乃亦照收不误。过了天把又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还去过粮站，刚好与我前后脚。于是，第二次的惆怅而返。我上次信

中曾说过；老叫我写私人信，就不说旁的吧，邮费也负担不起。因之他这回附我四张邮票，但他似乎一定要庸俗到底似的，信上郑而重之的说：“不希望你拿这种（专用）邮票写信给别人，所以要请你原谅我的小气“云云。你可以想见我反感的程度，我本来想写封双挂寄给他，把他这些邮票一起用掉，后来则来了更实惠的主意；相应不理，我行我素，用了再说，不成收你几张邮票就要卖几封信给你？（给你这封信上也是用的这位老兄的邮票）。

叙述告一段落，希望你还没有给这些“缺德”话引得笑到别人必须送你进医院的程度。我是把这事当笑话看的，在某一方面，我很同意洪风青；那位老兄简直庸俗。

恭喜首长的婚礼，你那些微动真火的叙述，我看来并不必要，最多大家打个哈哈即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不要骂）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确对他们有些担心，不知其巩固程度如何？告诉你；胡子衡之他，罗列进制，陈前张建问，微闻都有问题存在。为什么呢？我以为感情冲动，了解程度不够，是其主因，结婚后再懊悔那就迟了。所以我倒忠告阁下将来也要三思而行，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不会有太不成话的事，但所偶非人倒也事关终身。在这一方面，我至今尚未看见过太好太令人羡慕的典型。这是相当使人寒心的。至此，顺便答复阁下的“缺德”话；你为我后代忧，谢谢。我一辈子没爱人没儿女也决不引为人生遗憾，尤其小孩子。除了画图上的小孩子之外，我不喜欢任何小孩子，你喜欢的话，望你多积点儿德，而曰多养几个罢；哈哈！

有一点儿事情值得告诉你的；我这次负责一个全乡公认最落后的村子，（中农多）结果土改顺利完毕，八九十亩田分给外村，没有二话，秋征任务完成99.95%，占全乡第二位。

工作很危险，只怕春节前结束不了，不过，半年多都过去了，难道这一个月还不能安心？笑话。对未来的工作问题，我考虑很少，但也许是很多。自己想想，好像没有可去的地方，不是干不了，只是不爱干。对新闻工作，我信心虽未全失，於存也不多了。问题是现在我就没有哪一样工作是喜欢干，很想干的，简直没有。如果组织“强迫”一下，什么也可马马虎虎干下去，只是没兴趣。也许我错了，兴趣是该从工作中来的，那就等着吧。反正我们将来么，我可以算个命：“人不离苏南，手不离笔杆”。据“老兄”说；徐社长最近在通讯工作会议上也说了的；新专同学将来都干新闻工作，跑不掉，名单在他手里，好呀，我是没意见。

沈方潮最近来信，说你们（包括你和谢涛）好久没给信他了，怎么一回事？是俩口儿太亲热了呢？还是俩口儿顶了嘴啦？大哥大嫂子，小兄弟姐妹们挺挂念的。我这回能得你一封信，确乎也荣幸。确认是过了个把月，不过我希望你这回少过点，大约过半个月就差不多离了。否则，再来个把月，又要见面了，还写什么鬼信？虽说省了邮票，可也省了情谊哩。另一方面，长久不来信，容易引起我对于惠山地委戴剑成同志的联想，怪不好玩的。

钱呀，亏空的一塌糊涂，年初去了次上海，又买了支小号关勤铭，买了本学习日记，又不开银行，还能不完蛋么？反正天无绝人之路，到碰头时，依靠群众发挥集体力量，总能解决的，是不是？

敬礼

小鬼立正。一·七

这信封儿美吧？因为它太美，做了老不敢用。二曰人瞧着好像我想诱惑谁似的。这次写给你，虽然诱惑，与谢涛大哥也不会打开头，故而安心用了，顺此奉告。一笑。

工作任务有改变，春节前已没见面可能了，我心中殊平舒，无所感，准备再做半年农村工作，大约总归够了。又听说我们要改包给制，不知如何包法？可比供给制多一点儿不？反正“少两”总没大问题了。萱如最近来一信，充溢了颓丧气息，暮气沉沉，大非青年人应有，望你和谢忱-----尤其是谢忱-----善为开导，也是帮助了同志。

(四)

是不是？

来信调侃别人之处可以大把抓起来。可就没有——找不出谈谈自己的地方，我记得上一封信上问过你谢涛，你这封信却只字未提，就是吵了架末，到底也得有句交代啊，大哥大嫂子的，怎么好意思妆痴作傻？还有你们的徐辛同志和姚能同志，曹赋双飞也未？上回来信，尚是非官方消息，这一次谅已见诸事实，为何不想着提这么一句半句呢？

我前一晌身体很坏，不过我支持住没有倒下去，后来也慢慢好了些——我想和你讲几句心里话。棣，我这些话都是废话，可有可无，但我这会儿似乎一定想说出来：棣，我感到你有些自暴自弃，看到你的佯狂，我想你肚子里怕的是，“一肚皮不合时宜。”人们对一个人的看法，有时是不太容易全面的，在新专时，为了你们与任大哥的事情，有些人把你看作某一种不大好的女子，即我，当时观点上也未能免俗。到了农工团，我觉得你和我之间的距离比在校时短了点——我不敢说了解你，人与人的了解本来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我也多少有些知道你在贵队的“不合时宜”。当然客观上（包括领导上）是有原因，但自己主观上是否也“孤芳自赏”了一些呢？

棣啊，我愿意叫你一声大姐，客观环境不能使我们不向前，自然我相信你并没有自甘落后，但如果力争上游一些，我绝对相信你会你有更大的进步。有时候，我会这样想的；我们出来工作八九个月了，在八九个月中，我们有所得，但，当我们一旦回去的时候，这些“所得”是否值得这八九个月的光阴，抑或辜负了？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我心中像烧着一团火。有时候，我深愿过去的日子再回来，让我重过一下，过得好些——自然这只是幻想。

还有你跟谢涛的事，不知为什么，我思想上即使同意也有些勉强，你可以说：“你的同意本来多余。”我的同意事实多余。我说这话只表示一个同志的关心，我对谢涛和对你一样，同样没什么成见——过去有一些，后来消失了，现在则早已像去冬的积雪，压根儿没有了影子——不过我总有这样感觉；你们俩彼此不挺合适，当然这只是一个旁人的感觉。我自认是个热心肠的人，所以不怕遭恨，老老实实就说了。你们如要生气，请先把气袋起来，到我们集中时再出也不迟。

棣，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应当是也开玩笑，也谈正经，也诉心事，彼此挽手向前。我们过去似乎玩笑多了些，以后我们注意其比例，好不好？开玩笑时，尽管尖刁促狭，不怕缺德绝后（这是你的创造，不敢掠美，特先注明），而在谈正经诉心事时，正也无妨披肝沥胆，暴露不怕深，批评不怕重，以为如何？——望你举手同意。

我这里提一个要求；我希望在集中前还能接你一封信，因此我限你本月二十日前回一封信与我——不怪我命令主义作风吧？我有时跟吉红，林主席他们也是这样的，钱，我不做“老兄”了，我很肯定的相信你不会对八百元邮票寻死。在这簇新的一年之初，我想听听你在本年度的个人计划。

敬礼

小鬼立正。二。十

(五)。

棣：

今天接你的信，想起很多事，准备仔细写两张纸，大约差不多了。

对你有些心情，我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不为别的，只为我自己也曾有过相类似的心情。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并不曾有哪个给钉子我们碰，只是生来我们这些未经改造的人，一旦投入这大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碰几下简直是必然的，早不碰晚也要碰，迟早要碰，既碰了，就当它个教训接受下来罢，我想；你如果能放下了包袱生活和工作，你一定比现在走得更快，这是必然的。

那次团支部会对你的刺激，我也能体会一点，你忘了我和叶强的事吗？当时，为了维持自己最后的一点自尊，强支着副冷静样子，实在，在自傲的背后，只有满心的凄凉与惨痛。-----我摘几段去年的日记给你看看吧，也许你是熟悉这类心情的，

“-----我现在很消沉，这消沉是内在的，潜伏的-----我是受了伤，但我在人前竭力掩盖这一点，我只要别人依然看到我的活跃与欢笑，不愿有谁看到我流血的创口-----。”

“ 沉浸在什么里都好，只不要沉浸在回忆里-----。”

“-----在我心里有一种对于惊险、多变的生活的渴望，我要求刺激，在另外的一些时候，我又渴望着宁远与安静，要求温暖-----，不管要求刺激也好，要求温暖也好，反正是感情脆弱，创伤未痊----。”

“此刻的心绪，是完整而又凌乱，坚强而又脆弱，好像心中是空无一物，《来去无事情》，但仔细凝神，则又似有所无，偶一回首，总是曷胜惘然-----。”

“-----我怕-----怕他们问，怕他们开玩笑，怕他们找我说话，怕他们来帮助我-----我不怀疑他们的好心，只不过旧事重提，我感情上实在受不了，尤其我又不肯在人前示弱，这样的负担是更沉重，更痛苦-----反正我的伤痛，只要埋在我心里，埋得深深的，除了自己，再不要任何人知道或感觉它的存在-----，”

“有时，心头会掠过一缕对于生命的厌倦，这种情绪灰色得可怕，我常想，反正一个人精力有限，用吧，油干灯草尽时，算你革命成功-----，佯狂，买醉，我对自己的身体已不甚顾惜，我不是厌倦---了吗？”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迹，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家的温情把我抓住了，我想回家-----，我有一种逃避的心情，回家吧，至少，在家里，我可以安定那么几天，让心上的创口结起来-----。”

你也许会怀疑，我这几段是不是根据你的信编的，不，同志，这些是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以后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我日记里头来。这样，自然又招来别的人别的看法，这时，一方面赌气，另一方面则又苦恼，“为什么那落后的东西老拖着，而我也就老被它拖了去呢？”好强，不愿向别人暴露自己的心情，怕人笑，不愿人家“可怜”，觉得那样更受不了，即有个把同志略能窥得自己心情，想来稍尽同志之谊，也往往拿软钉子碰他们回去，只想着“你们的帮助对我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不是弱者，我不要那个帮助！没谁帮助我也一样过，还一样前进。”脸上仍是温文柔和，举止说笑风生，对自己的心情则讳莫如深，唯恐人家了解，偶逢同志问起，也只摆出一脸高兴样子。说起来是：“我过得很快活，比什么时候都快活。”实在说，心里正心酸无比，苦得受不了，但还强自掩住自己流血的创口，不愿对他人暴露。（用自己的话来说：“是不愿在人前示弱！”）由于如此就更增加了苦味，更加重了负担的分量。-----这种情况，常是螺旋式的循环，越转越深，如果不自解脱，苦恼无限。

我摘一段文字给你给你看下子：

“-----每当自己烦闷苦恼，情绪突然低落，精神失常时，往往是新旧两种互相矛盾不能相容的思想，在进行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这是一个胜负存亡的危急关头，因为如新的战胜了，思想就向前跃进一步，反之，就可能更向落后方向发展-----。”

“-----如果-----不从积极方面去掌握这个斗争，而只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寻求

一种安慰，则实质上就是帮助旧的思想巩固了地位，为旧的思想找理论根据，或合法的存在权利——也就等于驱逐了新的进步的思想——。”

“——有些人——缺乏勇气接受新的思想，也无力彻底揭发与推翻旧的思想，但又知道新的思想是对的，进步的，革命的，应该接受的——徘徊于两者之间，胜负高低不分，结果，只好想尽方法来使这斗争停息，或求暂时的忘却，外表上竭力装得不动声色，在言论上行动，思想上也唯恐触动自己的心事，这样，就使得新的事物不能起来克服与否定旧的事物，使否定的力量安稳地包容在现状之中，在主观上做了新旧思想的和事佬——这就是某些小资产阶级干部长期不进步但也不脱离革命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篇文章中摘录下来的，这篇东西刊在——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新记者”第八期上，是转载的，题为：“关于内心的斗争”署名“溇文”。我得承认，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篇东西的时候，我很受到几下子的，特别后手那么一提高，刺得我更痛。我读它时感到很亲切——切合我的症状，大约我们这样出身的人，免不了都要生样的病的。棣，也许你会说我搬教条，不过，我想，你看了可能也会有点亲切之感——镜子里照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吗？同志？

说写两张已经写了三张了，废话大约不少，反正是他钱寄信，又不见面，没法谈，多写些也罢。——关于你的写了一大堆，这下子该写写其他了。

张青青与宋益民事，虽然她说得似乎很“达观”，但这是假的，你后头不又说她近来常喝酒吗？这是种什么心情？人都是人，我们总也可以隐约得之。当然，确是“为可奈何的达观”。但也不能太苛求——，否则你又该骂我是“超阶级”了。确实，如果我是张青青，也还不是只好无可奈何地达观下子？此外有什么办法？唉！小俩口——我也是爱莫能助，只有同你一样，虔诚地祝福他们“吉人天相”，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些，说来好像空话；实在倒是我心曲，我与宋益民是有名的对手，虽说针尖麦芒，倒也算个朋友，对青青交情虽不如你深，至少也还算半个朋友，岂有革命朋友不关心友人们幸福的乎？

林庆澜事，先后经林楚平与罗列来信证明，确是北上了，据说已调中央文化部，这下子娇妻入抱，在北方混年把，闹得好就许功成名就，这下子林主席可“恣”了。他调前对人都说无望，不知是小广播闹错还是他老兄故意放空气，对林庆澜北调事，我，楚平，方潮都意见一致；从他说来；这是绝对有利的。我们虽然少了一个好朋友，但为他着想，应当高兴。（也许你不一定有同感罢，我记得你对他并不太好的。）

集中据说约在五月，搞不好就许六月，安心等着好了，一天战争爆发，或许我们受命坚持敌后，亦未可知，一笑。我现在思想上作半年打算，不再去听那一个月一个月的广播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徒乱人意而已。自然，有时想起你们，亦未免有些怀念。

我最近调来城厢镇工作，近二十人分了四个小组，亦忝为小组长之一，任重道远，曷胜惶悚。在八里乡时当了一个时期团小组长，是第一次干这工作，但对我很有帮助。身体则这响算坏，咳嗽甚剧，有时发热，胸痛与眼前的黑影更使人害怕，真的，想起宋益民，我禁不住打寒噤。我绝不愿意让青春消磨在病床上，即使我真病了，我也要工作到最后一刻。也许我比别人活得要短些，但只要生命能被充分利用，早死亦不为憾。有一回我在致友人信中说：“鞠躬尽瘁，别无他想。”结果给别人批评了一顿，说我没权利这样说，因为我还很年青，认为我这话是“消极”的，甚至怀疑我是被什么问题激成的，实则非也，我自己还不至于把命看的那么贱。

我不想瞒你，是的，在惠山下，我曾有过一点不成故事的故事，不过在现在说来，却只剩下一点不值回忆的回忆了。——我不知道怎么写下去才好，同志，人总是人啊，虽然已事过境迁，提起来总未能证一下古本。）它们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当时思想上的关门，我不愿把我真正的思想情况暴露，我不愿意人家了解我，但我一方面却又有些怨恨人家不了解我。（也就是你说的；既不愿人家看透底细，又要寻觅知己。）我没有想；我怎样要求人家又怎样要求自己；我要求人家关心我，但我对别人却没有更多的关心，这样子怎么行呢？于

是觉得人间冷酷，感情上受不了。实在，我也是钻了牛角尖的，能够信任同志，暴露自己，总归没有坏处。“含泪狂笑”的滋味我也尝过，这虽然也可以说是克制自己，但实在益未解决问题，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

此地一位同志有个怪论，认为人是没有感情的。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讲法，你怕也不会同意。不过，再想一想，我们有些想法与此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棣，我希望你从此能一步步走出来，不要自己把自己关在圈子里头，你不用怀疑，“走了出来又如何？”外头有无数火热的同志的手与同志的心在等着你！人是有感情的，阶级弟兄，革命战友，更是有感情的。

你是好强的，在惠山你能强自支持自己，“无睹一切”是由于这种好强的性格，而现在谢涛影响你背上了包袱，我想大约也由于这种好强的性格。你们近况我不太了解，不过我想你可能是比较委曲求全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如闹翻了，你怕别人会笑。当然事情决不如此简单，但这也是因素之一，则不可否认。同志，好强应看怎么“好”法。在我看来，如果明知走错了路，则不该“坚持到底”，不承认自己有错，这并非真正的好强，要发觉走错马上更改，从此吸取教训再不走错路，这才是真正好强。当然，我不了解情况，可能有些话是隔靴搔痒的，也未可知。

从开始写到现在，已快十天了，可能还会拖上几天呢，你的信很长，我这回信自然不可能短，可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能一气呵成，难免有些凌乱无序，甚或重复，反正这是信，就随便写下去罢，写到哪里是哪里。

是的，这一种心情也是我所熟悉的。对别人的批评——看法——感到愤慨，不满，认为别人把我看错了。同时也被激起了决心：“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不是活在你们嘴上的，咱们走着瞧吧，不定谁走得快呢！”事实上，从这样的心情出发求进步，往往是难以巩固的，因为这多少还是赌气啊；是吧？结果，很可能毛病改不掉。或虽是强自抑制下去，但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你塞住了这儿，它倒又从那儿以另一种状态钻出了。

我想你来农工团后是作积极打算的。棣，你在工作上已有了一定的成绩，这个我了解。领导上决定你任副组长，未必不是根据你的工作表现？同志，别那么“官腔”。“不〈长〉叫好”地说。再搬句教条“地位是人民给你的责任。”好自为之，你的前途是无限广阔光明的，别让任何包袱带滞延你的脚步，我绝不认为你是“死不长进”的人，相反，我认为你“非池中物”。不过所谓：“算盘珠”也者，仍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谁不受到支配？不受人支配，还不受事物发展规律的支配吗？没有不受人领导的领导者。对此不必介怀。

对于“自暴自弃”，我想你是指对文学事业的努力而说的，大凡一个人喜欢了什么，不太容易改易，洪风青喜欢数理，至今还在想去做个工程师，我自从十五岁开始写稿投稿，至今更坚定献身文化事业的决心，你说：“心中像燃烧着一堆火——。”我能体会这种感情，我自己也是如此的，在我心中一直像烧着一堆火，虽然时大时小，时强时弱，但未曾一刻熄灭过，我也和你一样，当想起对我所确定的志愿没有更多努力时，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不过，我有决心不断努力。以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永不放松我的笔。我深深体会到；在哪里都不会没材料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丰盛的用之不竭的材料之源泉。我宣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息地为人民文学事业服务——尽我的一点一滴力量。只要我所写的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利，个人的名利是身外浮云。这不是漂亮话，真的，你想想；个人的名利得失，比之我们整个的事业，是何等渺小不足道！当然，往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写的，真对人民有些益处，那么，“荣誉是人民根据你对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的鼓励——！”。

吉锁红上次来信说：“——只要大量制作出单行本，一点也不成问题——名利双收又可起教育作用——”。我回信说：“——这样提法不太妥当的。写东西，多一个人看，你就多一份责任，即使出单行本真是很容易，也得想一下自己写的，是不是值得叫国家化了公粮印成一本书的样子，还是不是值得叫别人花钱买化时间看——名利双收又可起教育作用，这样提法亦有些主从倒置——”。

棣，我们同为文艺的爱好者，让我们并肩向前，更加努力，在我们所做的，确实对人民有了些好处之后，我深信，人民会给我们荣誉的，只要我们应得。——当然，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你说：“真想着愿重来，让自己很好的过，但就没有很好的过‘现在’——。”是的，这又是小资产阶级的通病，你该知道那句名言吧：“不要再留恋过去，幻想将来，更不要忽略了现在。”这是我们的常病——回忆，幻想，可是却轻轻放过了‘现在’。

棣，告诉你：第一页摘录的日记中，有几段也是关于这方面的。你如倒退半年问我，杀了我也不会和你说什么，就是此刻，如问的不是你而是别人，我是否就如此回答，也不一定，为什么讳莫如深？你谅亦早有所闻，这回事并不很有趣，而我又是一个自尊心较强的人，不过，在感情问题上碰两下钉子，对我倒也很有帮助。一个人的头脑只有那么大，给恋爱问题占了一部分，势必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他。同时，我承认，以前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即感情，又轻浮。林楚平在听到这事后，对我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他说：“你真会爱人就是不知自爱！”我真受不了他这样的话，但结果还是受下去了，不但是受了下去，并且时时以它来警惕自己。因此，不管是甄老兄，周西叶以及其他你不认得的孽障，我总是对他们非常冷。——实在，我自己也冷透了心了。

扯了三张纸，扯了十来天，也该结束了。希望你快来信，来多些。你照相没有？我最近照了一张，未取，如像个样子，下次寄你一张可也。

致

敬礼

林昭 51年3月5日

已写完了，倒又想起一件事；

我敢说，我们心中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眼睛仰望着同一指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靠近它，

棣，我向你郑重提出友谊的挑战；为争取在农工团入党而努力，好吗？我们这挑战，不是大喊大擂的，不是患得患失的，我们明确方向后，我们就竭力向这方向努力。如果做不到，让我们在见面时总结总结，检查检查，争取在1951年入党！好同志，请你伸出应战的手来！

3月5日

自写成至寄出，隔了几天，这主要是没钱之故，今天是三八，妇女翻身万岁！

3月8日

又及，照片已取来，给你一张吧，这张照片有股说不出的味道，似乎很端庄沉静，脱去了孩子气息了，又似乎无限心事，一付小资产阶级情调——。三转四回头，犹惜情长纸短。

3月9日

(六)

棣：我已调离八里乡，因之你23日的信到29日才收到。一收到我马上就作复了，怎么样？谅无意见？以后来信可寄：“太仓城厢镇工作队”交我收。

我也知道上信中有些话，可能符合你此刻的心情，但，不用我说你也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不太健康，不太结实的。我很高兴，虽我尚未完全摆脱它们，但多少是摆脱了一些——摆脱了好些。现在我背思想包袱的时候很少了，如在新专那么闹情绪，更经来太仓后没有过——当然不愉快还是有的，不过自己常是能够力自克服，不让它扩大延长，同志们一般都认为我比过去好些了。然而，这股力量却是从党来的。每当我想到“要以党的标准衡量自己”我就有了力量，另一方面，同志们的帮助也是很多的。

谢涛与你的问题已演变到这个地步了吗？当然这也不太意外。棣，当时同志们的看法，即使某些地方失之过激，但某些地方还是有其正确的一面。这正确不是好强所能抹过去的。既然如此，我的意见，算了。你不是一个女人腔的女人，你在某些地方颇有点“须眉之风”；豪爽直率，奔放——我希望你再不要对他有所留连，咱姐妹说句私话；难道就找不到爱人了吗？女孩子也不致那样不值钱那！你是个明白人，既已明白“自己所牵挂的一个人，其实并不足道”。那还“未能忘情”些什么？你想想吧，难道说；你——要是你嫁了谢涛，你会有幸福么？你也许觉得；和他断绝了感情，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那么，难道你负着这样的感情重担，在心里苦极的时候脸上还要笑，你倒能在别人面前抬得起头么？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女子不能争取主动？既然感情是已到了维持不下去的时候，难道还要等待“人家表示厌倦”？为什么不勇敢地斩断情丝？委曲求全，结果又全不了，徒然增加自己苦恼，这是何苦呢？珍视着你的热情与希望，等机会栽到另外的草原上去罢。何必在这荒山上费力？它又开不出不败的花！你若能这样做，我认为；你仍是骄傲的。你同意我这样看法么？不要说我是“闲人只说闲人话”。同志，我不是闲人，我倒是过来人哩。

关于爱国主义的问题，我也有你同样的感觉——事实上这可说是今日每个中国人民的感觉。确实，在我心底深处蕴蓄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同样多的对敌人的仇恨。你不这样觉得吗？要以什么去教育群众？教育者本身先得懂它，不仅要懂它，还得感受它。懂只能保证你不说错，感受才可以保证你以自己的热情去煽动起人家的热情来，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这新爱国主义也是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推动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恬静美丽的春天之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是叫人做的，不是叫人想的。而土改，谁都知道，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当然我相信你一定同样有这种感觉，别的人吗也会有的，怎么不？我们不都是新中国的儿女么？至于说到‘个人主义’还没完全克服，这个谈何容易，问题本来不能一下子解决，只要不原谅，不放松，慢慢走也没什么。要求太急是不现实的，——对不起，又是教条，你瞧着办吧。

收到你的鱼肝油丸，我很感动。你已这样做了，我怎么能虚伪客气呢？但这事实在很感动我，我没有别的话好说，只有像我碰到多次与此相类似的事情时一样的说：“在这世界上我有着最亲近的人，他的名字叫‘同志’”。容我再叫你一声：“同志”。

身体问题——我不想告诉你，但亦没法不告诉你，我最近（三月中旬）已去检查过，透视结果有阴影，是第一期。领导上找我谈过，想叫我休养去，我婉谢了。我提出；等到城厢镇土改结束时（约四月中）再说。那时如好了，最好。如不好，再说。你不要责备我不顾身体。事实是，我非到不得已，决不愿休息。我们的战士在前线作战，负伤不下火线，我认为自己身体尚未到需要马上离开工作去休养的程。我们这也是战斗岗位啊，可不是吗？我想最好是能拖到集中。在分配工作时，根据身体情况要求作短期的休养，倒也似乎没什么不可。——当然，最好的最好是根本不用去。在这生命的春天，季节的春天，要去躺在病床上，那究竟不是件有趣的事情。酒可说是戒了，难得有兴吃一次，也总是浅尝即止。谢谢你的关照，大姐同志，在革命队伍里，许多人都关心他人的身体胜似自己的，你好像也一样。

对党的问题，我思想上并无太大的包袱。一面我当然认定目标，为它努力，另一面我并不求速成。如果我今天还不能入党，这说明我作的不够，我只有在明天更加努力。你对我的

评语，我诚恳接受。事实上，上次和你挑战那些话，确也是针对我自己的毛病说的。首先是我应当时刻引为警惕，不要说过即忘。更希望你常常提醒我注意，好吗？只有相互帮助，才能共同进步啊。

参军很难——搞开了则并不难，我还好，已经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在八里乡，作为全县第一炮的典型乡开始的。第二次就是最近在城镇，结合土改进行的，难时伤脑筋，锣鼓喧天，红旗蔽日时，则又不胜欣慰。太仓全县报名约三千余人。各区初选一千余人，县里实收多少尚不知道，容日当告你。而，看到那些以前只在文学作品中才看到过的场面与事情时，我便充满喜悦地想，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人民，无论谁来都是不怕的，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在城里工作，很倒霉，多少是多用些钱，加之前一响军区同志奉调回去，我买了好些书呀什么的送他们，因之更“豁边”了，扯了好几万亏空呢。家里我素来不主动要钱的，这一响又没写什么，确实有些困窘。如你有钱，则朋友有通财之谊，况同志乎！如豪接济少许，确实甚为铭感。

敬礼！

（猫）上 1951. 3. 29

（七）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想把这首古诗抄在此地，作为我信的一个开端。这一本本子是在太仓买的，并不太贵，你无须不安是不是化了我多少钱，但还很不错，我也满喜欢它的。不过，我已买了新日记本，搁着也是白搁着。后来才想着把它寄给你，我想你会喜欢它的。如果说是因为你送了东西给我，我才想着送点东西给你，那是不对的。革命同志无须应酬往来。尤其如我与你，更不用这一套。再说，我难道能以它来报答你的东西吗？不能的，棣。东西的价值还好报答，你对我的亲切，关心，战友间的深情——这些是永远无法报答的。

上次写一封信，不知你收到否？目前情势已起变化，短期内重见可能很少，那就让我们勤着点儿通通信，好吧？就是在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能够朝夕相见的机会还是不会多的。要很好维持并发展我们的友谊。我们必须养成通讯的习惯。

健康问题你不必太为我挂心，现在已慢慢好起来了。我婉谢领导上提出的休养意见，但接着来的，是更多的关心与帮助。组织上是爱护我的，同志们也是关心我的。我自己呢？毫无包袱存在。我与病战斗过很多次，它却没有胜过几次。我要生活下去的。我还有许多事没干呢。告诉你；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我是坚强而快活的。有时他们惊讶我的劲头。而，当我是做到了坚强和愉快之后，病的存在似乎更没关系。我觉得自己现在是比过去坚强了。最具体的表现便是不再爱哭。告诉你；我一九五一年以来只哭了三次。有一次是在醉后，这话也许听来有些叫人好笑，但你从记忆里找一下我在新专时候的情形吧，我是不是进步了呢？我想：以后，我的鉴定上不会老让“感情脆弱”跟着我了。我将一步步杀死我的缺点。当然，可能会——不，是会有新的产生的。但我也一定注意杀死它们。

我现在确实比较愉快。因为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啊。棣，思想上的洁净真使人心情轻快，仿佛灵魂都充满了光明，你会笑我言不由衷吗？那我分析给你听，家庭包袱我不背的。他们拖腿不能影响我的。恋爱问题我不闹，也不预备闹。即或有时碰到些“孽障”，我也能很好掌握自己。我有时会想：（你不要笑）谁要得到我的爱是不会太容易了。我不计较级别与薪给，我工作得很快活。我还是热爱着文艺。当写出来东西受到称赞时，我也高兴，但没有严重的成名思想来苦恼我。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健康，我已经说过了，最后只剩下一

个-----。

只剩下一个党的问题，然而这也不能使我背包袱。我已听到（你听到没有？）党的要求提高了，条件不同了。如果根据我听到的一些来看，农工团能解决这问题的人就很少。是的，在最初听到的时候，我也有些怨意（不是“意”）。但我为什么要为此发怨、情绪不定呢？这样岂不是只能使我离开党更远一些吗？决不！我只有更积极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努力，党不会看不见的，你同意我这样说不？

所以，我是快活的，长久轻快喜悦的心情使我的性格更趋向开阔和明朗。

你也会这样经历的罢；独自走在田野里，看着那蓝蓝的天，轻轻软软的云花慢慢飘过，太阳柔和地照着，微风把青青的麦子掀起一阵阵波浪，那竹林，牛车，茅屋，小河-----全都显得那么欣悦而丰富，令你禁不住要喊：“啊！春天！”。

真的，竟熊。在这季节的春天，生命的春天，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欢唱美好的生活？也许生活不如理想那样美好，但，只要你有着一颗快乐的心，生活就会增加光彩的。我们会有一个无限丰满无限光彩美好的春天，而现在还只是开始。

敬礼！

你的同志

51. 4. 14

（八）

棣：

抱歉，个把月没给你信，原因之一是五月下旬我病了一场，不算大，只是“摆子”。但也不算小，高热烧到了四十度，热退后还躺了好几天，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至今对镜自照，仍是“面无人色”。瘦倒还没瘦多少。

知道三个队调在无锡河洛口（就在惠山之后，以前党校的所在地）学习，鉴定，总结。据闻是四队，九队和十四队。掐指算算，九队是侯斌，十四队是吴萱如杨肃生，四队原为无锡团系统，不知道谁在那里？不过又听说；三个队除一部分分发福建外，其他的还都没分配工作。不知新专同志们如何？

实在，现在思想上害怕的还不是坚持在农村，而是往后枯燥刻板的机关生活。本队有一个女同志，奉区党委令调去了。去时颇为开心，想别人不调而调我，必有重用。去后住了二十来天招待所，正住得心烦意乱之际，奉调去公安局作文书。虽然服从组织。但不免落了几点眼泪，此间传为笑谈。但在发笑之余，心里难免恐惧：“如果相类的事碰到我怎么办？”

记得林庆澜在塘头时有妙语曰：“农村工作的好处有二；一自由散漫，二无职有权。”诚然诚然。据说曾有老同志（个别）调去北京中央系统的机关当收发，受不了，要求回乡当乡干部。由此可见农村工作的好处，大约不外乎以上两点也。一笑！不过，我们这些人，以前下农村时，曾有一度痛苦的摸索过程——不能适应环境。以后如去机关，恐怕亦在所难免。不过接受了教训，摸索过程可能缩短些而已，尊意何如？

四月下旬董国平来过太仓一次，碰见了谈了些人物动态，细小的随谈随忘，但也有一些还值得告诉你：陈希是特务，这次在沪被逮捕了。据闻家中还抄出枪来。他以前是反动派什么国防部少校，中上级干部哩。回想那时“新记者”上夸夸其谈。似乎也是进步的活动分子，谁料得到他呢？还有宋粹自毕业后在报社一直与程一姗打得火热。这次回宜兴原籍去离婚，被扣住了——因为令他登记，他拒绝，并且狡辩，不肯交出证件。听说他历史复杂得很，是伪青年党三个县的总负责人（地委一级干部里，一笑！）罪恶大约也不少的。既然拒绝悔过，当然应于逮捕。据董说还可能镇压，到底后事如何，却不得而知了。我只想着程一姗又可笑又可怜。宋粹是这样了，她自己何以为情？

林楚平来信说；林庆澜在京的工作是“创作”，已下石景山钢铁厂。他又说；这个工作好像可羡慕，实则也平平。“创”得出来固然好。但如“创”不出来，一天天小米大米来吃下去多难过？我同意他的说法。也许也是自由主义吧；我虽热爱并有志于文学。但总觉得只能作为业余的搞。“创作”如成为“工作”，便是另有一种负担。此所以当初宁可下乡，不愿去文联等处当“空头文学家也”。

还有一件事；周西繁老兄写了篇东西，是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的（大约是驳恽逸郡的文字的罢？没看见，只听说）他写的。署了几个人的名字，且把别人的名字署在前边，结果解放日报刊是刊了，附了一大篇专文批评。这本来还没什么，可是被他署上名去的几位同志，并没都看过他的文章。只不过漫谈谈及，随声附和了几声而已；现在给他这么拖下了水，且又把别人放在前边作挡箭牌。乃颇对他有些不满。当然，这是奇怪的，如换了你我，恐也难免气恼。以上情形鄙人仅有耳闻，尚未目睹。据说刊在本月七日的解放日报上，你如有功夫倒也可去找来看看，看看到底是些什么“谬克斯”。——不过，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殊无味扫兴也。

最近为对家庭看法问题，亦曾一度与同志们有过意见分歧，但现在解决了。本来我只单纯地看父母未被捕，且母亲近日来信，一改过去落后论调，甚为“进步”，因此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经过团内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我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且又做得不低，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对人民是绝对没有利的，应该属于反革命分子一类。经过这次的事情，更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政治水平，阶级意识，立场观点等等，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我需要更好的锻炼自己。进步当然还是要求的，也仍迫切。但已不再急性了。一个人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尤其如我们这些人，旧的尾巴太长了。但我仍相信我们都能获得改造与进步。因为我们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党不断地教育我们成为新中国的好儿女。不要颓丧悲观，那是没有理由的。

同志，为什么你不写稿？我简直没在熟悉的报刊上发现过你的文字。不见得写了都是退稿罢。大约偶遭挫折，遂灰心到底，或是心里想一鸣惊人，但写起来又觉得眼高手低。不行啊，同志，这样不行的。“三日不弹，手生荆棘”。“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勤看勤写总归要进步些，这是必然的。作为一个人民文艺的爱好者和志愿的学徒，愿我们互相勉励，共同前进！灰心，失望，或计划停留在头脑里，都不是咱们年青人的气概！

送你一张相片，从技术观点上来看起来是不太差的，不过从思想上检查就难免小资产阶级气息了——。你以为如何？望你投桃报李。

敬礼！

小昭 1951. 6. 29

阅报知道吴江土特产以丝绸为著，我颇感兴趣。不知一般的多少钱一尺？质料花色等如何？望作些介绍，特别是防雨绸，我对它兴趣更大，如果防雨绸的雨衣确甚良好的话，我一定托你买一件。

（九）

棣：

接你函后，兴之所动，先写了一封信给侯斌。今日接殷克栋函，说凌若有同志肺病剧发，大量咯血，送入病院仅一星期即不治身故。我看信后中怀怆然，欲哭无泪。回想到塘头时代演出他的“雷电之间”。那个清癯而和气，不时微微笑着的面容，仿佛又在跟前晃动，奈何天不假年。别才一载，已经幽明异路，相见无日了！想到这里，心中之难受当不能以笔墨形容。虽然凌若有本来与我不甚相熟，但也是老同志。一旦永诀，能不伤心？你与凌比我

更接近些，恐怕比我更难过，也未可知吧？

我自到太仓来后，一向情绪比较平静，心情也较愉快，但自五月初起，叠遭风波，情绪上又难免起了波动。

一件事是感情上的孽障，有位同志（比我们高些）自三月以来常关心接近我。他的关心较诚挚而不令人作呕。我自亦很感激，当然在感激之余，不免有些怀疑。后来他告诉我：在苏州初见我时就对我注意，因为我很像他十多年前病故的爱人。这像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故事。我当时也谅解他这种感情。因之，虽然他是已婚十余年的人，我仍在感情上给了他一些慰安——当然这个人亦自有可取，否则，你可以想见，以我之心高气傲，当不肯随便施舍自己的爱情——后来他调离此地。此事在公（组织）私（夫人）交迫之下，就到了结束的阶段。我虽早知这段故事总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人在感情问题上，我也吃了很多亏了。但我对动了真感情的人，往往谈不起来（这种人也不多，不过两三人而已）另外也确有为动情的人。但我又往往不取他们。看你来信，我有一点共鸣。我本来也有此想，一方面觉得在这问题上已经冷心到了底。另一方面女同志结了婚，总妨碍些工作。我尝以调侃口吻称她们为“太太一级干部”，自己当然对此前辙，有所踌躇，最后，我素来体弱。又患T.B。结婚对我殊非所宜。由此种种，我与你想法相同。但这些话我们之间谈可以，你不要和别人谈。只怕引他人冷语，又何苦来？

对我感灰心吗？望别那么样，我早说过不可能把人分为专帮助与专被帮助两种。同志，姐姐，让我们经常的相互帮助吧。

侯斌称我为你“莫逆之交”，口气中尚有些讥讽。对这问题。我对经过既不甚详（你没详细告诉我）乃亦无发言权。也许你当初有一些“糊面子”。但我认为你更大的理由是感情上牵扯，时须从你个性上来看。你好强，尤其与谢的事，屡经波折。为当初三班团会那样子，亦殊令人难堪，你是真爱谢忱。也是真望他好。望之不足。更想以你的真诚爱情去鼓舞他，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使你们俩能成为一对好战友，你用心良苦。然而朽木难雕，无补于事。你在后一时期，（约革大以后）恐怕已有些儿“知其不可而为之”，但结果是狂澜难回。感情上的刺激尤自可。以你之好强。每念及“悠悠众口”，心里一定更痛苦。尤其一念及将来回锡，人言可畏，何以为情？加之那时同志们虽薄谢涛，然对你亦多不谅。追究起责任来，可能他也要多负些，但你现在——我知道你不会这样说的。你会想：“反正过去了，何苦还叫人再笑？——由此，我想你思想上不为不苦。现在虽也许强自按捺了一些，然而心底遗憾正自禁不起多少翻腾也。我为此分析，不知有一二语着否？

写作问题，说起来还是老话；要写。要多写，边看边写。多看多写才可提高自己政治水平，你坐等政治水平之提高怎么行？去看看“实践论”罢。同志，真的，要加油加劲，别让自己锈掉，我计算年来写稿，新闻通讯不计。大小约三十多篇。刊出者三分之一。然从时间上看。我还觉得是“锈了”。何况里头还有很多小东西在内。

殷克栋信上说；苏南要成立“劳动改造局”等几个机构。我队及其他队均有整个召回之可能。末后叫我勿传播。我就传了你一个。新专同志在本队唯我与三班一小鬼杨亢承了。洪风青奉调南京，可能被提拔为“太太一级干部”。周西繁已调去苏南。二人皆是本月内走的。

侯斌信还你。

望来信。

敬礼！

小昭 1951. 6. 26

（十）

棣：

每得你信，辙大喜不自禁，因为又可与你谈谈了。

贵队长之“恋爱条件论”，确有些幽默感。当然，若以春秋笔法来批判之，则拆穿了讲也不过只是为自己之娶娘子找充分的理论根据耳。这个本非他的创作，而已经是拾人唾余。很多的人们皆会说这一套，且以之为地义天经。实在简单化些就是：“我饿了这么久当然该先吃，你们还饿不到这地步，不妨慢慢耳”。这是一种恶劣之至的态度。我甚至不屑於向他们吐一口唾沫！——真的，近来在很多情况下我对“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有了更深的体会。

另一方面，我——因为我爱你，我乃深恨谢涛，在你简单的词句中，我隐隐看见你心上的创痛，而谢之嘴脸，我虽未亲见，亦能想象得之，故我深恨他。这种负心人——我不敢说我是很能了解你对他的情意，但至少可以了解一部分（你不和我谈过两次的么？），从我的角度上看，我要说；他是没福消受你。真的，下回我若见到他时，我将用那样一种脸色与眼光看他——我将用那样的一种眼光与脸色；把我对他的轻鄙与愤恨一起放进去。真的，我很恨他和看不起他。我承认这是由于感情的关系，我是很爱你的，说实话。

让他去罢。棣，这种人也不配爱你，他现在会若有其事地伪装进步，看看他久后到底会成个什么东西！直到这回儿，我才对他的阴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是我亦间接从你这回事中汲取了教训！好不要脸！我又想；二回如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讽刺他几句。我要说：“棣别的都好，就是眼睛不好，是人不是人也认不清。”

你也许要笑我了，本来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只是为了我关心你而已。你的相片我把来带在身边，时常看看。好久没见你了，真也挺挂念的。我对朋友常是“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的。可惜在热情之中，还不免有一些温情，当然，侯斌提议你好好挖掘一下思想根源，我亦同意。扫墓凭吊，同为不必，已经死了，就算了。若依我性，死还当挫骨扬灰。永远不要见它。永远不要念它。女孩子的感情当真那么不值钱么？

对不起的很，近日实在没得写信的“灵感”。你的信又得搁一下子了。我有时真是自己也很难控制自己。（7月30日）

一搁竟搁了半月之久，抱歉。

这封信写得长，又不好。但为了再迟只怕你又等（我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因之且草草完篇再说。

鄙队队委（即整风时在农运上检查过命令主义的）近日双喜临门——，一是奉调去干校学习。二是已决定与原籍之黄脸婆及亲生的小鬼脱离，另娶本队一位细挑身材，长长脸儿上微有几点白麻子的女同志为妻——你或又将怪我口角轻薄尖刻，但，不知怎的，我每提及此辈老兄作的这些孽事，口角就凭怎的也存不起厚道来。

望来信。

敬礼！

小昭 1951. 8. 19

（十一）

棣，我亲爱的：

我谨以写情书的规格来写这封信。

晴天霹雳：“统统调走！”，他妈的，已经在思想上作了长期打算，可奈又来个调动！活活见他的鬼！此时我也不暇问别的，但急问：“吴江的队调了没有？”他们说：“也

在数。”哈哈，雀跃三百。旁人说：“莫非你有什么亲爱的在吴江八队？”我笑道：“正是，我有一位怪动人的[亲爱的]在那里。”

说真话，集中并不使我怎么愉快。我不大想见新专同志，因为心里觉得“羞见江东父老”。唯一的安慰，便是可以和你重见。真的，竟，我挺想你的呢。料阁下“人非草木，总也不无同感”。然则相见在即，快何如云？ 我们队五日走，你们呢？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我与两位参加土改的军区同志打了个赌，赌得很特别，值得告你一笑。赌的内容是：我五年内是不是会结婚？如果结婚，我就输了，否则他们输了。谁输了罚二石米的代价请客。彼此约定，到1956年二月二十六日，大家碰了头再看，——你看好玩么？但我之所以和人家赌，也就是为了心中不以情慾为念。

谢涛曾经给过我一封信，颇出我意外。信中内容，主要是劝我勿闹情绪云云。我回了一信给他，问及你们之间的故事。他却从此不开腔了。不过我如若去锡，一定还要问问他呢。

我还曾写过一信给侯斌（托谢转的）。我责备了他，因为他擅自把我向他暴露的思想到处宣扬，惹得锡市诸同学纷纷来信不算，还使你等远处别地的同志也都来信批评。我不怪别的，只怪他乱说。我本不怎么高兴向人倾谈心衷（这个谅你亦深知）。所以与侯说，主要是信任他，而他却把我的思想情况作为谈话资料。姑不论是否辜负我的信任，就是说帮助吧，又对我有有什么帮助呢？至今忆之，犹觉恨恨。

去锡也好，竟，这回重返旧地。我们在住招待所之余，该也可以有时间共游惠山一次。我对惠山是怀念的。惠山的景物常会在我脑里映过。这会，竟，我们又可以徐步在黄公涧畔，吟啸于三茅峰顶，看锡山龙光塔上一抹金黄的残照，听山间流水低唱淙淙，望太湖水天一色，锦绣江山，风光如画-----。重过昔日的山径，重温昔日的梦-----。

这是在农村最后一封信了吧？一肚子话见面谈吧。

（人像照落款）

1951. 10. 14.

（十二）

棣：

你的信像是避免着某一个东西，但我多少还是有不无感受。

为什么是“断纸之锡”呢？初到新专时也曾想过隔绝一些人们，在惠山下当“隐士”。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只成为笑话而已。桃花源还不免给人寻见。何况我还避不了世。

我也是想对拆信的问题，你可有些猜错了，你说：“想来你也不会抗议？”事实不然，我颇有愠意，如果依我那该批判的性子的话，我也很有去责备他一番的意思。不过目前我在没有确知他批语内容之前，我还不打算抗议。希望你下次来信详细传达。或把原函寄来也可。不过，即使真是——如你所说——“很妙”的话，我也不会付他稿费以补偿他所消费的脑力。

这封信由沈方潮转你，如果他爱看的话。他可以再看。并且也可以看到我对他这种行为的不大满意。如果他兴致一来又想加批语，那也随他冤兄的尊便。这次不想多动脑筋了。

最后谈稿子，你是没了劲。我可才真是泄了气，我意见由你单独处理吧。附上给我的信，聊供你参考。我本来有改成歌剧的意思。但时间迫促了，主观上也缺少心情。所以决定不搞。你参照意见适当改写后，可以即送文联。而且，这已完全是你的劳动成果。我没有权利列名。这是真心话，你可别谦虚。同时，千万别以为我是生气了。“为了变动太大的原故”，不，一点也不，我对你不会说假话。请你信任我。正好相反，我们所见略同。我本来也打算将结构略加补充改写，而大意就和你现在的初定稿无大出入。你如果碰到陈椿年，不妨问他要我给他的信看，我信上的故事与你现在的底稿，可以说是符合的。我有什么理由生

气？别那么小心眼儿吧。我要是生气了，我自会对你说。

我想换换笔名，没有什么理由。只为了“林昭”太熟悉。本来想叫“方生”，可是看到有人用了，这会也想了两个；你说；还是“林苓”好呢还是“荆沁”好？你有好些的吗？有叫[不死]。

这是件太小的事，哪说哪放，但既想到，就和你谈下子。

快来信。

致

敬礼！

邵玲

1952. 1. 5夜深时。

沈棣：

小猫老实不客气的在信封上称我为【先生】，我认为这是挑战行动，有意叫我再拆信的，于是再拆了。但拆后很悔，就老老实实的一字不看的装好。如此在口袋里放了一天。今晓，几位同志怂恿我看，而且据说既叫我转，就是有意叫我看，但我还是不看，后来吴芸如拿去看了。只看看下提到本人名字，当然就不得不看了。而且有些【关节眼】上，手痒，不得不批一下。这就是这次犯罪经过。彻底坦白如上，请求宽大为幸。

说真实话，两次批语，玩笑的意思多，但对小猫眼下就会【发酵】，实质，教她老人家生闲气的，所以诚恳的请你不要告诉她，并代为遮盖遮盖，以赎你到报社吃饭而不来见我之弥天大罪。

愚方潮手启

一月七日晚

(十三)

棣：

每次写信给你，总感感慨万端，不知从何写起。确实，信短除了说明我心情坏和思想混乱之外，别无其他。这次，我决心给你一封长些的信。

有些事情，我实在不想再谈了。反正我所受的痛苦，别人总是没法替代的。那两次会上的话，一想起就在我耳朵边响。多少次，在旁人只听到我低声吟唱着什么的时候，我的泪水流向心房。在我脑中常有一个东西梗着；怎么？我真已到了这么不堪挽救的地步了吗？是的，我对不起党。可是，我也总怀疑是不是有人对不起我。那时的思想之苦痛不能言矣。我录下自作一联联句给你看吧：“思名素看，坏事齐归，百身莫赎，百口何辩。谁知清夜流血，衷心更比黄莲苦。真言难信，善行无缘，求生不能，求死乏术，唯叹罪孽深重，回头已是百年身！”真的，我还说什么呢？即使是在我这么亲爱的姐姐面前。既有缺点。总算无风不起浪，一切话都不必说了。

来常月余，心情始终是比较悒郁的，加上工作一些问题影响，更是沉闷。在二月初，我病倒了，病了四五天。全队集中检查，我尚未痊愈。但也支着去了。本来我打定主意，对领导上决不提任何意见。可是郭文雅，董兆南等作了检查之后，很多同志勇敢地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把一些我不想提不敢提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我后来虽也提了，但很小心谨慎，并且清高地决定一个字也不提到本身问题。最后，郭检查时当场痛哭流涕，较深刻地从思想上检查说明了一些问题。并承认过去对同志的教育、培养和批评，是有些从成见出发和打击报复成分。他并提出了几个人来分析，提到我的时候，也承认有些问题，领导上要负责。且根据我这回表现的极端冷淡态度，又从思想上检查了自己过去的行为——对我的态度。我当时

就伏在桌上哭泣起来（不是痛哭），因为心里已负担不了。之后我写了张小纸条给他。说：“很遗憾这会没在两年以前开，又遗憾这会开后不能再和你在一起工作两年。后来他叫我有空可去交换下子意见。我心想到了今日之下，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我以后一直没去找他。其实，思想上也多少有些恨他。”

检查归来，百感交集，加上是拖着病后身体去的，也有些坏事。不久（二三天）之后又重新病倒，连看带休息，差不多闹了半个月光景。那时候是——真是身心交瘁！我病了就会乱想，有时我想，有时又不愿。总之，思想上是很混乱和痛苦的……。我也不愿再多说了。那时只想找一个地方躲一下。因此就不顾一切，坚决要求请假。现在我们的直接领导——纺织党委书记——名何希度。我为请假问题与他谈了好两次。他总劝我别回去。最后一次，他在打虎的百忙中抽出二个小时休息时间，说和我详细谈一下。他先问我有什么思想问题，我当然不愿暴露，坚说没有。后来禁不住他诚恳地一问再问，并且说：“我有时有了问题也是这样的。如果上级不大关心，我也不愿意谈。”我感于诚意，终于还是谈了。把我的思想情况都对他暴露了。他在听了之后，他说：“过去对你的问题，领导上是该负责的。——而这回你之所以想回家，我们应负责任。因为这响忙。没能在你病中很好照顾你，以至使你感不到革命队伍的温暖。——”等等。

你想说些什么呢？棣。我当时是哭了的，当然和郭检查时的泪水不同。（他还说：“你放心，我不是郭队长。”）我只好说；我像是又看到了胡子衡。我假也没有请，又休息了两天，就参加工作了。——自从那一天之后，我思想一直平静且较愉快。脑子里再想不到其他东西，只有工作。我主动的搞工作，作墙报。我的喜乐随工作的开展而增加。真的，我愉快，而且安静。我想；在党的教育和亲爱的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是会保持和前进的。特别从农村到城市，正赶上火热掀天的三反五反运动。你知道；亲爱的同志，一个人在复杂尖锐而又艰苦的斗争中，是会有新的发展的。——政治上和思想上。

当然，我还有脆弱的一面，每次提到这一问题，我总忍不住流泪，制不住感情的冲动。即是这次信上谈，我也是哭的。确实，我感到有些委屈（并不推翻我一切缺点），还是那句老话；我是对不起党的。但怕也有人对不起我。

不谈了，好么？——另谈一个。

我与某位同志，感情比较密切，——也说不上爱不爱的，反正就是有些好感，彼此比较关心。不过，我是个俏皮鬼，他也不老实。这么两个具体人，不一定就会成功。不过我还是对他较好的。事实问题，在来常后，殷克栋、何幸君、戈军等都曾来信对我公开要求建立进一步的感情，我唯一的态度是沉默。那位同志，你本来是不同意我和他谈的。但我想也没什么。他犯过错了，我也不是什么前进的而是落后分子。我有决心转变，我想他也会有的，更何况这会还没正式谈上。

老实说；我之偏爱他，只是一种轻蔑和抗议！

这问题也可以不必谈下去了。但还有一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来常后，谢涛曾来找过我两次。第一次在春节假期中，第二次在二月底“因公出差”。他找我，我是很意外的。更何况他又是屁事没得，不过“谈谈而已”。坦白说；对他之来，我颇有些感冒和诧异。我不好闭门谢客。不过我总不会愧对姐姐。（也许你会说我是敏感，是胡说，不过在我倒确是肺腑之言，因为我已身受。深知其中滋味，我了解你的感情。）

写了不少了，祝前进。致
敬礼！

林昭

1952. 3. 13晚十二时

(十四)

棣：

看了你的来信。我也能体会（一部份？）你那种痛苦的心情。可是，姐姐同志，要说干了财经工作就是终结了文艺生命，我怎么也不敢同意。

我希望你能搞合作社去（只能希望）。因为这还是群众性的工作。但，就是算盘或商人，行情或业务，也总离不了生活，离不了斗争，离不了群众。既然有生活，而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却是生活在斗争和群众中，创作的泉源断无枯竭之理。

这是很普通的，但令我奇怪的是；你在痛苦中竟完全忘却了它们。我有这么个信心；只要能深入生活，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写出东西来。同志你不看到生活——尤其当前的生活——是何等丰富与多彩么？我愁的只是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写。我还没愁过原料，那太多了。

当然，你是有苦闷的。我以过来人的地位介绍你一服灵药，忘我地工作，热爱你的工作。我觉得在最近一响（大体上是来常后）我确实是在尽量向“忘我地工作”努力。如果真是全心全意考虑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个人是绝对忘得掉的。而，真正从心底热爱你的工作，自己也就得到了最大的愉快和安慰。

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断绝了很多人的联系。（在个人感情上可以更清静一些）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它却在北京或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它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每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的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了我的誓言。

我这会思想上比以前干净些了，因为以前老想的是“我”怎么样。而现在我想得最多的是工作。我热衷于工作的出发点，在最初，只是为了赎罪和忘却，之后，工作本身的兴味（工作中来的）大大鼓励了我。之后，我又把个人的爱好结合了进去。你是知道我的，我一直深爱艺术并且愿意做一个艺术家。可是现在，我惊喜地感到；群众工作是一门最完整而精致复杂的艺术。这里面有壮丽的画面，有辉煌的文字，有动人的诗篇，有动听的乐曲——有时代的脉搏，我感到惊喜，感到做一个这类艺术家——群众工作者——的光荣。我衷心地热爱了我的工作。

这些都是我真实的话。

对你的感情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在某些地方，我们是有同病之处的。至于对我的问题，我说；他不是罂粟花，但是我也不一定就和他过一辈子。对这问题我不想多说什么了。我想你是会知道我的，可不是吗？

(十五)

——为上信的附页——

棣：

信收到了，也写了一点，但始终没空完成。要是你知道我目前的情况，我想你也就不会有意见了。我自大成调出后即来孚成，这是一家一百五六十人的中小织厂，由我负责搞五反工作。最近一二十天来，很少在半夜以前休息过，有时搞材料直到清晨，白天还得工作或是开会。我在睡得最少的时候，只睡一个小时一天。不过我很愉快。在看到同志们或是党、国旗和毛主席像的时候，我可以不至如以前那么不敢抬头了。因为我没有完全浪费或辜负了人民的大米。

我请你相信，亲爱的姐姐，无论什么时候，决不会不愿回信给你。今天忙里抽闲涂上一纸。马上就又得去开会了。姑把上回没写完的几张纸也附给你吧。另附近照一张，有人说我瘦了。真的么？

另条请给锁红，如果她真生气，那也没法。

盼复。匆致

敬礼！

昭

1952. 红五月

又，告诉你：我们厂里已经不战而胜了。要来信就快些。否则又可能调动。

(十六)

棣：

每一次收到你的信，对于我都是相当大的安慰。尽管我努力使自己不要多想，沉浸到工作中去，但我还难免时常陷入愁苦和绝望的泥坑。在这种时候，我唯一的解脱道路，只有回忆去冬在天同那时的苦痛心情，以苦痛来刺激自己不再陷入新的苦痛。但，尝过苦痛的滋味的人，都会知道这只似乎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我曾经收到过于心昭一封信，（他从方潮那儿知道了我的地址）他也和我谈起了他更名的原由。但是，姐姐，你知道我的心情吗？我当时只觉得如受雷击，连思想都麻木了。心里边五味俱全，而又辛酸万分。棣，我恨。。。。。

心如与菁菁不错，可我却也并不羡慕她们到怎么样。我并不企望能在这一次升入“大学”。我不是爱学工程的人，你了解我的情况，当然也会了解我说这话并不是“酸葡萄”。

亲爱的棣，我理解你深夜辗转时的心情。当然你现在也理解我了。也许只有我们俩能够彼此理解。出身环境害了。

我知道你相当不痛快，但是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不太叫人痛快的事情。在本月初为看咳得厉害，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次。我也料得到这回可能会有点儿什么的，因为我咳得很凶，并且胸口常常痛。透视结果，当真是稍微有了些什么“小意思”。

自从那一天之后，我心绪更不宁静了。有时，我也会很平静地等待着，感觉“死”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但在另外一些时候，生的意志强烈地扭住了我，想到自己的生命还那么年青，想到自己有些才能，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但是，棣，我得承认有许多时候我是在糟蹋自己；紧张的工作，很少的休息（现在已好些了）。反正，肉体的一切痛苦都比心灵的痛苦容易忍受，你记得么：“没有蔷薇的春天——活在这没有爱的人间——。”

你来，很好。但也不好。很明显的，我们碰到了之后，除了彼此倾诉一阵（实在是发泄）以外，不一定能根本解决什么问题。不过，至少感情上能痛快些。这倒是真的。你如果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来，可能就在发津贴之后，经济问题能解决一些了。下了火车乘黄包车到东下塘。找巧芬，我在家侯你。你该穿一件最可心的衣裳来，我们留个鸿爪去。

敬礼！

有空请再复我一信。

翔

1952. 6. 25晚十一时

(十七)

亲爱的朋友：

昨天是国庆节，白天还马马虎虎，可是游行拖得太长。晚上，街头倒反而冷冷清清的。报社里跑得连鬼也没有一个。月亮倒蛮好的，可惜我体力支持不了。一页日记没有写完，就昏昏沉沉地睡在桌上，睡了二三十分钟才醒过来，吃不消，只好一拐一拐地回去休息。真怪，国庆节的民报，竟冷寂得和深夜的古寺一样。当然，如果有一二“素心人”同在，则弄点“二首儿”“举杯邀明月”倒也未始不是一件快事。可是，只我一个，那又有什么味呢？当真去“对影成三人”么？岂不扫兴？月亮既不能谈话，又无法倾听我的心声。

我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心情很凌乱而离奇。主因是为了与一位“同志”闹了一顿，事情很小，但他竟大骂了我一顿，甚至说我“压迫”“统治”他云云。真令人啼笑皆非。颇有“人间何世”之感。因此殊不痛快。也许这些都不大值得，很可付之一笑。可是我还没有那份儿政治修养（或曰玩世天才）。

月中能不能来，尚未可定。我是想来的，我怀念惠山，可是谁知道半月后天气怎样子？我是想穿着裙子去逛的。经济情况也很拮据。（如果去玩的话，一定更困难——虽能快意於一时）明年吧，明年谁知道此身（你与我）在何处。

你知道苏东坡那首诗么？还有放翁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城上斜阳画角哀， 沈园无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见惊鸿照影来。”

再谈吧。来信，好么？信封上的邮票请剪下（连邮印，不要剪坏）给我。此致
敬礼

小鬼

52年10月2日

附页：

我录一些东西给你看好不好？

（一）昨宵几番惊梦，梦里频传乡音，孤鸿游子意，愁云故人情。

觉来枕边犹湿，斜月照彻梦痕，江南无限好，何时是归程？
更深凭闲悄悄，万恨千愁牵心，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

今宵归梦何处？故园芳草青青，愁风深巷里，寂寞起三更。

（二）二十年，一梦过，宿孽重，折梦多，中心更比黄莲苦。

徘徊怅惘在歧途。寒风刺骨日又落，云山迷蒙何处去？
走不尽茫茫万里天涯路！

这两首（实在是三首）东西，是我“咏怀”之作，特别那第二首，是今春二月病中所成。棣，请你领略一下我心中的苦味吧。当然这会使你更不痛快，然而，亲爱的姐姐，你的心里本来也不甜啊，可不是吗？

（十八）

棣：

和你之间的友情，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太多的真正的乐趣之一。收到你的来信后，我看了好几遍，也曾为你一些别出心裁的诙谐（例如彬彬然与冰冰然之类）逗得先笑。但基本上我的心情仍很悒抑。你的信来得很是时候。

十二月一日，我吐了血。起先较厉害，后来少些，吐了一天多，直到二日下午，痰中还

有血点。这次吐的全是一点点一丝丝的，好像记得说这比满口血还坏。我休息了两天光景。事实上血还没全止的时候就起床了。这一次的吐血，除了身体衰弱，心情的忧悒影响很大。在吐血前一晌（约七至十天），我差不多每天都长歌当哭或是背人流泪，感情鬱塞的了不得。我对一切都少兴趣，也恨自己。落后的东西。眼看别人在前进，自己落后，自然也很苦痛。最苦的就是连哭的地方都没有，我只好常常唱一些悲凉的歌以发泄感情。有同志说我的歌声不健康“像哭一样”，事实上歌声已经混合了我的眼泪。这次吐血，好像也并不算太意外。棣，你知道吗，那些血，鲜红鲜红的，我就不知道它应当是苦的还是酸的，也许都有在里面。病起后，胃口更坏，一直很少好好吃些东西过，饭总是一碗了事，有时一碗也吃不完。有一次到一家面馆里去吃东西，无意间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憔悴无神，脸色惨白像死人一样，一丝血色也没有。以后，每听到别人说我脸色不好，我就会想起自己那天看见的样子，也只有苦笑的分儿了。

病后，加深了我的消极思想。我订了学习，工作与写作的计划，为了想在自己 一次说：“我宁可听你跑来发一顿牢骚说一顿气话，就是不愿意听你这些什么计划。”也许是这样吧，可是我又怎么办呢？我本来就不大乐观，现在思想更混乱。棣，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又哭了，好在这是晚上，除了灯光就是影子，没人会看见我的泪水，而明天，我会笑嘻嘻地去工作，用假笑和机械的笑，来掩盖心里创伤的隐痛。我想，有时候，死是一种解脱。我当然还不会自杀，可是我听其自然。在二十年辛酸的岁月之后，生命对于我来说，好像并不足惜。当然，这样让疾病折磨死的话，实在是“轻於鸿毛”，这就算我自食其果罢。

关于爱情，我记得一句话：“爱只能爱一次，并且是永久的。”我不是一定要为谁守活寡，但我确实已经爱过人，我是很真诚的，别人侮辱了我的爱情，毁坏了我的青春，在我感情上留下了永恒的创伤。我是个重情感的人，对这类事很难轻易易，一笑置之。既然我错用了感情，我就让它死在那里——惠山下的故墓上。我没有忘记过那个人，但也没有宽恕他。

对郭文雅之流，我不斤斤计较他们了，但也不原谅他们。我对他们有着一种冰冷的憎恶。如果街上碰到，我总想法装不看见，不招呼他们。

殷克栋的事情你知道么？（我对你说过么？）他来常后又来“歪缠”，很死心眼儿，我好不容易才比较和婉而又不伤他心地拒绝了他。

在这里，我比较接近的朋友只有周壁。他已有家。请你相信，我们的感情是质朴而真诚，纯洁的，像兄妹一样。

近日大约情况，就是这样——棣，要是你在这里多好呢，我要好好地哭一场，哭我自己。如来年下有空，我一定去找你。

祝健

令昭

1952. 12. 10

常州工作时期（1952——1954）

新闻报导

《树立主人翁的劳动态度》

高翔（笔名）

中一布厂织布女工焦留英一年不织次布的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只要把焦留英不织次布的经验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得出，她能够一年不织次布，技术上的问题虽然也很重要，

但更重要而且更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她那种主人翁的思想、主人翁的劳动态度。

她刚进厂就做着了“老爷车”，但她并不是消极地叫苦，强调客观原因，把织次布的原因向“老爷车”身上推，她不是这样的。正好相反，她想的是“一定要在老爷车上做出好生活来”，她就积极想办法，摸熟车性，找寻会出次布的原因，来主动克服困难。生产时光她随时随地注意车上，不等出了毛病再想办法。有些工人同志织了次布就发牢骚，怪车子

“老爷”，怪准备间生活不好，怪机匠，怪管理员，说来说去总是：“有啥办法呢？要勿出次布，真除非仙人来做！”但是焦留英呢？她说：“出了次布就是生产的损失，我总不愿意把责任随便往别人身上推，说这是我的次布，那是你的次布。”正因为她对生产有这样强烈的责任心，她不但积极想办法消灭本身工作造成的技术次布，也积极想办法和同志们共同来防止其它部门工作上造成的责任次布。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怎样的劳动态度，才是真正对生产负责的主人翁的态度。焦留英就因为能够以这样的主人翁态度来对待生产，才能获得一年不出次布的光辉成绩。

工人同志们学习焦留英不织次布的经验，最主要的，还是要和她一样树立起主人翁的思想来。技术上的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必须先解决思想问题。如果能多为生产着想，为整个利益着想，为建设祖国着想的话，对生产自然有了责任心，就是碰到一些客观困难，也会积极主动地去想办法克服了。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从思想上确立主人翁的劳动态度。焦留英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出了次布总是生产上的损失……我们现在做了主人了，就要打打主人的算盘。”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2、4日）

《一个优秀的少年儿童队员》

林昭

去年，在常州市少年儿童夏令营里，我认识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她告诉我，她叫徐剑英，在局前街小学五年级读书。她还带些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姊姊就是劳动模范徐建华。”

今年“六一”儿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徐剑英。她比去年长得高些了。她是一个好学生，一个优秀的少年儿童队员，现在是局小五甲级级长、高级部少年儿童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在他们学校里，一提到她，就会听见多少人称赞她。前一向，他们的级任王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最敬佩的一个少年队员”，全班有近二十个同学，都写的是徐剑英。杨秀林写道：“有次，我有一个算数题目不会做，她就详详细细地解释给我听，经过她一解释，我就懂了……，以前别的同学来问我问题时，我高兴就回答，不高兴就不回答，以后我一定要学习徐剑英帮助同学的精神。”另外一位同学周诗这样写着：“她学习非常认真，上课时专心听讲，老师指定的作业都能按时完成，并且做得很好；平时遵守纪律，操行总是五分；她工作细心，服务精神好，能帮助同学学习和解决困难……她的优点说也说不完。”

徐剑英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着大家，同时也被同学们所热爱着。

还有过这样一件事情：今年四月里的一天晚上，徐剑英从学校里回家去，走到化龙巷口，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站在路旁边哭。她想：“时间这么晚了，他怎么还不回家，倒在这里哭呢？”她就上去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对我说，我一定尽力帮助你，我一个人不能解决，我还好发动全校的同学来帮助你。”那个孩子叫茅焕成，也在局小读书，是三年级的学生。他告诉徐剑英说，他的妈妈时常打他，那天又为一点小事情发脾气，说是要打死他，吓得他不敢回去，想去找爸爸。徐剑英问明白了爸爸在青果巷南区税务所工作，就陪着他去

找他的爸爸。到了那里，已经是九点钟了。茅焕成的爸爸做完了工作，正和几个同志在一起闲谈，忽然看见一个不认得的少年儿童队员陪着他的孩子进来，觉得很奇怪。徐剑英很和气、很诚恳，又很勇敢地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她说：“我看见他这样晚了还在外面哭，以为他家里没有饭吃，原来是他妈妈要打他。打骂孩子是没有道理的，对孩子没有帮助，做妈妈的爱护孩子，希望你劝劝他的妈妈，下次不要打骂他。”她这种关心同学和帮助同学的精神，使茅焕成的爸爸和所里许多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感动。茅焕成的爸爸表示一定接受她的意见，说服茅焕成的妈妈不再打骂他。

徐剑英做了这件事，第二天到学校也没有向别人说起，她觉得这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应该做的。倒是南区税务所的同志和茅焕成的爸爸，接连打了三次电话给学校，要求学校表扬她。他们说：“这件事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看到了，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下培养起来的少年儿童，品德是多么纯洁高尚，新中国的下一代真是不得了！”后来，老师就在高级部全体同学的集会上，对她进行了队前表扬，这件事使同学们更加敬爱徐剑英了。

徐剑英的勤劳、用心学习、同情别人的困难、肯帮助别人等许多优良的品德，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她是一个出身穷苦家庭的孩子，解放以前，父亲失了业，母亲只好替人家做做针线赚几个钱，姊姊徐建华在工厂做工，七折八扣的几个工钱，不能维持家里的生活，因此她放了学回去以后，还不得不去拾香烟头。在当时那种替有钱人家办的学校里，穷人家的孩子总是受欺侮的，所以她很能同情别人。那时，她的学习成绩虽然一直很好，但因为没有交清学费，学期结束时连奖状和成绩报告都拿不到。她姊姊像她这样大的时候，已经进厂去做工了，要是不解放，她也不可能继续读书到现在。这些事情在徐剑英脑子里印象很深，也使他们更加热爱今天的学习生活，并且决心努力学习。在“六一”前她写给毛主席的信里说：“亲爱的毛主席，我是一个生长在你的时代里的少年儿童队员。每当我们愉快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的时候，我总是想：完全是靠了你老人家，才使我们少年儿童过着和平、幸福、自由的生活……我常常想念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亲爱的毛主席，我向你保证：听你的话，决心好好学习，做你的好孩子，长大起来，一定要实现你的理想，建设好祖国。”

我看了她这封信，笑着问她：“你将来想做个什么样的人呢？”她说：“我想做一个细纱工人。”她的口气很坚定，好像想过多少次了。她说：“我常常听见姊姊讲她的工作，我也很爱这工作。要使人民穿好衣裳，就要织出好布，纺出好纱来，做一个细纱工人不是很光荣的吗？我要学习郝建秀，要向姊姊学习，要向那些劳动模范学习。”我说：“那么你一定也想做劳动模范，想见毛主席了？”她微笑着点点头，似乎有点害羞的样子。

幸福啊！新中国的少年儿童们！在温暖的毛泽东的阳光下，你们像春天的鲜花那样正在茂盛地成长起来。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人类美好的将来。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6、1日）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连载）

徐建华口述 林昭记录

一. 从南京到北京

我是一个普通的细纱接头女工，这次我很光荣地被常州市工人兄弟姐妹们推选为代表，到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去出席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光荣。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六点钟，江苏省总工会的同志欢送我们上火车离开南京。我在火车上一直很兴奋激动，连觉都睡不着。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想了不少事情。我想到这一回能够看到伟大的首都了，想到这次出席大会，一定能学到不少东西，又想：要是我这回能看到一个

苏联纺织工人，听听她们的先进生产经验，那又多少好啊！特别是我们还要出席首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大会，我想，这次准定会看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了，还有什么事情比亲眼看见毛主席更光荣，更幸福呢？我一路上总是想着这件事，只盼望时间快点过，火车快点跑，让我们好早点到北京。

二十九日晚上九点半钟，我们到了我们的首都——北京。坐在全国总工会派来迎接我们的汽车里，我两眼不停地往车窗两边看。远远近近的灯光，把首都照得通亮，高大的楼房一座座矗立着，在宽广的柏油马路上，汽车、电车来来往往地奔驰……正是夜里，汽车又快，真有些来不及看，可是我仍旧不停地看，只觉得首都样样东西都是可爱的，我真想看它一个饱。当车子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想，到“五一”那天，我们就能在这里看见毛主席了。

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全国总工会的招待所里。虽然在火车上已经很疲劳了，可是睡在床上还是睡不着。我想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要是在解放前，只怕连做梦也想不到啊！像我这样一个小女工，能够到北京来开会，来和全国工人兄弟姊妹的优秀代表们，一起商量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建设祖国的大事情，这都要感谢党，是党领导我们解放了自己，是党培养和教育了我。

（原载1953年6月24日《常州民报》第三版）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连载）

徐建华口述 林昭记录

二. 在自己的节日里，看见了伟大的领袖

“五一”那天早上，好容易等到天亮，我和其他的代表同志们一清早就起来了，心里太兴奋，天还未亮，就睡不着了。望望外面，天正在下雨，我们心里有点急。但是都说：“不管它下雨，不下雨，我们都要好好地庆祝自己的节日。”

汽车又把我们送到了天安门。我们站在观礼台上，衣服也被雨水淋湿了，但我们不顾雨下得怎样大，仍旧是精神饱满的。广场上也早已排好了整整齐齐的队伍，少年儿童、工人、干部、农民……很多人手里都拿着鲜花，个个人都雄赳赳、气昂昂，精神饱满。出席观礼的除了我们，还有志愿军代表和各国工会代表。

十点整，由北京市长彭真同志宣布开会。就在这时候，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是毛主席和中央的首长们走上了天安门。千万双眼睛都盯着天安门，我也掂起了脚尖向那里望，因为人太挤，只看见毛主席向群众招着手。

游行开始时，雨停了，天气显得格外晴朗。那壮丽动人的情景，我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当少年儿童队员们的队伍走过天安门的时候，他们放出了千万只和平鸽子，直向天安门飞去。孩子们欢呼着，向毛主席挥舞着手里的鲜花，配上他们那鲜艳的红领巾，看上去就像一片鲜花长在天安门前。这正是我们祖国的花朵，人类的花朵啊！

工人的队伍来了，他们高举着记载着生产成绩的牌子，而且提出了有力的保证，要以更辉煌的成绩，献给建设祖国的事业。当他们雄壮而整齐地走过天安门时，他们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扩音机里也传来了毛主席的回答：“工人同志万岁！”全场的欢呼声和掌声，过了很久还不能平静下来。

在游行中，人们走过天安门的时候，总走得特别地慢。因为大家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也希望毛主席能看自己的成绩和保证。

朝鲜铁道艺术团和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也参加了游行，他们还向毛主席献了旗。

游行队伍全部过去以后，留在广场上的人们，就像千万条小河流流向大海一样，一齐向

天安门涌过去，向毛主席欢呼，毛主席也向他们招着手。毛主席走动了，毛主席走到东边来了，他脱下帽子拿在手里，向我们挥动着，向我们招手。这下我更清清楚楚地看见毛主席了，（我在东三台观礼）毛主席胖胖的，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对我们微笑着，就像父亲一样慈祥亲切。我一面睁大了眼睛望着毛主席，一面和大家一起连声喊：“毛主席万岁！”

回来时，我们出席观礼的代表们，激动地谈着看见毛主席的情形，大家都说：“毛主席多么健康啊，这真是我们劳动人民的福气！”

这次有五十万人参加游行，队伍一共走了三小时左右，单单工人的队伍就走了二小时。在这个大会上，我看到了人民建设祖国的信心和决心，看到了人民对自己领袖的无限尊敬和热爱，看到了人民和领袖之间的血肉联系，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祖国多么伟大可爱，祖国的前途多么光明！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6、26日）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连载）

徐建华口述 林昭记录

三. 党给了我们新的历史任务

五月二日下午二时半，大会在怀仁堂开幕了。

大会开始以后，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全场静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凝神屏气地专心听他报告。

去开会之前，我虽说也晓得从今年起，祖国要开始大建设了，但是认识还不十分明确，思想上把它看得轻飘飘的。我想：大建设就大建设吧，反正我们工人阶级，总归一直是做在前头的，有时候，我还以为我们搞轻工业的，责任不重。听了刘少奇同志的祝词，我才觉得事情不是那样容易。刘少奇同志再三向我们指出：祖国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要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任务，就有赖于中国工人阶级作更有组织和更高觉悟的斗争。他说：“作为我们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责任，都是极其重大的。”他要我们“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希望。”

听了刘少奇同志的话我再想想，觉得我们的责任是的确很重，因为要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使国家工业化，并且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新的历史任务，不是简单的，千斤重的担子，要我们工人阶级首先挑起来，决不能以为轻工业就可以比重工业马虎些。我和别的代表同志谈谈，他们也这样想。大家都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不过也是光荣的，我们一定要发动所有的工人同志，大家来发挥集体力量，完成这个任务。”我也想，我一定要记牢党中央教导我们的话，把一切工作做得更好，来建设祖国，保卫和平。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是能够完成这个无比光荣的历史任务的。

在这次大会上，还有许多劳动模范上台发言，像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上海国棉一厂车间副主任朱发弟等。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中，创造出了很大的成绩，对祖国建设事业很有贡献。和他们比起来，我好像就没有做什么，更谈不到有什么贡献，想想真太惭愧了，我一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1953、6、27日）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连载）

徐建华口述 林昭记录

四. 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一）

这次大会有不少国际友人参加，有的是从苏联和各个人民民主国家里来的工会代表团，有的是从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来的工人代表团，以路易·赛扬为首的世界工联代表团也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不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团结，而且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友谊和团结。

苏联和各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会代表们，在发言中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怎样在建设自己祖国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由于他们这样积极的热情的劳动，在他们的国家里，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正跟着不断提高。像苏联在现在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中，就要为劳动人民造几百所俱乐部、学校、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苏联的劳动人民，正在为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苏联代表团团长戈罗希金同志说：“在我国所有的企业里，工会所领导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正像火焰一样越来越炽烈了。”我听了以后深深感到，他们那种美好的生活，都是劳动人民在自己的政党的领导下，积极劳动、努力生产创造出来的，我们要想过他们那样的生活，也一定要学习他们那种社会主义生产的劳动态度和高度的劳动热情，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争取提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用自己的劳动创造，来换取自己的幸福。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会代表们的发言中，反映出他们那里劳动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有工做的人，生活也困苦得过不去，劳动条件很恶劣，劳保福利方面，那是根本谈不到。工人们争取生存自由的斗争，常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这种黑暗悲惨的生活，刚好和苏联以及各个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当然啦，这些情况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点都不陌生的。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我们不也是过的这种日子吗？他们在发言中还常常说，要学习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斗争精神，争取他们的民主自由，自己掌握政权，来建设他们的祖国。全世界劳动人民是一家，今天我们是已经站起来了，但他们还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压榨与奴役下面，我们必须把生产搞搞，把祖国建设好，巩固和发展我们的胜利，来更加有力地支持和援助他们。

觉悟了的劳动人民，力量是很强大的，日本代表说：“以前我们国内人民没有觉悟，让本国反动派来侵略你们，造成了你们的痛苦。现在我们已经觉悟了，我们决不允许国内的反动派再去侵略其他国家，我们保证决不再让本国的反动派，侵略越南、中国的人民，也决不让他们侵略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他还和越南代表拥抱，表示两国劳动人民的亲密友谊。

许多国际友人，从各个不同的国家里来，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发言里，都总要谈到一句话，就是：“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这说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心愿是一样的，目标是一致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6、29日）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连载）

徐建华说 林昭记

四. 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二）

和国际友人们在一起，就特别深切地感觉到：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是很高的，全世界的眼光都看着我们，也就特别深切地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有些国家的工会代表们，对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援助，表示非常感谢。锡兰的代表说，他们国里的人民，一提到中国的大米，就把大拇指一翘，说：“毛泽东大米”。他希望我们向广大人民转达锡兰人民的感谢。朝鲜代表说，中国人民派了最优秀的儿女到朝鲜去，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朝鲜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也请求我们，把朝鲜人民衷心的感谢，带给中国人民。当志愿抗美援朝的铁路工人代表上台发言的时候，朝鲜代表从会场里一直跑到台上，热情地拥抱着那位铁路工人代表

，握住了他的手不放。大家看了这情形都很感动，台下响起了一片鼓掌声。

五月八日那天，我们纺织工人的代表到和平宾馆去参加座谈会的时候，我们还碰到民主德国的两位代表，一男一女，他们一看见我们，就很亲密地招呼我们，问我们是什么工人，我们说是纺织工人。那位女代表要我们唱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我们唱时，她也和我们一起唱，她虽然不会说中国话，唱《东方红》的时候却是能完全用中国话唱的。唱完了歌，那位男代表又向我们说：“你们中国的建设事业发展很快，有许多事情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奇迹。”他还诚恳地希望我们更好地建设新中国。我们看到国际友人对我们的国家建设这样关心，这样热情，心里真激动啊，国际友人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努力才对。还有，在大会上，不管哪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总说要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苏联代表喊中苏友谊万岁！，捷克代表喊中捷友谊万岁……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的时候，又总是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深深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我们新中国的热爱，对新中国伟大领袖的尊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在全世界得到胜利！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6、30日）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连载）

徐建华口述 林昭记录

五. 苏联工会代表安娜尼耶娃

五月八日上午，全国纺织工会委员会邀请了苏联工会代表团团员、纺织女工、斯塔哈诺夫工作者安娜尼耶娃，和我们代表中的一部分纺织工人，在和平宾馆楼上举行了一次座谈。当我晓得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的愿望，竟成为事实了。

安娜尼耶娃同志一开始就说：“我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也不是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我只是一个平常的苏联细纱接头女工。”她说她是一九三〇年进厂的，算起来已经做了二十三年工，她现在能看到二千四百纱锭，纺的是苏联的一百支纱。由于她掌握了斯塔哈诺夫先进操作经验，因此断头率很低，她的成绩不但是产量高，并且质量也好，她每个月都能完成生产任务。她得到过列宁勋章和光荣奖章，当过工厂党委会、市党委会和州党委会的委员、市苏维埃和州苏维埃的代表，一九五〇年，她又被选作最高苏维埃代表。

她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技术的呢？她说主要是因为她热爱劳动，热爱自己的工作。她说：“在我们来说，劳动决不是负担，而是光荣的责任。”她从进厂到现在，没有离开过她做的机器，并且非常爱护它。平时只要一发现机器哪里有毛病，她就马上想办法，小毛病自己修，大毛病找工长修。这样她就慢慢地掌握了机器的性能。使自己真正变成了机器的主人。其次，就是上级的培养和技术人员的经常帮助。她说，在她们那里，厂与厂之间，先进工人们之间，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生产经验，技术人员帮助她们总结提高，推广出去，这样就可以使生产上落后的工人很快地向先进工人看齐，共同达到先进的生产水平。所以，安娜尼耶娃说：“我的技术的提高，并不是偶然的。”

从安娜尼耶娃的经验来看，我感到劳动与技术相结合真很要紧。像苏联那样，技术人员深入车间，帮助女工掌握机器性能，对生产好处多大呀！现在我们还有不少技术人员不能深入车间，不能把自己的技术知识和工人的劳动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改进生产。我们工人平常对钻研技术也不大注意，一提到提高生产，多半是死干硬干，单纯地提高劳动强度。结果生产没有提高，人倒拖坏了，给生产上带来很大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安娜尼耶娃介绍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安娜尼耶娃那种热爱劳动的精神，对我的教育也很大。有些同志总以为做个纺织工人没有什么大道理，安娜尼耶娃不是纺织工人吗？她现在虽然当了最

高苏维埃代表，但仍旧不离开她的机器，做一个纺织工人是很光荣的，安娜尼耶娃就是我们光辉的榜样。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7、1日）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连载）

徐建华口述 林昭记录

六. 庄严美丽的北京城

北京真是个又庄严又美丽的地方，特别因为它现在已成为了我们祖国的首都。听说北京在封建王朝时代是没有楼房的，因为皇帝住的皇宫都是平房，皇帝不许别人比他住的房子更高。不过现在是大大不同了，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在建筑起来，改变了北京过去的面貌。北京人民的觉悟水平也比较高，比如说搞爱国卫生运动就很自觉积极。北京一到下午，风就会扬起沙土来，这时候，也不用哪个去叫，大街上小巷里的人们纷纷自动洒水，来保持空气的清洁和环境卫生。在北京，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清清爽爽的。

我们去玩过颐和园，园是真漂亮，房子造得气魄宏大，装饰得又好，有许多玉石雕刻，精细极了。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创造。这些创造证明我们祖国的劳动人民是勤劳和聪明的。但是，当剥削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这些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只能供给少数统治者赏玩消遣，不是吗？要不是在解放了的今天，我们这些“做厂佬”，哪里走得进颐和园，哪里看得见这些东西？

到颐和园去的时候经过郊区，北京郊区不少地方都在进行建设。有些地方，建筑工人们正在劈开小山头、高土墩，用泥土填平洼地。他们做这工作，不是用锄头畚箕来做，而是操纵着机器来做的。看见工人们驾驶着机器把泥土推进去填洼地时，我又几乎看呆了，祖国前进得多么快啊，连建筑工程都在机械化起来了。

有些地方在造房子，都是用的红砖，虽然还没有造好，看上去规模是很大的。我问了一问才晓得，造的这些房子，有的是新的棉纺织厂，有的是工农速成中学，有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新校舍。说起人民大学，我想到了重庆沙市纱厂的先进生产小组长、劳动模范陈树兰，她现在正在人民大学学习，这次也出席了大会。我望着那一幢幢还没有落成的高楼房想，将来我们都有机会到这里来学习的，人民大学的门正向我们开着。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工人将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像苏联工人一样。

在常州的时候，只晓得祖国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了，但没有亲眼看见过“大规模”，这次到北京来，才亲眼看见了祖国的大规模建设。我想自己过去的眼界太狭小了，只看到一个常州，祖国这样大，重要的地方这样多，急需要建设的东西又多，哪里能一下子就从北京到常州，一齐动工来进行建设呢？祖国必须进行重点建设，建设北京同我们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北京，支援鞍钢，支援祖国重点建设，也就是自己参加了祖国大规模的建设。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将来全国各地都会建设得像北京一样庄严美丽的。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7、4日）

《我参加了中国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连载）

徐建华口述 林昭记录

七. 我跟代表们一起和毛主席拍照

我在北京的几天中，一共看见毛主席三次，第一次就是“五一”那天在天安门，第二次是在怀仁堂看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演出，第三次是毛主席和代表们一同拍照。

五月九日晚上，我们到怀仁堂去看表演。到正八点钟，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进来了，全

场的人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坐在前排正中，我坐在前排侧面，我看起毛主席来很方便。虽然歌舞团的表演都很出色，可是我看也看不定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不是靠了他的领导，我怎么能到这地方来看表演呢！

五月十二日下午，大会通知我们到怀仁堂后面花园里拍照。我们已经排好了队，劳动模范们排在正中间。这时负责同志宣布：“大家快一点准备好，今天毛主席要来和我们一起拍照哩。”顿时响起一片鼓掌声，听到这个好消息，哪一个不高兴啊！我们很快地排好了，站在那里，一眼不霎地盯着门口，望着毛主席来。

毛主席来了，和中央首长们在一起。这时我第三次看见毛主席，这一次离得很近，看得也最清楚。毛主席很胖，脸色红堂堂的，很健康。我们拼命鼓掌，表示我们对领袖的衷心的感谢和热爱，我的手掌都拍红了，拍痛了，我也不管，还是拍，别的同志也和我一样，过了好久还不肯停止。拍照的时候，毛主席正好坐在我前面，当中只隔开一排，我光看毛主席，看得出了神，拍照了，我还在看。

拍完了照，毛主席就走了，我们鼓掌送他，他向我们招着手。我们真希望毛主席多等一会，哪怕多等几分钟也好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毛主席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不好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

毛主席那胖胖的脸，慈爱的眼睛，伟大的形象，好像一直在我面前，在向我微笑着，在向我招手，在鼓励我：“继续努力，不断前进！”亲爱的领袖毛主席，对着你，我心上的话真说不完呀！我这次有机会到北京来见到你，是我最大的光荣，有了你，人民就一定会得到自由，得到幸福！我向你保证：我永远跟着你走，为建设我们可爱的祖国，为实现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7、6日）

《国庆节前夕的常州市》

林昭

国庆节前夕的常州市，到处呈现着节日的景象。高耸的钟楼，已经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主要的街道和机关、工厂门前的彩牌已装饰起来。

在市中心区的南、北大街，很多商店都布置得焕然一新。国营常州百货商店布匹部用各种颜色的绸被面扎成一盏盏灯笼，陪衬着柜台里各种时新花色的衣料，更显得鲜艳夺目。夜晚，街头更热闹了。钟楼上彩色灯光像两条光明彩带批；沿街，大红纱灯映着大红横幅，映着标志人民生活进入新阶段的普选宣传招贴画。

工人同志们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用生产上的新成绩来向国庆献礼。民丰纱厂九月份纺、织部产量都有提高，恒丰盛二厂代织的新品种条绒，也完成了九月份生产指标，有的小组还超额完成。人们并以节约储蓄，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人们银行大观路储蓄所，在九月三十日的下午，还有很多人去储蓄，九月份有奖储蓄凭证竟未够用。

国庆节已成为新中国人民生活中一年一度的最欢乐的日子。百货商店的顾客特别拥挤，不少工人在国庆节前购置了新装，准备参加了全市庆祝国庆的大会。为了保证充分供应人民欢度国庆节时的各种需要，国营百货商店在国庆节前调拨了大量商品，并且增加了商品品种。新的“运动、玩具部”也赶在九月二十九日晚上开出来了。

许多机关、工厂都举行了庆祝晚会，为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而欢呼，为祖国经济建设第一年已获得的新成就而欢呼，并满怀信心朝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前进！

（原载《常州民报》第一版 1953、10、1日）

《不断改进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的劳动模范钱士春》

叶苓（笔名）

钱士春是民丰厂修机间钳工，是生产上的能手，是个最喜爱动脑筋的工人。解放四年来，他创造和改进了很多工具，同时也改进了操作方法，提高了生产效率。

他每做一样生活，总要动脑筋，找门路，像拼板用的肖钉，本来是一直用手工做的，但他想了办法，把它放到铣床上去铣，起初只能铣一头，他还不满意，再和别的老师傅研究，后来便改成了两头一齐铣，使生产效率比原来用手工做时提高了二十五倍。厂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时，细纱车上的叶子板必须改短两分，时间很匆促，一天差不多就要换完一部车上的四百只叶子板。他接下了这个任务，觉得一定要从改进工具着手才行。他一边动手做，一边摸索着改工具，一共创造和改进了十四套工具，这样，生活就越做越快。估工是每人每天三十多只，后来却提高到一百只左右。一共改短了一万六千多只叶子板，比原定计划节约了六千多万元。以上这些，只是他比较大的改进，其它“小零碎”的改进，更是一大堆。

他能自觉地开动脑筋，改进生产工具来提高生产，是经过一些曲折的。还在一九五〇年十月里，那时，他总以为积极生产就是拼命做。一次他接到做十八部钢丝车上的分半螺丝攻的任务，有人告诉他：做这东西是用手工绞的，任你结结巴巴地做，一天十二小时也只好坐四百只上下。当时，他有些不相信，说：“我倒要来做做看哩。”啃着头做了一天，数一数，果然只有四百多只，但自己倒做得吃力得要死。他算了一算，四百多只刚好够一部钢丝车上用，但任务是做十八部车的螺丝攻啊。就是天天啃着头做，也得做上十八天。人吃不消，任务也完成得慢，并且还不一定能全部保证质量。他想：“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想个什么办法才好。”左想右想，终于给他想了个办法。做好一套工具，把螺丝攻放到钻床上去钻。这样一来，一小时就能做五百多只，生产效率提高了十五倍，人也不吃力，机器上做下来的东西又整齐划一，质量也好。从这件事情中，他认识到在生产中肯动脑筋想办法改进工具，比起啃着头死做，不知要好多少。从此他渐渐养成了动脑筋的习惯。

但那时他还只是自顾自地动脑筋，不大注意帮助和带动别人，加上他性子强，有时态度也有些生硬，因此，他跟群众的关系是不够好的。去年七月，钱士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下，他的认识更加提高了，懂得了联系群众、带动群众一起前进的重要。他常常主动去找别的老师傅，研究生产上的问题，因此，也影响了别的老师傅，常常来找他互相研究商量。过去老师傅之间那种各归各，背对背的情形没有了，车间里工人们开动脑筋创造改进的事情也多起来了。他还常常鼓励学徒和杂务工动脑筋，替合理化建议，并且很高兴帮助他们，跟群众的关系也改善了。

为了改进一样东西，钱士春常常会想上几天，连困在梦头里都还在说：“这样改法好不好？”这次他为了迎接国庆，改进做飞梭保险装置的工具，用脑过度生了病，但他在病中还是时刻不停地想着，结果终于成功了。现在他正在研究改进做皮辊扎钩的工具，又已有了成功的把握。

钱士春常说：“要提高生产，光靠我们拼命死做，是有限的。只有动脑筋改进工具，生产起来才会又快又好，一批任务提早完成了，超额的时间又好赶着接别样生活。这样，祖国建设就快了。”

（原载《常州民报》第一版 1953、10、4日）

《为什么会把红旗搞丢了？》

叶苓（笔名）

江忠义小组是民丰纱厂布机间一个很出色的生产小组。全组只有三十九人，其中党、团

员和党的宣传员就有八人，还有二个是车间委员。他们一向比较团结，以生产为中心开产起来的小组生活和互助组的活动也都很经常，并且能发挥作用。因此他们在生产上以及各个运动中，也都一向走在别组的前头。自从一九五〇年全厂开展红旗竞赛以来，优胜红旗总是常常插在他们的车头上。今年二月到九月，又连续得到了八次红旗，如在九月份小组质量指标中，规定挡车女工次布不超过三十六个，实际做到二十五个，超额完成了质量指标。

可是，十月份的质量指标他们却没有完成。规定全组挡车女工次布（连油渍次布）不超过四十七个，结果竟出了五十三个半，优胜红旗也被弄丢了。

怎么会弄成这种情况的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胜利冲昏了头脑。

早在今天八月里，自满情绪就已经在小组里开始生长起来了。从生产成绩统计表上来看，小组里每天只有一两个次布，有时甚至一个也没有，天天都被打上红圈圈，所有订出来的生产指标，也都完成得很好，总是跑在别组的前面。于是，组的领导上开始松懈起来了，小组放松了平日一般的督促检查，并且就是对生产起很大作用的互助组活动，也逐渐变得没有人很关心了。在过去，小组中六个互助组的活动都很经常，谁要是出了次布，大家就要帮助他找原因，想办法，进行思想上和技术上的互助，来减少次布。但是，自从八月底起，互助组的活动就逐渐没有过去紧张了。大家认为反正次布又没超过指标，难得出个把，何必苦苦追呀！谁要出了次布，大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下次当心点好啦。”至于到底为什么出次布，又怎样来克服，就都不谈了。这样，大家对完成指标的观念一天比一天淡薄起来。

九月份又很快地过去了，他们组里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生产成绩一结出来，他们仍旧是竞赛的胜利者，红旗也仍旧稳稳地插在他们车头上。小组里普遍地松了一口气。有的人更认为：要争取第四季度连得红旗，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日子还长着呢，怕什么呀！哪晓得这样一松劲，事情就完全糟糕了。像有个组员，别人叫她多检查布面，她却说：“好透啦，为什么还要多检查呢。”结果有一个大洞的次布逃了过去，也没有被发觉。

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下来，全组就出了二十个次布。这下子，小组里紧张起来了，开互助组长会议，由各互助组订出减少次布的计划，加强个别帮助，要求赶快“站住脚”。虽然这些措施也得到了相当成绩，但是十月份的质量指标终于没有完成，生产成绩一公布，他们这一回是落在别组的后面了。老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红旗也给搞丢了。

现在，他们已经沉痛地接受了这次教训，检查了思想，并且积极恢复和加强以前各种生产组织的活动。十一月份到九日为止，还只出了十个次布。全组的工人都表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一定要把生产搞得比过去更好，一定要生产更多更好的布，来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且，一定要把红旗夺回来。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1、13日）

《注意掌握好湿度 产品质量就更可靠》

韩炎章 林昭

十月底，民丰纱厂黑板报上登出了一篇稿件，是表扬织部甲班负责管理温湿度工作的朱康年同志的。这篇稿件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有两位工人就说：真巧，我们本来也准备写稿表扬他的，倒给人家抢在前头了。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

谁都知道，在纺织厂里如果对车间温湿度工作管理得不好，不但会造成恶劣的劳动条件，妨碍工人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会使产品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造成大量的次布或坏纱，不

能全面完成生产指标，并直接影响到国家加工任务的完成。朱康年同志在思想上对这一点很明确，所以他对这项工作一直是比较认真负责的。每天上班前，他总是先留意一下当天的气候和风向。进了车间，他就按照气流方向，把下风头的喷雾开小些，免得湿气过重。他并且经常在车间里巡回，仔细察看温湿度表，根据需求和一定的温湿度标准来加以调节，连一直喷雾头子也不疏忽过去。在巡回中，他还结合做量布的工作。按规定他只需要量所有布机的三分之一，但他为了更全面地掌握车间情况，宁肯忙一些，总是坚持着把几百台车上的布面一齐量过。如果发现布面的幅度有不符合标准的毛病时，就马上寻找它的根源：倘使是温湿度有了问题，他就立即进行检查，把喷雾的大小或送风的强弱调节好；倘使是车上有了问题，他就招呼机匠，或者自己动手帮助女工解决，争取及时防止狭幅、短幅等次布的产生。此外，他对车间温湿度的设备和喷雾机的清洁工作也十分重视。因为车间里有尘埃，有带着浆垢的飞花，如果这些东西飞到了喷雾机的头子上，就会使喷雾既喷不匀，又喷不远。所以每当他做早班的一个星期以内，他总坚持着把一百多只喷雾机的头子，都仔细地刮干净，平时也常常用布去揩擦。

可是，在他的工作中，不是没有过困难，也不是没有过思想斗争。比如有些女工总认为喷雾多些断头就少，生活也好做，因此常常自己把喷雾机开得太大，他当然不同意这样，女工们就对他有了意见，再加上个别管理人员，对这种不正确的要求，采取迁就的态度，认为只要产量高，女工没意见，喷雾机开大些就大些吧，这就更加使他为难。最伤脑筋是有时交班以后他去调节喷雾时，有些女工总是很不高兴地说：上一班都开得这样大，为啥我们要改小？个别的甚至还骂人。他受了气，觉得很委屈，心想我也是为了生产，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呢？但再仔细想想，既是对生产有利，就应当坚持下去。因此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他总耐心地向女工们解释，告诉她们不要只管自己做好，不管产品质量。同时更主动地在巡回量布时帮助女工检查布面，换梭，接头，来防止次布和减少停台。当大家慢慢认识到了他这样严格掌握车间温湿度对生产确实有好处时，不但原来对他的意见没有了，并且都认为他的工作，对提高布的质量是起着一定作用的。如十月二十六、二十七两天，车间里出了大量的狭幅次布，但从交班印上检查出来，乙丙两班里所出的布的门面是狭的，而到了朱康年的一班里却不狭了。因此，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受到表扬。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1、13日）

《不能不懂装懂》

苓（笔名）

民丰纱厂清花间有些工人对电的知识懂得不多，但他们看到马达上保险丝断了，却常常不懂装懂地动手把电插头拔出来送给配电间去修理，结果有时就出了毛病，反而造成事故。而这样不按工作性质做事已成了大家的“老习惯”了。虽然大家对电都不是内行，但却有一个人考虑到这是会有危险的。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一台豪猪式的开棉机又塞煞了。马达停止了运转。在车旁的加油工蒋阿兴等几个人，就上去拿掉塞煞的花衣，可是，车子还是开不出。这时，他们没有注意到打手塞煞，还当又是保险丝烧断了。蒋阿兴过去自己也拔过好几次电插头，都没有出过毛病，就凭“老经验”认为这又像过去碰到的情况一样，习惯地跑到电插头旁边，只顺口问了旁人一声：“马达开关关好了没有？”便动手去拔插头。第一个拔了出来，再去拔第二个时，忽然一下爆了开来。原来是因为马达开关没有关上，发生了碰电事故。蒋阿兴的右手皮肉都被灼伤了，这台车一直停了近半个钟头。

这个事故的教训是：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决不要去瞎动。凭自己“老经验”，胆大去

干，总是会出毛病的。

通过厂里的反事故斗争，清花将工人们接受了蒋阿兴出事故的教训，不再随便去拔电插头，或者做其他自己不懂的工作了。蒋阿兴自己也说：“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1、13日）

《我的师傅真好！》

虞进国口述 林昭记录

今年三月，我被介绍到民丰纱厂修机间去学技术。我真高兴，我真高兴，但心里总还有些顾虑，因为过去我也学过拉丝的手艺，尝到过在旧社会里当学徒的滋味。我想，光是自己肯学还不行，也要师傅肯教，两边一凑，才合得上去呀！倘或碰到一个不对头的师傅，那叫我怎么办呢？

但是，新社会到底跟旧社会完全不一样，它使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好师傅。

我的师傅就是民丰纱厂的劳动模范钱士春，他不但技术好，而且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政治认识也比较高。教好徒弟就是为国家建设培养建设人才这个道理，在他看来是很明确的。因此，他常常同我说：“你有啥不懂，尽管问我。只要是我懂得，我统统会告诉你。倘使连我也不懂，我就再去请教技术比我高明的老师傅，我也能多学些东西呢！”事实上，有许多问题用不着我问，他就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有时行政上要指派我们去扛扛东西，他却宁可自己多去，也尽量不让我们多去做这些杂活。并且还向行政上提意见说：“政府是叫他们来学技术的，不是叫他们来做小工的，应该尽量让他们学做生活。”

起初，我在学习技术上犯了急躁病，恨不得一下子就都学好。到厂里没多久，我这个从前一点不懂机器的人，也居然学会叫机器动起来了，心里倒很高兴。但是，光会开动机器还不行，要会掌握机器，使用机器才好啊，偏偏这就不是一下子能够学得会的，真叫我发急。为了想很快地学会技术，我常常欢喜东摸西摸的，或者自己想些办法，弄这弄那的。有一次，钱师傅教我去锉一只模子，我为了想快一些，就没有按照他交待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去做，结果锉了半天也没锉好。于是，钱师傅就一面锉给我看，一面对我说：“迫切要求学技术是好的，肯开动脑筋研究也是好的，不过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不能想跳，不管学什么，都要耐着性子慢慢地来。像我，解放前一字不识，现在却有很好的条件学文化了，但是，还是能读三年级呢。若要跳到六年级去，那可是不行的。学技术，也不能犯急性病，一口气哪能呵得猪头熟呢？”还有一次我到电焊间去东摸西摸，结果烫伤了手。钱师傅就很严肃地批评了我，我也很快地改正了这些毛病。当我渐渐能够做些普通的生活时，钱师傅就更加热情和仔细地教导我。每当一批生活接下来，只要他认为是我能做的，就先讲给我听，这样东西该怎样做，讲通以后又再做只样子给我看，然后让我自己去做。在我做的时候，他又常常来看我做得怎样。如果我做的是零件，那么，在做好了装起来时他又总要从头到尾同我讲一遍。一批生活总是要做好多天，有时我做做会嫌它单调，就不耐心起来，想调换别的东西做做。这时，钱师傅就又对我说：“不能这样心意活，倘使你以后进了大工厂，分工很精细，很可能一直叫你做一样零件，你难道也不耐烦吗？不要认为尽是做一样东西，生活越做越精通呀。”

以前，我一心只顾学技术，对各项政治活动不大关心，钱师傅在这一方面也很耐心地帮助我。今年国庆节前，我写了一篇稿子，表示要以学好技术的实际行动，来迎接伟大的国庆节。写好以后我读给他听。他听了，说：“青年人决心学好技术当然是对的，但是，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工人，对政治上还应该有自己的明确的目标才行。”他鼓励我争取参加青年团。我想想他的话很对，从那时起，我就下了决心要争取入团。此外，钱师傅还经常关心我的生活。

我真高兴我有这样一个好师傅。同我一起来学习的几位同志，也都很羡慕我。我也想过，为啥钱师傅会对我这样好呢？还是让钱师傅来说吧，他说：“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需要多少技术人才呀，尤其是重工业方面需要更多，我们这技术也是属于重工业的哩。我们能够多培养一个技工，就会使国家多增加一分建设力量。”所以我只能更加努力，学好技术，争取早一点投入到祖国工业化建设的行列里去，才对得起党和政府，也才对得起我的师傅。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1、21日）
《我的工作也是为了社会主义》
林昭

高长富是民丰纱厂的种花工人。但他除了种花以外，还自动地兼做了养猪的工作。养猪本来不是他的份内工作，他开始养猪，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解放前，他在厂里除了种花以外，也常常被人家使唤着做些别的事情，但他那时是“不得不做”，其实心里是并不情愿的，当然更谈不到自觉。解放以后，自己的工会成立起来了，欺压过他的一些把头，威风也给压下去了。不管什么事，自己也能讲讲话，劳动的人到处都受到尊敬。他想：“这才像个当家作主的样子啊。”当他看到有个把头总把厂里的泔水挑回家去喂猪时，心里真有些气不过，他想：“这是厂里的东西，是大家的，又不是你个人的，你凭什么拿回去？以前我们不敢管你的事，现在我也能作主了。”于是，他在花房旁边开了几块荒地，种了些菜，再把卖菜所得的钱去捉了三只小猪，自己用草搭了个猪圈，天天抢着去挑泔水来喂它们，那个把头也拿他没有办法。有一次，一只猪生了病，那把头走来看看，说：“快都杀了吧，我看得出，一只也不得活的。”高长富心想：哼！你还想来搞我的鬼呢！我才不听你这些鬼话。于是睬也没睬他。

后来，政府逮捕了那个把头。长富真高兴，他说：“政府的眼睛真亮！”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劲头也越来越大。工会常常号召工人们搞好生产，他想：“我的生产就是种花和养猪。我种好了花，让工人同志们工作下来看看玩玩，精神上就会更愉快；养肥了猪，也能让大家吃得更好，增加营养，还又省钱。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生产搞得好好的。”因此，他一面更加细心地做好种花的工作，同时一面仍旧抽出时间来养猪。起先他对养猪没有经验，后来慢慢地也变得内行起来了，一只只猪仔都被他养得又肥又大，有的差不多有近二百斤重。每逢一批猪仔喂大了，他就卖掉一两只，再去捉些小猪回来。因此他从一开头的三只小猪养起，越盘越多，最多时竟养了七十几只，现在还养着四十多只呢。为了使猪仔长得更好、更快，他还用竹筐子把泔水里的油水滤掉，并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免得猪仔吃了泻肚子。此外，还每隔一天用水冲洗一次猪圈，经常保持猪圈的清洁。他每天都是喂过了猪，再去种花。散布在全厂各处的一盆盆五光十色的鲜花，和猪圈里的一只只肥头胖耳的大猪，都是他辛勤劳动的成绩。

他在工作中时刻关心集体的利益，处处地方都精打细算。除掉天天到厨房间去挑泔水外，还把他们拣下来的菜边皮和笋老头等东西收拾回来，切碎煮熟了喂猪。并且在冲洗泔脚时，他还细心地把一块块的肥肉和肉皮拣出来，熬了油卖给肥皂厂，卖的钱也完全交给厂方作为公共收入。他说：“做主人就要有个主人样子，节约不在大小，小处不注意，凑起来就大了。”这回听了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他又说：“真的，到社会主义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只有靠我们不怕困难，不怕吃苦地来搞好自己的工作才行呢。我这样工作，也正是为了要使社会主义社会早点到来啊。”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2、1日）

《信心百倍地向社会主义目标奋勇前进！》

纺织工业全国劳动模范徐建华 口述

林昭记录

听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报告后，我心里可真高兴啊。过去我也常常想，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呢？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不知道这条路怎样走法，现在可心明眼亮了。并且也知道：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起，我们的祖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我想，要是早些知道，工作起来还会更有劲呢。我把听到的报告，回到工房里和老年工人们讲讲，她们听了也很开心。有的说：“我们国家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了，真想不到啊，我们年纪也不算老，只要加把劲，一定过得到。”有的说：“建设社会主义，子子孙孙过幸福生活。”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不使我们欢欣鼓舞呢？最近我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张照片：旷地上一排排的柱子、房架，一眼望去，密密层层的，也不知有多么大，看看说明，却只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木工厂的一角，我就想，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在祖国的土地上，将要出现多少这样规模巨大的工厂啊。亲爱的祖国，会被我们劳动人民的双手，建设成像苏联一样幸福的大花园。

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首先就要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像我们民丰纱厂这样的私营纺织厂，就应该积极完成国家代纺代织、加工订货的任务，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努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来支援重工业建设。但是现在我们厂里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还不够好。看到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王崇伦，一年完成了三年的生产任务，我们就觉得很惭愧，虽说具体工作不同，条件不同，但他那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来把生产指标完成得更好，超额得更多。

我想到我自己，我现在担任后纺测定组长，我一定要通过测定工作，来掌握细纱间生产中的主要问题，和车间行政、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解决，这样来帮助工人同志们执行好郝建秀工作法，不断降低断头率和皮辊花率。同时也要尽量抽空照顾小组里的工作。我们小组十月份又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得到了第二十三次红旗。当然我们不会满足于已经得到的成绩，还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不断前进。以后我回到小组里去，一定要以更高的劳动热情来搞好生产，并且和小组同志们在一起，把小组搞得更好，来影响和带动别的小组，使大家都能按月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生产指标。我还要好好学习总路线，来对工人同志们进行宣传，好让每个人都明确方向，让总路线真正成为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和鼓舞我们积极生产的动力。

祖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也有不少困难。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和大家一起，尽一切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困难。我要遵循着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总路线，信心百倍地向社会主义目标奋勇前进！

（原载《常州民报》第二版 1953、12、3日）

《女揩车工金良珍》

苓（笔名）

金良珍是民丰纱厂织布乙班的揩车女工，她揩车认真，积极消灭油渍次布，受到工人们的赞扬。

揩车是一件细致的工作，对生产很有影响，如果揩得不干净，就要造成次布。同时还要影响加油工的工作，影响机器保养。金良珍揩车可真是又认真又细心，从来不马虎了事，三班许多女工都反映：金良珍揩过的车才叫干净！

金良珍揩车揩得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主要是她工作责任心强。可是在十月里有一次，金良珍揩车时不小心，把布机“牌楼”上的脏东西碰落一搭在布面上，造成了一个油渍次布。当时她心里十分难过，她想：值车同志辛辛苦苦地织出了好布，结果给自己手一碰，就成了油渍次布，真太可惜了。这样不单是影响了自已小组里质量指标的完成，还要累得值车工特地跑过来关车收拾，打乱了她们执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巡回路线，又增加了停台时间。这都是自己的过失。她在小组里检查了自己，保证以后工作时更加当心。从这回起，她工作时就更细心了。十月份再也没有出第二个次布，十一月份一个次布也没有出来。

她在工作中还能向别人学习和对别人帮助。在交班时候，他们几个揩车工常常聚在一起，研究避免造成次布的办法。如果有谁揩车出了次布，大家又帮着分析原因，来接受教训。平时她在自己工作做完以后，也常常抽空帮助值车工接头、开车，来减少停台时间。有时揩车女工停了工，临时工工作不熟练，她总是时常去看看她们，告诉她们应该怎么做。

金良珍是十六岁进民丰纱厂的，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以前她以为揩车工比值车工“低一等”，所以总希望上去挡车。有时别人问他在厂里做啥工作，她也不好意思讲。解放以后，她在党的教育下，觉悟不断提高，参加了青年团。她认识到搞好生产需要各方面的配合，自己的工作也很重要。并且在新社会里，劳动得好就是光荣，没有啥“低一等”。她渐渐地安下心来，并且热爱了自己的工作，使工作有了成绩，因为这样，在今年厂里贯彻劳动纪律教育后，她还光荣地被评为小组劳动模范。

（原载《常州民报》第二版 1953、12、7日）

《党教育了张巧珍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林昭

张巧珍是民丰纱厂织布的工人，是一个共产党员。她的儿子在上海一家印刷所当学徒。这家印刷所的老板跟她们沾点亲，他盘算着张巧珍定有些积蓄，想拉她入伙，所以平常就很客气地写信给她。有一次路过常州，还特地到厂里来探望她，并且还说些什么他店里打算添两部机器。当时张巧珍不大在意，听过也就算了。

过了个把月，她的儿子忽然回来找她，说老板要她出三百万块钱搭股买机器，老板还说，买了机器就让自己上去做，可以多赚些工钱，搭股的钱还有利息拿回来。张巧珍很奇怪地说：“他不晓得我是工人吗？哪里来这些钱呢？你是去学手艺的，你就一心一意地学手艺吧。”之后，她儿子仍旧横一封竖一封地写信来，要她搭股。这使她思想上有些波动了。她想：如果我不答应他搭股，他会不会把我儿子回头掉¹呢？会不会对他不好呢？她和车间里的同志讲讲，有个别的人也说：“这不也蛮好吗？添买了机器，你儿子就好上去做，出钱搭股也有进账，很算得来啊。”但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平日一直教导自己，只有进行艰苦的劳动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后地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倘使自己出钱和资本家搭股，那会走上什么道路去呢？她想来想去，想得连觉也睡不着。后来她把这事报告了

¹ 回头掉，吴语“解雇”的意思。

组织上。组织上问她：“你自己怎么打算呢？”她说：“我自从入党以来，一直受着党的教育，那不是白受的。我左思右想，还是不能搭股。”组织上告诉她，这样想是对的。一个工人绝不能参加剥削，特别是共产党员，就更不能允许这样做，因为这是跟我们革命的理想和目标完全相反的。……最后组织上告诉她：“现在工人们的工作权利，都受着人民政府劳动法令的保护，你根本不要顾虑资本家会随便回掉你的儿子。”这下，她可真拿稳了，于是便详细地回了一封信给儿子，信上说：“我是叫你去学劳动的，不是叫你去学做老板的。我们一向靠自己做工过日子，我们决不能去参加剥削，我们只有靠劳动来过活才光荣，不要去上他的当。”在她的教育下，她儿子终于明白过来了。

这次厂里学习总路线时，张巧珍谈起了这件事。她说：“资本家的鬼花样真多，我想也想不到他会用这种计谋来暗算我。幸亏我一直受着党的教育，头脑并不糊涂，而且那一次党又及时地帮助了我，要不然，也许就被拉了过去，走到“撞煞路”上去了。我想到这件事，就十分感谢党，是党教育了我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2、15日）

《过去弄不清，现在很分明》

林昭

很久以来，无印色的坏筒脚一直是民丰纱厂粗纱间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有些粗纱的车号印得太低或是打得不清，因此，当发现坏筒脚时，究竟是谁做的？什么原因？怎样改进？……就根本没法解决。

十二月一日，粗纱间唐实珍小组的工人们在讨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由于新旧社会的不同是那么鲜明而深刻，社会主义的前途是那么光明灿烂，因此，在讨论中大家都坚定地认为：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怎么个走法呢？讨论的中心很自然地便转到了生产上去。共产党员王全英看到大家的情绪很高，自己也很高兴，她想：总路线真像一座灯塔，它已经照亮大家的心，……无印色坏筒脚的问题，这次该弄出个名堂来了吧；原来她曾经怀疑过，有些无印色坏筒脚并不完全是由于粗心，相反正是由于怕负责任，存心拆烂污才造成的。但因为一直没有掌握到具体材料，所以她还不肯肯定，她觉得，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正是时候了。于是，她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搞好生产，但是我们的生产却还有问题呀！比方无印色坏筒脚，一直不能消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从我们思想上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够老实的取巧行为呢？”

王全英的话说中了大家的心病。大家静默了一会，但就在这一霎眼的时空中，每个人都在进行着思想斗争。老年工人马凤妹也在那里想着。无印色坏筒脚为啥不能消灭，大家都不是不晓得，可是以前每每检查爱国公约时，却总是推来推去，怎么了得呢？应当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但忽然她又想到：这问题从来也没有一个人谈过，要是我说了出来，别人却都不承认，多么难为情啊！还是不说吧。可是她再想想，大家都拆烂污，还讲啥搞好生产，建设社会主义呢？不行，一定要讲出来！于是她勇敢地接着王全英的话说了下去：

“有的，我就总是这样做的。”大家都望着她，她继续说下去：“有时，我做出了坏粗纱，明晓得他应当算次品，但心想已经做得蛮大了，烧掉它吧，又要增加回花。于是，我就不声不响地做上一个记号，等到纱落下来打印时，我就把印特意打得下面一些，或者招呼落纱工打得下一些。这样一来，等到细纱间上做着是次品再退回时，已经没有了印子，便再也查不出是哪个做的了……现在想想，这些行为真不是我们工人阶级应该有的，我实在感到惭愧！”

经过马凤妹这样一检查，别的人也都接着承认了，落纱工孔多宝也说：“过去，只要车

上人打了招呼过来，我总是‘噢’地答应一声，随手把印打得下一些。现在想起来，这简直是非常错误的，这不但不能帮助车上的同志加强工作责任心，相反地倒帮助她们欺骗人。现在说起来也真叫人难过！以后我决不再这样做了。”

“过去我们为啥要这样做呢？”王全英问。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说起来了。有的说，隐藏次品是为了爱面子，不把坏粗纱绕掉是因为怕麻烦；有的说，是为了怕影响小组生产成绩，怕得不到红旗……总之是只想到个人，顶多也只想到一个小组，却不曾想到这会危害到整个生产。事实上如果把坏纱隐瞒起来，必然就会影响到细纱的品质，而且回坏脚筒又要多消耗人力电力，这就要增加生产成本……现在，大家是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像这样偷偷摸摸地使用一些不正确的办法，却给生产上造成了更多的浪费和损失，就是得了红旗，也是很不光采啊！哪里还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呢。

这次会议给予大家的教育是深刻的，会后，工人们都坚决地改正了过来。注意着不做单头纱，打印也靠着筒管打。在十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当中，无印色坏筒脚就只有一个，还是绒板花。大家都很高兴地说：“这是学习了总路线的收获，我们要把这成绩巩固起来，加把劲，争取更大的成绩呢！”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2、21日）

《目标清楚干劲大》

宗英 小昭（笔名）

民丰纱厂乙班织布女工陈巧珍，自从入党以后，四个多月来没有出过一个次布，产量也很高，又能够帮助别人。大家都说她生产好，进步也快。

过去，她的生产成绩虽说也不错，但是那时思想上到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有时甚至对为什么要搞好生产，也还有些模糊。因此，当她听到别人讲社会主义时，她总这样想：什么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得知它几时才来，我也能看得见吗？这种思想表现在生产上，尽是盲目自满，不求上进。比如她的产量并不太高，有时也出个把次布等等。但她对这些却不十分计较，次布嘛，没有当然最好，有，就看个把，关啥事呀，过得去也就好了。

虽说如此，但今年夏天厂里评劳动模范时，陈巧珍仍然被评上了小组的劳动模范，这使她受到了一次比较深刻的教育，使她觉得在新社会里，只要很好劳动，就会受到尊敬，得到光荣，即使是只有一点很小的成绩，也是不会被埋没的。因此她心里很受感动。紧接着，她又参加了厂里党支部举办的政治学习班。通过学习，她不但对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有了清楚的认识，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的劳动跟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而“搞好生产”这句早就听熟了的话，在她说来，是到那时候才真正地弄清了它的意义。于是，她对生产认真起来了。尤其在入党以后，她更时时想到：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自觉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先锋队的战士了，无论哪方面都绝不能落后呀！她在生产中特别注意认真执行工作法，坚持经常做好巡回工作，细心检查布面，下决心不织一个次布；并且努力改正一些太慢的小动作，来减少停台时间，使产量也超过了原定指标。

此外，她对别人的生产也很关心，现在，每当她看到别人除了次布时，心里就发急，总要忙着帮助别人分析原因，想出办法来解决。有个别的工人，劳动态度和劳动纪律上有些毛病，影响了生产质量，陈巧珍对这种情况也能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小组里很多同志，都称赞她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

经过这次总路线的学习，她的劲头更大了。她说：“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搞好生产，社会主义就来得更快。我一定要执行好工作法，时时留意，处处当心，来消灭次布，不断提高产量，团结大家一起向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

《我年纪虽老心不老，一定要亲手把社会主义建设好》

民丰纱厂老年工人翟巧云口述 林昭记录

学习了总路线之后，我的劲头更足了。我只要一看见细纱间弄堂里有一根断头，我总是要紧抢着去接，小姑娘们也总是闹着说：“看这老鬼，又赶在我们前头去了。”我也不客气地回答他们说：“是呀，不要看我老，我就要干在你们前头哩。”

解放以前，虽说我在本厂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但是，从来就不曾有过一天开心的日子。我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但总是不曾满月就撑着来做，做得连手上的皮也都脱落了一层；到饭堂吃饭怕车上头断光，在车间里吃，吃饭也活像个偷饭鬼，老远望见“先生”来了，便连忙把饭碗往车脚底下藏。等他们过去了再拿出来吃时，飞花已经堆了厚厚的一层，就这样，也不知吃了多少棉花下去啊。“摇车头”也总跟我横不是竖不是的，借了钱买了东西到她面上去“烧烧香”，她还要嫌多嫌少；那时，一期工资只好买到斗把米，但资本家却动不动就说：“要一百只狗喊不来，要一百个工人用不着喊第二声。”……厂里的日脚是这样，再回到家里看看，也还是没有好顺心的，一个草棚棚，四面透风，顶上见天，外面落大雨，里面就落小雨。过着这种日子，哪个还高兴生产啊！真像小姊妹们那时常说的：“哪怕做死了，老板也不会赏口金棺材给你困啊！”

可是解放以后，样样都不同了。但因我在旧社会里受苦太深，所以才开头也还弄不过来，常常会用老眼光来看新社会。记得一九五一年停工学习时，小组长徐建华来同我谈话，问我可曾瞒年纪。当时，我猜不透她这是什么意思，便说：“怎么啦？东洋人来嫌我老，国民党来嫌我老，这歇共产党来又要嫌我老了么？不要我做，就爽气叫我走好了。”后来经她再三解释，并说：“现在不是从前了，我保险你有得做。不但有得做，年纪大的人以后还能养老呢。”说实话，那时实在是被她问不过了，我才告诉她，我瞒了四岁年纪。至于说到养老呀啥的，我却是一点也勿相信。我想，天下还会有这种好事体吗？不把我踢出去就算大面情了。哪晓得共产党的话，说一不二，不久，我们厂里便真的开始实行劳动保险条例了。有次，我生了病，小组里的同事、劳保干事都来望我。我想自己靠娘靠老子都不曾靠上，哪晓得今天却靠到了毛主席共产党。我这才真正相信了，共产党真是处处为我们劳动人民打算的。在这样可爱的新社会里，我还愁啥年纪老呢？从此我便丢落了一桩大心事，安安心心地搞生产了。再说，能当一个钱用，家里全过得很安定，不但吃穿不愁，而且从前的破草棚子也已经改成了瓦屋。顶有趣的是去年年头上，一个亲戚到我家里来，给我那六岁的小女儿六万元压岁钱。因为小孩子还不会用钱，我也不曾留心这事，因此，这六万块钱直到最近，才在她的衣裳口袋里被发现。如果在解放前，这几张钞票放过了一年，只怕连块麻糕也买不着了，可是我这回却拿着这笔钱替孩子做了几件衣裳里！这种日子多好过呀，怎么叫我不起劲呢？以前我面上有汗，顺手就那个纱团来揩揩；现在见了一个断头却就像见了特务一样，急溜溜赶过去捉它。以前我看见地下有筒管，提起脚来就往车底下一踢；现在看见一只小洋钉也都要拾它起来。以前看见“先生”到车间里来，心里就火透，巴不得他快点走，好让我坐坐歇歇；现在看不到管理员进车间，我还要提意见，说他们怎么不来了解了解车上情况，这对生产太不负责了。以前走进工厂，活像叫我去上杀场，走步路都是慢慢拖拖的，上到日工时，往往拉第三次回声了我还在大路上，死也不肯早一分钟进车间；现在一走进工厂，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上到早班时，我四点半钟就爬起来，拉第一次回声时我已到厂门口了。以前上工放工来来回回，也总有几个人同走，但大家走在路上都是有气无力的，连话都懒得讲，本来嘛想来想去就没有一件开心事，有啥好讲的呢？现在仍旧是这几个人同走，可是，哪一个人都是眉开眼笑、嘻嘻哈哈的，上工时一路笑到厂，放工时一路笑到家，想来想去尽

是开心事，怎么不笑呢？特别是这一回学习了总路线以后，我就像忽然年纪轻了好几岁似的，眼睛望得更远了。解放前，我总埋怨着自己为啥不早点死，现在呢，叫我死我也舍不得死啊。有时大家寻开心闹闹说：“老鬼，你去死罢。”我说：“做啥叫我死？我才不去死哩，我不但要活着到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到共产主义去哩。”确实是这样，我是多么愿意而且也正在同那些年青人一道，亲手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啊！

过了年，我就五十岁了，按照劳保条例的规定，做些时候，我就可以退休养老了。有些同志问我歇不歇，我说我不歇，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要做下去。虽然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推筒管，是生产上的辅助工作，但是我下定决心要拿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搞好生产。我一定要多动脑筋，手脚勤快些，加强团结互助，更好地配合和帮助挡车工工作。不要看我年纪老，我的心可实在不老呢！我一定要和大家一样，亲手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2、31日）

《总结成绩，投入新的战斗》

民丰纱厂织部周国民小组

炎章、苓整理（笔名）

在准备迎接新的一九五四年的时候，我们小组的同志们，检查了一下我们一九五三年的生产成绩。

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到十一月，我们小组每个月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得到了六次红旗。我们知道，我们完成了生产指标，就是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加工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想到我们也已经在祖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一年中，献出了自己的一分力量，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当然，我们小组能够有这些成绩，也不是很容易得来的，而是走过一段艰难的道路的。我们是丙班头排小组，在一九五二年刚开三班时，我们小组里从甲、乙两班调过来的人，连开会都是你坐东边我坐西边的，开一次小组会，小组长总要出一身汗。搞起生产来也根本不懂啥指标不指标。有时检查爱国公约，也只晓得同二排上比，次布比他们少就算好，多就算不好。有的同志还说：“次布次布，现在的生活是好透啦，花纱布公司不要，让我买回家去穿好了。”后来开开会，讨论讨论，首先解决了团结问题，生产上比较好了些，得到了两次红旗，大家情绪也高了。在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中，虽说生产上有了行政计划，但大家的计划观念还是很差，以为啥个计划呀、指标呀，还不是缠缠的。那时候讲起来又总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几的，听了也不大懂，虽说完成了，也有些糊里糊涂摸不着底，不知到底怎样会完成的。不过到了订第二季度生产指标时，大家已经开始感到指标的作用了，只因为当时认识还不够，总是从消极的一方面去想，不是想到订了指标以后生产上就有了目标，而只顾虑订了指标以后完不成要吃批评，所以有不少同志都说：“不要订指标罢，只要我们努力做，不偷懒就是了。”特别到了后来（六月份）又要翻品种。本来织的二六坯布，经纬疏，门面窄，一只梭纾好织蛮蛮长一段，做起来也“笃定”；但因人民生活提高，需要更好的布匹，所以花纱布公司便委托我们织七〇〇〇号高级细布，这布门面阔，经纬密，技术要求也高。这一来，大家就更有些怕困难。那时党总支和工会领导上，常常到小组里来，和小组长研究情况，一方面对大家进行教育，说明订指标是为了把生产搞得更好，翻品种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一方面也想了不少具体办法，像经常请工作法执行得好的同志介绍经验，划分互助组来互相帮助，交流技术经验等。这样就使一些技术差的同志很快得到了进步。像钱梅大，过去次布是比较多的，后来经过互助组里袁梅珍、徐珍英的帮助，技术上进步了，次布也出得

少了。这样，第二季度的生产指标，我们就基本上完成了。

可是，我们对生产指标并不是从此没有意见了。在订第三季度生产指标时，看到指标又提高了，有的同志就很不高兴地说：“刚刚做到，又要提高，也让我松一口气啊。”有的同志说：“倘使产量提高些，次布率放宽些，那倒还勉强可以做得到，像现在这样，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哪里行呢？”后来又经过反复讨论，小组长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就，要向模范小组徐建华小组学习，好了还要更加好。”大家想想倒也不错，人总要朝前看的，再没有往后看的。特别是听读报，听到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许多英勇事迹，黄继光、邱少云为了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使我们都很感动。大家说：“志愿军同志为了保卫我们，不惜牺牲生命，难道我们在和平环境里搞生产，还要怕困难吗？”在这样的鼓舞下，我们订出并且完成了第三季度的生产指标。

第三季度生产指标完成以后，大家都有一种自满自足的思想，认为生产已经到了顶，没有办法再提高了。订第四季度指标时，要把油渍次布算在百分之三的次布率当中，有不少人对这问题想不通；七〇〇〇号高级细布的台扯也从25.1码提高到25.66码，也有不少人认为做不到。不过那时的质量指标等都已经折算成了具体数字，非常明确，也容易检查。同时，虽说有自满思想，但对计划指标的认识，是已经提高了，晓得我们个人完不成小计划，国家就完不成大计划。所以指标订出来以后，大家还是能够积极去完成，只是“生产到顶”思想，一直没有根本解决，由于有这种思想存在，生产上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在第四季度的十一月份，我们虽然完成了指标，但是成绩不如人家好，红旗也没有得到。

总路线的学习，使我们澄清了这种糊涂思想。大家晓得了：现在搞生产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社会主义早些到来，就要我们把生产不断提高。大家认识到“生产到顶”的思想，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也认识到如果为了贪图省力而不顾提高指标，就是缺乏为社会主义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总路线的照耀下，我们小组的生产上出现了新气象：台扯提高到27.20码，次布率也低于指标，全小组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的四天中，没有出现过一个次布；张银弟自前从十一月份开始学习总路线以来，直到现在没有出过次布。不但如此，小组里大家对一九五四年度第一季度的生产指标，也有了正确的看法，大家说：现在的指标我们已经做到了，是应该提高的。倘使我们老是叫生产情况停留在现有水平上的话，社会主义怎么能建设起来呢？大家都满怀信心，要完成并且争取超额完成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指标，不断提高我们的生产成绩，来完成国家加工计划，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

一九五三年已经过去了，回头望望，我们在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存在的缺点也还很多。在这新的一年、祖国大建设的第二年中，我们一定要在总路线灯塔的照耀下，鼓起劲，投入新的战斗。我们都盼望，在一九五四年过去的时候，我们能更大的成绩，来向亲爱的祖国，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献礼！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4、1、3日）

《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记徐建华小组在学习总路线中进行的回忆对比算账

叶、苓（笔名）

民丰纱厂徐建华小组的同志们，在这次学习总路线中，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都深切地感到：解放几年来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在各方面都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人人都喜在心里，笑在脸上，越算情绪越高，越算劲头越大。

走社会主义道路 人人日子都好过

小组同志首先算的是个人帐。许多同志都回忆在旧社会里自己在政治上、生活上、文化上所遭受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凄惨情景。那时，女工被人叫做“做厂婆”、“厂丫头”，进出要抄身，挨打挨骂，到处受人瞧不起，好像走到人前都要矮三分。吃的是糊粥，住的是

四面透风的破草棚，穿的是“老鼠身上一层皮”，有了一套没有第二套。文化上更是没有工人份，十个人当中，倒有七、八个是“两眼黑黑，扁担大得一字也不识”。但是，解放后的情形，就从根上到梢上都不同啦！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从奴隶变成了主人，到处受人尊敬。像徐建华在旧社会里是“养成工”，受过不少折磨，人都被压得呆呆的。解放后，她做了小组长，参加了青年团和共产党，又被评为厂劳动模范和纺织工会全国劳动模范，还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普选中又被选作区人民代表。过去家里住的破屋，去年搬进了工人宿舍。

大家算了一下，首先是政治上翻了身，小组里已有六个人参加了共产党，十个人参加了青年团，两个人被选为工会车间委员，一个人被提拔为车间助理员，一个人做了团总支脱产干部。在生活上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小组里四十二个人，解放后有九人造了新屋。吃的穿的且不说，光被絮就添了一百十八条。像徐秀凤，解放前拿的工资，不够付一个孩子的奶钱，生了三个孩子，有两个给糟蹋死了。解放后，她又生了四个孩子，光产假费就拿到三四百万，尽管年年都有两个孩子贴奶在外边，但她还能负担家庭生活。在文化翻身方面，小组里有两个人进了工农速成中学，有三十四个人参加了工校学习，不少人已识到一千字以上。从前一字不识的孙云妹，经过几年的学习，现在已能读工人报，能自己写信了。大家都说：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要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做梦也不敢想啊！过去有些同志也巴望能过更好的日子，但更好的日子打哪儿来呢？思想上还不大明确。这次学习后，弄清楚了，劲头就更大了，都表示：一定要更加积极热情地劳动，建设社会主义，过“大家好”的日脚。

水不涨来船不高 生产提高生活才能好

接下来，小组里又算了一笔“生产帐”。从这笔账里，大家看到了几年来生活、福利的不断提高是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大家回忆了几年来的生产情况，成绩是很大的。解放前一般挡车工只能看二百个锭子，解放后，学习了郝建秀工作法，看车能力提高到六百锭，增加了两倍。以锭扯来说，解放前二十支纱锭扯是零点七九七磅（折二十二小时半计算），去年十二月份上半月，她们就做到了一点二五磅，比解放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七左右。全小组差不多月月超额完成指标，单以一九五三年来计算，就超额增产了扯二十支纱五十九点三四件；节约了四千四百三十一斤皮辊花，二百六十八斤回丝。增产节约增值六千多万元。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展劳动竞赛时起，到去年年底止，小组已经得到过二十四次优胜红旗，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郝建秀工作者。三次被评为全厂的模范小组，徐建华也三次被评为全厂一等劳动模范。但大家再看看生活，就感到生活比生产提高得快。由于物价稳定，工人的实际收入已大大增加。像老年工人朱小妹，解放前一月工资只能买六斗到一石米，解放后，工资底薪没有增加，但一月的工资已经能买到三石多米了。另外像享受的集体福利等还不在于内。讨论到这里，大家又回忆起一九五〇年那时候，厂里生产碰到困难，幸亏有人民银行和花纱布公司的帮助，才使生产逐步由维持到发展。这些事实使大家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由于自己辛勤的劳动，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物价稳定，才得来的，感到很兴奋。但另一方面又感到，生产的发展还很不够。朱小妹说：“四年来，生产提高了，生活和福利也跟着提高了，但是我们的生产提高得还不够，以后要想生活逐步向上，我们就要更加出把劲，来把生产不断提高，不能只顾生活提高，不很好提高生产。”

领导阶级责任重 建设祖国靠劳动

在算细账中，大家都感到：现在的生活和解放前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大家怎么能就这样满足呢？社会主义的美丽远景，鼓舞着大家向前。每个人都常常喜欢讲起总路线报告中的两句话：“我们的生活比起解放前来是好了一百倍，但比起苏联来又差得多

了。”怎样才能过更好的生活呢？只有跟着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想想自己也是工人阶级，有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责任，因此，小组同志的生产情绪都空前高涨起来了。大家的决心就像铁打的一样，没有一个人不想在生产战线上打个漂亮仗。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小组就向党提出保证：要超额完成十二月份的生产指标，大家努力的结果，实现了她们的保证。在订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时，小组同志们思想都很一致，顺利地订出了比较先进的指标。有很多同志要求加快车头，说：我们的车头转得越快，社会主义也就来得越快。每天一到下班时间，同志们就要问：“今天回花多少？达到指标没有？”如果听说没有达到，马上会主动去催小组长开会检查。大家就是这样地关心着生产，要把生产搞好。

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用自己的艰苦劳动来建设祖国，这些就是徐建华小组的同志们学习了总路线以后的决心。当她们遥望着祖国未来的美好远景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充满着信心的，正如共产党员许菊娣所说的：“毛主席已经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好比是在战斗中竖起了胜利的红旗。只要我们跟着总路线走，一定能得到更大的胜利！”

（原载《常州民报》第二版 1954、1、13日）

《总路线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林昭

有个疙瘩一直没有解开

韦金坤小组，是民丰纱厂布机间甲班的二排小组。

这个小组里大多数是老年工人。她们一般都有些技术和经验，解放以来经过各次运动的教育，思想上都有很大进步。可是，在老年工人中有一个疙瘩一直没有解开，这就是残存的经济主义思想，老年工人们在旧社会里吃尽了苦头，现在想过富裕的生活，但是又不晓得怎样才能达到这个愿望。有的人想聚些钱起来做做生意，好过发财日子。像周和官那样，前年积了些钱给丈夫去做猪毛生意，结果蚀了本，她还不死心，去年又聚了些钱给丈夫到机船上搭股。还有很多人想趁做得动时多挣几个钱，等到将来做不动时防防老。像潘秀珍就时常打算积点钱，老来好过得舒服些。就因为存在着这些打算，组里面很多人都是把“一个铜钱看得磨盘大”，处处要计较个人利益，工资大小推板一点就不开心，生产起来也不起劲了。像潘秀珍那时，八台车开在那里，自己往旁边一靠。小组长去问问她，她气呼呼地说：“我只拿几个工钱呀！要按八台车的出数算，还着实要找我几个呢！”工时改革以来，小组里从没得过红旗。因此组里有些人一提到评红旗就有气，说：横竖横，拆牛棚，红旗不红旗的，随它去吧，反正我们是得不到的了。

灯塔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厂里贯彻总路线教育以后，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韦金坤小组的同志们，思想上渐渐起了变化。许多人都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要过幸福生活，只有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像周和官在解放以前，家里大小只有四个人，还种着点田，可是就连张嘴也顾不上，更不要说顾上穿了。为了搞点副业补贴生活，借债去买了一部木绞机，可是做下来的钱，每个月付了利息就不剩多少了。最后还是只好卖掉了木绞机去还债。她说：“以前不懂道理，只当自己命苦，爬来爬去还是一场空，现在我明白了，以前的社会是人压迫人的社会，随便你怎么勤劳刻苦，总过不到好日子。解放以后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实行了总路线，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日子才越来越好过了。”现在她家里添了三个孩子，大大小小

都吃穿不愁，身上穿的是新衣裳，吃饭也常常见点荤腥，和以前真是不能比了。通过对比，她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行为是错了，她说：“我想想自己两回拿钱给丈夫去做生意，这错误犯得真大。这回我懂得了，要过更好的日子，只有积极劳动搞好生产，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以后我再也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去剥削人了。”

关于积钱防老的问题，大家也谈了很多事实。像张巧珍，她在旧社会里好不容易积了一笔钱，也想做不动时防防老，结果生了一场病就用得精光，还欠下了债。厂里还把她的工号划掉，弄得险些没有生活做。积钱防老，结果连一场病都防不了。另一个情况完全不同的例子是姚月秀，她去年因为患甲状腺病，被送到上海去开刀。停工已经有八个月左右，钱用掉了好几百万，现在病已经在好起来了。她写信给小组同志们说：“要不是毛主席，我哪里还会活命？骨头都早已烂了。”真的，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工人翻了身，掌握了政权，贯彻了总路线，工人的生活哪里能有这样的保障，生老病死都不用愁？弄清楚了这许多道理以后，大家都认识到：靠自己积钱防老不是个办法，只有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把生产搞好，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才能使老年人越活越幸福。

“为了祖国工业化，什么困难都不怕！”

明白了目标，看清楚了道路，大家的生产热情就高了。每个人都把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祖国这件大事，牢牢地记在心头。许焕娣提出，“为了祖国工业化，什么困难都不怕！”潘秀珍听到说，建设一个鞍钢的资金，要抵上几十个民丰厂，而国家却还要建设许多像鞍钢一样大，或是比鞍钢更大的大工业。她想：建设社会主义不靠我们积累资金，就要变成一句空话了。所以她挡车时处处留意，产质量比过去都有提高。韦金坤小组自从去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学习总路线以来，生产成绩就不断上升。十二月份的生产指标，小组是胜利地超额完成了，得到了红旗。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有的同志就说：“只要生产搞得好的，红旗自然能得到。”

往年，每到订生产指标，小组长就要头痛几天，但这一次订第一季度生产指标时，大家都同意在全厂指标的基础上，把产质量再提高一些，还说：“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订好了新的指标后，大家又积极努力地争取完成。有两天组里次布多了些，很多人都急起来，小组会上检查了不算，还主动催干部们在宿舍里开“房间会议”，请产质量比较好的同志介绍经验。开起小组会来大家都能踊跃发言，针线生活也不做了，小组比过去团结了。这些都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新气象。

经过总路线的教育，韦金坤小组的面貌已经大大改变了。在总路线的照耀下，他们将会继续不断地前进，在生产上创造更大的成绩。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4、1、30日）

《“垃圾车”的新生》

——记民丰纱厂技工叶等在党的支持下战胜保守思想的故事

林昭

去年九月底十月初光景，在民丰纱厂纺部试验间里，几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们正在争执着。争执的核心，是关于清花间维定式头道清花机的改进问题。

维定式头道清花机是一套七拼八凑十不全的机器，挡车工都叫它“垃圾车”。出的棉卷均匀度很差，每码差异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对后纺品质很有影响。参加提高品质委员会机械

组的技工叶0、陈惠方等提出：要解决这部车的问题，应当把它原来的机台排列改变一下，添排上一台棉箱给棉机。这样改法，大家都是同意的。意见的分歧就在于：叶0他们几个技工，都主张自己动手来把原有的一台箱开棉机改成棉箱给棉机，工程师陆荫也同意这样做。但一般技术人员却主张另外去买一台棉箱给棉机。主张买的人理由是：厂里从来没有这样改过，你们又是参加了机械组以后才调进清花间的，对机器怕也不十分熟悉，一定改不好，要是改坏了又怎么办？谁负责任呢？叶0他们的理由是：买一台新机器要七千万，能够节约当然要尽量节约；我们虽说对清花间的机器不精通，可是也已经来了几个月，改过两部车，有些经验了。自己是技工，弄懂了就能做，有困难也可以克服的。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各有各的理由，开了几次会还没法统一。慢慢地连有些原先主张改的人，也给说得胆怯起来了。最后只剩下三个人，就是叶0、陈惠方和陆荫。

叶0看看问题不得解决，有的技术人员又天天紧催着早些决定，他就向工会生产委员会反映了这情况。党总支副书记潘琴芳知道这情况后也马上去找陆荫。陆荫又把情况讲了一讲。潘琴芳问他：“你的意见怎样？”

说实话，陆荫心里也有些发急。他一方面乐意支持工人的创造精神，但他又感到自己是搞机电工程的，对纺织机械业不够熟悉。听潘琴芳这样问，他就说：“说句老实话，现在主张改的是三个外行，主张买的倒都是内行。如果他们一定要买，那末——也只好卖了。”

潘琴芳说：“同志，买一台要七千万哪。”她看出了陆荫的迟疑，对他说：“如果工人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做得通的，我们就应该全力支持。”

陆荫听了这话，心里很感动。他想：党的领导上这样处处从生产出发，重视工人的意见，我们真该再仔细考虑考虑才是。他正在这样想着，潘琴芳又问他：“你们和群众商量过没有？如果还没有，应该找车间里的同志研究研究，人多办法多呀。”

陆荫觉得这意见很对。自己只和几个机械组的技工商量了两次，就以为已经是依靠了群众了，没想到车间里那些工人们。他们天天和这些机器在一起，“车性”熟，经验也丰富，是应该找他们一起来谈才好。他说：“好的，一定这样做。”

他们谈话的那天是厂礼拜六，第二天早上，清花间三班挡车工会议就开起来了。会议开了近三个钟头。起先群众的意见也是分歧的，有的主张买，有的赞成改。但是，毕竟办法出在群众中，经过一场争论以后，大多数意见都转到改的方面来了。有些人还提出了具体意见，像车该怎么垫高，帘子该向哪边斜……充实了改进的方案。潘琴芳也在会上讲了话，支持工人们这种创造精神和劳动热情。原先主张买的人们也只好说：“改改试试看吧。”改车的事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改车工作在去年十一月中完成。试车时，发现里面的棉花时常会卷起来回到帘子上去，弄得一块高一块低的。原来主张买的人看了又在背地里叽咕说：“我说改不好的罢，现在怎么办呢？”机械组有个别同志听了这话也有些丧气。叶0却毫不动摇，他说：“同志，不要怕，困难总是有的，我们应该来克服它。”果然，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是挡不住人的。叶0他们经过研究，添装了剥棉辊，增加了风力，问题就解决了。每码差异马上降到百分之十五左右。当向上海订购的天平杆和铁炮调节装置运到装好后，差异又很快降到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以下。工人反映很好做。“垃圾车”新生了。

维定式头道清花机就是这么改好的。陆荫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总说：“这是十分生动的一课。由于党的指示和帮助，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我们的工作一定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叶0也说：“从这件事上我得到了不少体验：只有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深入群众，我们才能从分发挥创造性。另外，在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意见，战胜各种保守思想！”

（原载《常州民报》第二版 1954、2、1日）

《民丰纱厂开展反事故斗争》

通过这一斗争将订立必要的生产保安制度

苓

为了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堵塞增产节约运动中的漏洞，使增产节约运动更健康地开展，民丰纱厂已于本月三日起开展反事故斗争。

根据不完整的统计，民丰纱厂从今年一月到十月，一共发生二百七十三次事故，其中工伤事故九十二次，机械事故一百八十一一次。如以实际开工天数来计算，每天要发生事故一次以上。这些事故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影响了生产，有的还很严重。像发生事故最多的前纺梳棉间，从一月到十月，共发生事故一百二十五次，轧坏一百二十五台梳棉机上的钢丝针布。如果每次事故平均以关车六小时计算，就要少出相等于二十六件棉纱生产所需用的生条，减少工缴收入一千一百多万元；每次磨车修理人工平均以一小时计算，折合十五个多工，合三十一万多元；针布轧坏后虽经刮出磨好，总要减少使用期限，以每轧坏一次少用半个月计算，折旧费损失达七百八十多万元。以上仅根据一般估计，损失已有一千九百五十多万。而针布受伤后即使修好，也要影响棉纲的均匀，影响到后纺的品质，这些损失更是难以计算的。原动部春节开工后，由于检修后事先没有进行检验，发生冷油缸漏油事故，发现之后来不及修好，迫使全厂停电八小时，单漏掉的透平油就值一千多万元。又如该厂十个月来发生工伤事故九十二次，停工五百九十九天，支付出的工资达一千四百多万，还要支付医药等费用，受伤的人自己又痛苦。雇了临时工来，技术不够熟练，原来一个人的工作要两个人做，像细纱间本来一个人可以挡七十五木杆，临时工就需两个人，既影响产量品质，也容易继续造成事故，生产上有形无形蒙受了很大损失。所以贯彻安全生产方针，开展反事故斗争，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

造成事故的原因，是由于某些设备尚不完全，某些制度不够明确，以及由于工会平日对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不够，部分工人工作中还存在疏忽大意，生产时违反操作规程。特别是疏忽大意、违反操作规程，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像钢丝车上的一百二十五次事故中，人为轧坏的有五十二次，占百分之四十一。这说明对工人加强安全生产的教育，是防止事故的主要关键。

民丰纱厂工会已经在十一月三日向全厂工人进行了开展反事故斗争的动员。要求通过讨论，使工人明确事故对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危害性，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并且从各方面追寻根源，进一步防止事故的发生。通过反事故斗争，并将发动工人订立一些必要的生产保安制度。

（原载《常州民报》）

相声

《不怕压制 坚持批评》

高翔（笔名）

甲：今朝我侬来说上一段。

乙：说一段啥东西？

甲：说一段关于压制批评的问题。

乙：去去去，不要来瞎三话四，批评还好压制吗？

甲：啥人同你瞎三话四，我们的党和政府，当然是一向重视发扬民主，支持群众批评的，但是还有少数人，他们真像斯大林同志说的，怕批评像怕火一样。听了批评，他们就要压制，而且花样百出，各有一套。

乙：那么就请你讲讲吧。

甲：有一种人听了批评，马上就眉毛一竖，眼睛一弹，敲台拍凳，跳脚踏地，跳得一个八丈

高。

乙：唔，大发脾气了。

甲：把批评他的人，骂得“狗血淋头”：“哼！啥格东西？居然批评到我头上来了！他眼睛里哪里还有领导？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混蛋！他到了哭的时光就嫌晚了，我要叫他看看颜色！我要……”

乙：好了好了，我倒要被他吓坏了。对这种人还能进行批评吗？批评了有啥效果呢？

甲：效果吗？有也有的，比方说：“哪个批评我机构臃肿，用人太多？是张三吗？好！明天我就精简人事，头一个开除他！”

乙：咳，岂有此理！他用这种手段来打击报复，那还了得！他倒不怕受到党的处分？

甲：他哪里还会考虑到这些？就算想到，他也不摆在心上，他总以为自己是“特权阶级”，党会迁就他的。

乙：党会迁就他？嘿，只怕他梦还不曾做醒呢！他倒要变党老爷了，倒是共产党里，绝对不允许有党老爷的。

甲：党当然绝不会迁就他，他犯了这种反党的罪恶行为，是自己毁灭自己的前途。还有一个人，人家对他提出批评辰光，他头点点，眼睛一眯。

乙：态度倒蛮好的呀。

甲：你性急什么？还有下文呢。他双手一摊，说：“不能怪我啊，上级的指示不适合我这里的情况，又不来具体领导，这都怪上级官僚主义！”

乙：哦，是上级官僚主义，这就是说上级不好啰。

甲：或者他说：“下面那些人也不知怎么搞的，又不及时请示汇报，害得我代人受过！”

乙：他代人受过？这就是怪下级不好了。

甲：一点不错。

乙：真好主意！事情做坏了，不是怪上级领导不好，就是怪下级执行不好。这样说起来，只要他上面有上级，下面有下级，他就永远可以不负责任了。

甲：有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对别人说：“批评归批评，我提醒大家一声，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批评我就等于批评我的上级。”

甲：咦咦咦，这话从哪里说起？

乙：他有理由的呀。他说：“你们批评我什么事体做错了，我做的事体统统请示过上级的。”

甲：上级指示他，总是指示他把事情做好，他做错了，当然应该吃批评，还想叫别人来代他负责吗？笑话！

甲：你不要只看到他推卸责任的一面，这里头还有花样呢，他是存心抬出上级来吓人，好让别人不敢响。还有一种人——

乙：怎样？

甲：他听了批评，倒说：“啊，怎么？我们来讨论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罢。”

乙：怎么搞的？牛头不对马嘴。

甲：这叫做：“像煞有介事，一点玩介事。”也算是他压制批评的一种本事啊。

乙：这种本事就是再大点，对革命事业又有什么好处呢？

甲：你这话真是多说了的，这些人哪里还记得革命事业？

乙：倘使我坚持真理，硬要追问他意见的下落，他怎么办呢？

甲：你不用替他发急，他的本事有几套哩。你倘使追问下去，他就说：“你的意见已经适当处理了。”

乙：我就问他怎么处理的？

甲：八个大字，就叫“记录存卷，归档保管。”

乙：岂有此理！档案倒变成埋葬意见的公墓了！

甲：也差不多。

乙：那我偏要再问问他，到底打算怎样处理我的意见？

甲：你要是实在逼得他没话讲，他就回头你：“你的意见不正确，没有研究的必要，我不予考虑。”

乙：怎么可以呢？斯大林同志不是说过的吗，哪怕这种批评只含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也应当好好考虑，接受其中正确的部分。

甲：嘿，你好天真，他要是记得了斯大林的话，他倒不会压制批评了。

乙：还有别种压制批评的人吗？

甲：有，这种人啊，听到了批评，就鼻子里“哼哼”几声，掉转头来望望你，说：“你凭啥资格来批评我？老实讲，我参加工作的辰光，你不知在哪里拖鼻涕哩！”

乙：啊，他卖起老资格来了。

甲：是呀，就是那副“盐也比你多吃四两”的腔调。

乙：革命工作的历史，是值得宝贵的，因为长期的革命工作，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和工作能力。像这种人，简直白吃了革命饭了。

甲：说得对，本来嘛，有了革命历史，也不是开了保险公司，可以保他去做坏事体。假使他真正宝贵自己的革命历史的，就应该好好为别的同志树立好榜样才对。

乙：这种人发展下去，只好进博物馆了。

甲：有得进博物馆倒还好，只怕他发展下去，背叛党，背叛人民，弄得无可救药。

乙：那就太危险了。还有别种人吗？

甲：有呀，还有一种人——

乙：怎样？前面一种人卖资格，这种人卖啥？

甲：他倒不卖，他是送的。

乙：送啥东西？

甲：送帽子。

乙：怎样送法呢？

甲：比如你批评了他，他就问你：“毛主席说的，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你到底有没有发言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你看问题不要片面，假使批评得不对，你负得起这份责任吗？”

乙：倒真了不得！他怎么知道别人不了解情况呢？

甲：还有呢，他会说：“这种批评简直是恶意的打击，使得其他同志的工作情绪都受了影响，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这批评的人简直是破坏捣蛋，别有用心！”

乙：好了好了，吃不消，吃不消，他的帽子也太大了。

甲：帽子是他的法宝，替别人扣帽子是他的看家本事。你倘使批评了他，他接二连三地替你扣上几顶帽子，马上弄得你头也不敢抬，口也不敢开。

乙：让我来算算你讲了几种了：大叫大跳的、推卸责任的、假痴假呆的、卖老资格的、扣大帽子的……哎哟，倒真是各有巧妙不同。不过照我看来，他们花样虽然各有不同，目的倒只有一个，就是不准别人批评他，让他去高高在上，自由自在，欢喜怎样就怎样，把他领导的单位或者部门，变成一个“独立王国”。

甲：是呀，倘使你坚持真理，向他们开展批评，他们就会来寻你的事头。

乙：怎么寻法？倒要领教领教。

甲：如果你当面批评，他就说：“你也是干部一分子，即使工作做错了，你也有责任呀。”

乙：就算我有责任，我检讨。难道因为我有责任，就不能批评他？

甲：如果你向上级反映，或者写批评信、批评稿到报社去，他又会说：“这是内部事件，应当‘保密’。”或者说：“有意见，内部来解决好了，这样背后‘乱说’‘乱写’，真是严重的‘自由主义’，一点不像一个‘革命干部’的样子！”

乙：话倒蛮好听，其实，拆穿了讲，就是怕把他的丑处暴露在群众面前。他这样压制批评，又哪里像一个革命干部的样子？简直连革命干部的气味都没有了！

甲：这就算压制了吗？他手段多呢。比如说几句“冷话”，讽刺讽刺你：“也算积极分子了吧？真吃得开呀！哼，什么思想动机呢？为工作吗？还不是为自家出风头！”另外他还会向你展开攻势。

乙：什么攻势啊？

甲：扳错头找毛病的攻势啊。人总不大会十全十美的，他又恨不得拿起一千几百倍的显微镜来照你。你历史上没有问题，思想上也有问题，思想上没有问题，作风上总有问题，问题被他一找到，他又好去对别人叫了。

乙：叫起来总又是“别有用心”那一套吧？这叫“转移目标”，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反咬一口”。我就不晓得这些人压制批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过对革命事业的影响。

甲：唉，你真是，官僚主义分子在压制批评的时候，他脑子里几时还有革命事业的影子？党对他的教育也老早丢到脑后去了，如果他们再不改正，继续发展下去，就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品质，变成党的死敌了。

乙：听你说了半天，我想倒有点怕起来了。

甲：咦，为啥要怕？

乙：对这些人开展批评，一个勿对，倒要变“出头椽子先烂”，我想以后还是多吃饭、少开口，少管闲事为妙。

甲：你这就不对了。对坏人坏事不批评，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革命呢？

乙：我批评了他们，他们会打击报复我的呀，叫我怎么办呢？

甲：这个你用不着怕，我先问你：你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党？

乙：那还用得问？谁不知道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光荣的！谁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甲：这些压制批评的人，他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作风有啥地方相同？和党的主张又有啥地方相同呢？

乙：哪里还有啥地方相同呢？就算他们是共产党员，也是斯大林同志说的“涂了漆的共产党员”。他们这种压制批评的恶劣行为，已经完全违背了党的利益，也就是了违背了人民的利益。

甲：是呀，所以党决不能容忍他们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你向他们这种行为开展批评，是正确的，党是会支持你的！即使暂时受到孤立，也是光荣的。

乙：这样说起来，我们不应该怕他们。

甲：当然不应该怕呀。告诉你，党就在号召我们，向压制批评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号召我们坚持真理，奋斗到底！特别是现在——

乙：现在怎样？

甲：现在在祖国开始大建设的时候，如果还让这些坏人坏事，存在在革命队伍里，存在在领导岗位上，就会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影响到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影响到大建设。所以向这些坏人坏事进行斗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乙：对对对，完全对，应该向坏人坏事展开坚决斗争！

甲：你不怕吗？

乙：是我的责任，我不应该怕；党会支持我的，我更用不着怕。

甲：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现在不是旧社会，那种“有话没处讲，有冤无处伸”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我党是支持大家提意见的。如果了压制批评，仍旧应当坚持斗争。如果他实在不能接受意见，那我就向上级提意见，哪怕一直提到毛主席那里去也要提，党是正确的、伟大的、光荣的，只要我坚持真理，党一定能支持我！甲：对，不怕压制！

乙：坚持批评！

甲：斗争到底！
合：一定得胜！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1953、2、11日）

诗歌

《斯大林鼓舞我们永远前进》

林昭

刚收到的电讯被低声地唸着，
我们，失去了平日的欢笑和镇定，
怀着沉重的心情倾听。
“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遭到了不幸——”
（这不幸同样也属于我们）；
“约·维·斯大林同志患了重病。”
（忧愁和焦虑使我们的心的发疼）
当我们听着病况公报的时候，
我们的心已经穿过夜空飞向克里姆林。
尽管三月是披着阳光的初春，
这消息却使大地蒙上了阴影。
从清晨到晚上，从黑夜到天明，
报社里经常响着电话的铃声，
工人，干部，店员，学生……
无数的人，无数的声音，
向我们发出一个询问：
“他好一点吗？我们敬爱的斯大林。”
斯大林——人类的真理、希望和光明，
在他生病的这些时候，他床前站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我们离开他是这么远，
但又是这么近，
斯大林的名字占住了我们的心。
每一刻、每一分钟我们都在惦念，
坚信着这一会他的病已经减轻。
为了等候从莫斯科来的消息，
我们常常坐到夜深，
我们是多么地盼望，
盼望着有一个好消息早些来临。

那一天，无线电里传出了国际歌和哀乐，
听着它，我们的心绷得那么紧，
我们几乎屏着呼吸，
每个人感到自己的血在胸中翻腾。

.....

这是真的吗？
太阳在我们眼前失去了光明！
大家默默地取下帽子，

遏止不住的泪水沾湿了衣襟。

在电话里、在大门口、在每个地方，
人们怀着最后的希望反复询问：

“你们没有听错吗？

这个消息到底真不真？”

——悲痛の沉寂，多少人哭红了眼睛。

哪怕是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也不会比今天更使我们痛心！

我们衷心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只要能够延长斯大林的生命。

我们从悲痛中抬起头，

望着我们亲爱的父亲，

他站在那里，在红旗的下面，

在他坚毅的脸上，

带着对人类的慈爱和关心。

这是他、斯大林、无产阶级革命的巨人，

全体进步人类的队伍正跟着他前进，

他是自由、和平、幸福，

他是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

不，同志们，斯大林在这里，

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就是在这—刻，我们感到，

自己的肩上加重了责任，

许多事情正等着我们去做，

斯大林的事业要我们去继承，去完成！

我们走向自己的岗位，

沉默，然而坚定。

斯大林同志，纪念你的将是行动的决心！

斯大林的声音在我们心里响着，

鼓舞我们为更大的胜利去斗争！

斯大林同志，我们向你宣誓，

我们要做你的好学生，

紧紧握住你留给我们的武器，

高呼着你光辉的名字，

更高地举起你的旗帜，

我们将百倍奋勇地、一刻不停地前进！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3、15日）

《让我的名字也翻翻身，写上红榜晒太阳！》

何寿根·翔（笔名）

陈家婆婆本姓张，

住在小火弄里厢，
二十一岁嫁过陈家门
“陈张氏”一直写在户口册子上。
过去妇女被人看不起，
总说是只好烧饭煮茶汤，
谁管你名字叫什么，
谁问你姓张还姓王，
解放后妇女才得把身翻，
新社会里男女平等一个样。
这次普选来开始，
选民登记真闹忙，
婆婆喜洋洋把名报，
“张金秀”三字好响亮。
婆婆说：“过去像是石头压着它，
六十一年不见天光，
丈夫女儿和媳妇，
也只晓得我姓张，
今天来了毛主席，
叫我们人民把家当，
让我名字也翻翻身
写上红榜去晒太阳！”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9、7日）

《张大嫂买标准米》

林昭

清早金鸡喔喔啼，
张大嫂上街去买米，
走进那合作社的粮食部，
望望东来又望望西。
一眼望见标准米，
标准米对她笑嘻嘻。
张大嫂看看不中意，
摇摇头就想走过去。
标准米忙把大嫂叫：
“你不欢喜我是啥道理？”
张大嫂叫声：“标准米，
你‘卖相’不如上白米，
我只怕烧了粥饭吃不惯，
因此不大欢喜你。”
标准米听了笑一声：
“大嫂你且听我说详细，
你一向同我不接近，
当然不晓得我啥滋味，
你只要买我回去烧顿饭，
立时三刻便见高低，

锅盖一开满屋香，
吃起来又松又软还带甜味。
一天不惯两天惯，
吃惯了同我就难分离。”
张大嫂听得有兴趣，
点点头来笑嘻嘻，
“果然好处有这么些，
我就把你买回去。”
标准米摇手说：“且慢，
好处不单是这一些，
你请听我说下去，
上白米经过多次碾和轧，
碾掉了胚芽轧掉了皮，
脂肪、钙、铁、蛋白质的损失不算它，
许多维生素乙一也都被丢弃。
我外表虽然不漂亮，
营养价值却是远远超过上白米。
吃了我身体更健康，
劳动生产就更有力量。
再说我比上白米的价钱低，
这对你节省开支也有利。”
张大嫂越听越心喜，
忙叫标准米你快随我回家去。
标准米说：“大嫂啊，
你不要这样性子急，
我还有道理要告诉你。
吃我的好处不止这些，
还有一番更重要的意义。
你晓得加工上白米损耗大，
谷子不能多出米，
蛮好的粮食变糠粃，
真是一大笔浪费。
如果轧成我这样的标准米，
百斤糙米多出三斤半白米，
你算算全国要多出多少米；
节约粮食支援祖国大建设，
这笔数字不算细。
这对国家建设有好处，
对于人民也有利。”
张大嫂听完这番话，
连声称道“谢谢你！
这番道理弄明白，
如今看着你也讨欢喜。
从此同你做好朋友，
一天三餐不离你。”

太阳照得满街亮，
人来人往真拥挤，
张大嫂手挽着标准米，
笑盈盈一同回家去。

（原载《常州民报》第三版 1953、11、19日）

评论

《坚决反对抄袭稿件行为》

小昭（笔名）

从来稿中，我们发现了少数人抄袭了别处报刊上的文章来投稿，特别是文艺形式的稿件，像诗歌、故事等抄得最多。去年有个学生投来一篇《千斤田》，是抄《香港周末报》的；贯彻婚姻法运动中有个署名“朱英”的，投来一首揭露旧婚姻罪恶的小诗，是抄袭《连环画报》的；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税务局有个别干部竟将《天津日报》上的一首悼诗全文照抄寄来；最近还收到过一首题目叫“毛泽东颂歌”的诗，经过检查，发现竟是从《艾青选集》上抄下来的……这些只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其它当然还有。不过这些抄袭来的作品，除掉极少数的由于编辑一时疏忽而刊出以外，绝大多数都被我们看了出来，就是少数刊出的，也往往马上就被读者检举出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写稿的目的是为了反映情况，教育人民群众，指导实际工作，推动国家建设。就是写文艺稿，形式上有不同，总的目的还是一致的。如果写一首歌颂领袖的诗，那就是通过诗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进一步激起读者思想情感上的共鸣，使读者更加加深对领袖的热爱。但是，抄袭来的稿件，就完全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抄来的稿件，并不是自己思想劳动的果实，当然更谈不到有什么真实的思想情感，即使登了出来，读者一看你是抄来的，思想上就会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怒，还会有什么教育作用呢？同时，这又直接削弱了报纸的宣传效果，损害了报纸的威信。

抄袭稿件既然有许多害处，为什么……还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写稿动机不正确，他们不是想把社会上值得歌颂或者应该批判的事物，通过自己的思想劳动写成功作品，去教育人民，推动国家建设，而是抄了人家的作品，按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把人家的作品改头换面，冒充自己的创作，企图登在报纸上出出风头，拿点稿费，弄一个“名利双收”。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写稿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国家建设，写稿的本身是一种劳动，假使说写稿的人是光荣的，那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在鼓舞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前进中起了作用；写稿的人所以拿到稿费，使给予他这种劳动的应有的酬报。抄袭别人稿件的行为，实际上就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是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思想反映，非但不光荣，而且是可耻的，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这种抄袭稿件的恶劣作风。

希望那些犯过抄袭行为的同志，能自觉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端正写稿动机，踏踏实实地向报社反映周围的工作情况和群众意见，写你熟悉的人和事，这样就能对工作起推动作用，并且也可以从经常的实际写作的锻炼中，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原载1953年6月6日《常州民报》第三版）

北大学习暨“反右”前期（1956——1961年）

诗歌

《坦克》
（“旅大行”之一）

小昭（笔名）

一辆披甲的坦克巍然兀立，
在军事博物馆门前广场中，
炮口威严地向着前方直指，
九颗红星记录了它的战功。

传说它曾走过漫长的道路，
从柏林胜利进军到远东，
它辗碎了九辆法西斯坦克，
它的名字是军团的光荣。

当年是它首先冲入旅大，
把自由的欢乐带给群众。
人民要求让它留在这里，
纪念那苏军——解放的英雄。

它身边常有人徘徊不去，
传说也越来越增加内容，
人们满怀着深情与感激，
爱它——和它的千万个弟兄。

（原载《红楼》第1期，1956年8月 旅大）

《姑娘说》
——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

林昭

你说你在田边、路上、课堂里……遇见了我，
你马上就被我吸引住了目光，
因为我头发这么黑，眼睛这么亮，
“最主要之点”，我胸前挂着一枚奖章。

在田边我一定挂着劳动英雄奖章，
在道上大约挂着先进工作者奖章，
在课堂里当然是三好学生奖章，
如果在操场上，那就是劳卫一级证章。

你说你感到激动，似痴似狂，
爱情烧灼着你的胸膛，
但是你一句都不表白，
只因为我胸前有一枚奖章。

于是你变得苦恼而又懊丧，
怨恨自己工作不好，学习不强，
多没出息呵，胸前光荡荡，
配不上我这个戴奖章的姑娘。

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
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
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
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

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
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
假若这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件东西，
难道你再无法把爱情歌唱？

（原载《红楼》第2期，1957、3月）

《我们的心》

林昭

春天里的最好的时辰，
我们的心烧热了北京。
我们的心顺着蓝天上的航道，
领着喷气式客机降临。

毛主席的话里响着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心随着它的旋律沸腾；
急赶了多少里路，等候了多少时辰。
此刻我们的心扑向尊贵的客人。

我们的心跟着汽车穿过市区，
多么幸福，当我们围着两位巨人！
八亿颗心今天都在这里，
一样红，一样热，拥抱得紧紧！

敬爱的领袖，传奇式的将军，
我们的心随着你们拥进了新华门，
在你们每句话的后面，我们喊同意，
你们写下的每一行字，我们都签名！

(载1957年4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为欢迎伏罗希洛夫访华而作)

《石狮》

小昭（笔名）

石狮你产自何处深山，
天安门前蹲踞了几十百载？

封建时代你年年看“丹凤颁诏”²
五四，你却作了大会的讲坛。

当年示威的队伍向广场涌来，
年青人跳上狮座振臂高喊：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巴黎和会上起一声巨雷。

人们惊异地传说：石狮都在吼叫，

² 封建王朝每逢年节或大庆，便以木凤御书，绒绳从天安门上徐徐放下，称为“丹凤颁诏”。

要把沉沦的民族魂唤回……

四十年风霜雨雪，你仍然健在；
阳光的节日，天安门红旗招展；
你看欢乐的队伍狂潮般从身边涌过，
对脱下镣铐的自由人民睁着笑眼。
啊，我的祖国，东亚威严的醒狮，
她不也正睁着自豪的笑眼看世界！

（原载《红楼》第3期，1957、5月）

《这是什么歌》

林昭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调子

“我们的歌”唱者

请原谅

我

（并且

还不只我一个）

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

他们是不是

你的伙伴，你的同志

“为什么

不能用

柔和的调子”

为什么

非得搬出

这么一大堆

吓坏人的名词

疯狂、歇斯底里……

几乎，就差一句

“反革命分子”

是啊，也许

你不曾有过

那样的日子——

背负着沉重的

歧视、冷淡和怀疑

在

凝定的孤寂里

惘然徘徊

不知道哪儿有

不沉的水

不眠的长夜

一口口

独自吞着苦泪

也许你

一直在青云里

什么是不平、愤慨 忧伤

和你全无关系

所以你缺乏那根

“沉重的琴弦”

也怪不得你

教育关怀我成长的

也是

共产党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党只教我唱道

“咕咕咕，叭叭叭

你真光明，真美丽”

如果，他真受过委屈

就让那基调

“彷彿是白毛女伸冤”

又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

“和昨天对比”

难道说

只要比昨天好一点

就完全合理

对党的

缺点

要不要“高声疾呼”急雨

我没有考虑

但是，同志，对于你

如果有一阵急雨

当作你的清凉剂

我倒觉得那是

再好不过的事体

是时候了！

“要严肃地想一想”

应该怎样正确地

帮助同志

如果我们爱同志
“首先想到的”
就会是亲切的帮助
而不醉心于
指手划脚的
满脸义愤的

煞有介事的
自鸣得意的

真理的力量
决不在于
维护真理者
姿态的傲慢
因为你
(即使你当仁不让
舍我其谁)
毕竟不能代表真理

(校园大字报, 1957年5月20日夜)

《党, 我呼唤……》
任锋(笔名)

死寂的狰狞的长夜,
窗外有警车疾驰,
在镣铐的阴影底下,
党, 我坚定地呼唤着你。

当世纪已经更新,
碧云中飞扬着红旗,
多么巨大的欢乐……
党, 我狂喜地呼唤着你。

太阳下我看见黑影，
角落里涌漫着邪气，
我惊骇，迷惑而怀疑，
但是，党，我依旧呼唤着你。

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
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
我要母亲，像渴人要水。
党，我颤动的嘴唇轻轻呼唤。

我曾经日夜在痛苦中徘徊，
只觉得寒风刺骨长途漫漫，
给我一句，一句亲切的话吧，
党，我呼唤你时有满怀辛酸！

寂静的深夜我独坐水隈，
水里有死神诱惑的笑颜，
来，它说：你生活中只有暗夜，

党，我还想呼唤心情却已迷乱……

今天我又呼唤我的母亲，
请倾听孩子悲怆的声音，
先别苛责我的眼泪和激动，
多少次打击伤得我那么深……

（原载《广场》57.5.22

《无题（寄张元勋）》

醉不成欢愁依旧，
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璋琢句涂鸦满，
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
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
梦回冷泪湿薄袖。

（作于1957年仲秋）

《送别》

百丈狂飙卷黄尘，
三月向尽未知春。
柳条犹悴不堪折，
一团乱丝送行人。
握手谈笑释离情，
登临放歌入青云。
今日壶觞一醉别，
明朝关山万里行。
好去陇头荷犁杖，
莫向樽前计归程。
自是圣君怜才子，
故曳泥涂备大任。

（1958年3月28日送羊华荣劳改即席而作）

《无题》

埋骨何须定北邙，
铭幽宁教笔低昂。
平生磊落巍奇气，

化作清风意更长。

相对牛衣涕泪真，
百年瞬息志难伸。
只今唯有心头血，
洒向重泉闪碧磷。

盲人瞎马夜深池，
一器同声任所之。
未必阳乌终匿影，
楚天云雨到今疑。

涕泪横流礼法章，
缘何交臂失三车。
世尊悲愿同沙界，
其奈冥顽不忆家。

花谢花开岁屡更，
是周是蝶不分明。
此身行作沟中瘠，
犹对西风吊落英。

欲赋莼羹笔未娴，
软红尘里且偷闲。
玉鱼金盞时时击，
猿鹤何犹恋故山。

（作于1958年夏初寄羊华荣，原诗《无题》为羊华荣所加）

《赠雪琴》

林昭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与李雪琴二人合影背后题诗，原诗无题，1958、10月）

《悲愤诗》

林昭

幽怀固结日如年，
斑管狂草说桑田。
满篇淋漓谁识得，
血痕泪迹间相连。
凄风凉月夜深沉，
泪落幽窗噤若喑。
心事如潮凭谁诉，
一灯昏处似山林。
江南霪雨塞北沙，
十年湖海到天涯。
岁暮归程故难计，
茫茫何处是儿家。
岂为关山路莫通，
孤穷如何返江东。
回忆父老牵衣日，
肠断眼枯立西风。
痼疾缠身念半空，
苟延尚亦业未终。
对镜时见胭脂色，
不是妍容是病容。

斗米折腰亦自轻，
日傍门户低头行。
瓮飧粒粒皆是石，
嗟来之食苦似辛。
衷肠百结万恨生，
强颜迎人笑不成。
天地虽大无所哭，
何处容我一放声。
剧痛摧心真若痴，
谁怜荒郊独行时。
寥落那得应制笔，
此是蔡琰悲愤诗。

（寄羊华荣，原诗无题，诗名为羊华荣所加，作于1958年岁末）

《呼唤（歌词）》

林昭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
怒吼的风
凛冽的雨滴
但我的心啊
飞出去找寻你
我对着虚空呼唤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为什么？
我找不到你
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兄弟
我的心灵为你流血
我的呼声追寻着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出处及时间不详）

《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林昭

(一)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咀慢一咀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宙斯的眼睛。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这样的统治那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青，

他扬起雷电槌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要太信任我的宽仁！”

“谁会把你和宽仁联到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光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怒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槌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梭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谁说我惩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去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岭清凉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它想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美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吟——
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雰雰，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班班的岩层，
唇边泛起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宁，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顶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说啥都不听，
我早已叫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啊？——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悔过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波斯，
在天上享受那安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神族家，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向往像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去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波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那前知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要推翻神族——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万年，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升——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实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经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个真是新闻。”
然而他还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浊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撑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少的？星，
下弦月淡淡地挂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果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刻
滋养哺育着亿万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闢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只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你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能够理解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能的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澎湃着？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颗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在囚禁中。

我祝福你——

燃烧在正直的出生的火温里，
让他们凭你诵读真理的教训，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
炉灶里，

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大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倾听哪儿有第一声鸡鸣。
这些黎明仍将有兀鹰飞来，
但他将含笑忍受一切非刑，
因为，随着每一个血腥的日子，
那个真正的黎明正刻刻迫近……

（原载《星火》第1期，1960年）

《海鸥——不自由毋宁死》

林昭

灰蓝色的海洋上暮色苍黄，
一艘船驶行着穿越波浪，
满载着带有镣链的囚犯，
去向某个不可知道的地方。

囚徒们沉默着凝望天末，
深陷的眼睛里闪着火光，
破碎的衣衫上沾遍血迹，
枯瘠的胸膛上布满鞭伤。

船啊！你将停泊在哪个海港？
你要把我们往哪儿流放？
反正有一点总是同样，
哪儿也不会多些希望！

我们犯下了什么罪过？
杀人？放火？黑夜里强抢？
什么都不是——只有一桩，
我们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暴君用刀剑和棍棒审判我们，
因为他怕自由象怕火一样；
他害怕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
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

昂起头来啊！兄弟们用不着懊丧，
囚禁、迫害、侮辱……那又有何妨？
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
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 * * * *

一个苍白的青年倚着桅樯，
仿佛已支不住镣链的重量，
他动也不动像一尊塑像，
只有眼睛星星般在发亮。

梦想什么呢？年轻的伙伴！
是想着千百里外的家乡？
是想着白发飘萧的老母？
是想着温柔情重的姑娘？

别再想了吧！别再去多想，
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

我们没有未来，我们没有幻想，
甚至不知道明天见不见太阳。

荒凉的海岛，阴暗的牢房，
一小时比一年更加漫长，
活着，锁链伴了呼吸的节奏起落，
死去，也还要带着镣链一起埋葬。

* * * * *

我想家乡么，也许是，
自小我在它怀中成长，
它甘芳的奶水将我哺养，
每当我闭上了双目遥想，
鼻端就泛起了乡土的芳香。

我想妈妈么，也许是，
妈妈头发上十年风霜，
忧患的皱纹刻满在面庞，
不孝的孩儿此去无返日，
老人家怕已痛断了肝肠！

我想爱人么，也许是，
我想她，我心中的仙女，
我们共有过多少美满的时光，
怎奈那无情棒生隔成两下，
要想见除非是梦魂归乡。

我到底在想什么，我那颗叛逆的
不平静的心，它是如此刚强，
尽管它已经流血滴滴，遍是创伤，

它依然叫着“自由”，用它全部的力量。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象枯死的绿草渴望雨滴，
象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象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象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我宁愿被放逐到穷山僻野，
宁愿在天幔下四处流浪，
宁愿去住在狐狸的洞里，
把清风当被，黄土当床。
宁愿去捡掘松子和野菜，
跟飞鸟们吃一样的食粮，
我宁愿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只要自由这瑰宝在我的身旁，
我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
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
宁愿把前途、爱情、幸福，
一起抛向这无限的波浪。
只要我的血象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牲羊。

多少世纪，多少年代啊，自由！
人们追寻你像黑夜里追求太阳。

父亲在屠刀的闪光里微笑倒下，
儿子又默默地继承父亲的希望。
钢刀已经被牺牲者的筋骨磕钝，
铁锈也已经被囚徒们的皮肉磨光。
多难的土地啊，浸润着血泪，
山般高的白骨砌堆成狱墙，
埋葬的坟墓里多少死尸张着两眼，
为的是没能看见你，自由的曙光。
你究竟在哪里？自由！你需要多少代价？
为什么你竟象影子那么虚妄？
永远是恐怖的镣铐的暗影，
永远是张着虎口而狞笑的牢房，
永远是人对他们同类的迫害，
永远是专制——屠杀——暴政的灾殃。
不，你存在，自由啊！我相信你存在！
因为总是有了实体才造成影象，
怎么能够相信千百年来
最受到尊敬的高贵的名字，
只不过是一道虚幻的虹光。
那一天啊自由，你来到人间，
带着自信的微笑高举起臂膀，
于是地面上所有的锁链一齐断裂，
囚犯们从狱底里站起来欢呼解放！
哪一天啊，千百万为你牺牲的死者，
都会在地底下尽情纵声欢唱。
这声音将震撼山岳和河流，
深深地撼动大地的胸膛。
而那些带着最后的创伤的尸体，
他们睁开的双眼也会慢慢闭上。
那一天，我要狂欢，让嗓子喊得嘶哑，

不管我是埋在地下还是站在地上，
不管我是活人还是在死者的行列里，
我的歌永远为你——自由而唱。

* * * * *

远远地出现了一个黑点，
年青人睁大眼对它凝望，
听见谁轻声说：是一个岛，
他的心便猛然撞击胸膛。

海岛啊！你是个什么地方？
也许你不过是海鸥的栈房，
也许你荒僻没有人迹，
也许你常淹没在海波浪。
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什么？！
只要你没有禁锢自由的狱墙，
只要你没有束缚心灵的枷锁，
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天堂。
勇敢的黑眼睛燃烧着光芒，
他走前一步，镣铐叮当作响，
暗暗地目测着水上的距离，
对自由的渴望给了他力量。

我能够游过去么？能还是不？
也许押送者的枪弹会把我追上，
也许沉重的镣铐会把我拖下水底，
也许大海的波浪会叫我身丧海浪，
我能游到那里么？能还是不？
我要试一试——不管会怎么样！
宁可做逃犯葬身在海底，

也强似在囚禁中憔悴地死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我死去之前，
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
我也只会全都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

别了，乡土和母亲！别了，爱我的你！
我的祝福将长和你们依傍。
别了，失败的战友！别了，不屈的伙伴！
你们是多么英勇又多么善良，
可惜我只能用眼睛和心拥抱你们，
愿你们活得高傲死得坚强！

别了，谁知道也许这就是永别，
但是我没法——为了追踪我们的理想。
啊！自由，宇宙间最最贵重的名字，
只要找到你，我们的一切牺牲，
便都获得了光荣的补偿……

* * * * *

他握紧双拳一声响亮，
迸断的镣铐落在甲板上，
他象飞燕般纵到栏边，
深深吸口气投进了海洋。

枪弹追赶着他的行程，
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
那个黑点却还是那么遥远，
他只是奋力地泅向前方。

海风啊！为什么兴啸狂号？
海浪啊！为什么这样激荡？
臂膊象灌了铅那么沉重，
年青的逃犯用尽了力量。

最后一次努力浮上水面，
把自由的空气吸满了肺脏，
马上，一个大浪吞没了他，
从此他再没能游出水上。

押送者停止了活靶射击，
追捕的小艇也收起双桨。
难友们化石般凝视水面，
无声地哀悼壮烈的死亡。

……年青的伙伴，我们的兄弟，
难道你已经真葬身海洋？
难道我们再听不见你激情爽朗的声音？
再看不见你坚定果决的面庞？
难道我们再不能和你在一起战斗，
为争取自由的理想献出力量？
海浪啊，那么高那么凉，
我们的心却象火炭一样！
听啊！我们年青的兄弟，
悲壮的挽歌发自我们的心房：
记得你，无畏的英烈的形象，
记得你，为自由献身的榜样，
记得你啊，我们最最勇敢的战士，
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你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海浪啊，请抚慰我们年青的兄弟，
海风啊，把我们的挽歌散到四方，
象春风带着万千颗种子，
散向万千颗爱自由的心房……

* * * * *

那是什么——囚人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轻人沉默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翱翔。

就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象风一样。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写于1960年前后，为《星火》第2期组稿）

（无题）

林昭

楚头吴尾劳相关，
顾影低徊敛鬓鬟，
困顿波涛佳岁月，
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
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

笑君犹自问庐山。

（作于1960年秋，寄张元勋家）

散文

《种籽》

（——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卅周年祭）

“一籽下地，万籽归仓”——中国民谚

一

李大钊先生殉难卅周年前夜，北方少有的阴雨的日子，我来到红楼。

天色晦暗而阴沉，屹立着的红楼却红得越发明亮。啊，革命的红楼，就在那些最可怕的黑暗的年代里，你也保持着自己不变的殷红！我怀着肃穆的心情细看墙壁，想从这殷红的颜色中找出先烈们的血痕……

李大钊先生纪念室设在楼下第一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处连在一起，人们常常亲切地把它们合起来叫做“毛李纪念室”。从国子监小学来的红领巾们刚刚走掉，安静的屋里只有钟摆滴答滴答响着。

我站在李先生的相片面前——报刊上常见的那一张：圆脸、平头的李先生，穿着件高领出锋的皮马褂，领口上的锋毛都快磨光了；眼睛在老式眼镜椭圆形的镜片后面微微眯起，上唇分开的两撇胡子之间，露出一一点牙齿白色的闪光，似乎正含着微笑。我凝望着，似乎关于他的零星片断的材料都涌上心头，对着微笑的李先生，我落入沉思……

二

“一个普通人。”

好些接触过李先生的人——同志、私交，只有一般工作联系的同事，在追忆对他的印象时，常常这么说。鲁迅先生也说他：“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令我想起人们对列宁的描绘：“朴素，像真理本身一样朴素。”

然而这远不是全部。北方人或到过北方的人，会知道这里冬天常用的那种火炉：平凡而质朴，没有半点惊人之貌，可是在它里面，燃烧着烈烈熊熊的火焰。因了它的存在，光明和温暖才充满每间屋子，使人们在严寒的隆冬里，预感到鸟语花放的烂漫的芳春。

李先生正就是这样的火炉。

章廷谦先生，五四时代的北大学生，他说：李先生口才不算好，讲话不很流畅，连演说时都是慢慢的，声音不高，也绝不像传教士那么忽而伸拳捋袖，忽而摇头捶胸。但在他平平

常常的谈话里，煽动性却是那样强烈，叫你听了就只想跟他跑……他是以自己内在的热情去点燃别人心灵的。

曹靖华先生也讲过他跟李先生接触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二三年，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很希望转入北大俄国文学系学习，好把俄语这个工具掌握得更加坚实，用来了解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学。一天，他和韦素园先生一同到李先生家里去，请求李先生帮忙。李先生当时非常高兴地鼓励他们，亲自出面介绍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进了北大。回忆着这段经过，曹先生着重地说：“李先生只要有会、有可能帮助别人，就尽一切力量，也不管认识与否。学者架子，根本没有。他对青年是极其关心、极其爱护的。”

李先生憎恶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一九一七年他就写了“简易生活之必要”，认为只有提倡简易生活，才“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在这么多年之后，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当年的穿着还记得很清楚，章廷谦先生就很记得照片里的那件锋毛快磨光的马褂，因为他实在没有很多衣裳。但说到要接济别人，他能把口袋底都翻过来。在北大，他写信替欠费同学担保是常事，找他借钱的人也不少。现钱借光了，写条子让会计科转账，发薪时送来的条子常有一大堆，把已经欠到倒七折的薪水扣得所剩无几。而且这些事他做了从不向别人说起，现在挖掘出来的，比起那些淹没了的，真不知是多么少的一点儿……李师母赵纫兰，善良的农村妇女，也是有什么全舍得给人的。住在乡下时，要饭的来了她都让在炕头上坐，有时一坐好几个。所以有的朋友说，李先生夫妇俩一样的不会“理财”，不会过日子；其实该说：他们的心是一样的热……

三

在图书馆，在资料室，当我从那些纸张已经变黄的报刊中找寻着阅读着李先生的遗作，我感到和解放前开始接触鲁迅杂文时同样的心情。那锐不可当的锋芒，那充溢在字里行间的鲜明炙热的爱憎，那渊博的学识和坚定的信念……我分明地看见了一双光芒四射的斗士的眼睛，和一颗沉毅勇猛的斗士的心。就看看这些题目吧，他关心的问题有多广泛呵，“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战争与人口”“青年与老人”、“俄国革命与文学家”、“战后的妇人问题”、“废娼问题”、“青年厌世自杀问题”、“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失恋与结婚自由”……

1918—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李先生发表过好多现实意义强烈、战斗性尖锐的文章，特别那些百把两百字的杂感，真像一柄柄匕首和投枪。尽管是在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我的心激动地撞击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

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惜香、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灭绝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革命史告诉我们，在中国，接受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先生是最早的——是第一人，这在马列主义已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的今日，我们这些青年后辈听着，常不很容易体会到它的意义究竟有多深多广。李先生是在四十年前黑暗混乱的军阀统治下，在人民觉悟还依稀朦胧的启明其，在一片攻击、歪曲和诬蔑马列主义的狂潮中，发出他这几句著名的预言的：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初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这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对于年青人，先辈们有的是怎样深切、怎样热烈的期望啊，一九二一年“五四”，李先生便已在晨报上指出，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的纪念日，“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我盼望中国的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谨祝中国学生界前途无量！”

读着这段话，我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变得重起来……

四

革命博物馆庭中，小松树在微风（里）³轻轻颤动着树梢，梨树繁花的枝干迎着阳光含情欲笑。就在这些中间，陈列着一个黝黑的、狰狞的绞架，给庭院平添一股阴森的冷气。

就是这个绞架，绞死了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和跟他同时被捕的十九位同志。在那漫漫无尽的长夜里，它还不知夺走了多少革命者可贵的生命！一位穿着呢制服的、头发已经花白的干部，长久地默默站在绞架面前，当他最后转过身来时，我看见他眼角上闪着水光……

³ 原文无“里”字，疑为印刷错误。

敌人对李先生的切骨仇恨，早不是一天两天了。“五四”以来，北大成为北方以至全国进步运动的中心，而他又是北大的核心领导人物。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社会主义研究会、教职员索薪运动、关税自主、“三一八”……当时发生在北方的重大政治事件，与他无关的简直找不出来。多少次群众游行队伍出动，他走在前列；多少次天安门前的大会上，响着他慷慨激昂的演说。一九二四年，北洋政府下令通缉李先生。当军阀内阁开会讨论时，有人说：“但看名字就知道，准不是个安分的；要不，什么不好叫，偏叫“大钊”？嘿，对他们来说，李先生可真是把插在他们心脏里的“大钊”！”

李先生的最后被捕和被惨杀，是内外敌人联合迫害的结果。这笔帐不专挂在安福系军阀身上的。一九二七年四月，正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的阴谋完全成熟了。在他们的指使和支持下，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拘捕了李先生等数十人。连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办的《顺天时报》，都供认了他们——帝国主义者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它说：

“……当局（按：指军阀政府）与（东）⁴交民巷某某等国（按：指英美日等国）公使交涉，拟设法排除障碍……迄前晚（五日），当局方面，完全得某某等国公使之消极的谅解，认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云云……”

这是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的谎言！那时，中国的土地上满是外人的禁区，中国的海港里泊满外国的兵船，中国的主权已经七零八落，中国的河山到处插着外国旗……这么许多“中国内部之事”，他们为什么不“由中国自行处理”？！明明是残害李先生他们的凶手，却还要把沾满中国革命烈士鲜血的双手背在身后，假仁假义地闭起眼睛，说，“外交团对于中国军警之入使馆界，绝非公然承认，故其全责，仍应由中国政府自身负之。”对着这两幅陈旧的剪报，烈火在我心里燃烧，我找不到最恰当的字眼来痛骂这些伪善的恶棍！

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着侮辱、嘲骂和死亡的威胁，李先生在亲笔供词里慷慨陈述了他的政治见解和信念，在最后，他说：

“钊自束发爱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正直坚定的良心！

许多人的奔走和呼号营救全归无效，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先生和他的同志们从

⁴原文无“东”字，疑为印刷错误。

容走向刑场。

刽子手们甚至不许他留下一张遗嘱，但我们不难知道，在死亡面前，李先生会怀有怎样的心情。他常常把革命比成撒种，并且在刚刚播下种子的时候，就满怀欣喜，满怀信心地看到了未来丰收的远景。他的长女李星华同志说，小时候父亲叫他们的歌，由这么一节因为反复常唱，对它印象极深，那是：“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就要欢喜，禾捆收回家……”

先烈们的希望没有落空，现在，已经是“禾捆收回家”的时候了。

五

钟摆滴答滴答响着，时间在流走。而在宁静之中，有我最深沉的激动。

在这一刻，在亲爱的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生活是怎样沸腾着呵！从钟摆声里，我听见了江汉桥头工地的喧哗，听见钻机在攀枝花铁矿上钻进，听见火车长鸣着驶过厦门海堤，听见我们自己制造的汽车响着发动机驰出厂门；多少优游在养老院里的老人，对着金鱼和笼鸟开怀地哗笑，又有多少幼儿园里的孩子，正在盛放的花树下唱出稚嫩的歌声。但是那些以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换得今天的烈士，他们再也不能看见今天了！

“一籽下地，万籽归仓。”种子埋在土里，消失了它自己，然而也正就在那里，新的麦芽开始茁长，长成巨木，又结出千万颗种子撒播到四方。不，种子是永远不死的。

我走出红楼，雨已经停了，云脚也已散开，天边出现明亮的曙光。一个无比深沉无比雄伟的旋律，在我心中庄严地响起，啊，当年李先生踏着风琴教孩子们的“国际歌”，今天，新中国的年青一代都记得它了……我一次次站住、回头，为什么，今天我对红楼有着最强烈、最深沉的感情……

从明亮的天边，我看见披着金色阳光的明天。明天，我将在“五一”的游行队伍里，在北京大学的旗帜下走过天安门……

57. 4. 26

（原载《红楼》1957年第3期）

书信

《绝命书》

（陈伟斯在档案中摘录）

人要互相理解，很难，我现在不想理解人，也不求人理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生活是好的，对许多人，对我来说，是苦刑：我活得已经太多了……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

人们只看见我无声的流泪，却看不见我的心在无声地流血……有些人是喜欢血的……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对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

可以记得自己曾出过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他们身上染着我的血，这就是我的诅咒和报复
.....

什么不沉的水，欺骗而已。有人要说，这不是全部，我说一部已经够了，全部还得了！
.....希望别人跌下去，赶上不是一棍子、而是一刀，然而染红自己的面貌.....远离这些人，我恨你们.....我是弱者，我不能在沉默中爆发，只能在沉默中灭亡.....

.....
运动中，她(林昭)写信给毛主席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说这是给教条主义借口，“民以为此，大决莫若小决，.....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
.....

《致江之浒》

小江：

来信何其客气，使我大不敢当。夫虽多吃了两年稀饭，又何敢自居大姊也。一笑！

无锡是我旧游之地，鼋头渚上浩歌当风，非止一次。要说风景比杭州好，有道理处，也有不尽然处。杭州的苏堤春柳、六桥烟雨，自有其妩媚处。而古迹遍地，苏小墓、秋瑾墓，以至武松墓都有，管他真假，也总大可发思古之幽情。鼋头渚好的是个太湖，虽非岳阳洞庭，气势也就不弱，山色波光，自然之美，而且气魄也大。既留恋至于不想走，后日毕业分配，填志愿时，大可加一项道：“无锡鼋头渚饭店招待员”，以为如何？

所说的煮饭烧菜各节，恐怕并不翔实，而以“报喜不报忧”的成分居多。推测起来，饭“没煮糊”，可能是夹生的；菜“多放了些油，特别好吃”，则可能是做油的晦气不着，变成油拌筍菜了。至于瓶罐乱响，匙碗杂置，生火而手脚忙乱，炒菜而铲刀倒持，犹其余事，不消说得。

回来是我也很想，不过现在尚未敢必。本来，行政人员有七天假期，轮休。资料室如老董等已经开始“休”了，杨公与我则未排，似乎不加理会的样子。据了解，并非“帽儿”之故，而是因为我们如今手里弄的工作要紧。杨公叹道：有他于没他毫无出入的人倒得休假，是好在做些工作的人反不得休，“真他妈的！”不过，我准备再三请求一番，竭力争取回来一次。时间约在中旬以后。

台风过去了没有？最近北京下雨下得发昏。六日大雨，从下午直落到晚上，一刻不止，来势又猛恶，好像天公打翻了个大脚筒似的（比喻殊不高雅）。因了这场无妄之灾，甘粹等明天就要开赴西郊劳动（排涝）去了。他的事，让他跟你说罢。谢谢你跑了一趟！假日好！

林 8. 9

（注：即杨某某老师，也是右派。）

监狱文集（自由书）

《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

关于我的思想，在“思想日记”中已经作了比较全面和详细的自白。这篇材料，准备应领导之命，着重在个人于反右以后如何进展到政治上与党和政府形成对抗性矛盾的过程，以及自己现在的认识。

“日记”（指“思想日记”，下同）中已经分析过：上大学，在自己来讲，是一种对党热情减退、政治情绪上感觉空虚以及疲倦的表现。但在考入北大之后，因为个人志愿达到圆满的满足，在那么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天地、新环境里，对于生活还是抱着比较乐观而振奋的态度，希望从此开始生命上新的一页。由于过去在农村工作团期间与领导关系不好，受到过打击，情绪上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遗留的低沉与压抑，所以对组织不是十分靠近。不过与班上一些党员同学等相处都还和谐。因了傲气和拗强的个性，做不成“积极分子”，却也不算落后分子。对学习，有如饥如渴之心，较为努力，相对说来，政治热情便差，有点“老一套”的疲塌，似乎“日光之下无新事”。

肃反中，个别党员怀着私忿，利用其负责肃反的机会对我打击，“批判”我人生观消极，思想颓伤、“恋爱观不正确”等等，最后并给我以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当时我对此事极有不平，但没有采取正确态度向党组织、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而把不满和埋怨吞下了肚里。而且还有这样想法：批判以至处分，领导上又不是不知道！然则我再去反映，顶什么用呢？从过去的经验看，党组织总是相信党员的，加以私人感情的纠葛，有许多地方，作为当事的本人很能体会得到，对别人形之于口舌就比较为难。“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很难说，罢了，你这么打击我，至多影响我不得入党，那我不想在大学里入党也就是了，学习可是我自己作得主的，你影响不了。一存此念，傲气更增，对政治越没热情，对组织越不靠近。但举一事为例：当时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具体负责新闻专业教学思想领导的罗列教师，是我苏南新专时代的老首长，过去一向对我比较关心。但肃反以后，我大约有一年之久未去找过他一次！自己不主动争取组织的了解，乃使组织对我真实的思想情绪更不了解，嫉妒的小人乃亦更得机会倾陷、打击和中伤。有次我偶然在纸上题了一首他人所作的七绝：“泽畔行吟楚逐臣，井中沉史宋遗民，频年我亦伤怀甚，人寿几何俟河清！”其实没有什么深沉的思想活动，不过一时无病呻吟的故态。却又教人抓住列为口实，说我要做蒋政权的遗民。此话在我这个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之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的人听来真愤然，感觉为对我一向所持政治态度之莫大侮辱！但又因此更抱怨组织——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些事，罢了，因为我平日很少提起，领导上难道也不知道，抹煞我当年一片纯真无邪出自

赤子之心的革命热情！看来是不知好歹，只吃马屁，我也心灰意懒了！……

因为如此，政治态度便渐渐趋向一种批判的保留。虽还是团员也不算最落后的团员，却与一般被人们称为落后分子的同学较易接近，觉得很能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也比较愿意和我畅谈，因为我不像一般组织成员那样作盛气凌人或壁垒分明之状。日后与“广场”诸友的关系，相当部分就从这些关系上发展来。不过那时自己的政治态度只是较为保留，并不十分激进，甚至与团内最激进的怀疑现状者之间也仍有相当距离。记得五六年初学习“再论”时，团支部内一位态度激进的怀疑派（后来成了右派，且是“广场”主要编委之一）所持种种论点，我就还不能同意，甚至无法接受，曾与他进行过一些不很正规的辩论……

“鸣放”开始，这在北大是一开头就来势相当凶猛而凌厉，我的感情——同情，那是肯定说从第一天起就在朋友们的方面；但作为一名组织成员加之深深怀疑党的真正态度和意向，我在行动上又不得不比较保守与稳健。那些日子里，内心有一种深沉的矛盾：似乎有两种力量扯着我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去。当然这种状态是不可能一直保持着的，不久——几天后从在露天演讲会至公开为朋友们辩护开始，我渐渐转到了他们的一方面，当时我认为自己这是对的，是跨出动摇而走向坚定。虽然，以后成为一句在北大校内流传很广的话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多少也透露了、说明了我那时真实的内心。

转向之后，这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因为我与某些同伴的思想状况毕竟还存在差异，我还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能够两全其美地解决问题。故常劝一些较接近的朋友注意检点，不要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性质不同，等等，想使他们不要以过激的言行引起领导上的怨恨怀疑，使这新生的民主运动可以进展得比较和平顺利，同时也想劝领导大胆放心、信任群众，不要偏听偏信而轻举盲动。所以在预感到政治的低气压之后，一度想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呼吁……

形势的发展终于与我无力的愿望相违，急转直下全面开始了反右的疾风暴雨。那些日子里我深深地怀疑而且感伤，不忍正视现实却又无法逃避。开始对我批判也是给我的一个重大刺激，因为我本来倒还不认为自己就和某些人完全一样。而且那时对自己种种言行所造成的群众影响之真实程度也还缺乏认识，故心底感到一些委屈，似乎我并不曾做什么……基于对反右那许多恶劣之人身侮辱的深沉的厌恶和强烈的抗议，我不止一次想以放弃自己的生命来求解脱……

在五七年整个下半年中，我心底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然而斗争的进行，无论校内校外都只日趋惨烈，无情的现实再一次粉碎了我良善的梦想！大量惨酷的荒谬的事实使我目击心伤、五内欲裂，我终于怀着最沉痛的情绪，亲手撕破

了、抛弃了自己的希望。随着认识的深化与反感的强化、我与“广场”友人们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我的思想发展是有个比较曲折的过程，但在过程大体完成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之间并无原则性的距离。我们都不是孩子了，何况又在这么一场残酷惨烈的政治斗争锤炼之下！我们很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持的政治态度意味着什么，了解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可能通向那里……那时，无论是“广场”友人或是我本人，都已经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了。

“日记”中已经叙述及我们的一些思想过程，总而言之，觉得如此的现实已经无法改良。故连我这个批判地改良主义的，也不能不抛弃原来的幻想……当朋友们看到我终于和他们达到比较完满和谐的一致之时，他们可是高兴极了……我们终于互相了解而找到共同语言了……

后期“广场”的活动，接受了前期的教训；加之主客观因素都在改变——客观上镇压愈趋酷厉，主观上则抛开改良主义越发彻底——这样，到得后期，“广场”成员一般采取了避免公开的活动方式并偏于单线进行，人们考虑到未来种种事变的可能，故着重在要使思想上达成基本一致的同伴都能独立作战、独立生存。当然主要成员间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但在联系之时，也只谈一些必要由较多几个人来考虑决定的问题而并不一般地谈所有问题，像人们各自分散进行的独立活动，就并不一定都互相知道，甚至互相间连询问都很少询问，似乎都有那么一种默契，不是不信任谁的问题，但你一个人做得事，我就没有必要非得去知道，反之亦然，我也有我的事，我的情绪，我的关系，我的密友……那时，我与“广场”友人们的接触，大家都守着这样不成文的谅解：我和甲在一起时一般地并不向他特别提起自己和乙的联系，反过来，和乙在一起时，也只直接交谈个人的意见，而很少扯到第三者……我们彼此都是信任的，正因为信任，才自觉地采取这样的态度：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单线化，各人都不去过问那些自己认为没有必要非知道不可的事情。

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伤痛失望的过程，我由南方回到了北大，已经是五七年暑假开学后的一个多月近两个月光景，这期间，由于空间的阻隔，对“广场”友人们诸般活动的情况缺乏具体细致的了解，但一般是知道的。回校后，政治上共同语言的取得，使我有机会相当清楚地知道若干内部中心事件、主要成员的活动、动向等……他们一般地说，本来不是不信任我，这时候彼此的关系当然又深了一步……我们那时就曾在个别交谈中讨论过越境问题，一般认为：由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制约，民族或民主的政治活动，若是反对当时现实的，历来都必须取得外部的根据地。这样一条规律，看来今日也仍还有其意义——明摆着的么，在国内连说句话都不可能！……越境成功的话，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作为一个或两个具有相当活动能力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即使在独立活动的条件下，也应该可望通过将极权统治、恶性政治迫害的实况诉诸中外正直人士心灵的一切道路，来成功地

展开自己的工作……

当时，我和某一位密友在交谈中，曾深刻地互相剖析过自己在这问题上的思想感情……我告诉他，在我个人几乎一直没有往这方面考虑，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磨折以至一起去死！……

我的朋友叹息道：“我十分理解你这种心情，我自己也是为此充满着矛盾……虽然去的人也不是为了个人自由，而且本身行动就得冒相当危险甚至……什么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主观上必须自己作一个抉择……我也不想去，不是怕冒险，只是为了不忍离开母亲一般的祖国！……”

——那是一个比墨还黑的酷寒的冬夜，我们并肩走在，以后又坐在北京西郊裸露的田原上，憔悴而寒冷的大地若有知有感，当会听到我们年青而又灼烈的心在腔子里激切地、痛苦地搏撞……

和“广场”友人（指主要成员）们的单线联系，一直到他们被捕的前二三天……那不是五七年底就是五八年初的一天晚上，我从城里回来，一位“左派”告诉我这个消息，且说且看着我的脸色和表情，叵耐我几乎比冰还冷！……早有思想准备了，上一回相见时还在谈这个呢！不过来得恁快，倒是出乎我意外。那会儿我也曾为自己作过相当准备，对朋友我是完全信任的；可事情出得这么切近谁敢保证前一向我们的行动接触不已在监视之中？天下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我们主观上高度警惕着……但准备落了空，大约我命该不在北京坐牢……

紧接着就是反右处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送走一批批友人——更准确地说是习惯地和他們猝然地离别。于是又来到了思想上最痛苦的阶段，那时已是五八年了。绝望也沉重，但和上一阶段——五七年暑假前后那几个月——已有不同：上一阶段的绝望来自现实的疯狂，这一阶段的绝望则来自友人的星散。尽管我们都已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并早已相当地强调了独立活动，但当实况来到时，善感的我还不能不承受着心灵惨重的创伤。我的认识过程完成得比朋友们晚些，女孩子们有时情感上又未免稍脆弱些。惨酷的现实是那么无理地猖獗而肆虐，我即使思想上不需要、不再需要任何鼓动了——现实已成了最有力的无时不进行着的鼓动，其他什么鼓动都用不着了；但感情上还是极需要支持。和小弟的接触，带给个人一些感情的安慰，却不构成为支持。“日记”第十篇中说：“3：他的精神力量那时还不如我呢！瞻望前途自己觉得孤军无力，想到朋友们的处境又辛酸彻骨，悲愤交集，难以解开，所

以才又重演了一次幻灭。

谢谢天，这一阶段总算也过去了……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话：痛苦对于灵魂的作用，犹如锻铁的大锤，灵魂要么经受不住被它击碎，要么被它锻成坚而且韧！我自然并不坚，也不韧，不过没终于给它击碎，总算微幸。通过这一关的过程，就是将悲愤化为力量的过程。对朋友们的思忆使我极感痛苦，每一想到他们正在镣链之下迫害之中，而我还“逍遥法外”，总有一种像是自己叛卖了他们似的感觉。有一天，周末的夜晚，舞会乐声随风飘来，同学们玩的玩儿去了，或看电影、听音乐、做什么去了，我独自坐在宿舍里，但觉得周围那种温馨的宁静，使我中怀如焚如炽。无法，只好又诉之于诗，写了一首不长的新诗“我应该在那里”，如今背不全了，只记得末段大意是：

“悲愤如此沉重，压得我难以呼吸，
我怎能摆脱这些面庞，这些记忆！
任教它算什么——考验、惩罚、抛弃，
我宁可去——我应该在那里，
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

——这，就是心灵的告白，是我的态度，是我的誓言！……我从沉重的悲愤中抬起头来了，尽管痛苦还继续不断地锻打着我的灵魂，比如小弟的被捕和流放，但一切都不能阻止，却只是更加鞭策着、激励着我自觉地、坚定地走向朋友们先行的道路！

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活动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一般说，并无什么明显地构成“犯法”的行为，但在自己来说是有意识地从政治角度出发在考虑着、处理着问题（所以我在“日记”中说：人有了政治性，干什么就都得有点儿政治性……）这期间个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和本校及外地同派们的大量接触，完成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因为既都是共同存在，了解起来极深极快，而且在“孤立”与磨折中谁都有嚶鸣求友之心。我通过来往、书信，联系了好些人。在联系中我努力观察和了解——探索人们的内心，我发现，不满现实，那是极普遍的共同意识，甚至有时达到相当尖锐与深刻，问题倒是：不满之后怎么办？以容忍求苟安，还是决心战斗、采取行动？需要既认识现实又怀有牺牲精神的人，光只认识了那是不够的。小市民对现实的认识也能达到相当的深度，他们可永远只站在一边“看冷破”而说风凉话。从接触中我发现，有些人似乎也有与我大体相同的目的，我们很快就学会了相互鉴别，心心相印！但留着那一层薄纸并不直接揭开。这是基于对现实状况的考虑，许多人都只能说是半自由状态，环境又相当地坏！忙于组织起来，不能成事，反为有害，草蛇灰线，徒留痕迹而贻人口实。我们是懂的：共产党靠组织起家，故最犯忌别人搞组织，但这不成问

题，我们何必非要来一套有形的组织！在一定情况下，组织不过是个形式，是次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好比串珠子似地，有珠子现成放着，使什么线都能串：黑线惹眼，那白线也成，甚至没线都成。有了珠子还担心线！不仅我，似乎好些人都是如此考虑，所以接触中简直不大谈及这类形式主义的问题。有些人，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他们也是“有心人”，也有较广泛的接触与联系，从本校、外校一直到社会上。但我并不去过问他们所联系的对象，犹如他们不来问我一样，在这许多地方，我们会心默契地保存了、继续了“广场”后期的传统，无形中采取了分散和单线的活动方式。谁来捞也捞不起，没有线——没有东西；当然，实质上却有不少接触和活动，是会心不言而喻地从政治角度上看的问题。然而又不全是，以我之较密切的一些朋友来说，有些是入大学前的老同学，有些是诗文唱和的文友，有些是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有些是同级同班、平日比较亲近的同窗……老关系新关系，政治关系非政治关系错综交织在一起。这还道是有形的，其中水平高低、情绪强弱、态度坚决与否，认识若何程度，我们相互的了解默契，“点头会意”……这许多完全无形的、极其微妙的东西，除了彼此心里有数之外，第三者天大本事莫想弄清这笔帐！所以我这会儿坦坦白白明说在头里。这，就叫合法与非法之间，进可攻得，退亦守得，告诉了阁下，你也奈何不得。最多执到几个地址命他人检查与林昭的关系去，那可又是雪淡稀松的事。整个说来，珠子仍在，就丢掉我这颗把叉打什么不紧？我才放心呢！

在单线接触过程中，心灵共鸣幅度较大的朋友们，有时自不免谈得深些，研讨一下是否可以有所作为。但主要重点还不在于作什么而在于如何作。一般共同感觉：对如此一个空前未有的极权政治进行非法之政治斗争，很需要撇开旧规程另寻新蹊径。因为许多老一套，都早让当前的执政者玩过了，玩熟了。所谓“捕快原是贼出身”，抄老法子不行。当然，作为造反来说，有若干规律是较具共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就可以也应该别创新样……特别是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对这问题更值得详加思索考虑……不过并无多少成果……

秉承着北大以及“广场”传统的影响，我很重视对外地、外校的联系。因为从北大以及京城的情况，使我坚定地相信：“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着深刻的共性，散珠子遍地是，就看会不会拾，小珠串也一定有，找到一些沟通起来，戏就有得好唱……顾雁他们本来早已邀我上西北玩儿一回去，我苦于没法脱身，也怕引起注意。以后他也身体不佳回南了，这便很巧。通过接触，很快沟通了、交流了北大与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谈起来当然会谈到人，但我们的人泰半被各种形式束缚或半束缚着，故而还是他们的人较有实际意义……从主观上来说，我是代表“广场”去考虑某些问题的，自然也没谁们封我当这代表，但也可以说有。在

‘广场’后期直到主要负责人被捕前后，人们一般都怀着这样的默契：独立存在、独立作战，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不负初愿，不改初志！要像液态的升汞那样，聚到一起立刻能混合无间，拍散了，不论是多细的一颗也独立成珠！——组织上是否正式参加倒又次要了，精神一致，自必呼吸相通，（事实上，后期的”广场“诸友们也全不着重于此——不斤斤於什么组织不组织，所以我总觉得：没组织比之有组织还危险、还麻烦，还不好办。）故从这方面说，我又很有资格为“广场”的当然代表，犹如其他“广场”友人们的资格一样。对着顾雁我没很强调这一点，一来因为暂时尚无强调的实际需要，二来，他也是北大出身的，总还有相当强烈的“北大观念”、不烦十分强调。另一方面，我当然也同时代表自己个人，想起来，兰大的伙伴们大致会了解我这种身份。代表“广场”的意义并非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是作为平等的联合……“广场”是不可扼杀的，它活在我们每一个与它有直接关系和密切联系的人们身上！

大约黄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内是辽阔而且犷悍，兰大的朋友们性格相当开朗而外向，好动作，却不甚好静去深思。这当然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似这种好动的习性用以造反，长处是颇富于进取，短处是不善于等待……有些事，北京的人们若真蓄意要做，未尝做不起来，如印些小东西之类。不过我对此可谓是一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印秘密宣传品，不仅对印的人来说是个冒险，对一切读的人来说同样是个冒险。真要做哩，非但得为自己想，还得为别人想：一份或一张东西出去，能给人家一点什么？值不值得别人冒着险看？倘然不过是些尽人皆知的道理，秘密传单也不足奇，倒使别人冒没有价值的险。自己倒罢了，既干了这个，就不好太畏首畏尾。但也该较计较计，值得才干，不值得便不干。可是我这种主张曾受到过误解，使得我相当生气！——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难不成我还惜此一身么？

不过有些东西依我看来是没啥意思。在分局，很早，承办员就问到过我关于顾雁印了“海鸥”的事。我叫先不知道，只好由着生米煮成熟饭，若早知道，决不同意！——不用说别的，就作为原作者，我也有不同意的权利，“海鸥”有些叛徒情绪，但也不过是叛徒情绪罢了，不值得一印，不能给别人多少东西。在京时我曾手抄以传阅和赠送过，那个，另一回事，那还勉强可以算在合法的范围内，至多你来批判我这诗便是了。一付印刷，虽是油印，亦总有点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态，其实又没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个样，月亮里点灯空挂名”，我不为也。否则，当年还曾参与地下党的散发、翻印宣传品等活动。我又不是没有半套，就说印东西，除了一听油墨少不得外，其他什么不用，使图钉把刻好的蜡纸往桌面上一钉，不照样印出来？有何难哉！不过没有着手进行耳。……鼓动，除了一般

的目的还应该具体的目的，因之很该注意时机。忽视时机，单从一般目的进行鼓动，其所起的最大作用，不过是宣告自身之作为现实反对派的存在。然而这种宣告本身却是并不必要的——在主观上说是缺乏必要的，宣告不宣告，总之存在；在客观上则是缺乏意义的：一般性的鼓动，有现实本身在那里进行，进行得很好，就叫我们再去进行，也不过是把某些众所共识的事实加以重复而已，具体的鼓动则尚未有可为的实际。但有些人情绪躁动，偏好此道，叫我也没有办法。就说我代表“广场”，那也是平行联合而非垂直上下的关系；作为个人则更得尊重朋友们的共同意念。我自己便说过：造反，这是十足没有公式可代的东西。是故经验必须在实践中创造，而失败的教训更免不了……

其他种种方面的问题，内、外、红、白、左、右、上、下、目前与未来，部分与整体，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当然不免都要谈论以至讨论。并非认为区区我们能把从宇宙到苍蝇都巨细无遗地承包下来，但主观上不能不对宇宙到苍蝇都有个适当的看法。这中间，分歧当然也就不免。人们的统一，有时出口便已达到，有时却也得通过思想见面反复论争才能达到，反复争论后仍达不到都会的。很有趣，事实就是那么一些事实，原则就是那么一些原则，看法上却可能形成很大差距，即看法基本一致了，所推出的结论还会不同，人就是这么复杂之至的东西！……比如对于党自觉改革、进行路线转变的可能，在初我之估计非常不足，庐山会议后，更加深了这个看法。经过与个别友人深刻倾谈交流意见后，勉强同意这种可能的存在，但又认为那是一件相当渺茫的事，也许在较远的未来。总之，得受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消长及其作用的程度，又是我们所无法完全掌握的，因此不应等待！——而且当前惨厉的现实及其荒谬的延续加深，也使人忍无可忍没法负起手来等待！诚如一位友人说的：“我一见到大标语宣告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便头通（痛）道：完了完了，无可挽回！”——也许这么推理比较简单化一些，但也颇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敏感在内……所以我说：有些人对党的感情还比我深哩！

这总的说来，我们都是清醒而自觉的，我则更是清醒而自觉的，有时我甚至认为：自己比之某些人，即不能说更自觉，至少更清醒一些。

总的来看，来回顾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我觉得归纳起来，还是本月六日我向那位政府人员说的那两句话：存在决定意识，外因通过内因。前一句“日记”数十万言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总而言之，党若真能英明理政公勤治国，林昭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岂有政治成见存在，非要闭着眼睛抹煞良心反党不可？但党既不能作到那样而恰恰相反，又要说、弄出了如许多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来致使人物凋零、江山糜烂，血泪遍地而白骨成堆，那么，林昭虽是乳臭未干的黄毛稚子，也觉中怀惨痛五内崩裂而万万容忍不得！这时

候，同一条件，起了完全相反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党的革命成功解放全国，自然是千百万生人死者同心协力的结果，非任何一人所能得窃而据之；但我既然曾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追随了党，以青少年的纯真热情呈献给党，则从个人本位出发来说，对于党的一切作为：美政或暴政，在政治上都应义不容辞地担负全部责任，党今日把国事弄成如此局面，作为党的一名追随者，青年热血的林昭无面目以见父老，无言辞可对国人！……有位师长对我说过：人作任何事，最好当然是于人于我都有利而无害；不能如此，则只要于人有利就损了己，亦无不可；损人利己，那自然是要不得的；而最糟糕、最没名堂又没成说的事，就是做了之后于人于己两无利益的。我深服膺此言。又有位友人对我说过：天下兴亡自然不是任何一名匹夫所能全力担得起来的，但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正直的人，虽然身份不过匹夫，也许脱然自认为天下兴亡全担在我的肩上！这不是自我扩张，而是“视民如伤”，我也深服斯言。还有一位前辈对我说过：从抽象的高度来看，爱亦感情也，恨亦感情也，不论人对人对事对物，总该有爱始会有恨，无恨，则亦无所谓爱。故金圣叹批“三国”，认为周瑜要杀孔明，正孔明之知己也，此所以孔明祭周瑜文中道：“从此天下，更无知音！”以上云云可以作为我个人对党政治态度的小小注脚。

后一句：外因通过内因，这也是当然之理。我追溯自己思想意识，觉得当初所以会政治热情衰退，会同情落后者，会不靠近组织，会对领导傲气，直到会倒向右派乃至成为右派（成为右派以后的事那不必说了），在自己这方面，最内在、最本质的一个原因，就是个人思想上的民主观念和自由倾向相当强烈。当年鸣放中我引过一句话——话不是我的创作，却忘了出处，也许还是法国大革命前后那阵中谁说的呢。不过用来说明我当时所抱的根本态度，极切合，极完满：“我不同意你这句话，但我甚至不惜生命来保证你有说出这句话的权利！”这种基本立场导致了我和领导上的分歧，以及和“广场”诸友的统一，却也包含着我与领导上在某些前提下的统一以及与部分友人们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认识过程有长短，进展速度有缓急，因此有时接受别的影响有时又影响别人，当然之理。但特别像我这样个性拗强，追求“真实”的人，一事如未通过自己的大脑，决不随声附和率尔而行！而在认识达到了一定高度以后，那便已有了共同境界，剩下的只是策略方式问题了。这一步，如上所述，是在“广场”后期某些活动的参与时就已完成了的——作为叛逆者，那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了，在这一两年间未作什么明显的非法活动，而将活动限于合法和非法之间，那也如上所述，客观上是因为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主观上是认为某些事情不太必要，只是如此而已。故也不能承认说与党和政府形成对立是自和兰大友人们联系之后始，（何况这种联系开始的时间，看来是到现在也没曾弄准确）老实说一句：北大同派中能有几个是不善能从政治角度

看问题的？以活动水平——思想水平而论，犹恐只有更高出外校呢！

过去，我从不认为在这里面我们有什么错误——“日记”中已不止一次表明了自己这种认识：总觉得领导既错于前，则我们“反”之于后，天经地义，问心无愧！即使看到党近年来的转变，也仍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我反的是未转以前的你，又不是既转之后的你！这不是，你转了，看看是像比较诚意，我隔着监狱的铁门犹在衷心欢喜，我有什么对不起领导的！这样一些见解，也不可以便谓之错，问题在未把事情通盘联系起来考虑；孤立地强调了我等立场的正义。本月初时经过那位政府人员的启发教育，我的认识乃进了一步，觉得这中间我们确实也有错误。诚如他所指出的：我们对于党能痛下决心悬崖勒马的可能，自觉适应现实形势来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治政革新的潜在力量，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基于此，我们当然就不会采取鞠躬尽瘁仁至义尽以促起党和政府猛省的态度，而必然选择自觉与党对抗、革命冲决现实的道路。对客观认识的片面，导致了我们的主观立场的偏激。从这方面看，与“日记”十二篇中我所检查的“鸣放”当年这辈青年人的错误，事属同一类型。不过既隔了数年且是这么壁垒对峙的，在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的基础上，事情又推进了一步。而今日，党这一年来的政治革新，虽然在许多地方犹不过是开始，却已收到了相当成果，显示出党还蕴藏着继续前进、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并不全如我们所看到所认定的那么黑暗腐朽与昏愤糊涂，反过来，这也证明了我们当初在政治上对党采取那样对抗的态度和冲决的路线，是一种过激的错误。假如党内党外一切不满党之错误决策者，都采取我们这样的态度和路线，犹恐还不能促成党今日这么个令人兴奋的转变，社会生活开始复苏的局面也不会出现。代替的将是分崩离析、天下大乱、变故迭起与流血的惨祸，徒然为虎视眈眈、狼子野心的民族仇敌制造机会，这岂是国家之利，又岂是国家之福！今日党与政府若以此大义相责，我等诚服无辞。

尤有进者：在我个人来说，可谓成长于一个比较“赤化”的家庭，且具有相当“左倾”的历史，从政治上启蒙时起，不曾把对祖国未来的希望寄向别的政治力量。但自反右以来国内政局全面逆转的情况下，由于精神刺激心灵创伤过分惨重，对党的感情便转过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从热爱变为深恶。于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不仅不能继续维持“鸣放”初期那种良好的愿望，承上启下，以坚忍的态度，恳挚的心情等待领导上觉悟，促成领导上猛省，相反自觉走向对抗的道路。思想感情上与党和政府的距离，对党和政府的反感日益加深，终于在政治上对党来了个根本否定。自以为持这种态度是对国人负责，实在对国人也并不够负责，因为首先就没有很好对党和政府负责。如上所述，对立斗争造成流血惨祸，残杀戕害，于党和政府固然多所不利，于万众也岂能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已有了这种肯定

的看法：一国之内同室操戈、箕豆相煎，无论何时不是件好事，但凡能够避免，应该避免。不过，就在一年以前，倒也还不是这么看的。那时只觉得：渴血者必淹死在血泊中，这是一条规律……

同时，因着反感的增长与偏激的深化，又更加深了思想方法的片面：对缺点错误特别敏锐，对成绩长处视而不见，意不足，心不平，态度上自亦难免处对立面之后，就又有效地激发反感，助长偏激。这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却也是长期对我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来二所后，通过报纸略知“八九”全会以来的形势，看到了党之政治路线改变，当然，在积愤已久之下，开始对领导的决心与诚意颇打几个问号，故仍不免带些幸灾乐祸的嘲弄的快意。随着时间的消逝，觉得党这回算是比较脚踏实地眼见群众了，感情乃渐渐转变，开始作了通过向领导上开诚布公以求得问题之合理解决的想法，这便是始写“日记”的动机。在写它的过程中，一方面检讨客观的发展，一方面也少不得探索主观的经历。平心静气之后，考虑也比较全面，乃重新肯定了中共治国以来，在这短短的一纪之中，也有相当成绩。不去定功过之七或瑕瑜不掩，反正也为民族、为国家立下了些功劳这是事实。作为后辈，更应学习那些剖一颗丹心沥满腔热血，争取国家民族自由解放之明日的先烈，只执一端盛气相向来个基本否定或全部否定，显然是不客观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加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想的肯定，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应该重新把赞成票投给中国共产党。而这样一种认识它本身也便已具体地修正了我们过去所持的政治态度。

在以上的认识基础上，我欣然乐意并且出于至诚地承认：过去所持与党对抗冲决现实的态度是一种错误，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后，在党已经开始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青年，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热情赞助和实地促成党的治政民主化，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确认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诚实的工作，以求和众人一起努力推进社会生活，使之不断出现新鲜蓬勃开朗的局面，并实地以这样的态度与认识，影响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向党靠近。

记得反右时我是一直被指责为“态度恶劣”的，大约自始至终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头上——低过头者，因此有一位领导曾为此找我谈话，对我责备说：你看看，就你们小组（右派小组）来说，有口口口口都比你好！我冷然作不屑之态道：领导上还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领导道：假的就假的，人家还有个假的，你连假的都没有！有假的总比没有好！……以后细想这话可谓“吾心卫顾”我到了家，可我当时虽惊感于他的坦白，却毕竟丝毫无法接受，要学那班……人的伪诈，骂自己一场口是心非以求免，我不为也。我所追求的思想转变过程是竭力，果我承认自己错，我必须先确实认识到有错，心口如一，否则，上了宗教

法庭地球也还是转动，这股劲儿拧不拧？憋不憋？且喜这样一个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已经追求到了——领导上也改变政治路线而圆满地完成了。党和政府就是从法律观点来追究政治责任而进行刑事处罚，我也必含笑受之。党的政治路线总是已经实地革新了！——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林昭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未名湖畔》——竞技者语

一、题解之一

运动场上换项目了？好吗。

一切运动项目只要含有竞赛性，便也带有竞争性，同时并具有程度不等的对抗性。运动如此，他事同概。乒乓、篮、排、足球、手球、象棋、围棋等项其成败胜负比较绝对。赛跑、体操、投掷、跳高、跳远之类则在进入了某个阶段上以后但有名次之分，对抗性比较起来似乎不是那么强烈；滑冰项目也便属于此类。若是花样滑冰，那技术性或说艺术性的成分就更浓厚，竞争性乃亦相应地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竞赛性了。

提起滑冰我立刻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我们的冰场：我们北大的冰场就是未名湖。

犹如在亚热带的南方人们喜爱游泳，在严寒的北国，滑冰是一项群众性运动。学生们对它更是入迷。想当年负笈春明，每到初冬，校内校外、街头、车上，举目莫非三两并肩背着冰鞋冲寒抗风谈笑以行的年轻人，青春气概无视着那卷沙夹雪满处回旋而呼呼作虎啸声的凛冽的朔风。而北大人又得以自己母校所特有的有利条件引为骄傲了：别的学校到了滑冰季节要和泥挑水、打椿筑版化不少工夫去整修临时冰场，我们可用不着。那幽倩秀逸宛如美人明眸的未名湖换上冬装以后我们就有了冰场，既方便又宽广。

未名湖呵，你的名字唤起我多少低徊不尽的联想！几个年头，春夏秋冬，在你身边我度过了一段那么亲切、那么美丽、那么值得我终生记忆的北夫人与“五·一九”战斗者的韶光！你的垂柳，你的迎春，你的紫藤，你的槐花，你的千叶桃与黄刺玫。它们听见过我们无邪的欢笑；听见过我们豪情的歌唱；听见过我们战斗的誓言；也听见过我们激越的诗章！作为一名战士又正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我本没有权利放纵自己的感情与想像，但既然已经写下了你的名字，那么也姑且容我稍稍地放纵那么一小会儿吧。未名湖，未名湖，我们的未名湖呵，作为北大校景的中心组成部分我是如此地熟悉着你，任时间与空间遥相间隔，我只要略一凝神，你的形象便分明在目：别具风姿的小塔，玲珑的石桥、岛亭，垂柳掩映的土山，诗意盎然的花神庙……

“那一天再能回到你的怀抱，

那一切是否都依然无恙？”

（中国歌曲：故乡）

作为一个学生，我爱北大，那以它之光荣的“五四”战斗传统哺育和培养了我的无比亲爱的母校；也爱我们母校之美丽的未名湖。特别还因为：未名湖畔之许多文化古迹，还都是燕京大学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整个未名湖就是圆明园遗址的一部分！对于如此一个虽创造而占有着古灿烂之东方文化却又不曾普及、不能认识更其不善保存的——老大民族来说，某些（不是所有）“帝国主义分子”所作的事情还真值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去深致感谢呢！

但是，够了。过分地放纵感情与想象那对于战斗者是不合适的。特别因为自己所禀赋的

感性气质，（这对于战斗者来说是个长处也是个弱点：在一定条件下它是长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弱点。）我常常十分警惕地约束自己感情以及想象：它们会妨碍我严肃清醒地面对我所遇着的冷酷的现实。

那么让我，自由人类正义大军队伍之中的列兵，祖国大陆青春抗暴阵线上的战斗者林昭回到现实里来吧。一九六三年八月，刚被移解到所谓之第一看守所的那个魔窟中去时，我就在镣铐之下以自己的鲜血向人们作了庄严的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

监狱是我们的反抗阵地！而未名湖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置身在未名湖畔！……我们的未名湖，幽蒨秀逸如美人明眸，却也稟赋着热烈而诗意的青春气质，并更渲染着战斗者与牺牲者之赤子鲜血的未名湖！

未名湖是我们的，她属于我们就如我们属于她！

未名湖是我们的母亲，因为她是我们北大母校的中心组成部分之一；而我们，北大人也就是未名湖的儿女！

未名湖，我爱你！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游子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苏联歌曲：贝加尔湖之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十五日

二、题解之二

在那些竞赛性比较浓厚的运动项目中，参加的选手们似乎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表演着竞技。也许可以称他们为竞技者吧？当然竞技这一概念的外延还要大得多，它包括所有运动项目之外的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技能与技艺。

然则我们目下所竞的是何技？将来所竞的又是何技呢？——也许可以称之为——一门综合技艺吧？

记得有个西方笑话，说一个少年成天游手好闲，父母为他发愁道：我们的孩子到底要干什么呢？且来试测他一下看看瞧。这么地，他们在桌上放了一件新外衣、一个钱包、一瓶酒、一部圣经等等，然后躲在帘幕后面偷窥。小家伙回来了，进房一看，便拿起外衣披在身上，拿起钱包掖在袋里，拿起圣经夹在腋下，拿起酒瓶打开喝着，从容不迫地出去了。父母相顾大惊道：哎呀，他是干政治！

既称笑话大约总能引起一个微笑，尽管这笑的味道对于各人不尽相同。在我，这一笑是相当寂寞至于哀感的：假如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条件下，干政治只要如此这般而已，那么在我们，当代中国大陆青春自由战士特别是林昭个人所处的条件下，若想凭这点儿干政治，那都早不知干上了哪儿去！——或者就确实只好如第一看守所之审讯者的恶骂那样，“狗肚子里呆着去”了！咱们所干这号政治真不是人干的！即使作为综合技艺我也实实想不到其内容会丰富若此！略举数端：比如为了要在一副或两副反铐之下长期自理生活，就需要练习从舌头到足尖的全副杂技动作；为了要“透骨地锐敏”以便即时识破以至回答人们那许多暧昧鬼蜮包藏祸心的政治性暗示，就需要学习封建大家庭如红楼梦大观园中大丫头小丫头间那种无聊透顶的勾心斗角；为了要针锋相对命中要害地打击那些令人作呕的可憎的伪善，就需要学习黄色小调色情歌曲，以至越黄越好而唯恐其不够黄削弱了攻击力量；而为了向人们充分显示，使人们确切理解反抗者的决心和意志，竟至于需要在父难之日吞吃我自己的鲜血！吞食自

己的血可跟饮喋他人的血完全不是一个味儿呢，嗜血者们！

类此之举便是林昭在我之斗争中所行的竞技的一斑！这样的竞技不论是在政治领域中或在其他任何范畴内都是史无前例而骇人听闻的！在如此残酷的竞技条件下经受住考验以后，作为一名自由战士林昭确实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论是合法斗争或非法斗争！

而假如活到将来并进入了另一种性质的阶段呢？一样，走着瞧好了，林昭只要不死，在未来那较好直至好的大环境里同样足以从容对阵而应付裕如。卡斯罗当年在马埃斯特腊山中树下便和同伴们讨论到未来的问题，而林昭现今在监狱囚室之中也已经多次深思了我们的未来。对于祖国的国情特点自由战士林昭与那些共产党人们可能具有同等深刻的理解，假如不说是更加深刻的话。人们利用着这点理解走邪路、取捷径、干便干歪事——奴役国人！我却要应用着这点理解从根本上去解决祖国这片中世纪文化遗址上的痼疾症结包括隐患，作为政治领域中的竞技者，这也就是咱们之间的根本分歧。犹如两名水平大致相同的医生，一个是使用着他的生理医学知识害人、杀人，而另一个则是使用着这些知识治人、救人！

也所以作为竞技者我们这一家无庸过多地考虑到技术方式，即使是从更大的规模更长的时期内着想都是如此。得说走着瞧吧，林昭的棋子自有独门心法，下出来不但你们一家，就连上他们，你们两家都统统不在话下！这首先便因为你们两家都不具备我们这一家独有的主观条件！

在未来之民主中国的政治领域中，作为竞技者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如何争先超越他人的问题，只有如何创造更高成就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第一个音

喜欢唱唱歌的人都知道：唱一支歌，定那第一个音最要适中；太高了唱到后来就会接不上气，太低了却也会发不出声。这一方面要根据具体歌曲的音程范围，一方面则要根据自己发声的歌唱音域。

同样的道理可以应用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平凡的事物中原都包含着一定的事理，发现而概括之使其升华便是具更大普遍意义的哲理，而在认识价值上超出了一般事理的范畴。却需要一番思考和探索——思想性的嚼嚼、消化、归纳与吸收的过程。古人之行成于思大约便缘由于此：经过思索，平凡的事物具有了更高的认识价值；思索的探求愈深，所获的认识价值也就愈高；而所获得之更高的认识价值又不断增进着思维过程的深刻性。

我唱起歌来倒还能够定准那第一个音，特别因为我喜欢唱的歌子其音程范围我都比较熟悉；但在待人方面就不然了，我定的第一个音往往偏高，于是唱到后来接不上气，只好中断或者变调。这样的教训已经获得了不知多少回，然而事态还每在重现。什么原故呢？难道我竟如此地不善接受教训吗？经过深思，我的结论是：主客观条件不相适应——在待人这个问题上我的歌唱音域不能适应具体歌曲的音程范围。作为基督门徒，爱德永远是我们灵修精进的基本内容。圣经上也明明教诲我们：诫命之中那第一且是最大的，即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而其次就是“爱人如同自己”。若从理性角度分析，人道思想是基督教义的精华，而爱德便是人道思想的精点。作为一个基督门徒他必然或多或少地对他人怀有爱意，然而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人（不仅指犯人甚至也不仅指一般人）有多么不可爱啊！

（我每谓这个万恶的魔鬼极权制度践踏而摧残了人性之中一切可贵的成分却发扬并扶植了人性之中那一切最最恶劣的部分！）——发扬而扶植了我们人类弱点的一切下劣恶德至于无孔不入无微不至的地步！这样的“人”按着做人标准来衡量十足是皆曰可杀的对象！而在这样一些无有人味的“人”们之前，基督个人的爱德又是多么可笑以至多么悲哀啊！

管怎么的也罢，现获得了教训，总该努力接受而且谨记，因为教训之获得都是付出了相当代价的呢！那么至少从现在起让我慎重些来定这第一个音罢。当人们还在那里撇不开“利益”、抛不下“面子”而充当着青天大人或浑天大人的角色之际，帝力于我何有的民女甚无兴趣来口称犯妇！更何况共产党人们的功利主义竟然入骨到如此地步！正如那位何小姐所言（该是一时失口流露了心声罢？）：面子假如没有相应的里子，那有什么用处呢？哦，原来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还给他们留着一分半分甚或一厘半厘的“面子”，他们都是非要用来换取共种“里子”不可的！确是共产党人——魔鬼门徒们罪恶灵魂之最里角落的赤裸裸的暴露！充分证明着这些人做人毫无原则！故其不知自尊不知自爱也就无足为怪了；对于他们，一切抽象概念都是不存在或至少是不值钱的！假如他们有时也在那里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地卖弄、玩弄而要弄舞弄着某些抽象概念，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了可以换取得一定的以至更多的实利！连对待他们自己那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价值都是如此！上帝哪，人是这样做的吗？！这样的人没有人格，没有道德，没有品行，没有原则，因为首先他们没有灵魂！

人们愿意没有什么都行，那是他们的“自由”；但他们不可能使用着这种可疑而更可悲的“自由”来向基督亲兵的爱德换取那怕只是试图换取他们所欲获得的实利！我们不止嗤笑而且鄙视这样一种企图！

那么且让我把这第一个音定得谨慎一些罢。意识反映存在，而认识总有过程，任何人只要他的行为已经实地表现出来值得别人尊重，每个知所自尊的人本来也都懂得应当怎样尊重他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

四、谁建议吃豆腐渣？

六年以前，一九六〇年冬天，被捕不久还羁押在静安分局那时，囚粮中曾以豆腐渣当为小菜佐餐。好多人包括我以前在外面原未吃过，这时吃来倒也觉得别有风味而吃得津津有味。

囚犯们欢迎豆腐渣之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问题：那程子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顿时期，一天两格子稀粥喝在肚里连踪影也不起，有些人甚至只好牛饮盐开水以欺骗自己那被持续的饥饿折磨得可怜的胃肠。而豆腐渣因其价廉，分量较多；吃着又有涨性颇能管饱。这么地，铁栅栏里的饿乡居民就日如大旱之望云霓地盼望着豆腐渣了。

这么地，事情也就来了。有天，一个打饭的男劳教，是个十来岁的小鬼，写了张条儿交给管理员建议多吃豆腐渣，管理员看了笑道：“这是别人教你写的！是不是？很简单嘛：你是劳教你的饭比一般多，你完全可以吃饱，吃不吃豆腐渣於你没有多少影响，你这是受着别人调教了。”

大约因为那劳教年纪小，又是一件生活细故，管理员说了他这么几句也就不曾再作深究。分局的看守所并不大，男女监室就连挨在一起，故我们听得很清楚。

管理员的分析是切中症结的。确实，劳役有得加饭，已经满够吃饱，吃不吃豆腐渣于他实际影响不大，那么这大概是出自别人的调教。

当然劳教对吃豆腐渣可能也有某种程度的兴趣，首先就因为人都难以摆脱私心。一存私心，便生贪心；而一起贪念，便无餍足：孜孜以求，多多益善，其欲逐逐只注目于一个“得”字，连自己之既得部分都丢在一边视而不见了！——既得的不算，我只想那未得的。作劳教虽有加饭，吃得更饱岂不更好么！天哪，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我总是说：就扛着一大整桶饭来，也得你有那肚子。老托尔斯泰的童话集里有一篇题名叫：“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大意讲旧俄之一块地广人稀的草原，属少数民族所辖；需要的人可以上他们那里去买

地，不用丈量却依着一宗特别习俗；清晨日出时与买地者一同登上某个高坡或小山，买地者付给一天的代价若干，然后就跨上马从那里出发向草原跑去，以他骑马所经为一个圆圈，他要多大尽得多大——把马儿放跑多远；在这圆圈以内的土地都属于他，唯一的条件是必需在日落以前回到原处使圆圈接上点儿，否则这一天就不能作数而得等下一天重新来过。有个买地者看着那丰美肥沃的草原黑土，贪欲不足放着马跑出了好远好远，跑到过午以后，人们招唤他道：已经够远了，你的圈子够大了。看，你已经尽得了这么些土地，再跑下去可要来不及回到起点哪！他道：且再跑一程子，且再跑一程子。跑着跑着，阳光已经偏西，眼看真来不及回到原处，他急了，取直线放辔向小山猛跑，山顶上日线落得较迟，总算让他赶着跑到，可是马蹄一停，他就从马背上倒了下来。那结尾两句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

“他们就在圪里把他埋了，从头到脚，只带六尺土地。”

这个作为插话的故事与我平日所讥语的阿Q的圈圈画得再圆也就那么回事颇能联系得上，而也许不免被人们恨骂两句尖转刻薄之类。然而老托尔斯泰确曾写过这么篇富有哲理的童话，并非林昭的天才爆发。——我向来不把自己的才能估计得过高，我所使用、应用、运用的很多都是别人的现成东西甚至是些过时冷门的東西；别人创造性的发挥不在东西而在运用，治事、为文、求学莫不出此。而当年曾为母校时师长们对这个学生赏识有加的根本之一亦便自此。不止一位师长赞我道：零碎割裂甚至偏不相干的东西挨你一用就活了起来且具新意。知识领域广博还是比较容易作到的：发狠心下苦工夫就行；但如何把获得的知识从不同角度上参考发明联系沟通，却不是尽人所能，即或能之也不一定都能如你这么浑成自然又新又活。然而在我自己来说首先倒全不是从功利主义之“用”字角度上去追求知识的。我这个感性主义者向来最反对作理性的奴隶！不论是在什么事情上对待什么性质的问题！

作着青蛙在戏盘里跳了一阵，自我陶醉既毕，便也还是跳下来回到原处以使圆圈接上点儿吧。我现在深深觉得：学习满足也是做人的重要一课而且这一课很难学。这不是说要学作庸人，竞技者大致都不是庸人之流作得上的；既上了竞技场，主观努力奋勇精进亦所应分而在情理之中，无可责备之处；问题在于精进根据什么？满足又根据什么？要叫我说呢，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合二而一归结到一点其唯一应循的根源即是天命！孔老夫子等古人讲究“不惑”、“不动心”，归根结底，在“知天命”；“知天命”而“不惑”，就可以“从心所欲不踰矩”，翻译成牛列主义语言则仍是恩格斯的那一句：认识了必然性便有自由。一种意思本可以着种种不同言语表达，外国死人也未必一定比中国死人表达得更好。

在满足天命的前提之下，我们一切人都大可循着做人之道去奋勇精进，这原是天父所许可的，却不能够背着理阴谋巧取豪夺，这是天父所不许的。按着民间口谈就叫做天理难容！

虽然，不见可欲则心不死，又得说人在肉体之中都难免灵性上的弱点；在权与利的吸引面前能够做到“不惑”、“不动心”、“知天命”以至“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本来是件难事且是件大难之事！是所以《大学》教人，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齐家始而以正心诚意为其全部前提。意诚又首需心正，技术方式对了，能变戏法者总有一定的聪明巧妙；最难之处厥唯正心！心正心术，心正则术通，从心所欲安不踰矩；因为这片正心之念唯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哪怕就为自己一群一党之心总比一己狭隘之私利略近大我。

正心、不惑、知天命，对于政治领域中的竞技者们说乃是治平正道，也是可保自己事业生命——政治生命宁长寿的灵药妙方。却又得说一句这是非常难的。假如我辈古往今来中外万国的政治竞技者们中间也有些人能够程度不等地作到这一点，那么我确实怀疑共产党内没有这样的人！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六——七日

5、 本 色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这一联对句不知出自何朝何代何人手笔，反正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是颇见经传而流行于士人们口头笔下，稗官小记中亦每引入作为插句。

至理每每不需多言，一语中鹄便为破的。我认为这一联对句虽只寥寥十四字而其所道颇具至理，特别是它所着重点出的本色两字。

本色者何？若据我之理解，本色，这应该是不尚虚饰、破除矫伪之一派清澈自然的纯朴的率真。古人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其意大致类此。

万事万物，皆具本色；这本色又因其质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即是同一类物体亦每同中见异地纷呈着区别。随着社会生活的文明进化，人们对各种使用物品的加工程度日益精致细巧；从应用美学或曰实用美学的角度去看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也可以说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这种加工过程中如何保存，保持乃至突出客观物体之所固有的本色，这却不仅是应用美学的理论问题而更是工艺美术的实际问题。曾见有人为文论玻璃器皿的装饰，对那些在玻璃上描花绘图的作法大加诟病，理由是损害了玻璃那纯净无垢的本色的美。于此我举双手赞成。不仅描绘之于玻璃是谓多余，即使利用玻璃的本色刻花磨沙，亦以简洁大方自然质朴为宣。玻璃的本色或说特色正就是它的晶莹纯净，一切加工性质的修饰和装饰若不能突出而反倒背离了这一点就都是画蛇添足甚至是佛头着粪。

这种崇尚本色的装饰美学原理可以认为具有绝对正确性，故得超越着时间空间而普遍成立。在我们的民族工艺美术中也广泛地应用着它。尽管祖先们不会像我们这样搬弄文字加以渲染，可他们在以往漫长的世纪里就这么实地作着。这种崇尚并突出物体本色美的装饰原理和工艺原则的实际普及，为我们悠久而更优秀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极好的构成基础。景德镇的瓷器以“清如水、明如镜、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著称，可以说是把瓷器之本色的美推到了无可更加的顶峰；而如考古学家们所艳称的黑陶、唐三彩等则又以自然的单色或明快的复色充分彰显而美化了陶器的本色特质。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要说呢确实也是，对一切物体的成种加工原该崇尚或至少无背乎其本色；因为假如不是这样，加工就变得没了意义。有那么个笑话，可忘了是土货还是洋货了，说一个人爱他的猫，跟朋友们说要给它起个漂亮名字。一个人说：异类之中唯龙最贵，起名“飞龙”颇当；一个人说：金龙还须朝日，叫它“丽日”好了；另一个说：日光虽亮时还被云遮起，不如唤为“彩云”；又一个持异议道：风力强劲能够把云吹散，应该叫它“疾风”；再一个驳道：风虽有力却会被山挡住，叫它“重山”最妙；还有一个说：那些老鼠的本事甚至能够把山钻通哩！管它叫“家鼠”好了。正当众议纷纭莫衷一是，一个半天没开口的听得实在耐不住了，唉了一声道：老鼠的本事那么大，家猫能捕鼠类，本事不是还要大吗？依我之见，还就实实在在地把它叫个“家猫”为是。众人包括猫的主人想想无可说得，乃相对哑然一笑而罢。

笑话总之只是笑话，我也不敢肯定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是否真会有那么一些不受粮食统制所限得以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的无聊之辈，拿着一头小小的猫儿来挖空心思作上那许多笑料文章。反正最后的那人下结论下得颇好。本来吗，家猫就是个家猫罢了，哪有那么些名字好起？飞龙丽日，徒事藻饰；风云重山，离题万里！种种都只泯没了家猫的本色。

《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前言（未定稿）

人民日报编辑部：

在这个肇始以来一直以其崇高勇烈的人道激情深深叩动每个爱自由者之心弦的著名的日子里，我——奇怪的读者又开始起稿给你们写信，假如这久被折磨的衰弱负病之躯的记忆力还不曾十分丧失了其准确性的话，那末我记得这是法国大革命首义的日子！就在今天——七月十四日，再也不堪专制压迫的愤怒的巴黎市民奋起攻破了封建王朝的黑暗堡垒和暴力中心巴士底狱！而作为欧洲中世纪时代的葬歌和人权世纪黎明的基调，那震撼寰区深入人心的举世闻名的人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乃从此被战斗者的鲜血焕然大书于人类编年史的篇页之上。

光华灿烂的历史！血腥惨厉的现实！面对着现实回顾历史更觉其灿烂，而缅怀历史审视现实却益显得惨厉了！当然，我决不是为了讨论历史才来给先生们写信的，除了无此必要，更还无此雅兴。我所在之处既非书斋，更何况今日以中国之大不仅早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甚至都早已容不得一个正直的书生！不！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论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议论现实！

这个奇怪的读者——从第一次给你们写信我就已经坦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你们这统治下的一名反抗者，而且正在牢狱之中——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间曾两次给你们写信：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因为当时我被非法地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彼时行之于莱尼斯就似乎并不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

给先生们写信的权利原无需得加以讨论而请求任何许可！虽然在第一封信的开头我就说了：这是一封奇怪的读者来信，云云。因为对于先生们来说，这样的“读者”在你们眼中可能已不免认为是相当奇怪的了，那堪如此奇怪的读者还居然——还公然地要给先生们，给你们的报纸写信，岂不是一发奇怪了么？不过在这个青年自己分析起来，倒还并不真正认为奇怪，至少并不认为十分奇怪。在那被先生们攻讦诟病得无所不至的自由世界里，报纸主要地是作为着社会机构——舆论中心而存在以及工作的！即使是那些众所共知的官方报纸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这一方面的职能。在我们之可赞美的制度下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了：我们是“楼梯上打架”的“阶级斗争”理论制造者以及崇奉者呢！但不管理论制造得如何完美也罢，倘然存在的客观事实不能如理论那样地完美，则任何一个体温正常不发高烧的人都只能从不是那么完美的实际出发而断乎无法、断然不能从看来相当完美的理论出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报，先生们的贵报无疑是颇有“阶级性”的；但既然它公开发行以供一般阅读甚至不禁牢狱中的反抗者——更别提什么地主富农右派分子等等了——阅读，那么显而易见它的读者群是没有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阶级性”的！这个前提可谓甚合逻辑无可争辩，因为它根据的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然则先生们的贵报既已拥有了“超阶级”的读者群，写信的这个青年尽管看来似乎有些奇怪，实际上仍不过是贵报那“超阶级”的读者群中之一人而已！这一基本情况不会因先生们的喜欢或不喜欢而有所改变，而“读者”之身份总归还是可以确认。既为事实上的读者矣，则在感到需要之时以这种或那种颜色的墨水给先生们的报纸写封把信而称之为读者来信，兹事究竟也还并无十分奇怪之处，自然更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核准！至于先生们将如何看待这一似乎奇怪而实不奇怪的事实，写信者当然还不很清楚。想来首先怕也还不无可以得意的地方：因为这至少证明着你们的报纸在废品收购站论斤回收之前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几个读者甚至还包括了一些“超阶级”的读者！虽然在我看来：即使就作为御用的——不好说舆论机关，那是你们绝对不敢当的；姑且就说是情况中心罢。即使就作为御用的情况中心，你们的报纸也非常之不值一晒，这原因主要在于：虽然它本身也是极权警察国家中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按着你们报纸——无论如何它总还是一张报纸——的功能而言主要地还只是装饰门面的。而对于恐怖统治极权制度来说，在某许多时候对事物的装饰价值与实用价值虽似并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还只是那些隐在招牌背面的实用性的事物，而断不是那些安在招牌正面的装饰性的事物。就从我前两次写信给你们以至于今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已经很足以充分证明了上述的论断！

写到这里我不禁先要提出一个看似天真幼稚而实在非常严肃的问题：先生们，我前此所写的两封读者来信——两封血书，你们究竟收到没有？……这是我至今尚还无法确定的一个问题。第一看守所的人们曾在话白之中非正式地夹了一句道：你写信！——你想想我们会转给人民日报去不啦？我立即答道：为什么不呢！不是早就三令五申重言以道全党一切组织机构皆有向党报反映情况之责任，甚至还把这一点提到了组织观念之高度上来的吗？……真的，大约因为年轻人头脑幼稚思想简单之故，在我，总觉得给先生们的贵报写读者来信，亦如给已故的上海市长写案件陈诉一样：至少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委实毫无危害可言！一笔写不

出两个“共”字，人民日报是你们的中央党报，也犹如姓柯的原来是你们的上海市长，当然第一看守所那说话的人所说究属何意我还不很清楚，也可能他们实际上是已经转给你们了！——并不为着觉得需要重视犯人写于桎梏之下的血书，只是为着履行共产党人组织观念所规定下的义务或称责任。但却非得跟作犯人的故为说辞，以免我藉为口实。不管怎样，事情跑不了两种可能：或者你们是收到的，——他们是转出的；或者他们并未转出，因而你们也并未收到。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我倒不仅希望，而且要求明确地知道！作这样要求的权利与什么政治权公民权等等全部无涉而仅只根据着一点：我给你们写过信了，虽然我是一名反抗者，你们的报纸可不是一张“反动报纸”！虽然我在这个制度之下没有合法身份，你们的报纸却是这个制度之下天字第一号的合法出版物，纵然我这个奇怪的读者是今日中国大陆之统治者的镇压对象，你们的报纸却不是今日中国大陆之统治者的取缔对象，你们尽可以认为我犯有这样那样这些那些的“错误”，但却不能认为我写信给你们的报纸也是一个错误。——就从你们的“楼梯上打架”之观点来看亦不得谓之错误。既然指名写信给你们并非错误，我自然有权利要求知道我写给你们信弄到哪儿去了？你们可曾收到？你们又怎么处理？等等。反之在先生们来说，只要对自己报纸的招牌还有最起码的责任观念，则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总也应该表现出最低限度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关注这名青年反抗者的什么——当然不是！而那怕就只是关注先生们的“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统治利益也好！要知道：由于你们的秘密特务一手遮尽天下耳目，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流血后果！——死人！而且遭害冤死的恐怕还不止一个人！死了这个反抗者倒又罢哟，可惜，先生们，含冤惨死者是你们的中央委员哩，似这等贻笑千古、遗臭万年的奇谈怪事，可也真叫这个插标卖首憨不畏死的青年反抗者说着牙疼。丢丑啊，丢丑！先生们，连你们祖宗亡人马克思的丑都被这一帮无赖子孙丢完了！他日呜呼哀哉之后下到地狱里去可是归不得宗认不得祖呢！

管你们收到与否，我姑且先简单地说一说前两封信的内容以及某些有关情况，以维持叙述的连续性！——这是咱们那些非现代戏里常用的一种编剧手法：借着折子戏有剪裁地反映全剧的情节。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便利观众：人们听过一段《借东风》也就对全本《群英会》的大略梗概知道了个差不离。

在这以前我写给你们的两封信，封面上注明由第一看守所转交——解放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内的上款则写解放日报编辑部请转人民日报编辑部。这回因着监禁环境已经被转换等等，我考虑无需再费那么些个麻烦，干脆就直接冲着先生们说话得了。虽然我还不知道上海市监狱将容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这封信致达先生们，我倒只不过希望能够以最通常的方式，就像一九六二年七月假释期间致书北大校长陆平那样：发一封双挂号信。尽管人们周密得连回执都不肯给我，但我颇信任咱们制度下之邮局的效能。……写于去年十二月间的第一封信（血书，下同）比较长，内容主要是看到《解放日报》“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的综述之后，出于对祖国文物古迹的痛惜心情与责任感而向你们发出的“抢救文化”的呼吁！——一个正被着非刑残害的青年反抗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在桎梏下以自己之鲜血的热血向人们发出的迫切的呼吁！在那封信中我不曾正面说起自己的案情，只在反复阐明文化不是现状而是历史的同时，顺便地提到过一句，有关自己案件处理的问题已经在给你们写信的不久以前（去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血书自陈于已故的上海市长柯庆施氏了。除非是压根儿不曾看到那封信，假如看到，那末，只要是一个略具生活常识的人——更不用说是像先生们这样一些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就一定可以从我的通篇发挥之中察见到：采取着这样一种极不平常的方式来抒发与表达自己心情的这个青年反抗者正处在某种极不平常的严重情况之下！

比较起来，写于今年二月初的第二封信是短得多。在那封信里我主要说明，本来想向你们反映一下情况：——你们贵党的监狱办得忒不成句话了！他日写到世界监狱史上丢煞了中国人的脸！“好在一腔赤血尚未沥流于祖国大地翻为万丈碧涛，献作自由祭，慢慢倒出来怕还不止十瓶八瓶的哩！……我自然连内部稿费都得不到，但我本不是来向你们兜售自己之

无价的青春热血的！”（手头缺乏稿底，引文但据大意，下同。反正都出于亲笔，大致不见得会出入到那里。）但我同时又说明：鉴于某些情况的出现，我决定暂且把这打算推迟，而先请先生们把我随信附上的另一份呼吁《我呼吁你们：律师——和记者！》（亦系血书）代转给当时正在为巴亚事件出力效劳的日本律师长野国治和智利记者罗宾逊·罗哈斯。这封信上虽仍只语焉不详，但在那份血的呼吁里已经相当具体地指陈了第一看守所对于如我这样一个负病的女性政治犯所作下的许多令人发指的非刑残害的暴行！这同时也就说明了我为什么总只能想到向异国人呼吁。因为，如我所指证的：在今日的大陆上固然早已找不到一名职业或业余的律师，也更已经找不到了那怕就是一个真正无愧于记者称号的记者！假若人们看到那两份血的写件，则不论他是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只要他还是一个多少有点人味儿的“人”，就一定可以据而作出判断：这个青年反抗者所遭遇着的种种，不仅情况至为严重，以其性质而论，且是极其恶劣的！如果和去年十二月间所写那第一封信合起来参看，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就是这样的两封信，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你们到底收到没有？

假定你们是收到这个奇怪读者——这个青年反抗者力疾作于桎梏之下那两封血的来信的，那么我完全有理由质问你们：像这样两封极不平常的读者来信引起了你们一些什么感想？你们又为之作了一些什么？即使仅仅当作是反抗者的一种政治行动，难道按其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之异乎寻常的恶劣程度来说，竟然还不足以引起你们的严重注意吗？即使仅只从你们的“阶级利益”、“集体利益”——统治利益着眼来考虑问题，难道竟然仍可心安理得地付之不闻不见无知无觉，而且毫不感到有以适当方式采取措施进行过问的必要吗？即使仅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你们那所谓之“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幌子，难道也可以容许人们公然利用着行政力量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而竟不亟谋加以干预制止吗？是认为如此做法完全合乎人情国法文明公理毫不值得诧异不需过问，抑是因为明知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而不敢过问呢？要知道，那怕是封建时代最最恶劣至于肆无忌惮的暴君，也还不能不略为顾念到其王朝的根本统治利益而在某许多地方稍惜声名稍存体面稍稍受一点纲常伦理道德法纪的约束。然则我们今日不谈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不谈道德，甚至于不谈“盗德”，就说作为堂堂一家俨乎其然的所谓政党，你们到底还有一点最起码的原则性吗？假若面对着两封那样惨厉的血书，你们竟然还能够袖手坐视恬不为怪、而继续放任纵容你们的独裁党魁、你们的秘密特务如此公然肆恶胡作非为，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道德究竟堕落到如何地步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究竟黑暗到何等程度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纪究竟败坏成什么样子了呢？一切保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先生们女士们除了到人民公共厕所里去捡些破草纸糊起脸壳来又将以何面目巍然向人呢？

而假如说你们并未收到——并未看到我那两封血书，则又十分确实至于无可怀疑更加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另外一些事情。首先证明你们的党内生活极端专制而且极其黑暗，甚至连封建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那么一点“民主”程度都不可能！——都不被容许！证明秘密特务实际上是你们党内杀人不眨眼的太上皇！你们的党已经“干净、彻底、全部”地特务化了！由此更证明中国大陆在你们这家魔鬼政党的妖氛笼罩之下已经沦为如何可怕的不见天日的地狱，因为你们使用着彻头彻尾的特务恐怖统治！——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更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说什么警察国家！世界各国古往今来不论哪一代专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这样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而不论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哪一名大独裁者都不可能像你们之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这样坏事做绝，而且坏到入骨！（上海市长的冤死十分真切地证明着这一点！）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我都不能不痛切地指责你们！——你们应该受到指责！假若作为堂堂的中央党报你们竟然收不到一个青年反抗者在桎梏之下指名写给你们们的血书，则说明你们的报纸对你们的秘密特务系统说来不值一张草纸！假若你们收到了那样惨厉的血书而竟然

噤若寒蝉莫置一是以致坐视造成人命关天的流血事件，而且犹恐不止造成一桩，则同样说明你们的报纸对你们的秘密特务系统说来不值一张草纸！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你们的报纸总不值一张草纸。不吗？明摆在眼前的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当作所谓的中央党报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国民众的尊重呢？更还怎么可能获得像我这样的反抗者的尊重呢？如果说先生们的贵报不止值一张草纸，那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还值些什么？我所以要论断你们即便当作御用的“情况中心”都殊不值一晒其道理就在这里，有许多情况连你们都未必真能尽知。——有许多情况连对你们都是封锁的。否则按着我之天真的想法：哪怕就只要再多这么几个人知道也罢，人们行事至少总该有那么三分顾忌。至少至少或总可望不致造成柯氏惨遭暗杀这样旷古罕有骇人听闻岂有此理荒乎其唐——荒谬绝伦的政治血案！我不禁想请问：先生们！除了天天浪费油墨纸张以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并不时把些某地某街某巷五岁小孩在墙上画大乌龟而题名“毛泽东死了”之类的重要情况军国机密编入内部资料以供捉影捕风等等而外，即使对于这个极权制度——对于这个特务统治，你们的报纸到底又有多少存在价值？真的，假若先生们的贵报值得一张草纸，那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值得一张什么样的草纸！

对那不值一张草纸的所谓中央党报，我毫无幻想，然而我还是继续写了这封——“读者来信”！这是因为我曾在那第二封信里说过一句以后再给你们写信的话。我总认为：人即使不对别人的语言行为负责，至少总必须对自己的语言行为负责！诚然给那不值一张草纸的所谓中央党报写读者来信未必有多少意义，但，犹如我在去年十二月初给柯氏的第一封陈诉中所说：反正我已经做了不少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总只是在做着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么再多一件两件乃至十件八件也没有了什么了不得的可怕。只要自己来得及做就行。在某些地方可能我的口气与词句在先生们看来不是那么挺够了尊重，却也只好请先生们反躬自省：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千不说万不说，乃至政治立场等等全部暂且撂开，只要你们贵党的秘密特务曾对贵报表现了百分之五的尊重，则为反抗者的囚人至少当能对贵报表现百分之十的尊重；如今看来贵党党内的太上皇——秘密特务们对贵中央党报的尊重两字根本是个负数！——根本不曾有先生们的贵报这么一回子事情放在眼里！相形之下，这个为反抗者的囚人今日之下还在指名给贵中央党报写读者来信，是囚人的阶级觉悟党性（“共”性也）锻炼已就大大高出贵党党内的秘密特务们了。也可能是少年时当过三天地下党员的遗念罢！为此倘若日后挨我的战友们批判，斥为思想认识模糊敌我界限不清，我倒可以自己负责；但倘若你们的奸雄党魁，你们的独夫民贼，因着脸丢在先生们跟前而羞恼成怒，仍仿谋杀柯氏之例杀尽了贵编辑部，那我可是不能负责。不仅不能负责，还得欣然认为是一件莫大的好事。是的，假如他杀尽了贵编辑部，而再以中共中央名义总发一份或分发若干份不胜其“沉痛”的讣告，则至少于促进爱国卫生或亦不无裨益！不过他也许不需要再费那么大的事：从所已发生的一切来看，连中共中央委员会都早已死得没了人，更不用说区区贵编辑部！贵编辑部里想来也早就没一个有气儿的了！

然而这倒又是我有一点兴致给贵编辑部写信的理由之一。据母亲分析我的性格，认为我是比较容易对死人发生好感的。（也许这是人情之常罢？看来某些政治家们也颇能把握这一点心理活动规律，否则才不会化那么大的力气去鼓吹雷锋与阮文追！）这么地，既然先生们都是没了气儿的死人，在反抗者的感情上对之似乎还比张牙舞爪猖狂作态的活人更有好感一些！大概死人确是比较容易获得我的好感，谓予不信，则大可请他死了“试试看”！

我的案件已于今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对于这个所谓判决的态度你们可以从作为此信附录之一的《判决后的声明》中很清楚地看到：我不过投它以轻藐的一瞥。是的，我不仅把不义无道悖理非法等等字眼拿来形容它而已，甚至还要把可耻、肮脏、下流等诸般大不中听的词儿加给于它！

你们不必装得似乎是对我的案件一无所知。早在一九六一年写《思想日记》的过程之中

，我就察见了你们之报纸对于它的某些反应，尽管这也像人们做坏事一样：采取着尽量不落痕迹的方式。试举一例：当我在日记的某一篇里——也许是论青年生活的那篇罢——提到今日的制度下绝对出不了华罗庚，因为他的那种自我奋斗方式断乎不能被这制度所认可，故而他的天才也不免要给埋没甚且给扼杀！以后不久你们就报道了那谁——是不是于振善？——的事迹，似乎针锋相对地用以向这个反抗者说明天才在今日也是可能受到培养的。诸如此类能够仅仅视为一种“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巧合吗？

（蒋注：①铜山西崩，洛钟东应：铜山在西方倒塌，洛阳的铜钟在东边响起。意谓同类事物相互感应。语出《世说新语·文学》。）

我不需要把自己估计的太高，因为我本来就不高，但到了今日我也不妨向先生们坦然承认：当初写《思想日记》虽然似乎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在自己却也未尝没有对客观情况作下必要的分析与估计：首先我肯定它必然会惊动中共中央。

这估计是自行深思的结果，但也参考着其他战友们的意见。意见当然不是在狱中交换的。在狱中当时我被单独监禁着，连与一般难友的接触都很受限制。

一九六〇年被捕以前，如人们所已经了解到的：我与战友们在散发宣传品的问题上意见颇有分歧。我总认为此举无甚必要，因为它不能造成真正重大的效果与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之下。但某些战友认为：只要散发出去，共产党自然会得代替我们去进一步扩大影响：即不公开，内部学习、传达、调查以至翻印等等恐怕大致上都是免不了的，他们——这说是你们——最喜欢作捉影捕风、白日见鬼的无聊游戏了。

这一点判断我是同意的，虽然并不因此便改变自己对于散发宣传品的意见，因为我还有着其它理由。而在考虑写作《思想日记》时我就参考了战友们这一判断。从我在“反右”以前所见到的某些内部资料与情况汇编之类来看也颇足以证明这一点。不吗？既然连五岁孩子在墙上画乌龟之类的“情况”都会跑到中央级报刊的办公桌上，那么我——一个青年反抗者写于牢狱中的直接而且系统地揭露、批判与指控当前现实的文章，自然更有理由或更有价值被送上诸如此类的地方！何况照我看来——虽然当时我对这一点的理解还远远不如后来以至今日这样确定而清晰——所谓的公安警察——特务系统这是中共党内、因之也是中国大陆的大动脉！循着它流去的一切东西都是十分容易、甚至必然会得直接去到心脏的！再加以上海作为世界闻名的国际性都市，本来就一向由中央级负责人掌握着各个方面，所以这更是一个有利条件：什么事儿只要能够达到市一级就可谓已经达到了中央！正是基于如上的分析与估计，我才更加故作大方地写过这样的话：我不为它（指《思想日记》）规定去向，我相信它自然会去向它该去的地方。

回顾《思想日记》，我每会对自己作一个寂寞的——嘲讽的、惨痛的微笑！我嘲笑它的作者！将来更多的人不难由它看出那作者还是个何等天真而稚气的年青人！客观主义地评论一句：年青的作者不论于兹举动本身抑或于其文章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堪称表现了敢有作为敢于承担的胆力与毅力与魄力，但毕竟还是相当缺乏锻炼更其不够老练的。总之，坚定与幼稚二者交集于这年青的作者一身。这对日后事态的发展也起着相当的作用：因为幼稚，人们乃得以哄弄而障蔽之于一时；但是，因为坚定，这哄弄与障蔽又无法持久，这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以往交手中统治者那方面的种种计谋每能尚称顺利地进行一个长短不等的时期，缺乏政治经验的年青人对于复杂更且深险的客观情况需要有自己的认识过程——观察、思考、分析、判断。诚然在某许多时候这反抗者对于某许多事物的反应倒也还算灵敏而迅速，然而每当又一个战略阶段临到时，总还需要对情况加以重新判断和重新认识。这一点多少能够说明为什么这封读者来信写得晚了些。从思索考虑、分析判断这整个认识、决策过程来看：六七个星期应该并不能算晚；但若从自己感情上悲愤、沉痛至于如焚如炽的剧烈程度来说，则六七个星期是好算得晚的了！先生们，这个饮恨茹痛屈抑莫诉的年青人身负着惊天的冤苦，可真是度日如年哩！

一九六二年之所谓保外就医那一出精心计划下的好戏想起来颇令人啼笑皆非，却也不妨

认为是有着其相当的必然性。这必然性的基础首先是林昭所固有的政治特征：坚定与幼稚。稍具阅历者不难立即从释放我的方式方法及前后过程上看出：这充其量不过是对于个人的开脱而绝不是如我所呼吁于统治者的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上来解决问题。虽然幼稚的年青人其基本一面还只是坚定，所以，假如我不曾记错的话，当年三月初出狱以后，三月底或至多四月初，我已经正式在（通过户籍警）向当局追询案件处理情况和同伴们的下落了。作为反抗者林昭有一点是自谓可告俯仰无愧的，“凌霜劲节千钧义”！迷惑，挫折至于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战友决不能背离，犹如战斗决不能背弃。假若不是因为执着于这一点，则我是也大可坐在一边省些力气，甚至根本无需乎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诚如人们所言——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

然而我不能！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还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经日益深化地看清了伪善画皮底下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是非观念。一九六三年初到第一看守所不久，我就向审讯者说过：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记得他当时倒居然还——虽然也许不过一种欲擒故纵的方式方法——对我这话表示首肯而承认我“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哩！

所以，客观地分析，人们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的百种诡谋千条心计，始终难以得逞，重要的甚至决定的一点恐怕还是：对年青人的幼稚看得较多，而对坚定估计不足。却不想想坚定的一面若竟无法改变，则即使孺子可欺也至不过一而已！在第一看守所时我尝谓之人们说道：不必跟这个小叛徒一般见识而动意气，小东西没啥本事，更其没啥了不起。其所以屡“制”而终不能“服”者，无非是因为有一股子书生气。用第一看守所之人们的口白来说则是——有那么股子劲儿。“比你反动的人多的是，多得很！你不过有那么一股劲儿罢了！”满恬淡的修辞：“那么一股子劲儿！”更正确地说或许应该称之为斗争性罢！想当初这个年青的叛逆者早就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战友们说过：犹如“与打击者以打击”这著名的口号一样，我们的行动准则应该是：与斗争者以斗争！只要斗争尚在继续，只要我们一息尚存！而且在我认为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要这股子“劲儿”存在，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众寡不敌，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们也仍旧可以找得到进行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我常说：——将来这句话或会被列为林昭格言之一——造反是没有公式的！就我们，当代中国大陆青春代自由志士所必需面对的极端复杂、极其艰苦的斗争形势来看更是如此！一切方式方法本身都并无“阶级性”，前人撒土迷不了后人的眼，但应该也必需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时代特征来加以创造发展而使之花样翻新，做文抄公总之不行，而且根本抄不起来。作为合法斗争，前人昔年坐了小汽车亲去重庆街头叫卖《新华日报》（是刊载皖南事变亲笔题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一份罢）的作法颇值借鉴，却是无法照抄。没有小汽车倒还无妨事的，十一号汽车照样足以上街不误。然而没有自己的《新华日报》，那才真叫是莫大的憾事！是所以两年之前才到“一所”未久初遭非刑虐待之际，这个青年反抗者就已经在桎梏下以自己的鲜血对今日现实作出了沉痛激愤的抗议与指责：“今之视昔、后之视今；人间何世？公义何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事情远不止是今之视昔后之视今这样一种简单的循环往复而已。不！远远不止是那样！倒是每况愈下而后来居上！

也所以像后来那样的事态发展就是很具其内在必然性的了。合法斗争者迥异于合法主义者，对统治者虽然略存希望却并不抱幻想。而且这希望之由来，说到头，仍不过是基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国家观念的立场！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形势对于无论谁个来说，可谓都已经不止是“三年早知道”的了！……我总认为：东亚病夫之老大积弱的病根，归结到一点上无非是：“人们——各式各样的人们在长时期的封建统治专制压迫之束缚与影响下，大都缺少国家观念。因为首先就缺少天下为公、兴亡有责的政治自觉性！也所以偌大祖国老是呈现着一盘散沙之局！不么？既缺少国家观念，民族的团结自然也就没了最重要的基础。故而作

为民族悲剧今日之事从某些方面来看，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当然还并不仅止于此。……想得《宣和遗事》记载了金人入寇时侍郎李若水的殉难以后，并记录了金人的评论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仅李侍郎一人！”而明末遗民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里所记述的国破屠城的惨状更令每一个稍具民族意识的后来人为之热血如涌悲慨不已。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命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贴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次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了篇幅！哀哉！杀身成仁的先行的烈士！哀哉！五千年文明灿烂的青史！哀哉！我中华民族浩荡发越巍如河岳焕同日星的正气！

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之余地！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一名奉着十字架作战的有志士林昭与共产党之间可谓找不到一句共同语言！唯一共同之点只不过是我们的国籍。先生们，我们总算都是中国人！而也只因为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出发，在林昭个人来说，除了在某些时候当作合法斗争的策略之外，确实也不能不从祖国的根本利益来深思而详虑许多问题：这便自然造成我在以往所历斗争全过程中之又坚决又诚恳的一贯态度！作为反抗者对于同民族之极权统治者所持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虽然，这中间还有主次之分：犹如我在第一次写给已故上海市长之陈诉里所说的：我的诚恳不容误解，因为我的坚决不容怀疑。在另外的地方我也提到过：在我说来，坚决是产生诚恳的前提。

不幸的是：——多少有那么一部分，我想——由于如上所述坚定与幼稚这样一种政治特征上的二重性，我的诚恳在相当时期内相当程度上，恐怕还是使人们产生过误解以至幻想而认为“孺子可欺也”。甚至还不仅仅是可欺而直欲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种阴险而更可耻的意图在年青人可也不是感知了一天两天！去年在“一所”我便已明告人们：需要提线木偶，找江加光或其徒弟刻去：需要能调教着串戏的猴子，找西双版纳的猎户们安排圈套设下陷阱逮去！年青人纵然因着被逼下了这滩浑水，已经辱身辱亲有沾门庭。却是祖先现已由猴子变成了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对着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者，我还告诉过他我的一个怪梦（那是今年春节前夕的事，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师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你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张牌！黑桃的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

所以，就是这样，当深思着所发生这种种一切之时，我自己不无感慨地发现：从上述那样一种坚决而诚恳的基本立场——根本态度出发，在同时代人及我个人之艰苦的斗争中自己竟然逐渐形成了颇称完整的一套东西！——从原则、方针、路线直到策略、方式、方法。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时或用以检验、分析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而纵然已经被执政者逼上梁山而逼得投进了政治领域，我们之悲壮惨烈得史无前例前无古人的斗争也是断乎不可能以着理性来进行的哩！

分析情况是为了更好地揭示问题。我不害怕分析，因为我的一切行为能够经得起分析，那怕是相当深刻地触及本质的分析。当然这样分析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感到不舒服不愉快以至恼火，但那只能怪他们的行为何以竟如此地经不起分析。在我，可不能更不会因此而就停止了对于事态的分析，不论是其全过程或是局部细节。泛泛地罗列表象可也没有啥子意思，即使有必要对事情的过程加以某些叙述，也仍必须作这种分析性的叙述才能比较明显地彰显其内在的发展脉络。

所以——所以这个青年反抗者从一九六二年假释期间直至目下所作的一切，其内在逻辑也就相当可以理解。致函北大校长之举，我也设想到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然而我做了：既以当成先礼后兵的立此存照，更以作为《思想日记》的必要尾声。说实在的，想到《思想日记》的某些地方（例如“七一”那篇和卷末九月底一篇的结束处）使我脸红：这些多余的感情——寂寞的呻吟够多么可笑！虽然这也许还有其必要性，因为作者毕竟是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而且当年追随共产党，其出发点也只是热烈的感性而并不如一些政客似地是冷酷的理性；是故《思想日记》从整体上来看，仍只反映了作者那坚定而幼稚的政治特征。不过对事物的认识都要求着一个过程，愈是复杂的事物也就要求着愈加艰难的过程。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连双挂号信的一张回执都没有哩！试想这美妙制度下的邮电部门之政治化——特务化都到了什么程度啊！）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期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青人完全占着个“理”字！不么，先生们，事实具在，自有公论。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青年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精神病院鉴定是相当可笑的一着棋，其作用与意义或亦与林昭的致函北大校长相仿：明知对方未必会得接受，不过藉以作个必要的转折来引起下文。否则从假释直接跳到还押可能也觉得有亏风度，况乎执政者所面临的对方又是这么一个胜之不武不胜为笑的一一如人们所言：黄毛丫头！当然其间也用得着辩证法。我每谓真与假，特别在政治斗争中也是互相转化的：你真，别人就假；你假，别人就真。倘若这个青年反抗者竟表现出某种可以默然接受精神病患者之鉴定的倾向，那么想出这样一着高棋来的人们当然也就颇堪自喜于未曾白绞脑汁。然而此计又不成——上帝不许！年青人丝毫不谢这种阴险的可疑的“善意”，而只愤怒地认为是对于反抗者的莫大侮辱！虽然，从另一方面看来这或许也相当可以理解。诚如某些人对我所说那样：十数年来在极权统治那窒息性高压手段之下，中国大陆上敢于面揭其短、面斥其非者未知有几！故在统治者眼中看出来这个愍不畏死与虎谋皮的青年人恐怕也确乎是有“精神病”的！否则又将如何解释自己握着生杀之权的赫赫威势竟尔悲惨地失效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实呢？

然而在我却又已被逼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不，请人们不必对这个青年反抗者靳惜狱门以内的一席之地！精神病院那怎么也不是我安身之处！何况，倘若作者竟在精神病院里，看见《呼吁书》的人们将会对它怎么说呢？当然从它本身包括它的附件来看人们也未必就真会相信作者是一个精神病人，不过——罢了，我总之还只是到监狱中去更好！……

“苦难的青春更哪得归宿？

炼狱呵！你是战斗者的家！”（引自《牢狱之花》）

这么来到了林昭个人战斗生涯中迄今为止最最艰苦卓绝也最最骇人听闻的一段：这也就是在第一看守所的那一段。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在上海市监狱寄押了八个半月之后我被移解到南市上海第一看守所。正是我移解的当天人们发表了那个所谓《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更正确地说是公然干涉他国内政，更不必说公然挑拨种族感情——的声明》。似乎毫无关联的两件事随着事态的深入发展和问题的深刻暴露终于使我认识到其间的内在联系：你们的那位“第一看守所所长”，由于其极为深固的对于谶兆之类的迷信，乃在采取发表那个声明这样一种战略行动的同时又决定把这个青年反抗者当作他另一个试验典型——另一个南越战场！先生们尽可以摊开双手耸耸肩膀而像煞有介事地惊诧道：“啊呀，你说的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哪？”就是，有许多事情真正令人难以想象更其难以相信，因为它们出乎世间一切常情常理常规常法之外！但既然是事实——只要是事实，则别人就有权利去加以指陈和揭露！特别是，作为暴行的一个直接受害者，其所据有的这种权利当然更比一般人来得充分！

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青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没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之下把这抗议记在了笔录之上。那可是一份挺好看的笔录！我请问审讯者凭什么欺负人？政治活动与我的性别有何关系？等等。我坚持要记下我的原话否则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这一支小小的插曲虽然对遏制人们的邪意未必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但多少可以显示年青的反抗者在立身敦品这方面对于自己的要求，特别因为我与人们是政治关系！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不能不持比在其他一般情况下分外严肃审慎的态度！更何况有许多事即使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完全不应该、完全要受到指责的。反言之，也许有些在一般情况下应被指责的事到了政治领域里，披上了政治外衣之后，竟就公然地可以使得可以行得，其中也包括这个青年反抗者所遇到的事，但那至少不可能发生在林昭身上！又得说那一句了：上帝不许！

向先生们逐一列举这个青年反抗者在第一看守所里经受的种种一切可能并无必要：假如你们的报纸确是一份名实相符的中央党报，那么，只要你们能够认真地去了解同时推动有关方面彻查事件经过，你们将会十分清楚地知道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干下了一些什么？去了解这一点并不如何困难，特别因为这个年青人作为暴行受害者已经给人们存留了不少记录，包括血的记录：在过去给你们的血书上和那份《呼吁》中，我多少也提到了一些，假如你们竟然不曾看见，那可是你们的事情！这作犯人的无法帮你们的忙。反正，在人们说来，是早已对这个青年人计划好了一盘妙棋：先则企图使我矢志，为此而其所作所为直至于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我于去年十二月五日“开庭”之丑剧上毕归去后写给那伪检察院的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所据以定案的供词根本就非法而不能成立，因为它们是以非刑逼拷所取得！不谈什么捞什子法律，即以先生们之贵党所标榜的政策而论，早自十来年前司法改革时起也就已经明白扬言要反对“逼、供、信”了！林昭并不害怕而且永不害怕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但我也不能不严正地指出第一看守所一再进行非刑逼供的这样一种事实！事情竟然发展到这样岂有此理的地步：在给我戴上两副反铐并以防止自杀为借口，公然把特务派入监房对我日夜进行虐待侮辱谩骂殴打直至逼使我愤吞药皂求死，而且几乎已经濒死以后，还要断续逼迫我对于——首先是《呼吁书》的问题具供！我具了！先生们，我具了——一份血的供辞！更多的人们在将来也会得看见！我不很了解这份供辞从法律的眼光来看，有何价值具何意义，好得在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之可言！

矢志之计不遂，乃反谋使我失节——合二而一，殊途同归！倘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则政治问题迎刃而解。反之，倘若政治问题能够遂愿，则这个目的亦唾手可得。好心思！——好算盘！也叫天意弄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在林昭自己则更已不止一次地在如焚如炽的悲愤之中痛切自伤道：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天教生为女儿身。呜呼！呜呼！徒唤奈何！

既反谋使我失节矣，则为此更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在第一看守所时人们每道：“那么些个犯人，谁跟你似地？我们对别人都像对你一样么？”意谓对我的诸般非刑凌虐非法残害都有着极为充分的理由，而这理由就在于我本身。我是不曾得有全面视察第一看守所之所有犯人的机会，不知道谁个跟我似地，更不知道对别人是否像对我一样。反正在第一看守所围墙以内屈沉的冤苦够多，而非刑的使用尤属不少。但也或许这名青年反抗者确是不胜荣幸地躬逢了其盛，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对别的犯人可能并不跟对待我那样，因为其它犯人不曾碰到如我所碰到这样岂有此理荒乎其唐的怪事！是的，当然不跟对待我那样！那不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大致也难得相中个把女犯而不见得抓在篮里全是菜罢？假如那样倒又容易了：中国之大本来有的是女子，而偶象崇拜者魔教狂信者更未必少；既俨乎其然若为民主之状大可不必再来出乖露丑丢脸失体于区区犯人之前！执要如此当然也是人们自己的事情，但就怪不得为反抗者的女囚拼糜身首誓死以拒了！

来日当更多的人审察于这一幕恶剧时，可以看到和了解到：林昭确曾写过（以着鲜血）

和说过许多不大文雅的话，却也先得怪人们何以要干那么大不文明的事！过去我也说来：倘若人们行事稍存三分体统别要如此恶赖，则年青人作为反抗者即使不能从朝廷序爵之例尊重权力，至少犹可循乡党序齿之理尊重年纪。多吃了几十年饭总算是位前辈，只莫来肆意凌威后生家未必会无故失礼。既要对个人有所企图而谋遂私愿矣，是已经自降了身份自亏了身价。后生乃当然并待前辈之礼亦不可执固，为彼此业已处于相对的平等地位了。虽然如此，也还不一定就具备了恶声相报的必然性。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只要对方别——如上海口语所谓的“不上路”！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当然，对方若使真正出于感情，则至少亦应采取一种尊重我之意愿的态度，而不能企图将他的感情强加于我。本着此旨过去对待那些于我个人有所需求者，林昭向不轻狂跳脱盛气凌人。到了政治领域里么情况自不像年青人们在一起那么无邪地单纯，有时且根本不是什么人与人的感情问题！但，即算如此，既然都是人，则只要所行尚在世间常情常理的范围以内，不谈感情不感情，至少也还得援人与人之间的礼貌这一条。可是像你们那位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的贵中央委员会主席那样：以政治解决为诱饵，以行政暴力作威胁，惨毒频加，凌虐无已，目的只在于迫使这个仿佛可欺的孺子糊里糊涂地点头，那怎么行？莫说区区林昭，敢说任何一个知所自尊知所自爱的人谁也不受，谁也不吃你这一套！

在实逼无奈之下，我只好血书自诉于已故的上海市长柯氏……想得当初在受审中贵党的秘密特务们是连到“大光明”去看电影都要问上几个“为什么”的：为什么偏偏要上“大光明”而不上别家电影院呢？是“大光明”的电影有何特别吸引之处，还是什么其它原因呢？为什么正好想着了上“大光明”看电影，而不想去人民公园划船呢？为什么……哦唷，那一大堆“为什么”可真是没完没了！贵党的秘密特务们往往致力于把生活安排得一点偶然性都没有，所以他们也不相信生活中会有任何不经安排的偶然性，从而对任何事情都要去找一找“为什么”？供职于中央党报里的先生们，虽然也许衣冠齐楚一点，到底是一家人，而且有些虽似乎已经偃武修文，访访老底也未必不是短兵相接的科班出身！这一点年青人在拜读人们关于李秀成之那些声东击西、借古非今的论文时便深有所感：瞧！有些文章对李秀成被俘受审等情况的分析多么鞭辟入里而得其三昧！足证那作者正是颇知深浅的个中人或至少是过来人！而这也颇能从另一个角度上揭示贵党之特务化的深刻程度！……可是我说到这里去了？我是想说：碰上了与秘密特务一而二二而一或至少是与秘密特务谊属一家的先生们，可能也要在这里头找找“为什么？”不么？陈诉于柯氏这件事总比上“大光明”看电影去要重大得多，岂能没有个“为什么”在于其中呢？有的，先生们！确实有的，而且还不止一个！——“为什么”不止一个即理由不止一条，在这反抗者来说倒也不怕摆出来请先生们乃至异日请天下人都来瞧瞧！

第一：在第一封陈诉——《自诉书——致柯市长》中，我几乎是一开头就恳切地作了说明：这样做是因为我“已经再也想不出其它办法了”。“陈诉于任何其它机关都是没有用的！在我们的制度下，除了少数高级首长我不知道谁是管得着公安局的！”——为了给人们留些不尽余地，我只泛泛地指陈了上海市公安局而还未曾如何指着第一看守所、更未曾直指它姓毛的所长！

第二：“我向您陈诉我的案情以及处理情况……只因为您是上海市长，仅仅就是这一个理由，——地区行政长官是没有阶级性的，辖区之内的一切人与一切事您都得管！”（自注：略同于给先生们的贵报写信的理由。）“按着中国传统的说法，守土有责的地方官乃是民之父母！虽然我不过是个逆子，父母终究还是父母！那末柯市长，我请求您为我作主。”

第三：“倘若在审核了我的案件以后，以您的名义认可上海公安局对于林昭所作的一切全都合乎政策，那么这个饮恨茹痛忍死以待的青年反抗者也就大可心安理得含笑入地而瞑目无憾了！因为身任着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您已经是中央首长之一，毛主席也不会和您持不同意

见的！”

这三点理由颇足以回答先生们可能提出的“为什么？”而且，即使站在先生们的那架贵楼梯上来研究以至吹求，恐怕也无论如何找不出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当然，像先生们这样供职于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们，可能仍对上述三点感到不够满足，那末年青人也不妨承认：是的，还有着“第四”……

第四：“过去在外面曾不止一次听得民间提起您的名字：人们称颂您的贤明和关心民瘼。”（《自诉书》）“上次我说向您陈诉的理由仅仅因为您是上海市长……那自然是一个理由，而且可谓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理由，但并不是全部理由，我不会无所选择地陈诉于任何人，只因为他作着上海市长！”（《自诉二书》）。

这一点理由特别在政治家们看来应该是很清楚的！是的，柯氏确是贵党头面人物中夙行数能为这个青年反抗者所服膺的一位！人们很不必为着这一点去责备柯氏“立场不稳”或诸如此类的话，至少在他生前他从也不曾把任何好处卖到过这个素昧平生的青年反抗者跟前来！很奇怪，上海人一般地对这位市长较有好感。从他死后广大民众那种衷心自发的哀思悼念（报纸上多少还反映得出那么一点）也不难看出柯氏之得民心的程度！然则这个青年政治上虽为反抗者，到底亦“人”、亦“民”也！作为政治人物，他既能博得辖区以内一般人的好感，当然也就可能博得我的好感，他既可以获得民心，当然也就可能获得我心！既然——特别是这东南宁沪一带——知识界中有那么多人对他比较服膺，则这个为反抗者的小知识分子当然也就可能对他比较服膺！在这一点上林昭既不犯任何错误。死者——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同样不犯任何错误！假如一定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比较应该受到责备的人，则恐怕还是向市长血书自诉的为反抗者的囚人，而绝对不是、无论如何不是市长。不么？即使按着贵家魔鬼政党之最最严厉最最冷酷的“阶级观念”说话，直到他的血最后免除了他的党籍以前，柯氏总还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即算他沽名钓誉收买人心亦得，既然一笔写不出两个“共”字，则有个把被人们颂为贤明而比较向心服膺的市长，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来说，无论如何总不好算一桩坏事！除非在独裁者看来，按着封建中世纪的政治逻辑：犯了“功高震主”之忌，那当然就连“阶级利益”“整体利益”都再也顾不上。但我却又不得不请教一下先生们，这堂堂一家俨乎其然的贵党到底是按什么原则建立起来的了！真的，我真怀疑先生们的贵中央委员会——更不必说什么全国党代大会！——开会来是先要行三跪九叩之仪式的！

说到这里大致可以算解答了这个年青人“为什么”偏偏要陈诉于柯氏的问题。当然先生们还可能会问：那末，通国之大，难道竟就没有更值得你服膺的人了？……这话可也是挺难说。首先，这个年青人尚还缺乏机会去一一考察贵党的政治人物，那怕就限于“中央”一级的所有人物，故说不上到底还有没有夙行比之柯氏更值得我服膺的人！其次，假如说在这回事情里林昭不应该有，不可以有一个陈诉对象，因为通国更无一人比贵第一看守所所长、比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再大，那么即使林昭并未陈诉于柯氏而是陈诉于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乃至中央政府主席，结果恐怕也一样的跑不了“因患重病治疗无效”。然则林昭这一份奇冤极枉难道注定了只好沉于海底么？哀哀皇天后土，光从这一点上就已经充分表现、充分证明了今日的中国大陆在贵家魔鬼政党的极权恐怖统治下，成了如何一个黑氛迷天，血腥遍地，荒谬绝伦而惨厉无比的地狱！人间何世？人间何世？人间何世？！

然则其间似乎还有一个“为什么”——理由之外的目的。那末这在第一封陈诉里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的，反抗者请求柯氏“过问——参与——干预我的案件”，为了“帮助公安局回到——别说法律，就说政策原则的轨道上来而不致越走越远愈陷愈深！”——凭记忆援引，这所有的文句可能在字眼上不尽相符，但意义决无出入！到底是我亲手写下的，而且还是在镣铐下以自己鲜血写下的呢。不！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自己所作下的一切，我是死都忘不了了！……是的，这有点类似某一出地方戏里的情节：跟太守告皇帝。当世既无包拯甚至都无海瑞立足存在的余地，再清正贤明的太守又奈得皇帝何？不过如上所述，告状

者的要求本不甚高，充其量不过想请太守规谏规谏使皇帝有所顾忌从而诸般行事略略顾些体统，别忒不成话说罢了。至于是非两字，本来不是今日之下所能论得出的！而在单纯幼稚的年青人想来，任着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似乎也就够大，应该可以跟皇帝说得上话：又怎么知道无巧不巧地恰恰碰上了先生们之党内头目间心机暗运针锋互对的机槛①呢？！先生们的党内斗争几乎一直是个关门淘粪坑的局面，作为局外人即使时而又嗅到些从门缝里飘出来的“关不住的春光”，到底又哪里弄得清你们那“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之内是怎么样的一窝毒疮一包脓浆！假如我再多知道些的话！……不过那也枉然，如上所述，以皇帝之行事断无他人置喙余地这一点上来讲，林昭的陈诉写给不论哪个都等于是他的拘魂票追命书！啊呀，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哪！可怜！可怜！！可怜！！！原来你们在这样一家魔鬼政党里，不管爬得多高都只是些性命仅如悬丝呼吸随时可绝的樟柳人②哪！

（蒋注：①机槛：设机具捕兽的陷阱；②樟柳人：迷信事物，从前吴越星相术士所用占卜等之小木偶人，书小孩生辰于上，咒死该小孩而吸附其魂，传说神验异常；）

第一封陈诉在去年十二月六日交出，封面上写有请检察院转呈。这时离着那所谓的全国人大代已没有多久了，猜想柯氏从那时去京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回来，其间曾有一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和人们一起“观看”了不知什么现代戏的演出，嗣后一直不见露面直到今年一月五日发表了她的“国务院副总理”……我不知道人们的杀心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可能那时已经起了也说不定。无论如何这“调虎离山”的局面已经明摆着了！…

缅想而深思着所发生的这些，我每每于内部感受到一种剧烈而窒闷的疼痛，时而痛得心腑都像被什么绞扭而挤压着直是难于呼吸！先生们，这个年青人生活了这么二三十年手上还从不曾沾染过别人的一滴血呢！错铸九铁，伯仁由我！永痛莫赎，饮恨千古，死犹未已，生更何堪？！先生们，先生们，假如你们在那极端冷酷的政治家的理性之中还存在得有那怕只是一点点人心，还含带得有那怕就是一分人的感情？……回忆柯氏生前的种种作为，我觉得他还是颇称韬晦的。无疑地，他尽量要使自己的一切活动不致太越出于大独裁者所能容忍的范围以免招致更多的嫉怒防范掣肘与疑猜，作为一位思路比较缜密行为比较端慎的政治人物，想来他对自己“亲密战友”的性格特点该是理解得相当深刻的罢！而这个青年反抗者虽然由于受到人们“抬举”而不胜荣幸地也在这方面获得了某些足以说明问题的第一性资料，无论如何于深度上恐怕还是非常不足……在第二封陈诉中我曾说过：

“我不知道是谁在那儿对付我，柯市长，不过若是容许我斗胆评论几句的话！……斫轮老手，目察秋毫而胸罗甲兵；思路致密，老谋深算——谋远虑深；如北京口语所谓的‘爱脸’随之而来的是护短，果决，失之过刚自恃；这特别对于权力人物来说乃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一般情况下致他人之命，而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足以致自己之命！”

管中窥豹而谈言微中真亦大不幸也！而林昭在这回事中若有过失则首先便是：尽管已经多多少少地见及了人们的这些性格特征，却还是未曾更进一步联系着亲历的事态发展过程去深思，从这些性格特征出发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行动！这么地就未曾及时唤起必要的警觉！这和所说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经验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另一个原因则是如我所言，我只凭感性与直觉行事：是非之间无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义所在不惜身命，头颅可抛，热血可洒，他何足计？！是故从也不去跟作游戏似地横拟一种方案竖排一个可能——一只知为公大义，不知机会主义！何况像这么岂有此理的事情根本叫人难以估计，因为它作得出乎世间一切常情常理！别说这个单纯幼稚的青年，他日就让天下人包括各家斫轮老手都来公断公评一句，恐怕也总是估计不着甚且想象不出的时候为多。是所以今年三月廿一（或廿二）日这个年青人开始从米汤里闻到来沙尔味以及其后喝着米汤屡屡泄泻时，尽管不无感觉，还只以为项庄舞剑之意在沛公！那末很好，求仁得仁，固所愿也！如我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总算共产党成全了林昭！楼梯上打架任教不可开交至多你死我活，我又怎么想得到人们竟有如此深沉险恶阴狠毒辣的心肠要去打杀第三者，而且是毫不相干毫无过错的第三者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初意虽为万料未及，客观上可是变得仿佛像拿柯氏的性命在玩火

了！故比较应该受到责备的便已经不是市长而是这个向市长血书自陈的囚人！

尽管还不很理解人们那险恶到了异乎寻常的内心世界，但从今年一月五日以后这个年青人多少也总算安静了一程子。不仅安静而且还在原则性不做交易的限度以内顾及人们的所谓面子而默允为人们制造——提供和解或说落场的比较良好的气氛。这倒不是生意人的生意算盘，不过既被先生们的贵党“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而逼下了这滩浑水且又“三生有幸”地被“抬举”了一番，甚至据云都已经被“抬上了桌面”，则尽管书生气未脱而且学徒期未滿——未曾出师，总也不免带上了几分随乡入乡的干一行爱一行，并且对这一行持有自己的若干独立见解。过去我已多次地口头或书面宣说过：咱们这行的大忌是个“绝”字！天道好还，给别人留余地也便是为自己留退步，有鉴于此这个年青人尽管明晓得绝着的下法，却每每仰体天心的仁爱而留与余地——只要人们别逼我太甚，则林昭也就不为己甚。这在自己分析本来也很自然，因为这也与那和坚决相关联着的诚恳一脉相通。然而，天知道！也就是这一点一直被人们当作孺子可欺的根据，认为多少有机可乘从而纠缠不已！这才真正不但叫人打心里冷起而且咬得碎满口牙根！……

年青人是怀着勉顾大局勉全大体之念努力冷静着并对人们作了一些非原则的让步，人们则即不谓之得寸进尺至少也有些得步进步，乃至在今年春节前夕——月底罢，又发生非法打人事件！兹一事件究出偶然抑出预谋，迄今仍还不得而知，即使算它偶然，作为领导的第一看守所所长也应当负主要责任！——即非教唆，亦是纵容。因为一贯地就是在那里拗是作非而阿护私曲！而这个本来满腹悲愤只是强自抑制着的年青人那一口冤屈之气乃无论如何再也噎不下了！——将错就错，错上加错！那时若能有两句比较平允通达的话拿出来，这口气或还有勉强噎下一半的可能。谁知道那位贵所长递来的却是一句妙绝天下之语，叫作“凡人们受到攻击时皆有自卫权利”。天！如狼如虎形同鸩婆的女看守居然会受到一个久被非刑负病绝食并且正戴着反铐的囚犯的“攻击”，从而必须以野蛮的殴打来行使其对于犯人的“自卫权利”！这句话莫说走遍五大洲，就乘坐了人造卫星去向天边外，总也别想能有一个说得通的地方罢？！何况问题之严重意义倒还不完全在兹一事件本身，而是在于从这件事情——那怕就算它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上面很可看到人们之将错就错阿私护短已经到了何等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地步！只是在这样实逼处此忍无可忍之下，这个青年反抗者才又开始写给柯氏的第二封陈诉即《自诉二书》。然而，如上所述，既入了这行，有时也不免学着思索得复杂些，于人们的狠毒心思虽未尽悟，却也不免有所顾忌，是故那第二封陈诉从今年二月初即春节过后写了一张半纸——正好简略地叙述了那回非法打人事件，下文就一直搁着未曾续上。这一点第一看守所的人们不难证明，因为那其间他们曾来悄悄检查过监房，至少检查过一次。而有一次也就够了，那一张半纸林昭并未藏起，而是放在颇易看到的地方的。这中间人们——你们的那位贵所长似乎表示出某种和解诚意，那么也姑妄谈之，又得说年青人向来不为己甚。然而不行，一开口就“不上路”，看来是根本无从谈起——纠缠不完的了！年青人乃也顾不得许多，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把第二封陈诉赶着写了起来！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封陈诉全长在万言上下，而其十分之八都是在二月廿二日——三月三日（三日晚上交出）这靠十天里写下来的。试问这又说明了什么？假如先生们不大明白这说明着什么，那么且请你们去了解一下第一看守所的人们受命与林昭在二月二十日所作的那次谈话是怎么谈法的？——怎么开头的？怎么收尾的？中间嵌了些什么言语？作为一个犹有理智犹知自爱的女子只能怎么去理解这番谈话的用心？

为了企图割断那令人恨得牙痒的纠缠，自诉书里颇用了一些着实的字眼与有份量的话语，结果遂成为柯氏的催命符篆而直接导致了他的惨遭谋害！

※ ※ ※

柯氏噩耗传来的当晚，我向门外来人惨笑而伸着大姆指赞曰“有种！”之时，递过来的答语就是：“问你呢？”（在第一看守所内特别到了后期，我与人们通这样的无线电话已经颇习以为常了。）而直到不久以前，此间的人们在谈话中还频频提到要我自己负点责任，甚

至

授意母亲向我强调这一点！好吗！这个年青人自幼所秉承的家教——庭训之一端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我也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但是先生们，在已经发生的所有种种事情之中，林昭到底应负多少责任，又应该负在什么地方呢？咱们倒也来从头算算账而评评理看！——水有源、树有根。柯氏的冤案才不过是全部事情中的一件。虽然是十分严重的一件，却已经是终结而不是开端了。

“问你呢！”好罢，问你呢？可为什么就该独问我？先生们，问你们呢！问罢，问罢！事实具在呢！摊开来咱们大家问罢！

首先，从政治态度——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来说，林昭自认为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的！

假如也有那么一点，则以中国之大，今日之下不知有几个人配来责备这个青年！是的，我在严肃的自省与沉痛的自责之中每把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追随共产党看作个人的一项错误。但这只是提到了兴亡有责严以律己的原则高度上来认识的结果，若据着实际情况分析，则既是时代风尚，又有家庭影响，林昭也不过是走着同时代人一般所走的道路而已！想当初这个年青人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三字还只意味着迫害、逮捕、监禁、枪杀等等，而并不意味着什么“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战友当年可指斥的“米饭与肉汤的香味”！故这丹心一点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后来中断联系，则主要地是由于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而这也有地下组织教育不够的责任在内！总算起来还只并并无很亏负了共产党之处！而当时据着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既没本事控制而稳定国内政局，甚至缺乏能耐为莘莘学子提供一个得以安定读书的环境，遂致无数热血青年误中煽动，抛荒学业不事正务卷入政治漩涡而沦为野心家们的工具！已至如此地步，尚且安抚无术而只镇压有方。不么？当初这个青年——这个少年便也是上过城防指挥部黑名单的学生之一！政治是肮脏的，然而青年是纯洁的。国民党既没权利责备当时那千千万万天真纯洁血气方刚的受煽惑而被利用的青年，当然也没有权利独来责备林昭！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变色以后，这个年青人也还只是继续走着当时千千万万同时代人所走的道路。国民党在这以后可谓已经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它既无力保持全国政权的屹立而维持法统于不堕，又不能把举国众民包括这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起带将台湾去；然则处于这么一个大环境里，人们受共产党指挥，特别是年青人的“一边倒”亦可谓必然之理！中国大陆上正不知有多少从利害出发搞政治投机的自私的政客，故殊不必更不烦再来苛责这些丹心为国肝胆照人的热血的青年！当然林昭作为这青年群里的一个，也未必有什么特别值得人们加以责备之处！于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只说一点已足：那时候是：你们脱下草鞋换皮鞋，我们脱下皮鞋换草鞋！其它依此类推。西南进军、南下服务、土地改革、基层建政等等，哪里不是我们这些被当时之某许多人笑骂为“小神经病”的年青人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地在当开疆辟土的无名英雄！在所谓“国家”、“社会”、“人民”等诸般崇高概念的鼓舞（迷惑！）之下，这些年青人慷慨无私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将自己最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掷诸尘土！而正只是这千千万万天真热情的青年不辞辛劳不计待遇去踊跃担负了最艰苦也最具体的基层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共产党弥补了政治干部不足的严重缺憾，并使这个政权得以有效地自下而上获得巩固！在《思想日记》里我就说过：若按寸金寸阴之例，共产党欠下这些青年的债务岂金山之所能补偿于万一？而这座高于希夏邦马峰不止百倍的金山里林昭也占着一捧土！

上大学，每被人们当为对这个青年加于“培养”的例子，实在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首先

，
没有共产党我也要上大学的，而且还要留学呢！其次，我考北大归根到底不过就经了组织同意这么一道手续。（蒋校：“续”字补）另外，入学以后作为调干学生（人也很多，不是我一个）比一般学生助学金多拿几块，别的还有什么？按照规定，调干学生参加高等学校统一

考试可以在同等成绩下优先录取。但据教授们告诉我：当年（一九五四年）（蒋校：“四”字误为“0”）我的入学试卷得分系全中文系最高或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则我考上北京大学也是凭的“过硬”成绩，而并未沾得什么“调干”的光。入学后的学习条件与一般同学一样，优秀成绩的得来全靠自己孜孜不倦地勤学好问刻苦钻研。这么地，上大学那笔账照我看来至多扯直罢了，积余是没有的！共产党在上大学这一点上不曾十分地限制林昭个人发展，却也不曾如何来给予帮助。

这种收支相抵的情况维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前咱们也有账，不过比较起来还不像反右以后那么大罢。那一笔账是农村工作时期所受到的恶意报复无理打击，另一笔账是在“民报”工作时期负病未得公费治疗，再一笔账是肃反当年由于所谓“人生观消极、恋爱观不健康”这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加于的莫名其妙的组织处分。这几笔账要结起来——要揭起来可也都是共产党有所亏负于林昭的！但在这里为了压缩篇幅节约时间以及突出主要问题，姑且不去一一罗列。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凛鉴于匈牙利事变的惨痛教训想缓和一下国内舆情使可能产生的问题消弭于无形，原意或亦可算为力争主动未足厚非。但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的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嘲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恨得牙痒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而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的做错事或害怕认错更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就可以比较出息了！…

每当想起那惨厉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呢！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而先生们的贵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呵！多少次我于早晨起来怀着比较殷切或比较淡薄的希望伸手拿起贵报，努力想从新闻中、标题上或那怕是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可是多少次我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莫说一点点，连半点点都没有！等到——大约是当年十月间某日罢，我早上一起身又习惯地伸出手去拿着报纸，一拿起来只见劈头一行大字通栏（社论标题）赫然道是：“为什么右派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或者诸如此类的罢？反正主旨不会错的。）也再不用往下看了，我顺手把报纸往桌上一抛，而人也在强烈的眩晕里默然扑倒在床上！从那天以后有很长很长一个时期我几乎再也不看包括贵报在内的一切报纸——一切“党报”！……林昭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决裂就从那时开始，而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责备之处！“伟大、正确、英明”或者诸如此类的先生们，梁山是给你们逼上的，这个青年曾怀着善良的希望等待你们——找寻你们的那怕是一点点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后一刻！但在完全绝望之后，我当然不得不毅然选择反抗的道路！我可以怀抱善良的希望，却无法怀抱空虚的幻想！生活在现实之中怎么可能靠幻想来过日子呢？而当时先生们的贵报又造成了一个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重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火如荼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己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应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青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之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之地步。那么……话要说起来呢也不费多少辞藻，而且以往对着人们也不是没有说过：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之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而来反共了！问题就是这么地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所属原也十分清楚！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么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走上反抗者之道路既是官逼民反而被逼上的梁山，则林昭纵要负责至少全无值得责备的过失！而所说这负责首先也仅只是对于自己的却不是对于他人的！先生们，林昭早已准备好了负责而且不惜负责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先生们，把牛虻被捕以后在地窖里忍受着非刑虐待时对蒙泰尼里主教说的一句话引来安在这里还是比较合宜，尽管我已经口头或书面地引用过了它好多次，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仍不稍见减弱——我是不好指望人们来拍拍我的头的！据谓刘胡兰当年赴死以前的壮语是：怕死不当共产党！然林昭以及我们同辈战友们走上反抗道路时的初志其悲壮程度较之前人应无愧色！虽然由于形势的改变需要更动其中一字即：怕死不反共产党！所说我绝不害怕而且永不害怕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其首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首先在此，而不在别处！

当然，既有首先，必有其次。其次则是：我不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我并无过失！关于这一点既已反复而系统地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作了论证就不必再多费篇幅，况乎早在三年以前于《我们是无罪的！》那份书面答辩中已经把这一点发挥得很清楚了：天下者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政治斗争从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还想如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可是行不通也！假如再缩小一些，那末如我在给柯氏的第二封陈诉中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以下更无论矣！我辈同时代人中的一位闯将于此就发挥得更其直截了当，虽然也许不大中听。他道：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这么地，政治态度的大账结到反右为止，正如我们这一辈苦难深重的青春代并无什么可以责备之处那样，林昭个人也同样并无什么可以责备之处。无论是一九四九年之前或之后，在中国内政问题特别是青年参政问题上的应该受到责备甚至应受严厉责备的都只是中国的执政者而绝不是中国的青年群！而比较起来，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己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

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不，管得先生们跳不跳得出你们靠以吃饭抱以殉葬的那个楼梯上打架之观念也罢，无情的客观事实，不管用上多少伪善的说教或虚伪的粉饰，也决计不能遮掩更不必说歪曲！犹如这个青年反抗者三年之前就在给与你们那伪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所指明了的那样：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

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

也许应该浅浅地唱个无礼喏，确实，词句可能是比较火爆了一点。但反正总是处在于这么个楼梯上打架的地位矣，在先生们总也不会指望反抗者在这样一封古怪的读者来信里附寄些玫瑰花瓣的罢？……监狱可也不是什么培植或采撷玫瑰花的合式地方呢！……

账算到此地——到反右为止，林昭还只是将自己置于稠人之中而作为我辈群体间的一分子在说话，而在这以后却需要更多地从个人这方面——需要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算算了！……这封古怪的读者来信拖得太长了！而且，上帝知道，我写得有多么累呵！如同过去对人们所说那样：这颗一次次在剧痛中麻木却又一次次苏醒于剧痛的悲愤的心是如此疲倦以致它每每情不自禁地渴望着休息！……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又断然不能任自己陷于麻木，为要脱出麻木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样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青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但是，罢了，这些话本不该写在此地因为它们已经忒含着人性气息而颇越出了楼梯上打架的的范畴，但或许也不妨写上以为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证，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如上所述，作为反抗者且又反抗着如此一个充满罪恶沾满血污的不义的暴政，本来可谓是一个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之局。年青的反抗者们包括林昭个人在这一点上毫无幻想：泾渭分明，灭此朝食！然而这个青年既怀着由于酷爱文学所培养起来的灵魂深处那一份人性，又由于受到时代、家庭、师长、知识，职业等种种方面的影响从少年时期甚或从童年时期起思想就一直比较复杂。于是——过去在《思想日记》里乃至在其它地方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在义无反顾地毅然走上反抗道路的同时，不免对有许多问题想得更多或者说更深了一些。而这些所想的内容——这些思索，这些考虑，又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我们斗争之目的及意义！……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何况——这一点不知那位伟大的美国人可也有些体会及之。反正事实就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怎么能够想象：只要凭借着政权的力量就足以在生活中建立并确立我们所向*（蒋校：原作“响”）往所追求的东西呢？……这么地早在被捕以前许久，我就和自己的一些“亲密战友”们讨论过了：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青春代自由志士的斗争来说，的确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局面！极权暴政必败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然而作为我们来讲，去考虑政权问题那还太早。从我们本身的主观条件和所处的客观形势综合考察，更必须对这问题持一种清醒、冷静、通达而更明智的态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丧失或至少降低了我们之艰苦战斗的意义！而且政权的归属诚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下。可是，说到头，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

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即使来日在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大环境里，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恐怕也只是应该考虑作事，而不是应该考虑作官！

说这些无非是指望多少或能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青年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么？先生们，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

客观而且公正的估计；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根深则蒂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我们艰苦的战斗生涯中已经越来越确证了：所根由的这些是颇为确实而更牢固的，因之也遂使这个青年所持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牢固至于不可动摇！仅仅是如此而已。若然说到对于共产党之那一份儿天真而善良的幻想，那是早已像肥皂泡似地被灭得连影儿也没有的了！而且还不光是幻想的破灭而已，老实警告先生们：从个人所历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本质而接触核心。随着认识的深化每使我从心底深处愕然震惊，但觉寒冷彻骨沉痛欲绝而悲愤无已！这样多的罪恶！——这样污秽！——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恶毒！——这样惨无人道！呵哟！先生们，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的先生们哪！你们可也曾想过没有？对于已经作下的一切！你们到底准备怎样收场哪？……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

逐食的鸦群呵何枝可栖？！

……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

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引自《牢狱之花》）

所以，请共产党不必再对林昭存在幻想，因为林昭对于共产党是早已不存丝毫幻想的了。

之所以还只深沟高垒而不坚壁清野者也无非只是本着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仅是如此别无其它。

然而，即使仅是如此，作为一名反抗者林昭个人也便已经告了无所亏负于共产党！先生们，你们的秘密特务为着企图“制服”这个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为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则莫说其它家仇国恨等等，即使仅只根据着自己个人的遭遇，我也已经就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立下血的复仇之誓言。

就是这样，一切公正明达的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治态度与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上，苦难的中国青春代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作为这青春代的一分子，林昭个人

同样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且又得说了：谁个能够，谁个配来指责我们呢？陈腐无能至不能维持民国法统于不隳的国民党人吗？极权暴虐只知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共产党人吗？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唯求分得半杯残羹一口冷饭的“民主人士”吗？怅吟“式微”潜歌“黍离”但望神兵一朝自天而降的“社会贤达”吗？平时处士横议恣谈忠孝一到考验临来面前便噤若寒蝉肃如金人惟愿苟全性命的“学界先彦”吗？上焉洁身自好求其独善，下焉寄人篱下求食高门而根本态度同为管自己在云端里看厮杀却全不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之民族责任的“海外名流”吗？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暴政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子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厉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奋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上了呀！

总账算毕，再算分账！——或者说整体账与局部账，反正跑不了是这么回事罢。先生们，咱们且来算算这个年青人与先生们的贵党直接临阵对垒以后的——战略账，从而也姑求得个使大家都来客观地看看事实而排排责任！这账且就从一九六一年《思想日记》那阵子算

起罢。

写《思想日记》并非一个错误。——白纸蓝字、文稿具在。尽管还频频流露着年青人的稚气与不成熟，其基本态度应该认为是并无任何引起误解之可能。先生们，幼稚又一回事，林昭从也不曾放弃过自己的思想原则。这原则我通常把它简单地归纳为两句话：“祖国至上！

自由万岁！”或在前面再加上两句：“公义永存！青春必胜！”以充分阐证之。正因为指导这一战略行动的战略思想并不错误，故直接体现这一战略行动以及思想的文稿在内容上同样并无错误！——假如或有细部错误，肯定没有原则错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林昭于兹举可谓没有什么错误！故我丝毫也不担心，比如说一百年后它会像《李秀成供状》似地引起某些饱食终日的“理论家”、“史学家”、以至其它“家”们一场别有用心的发挥。我相信：过去，现在直至将来所有看见它的人，谁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份自白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即使在战友们面前，我也是问心无愧的！首先因为写《思想日记》那回事是林昭个人负全部责任的。而假如说兹举将使我们的整个案情更趋复杂化，那末至少它不会使其它人的处境变得更坏。在共产党的方面就更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了：纵然严肃而痛切地全面揭露了、指责了当前现实，它到底还是写给共产党的，并且最后是向共产党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之呼吁的呵！我不知道他日蒋介石是否会以为这是一个错误，但据说蒋介石也是一位有那么点儿民族意识的人物哩（一九五六年前后不还准备在内部为他出版全集的吗？虽然我不很清楚后来究竟出了没出）！我相信：一切存有那怕一点点民族观念者都不会认为林昭写《思想日记》这战略行动本身是一个错误！此外，相信一切怀有那怕是一点点基督精神者，同样也都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错误。这么地我守在自己的立场上，也仍然肯定它并非错误。我想先生们恐怕也不大好意思说它构成为一种错误！

接受以“保外就医”为名的假释而出狱——这不知应否认为是个错误？从我们的立场上来检察或不无可以责备之处。但我，也许是因为凡人皆有护短的本性，即使不像贵第一看守所所长那么将错就错地护短得惊人，我总觉得纵有可以责备之处，也未必很多。当时的情况堪谓相当滞晦毫不明朗，由于缺乏政治锻炼我一下子不容易认识清楚人们的真正意图，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或至少暂时无法把这一点弄得清楚，而《思想日记》又是我个人写的。然则在这等时候到底是只应该坚守在狱门以内等待情况进一步明朗，还是也不妨姑且先走了出去，以便进一步弄清人们的意向呢？我采取了后一种作法。但我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而毫无任何引起误解之可能的。在宣布假释的当时我立即启问那位先生：请说说清楚还要我回来不了？假如还要我回来，那末这番周折大可免了。问题并未得到正面答复，但林昭的态度自谓够了明朗。这是第一。而回家不久以后即上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或最多四月初，找户籍先生作第一次正式谈话之时，我便指请他看：我的衣着什物业已统统收拾在墙角里“时刻准备着”！他笑道：这恐怕不必要了吧！我坚持道：可是案子犹未处理呢，既然其它人还在里面，林昭便只能作如此准备。……这是第二。也正由此我才护短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林昭纵有可以责备之处也未必很多，而不管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可以责备之处也罢，有权利责备我的只有我们自己之战友，特别是同已被捕在监禁中的战友。此外我不知道谁还能有责备我的权利。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既没有什么发言权，其它的人更未必有。即使谁有兴趣来作些客观主义的论断，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义务要去承认那些论断。从反抗者之整体战的战略观点上来分析，我不认为自己当时所采取的那种作法构成为错误。基于同一原因我乃假定异日我的战友们也未必就会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致函北大校长并非错误——附带声明：先生们，从现在起，这所谓错误云云就仅不过是

，
而且也只应该是针对着你们来说的了。理由第一：陆平是你们的北大校长，林昭既未写信给胡适之或蒋梦麟，甚至都未写给过了时的马老寅初！第二：信中尽管不能不以着严厉的语气激切的辞句，因为这个满怀沉痛的年青人不能无动于我们同时代人惨烈的鲜血与深重的苦难

，却到底还是提出了某种希望甚至提出了和解的方案：——请校长效法蔡元培先生的榜样，保释“五·一九”以来的被捕者与被迫害者。让我们回到母校继续未竟的学业。作为年青人这样一种善良而本分的要求又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呢？难道这不是我们莘莘学子青春生活中所应有的最低权利吗？而且第三：早在写信之前这个屡次催请仍无回音得着的年青人先已通过户籍警向当局打了招呼：我要告状！当然此语的涵义还不仅仅指着致函陆平而言。而所得的答复是：“你告去吧！上哪儿告都成。”那末很好，说告就告，林昭多会也不喜欢虚声唬人！楼梯上打架因着角度不同可能是比较缺乏共同语言，我也不否认那封信中有许多比较激烈而痛切的话语。但只要上述三点理由能够确认，则即使从先生们的贵楼梯上来看，亦不得便认之为一个错误！

致函北大校长既非错误，以后的一系列下文便同样亦非错误！若有责任，至少并不在这个年青的反抗者一方面！……写书面答辩并非错误，因为这是对于先生们之伪法院的传票特别是“起诉书”——那第一份“起诉书”（并非作为附录之附录的这一份。起诉书还有几份儿的？孤陋寡闻如这个青年倒也是头一回碰上，甚至是头一回听得！）的必要回答！假如林昭对于北大之共产党人校长所发的严正而恳切的呼吁只得到了如此一个楼梯上打架尖锐化之信号以作回声，那末作为反抗者有这么一个与斗争者以斗争的理正辞严的回答，当然也就十分合乎情理。不错，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开庭时已经来了可以领会的暗示：“你有病吗？有什么病？”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这与咱们的楼梯上打架反正是牵扯不上的两码事呢。可能这个年青人在反右以及其后的许多事情重重刺激之下有了或有过某种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并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真的，到了今日之下我于这一点是理解得分外地深刻：先生们之那家贵党的党内生活原来是如此惊人地恐怖与黑暗的呀！怪不得先生们发精神病的百分比那么高呢！….

然而人们既定下了妙计或者说布就了妙棋，则不管通不通总是想做下去的，故对于林昭之书面答辩的回答便是以传票传我——以可疑的“法律”名义或更干脆地说是以行政权力迫使我去精神病院进行鉴定。那末很好，反正在那篇书面答辩之末也已经又打过了招呼：若不对我们案件处理表现出一点明智开通的政治风度，则我们“誓将此案诉诸舆论而提请社会公断”。本应写作“国内外舆论”，但怕泄漏战机，故就权且含糊一点罢了。当时因为看着时间紧迫要防发生突然变化，加之手头待干的事情又实在多，乃只好当机立断，首先抓住呼吁书这一全部计划中的重点。本来么，实告先生们，棋子还有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第五步在。总之要逼出人们一个所以然来方才丢手哩！以诉诸国内舆论为例，林昭所计划的下一步便是：复印致北大校长的信，并以一个青年的个人名义致函某些社会名流与学界先彦：附送那信同时呼吁他们之可能的援手或同情。对这一步的效果年青人并无幻想，因为中国知识界人士在这暴政之下的空前之软弱程度我是早已不仅认识得十分清楚，而且体会得极其深切的了！好在我的要求也不高：那怕收到信的每一个人统统都把来交给“组织”，至少他们总会看上一遍吧？看了一遍，至少总会留下那么点儿印象吧？而即使不敢声扬，至少免不了会和一些亲近的知交故旧谈起吧！然则即以每个人平均告诉五个人而论，连锁反应已经很可观了！过去我也常和战友们讲：群众工作或者说社会工作就应该不厌其烦地逐个逐个地去进行！特别是低估这一类口头传布所能起的作用——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那简直是一个错误！在一定条件之下口口相传的影响有时非常惊人哩！……所说这一步与我们当初所拟之寄发宣传品的计划有些相仿，那个计划我不同意，但这一步却是我自愿地决定下的。除了其它情况变化的因素不计，就因为这一步假若付诸实行，其一切后果只归林昭个人负责。先生们，这个青年反抗者由于热爱战斗，所以从也不想规避自己应负的责任！因着如上所述时间紧迫又是孤军力战，未曾来得及把这一步付之实施。虽然，年青人到后来想着倒也不免沾沾自喜而自我欣赏了个人的捣乱才能。请比较一下罢：这一步与爆炸了原子弹以后致函各国政府建议召开首脑会议之举，在战略目的与战术动作上有多么相似。到底那三天地下党员不曾白干。是所以去年——三月间罢，在写给审讯者的一封信上我就说了来：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是

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年青的一代》、《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

好罢，且免闲文。反正，先生们的贵党既患得患失迟疑不能接受反抗者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和平呼吁，而年青的反抗者——自由战士又断然无法接受执政者以模棱方式所行之对于个人的开脱，那么投桃报李各尽所能也就可谓相当自然了。年青人考虑到时代特点与主客观条件在战略上别出新样弄了一份呼吁书，也算放了一把野火，而刮了刮咱们这些极权寡头的脸皮。对这件事，年青人是又负责又不负责。统治者说要追究责任，杀头枪毙，林昭除慨领而外更无别话，这是敢于负责的一面。但统治者若没有如许多不漂亮的上句，年青人也未必会平空去散续这么个不入眼的下联。这是不能负责的一面。然而，尽管是已经以决死的心情写到了像这么一份不胜沉痛的呼吁书，就其内容而言，年青的反抗者还只是给那些同民族的极权统治者留了某些不尽之余地。而即便先从这一点上来讲，不管它造成多大影响，在林昭说来可是又已经告了无所亏负于中国共产党！——真的，若不是乘着民族意识与基督精神，我原不难把它写得更加激烈甚至激烈得多，有谁个能够阻挡我，更有谁个能够责备我呢？！

在此以后的事情原可不必多说，年青人才到第一看守所未久，也在镣铐之下就已经以自己的鲜血向人们作了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然则既进入了阵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言以蔽之：战斗而已。这战斗较之反右以后慨然投身于反对现实的政治活动同其性质，可是更高了一些；高就高在其自觉程度已经更为强烈而且清醒，却也多感先生们之贵党的陶冶玉成之功！

当然，监狱之战略效用在统治者那方面来说，便是“镇压工具”。对这一点年青人本来就理解得入木三分而毫无幻想。又得引牛虻的那句话了：我是不好指望人们会来拍拍我的头的！然而事情还不止此。过去我也说了：从乍到第一看守所的第一天我便闻到一种气味：很不好闻因为很恶劣。而仅仅是三天以后，人们便以十分性格化的典型语言对它作了说明：

“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哦，原来贵党的“镇压反革命”或诸如此类的政令条例中居然还有这么一条叫是黄毛丫头必须制服！那好，既然堂堂第一看守所不惜找上了要与这个黄毛丫头较劲儿，则区区黄毛丫头除了奉陪而外还有什么其它办法呢？是故年青人在盛气之下立即给以十分干脆的针锋相对的回答：“你就制服了我？我倒也不相信！”

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在这个青年反抗者与先生们的贵第一看守所之间展开！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或者这“制服”本来就是贵党的政策，或则这“制

服”出自某种个人意气，你这丫头竟敢公然放我们的野火！怎么的也得“制”着你叫你“服”

了而去争回个面子！到底是怎么一种可能我就知道了，也许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们要比我清楚！——理所当然，应该是比我清楚！无论如何，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人们确乎是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以个人意气代替了政策——代替了共产党常时所标榜的政策！而且情况竟然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每使我禁不住十分迷惑与诧异，如我在给柯氏的第一份陈诉中所说：怎么的人们竟连自身的利害都似乎全不考虑了！……这事情同样跑不了两种可能：或者先生们的贵党确有政策，不过为个人意气所代替；或者，根本无所谓代替不代替。因为个人意气实质上就左右着——就等于是贵党的政策！而这又到底是怎么一种可能，年青人就更知道了！肯定的，先生们对于这一点必定是比我更清楚的！

既进入阵地而两阵对圆矣，当然免不了开枪放炮，这似乎谁也摊不上检讨；然而也未必。

即以战争为言，首先其性质确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在咱们这一场具体而微的战事之中，既然如上所析正义一直在反抗者方面，则统治者方面所作的诸般镇压反抗之努力不言而喻自属

非正义之性质！这一点即使质诸天下人想无任何异词。其次，即以战争为言，因为归根到底这仍是一种政治斗争形式，尽管是比较激化的形式，故亦得律之以政治道德或曰政治盗德。开枪放炮尚称常规，用细菌或毒气就不免受到舆论的谴责而指为灭绝人性，等等。而贵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负病已久体质十分衰弱的青年——通常我还只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的性别，尽管在文明人看来那也必然要被列为不可忽略的一点事实！——又作下了一些什么呢？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青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怪得这个吁天无门茹痛莫诉的年青反抗者到了最后要口出不逊而请问：“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然则先生们若能使那劳什子的什么全国人大就手铐的使用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而略为规定一个范围，怕的也就已经阴功积德而泽及了子孙，不过也还是未必有用，莫说全国人大那只破壳，即使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明确规定手铐的使用应如何如何，对于你们党内的太上皇——秘密特务们也不会具有一丝一毫的约束力，是所以人称红色中国为警察国家，而我更直指之为恐怖统治！

“问你呢！”谨对曰：这不是？问过了！那位先生若道是这样问的不对头，那就请过来当面再问！反正在这年青人来说是：事实具在，铁案如山！错的是统治者，不错的是反抗者！

中国共产党大有亏负于林昭，林昭无有亏负于中国共产党！

很难指望先生们竟然会得痛痛快快地同意这一论断。是的，站在你们所藉以打架的那具贵楼梯上是永远无有真正的是非可言的！然而可敬的先生们，这个青年过去也曾说来：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并不只是漂浮在太空之中的一个椭圆的球体而已，它上面还充满着生物甚至还充满着高等的理性生物——人类哩！即算咱们这反抗者与统治者是楼梯上打架的两对面，各执一词无有客观性，那也愿得来日请天下人公断罢了。事实胜于雄辩，因在生前送了一回火腿而乃大受人们作舆的迅翁（蒋注：鲁迅生前（1936年）曾请史诺、陈翰伯去延安之便代送一只火腿、两瓶鱼肝油丸给毛泽东。）也引过这句话：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然则中国这一辈苦难的青春代以及林昭个人以鲜血写下的这许多确定真切至于毫不含糊的事实。决不可能被遮掩于、歪曲于任何墨写或墨水所写的伪善的谎言！看吧，看吧！一切长着眼睛的人都来看吧！我们这些生命树上的青色蓓蕾，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它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更莫说是先生们案头瓶子里那种成分可疑气味不妙的墨水了。占有了事实我们还愁讲不清道理么，倒只是先生们够不上作讲理对象，不过也无妨，如上所述，“四方招，八方理”。“吃了谷米（注：想来面粉也一样），须讲道理。”“有理没理，出在众人嘴里！”“先生们，一切皆可引相对论，唯是与非断不能二一添作五。”

先生们看到此地可能也会如第一看守所的人们那样强为之辞道：错都是人家的，你就没有错了？——那也未必。除了上帝十全十美，天下没有不犯过失的人，而在咱们这一番争斗里，林昭除了战略策略或战术动作上的未尽善处间亦构成成为错误而外，越到后来我越对自己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怀疑！犹如一九六二年假释期间一位师长看到了《思想日记》之后愤然斥责我的那样：“你还在盼望他们改好？你简直该死！”——这也许就是我在政治思想上，在对

待中国共产党人之政治态度上的根本错误罢。几年以来，在个人所遭遇着的百般沉痛之中，如我写给柯氏的第一封陈诉中所说：“我对于当前现实那不绝如缕的一份感情真正是受到了残酷的考验，而且这种考验还回环往复地不断加重着！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不免真地怀疑起来

而暗暗祈问道：天父啊，上帝啊，这样一些人，像这样一些戾气所钟流毒世界的人到底还有救药么？……这个问题可能是得请教着先生们的了，假如先生们作为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能代表那数以千万计的保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们总说一句：你瞎了眼！怎么竟就没看出来我们统统都只是一些该杀该宰该当灭绝的罪无可逭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一无救药的人！——那么是了，我可能是犯着根本性的严重错误了！

当然，即使事情真是那样，从更高的角度上来看我也未必错误！首先因为我不仅不曾瞎眼甚至都未闭眼，我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如上所述，我越来越加清晰而且深切地察见你们那家魔鬼政党所犯下的那样许多可怕的惊人的罪恶！在那些时候我悲痛地哭了！我哭那些被你们作下之可怕的罪恶所糟践所逼迫所诱惑与所残害的不幸的灵魂。然而就是在这当中，在接触你们之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惨厉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里，我仍然还察见到、还不全忽略过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心灵深处多少还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些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中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里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呵，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地确实的真理呵！

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青人

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被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仁！”（《秋声辞》）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仁心呵！为什么我要怀抱乃至对你们怀抱这么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仁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因为是本着天父所赋与的恻隐、悲悯与良知，难道这就构成了我的错误吗？！

不，我想我还是没有错！诚然天下没有不犯过失的人，然而我所谨守、恪守而且坚守的始终只是上帝仆人的立场！既然主人的仁心并非一种错误，则仆人的仁心本系仰体天心，自亦不构成为错误！是的，我没有错误，作为一员自由战士我没有什么错误！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我没有什么错误！而作为一名基督亲兵，我更没有什么错误！

宇宙之主是仁爱无匹的！她的仁爱慈悲甚至临到你们这样一些充满罪恶渍透血腥的魔鬼门徒的灵魂，若不是由于天心仁慈垂怜一再宽贷期限等待你们痛悔，先生们，先生们哪！你们早就彻彻底底地毁灭了！可记得上主的一位忠仆在一九六一年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发言吗？他说：到了今天，北平还在重复一项早已陈旧的原则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人们要是都只遵循这项原则的话，那就无需乎再有任何讨论而这个世界也早就布满了放射性的微尘！……文字或有出入但大旨绝无错误，我的记忆几乎像他的语言一样清楚！

关于这一点就是你们自己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你们明明知道这个罪恶政权之所以得能存在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赖着上主的宽贷！但你们却只是利用着她的宽贷——利用着她的仁爱又继续造下了许多罪恶！你们就是这么地不可救药！“人撵不走，鬼撵死跑！”不见棺材不下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然则天父上帝再怎么仁爱，也只好让那地狱灭亡的火焰一步步向你们面前延烧过来了！

也所以每当如所述那样自己对这个现实之不绝如缕的感情遭受到残酷考验之际，上帝所使命的这个年青的仆人便只好聊自解嘲地想着已故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一个小故事：——那位伟大的人物生平之许多动人的小故事中的一个。那还是他青年时期在当农场雇工的时候，有天傍晚赶着车去同伴家参加婚礼，途中经过一个泥沼，看见一口猪陷在里面挣扎，身子已经沉下一半去了，眼看快遭灭顶之祸。林肯停了车想下去把它扯上干地来，一低头看着自己刚换上的一套仅有的齐整衣服，不免迟疑，便又赶起车走了。走了半里，一里，两里……

耳边似乎一直听得那口猪在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到那个泥沼边去。那时泥浆已经快没到了猪的下颚，它可还在那里不知死活地扭来扭去只是不肯“听话”。林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几乎沾成了个泥人，最后总算使劲儿把它扯了上来。事后人们称赞他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他作的不值。他道：“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

这个青年反抗者于伟人林肯的人格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望尘莫及而心向往之。而这个小故事也便带给我一种来自上方的启示与安慰，伟人林肯之别的一切林昭都不敢望其项背，但在这一点上或可能勉作比拟：是的，我也不是为那口猪，而是为我自己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猪它知道什么好歹，更知道什么死活？无论谁个处在那种情形下动手去扯时未必还承望那口猪后日给他送上一面衔感救命之恩的锦旗呀！何况在猪来说，可能只觉得那愈陷愈深直至要毫不容情地使它灭顶的泥沼是温暖已极美好无比的安乐窝而反倒会在那顽蠢不化的猪脑袋里怪着死命要扯它上岸来的人为多事！这么地咬他几口，踢他几脚乃至甩它一身泥浆等等，就也都可谓是毫不奇怪的了！

问你呢！就是这样，无需多问。先生们，我扯过你们——扯过那口猪了！我扯它因为我的主人要扯它。可是，真好重的一口猪呵！而且还不知死活地一股劲儿直恋恋于行将最终埋葬它的那一潭子臭泥浆，横扯不起，竖扯不上，再扯它还发狠咬人！当然，不是我独个儿在扯，我更从没想到过独力可以扯起它。然而，主人看到的，我确实也在相当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忠诚地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尽这份力是为我自己基督徒的良心，而不是为那口猪！我更从未指望过它哪怕是，比如说，甩一甩猪尾巴以表感谢；但我即使有亏负于天下人至少无所亏负于那口猪！——那口我奉着主命用力去扯的，陷在泥沼里行将没顶却还不知死活地恋着臭泥浆直在那里呲牙咬人的笨重、肮脏而更顽蠢的猪！

这么我就又一次重复了上面的那个论断：林昭无有亏负于中国共产党！

※ ※ ※

本来么，话说到这里可能也差不多了。问题是节外又生了意想不到的枝：楼梯上打架打杀第三者！——发生了柯氏惨遭谋杀的冤案。所以就还得往下说而且得往细里说！——不能不说，必需得说，非说不可。首先就因为这个年青人不能不本着对于自己一切语言行为负责的精神痛切陈辞以为这无辜遭害的第三者雪恨明冤！这同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写这封信的一个主要目的。先生们，就反抗者特别是这些青年反抗者与贵魔鬼政党的未了之案而言

，你们早已不是讲理对象了！这句话可也不是现在说起，早在三年以前致你们伪法院的那份书面答辩里我就已经以明白确切毫不含糊的语言宣说过：在历史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而在今年六月一日所写的血书《判决后的声明》（见附录）中我再一次重复地宣言：历史法庭之庄严判决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也因此判决后始得接见家属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们这案件是要等请到了律师之后去向人类文明的讲坛——联合国上诉的！是的，是这样的。你们不承认或者不尊重联合国，可是我承认而更尊重它呢！这不又得引《辕门斩子》中穆桂英对杨延昭的那句戏词儿了：“你不爱他我爱他。”而且有什么办法？即使按照先生们在电影《停战之后》中所公然宣说的原则也是这样：既成了对立的一方，就自然地失去了仲裁的资格！别说这么关乎政治原则性的大是大非了，就是过去习惯：江湖道上茶馆“吃讲茶”，都还得找上个第三方面呢！本身该对中国之民族悲剧担负相当责任的蒋介石那一家自然没什么发言资格，至少在这些青年与先生们的这一场里它不便发言。而国际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或其它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又为咱们双方所不服，先生们对之不服，我们也对之不服。不服之处首先是那一派不脱“共”家本色气味的伪善的胡言！这么地，比较下来还是联合国为上，纵然先生们对它不甚尊重，我们可是相当尊重！而且归根到底先生们也还必需对它尊重。既然作为一个被地球上压倒多数之国家所承

认以及参加的国际机构。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社会中许多公认的基本原则，因之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文明人类！

但是，当作我们特别是林昭个人与大独裁者之间那节外之枝的案中之案，柯氏惨遭谋害这一沉痛的流血事件，似乎倒还应该推到先生们的鼻尖下面来，首先找你们评一评理！那怕先生们就死死地抱住你们那架子贵楼梯亦得，我倒不相信你们摆得出一条柯氏该死的理由！

事情呢也是教人真不知道应该从何讲起！年青人不揣孤陋敢说天下万国世界政治史上，再也无有这等希奇古怪之事。却恰教林昭给碰上了，可算是三生或不止三生有幸！……想着这回子荒乎其唐的怪事，年青人一时痛彻心腑热泪盈眶，一时又冷入骨髓而只好强作一声淡笑！倒满像一桩如普通习惯所称的“三角事件”，可是又胡为乎来呢？！……

“问你呢！”行，咱们大家问得啦。道理得讲，事实也得摆。当然还来不及摆出全部细节，可也许暂时不必定要摆那么多罢？……够了跟先生们讲道理之所需就得了！

在这件荒唐事情里——关涉到这件荒唐事情的除了这两对头即林昭和林昭之一对一的对手贵第一看守所所长、贵中央委员会主席而外，那第三方面即无辜遭害含冤以死的第三者，上海市长柯氏。同时也当然地跑不了第四方面，这即是先生们——先生们的贵中央……什

么玩意，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或其它之类等等的啥子东西。反抗者且是不甚了了于世情的年青人，自然更不了然先生们之贵家魔鬼政党的内务，或者就算是主席团也行。反正，既然据说有那么一个俨乎其然地称为是中共中央的玩意，则这个“集中、统一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想来总未必死得只剩下了独夫一人罢？而在所说这四个方面之中，最逃不了且必需要对所造成之血的惨痛事实负责的——便是你们的党魁独夫！这不仅是林昭今日这样指控而已，深信异日天下人也会这样公认。

然而独夫的责任或者说他的错误究竟在于什么地方呢？简单地回答那当然是：杀人，或者更具体一些说：冤杀无辜。但这毕竟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故杀人命案，所以在分析情况追究责任时也不好简单地就事论事。这件杀人案是你们那名独夫的一桩严重罪行。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独夫平生所犯种种严重罪行中至为恶劣甚至也许是最最恶劣的一桩！而这犯罪行为之所以最终造成又有其颇为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与其思想上的严重错误不能分开！刨树搜根儿，就从独夫那方面去分析其犯罪根源也必须首先批判其错误思想，这样才能析见真正的责任所在。

所说独夫之诸般错误思想是从他对待我们全案——当然，主要地特别是对待林昭个人的这样一种角度上而言。事物之间本来各具联系并不孤立，在政治领域中这种联系就往往更为复杂而且深刻。也因此我才称柯氏的冤案为我们案中之案：在他那方面来说这场飞来横祸可谓完全是林昭为他召致的！——他的事情是从林昭的事情上来的！这么地问题当然就产生了一贯性！假如这个青年反抗者不去安上那么两支引火导管，则大独裁者纵然对柯氏久矣阴怀嫉忌那包火药或仍不致有如此一下致命的爆炸！但，并不是年青人意欲为自己推卸责任，事实上，造成这样痛心的后果之最根本的原因还只在于：独夫对待林昭的态度从作交手战以来几乎是一开始起就很错误。而且在这过程中又步步加深了他那方面的错误！假如他在对待林昭的问题上不犯错误或者少些错误，可以肯定断言他决不至于最后闹到犯杀人罪的地步！就我们的案件本身而论，并不一定存在着流血的必然性，假如有之，那也无论如何只该死这个插标卖首的青年反抗者，而绝对不该死你们的上海市长。所以林昭在指控独夫之冤杀无辜的恶劣罪行时并不去孤立地就事论事。而首先要逐一分析他在对待林昭这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再论……》（蒋注：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1956年刊于《人民日报》一版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文章。）里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时曾经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他，斯大林本人的“精神状态”！好罢，假如不是故意掩饰那个恐怖制度本身的悖理与荒谬，则这样去认识事态或许也不无那么几分道理。然则对咱们这档子荒唐事情来说倒似乎也正是这样：主要问题——主要错误还只在于他，你们那名独夫之大成问题的“精神状态”！当然啦，

这个恐怖制度本身也充分保证了独夫那种“精神状态”之怪诞的思口（蒋按：原字不明，按文意为“维”字。）。

独夫在对待林昭这个问题上之第一点也是最根本最重大的错误，便是抛掉了政治原则而沉溺于个人意气！工商百业尚且行有行规，混咱们这一行的岂可没有点儿原则性？民主政治固有民主政治的原则，极权暴政总也应该有极权暴政的原则方为道理！那不既也带着个“政”

字儿，就多少总还是沾着这一行的边罢？所谓原则性也者，具体延伸到咱们这档子事情里头来原也未见如何复杂。简言之：自由战士的原则是要争取民主权利。魔鬼政客的原则那大致是要维护极权统治。从这样的对立立场出发，彼此各尽其策，各尽所能，进退相对，得失相成，是都谓在情理之中，那不胜败素称兵家常事。在这个年青人本身来讲，虽对当朝衮衮之“个人”不无某些职业性的观察与研究兴趣，却还从也不曾鼓上非得跟哪一位来较过劲儿的邪门劲儿。当然，反过来说，同样也从未设想过若是碰上哪一位前来对阵，就该赶紧偃旗息鼓而退避三舍。这种态度乍一看似乎是目中无人而实在只不过是事不对人。客观地评论一句，应当肯定地认为：持这种态度相当地符合咱们所混这一行的职业盗德！那不人们当初与蒋介石对峙较量得不可开交乃至你死我活地性命相搏，说到底也仍不过是为了“江山如此多娇”，而未必是为了与蒋介石个人别什么苗头^①罢？然则与年青人这口没来由的拗整气斗得又有多么无聊！请听听这些典型化的性格语言呢！年青人倒是挺闻得出独夫的语言犹如认得出他的文字，不论是在直接或间接、露面或缩头的情况之下：“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倒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你把谁也不放在眼睛里！”“难道我（“政府”！）怕你？”“你小看我——们不曾见过世面！”……等等、等等，真也说不尽言！试质之天下人无有哪个谓曰这样一些语言是政治斗争的语言。那么就算林昭这个发疯的“黄毛丫头”根本不曾懂得何谓政治斗争，林昭处在自己的地位上除了针锋相对以外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讽之以婉而导之以正。比如我说：作为“政府”，苗头本来很足，可不必跟犯人来别。跟犯人来别着那苗头倒反要不怎么样了。林昭向来不要人怕，更从没想到过谁会怕我，更不曾发过任何“政府”怕我之类的狂言，可请毋庸斗这份意气。我谁都不听而又谁的都听，唯一的标准只看谁比较接近真理！而普天之下无论谁个的头也不是希夏邦马峰，爬上去创不了什么世界纪录。故我从未立下过如此的雄心壮志。……诸如此类，有说着的，有写下的。口说容许无凭而字迹总归具在，不难检得。遗憾的是风吹马耳而雨打鸭背，简直不曾起得什么影响！而这口莫名其妙地没来由的意气也便致使独夫一错到了底！所说这个“错”字又是“超阶级”地应用着的！因而先生们假如——先生们只要脖梗骨稍为硬上那么一点儿，则怕挨独夫下杀手；即便料使牢牢守定了你们所藉以打架的那具贵楼梯来看问题，也仍然不难确认这一个“错”字儿。不吗？首先——很明显的一点：人们若不带个人意气成分而能比较地从政治人物的理性出发，则有许多招数特别是最后的杀人未必会使出来！而那样可能是更便于达成对于林昭的政治目的，至少达成的可能性是更大。难道不是这样么？客观主义地说一句：若然真正是守着统治者的利益这一原则立场考虑问题，那末，任那青年反抗者本意不过是合法斗争的策略也罢，只愁他一个人都不信服——一个人找不上说话。否

则，能找上一个人，找上统治群中的任一个人去说话，那不简直是太好了的事情！就以这一点为论，你们的独夫便完全不是个有理性的政治家甚至都不是什么政治家的材料，而只是个过刚失中自恃意气的妄人。尽管一时地窃得了江山而窃据了权力并且俨乎其然地把自己装扮成看来似乎也算是个政治人物的样子，其实曾不足以躐于最起码的政治人物之列，因为他根本不曾懂得政治，当然也就根本不曾学会治政。作这论断所根据的理论是：——林昭自己不懂政治，但据闻得别人所说：政治——治政的根本基础，仁心而外，即是理智，高一步要求则是明智。而所根据的事实是：仁心不谈，你们独夫不仅对其他许多重大事情乃至在林昭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都充分表现出来他简直毫无理智！自然更谈不到了任何明智！若谓

一个诸事过刚自恃刚愎自用得简直毫无理智的略为轻躁便气的市井匹夫之辈的妄人竟会懂得最起码的政治原则，是诚亦不可想象之至矣！所以独夫在对待林昭问题上的这一错误从其思想根源上去推察本可谓颇具必然性，列起公式来应当是：过刚自恃不具理性的妄人+非法窃得的不义权力=独断独行毫无原则的独夫。然而若以政治斗争或即以先生们的术语楼梯上打

架为衡量基准，也便已经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严重错误。当然，先生们想必相当清楚：独夫这一根本错误——无原则无理性——还远远不独是表现在对待林昭的问题上，而由此弄得不可收拾的事情那更是绝对不止对于林昭这区区一件而已！

二、独夫对待林昭之第二点严重错误则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关于这，足以说明问题的性格化典型语言可也不少。一则曰：“你倒想来捞一把了！”再则曰：“明儿你做起来也是这样做法！”三则曰：“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末后这句话之最最岂有此理之处倒还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被口传给林昭的时间地点特定情境——它是在如前所述这个年青人被逼迫虐待肆意凌辱得愤吞药皂求死那天（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经过急救刚刚躺到病床上之后人们开口来向我说的第一句话，天下事之令人啼笑皆非也竟有如是者！说实在的我那时可以准备听见任何最不入耳的话，却就是不曾准备到听见这么一句。故除了喟然答以可惜林昭不是政客一语而外，确已再也没有了任何对得上的下联。天下老鸦一般黑，那匹猫子都吃腥，梁上无君子更如娼门中讲不起贞节二字！混政治者莫不讲究利害，固矣；却是年青人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撞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而慨欲为这负罪家国的不祥之身寻个死所。从这一方面说，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更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兼毫无培养前途！然则在人们那一方面非得要以所谓“政治家风度”也者常规相绳而使与同流并列，不曰降低他自己，总也太抬高林昭！……林昭，至少说，从入了第一看守所之大门的那天起，是不胜荣幸地被人们一“抬”再“抬”甚而至于都——如人们后来所说那样：“已经把你抬到桌面上来了！”惜哉如故里乡谚所谓：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也因为作死的黄毛丫头其位本不在桌底下啃骨头，故对于获得抬到桌面上舐盆子之机会简直全然无动于中。不但无动于中而已，且如人们申申而告的那样，叫是“不识抬举”！年青人性悲气烈行刚志决，涅而未缁心仍赤子，任教身在局中，咬定了个真字做得煞有介事地浑忘了天下事无非是戏，诚然也不大有趣，更兼不足为训。却是已经在利害两个字里打了几十年滚的人们平时也颇夸谈几句唯物辩证法之类的，怎么连最基本的一条即客观存在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都竟像压根儿不曾懂得呢！天下之大本来无奇不有，既然百分之五都会得有，那末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当然也会得有！假如反抗者全是些挺识“抬举”而乐于被抬上桌面上舐盆子的政客——全是颇有“风度”的“政治家”，则统治者的监狱、刑具以至屠刀等等又将要来何用？所以独夫于林昭也真是白“抬举”了一番，不是对象——抱不上树，那有什么法子？而这么一推己及人地来个想当然且行事不看对象，便煞是可惜了他那百种韬略千般心机。谋画非不详细也，运筹非不周密也，岂但察及毫末，直已算无遗策。却只为事属缘木求鱼，乃终于全归劳而无功。林昭可是早已把话说在了头里：有得这么抬举我的，不如干脆些赐了一死，我倒深感成全。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的枪弹须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只要给人一个死法，没个死法总之不是事情。也因是故当年一看见阮文追临刑的照片以后这个冤痛莫诉的青人顿时热泪滂沱而诉于同室难友道：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到了今天在我已经只不过求个如阮文追的下场，而竟不可得！……罢了，此话暂且不提。我要说的是：从所指斥这第二点来看，你们的独夫不管他剽窃了多少哲学术语去装饰自己的文字并且妆得似乎是满通哲学的样子，实际上根本缺乏任何一点真正的哲学头脑，但看他对于知行关系（即所谓认识与实践）之机械的理会与庸俗的解释，便已足资证明年青人所作这个不很客气的直率的论断！好好的完整的认识过程被他

无知地或是故意地移花接木指鹿为马而割裂成了什么样子，是所以弄到其说不能自圆更且行之不通时只好“灵感爆发”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所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云云的诡戏来啄人！当作一个幻技节目此或可补张慧冲巨型魔术之阙。另外，可得亦得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西游记》中关于孙行者拔根毫毛喝声变就顿时变作什么等等的幻想描写。但，莫说略具常识，只要是略具理性者，谁都无法想像世间有哪一件正经事竟是可以凭戏法以至魔法技巧的“变”来求得解决的。就因为万事万物各按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行发展，并在这过程中遵着常规的或较高的必然性纵横交叉地互为影响，故别说是忽视内在规律，那怕就忽视其相互影响，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客观世界之不能由主观愿望为转移者也如此。而独夫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即使不过是对于如此一个不足言道的区区“黄毛丫头”，也便已经深刻地反映出他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本错误。不消说得，从这样一种根本错误的思想方法出发去察事料事、处事理事，那是除了如上海方言所谓的“焦搞”而外，不可能做出任何正确允当而值得一提的作为。即便暂时地局部地似乎也弄出了些局面，终必有如民谚所谓“叫化子丢了猢猻——没啥弄”的时候，也很自然而且必然。因为本着这么一种根本错误的思想方法，首先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认识对象，而既对认识对象缺乏比较如实的认识，一切作为便不可能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却只可能是瞎猫拖死老鼠！侥幸拖着，也不过是瞎撞撞上的死老鼠，拖不着的时候则自然更多。而归根结底，不管能拖着几头死老鼠，瞎猫总之还是瞎猫，当不得捕鼠的正用。那不也未必就有那么些个死老鼠挨它撞上！——未必会有那么多“畏罪自杀”的老鼠死到它鼻子下面来请它拖！“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管从哪里来也得，总不能从以主观想望代替了客观世界而来！而既存在着这么个根本错误，则一切以为标榜的什么调查研究之类等等也可谓全属瞎说！调查已不免偏听偏信先入为主，研究更得以颠之倒之小大由之；弄到头，其意义至不过是给那个用以代替客观世界的主观框框缀上一些花花绿绿的装饰性音符。这样一种毫不懂得尊重客观存在之本来面目的思想方法正与那个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的——病态地自大狂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状态密勿无间地相得益彰，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之最最本质的核心！相形之下，斯大林倒似乎多少还存留得有那么一点子理性：在他最后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是不是《答雅罗申科同志》那一篇？——还强调着：人们只能（因势利导地）利用客观规律，却断然不能去创造以至更替客观规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世说》列为险语。但那个骑者若有那么点几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盲人而骑的是瞎马，且又正当夜中，只有鬼打墙缺少人引路，从而步步小心谨慎将事（蒋注：持事，作事。），则即便下临深池，犹不一定作落水鬼；怕只怕虽是盲人而自以为巨眼，虽是瞎马而自以为神骏，虽是夜半而自以为白日，虽是深池而自以为平地，再加上那么个悖谬已极地昂扬着的“精神状态”：天地人物统统不在眼下，鬼哭神号统统充耳不闻，只知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反正“圣天子百灵相助！”没事，“我来了！”而放着辔头穷冲不已，则不落水，也必撞山，总要到死非正命而后已。这说的死非正命并不是说这等的妄人该死，而是说似这等妄人，怕的到死起来都还莫名其妙地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是怎么死下来的！此谓之主观主义害死人。害死自个那叫活该，最可恨的是在害死他自个之前先已经害死了以及至少害苦了許多人。

三、独夫在林昭这问题上的第三点严重错误是：作事不忖量后果！——可能也忖量来着

，
惜乎只忖了一边，所说这点从“我制服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那句轻躁任性而盛气凌人的狂言很可以看得清楚。诚然也是，在独夫恐怕就那么想来：大江大海闯了多少，又得说蒋家几百万军队照样打得个落花流水，怎么“我”难道会制服“你”——“个黄毛丫头”？真正“我倒不相信！”这从独夫之错误的思想根源及其悖谬的思想方法上去认识原也十分自然甚至必然。本来吗，世无有主观而不片面者也。然而凡百客观事物到底皆不可能脱离了自身的内在规律改而遵从任何人的主观意愿。特别不可能去遵从无原则无理性的妄人之极端荒谬的主观意愿。反言之，若能稍稍客观一些地看待问题，则当承认一切事情至少都

具有绝对不止一种发展可能。因之也不可能更不应当只指望获得一种性质的后果。正视着这一条不由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颇应该好好考虑忖度一下自己所采取（蒋校：“取”字补）的行为举止而不当贻笑大方地轻举妄动。试以下棋为例：不怕你是国手也罢，不败之地总还是难立的。故最好莫过于君子自重，别要冒冒失失地坐下来就与别个开局动子。既已不计身分兴到为之地就位对奕矣，则那怕对手不过是个黄口孺子也得，思想上可不好捏了个必胜的稳瓶。长江后浪推前浪，干嘛行都有后来人；后来人且可能是个刁钻泼辣歪赖古怪的不在俗理常规之内的鬼灵精，那么也只叫走多了夜路碰着报应！（《笑林》或别的什么上载得有那么一段：一个贪酷官吏刮饱了地皮，做够了恶事，可奈独独地生着一个傻不里几的傻子。某日，傻子出外闲逛，看见石匠们在修整两只放在坟头或其他什么处所的乌龟或鼋鳖之属。他看着好嬉，问此是何物？石匠们哄他道：这叫报应。他喜道：我喜欢要这报应。这么硬是出钱买下了命人抬回家去。一进门，把个老头子气得发怔道：花钱买这等狼狽累坠的废物何用？真正是我的报应！傻子乐道：就是，就是报应！这先来的才是个小报应，大报应还在后头，马上也来了。……）闯荡过大江大海而倒（蒋校：“倒”字原作“到”。）在小河浜里翻船的事例多得很哩！初出茅庐又怎么着？先不讲论手高手低，反正，既是两对面的事儿，那就机会均等：谁都兴许赢，也谁都兴许输。若下围棋，还兴许你杀这一块我杀那一块地互为主客攻来攻去直到最后才得计出胜负。胜负之分可能以一子，也可能以半子。不怕就是半子，终究他多得了半子！用己所长攻人之短是兵法的一般原则之一，故也不具有任何阶级性。年青人可是在精神病院那会子便已书面警告——书面“敬告”过我之当时还隐在幕后的不知谁何的对手了：与后生小子们的棋那是以不着为高！理由很简单：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赢了也没面子，说起来欺负小孩子；输了就更丢脸，说起来下不过小孩子！什么划算呢。人们没理会这个忠告，林昭可是已经作到了尽礼的地步！礼既尽过，当仁不让；局也入了，那顾得上许多。年青人没想过自己要怎么赢谁，但同样没想过谁来就必定赢我！斗争吗，一息尚存，斗就是了！死也没恨！牺牲在早已自许作殉道者的个人来说正好作为斗争之一无无比光辉的顶点！是书生之傻气，非政客之韬略。然而，即此一端，不仅已判清浊甚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分高下。因为其间存在着感性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的差别。方式方法多几手少几手哪有什么？能够照葫芦画瓢地使出棋谱上的全套招数也保证不得谁个必胜！而机械地作类比推理就更错误了，世间万事万物之复杂厥谓无伦：有可比的，有不可比的。若谓打得完蒋家大军者必能制胜于“黄毛丫头”，是便不可以比！何也？古有明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独夫的线装书当比林昭读得多，不信他竟不知道这两句流传颇广的名言！问题大致在于：一则从其一贯的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出发，根本忽略了“人各有志，不可相强”这一条。再则就是自信忒过，“我制不服你？……我倒不相信”！然而客观存在终究不能以独夫之悖谬非理的主观意图为转移！——人与人之间各人对于他人同样构成为客观存在之一种，不论是个黄毛丫头抑或是个红毛妖精！——故不全面忖量可能产生之后果，也就造成了独夫在对待林昭这问题上的莫大的被动！而关于这，除了独夫之片面化地看待问题是直接导致他自己陷入被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外，任何人没有理由需要对此担负责任！当然林昭就更加没有理由。不么？当初率尔开局动子“御驾亲征”之前何以不想一想：万一竟“制”之不“服”甚至为“制”不“服”，则当如何丢手？这说的犹为兵家胜负，可特别是还又动了那么一点非礼之求的该死的邪心哩！那不更需要想一想甚至需要极其周详慎重地想一想：万一那为反抗者的丫头竟然宁死不从，等等，又当如何下场，乃至如陈诉于第三者之类的事情。既一厢情愿地在谋之不已了，按着那分儿老奸巨滑算无遗策的心计，素喜一事拟上十七八种方案的习性，似乎也应该早些思谋及之才是道理。假如竟然真地不曾虑到，则还是那一份病态的自大狂在作怪：通国之大谅再无谁个大过毛泽东的！可是抱歉了万岁爷，义不帝秦者可不见得是按着这等逻辑去看问题的呢！假如有了如此的“阶级觉悟”，那还成其为什么反抗者啦？然则独夫的愈来愈陷入被动除了怪他自己作事不谋善后，又还有谁个应该代他任过呢！？

上述这三点错误从思想上去考察是相互联系而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有机整体。悖妄者必自大而主观者必片面，加上不义的权力助长了威风，又胡弄胡弄地好歹弄出过某些局面，也颇加深了那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刚愎自用沾沾自喜的大成问题的“精神状态”。偏偏又狭路相逢地遇上了这么个伤心怀抱白眼玩世而暴虎不畏愍不惜死的女叛徒，所以也是没个分解而更不得开交的了。楼梯——“阶级”具在，泾渭分明。何况如前所述，年青人本来是看破了世情恨着没个死处，才逼出这么个桀骜不驯猖狂不恭之态！作为统治者即使以着清醒的理性冷静持（蒋校：“持”原作“恃”。）事，尚且也许不免弄成个牛吃螃蟹的僵持不下之局，那能禁得起在主观上再累犯这么些严重错误呢？犯了这么些严重错误，行事悖理失体致使年青人受尽虐待屡被凌逼几死，那也按着贵党秘密特务们之口白姑且暂时就算是我“自己找的”罢。可自己下不了台要去迁怒而致死毫不相干的第三者，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呀？……独夫之思想的悖谬程度深刻根源及其异乎寻常的恶劣影响——“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等等，都非片言所能得尽，在这里不过是守着个人本位而就事论事地首先指摘他在对待林昭之事上的思想表现。当然，一切问题都不是孤立或偶然的，思想性的问题就更不。然则独夫即便在林昭的事情上不甚光彩更不体面地拖出了尾巴，乃至拖出得颇长，根本问题还只在于他原就具有着那么一条不光彩不体面的尾巴！假如说在林昭的事情上表现得突出些，那么在其他更多事情上也同样表现着而且常常也颇为突出。既存于中，必形于外，这原也非常自然。一般人不甚清楚那是受了愚民宣传特别是受了可恶的伪善之蒙蔽。在先生们来说，对此还是应该有所理解的，甚至应该说比这个白受了一番“抬举”的青年反抗者理解得更其全面，倘使不是更其深刻的话。

问题在独夫那方面说是如此，在林昭这方面呢？……在林昭这方面确实也需要结合着事情的大略过程以至某些关键性的细节来分析一下自己的责任。这意义不仅是为了准备在一旦自己“治疗无效”之后留给人们以相当权威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为了更完整、更深入地向先生们乃至更多的人揭示独夫的邪念恶意毒手凶心。既然矛盾总是由两个斗争着的对立面所构成，则不在同一范畴以内作比较的论述又何能使人们全面地览察而了解事态呢！

关于政治问题上的责任，前面两部分中已经结过账了，不再赘述。在这里（蒋校：“里”原作“样”）仅就柯氏之死这问题来检讨自己。当然也还是跑不了要从我们或者说要从林昭本身的问题谈起！……从头谈起！“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世间凡百一切道理的基础！据你们的秘密特务所说：道理（“道理”！）竟然也是有“阶级性”的！我不知道有“阶级性”的“道理”那都是一些什么“道理”，但我当时也就说了：纵然“道理”有“阶级性”，事实可是一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阶级性”的，除非先生们或贵党的秘密特务们去把事实也加上括号，但那样的话又违反了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因为加上引号的“事实”其意义已全不等于真正的事实！……对于诡辩家们如共产党人，形式逻辑有时也是一种令人颇感头痛而认为应予“打倒”的东西！是所以当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一度竟如阿Q革静修庵后园萝卜的命那样想要去革形式逻辑的命而宣布取消——否定它的存在了。顺志一笔，事虽不久，却如攻打麻雀似地都是值得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大书特书，以便使其成为垂之千秋的不朽盛事！……

我的责任在哪里呢？林昭林昭，负罪家国的不祥之身一言丧邦而永痛莫赎，竟然造成了如此惨痛的流血的后果。然则在这全部事情之中，林昭的责任又在哪里呢！？林昭林昭，林昭看是跑不了也必需要、也于理当该对那血的后果，对柯氏乃至柯氏之外的命案负责、则又到底应该担负哪些责任呢！……

一、我的性别不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而且，尽管发起牢骚来怪怨母亲生错了我，究竟她或父亲都不能对此事负责。上帝使我生为女身，我不能因此而遂不持自己应持的态度，不走自己该走的道路，不做自己当做的事情。我更看不出一个人性别与他的政治活动之间会得产生任何必然联系。尽管贵党的秘密特务包括其总的毛姓头子于此是肮脏无耻得几已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故如《呼吁书》问题发作后便大大致力于调查我假释期间的住宿问题！真正

卑苟之极而齷齪透顶。先生们，站在你们的贵楼梯上大约根本不懂得而且永远不理解：人与人之间那怕是在政治关系上也会得有一种不涉简单利害的比较高尚可贵的情操，你们特别是你们的秘密特务怕的也就像那类画惯模特儿的下流画家一样；从那双混帐眼睛里看出来天下就没有穿着衣裳的女子，从这种“阶级本能”出发诚然除了使谭惕吾（蒋注：女，1910(?)年生，1957年与黄绍嫫一起划为右派。“运用谭惕吾的性别去解放内蒙”“使谭惕吾以身交欢德王”之事发生在1936年，具体情况待考。德王，蒙古王公。）以身交欢德王或使宋庆龄再婚或恶劣地调戏林昭等等，再不可能作出其他更像人样更有人味的事来！这或许也颇合“道理”——颇合先生们之有“阶级性”的“道理”而不为奇怪！可是这个青年反抗者既然泾渭分明地不与你们隶属着同一“阶级”，则当然就不会具有你们的“阶级本能”，更不会去走你们的“阶级路线”。天父明鉴：除了与同窗伙伴，同辈战友们间或不免青春本色的脱略形迹耳鬓厮磨，这个年青人从还不曾想到本身的性别在政治斗争中竟然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什么。既然不曾想过，就更不用过。非但如此，我对战友们还常说来：入了这行诚然不免随乡入乡地趟着浑水而无法再保持小知识者清高的洁癖，但内在的品性修养操守人格仍必须力持“出污泥而不染”！这特别是因为：正如内容与形式一样，目的与方法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配成”一套“下流的龙”！

二、独夫——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邪心眼儿不是由这个青年反抗者卖弄风情所挑起的，年青人既不曾想到自己的性别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什么，又不曾企望过获得被“抬上桌面”的荣幸，则纵教异想天开想入非非亦可谓断乎想不到此。关于这一点或许会有人执《致镣铐》那首诗并日常在狱中的戏语以为辞——这个年青人考虑任何问题都向不回避可能于己不利的论据，但事实上像这样一些可疑的论据——假如有谁个企图以之作为论据——是全然不能成立的。平日与难友交谈中我戏称这个政权——这家政党为“MY DEAR”

，同室者所闻不止一二人，乃至某些书札以及血笺中亦有此类冠词，可也没有什么不好解释或颇费理解的地方。那不按着现代戏之剧目首先便是《一家人》吗！熟不拘礼自属理所当然，况乎年青人只认得先生们是统属一家的一个整体，不晓得按着你们的党内通用计算公式是一千七百万或二千二百万全等于零而只有一才等于一的。总的来看，亲爱的冠词之不时使用略如《致镣铐》之诗从那么一个角度上去抒情之言一样，可谓是表现了年青人“微笑地战斗”的跌宕不羁与从容泼辣，别的还有什么？也正如以血写着“亲爱的”什么东西同例，基本态度与根本立场岂不仍只是十分明确而不容丝毫误解？谁若谓那“亲爱的”竟是一句情话，则又将置一笔笔一画画写下它的点点鲜血于何地？就说《致镣铐》，我想，每一个稍存理性的人都决不会得误解它的主旨与主题！——手头没有底稿，但假如需要，作为其原作者本来也不难将它从头默写出来：一百二十行诗未必能难倒了人！——而第一看守所的人们，从贵所长以下，就更不应该误解！特别因为《致镣铐》才不过是这个年青人在那里写下的许许多多东西之一，即以写它的当时。（一九六四年三——四月）前后而论，在时间上与它紧相衔接的其他东西也就不少：韵文而外，还有散文；诗篇之余、益以书札。思想内容表达得极其完整确切，没有任何足以引起误解之可能！更何况在时间上也不对岔。如上所述，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的邪念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假如《思想日记》写到后来想方设法要我相片之事还不能证明这一推论，那末至少从入得第一看守所那扇牢门时起打第一天就不断听得污耳之言（如愿要我父亲的女儿去给不知谁何当小老婆等等）是完全足以充分证明的了！事情竟然岂有此理到这样的地步；假借而利用着那所谓的审讯之名公然戏弄道：“要么你跟赫鲁晓夫去合穿一条裤子！”司马昭之心尚堪问乎？！好道是无耻之尤——顺便说一句：先生们可不必解释为如“人民公社好！”那回子乌搞一样，问题只在于“某些干部”弄不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这个所有制与那个所有制等等的差别！但凡是对于贵家魔鬼政党之内幕细戏略有了解者，谁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更别说是在血肉横飞地惨烈无己的

白刃战中与贵党之秘密特务短兵相接地扭作一团的这个年青人了！林昭早就明确宣告而且宣告了不止一次：冤有头，债有主，我反正只有一笔账！基于对贵家魔鬼政党之本质的深刻了解我甚至否认了事物的偶然性，偶然性有时容或会有，但在林昭生活所及特别是监狱生活所及的范围内几乎绝对地没有。如上所述，贵党的秘密特务本就致力于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得不带任何偶然性，而为了对付这么个区区的“黄毛丫头”人们竟花费了那么多心机，以致我所碰到的那怕看上去只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细节都已经再不存在了任何偶然性！人们有时以偶然性为解释企图迷惑我，但这正好证明了他们所谓的偶然性其实是经过了精心布置的一点都不偶然的某种机槛。基于如上的理解早在一九六三年寄押上海市监狱时所写的一封信中，我已就十分肯定地作了如下的指陈：假如那时走在门外有块什么砖头之类落在我脑袋之上，那么这块砖头便绝对是事先准备好而安排下的。是故在第一看守所中碰到和遭受的所有污言秽语、肮脏用心、无理逼迫、恶劣虐待一应等等，不管具体地出自谁个之口谁个之手，这为囚人的反抗者首先只认得你们那位兼主席的贵所长！——组织性纪律性云云，向为共产党人所艳称，在所谓公安人员之一部的秘密特务系统中这一点就更不必说，纵然对于其他人等包括党内同人莫非太上皇，自己门内的上下首从，还只是绝对地不可逾越地分明。而且，鉴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态竟然达到了如此严重地恶劣的程度，确也只有极权寡头以至大独裁者本人才足以担当得起。如我所言，在极权制度之下本来如此：越是权力中心乃至权力中枢才越蛮横放肆，是故只要看人们的恶行作到什么分限，便可以百不失一地判断出来，撞上了极权统治的第几层次！……想起来令人……假如说令天下人哑然失笑，那末确是令身受者啼笑皆非！在第一看守所弄到后来真几乎连借张草纸都得通天。而人们，至少在某一阶段上，对这个青年反抗者所花费的心思也许不下于昔年指挥一线大兵团作战！真何苦来，犯得上吗？还是我说的那句：若不认为是降低了自己，则亦未免忒抬高了林昭！

三、对于人们这份乖张悖谬昏愤无礼的邪心，林昭所持的态度堪谓自始至终无可非议！如上所述，作为一个反抗者而且是颇称坚决彻底的反抗者，政治上与人们本来毫无共同语言。

对于不管是什么大人的基本态度除了尊重明智，根本也不会得去崇拜权力。从这一点上来说，那是必然地“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若说按乡党序齿之例敬事前辈，其奈独夫所作所行又早已经全失了前辈之体。那末再退而求其次地按这个青年素日的做人之道尊重感情呢？奈何在这中间又根本没有感情甚至都未必有情欲的存在！情欲本身不足为训但多多少少总也还包（蒋校：删去一个“包”字）含得那么一点子感情成份，可在人们——在独夫说来又哪里是这么一回事呢？从针对着林昭所布下的那么个一面是钓饵一面是判官的阵势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问题的实质：全部都是方式！更干脆地说是，一种手段！只不过因为眼看着费尽心机用够压力终未能使林昭在政治上屈服而矢志，才不知怎么鬼摸着头地想出了这么一条周郎妙计来企图从旁径来收服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以这份邪心的本质归根到底只是手段，手段而外别无其他。不过也许还有一点即潜藏在独夫灵魂深处的那一缕轻薄！——不严肃！不自尊故亦不知尊人，不自爱故更不懂爱人！存于中者必形于外，所说这一点轻薄年青人在以往亦就颇有所感而且颇有所窥，因为它往往流露于不自觉无意识之间，那怕是一般地成句行文，但当然远不若幸蒙“抬举”而有了直接体验之后这样地理会得深刻。总而言之，你们的独夫——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灵魂中除了羨“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蟠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颂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蒋注：指1958年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未来世界革命世界大战胜利的代价也不过死亡世界一半人口，中国准备死亡三亿人口。当时大家特别是小国听了很感恐怖。）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饶教这么着，林昭到了最后叫是被逼得实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更兼退无可退了才破口伤人骂人们一句“枉披人皮”以及诸如此类的话。管怎么的罢，既披了张人皮，形式上总跑不

了还是个人，然则即以人对他人的礼貌为言，这个年青人相当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可也没怎么很对不起谁！从去年——夏秋间罢，借与了簇新的那一册《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时起，年青人对于原来因着缺乏更多线索尚在未便肯定的事情已经颇有所感，但因考虑种种方面仍只装着模糊而力图以不着痕迹的婉谏讽劝人们克己复礼善始善终。不信，先生们请上第一看守所去检视一下林昭那些被非法截留的文稿纸片之类，看“双龙鏖战……”那一组题衣的血诗之头两首和《论真理——读“实践论”质疑》的起首，是不是都草于去年九月廿六日收回纸笔以后到十一月十日纸笔又被取走以前这段时间里？这又说明着什么问题！虽然，其时于某些事情是颇有所感了，于另外一些事情则仍在疑似之间。具体地说：于那“抬举”着我的对手已颇知察，但还不敢马上断定这种“抬举”的真正性质与根本意图，这与本身的幼稚缺乏经验当然也很有关系。是故在十一月四日谢绝所谓的营养荤菜及要求调整居室时仍还作了婉词或取着藉口，不过求其相互会意点到为止。到了十一月五日水饺子端到眼前，这玩笑可是再也开不下去了，然而还只是要求人们进行谈话而试作着讲道理的努力！从十一月九日夜间谈话未有任何结果而利用着女看守之“要哭回去再哭！”的许可回室痛哭，致被人们传语责为：“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而第四次被加上手铐，并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十一月十日之在小室中以玻璃片割裂左腕求死之举，姑且就算林昭“自己找的”。找，是的，那时除了痛愿立时立刻将生命视为一个最强烈的悲愤的抗议而外，也可谓百虑俱寂而万念皆灰。从那以后的两三天里人们暗示或明示了可以和解，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地叨咕着一句：——基本条件或说根本原则即是要我“听话”！“那你总该听话了罢？”……“听话？”——“听”什么“话”？！当时的林昭一是茫然不晓人们究竟要教我“听”什么“话”？二是守着我自己的立场业已对什么“话”都无法“听”，那怕就是乍“听”上去似乎很普通的“话”。比如：“我教你坐在这里，别要坐在那里！”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义！即不去深论它们那作为某种可疑的暗示之一面而仅只直接地简单地论着它们的表面，林昭也不愿承担任何义务于扮演一个驯服的囚犯之角色！——向来不愿扮演，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更不能扮演！理由也很简单：假如说我所从事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向来都极其严肃地要求我对人们明白显示自己坚定的意志，则当时所面临着的情况就更无比严格地要求我使人们明白看到个人意志之坚定的程度！管这种意志，这种坚定将会刺痛乃至会刺痛谁个也罢！十一日（蒋校：“日”字原作“月”。）夜间人们传语以“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相责，其意除了麻痹而迷惑林昭的斗志，也就已经相当当地明示着我所持这种态度是刺痛了贵第一看守所所长——独夫的“个人”！但不管将把独夫刺得多痛，甚或使他痛得暴跳，这个实逼处此一无退步的青年反抗者又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其他办法呢？！故对所谓的不是斗争而是胡闹云云，也就只能在高度自觉地(!)写出来的血的“检讨”中慨然给以理正辞严的回答！“……林昭年轻幼稚，气决性刚，入所迄今一年于兹，只知坚持斗争，不知何谓胡闹，更不知斗争之别名竟是胡闹！政府(!)所作诸般处治若为镇压斗争，林昭含笑甘受死亦无辞，若系对付胡闹，则林昭是百思不得其解抑且死不瞑目！尚希政府(!)有以教我！……”（引警句之大旨，文字上或不免小出入。）这么地也所以必然只好弄到“叫你吃饭你都不吃”之地步了！这口饭事实难吃！——如上海人所谓的“难触祭”，叫人怎么一个吃法呢？……在这一场主旨实质心照不宣的格斗里那恼羞成怒的人们之虐待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不与流质而强作鼻饲至于折磨得人吐血，用来沙尔溶液浸泡鼻饲之橡皮管以加深机体部分感受的痛楚或兼作某种可疑的威胁（种种见附录中《起诉书跋语》所载），一再悍然强行取走借与的被子使之受冻不得眠息，又非法而更无理地扣留着个人原在狱中日常穿着使用的一应衣裳，以至于屡索不给，甚至区区一把梳子都讨要了十八天方始取得，才一梳而日夜滚在灰土积尘中纠结不解的头发如团团乌云应手而下。大约三星期或更多几天以后拿来了被截留在原来囚室中的衣物，但为了施行精神虐待而恶意刺激这个不驯从的囚犯，除重又扣下先已给回的纸笔及成与未成的文字草稿等等而外，人们甚至不曾忘记特意地掠走我长日积存在那里的一束自己的头发。是么，头发在一定情况下确实亦得作为指控人们进行人

身侵犯的某种物证，但掠走了头发是不是就能够抹掉那许多恶毒凌虐的事实呢？！而且请人们莫要忘记：这所说等等还都是发生在镣铐之下的呢！这第四次的镣铐从去年十一月九日延续到今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先生们之伪法院“宣判”的前三天！不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日可能取得全国纪录乃至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荣

誉？……如此等等。故也无怪这个青年反抗者要以尝尽口口当作政治案件承辩人的别署而在长夜里痛切口口，人民口口口口白毛女未必能活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引也尚称单纯，对于她的意图只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然而，尽管口口口口口口口的惨痛凌虐恶毒折磨，林昭在自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持大体而口口口口口感情口口口基本方针！以至对如此之不知自尊自重自爱的人们，仍忍之再忍让之再让口口口口企图促使他多少知所自愧而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到今年三月五日送出题诗的血衣以前，仍然是照顾着人们的死人面子未予戳穿，这忍让又到了什么地步？却也不过是为行事悖谬失体至于贻笑大方的妄人留着一点退步。旁敲侧击当然是有的，就在致先生们的那两封血书里也有，一则促其自省，二则明我素心。所受者如彼而所持者如此，任怎么苛求总不能怪到年青人无礼了罢。至于政治态度那当然是一仍其旧而且一以贯之，虽然由于所发生的这种种，不免自然地增加了心情之沉痛郁烈的程度！是故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定复食的前一日傍晚从报纸上见到了当时正甚嚣尘上所谓“江姐”之文字图片等等之后不禁要对着门外人失声痛哭道：你们为了什么？你们为的是一张皇位上坐不下两个皇帝！我们又为什么？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林昭怎么就没有去投靠上一个主子呢？！有了个主子吗，一旦死在这门里以后他年也好叫我的主子为我编歌编戏去欺世盗名！……好罢，且再不说这个。反正，礼貌也得是双方面的。对于非是即否别无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事情本来更无多所试探之余地！既然此心总不肯死而老在那里步步设伏着为机地纠缠不已，试问年青人的忍让要不要有个限度？至少至少，这种忍让总不能到引起或促进误解之程度罢！然则最后逼得林昭不但拉破脸皮甚至恶声相报，客观而持平些地看能算为是我的过错吗？独夫——你们的贵主席一不肯君子自重适可而止，二不肯将此与政治问题分开！或者要么就是因为守着你们的“阶级路线”觉得必须把这种齷齪意图与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才是三面红旗万万岁的为政之道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么除了逼出年青人一个宁为玉碎的决绝态度来，到底又还可能收获到什么？……据此云云，若说林昭在对待兹事的前后态度上有着什么可以非议之处，我倒也不仅很愿意甚且很希望先生们明以示教！那怕就站在你们那架子贵楼梯上亦得，请先生们开示年青人一个与共产党打到政治交道就必需卖身的道理！倒看看这是亡人马克思关于楼梯上打架之学说的哪一条？！犹幸运这年青人是个女子，似乎生就了具备作人外室的条件，若是男子呢？难道还非叫我给谁个当相公去不成？！普天之下，煌煌古今，曾未闻见如此之荒乎其唐而更岂有此理的事情？！或者，难道这也算“前人所未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么？！他年写到——别说是写到独夫个人了，就是写到先生们之“伟大、光荣、英明”的贵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行状上去，也还成个什么体统呀？！

陈诉于故上海市长柯氏在这青年反抗者来说是一种实逼处此的迫不得已之举。因为如前所述，我已经没有了其他办法而且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首先，作为一名这个美妙绝伦的制度之下的政治犯且还不胜荣幸地被监禁于所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我是与外界绝对地隔离着，莫说律师记者全属奢望，并家属通讯都被限制！故所以连区区受之父母清白遗体的一束头发都跑不了要成为贵党秘密特务的权力对象！欺负人竟欺负到如此无法无天地可恶的程度。然则那怕林昭就不是政治犯而且不曾卷入在于任何政治性事件之中，作为一个暴行受害者和被如此恶意地阴险地利用行政力量作着谋算的对象，我难道就没有为自己提出陈诉的权利吗？那不据你们的独夫传语：“自卫权利”总是有的！——“自然要有！”那好吗，既然窃据了权力的独裁者可以对在他掌握中的反抗者行使“自卫权利”，难道虽已不惜一死的反抗者倒只好俯首贴耳逆来顺受地作那《伊索寓言》中被狼子来行使“自卫权利”的小羊吗！想来无论上帝抑或世人谁都不会认可这一点的罢。此其一。从去年十一月初心到神知地图穷

匕现以后虽然彼此都闹得大不痛快了，若使就此秤钩打钉而来个扯直不提，那倒又算回事情，无奈又不是如此。曾记得彼时年青人送出过那么一张自署犯人而要求提审的血写的字条儿，其意当很明显：第一就是提醒一下人们等记彼此所处的现实地位，莫要失了官体有玷官箴！

而人们的回答则是使那所谓的伪检察院人员跑来乌搞几句并以那劳什子的“起诉书”遥相示意（十一月十七日），直至十二月二日把“起诉书”给我并在三天后盗用法律名义而演出那场狗都不闻的所谓开庭的丑剧。要对反抗者使用那实质仅为“统治者的意旨”的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倒也没啥，年青人不是没见过这类阵仗。最最可耻最最荒唐最最下流的倒是：这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也者实在仍不过是配合钓饵造成声势以促令反抗者低首就范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混帐！否则送达那“起诉书”之时就无需一再问我：“还有什么话？”

“还有什么要说的！”而十二月五日去上演那场狗都不闻的丑剧以前更无需使那所谓之检察院的伪职人员预作说明道：“你的案件并未结束……”等等了。原来如此！敢说普世之间自有挂上法院检察院之牌儿的朝南衙门以来，其作用其任务曾未有如此之肮脏者也！作为御用工具而被用以向反抗者施加政治压力本已经够肮脏而且够下流了，更何况是用来向女性反抗者施加意图不可告人之卑鄙的压力，那肮脏下流真正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所以也说明了为什么林昭对于你们那些伪检察院伪法院之等因奉此的语言行动反感至于无以复加而且只能在所谓的“宣判”之后给以一个如此之慷慨激烈至于声色俱厉的回答！可耻，先生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可耻！可耻！可耻！我不知道“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或至少使着“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之名义所作下的丢脸失体之可耻勾当是否以此为最？但反正这也就满够上了登峰造极！不仅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然而被当为这等可耻勾当之对象的林昭，那怕是更还能有芝麻般小的一点点理由要去敬重乃至仅只是承认这个所谓的“法”字几呢？假如说在一般情况之下极权统治者所玩弄的这个“法”字是虚伪得令人发笑，则在这等情况下所卖弄的“法”字岂不更是污秽得令人作呕了吗？那么，已经处在了某种可耻勾当之谋算对象之地位上的反抗者，在如此之虚伪而更如此之污秽的“法”字之前，难道就不能够试作任何努力去讨取公道那怕就只是先向统治群中的任一人去讨取公道吗？即便就作为合法斗争之一端亦得，难道这个所谓的“法”字放置在反抗者的斗争里不要比放置在统治者——独裁者的阴谋中更加尊严而且更加实在一点吗？那末我为什么就不能或不该或不可以向当地市长写下个人的陈诉呢？此其二。第三，从人性论的角度撇开政治或他事而据内在因素分析，林昭承蒙“抬举”之后确是不胜荣幸地得了比——几乎可以说是得了比一切人更好的机会去相当直接并极为充分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特色以及实质。因为，如我所言：在这样一场难分难解的短兵相接之中，彼此几乎是连对方之骨髓的颜色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们的独夫轻躁自恃、过刚失中，赢惯了输不起，特别是又跟个“黄毛丫头”呕着一口没来由的个人意气：尽管一时地封锁着消息，多少总不免有那么几名部上部下参与其事，故而虽已陷入了被动又还硬是不甘于被动！所说这不甘于被动作为独夫的性格特点之一原也不只是表现在对待林昭的事情上，都很不足为训。因为这在独夫身上不是英雄式而是狗熊式的，一分为二地具体分析起来，这种狗熊式的不甘于被动一部分表现为赌徒乃至赌鬼，即我常常评论的一句：哪怕就一万对一也罢，只要手里还有一文半文（蒋校：“文”字补。）钱不曾输光便非要赌过分明。另一部分则又不止表现为赌鬼至少不止表现为赌徒，真正的赌徒每还好歹地保有几分光棍气，赌过就算，输光就罢。那倒也还算——即使算不上光明磊落，至少可算是一干二脆！你们的独夫可是赌完犹不歇手，输光仍不罢休地还非要辅之以偷抢扒拿，以摸爬滚打，以步步为营，并以见缝插针诸般等等！——偷摸不着谓之本等，万一竟得侥幸捞着三文五文乃至一文半文的，便可以拿上赌桌去掷个孤注看看能不能一本万利白手起家！林昭故也怒极而笑地作过讥评道：本着如此的性格特征，一旦阎罗大王差遣鬼使来捉拿他时那麻烦可是有得好找！跑不了要从不去、慢慢去、晚些去、晚两年去、晚几个月去、晚

五天去直到晚三秒钟去这么寸土必争地“蘑菇”上几个时辰！最后到实在整不过临时上了路，还得一步三回头地磨蹭到鬼门关前森罗殿下！别件事罢了，倒是碰上了那华沙会谈的对手方啊，敢说人家不知要火冒三丈而跳上屋顶几多回！莫说他们的自由主义风度民主政治思想等等了，就是他们所固有的民族性格也决计全不吃你这又赌又偷，似贼似盗，骗拐齐来而锱铢必较的一整套胡闹！……这种狗熊式的不甘被动之基本来源一是独夫之固有的刚愎自恃使气护短；另一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坐井观天，缺乏从本质上去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与把握客观世界及其根本规律的能力，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与独行其是的方法论彼此呼应而互相加深，并由此形成了从“被敌人所攻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一套思想系统，同时又培植了狗熊式地不甘被动的一手战略策略，等等如此，颇称根深蒂固，势将与国同休，而临到了这个亦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未悔的小叛徒呢，不执着于某事则亦云已，一执着于某事那可是铁板钉钉而咬钉嚼铁，敢道九牛二虎莫想拉得回头。细节琐事那谓之小德出入，从方从圆或称口口。又得说林昭从没立下过非要爬上谁们头顶去这样的雄心壮志！尽管这种不持涇涇小节的态度遇上了见缝插针寸土必争的专家——共产党人们时，打起交道来有时已经不免吃亏，但上帝的仆人到底不好使自己完全降低到魔鬼从者的水平上去，那怕只是在方式方法方面，故只要还不亏乎所持的原则，能够忍让之处吗也就姑且忍让一二：针锋虽要相对，锱铢或不必较。但说的那些皆是一般小节细务之属，似这等的东西当然完全不同了。那末林昭即不想爬上他人的头顶，至少总还得守住了自己的脚跟罢，是故碰上了原则便只能寸步不让。不用搬上一大堆政治术语以作官样文章，竟借着李双双之一句流传的台词儿亦得说明，那就是：“情理不顺”。是故饶教天荒地老而粉身碎骨，怎么也总不能教那悖谬的妄人遂了其非礼的妄愿！——主人不许仆人也愿！犹如今年五月人们对这个年青人开始发动那其历时整整达一个月之久的最后攻势时她在第一看守所那间小室中！——镣铐之下——以两寸见方的血书大字题在壁上的誓辞那样：“头可断，血可沥，肝胆铮铮如石铁。山嶽夷，江海竭，此身为糜不隳节。贞骨千年永凝碧，一女矢志归清烈！”事情竟然发生在如此冤家狭路的两对手之间，这么一场典型的内在性格冲突还想能容易有个完了？然则一个难分难解的纠缠的局面既已形成并且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从年青人这方面是不是也要考虑摆脱之策，那末陈诉于柯氏总也是我当时所或能寻求的一种解决途径罢。两对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去找个第三方面或曰第三者来作调停仲裁，这是世情处事的常理常规，为什么林昭在我所碰上的这件事里就偏偏用不得呢！看有哪位先生还想打着聊以遮羞的言语而认为此事不是一个调停问题！——先生，本来就不应该是而且也已经不是什么调停的问题了，其所以还在说句调停或想到调停，这知所自尊的年青人还满给别人留了馀地而盖了死尸面子哩！否则倒也请先生们说说，教林昭又该怎么办呢！独夫是一股劲儿在那里邪心不死地骑虎难下，林昭则退无可退，而恨得咬牙：活路缺口，口口口得，天口口成，何可终日？那么反正，合着说相声的口白：事情总也就是这么大了。索性再弄一位贵党的不是台湾的头面人物进来，有了个第三者至少或者可能使独夫的这股子邪门劲儿隐消一下罢？以是故才在《自诉书》中以自己的鲜血声言道：“柯市长，我请求您过问——参与——干预我的案件”而呼吁他“帮助公安局回到——不说法律（注曰：我也真正不好意思再去对任一名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到法律两字——昭），而至少能回到政策——回到共产党所曾或标榜着的政策原则之轨道上来！”（大旨）倒说，我这又错了吗？先生们若要派错的话，敢问派我错在什么地方呢？要么你们也遵循着独夫那病态地自大狂而又刚愎任性变脸护短的思想方法与思想逻辑而认为从我这方面不应该去作寻找一位调停者的任何努力！那末第四：可敬的先生们，此又得谓之曰情理不顺！按着你们那名独夫之无原则无理性的行事逻辑那大概是：要吗林昭允作他的外室而使我们的案件获得暧昧可疑的“政治解决”；要吗随同着林昭对他非礼之求的拒绝而对我们的案件作盗用法律名义的行政处理！事情到了以后也就真地是如此进行下去了！进行是一回事，当人们还能够使用、能够利用其非法窃得的不义权力之时，在他还得以决定、得以规定事态当如何进行的范围里，他尽可以继续去贻讥千古地倒行逆施为所欲为。没有关

系，问题在于：此外的其他人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又怎样对待这些利用不义权力作了胡乱规定的荒谬乖舛的事态！先生们从你们之固有的“阶级本能”出发，可能会认为独夫的那种作法，那种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甚合道理。假如是这样，那末十分抱歉，这个青年反抗者的为人本能中完全没有而更绝对排斥着这么一项有“阶级性”的“道理”。我怎么也看不出独夫这样既无原则更无理性的悖妄至于极点的行事逻辑有着任何一点合理之处。首先因为我不能承认其所根据着的两个大前提即女子从政必须利用性别，而与共产党打到政治交道尤其必须卖身。也因此才逼着林昭不得不在看来似属无可奈何更加无从作为的处境中努力寻求打退对方！管政治问题怎么解决也得，那倒还只算另一回事，奉着主命不惜下到泥沼里去拽猪的仆人可质天日地没想到过自己可以从那滩子臭泥浆里“捞一把”，故而只要有一口气，拼着坐穿牢底也只算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可若是就这么听之任之地坐候独夫按着其一厢情愿一门心思的无原则无理性的逻辑去行事，不论这么行事或那么行事，则岂不变成我自己仿佛也是默认着那两个大前提了么？那又怎么行呢！不！那怕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也不论是在怎样的境遇之中，林昭处在自己的原则性立场上总非得要与独夫这种错乱乖舛颠倒失体悖谬已极而荒唐之至的行事逻辑斗争到底的！倒也不是、不仅仅是为斗争而斗争，尽管冲着这样的事态那怕就只是为斗争而斗争都并非错误而只十分允当，但事实上这种斗争本身便反映了林昭所作的某种努力！先生们，在如上所述的事态发展过程中林昭总只是努力想把独夫个人与先生们的群体分开，把独夫对于林昭的非礼之求和林昭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问题分开，甚至对于独夫本人，林昭在力之所能的范围里也总竭力想促使他把这种贻讥千古的非礼不情的邪念与权力人物或者说政治人物多少应该具有的明辨的理性分开！所持这种与那诚恳的坚决相一致的以婉以严的态度，既说明了林昭在人们难以想像的折磨与逼迫之下还是怎样地一念秉公而一意守正，同时并反映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乃至对于独夫个人的最恳切最善良的愿望！倒要试问任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先生们一句：即便从你们之“爱护领导威信”的贵楼梯踏步——“阶级立场”上出发，也还能再要林昭怎样呢？当然，在这个年青人说来，持着这样一种态度可不是自觉站到了先生们之贵楼梯踏步上去的结果而仍只是守着自己作为一名基督亲兵仰体天心爱众亲仁与人为善的本分，但无论对事抑或对人岂不都已经够上了无可非议！假若先生们认为还可以有别的更好的态度，则亦谨求明教！却不可因为怕挨明杀以外的暗杀而就肯定地认为更好的态度莫过于林昭允予卖身！谁若贸然下出那样的断语来他日可是要挨天下人掌嘴！而除了贵楼梯上所容或具有着的这么一层不成话说的踏步而外，（不成话说，可敬的先生们，不成话说！不管你们自夥道（蒋注：夥道，帮规。）中关起门来去给贵楼梯上之这一层踏步披上了多少件政治外衣——多少块政治破布也罢，那怕就让谁个把马克思棺材中那块朽不了的裹尸布也挖掘出来给它披上，这一层楼梯踏步还只是闻所未闻地不成话说！）林昭在处兹事待斯人的全过程中包括陈诉于柯氏之举，其无可非议的程度自谓竟能经得起一切魔教狂信者包括共产党人们的吹求更莫说是推敲！

五、（蒋校：五方面之一、二、三均见前，四未见。）杀害柯氏是一件情节极其严重而性质极端恶劣的可耻罪行，其恶劣程度的严重就在于它已经越出了一切天理、国法、人情、世道，更不必说政治原则的通例常规！

情节是严重的，——在这句指控的主文之下作为当事人的林昭需要回顾一下而更多地提供一些情节——摆一摆事实……

在陈诉于柯氏这个问题上年青人与独夫之间的矛盾激化大略是今年二月以后的事。但在一月初或去年十二月底……总之是今年一月五日给予筷子进膳之前，已经有了某种承议，虽说我当时还完全不曾想到。故在一月五日中午向门外送饭者索要那人们已允予给我的筷子时便坦然示之以断了的塑料调羹而道：再不给筷子没法吃了，原来仗这个对付着，可是恰好已经断了。（在这里撒了点小谎：事实上那调羹不是当天断的而是已经断了几天。我只记不清——吃不准了到底是发生在年前还是年后？）……假如林昭当时已经有了今天这样的灵敏度特别是假若了解了那怕只要了解一些独夫内心深处一向以来那种迷信讖兆的程度，则即便是

处兹看来不值一提的细故，也可能会得更加深沉含蓄一些而不会像那么失口轻言。然而事情终究还就只是如此地发生下了。大约也正由于此来到此间以后人们才——当然还是通过着其他看来不甚相干者的嘴巴——向我作如下之颇为唯心宿命而毫不“唯物辩证”的解释：“人都是这样：先注死，后注生。他还没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该派要为你这事情死了！”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我放下、丢开而不用再惦挂着这件事！可惜，假如说这样一种解释颇能安慰行为恶劣的杀人犯与麻木不仁的旁观者，那么它完全不能、丝毫都不能安慰这个伯仁由我而痛彻心腑年青人要找寻解释那是足够找到不止一条而已！即不论柯氏是否命定着“该派”为林昭之事而死，反正人谁都跑不了要死，不管是这样死或那样死。在先生们之贵魔鬼政党的内部由于要切实保持人们那种惴惴其栗而唯诺是从的“精神状态”更必须经常寻找相斫相杀的斗争对象，故不怕爬得再高而死的机会比之通常情况下是一发为多！——从明杀、暗杀、故杀、谋杀，不见血地杀直到“畏罪自杀”，然而任凭在中国大陆这片已经化了血海的大地上人们是怎样地在死着也罢，更任凭先生们在你们之党内太上皇——秘密特务之魔掌的阴影下是怎样地在被着明杀、暗杀、故杀、谋杀直到“畏罪自杀”！只要林昭不曾去写那两封指名柯氏的血的“陈诉”而成为惹出这么一场惨痛的流血事件之祸媒，则丝毫无需乎凭藉着寻找任何解释来求得自我安慰，我的良心——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保持着安静的，特别对于先生们的党内问题更是如此。老实说，你们蹲在那么个彻头彻尾地特务化了的魔鬼政党之内，那是作恶有路而向善无方，故只要是保有共产党党籍者，谁都跑不了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之下为虎作伥地造些恶孽而沾些腥血！越爬到了上层去那恶孽就造得愈足而腥血也沾得愈多。根据着这一点，林昭自己虽然还未下着血洗共产党人的决心，我倒觉得那些立誓“有共无我”而务以杀灭共产党为志者也不见得可责备，至少不见得比他们欲灭绝之而后已的对象——共产党人们更可责备！这首先就因为造够了恶孽的先生们从独夫起堪谓几无一人不具有可杀之道甚至一个头都不够杀地死有馀辜。亦因是故我才在此信之开卷明义的第一部分“引子”里就愤然声言：假若独夫杀尽了贵编辑部或贵中央委员会，那他倒至少或者是为爱国卫生作了一件好事。那些心地较为善良单纯的人们他日见到此语也许不免会吃惊于一个基督徒怎么竟说得如此之冷酷而毫无怜悯恻隐之心的话？嗯，当他们还不曾深刻地了解着这句话的基础是如何一种冰冷的憎恨之前，他们可能会惊诧的。但只要他们最后终于理解到这种冰冷的憎恨并理解了它是导源于又反映了一种如何地可诅咒的事实，那末他们的惊诧就将完全消失，即便他们在一个阶段上暂时还不立刻像我一样冷酷地发出诅咒。这么地，言归正传：那怕柯氏的寿数三日以后已到大限，只要他是自然的死亡而不是在这么一场没来由得令人啼笑皆非的“三角事件”中被毒手谋杀以死，那便不干我事，是人跑不了要死。又倘然林昭不曾因为写了那两封血的“陈诉”而对柯氏的血担负着一份道义上的责任，还倘然林昭不是像这样一个说好些谓之守正不阿，说糟些谓之迂气未脱的书生，而是一个不动声色地玩儿利害的无情的政客，则由得你们去同群相残，杀光了也不干我事！——杀人者人亦杀之，保有着共产党籍至于皆曰可杀的先生们谁死了都只算该死，黑夜死黑死，白天死

白死，一个个都给我去死好了。可既然林昭一言丧邦而成了柯氏冤死的召祸之媒，那就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管他是不是没生下来就“注定了”“该派”在林昭的事情里死，我只管造成了事实要正视事实而承担后果。何况，先生们，咱们谁都还不曾拿上介绍信去翻过天曹或阴曹的生死簿，而据冤魂相悟，他的寿数倒是还有十来年哩！……

在声言道要摆事实的起首处却先来了这么一段看来似乎是相当妄诞不经而更神秘离奇的“入话”，（蒋注：话本小说正传前的引子，泛指引入正题的话头。）可能有一些人会得对之失笑，但先生们倒怕未必就会失笑。近些年来在与先生们的秘密特务扭成一团的过程之中这个年青人已经相当深切地察见这些满口自称得大言

不惭地欺天灭地非圣诬鬼的所谓“无神论者”，其内心世界之——之……之什么呢？也只好权且说声之“迷信”罢，之“迷信”的程度那是，在有许多地方竟然远远地超过于某一些宗

教徒！别国比如苏联怎么样我不是那么挺清楚，虽然也知道赫鲁晓夫经常呼唤而且似乎还并不是非常儿戏地呼唤着上帝。至少在中国，情形就是如此：几乎都再没有比先生们这些口口声声扬言无神的“无神论者”——无神“论者”更加确知有神的了。先生们在你们那深闭固藏的内心世界里明明白白地确知有神，有灵、有妖、有怪、有魂、有鬼、有地、有天！——有天主即有天帝！因而确知有天命、有天机、有天数、有气运、有休咎、有谶兆。等等。而且凭着一向以来（不自今日始，也不限于我们这一个国家）为世界其他部分所著称而至于赞叹的“东方人的神秘的本能”或更辅以迄今为止尚不是为人们所十分明白知晓的某种妖法诡术之类。对上述种种一般人未必确知更其未必确信的超现实的事物竟已了解到了相当地深彻！假如还并不是每一个保有中国共产党籍者都能达到如此深彻的程度，那么至少在先生们的贵“中央……”什么玩意那滩圈子里头应该肯定认为是颇颇地达到了的！林昭于此几乎也甚感作为一名同国人的荣幸！虽然同时又不能不感到啼笑皆非的惋惜！惋惜的是人们虽知天命而不知何从，还偏要苦苦去作恶造孽，是所以又谓之不可救药！——假如那所谓的柯氏“该派着”为林昭这事而死云云是据着调羹断掉的那支插曲、那个征兆而言，则我的理解恰正相反：那不是征兆，那是预报，大约就因为独夫彼时——从把柯氏留京不返时或更在此之前已就动了杀机，故所以会有这么个预报，而人们给来的解释那完全叫是倒果为因！

不管怎么，在当时这个年青人确是全未唤起那怕一点儿于兹一流血事件的联想，我只是就事论事地为那把塑料调羹不痛快了半天。然而，如前面第二部分中所已经说到的：从今年一月初到春节前，年青人本着勉顾大体的为公之心，在态度上对于独夫也是已经作过了某些非原则的忍让，其总的内容大旨是竭力容忍人们之一些明知故犯的生活细节性的挑衅而不那么遇事之时作出激烈的反应。故总算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过了一名安静的囚犯，假若还不能算是那么驯服的话。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除了如所说的仰体天心不为己甚而外，另一方面也就是不愿意与独夫一般见识，反正就是那么个妄人而已，何值斤斤计较？约翰逊（蒋注：林登·约翰逊，1961年当选美国（36届）副总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继任总统；1965年至1968年连任总统。）尚且坦然表示愿意亲自“到世界任何地方去与任何政府”会谈以谋求“体面的和平”（想来不见得是对于约翰逊的“体面”罢，既然他公开表示着不惜在非原则事由上如此将就对方！）那末林昭，上帝的这名青年仆人不说身居在犯人之位，无论如何于年龄上总还是一介“黄毛丫头”，故只要独夫那条不成话说的邪心给我收起来，小节上让你面子过得去在我似亦不得便谓之无原则！——我的原则未必能大过了约翰逊总统不是？神差鬼使地在春节前夕又发生了那回子非法打人事件以后，年青人虽说因为咽不下那口恶气而闹了一个不亦乐乎，终究也算在独夫使人们递过来的话“……‘政府’，对你的‘改造’，（注曰：作三日呕！——昭）你不接受可以，不要‘胡闹’”之下仍旧努力安静了下来。嗣后的半个月或三星期中虽短不了经常有火线上的小接触，《自诉血书》却是作而又辍地搁在了一旁，这多少有那么一些投鼠忌器的本能的顾虑。因为，既然已经相当地掌握了一些独夫的性格特征，则对着第一看守所的人们我也曾分析过一句道：“咱们的‘政府’之最大的忌讳，就是不喜欢别人‘爬上他的头’”！听者彼时为之忍俊不禁，足证这句分析在个中人听来也觉得颇为切中紧要。然而林昭叫是一直被逼无奈而在作着以攻为守的自卫。因为兹事万万开不得玩笑，否则只要阁下知所自爱知所收敛，“黄毛丫头”本来不一定必要犯你这个忌讳，至少不必要在这种情形下来犯！虽然由于年轻幼稚竟还想不到这忌讳会犯掉第三者的命，总也揣度得到这忌讳会犯得对手方大大地不是滋味。那不《自诉书》里用上了越级陈诉等等的说法，直接的理由硬不过是因为年青人直到那时为止还不曾正式戳穿人们而只是架词诬控式地把一盆水甩在了所谓的上海公安局之牌子上，但独夫看着可能已经觉得相当地不入眼了！——黄毛丫头竟把别人放在了他的头上！这也许比之黄毛丫头自己爬到他头上更为可恼也说不定是的？那么行哪，只要行事上路些，“不接受可以”，我就不“胡闹”也得。要求让家属接济送物，一天天研直研（蒋注：方言，拖。）到二月十八日，知道这年青人要毛了的时候才勉予同意。我可也不是按着什么意图而只是按着本身需要开出了所要物品的单

子。之后两天，二月二十日，人们藉着我借针与剪子——特别是借剪子因为那可能是更其需要监督——的机会，站在门旁瞅着，似乎是十分自然地开始了那场明明是经过你的计划的谈话……

“还需要些什么？看你要那些接济物品都不是怎么亟需的。（张望着屋里）还缺少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少了。”

我起初光顾着剪我那些拆了的布片儿而没有理他，听他越问越认真，越问越带劲儿，乃抬起头来深深地盯了他一眼而反问道：

“你是真的问我还缺少什么？”

“嗯。”

我动也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答道：“还缺少一点米汤！”说罢便又低下头去比着样子对付那些布片儿。

“米汤？——灌吗！（意指鼻饲。）灌着还省了刷牙呢！”

灌不灌的倒也没啥，只要咱们大家都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就行。

布片还没剪完，谈话也仍在进行。虽然进行得不是那么够了顺畅，也正如我手里那一把错综杂乱旧得发辨的布片儿任怎么横拼竖凑老只是拼凑不到一起去似地叫人恼火。我乃发挥那些乱糟糟的布片儿道：

“真没有办法，又要顾着里子，又要顾个面子！……叫人真是没有办法！”

“你还没有办法？你那点子挺多吗！”

点子多少另一回事，可碰上了云云等等的那些鬼招就硬是比之又要面子又要里子更加叫人没有办法！那不除了开宗明义的：“还需要什么？还缺少什么？”还又来了：“……我们干什么都得要是自愿的，没有不自愿的！”而当我声明自己不是一条鱼——不是可以当作为或种钓取对象的一条鱼时（过去已经说过这话，故以下所引的那句答语也跑不了是先已周详地准备在那里的），人们竟分外露骨地恶谑道：“鱼还离不了水呢！”

布片凑付着好歹剪完了，人们拿过剪子走掉了。剩下这个早就该死而一直苟活下来的年青人独自坐在那间不比一张双人床更大的小室里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痛苦的沉思：这么一场谈话，从第一句就不上路，中间插话不上路，直到最后叶落归根还是一个不上路，是代替下场诗的聊以解嘲的玩笑吗？哎呀，我可不能够这样去考虑问题的呀！这样考虑问题那太危险了。我当它真是当它假？真与假在一定条件下本来得以互相转化，更何况狗熊式地不甘被动之人们是如此锲而不舍地纠缠着呢？！不，我不能当它假的，我只能当它真的！那么，既然已经一再严肃地声明了自己不是一条鱼，我又怎么能在如此之露骨的——不是什么暗示而简直是明示之下仿佛已颇会心默契了似地睁着眼睛去吞钓饵呢，想着想着我一时自怨自艾起来：碰上了撒旦门中的恶鬼，上帝仆人所秉的人性与所本的仁心在某些时候竟然也可以、也会得成为如此之可怕的一种弱点的。我还能再向何处去求退步呢？我怔怔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又一次陷入了自从去年十一月十日被扯到那间小室中、并且在镣铐之下割破脉管以后经常向我袭来的深度的麻木状态，靠门那一堵窄窄的西壁下端，水泥罩墙上写着几行径寸的血字：“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生一日，她必定保存我的理智，如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人们拿晚饭来的时候就是发现我在那种状态里：木然蹲坐在门首，发直的眼光怔视着墙壁——怔视着去年十一月十日割破脉管后染在那里的一滩斑斓惨厉的血迹。无声的冷泪不能自禁地一滴接着一滴流下面颊。开窗的声音打破了我的麻木状态，我举首一望，对着启开的小窗失声哽咽而泪落如雨：

“管理员，林昭向来不说谎话，今个跟你说上这么一句：我怕真的是快要到精神病院去了！……”

那个管理员——从他开始直接出现在林昭生活中的时间（今年一月五日）及出现以后所

处的地位与所担的任务等等诸端来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地把他作为了死者之替身的。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一向对他也是比较客气。而那天受命所作这一番不上路的谈话也就充分利用了甚至滥用了年青人的这种客气。那时他微觉惊异的一望，便以一种类乎哄小孩子的比较软和的口气接话道：

“哎，怎么哩？……有话慢慢地再跟我说！啊？”

慢慢地还说什么？管理员，可敬的管理员，到慢慢再跟你说可就晚啦！

二月二十一日（或至多二十二日，恐怕还只是二十一日）早晨我开始设词拒食，人们乃叩门（蒋校：“门”字补。）传唤我出去洗澡。这一箭所要射者怕的还不止作戏而已！却也是先生们——还不止是你们的秘密特务——惯用的手法：以最小的消耗求最大的效果！是故一向便是那么地陷阱里还布着网，而网上面还扎了针。口但此也，连针尖上都是打就了的倒须钩子，等等。我想了一想：可以的，我去洗澡。反正十八日为写接济物品单子拿进钢笔墨水来的当时林昭便把招呼打过在先了，已经写开头的东西总是要写完了的。本来吗还想着事款则圆，也许缓一缓写完它——《自诉二书》，再在比较宁谧（不说和谐）的空气中拿与人们，就也比较地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刺激意气的成分。但既然像这样，那么……第三者的参与本来就有需要而到了这地步更已经是非要不可的了！忍让总得有个限度不好助长误会，像这样一开口就不上路，双方还能具有什么交谈事情的余地，又还能够从何谈起呢？……

把春节后写下在那里的《自诉二书》的一张半未完稿夹在一张棕绿色的葡萄糖包皮纸里插在枕头边，我离室跟着女看守洗澡去了。本来想把它擦在被褥正中间，再一想，罢了，反正第一看守所的这些个王牌特务们决不会忽略过去的！在这以前（春节以后）人们有没有过悄然进入那间小室的机会我现在一下子记不清楚，但至少这一回我可也是明示而不是暗示！虽然从那一张半纸上之已经写下了的内容中还未必能够看得出我下面将写些什么……天父啊，直到那时为止，连这个年青人自己都还未曾考虑停当下面要写的都是什么，但至少……

呶，反正就是这么一椿举动罢！陈诉稿在继续而并未结束！这么地也所以当天在洗澡回来后我对手铐的戴法并未表示任何意见。下文未完呢，让人们明白了这一点就是！这里面不存在任何默契之类！在这件事情——独夫所孜孜或者那一句话——阿Q之该死的一句话，还有一点可能也是相当致命的：那就是在《自诉书》中已有流露而在《自诉二书》中表现得更为深切的对于柯氏个人的服膺！这特别对于独夫又在略如上述的特定情境之下恐怕也很使他受不了：你个小东西，如此难得服我而竟然有点服他！那还了得？即使你现在不过是在弄假，发展下去安知日后不会成真呢！那么看来有他无我！不则又将置姓毛的于何地？然而对于这一点林昭就不能简单地负责了，首先便因为我跟在生时的柯氏曾无任何交往，但作为守土有责的地方官林昭直接找着他陈诉，这理由讲到天边也讲得过去。陈诉于他这其中断不无个人印象的作用，毕竟还不是单从个人好恶出发的。所以要认责任的话至多也只能认着个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先生们之贵党内部斗争的针锋相对心机暗运，特别是不了解独夫以其一家毛风统治党内的那份儿猜忌伎刻辣手凶心！

血的《自诉二书》在三月三日晚间赶着缮毕而送出了门。那天值夜班的正好是二月十八日拿钢笔墨水来叫写接济单子的那一个。我故也点着题而招呼他道：

“管理员，对不起，林昭可是那天就跟你说了的：已经写开了头的东西总得要写完它！”

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三日的深夜：我故意把吃晚饭的饭格子留难到那时才放它和《自诉二书》一齐出门。……当作一个“今晚有事”的信号，一方面也因为我匆忙得来不及写完它在更早的时间里。故到说话那时他已经来催过几回“饭格子”了。当时他自亦不作任何表示地只是接过走了。半晌，墙外前庭里响起了汽车喇叭的声音。这在有些日子里间或用作一种致意、示意之强台音响效果的，但那天晚上也许只是偶然罢了！……

两天之后，三月五日上午，第一看守所特定——钦定的每月接见送物之期，人们拿来了家属送来给我的东西。寥寥数件，与先已准我所要的物品单子相差不可以道里计。需要说明

的是：从到了第一看守所那个鬼地方，那个中国大陆上天字第一号的魔鬼窝里去以后，人们是经常使用着这种手法以挟制作犯人者。与家属通讯接济似乎也成了一种统治者——秘密特务们的恩赐！尽管它本质上只应该是一种为人、哪怕就是为犯人者所固有的基本人身权利。林昭于这种手法之讨厌与反感那是也可谓无以复加！而三月五日这一回就更岂有此理，因为那张接济物品单子是人们先已明言允准了的！那么就算“都不是很亟需的”也罢，作为人又如之何而可以不对自己的话负责呢？诚然人们先似乎影影绰绰地暗示着三月五日可能会有某种谈话之类，但那本来明明白白形诸语言且又是在《自诉二书》出门之前，那么谁都可以想见：新的情况自然会带来新的变化。你觉得不爱谈了，不谈就罢了，我又扯不住谁个。用上这种办法，即算是辅助的手法亦得，除了大大地增加反感而外，还能有什么收获出来？当然，决定是举的人们可能会辩解道：允许接济时先没见着《自诉二书》，砣砣地谋之不已的这件荒唐事情上毫无任何默契存在的余地！

将近十天，那封信是咬着牙齿写起来的。由于所发生的上述种种年青人是有点儿横了心，

因之有许多话也就——字眼儿下得又着实又有份量。用作墨水的鲜血也许更增加了它们的份量。而其中最最致命的恐怕就是下面这一段！（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在深重刺激之下多多少少已经有点儿衰退了的记忆还不至于很妨碍我在这里大体正确地复述原文……贵第一看守所的那些王牌特务们想尽办法苦苦搜索而掠走林昭所写下的一切文字包括自留的底稿，以备掩盖他们以及他们那个姓毛的所长之罪证，然而毕竟犹失着于未曾准如所请来掠走林昭这个该死的脑袋，故总之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不仅新的篇章如春蚕之丝延绵不绝，一切旧写诗文也可以仗恃记忆复述内容直至重现细节，尽管记忆已经出现了一些衰退也罢！）……所说这一段是以那不多久以前咱们政府就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一事所发表之煌煌声明为其“入话”的。我先是说：“从文章风格颇足以辨认出其作者，看得多了甚至片言只语皆可一望而知，即以那个声明中‘敢摸老虎屁股’一语为例，恐怕便出自中枢某要人的手笔，全文可能不一定是而此语跑不了是，理由姑且从略。”——所谓中枢某要人也者先生们当不言可喻是指的独夫，而那当时，“姑且从略”了的理由如今倒也不妨借这机会与先生们摆谈摆谈。第一、年青人当年在北京学我的新闻本行时业已夙知咱们报纸上所发表的许多公家东西或私家东西都须经由独夫过目，而有时他便兴到由之地在上面胡乱加上几笔或插入一段，等等。是故也每见从整体上来说是无有个性的枯燥的官方文件、官样文章中忽然像灰堆里窜出只油老鼠来那样地窜出了颇有个性——颇含毛气的一语或数语。这是大前提。第二、尽管凡人皆有屁股犹之皆有脑袋一样，但屁股之为物总之不是一件什么颇登大雅的东西！故即从语法修词的通例之一“求雅”来说，公然地将屁股放入文章已就不大像话，何况竟还要去放入以堂堂政府名义所发表的声明，是谓之大不像话亦可。而据这小叛徒眼光里看来，当朝衮衮——首先当然是先生们的贵中央主席团等等了——虽众，酷喜在文字之中卖弄屁股者倒也未必颇众！——至少，姑以存疑。到了有权力将屁股强加于所谓的政府声明者，则恐怕除了独夫之外更无第二人！这样推析又是因为——第三、独夫夙有以屁股入文的习惯，也不知算是大众化呢抑算是口语化！延安那什么座谈会的发言里尝一再要文艺工作者们把屁股坐到某个方面去，一九四八年——四九年战局急转前夕与南京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某些文章中又一再以屁股为言，例如：“……谢谢亲爱的（孙科）院长，共产党人……幸避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等等，不一。故所以人们大可不必再来向林昭推销什么“选集”或“选读”之类，

从过去一向以来迄于今日对于毛风是可谓早已熟极而流了。这么地即从历史方面来审察，屁股入文之习惯性一贯性恐怕也就不容易割断。当时所说从略的理由大致如此。当然这些理由之最有力的一点内在根据里只是独夫那刚愎而又轻躁的性格特征！……而在《自诉二书》中姑且从略了理由以后（当时之所以只好对这些从略的“理由”之一是：我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了！先生们，那是我的血——我的血！一笔一划都是我自己的血呢！而且还是在镣

铐之下！）就来到了可能是最最致命的那一段：

“……其实照我看来，摸老虎屁股殊乏战略意义。首先因为真要打虎者大抵只静静地候它而并不致力于惹它；即使作为挑战，摸老虎鼻子恐怕也比摸老虎屁股需要更大的胆气！鼻子上面是眼睛而下面紧挨着嘴巴，摸起来危险性大得多，而摸屁股！——这算一回什么事情

，假如被摸那头老虎之性别是公的，则它也许还以为是什么发情的母虎来宛转睡就了哩？……血的陈诉中竟与市长阁下论起屁股来，自己也觉得啼笑皆非地不大是了味儿。但您若责以顽皮则小叛徒俯首无辞，若责我以失礼我可是不能认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堂堂政府声明中可以在亿兆世众之前公然无忌地大摸其屁股，则区区犯人将咱们政府所已经摸了的屁股借此向市长阁下略论数语，于情于理都还未必有使不得吧！阿Q所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大旨如此。当然也和此信中的其他各段引文一样，不可能保证只字无误。……这一段致命的话语当柯氏惊耗入耳以后多少次回环反复无休无己地引起我悲痛莫名的自责！所说对于柯氏之道义上的责任首先也在这里！然而，信不信由得先生们，反正林昭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敢于对着十字架起誓：当初在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根本就不曾有过类似人们所想的那份心思！林昭的本意首先在于如上海人所说的“弄僵”独夫使他收心，其次则是暗示或明示可能会看见这封血的陈诉的柯氏以至其他袞袞诸公们：请莫再来与年青人打官话！你们的第一号人物行事忒嫌悖理失体！已经都不像了话，当然更不像官话。所以，也只如我对第一看守所之审讯者们说过的那样：要谈就请把官话给我收起而说说比较地不拘形式的“私话”！“如此

而已，岂有他哉！”若谓林昭陈诉于谁个就是想嫁谁个，事情似乎也忒便当了罢？千不说万不说又得说着那一句：直到他的血免除了他的党籍以前，柯氏总还是个共产党人！然则对于林昭这么个“坚如磐石”的反抗者来说，这也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怕普天之下的男子统统死绝了，林昭也总不会想到要去嫁一个共产党人！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与保有共产党籍的先生们可是，对不起，大德不逾闲。。。。。这是政治

原则问题！要命的是特别像所引阿Q说“和尚摸得”之语，在另一种角度上看来竟然是可以引出另一种解释的！上帝明鉴：直到柯氏的血流了下来我才刚刚惊觉到这一点，可是已经错铸九铁而百身莫赎了！……个人年轻幼稚少不更事加以心头通明未杂他念，使我在写下此语的当初未曾深思一下它可能会在已启邪念而且已生嫉妒（从《自诉书》以后，柯氏被留京不返颇足证明）的心目中引起什么样的误会！而这一非我本心的忽略便也构成林昭对于柯氏之死应负的道义上的责任之一部！另外，除了上述那致命的一段话而且对其内容缺乏估计，所以说的话就不能再算数，等等。但是第一，从直接意义来看，这本来是两回毫不相干的风马牛。总不能说因为我要陈诉就不得准予接济，此理跑到天边也不通。第二，从——若要从事情之可能引伸得出的象征意义来看，那么林昭从昔日直到而今不知向人们说了几多回：暗示充其量当成思索问题的参考而绝不能当成解决问题的根据！我从不知道任何正经事儿是得以猜图形打灯谜来解决的！林昭有什么意思我必定尽量明白清楚地表示出来，倒也不是不相信他人的聪明而不过是更相信自己的愚笨之类。仍以三月五日那次接济为例，我本来——在我这方面毫未意图着要使它具有或种象征意义，故当然地也不喜欢更不会得去认可人们所或许赋予了它的主观主义的象征意义！我只想着接济便是接济而已。第三，即以陈诉为言，那末如上所述，二月十八日在被允许开列送物单子时我已就话说在先的了，若然说是未曾具言内容，那首先是因为当时连自己都还未能完全确定内容。——如上所述，《自诉二书》之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都是被二月二十日那场不上路的谈话逼了出来的。但无论如何总是已经把这件事情口头地向人们宣告过了！那么作犯人者也就算尽过礼了，没有理由更不应该再在这个区区接济问题上来出尔反尔！上述三点理由于陈诉与接济二事之相互关系的分析也自谓颠扑不

破。而在这个看来似属闲文的接济问题上倒也不得不略为多表两句，因为它既是引起林昭情绪激动的导火线，又成了自此以后一月间（直到四月五日柯氏“发病”——中毒为止）种种冲突激化的触媒剂。当时，由着如上的理由这年青人是十分恼火，恼的还不是什么其他却仅仅是这种挟制手法的反复使用而如此之毫无器量更无风度地把任什么事——从日常生活细节琐事直到政治性的原则问题——统统揽在一起！看来林昭如若不欲，不愿去做独夫的外室便将至于连要家人送一块香皂或一斤盐都是不可以的，等等。带些民主气息的政治权利则更毋论矣。那也好罢，各行其是罢！我相当平静地签收了接济单子，待人们走掉，就坐下来向衣包里抽出一件纯白的西式衬衣。巧的是它本来不属我之所有而且送来以后我连一次都不曾穿着过它，一九六四年那整个儿夏天包括它那些酷暑的日子我统统是在镣铐之下度过的（五月二十日——九月七日），白衬衣穿着忒禁不起揉搓了。

差不多整整一天里我保持着即如签收接济单子时那同样的平静。没有办法，戴着镣铐写字本来要点工夫，况且那天是写在软和的布片上又是写的诗章，更得一本正经聚精会神。当然啦，即使不加说明先生们都不难想见：犹如题在衣上的那九章七律不可能呀嗟立成一样，这推车上壁的最后一步也决计不可能在三分钟之内计划停妥，年青人计划下了这最后一步棋虽然我还不知道究竟要到什么时候用得上它，但处在如是之险恶深沉而更诡谲莫测的局面之下人岂能不具有一种破釜沉舟之想！林昭总自下了这滩浑水以来，本着书生的迂气以及青年的傻劲，诸事都从没设想过推诿！

在那件白衬衣背上题毕了《无题九章》以及第一段跋语（见附录），又在前身左右洒下了斑斑如热泪般的满襟血点。之后用一张纸把它包成小卷儿，缚牢，放在一边。这么差不多一整天我一声儿没出。人们大约诧异于我之出奇的安静而又想来试探一下了：晚饭时炒了一个有荤带素的菜，大约是韭菜肉丝或诸如此类的罢，拿了进来。我也若无其事地接过来吃了，但像两天以前即三日晚上一样：故意留着饭格子不给人们。这么直磨到夜班管理员来的时候

——那是二月二十日来与我作谈话的那一个，我尝开玩笑地称他为我的“本命星君”。

“给你！管理员，这个请你带去！”

他接过洗净了的饭格子，对着放在里面那个卷儿沉思了一下，拿起来打开就看。虽然他大概也没来得及看个仔细就——

“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许是没有做声：意思已经用血，用有辞与无辞的血表达得够明白的了，此外又还能再有什么意思呢？他又沉思了一会儿，“我不能收你这个！”把那件血衣撩在外间一张小小的斗桌上，他走了。在我不曾明白理解他这行动的真义之前我只是大声地呜呜地哭着，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那么地哭，一直哭到他找了别人——戴眼镜的一名老油子，大约是第一看守所的管理科长或类乎如此的什么罢，反正总是比管理员们上一级者——来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地带走了它的时候才完事。但紧张而更炽烈的悲愤之情，仍使我木然在那扇牢门旁边抗议性地独坐到也许是半夜，后来是因为机体感到实在支持不住而躺了下去，戴着镣铐连坐久一些时候都是够吃力的呢！……！

第二天（三月六日）我接着送出了血的“绝食书”并且从那天起拒绝进食，——有些日子进了流质，有些日子则注流质而不得。这么半死不活地一息苟延着直到五月卅一日“宣判”以后来到此间（上海市监狱），才算暂时地告过了个段落。而六日下午近晚时分，戴眼镜子的那个甦得来了。他打开门上的小窗，把手伸着伸着地向我扬示那件血衣和那封给柯氏的陈诉《自诉二书》，它胡乱地摺了几摺装在我原来的那个也是以血所开的信封里，似乎标志着已经看过了……

“哪，这些，给你，拿去。”

说实话我先没料想到有这一着，故当时的反应就也不是那么够了灵敏。我睁大眼睛看着

他，眼睛可能睁得很大而流露出了心中所存的猜疑与不解。而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把它们从小窗里擦下来了，血衣是无声的，那个信封则带着它里面的那沉甸甸的一叠纸发出砉然的响声落到地板上。我伸过镣铐里的手抓起它们，一面就还用那样的眼色盯着他面道：

“本来么，只要你们看过，我也就可谓达到目的……但你——”这时轮到我来问这句话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支吾其词道：

“你——先收着罢。”这么嗯啊了几声才又拿出了一句话来：“这又不好打邮局寄的！”

大约看我的样子像还待说话，他连忙关上小窗子走了。

我对着那两件儿怔了半天，然后把血衣展开了铺在被上从头浏览那“九章诗”。看着看着像被什么触着心头，一个掌不住失声呜咽了起来。但很快地自己使劲压了下去，也没吃东西——那时要流质要不着，拿来的还是粥饭——就那么躺下了。展在被面上的血衣和那条薄薄的公家被子一起覆盖着这个衰弱乏力得凝然不动的躯体，而在它里面，那紧张地活动着的大脑神经正作着一番苦苦的寻思：什么意思呢？不能由“邮局”……那么面谈？年青的反抗者向来既不企望也不害怕与无论谁个对面，反正打从来到第一看守所之后或明或暗地对上过面的先生们也不少了。问题倒不在对面更不在谈话而只在于：谈话能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已经横了心的年青人倒也确实是有些骑虎难下，不么？这两件儿这么拿回给我，该是表示不接受罢！看么当然是看过了，许是表示“知道了！”罢？可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怎么说呢，回头又跟二月二十日那场够没意思的谈话一样：我说我的而你说你的，白说上半天都说不到一起，那才是何必呢！日后天下人的悠悠众口除了要骂独夫行事悖理，更还要怪到这年青人不知自爱，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明明知道吗！……所以这一段事情独夫可能会在为他自己辩护（假如他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用以说明他那时本想言归正传而只怪年青人的态度忒为决绝，等等。但在林昭说来首先一点便是莫明于更解不准独夫彼时到底作何打算，先生们不好怪着年青人忒敏感忒过敏或忒怎么地，这一座小梁山与那一座大梁山同样都是生生叫人给逼上去的！我曾一再寄信任，寄希望于人们之多少或应具有的明辨的理性，只是在退无可退了之后才决心写下《自诉二书》，又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去使出那“血诗题衣”的一着！那《九章俚句》自谓也当得一篇谏书，而其目的何在宗旨何归则想来任何一个只要稍稍懂些汉文者都绝对不致有所误解。人们每谓“有什么话可以谈”云云。是的，什么话都可以谈，但当时已经就存在着一个先决条件即是独夫的邪心必须收起，这一点尚还缺乏保证之前什么都谈不上。而年青人彼时之所以苦苦地想拖个第三者来参与其事，首先也只不过是企图能在这一点上取得某种保证！又得说：上帝明察，林昭多会也没按着独夫所宗奉的那种思维逻辑去考虑过问题！那一段时间里写着或想着《自诉二书》只每每独自暗笑，笑的是不论市长阁下或其他什么阁下统统要被小丫头弄僵。看了这样一份颇有那么点儿玩世不恭之气的的陈诉，任你多大的官儿总也打不起官腔更论不上官架子。——到此为止，如此而已！相反地即从人们那方面说是以己之心度着年青人之腹也得，假定真是那样，则于面子上自或不免难堪。可只要有三分恕己之明，就该想到这个局面都是自己弄出来的从而首先打自己的方面来谋收拾善后。第一当然就是收起那份非礼之求的邪心，若能做到这一条，多难堪的局面怕也不难打开。可若是做不到呢？那当然一切谋划计策都只有将错就错而越拧越左！就以上面说到的那事为言：倘然问题只在不满意我明知故“犯”（犯其忌讳）地陈诉于柯氏，那么把《自诉二书》拿了回来亦得，“血衣”你总该可以留下的罢。如上所述：那《九章俚句》的内容是一目了然而不费什么寻思的呢！那们个心思用到针眼里的脑袋瓜子，邪路念头想了一招又是一招，怎这么一个正气些的念头偏想不上了？叫谁说也难得相信罢？故问题就不是什么想不出而还是没有！——没有！压根儿就没有往正路上去想！从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可以证实年青人这个推断！而当时像这样一种全盘不予接受的态度也就理所当然地使年青人根本不能接受！我哪知道你是存着个什么心眼呢！若说这不过

是个面子问题，那么里子问题又当如何呢！不行、不行！既然写都写出来了，就还只是请人们拿去得了！做把头钻在沙里的鸵鸟可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哩！

这么到再下一天，三月七日的清晨，我爬起身又刺着手指在那件血衣的前襟空白处——血点较少的地方题上了第二段“跋语”（见附录。这些诗篇跋语之类倒大致都可以保证字句无误，虽然没有底稿但记忆颇称清晰）。并且重新包好它们——两件东西包在一起——交给送饭的人。他拿了去但又带了回来，我就再闹。这么闹来了个也是似曾相识的什么人，他打着官腔道：

“要陈诉向法院、检察院去陈诉！……”

我恨得跺脚因为这寥寥一语听起来多少已经证明着我那一番推断与料想。我乃厉声道：

“法院检察院都比你们小！管不着你们！”

于是闹了一场。磨到临夜，算是叫我出去而使我自己把那两件儿带着当面交给了他们。我求给以收据，那人（也是原已对过面的）支吾其辞。不过此君一直有股子类乎逗小孩的劲儿，故多少也缓和了些被激愤的年青人弄得挺紧张的气氛。到临了他又逗我道：

“慢慢再谈，好吗？别忘记你还欠着我几个问题不曾回答呢！……”

他所指是去年——一九六四年夏秋间与我讨论我所提起的“发还教会学校”一语时他向我提出的某些问题，当时我是不曾正经回答。因为那些问题听起来忒像在口试测验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了。拿到是时是地来作旧话重提他当然有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比如刺激一下年青人对于生活的感情，但我只是愤然答道：

“米汤的问题不解决，我什么也没有心思考虑！”

米汤不知是挨到了九日还是十日才开始逐渐地给来。说“逐渐地”是因为给得很艰难：先一天给一回，后来才勉强地给两回。而饭，到后来是粥，还在那里不断地拿给我。特别是第一回给米汤来时还硬是喂了我一块大肉！此举当然也具有着它的直接意义以及象征意义，而这啼笑皆非的年青人就更是激动得没法平静而深怀戒心。因为这一切都继续地证明着我六日针对着退还血衣等等之举所得到的推论。我吃下了那块肉但要求把自己家里送来的一罐猪肉拿给我。——在第一看守所不差什么二十二个月，就只得送了那一回副食品（那还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和水饺子等等同时）。到十一月九日彼此闹开了以后，人们就硬把那区区一罐可比王母蟠桃的猪肉罐头留难着不给我。当时我倒确也未曾多去考虑兹事的象征意义——我一直只喜欢就事论事而颇不喜欢主观地去赋予事情以什么象征意义，但我不能不承认自己是十分讨厌这样一种做法。那怕只是就事论事也罢！好罢，既要使绝食者吃肉，则此是肉也，彼亦肉也，何以就偏不可以让我把自己的那一个猪肉罐头吃了呢？可是人们又不给。要求补行接济免得出尔反尔地引起家属不快，写了相当礼貌的报告（虽然还是用血写的），可是人们又不许。类似这些事情都不能不深深引起我的反感！除了讨厌这种做法本身，更因为从这些里面颇能看出人们是继续在对林昭使用着挟制手段。当然这一手段是直接服务于贵所长对于“黄毛丫头”（注：还差不多也就已经成了白毛喜儿哩！——昭）所怀之特定目的的啦。在米汤的问题上——在米汤的阵地上吗同样地叫步步为营而着着伏机。从九日或十日开始，由一回渐增至给两回。可是早上仍旧一而再再而三地拿着粥来！其意义大致当如——可能是独夫所惯用的或至少是深知他之癖性的“部下”们根据其素行而译成了语言的。——所谓“试试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每一天都以为：随着朝日之新布的晨光，人们今天大约也会有些新的、比较上路比较正气的念头而终于会明智地放弃那个要不得的“试试看”了吧？可是——不！一天不，两天不，三天还是不！这么磨到了——不知是三月十三日抑是三月十四日早上，我在第一看守所自从住到了那间小室里去以后经常只看着隔天报纸，但有些日子也偶然地看过当天报纸，所以关于这一点（日期）现在尚还无法完全肯定；反正是，那天早上又再一回地拿来了粥！这样橡皮糖式的纠缠劲儿！可也知道人家——这为反抗者的囚人那时是怀着什么样的满腔悲愤至于不惜决死的心情吗！镣铐之下的年青人老在以自己鲜血所绘设的严亲的灵位前盯着那格子粥如像它是什么见所未见的至为可恶的东

西！这么也不知盯了它多久——在那种精神状态里不大容易对时间之流有较确定的感觉。虽然，粥大约已经冷了一些，面上结起一层薄衣。而这个年青人便又使劲一下刺破了自己之不知哪一个已经满布着黑色的创痕的手指。劲儿使重了，大约刺着小血管了，鲜红的血一滴滴向那层粥衣上滴下，而这个年青人便慢慢地移动着手指使血点儿分布得又均匀又艺术。——在一种奇异而冷漠的平静里，几乎像制作什么工艺品似地好整以暇。这一天那后来的大半个上午也就在同样的平静里细细勾画着（当然也是用血！既然我没有任何其他可供书写绘画的东西）父亲灵位上的花饰，甚至还为位前那里血绘的香炉添上了装饰性的云纹……聊以终日……

粥衣上的血点儿已经差不多够了，再多就繁琐而不悦目了，指上的血可还只是在沁出来。

那么——我跪起身子在父亲灵位的左侧那一方墙上写下了鲁迅《自题小像》诗的末句：

“我以我血荐轩辕！”

那字写得很大，足有三寸见方，而且相当工整。先生们，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论顶石臼串戏林昭的本事也许比不上耍坛子的人大代表——杂技演员，但戴着镣铐（而且是反铐）写字的功夫那是颇敢向人们搦战一下以“决战决胜”的！无论大字小字、吟诗答对，走江闯海自谓到哪儿都能为“国”争光！可是这枝填然勃然地鼓着一肚子没好气的，像匹白鬃烈马般不“听话”的笔，又不循着跑道儿走了。我只是说：那天早上，在粥面上滴下了若干血点以后，我又把所余的鲜血写下了这么一行……名实相符地以我自己的血供荐着我中华五千年衣冠威仪礼乐文明的始祖轩辕黄帝。供荐着我们这个古老而更优秀的民族精魂之不朽的象征！而我相信，轩辕黄帝的英魂是，如像我严亲的毅魄一样，会得摆格到那间小小的囚室里来受享年青的后代人这一份诚开金石虔敬而清洁的血祭的！……

送粥的人又来收格子了，我不理会他。他在小窗那儿瞅来瞅去地可也瞅不见什么。厉言索要而无有反响之后，他拿着钥匙来打开了门。一开门则当然地几乎是第一眼就看见了放在门背后角落里的那一格子粥——以及粥面上那些淋漓的血点。

“这是什么名堂？”

我仍只默默地望着他。真的，这是什么名堂？谁又知道你们这是什么名堂！……他对壁上那行血色犹新的大字看了一眼，俯身拿起那格粥，呼一下关着门，上了锁，走掉了。于是我又在所说那种奇异而冷漠的平静里细细地为父亲的灵位勾画着当作边饰的花纹。先前刺破的那处将不出血了！——伤口收缩起来了，我乃又刺破了另一个手指。天知道！我是如此地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血！犹如一九六二年冬天初来此间（上海市监狱，那时算是未决寄押）之际人们对于我写血书这一举动所说的冷酷至于毫无人味的话那样：“一个人身上有几千C.C.血呢！流出这么一点不会死的！”上帝啊！作为人，我们这个躯体之中所蕴藏的血可能是太多一点了罢？想想看！一个人身上竟有几千C.C.之多的血！……有几千C.C.的血呢！好极了，够我这么慢慢流的了！既然我没有如阮文追那样于光天化日之下公众眼目之前慷慨从容地抛却头颅而洒去热血的福分！

十点钟光景（或是九点半？）我的“本命星君”来接班了。他第一次开窗作例行式的巡视我是背着身视而不见地没有理会他。第二次又过来，似乎比较诚恳地喊着我的名字问起早上的事儿并作着解释说，米汤不是已经给我了吗？……

“政府对你到底是怎么样？你也要体会体会！”

只要别人能够表示出那怕是只有一点儿趋向于说理的样子，林昭从也不一味使性更不狂妄凌人！那时我忍着盈眶的热泪十分坦率地向他说明了自己关于米汤和粥这个问题所引起的想法以及于我的刺激。他似乎没说多少话。到中午则自己端了米汤来。我看着他问道：

“明天给我什么？”

他点点格子，“给这个。”

“早上呢？”

“也给这个。”

“哦！那末——谢谢！”

我伸手接过盛着米汤的格子，心中感到一种凄凉的安慰：在林昭来说，所求者原不过如此而已！……能得还我青衫热血一介书生的本色就够了！……

午后拿来了报纸，接到手里就赫然看见了那个3月12日关于越南问题的政府声明。我稍稍瞟了两眼，好得如今的新闻标题都不是标题而是摘要，故只要瞟过两眼也就大略可知。说实在的，见了这个看来似乎十分死硬的声明我的反感是一下就升到了顶点：首先便因为这样一种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可谓是极其典型地体现着毛风！另外，要是我之判断不错的话，那末在这堆灰里也窜着油老鼠特别是后面将近结尾的一些地方。但这本来不与年青人什么相干，我所反感的仅是这样一点：冲着你这么耍一下狗熊式的不甘被动，可知道人们又要为此多流多少血吗？而且归根结底这于自己也未必就能有什么好处。事实上还又硬不到底，因为一既怕苦二更怕死，只不过是那一万对一都要赌过死心的老脾气在作怪罢了！这一点年青人可也是早已冷眼看穿而且准星拿定的了。那不一九六三年寄押在此间时，就曾这么形诸笔墨地公然嘲笑于人们道：不是气吾人的话，谅万岁爷也下不了焚毁全部档案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林昭才不愁写下的东西出不了世。……此亦谓之“三年早知道”，甚至事实上都不止三年而大概是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以后年青人在忖度默衡未来的形势以及可能影响形势的各种因素时便已作下了如是的估计，而从后来的情况亦颇证明这一预见的正确。但所说这种狗熊式地不甘被动之老脾气却也由来颇久地有着历史根源：其决定性地发挥着作用大约自从一九二七年后；但年青人又得讽着独夫缺乏哲学头脑因为他竟忘记了可以决定事态的客观因素，首先是时间、地点、条件、问题、对象、力量、背景等种种都已经大不相同！今日之下再来耍这套狗熊式的一万赌一，其后果除了使中国人以至有关的他国人（还不止是越南人）多受许多苦楚，多付许多牺牲以外，无任何一丝一毫侥幸之可能！……那一天就是这样，年青人在早晨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激动的心情之中怔怔地盯着那个所谓的政府声明而悲痛地想道：权力真是一种多么危险的东西，妄人又是一种何其可怕的人物！妄人窃掌权力这更是一种如何糟糕的事态并将造成如何痛心的悲剧！我默然地又刺破手指而把血点弹在了那个色厉内荏大言不惭地所谓声明之上好像它就是独夫的脸皮！……当作一种严峻的抗议！……

“本命星君”又来巡视了。他打开小窗，看见了这一切，也许正在考虑该说什么。而一种来自身外某处还也许是来自上方的灵感冲激着我，我愤然启言了：但眼睛并不看他而只是看着墙，看着已经被我自己的血渲染得够了怵目而惨厉的那堵墙！……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我问你：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当日起稿的《疯话》（之所以去标上这么个题目当然多少地也还是为了盖上独夫的死尸面子，这是明人不必细说的！）就以这两句话作开端，而所说这当时年青人是连下去发了一通没好气的牢骚益以指责。那段原话背不下来了，不仅因为它是口述的，更因为当时完全是在灵感冲激之下悬河直泻地一气呵成。像这样的语言以至文字往往都可一难再。反正那主旨也无非就是责备着独夫好话不听而犹在玩火罢了。……

“本命星君”大约不曾提防到有这一下“突然袭击”——又得说：连年青人自己都不是那么有计划有准备的。他故睁大了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而道：

“还有什么？嗯？还有什么？你的点子多得很哪！……”

他一开口倒促使我从那样一种如梦如幻地不是十分由得自主的恍惚（蒋注：恍惚）里醒了过来，而发觉自己脸腮上已经流着纵横无声的热泪！我抬起披着镣铐的手吃力地指指而惨笑道：

“点子！点子都在墙上呢！……”

墙上确实布满着大大小小的血的“点子”，不论是在父亲的灵位旁边抑是在北墙那个血的十字架周围！那是在一些极其激动的时候，沉痛炽热的悲愤强烈得已经至于以血都再也化

不成了言辞！……这就是我的“点子”！不少呢！我的那些血的“点子”！

《疯话》就在那个下午起稿，到底那是三月十三日还是三月十四日么只好异日到那些血的原稿上去查找罢。写它的动机么亦可谓很明显，谁若看到它都不难理解：首先就还只是在竭力想向独夫作些不拘形式不着痕迹——不落陈套的规谏而促要他凡事取之正途！那不开宗明义的第一节就是责备他不听好话而犹在玩火，第二节则是责问他：“我的东西（注：指手稿等——昭）你为什么不给我？你安着什么心眼儿？……你为什么把我的东西串在钩子上？我又不是鱼？”等等。随后的几节虽不免略略有所发挥，诸如：“你不是人，我也不是人！你是个鬼，我也是个鬼！——你是自个儿高兴要做鬼的，我是活生生挨你逼成鬼的！……”

“其实你就只有那么一点力量，你的办法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手。你的基础：‘土穷巧极’；

你的表象：‘比学赶帮’；你的实质：‘偷抢扒拿’；你的目的：‘多快好省’！……”“夜真长！……这无声的夜——我累了！……但你在干什么！跳舞，还是吃人？——人好吃么？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人？你饿了么？——你消化得动么？你要‘食母生’要‘胃舒平’么？……”像这些不咸不谈半真半假的寓庄于谐的语句，乍看着也可能有点发冷发热而又痛又痒。但一来是处在当时那种冤恨激愤的沉郁之中自谓亦很难免；二来在一定的时期内即在三月十九日之前可谓还是没有什么十分难听的话，也不妨说多少还只是怀着那么一点希望以至善意罢。然而事态依旧僵持着，如上所述，连一些在我看来亦云至为微细的生活琐事如请求再行接济乃至如索要那一罐原属我之所有的猪肉都不得解决。我也一再声明这些只是就事论事而别无他事更不考虑任何或有的象征意义！——拆穿了讲：有许多事在林昭说来不过是因为守在阵地里直常保持战争状态，故而才不时地要找些有理打得太公的或大或小的题目来做做罢了！此谓之即兴应景不负此生。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对着第一看守所那个审讯者我是坦然地“直认不讳”过的：某次对面时他劝我把日子过得安静一些，我笑答以生活中没有点波折就太单调了！——然而问题之不得解决也如故。犹如去年吃了水饺子以后的那回冲突一样：事无大小连区区一把梳子之微都“添话”起来了！我感到奇怪，人们到底还在谋算些什么呢？面子么反正是拉破的了，余下的也可谓只是里子问题了！那末如我所推论的：若能收起邪心而拿出点诚意，这局面本来未必不能打开；像这么多所留难地一味挟制，岂不正反映出独夫的邪念未去邪心未死？而既然照年青人分析起来这里面除了轻薄些连情欲成分都未必有的，则这一份纠缠不已的令人恨得牙痒的邪心归根结底其实质又不过是政治交易所——政治市场上偶或会被人们使用出来的杀价手段之一种罢了。这与那一万赌一地土穷巧极多快好省的内心世界倒也颇称符合，而正是为这一点才致使年青人在深思中情绪愈来愈激动愤恨愈来愈强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来到此间后我也对着人们说来：在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以后林昭是真已可谓百事看破而万念皆空。看啊！连人类文明生活中一些至为神圣、高贵、恒久而光辉的概念与原则诸如自由、正直、仁心、道德、风范、刚骨等等，到一旦进入了政治领域以后竟然就……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都只贬低得成为了旨在增加商品价值的装璜纸盒！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之该死的政治。人们什么时候懂得了这一点，就称为懂得了政治，什么时候学会着随心所欲小大由之牵强附会而毫不脸红地耍弄这些装璜纸盒以欺世盗名哗众取宠了，这样的人就得被称为政治家！林昭经过这几年来的“增长见识”吗（也是第一看守所并大概跑不了也是先生们之贵所长给我的话）对这一点总算是比较地懂得了，但还只是学不会并且也许永远学不会耍弄它们，故虽然好歹地懂了些政治，毕竟还不能够——还够不上作个什么“政治家”。

所说这些大致叙明了三月十九日那场冲突的思想背景，从事态之表象上看来那场冲突似乎是年青人这方面挑起来的，因为我写了那个“有事要求即刻提审”的纸条儿并挑战地把它悬在门上。但我为什么会有此一举呢？除了也许可能存在着的鬼使神差之因素外，还就是因为我自己愈来愈强烈的激愤之中恨气一口再也按捺不住了。要知道：血衣和陈诉已经收去

——尽管是颇为勉强地收去了将近半个月哩，在这半个月里除了又是颇为勉强地要来了米汤，无大无小未见有一事解决，然而在水饺子、手铐以至所谓的营养荤菜等等、等等事情上倒又几乎是立刻就来了反应的。何敏于彼而钝于此也。先生们看到此地或许会说：那不米汤总是已经给你了啦？事诚有之，但特别在第一看守所的具体情况之下这件事之首先的或说主要的意义只能认为是：人们在米汤——仅仅是在米汤这个具体问题上算是不准备对林昭使用诸如强行鼻饲以作变相施刑的压制手段了。如此而已！若谓一杯米汤就保证了而且保障了一切事情。那，对不起，至少林昭永远不做这样的迷梦！我亦尝坦率地敬告与人们道：说暗示不能当为解决问题的根据，除了易启误会以外，还更因为跟共产党人们打交道是连明示都不足为据的！自昔至今不待入狱更不限于本身之事，我所知的实例也不知多少。说得牙白口清铁板钉钉的事儿照样说变就变说赖就赖。先生们之语言乃至诺言又能值得几钱？所以我极钦佩而服膺杜勒斯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论断，他不是说吗：共产党人们根本不懂得何为信用，要使他们遵守信用的唯一办法只是：让他们懂得不守信用将会获致什么样地有害的后果！亦因是故反右当年闻得人们传言说章伯钧(?)初知消息时曾失声道：哎哟，我又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彼时这个年青人未免失笑，但笑过以后便自警要深以为戒！而在这几年来扭成一团的苦战之中林昭是更对共产党人们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等种种一切有了颇称深切的了解。当然，倘若客观形势明摆着是说话算数比不算数好，则可能也是会得算数的。但这绝对不是本心，论着本心那是，铁板钉了钉都还不忘瞅个空子见缝插针！所以林昭也不止一次地向人们直认不讳过了！我要是无论对（蒋校：“对”字加。）哪一名共产党人放松了警戒与提备，那我就是犯了莫大的错误。故莫说暗示不算，明示都不能算的。多咱解决了一个问题，那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解决到什么程度。即使解决，犹不可以高枕无忧而要处处留神。因为有些问题虽无反复之可能，有些却是有的。即不能反复，犹能破坏或至少阴损，等等。持这种态度是基于对先生们——共产党人之本质的深切的了解！而也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使自己与先生们的对局中不失主动或少占被动。也因此在那当时，林昭就无法迷信那一杯米汤而无条件地放心释虑，特别又因为米汤已经给得那么艰难而其他一切事情无大无小还统统不见有一点儿合理解决的可能趋向哩！……

于是来到了三月十九日那场相当激烈的冲突，而在那以后事态在双方面都趋向于急转直下！……假如说林昭写给柯氏那两封血的陈诉是为一包静置着的炸药安上了两支引火雷管，则三月十九日的冲突就等于是燃着了导火索子从而直接促成了四月五日——九日柯氏之死这一致命的爆炸……回忆这些事情都很吃力，而要把它们写下来就更吃力。写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忆过程而已，同时更还需要进行分析、综合、判断等一系列推理性的思考。多少次在悄寂的黑夜或昼晦的白天，也如像在以往那些艰难地战斗着的日日夜夜里一样：我倚在囚室寒冷的墙上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而叹息地对自己说——仅仅是对自己说——道：“我多么累啊”……假如上帝容许，那末这封万言书所剩下的篇页可能已经不是太多了。虽然林昭作为一名自由战士，我的笔——我的剑是永远也不会闲得下来的！……

如上所述，三月十九日，我在激愤之下以血写了那张“有事要求立即提审”的纸条儿并把它从供窥望之用的小孔里穿出去挂在门上。这是在第一看守所时期习用的斗争方法之一，没到那间小室里去以前也使用过不止一次。那天值班的是个被我们两个小顽皮的难友私下加了一个“老山羊”之诨名的苏北人，他走来看见之后问我有什么事？我没好气地道：

“有事跟你说就行了吗？有东西给你你也拿不动呀！”

阿Q的部下们统统都有Q风，其一论就是至圣先师当年所切责过而认为“君子疾夫”的“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老山羊”撇撇嘴唇，聊自解嘲地答道：

“我拿不动？我还不拿呢！你看我连这个（他点点挂在门上的纸条儿）都不拿！”

他乃又跑去找来了那个“眼镜”。“眼镜”也是那样：开了小窗问我何事？我径直奉告是要求解决几个（前面已经说过的）琐碎的生活问题，“另外么？有些写下的东西交给你们！”

到那时为止，《疯话》还完完全全地没有和人们见过面呢！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写它以后它一直不曾离开过我的手。我看看眼镜，想着他也未必就肯收下；但我还是说道：“对于犯人来说反正都一样，假如你能把我的要求答复一下——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要求而只是些早就该解决了的问题！——并且把我交出来的写件拿走，那我不要求提审也行。你拿去好吗？”

我是相当地认真或者说诚恳的，然而眼镜诡笑地摇一摇头，“我不拿。”

他不拿，他只带走了那张纸条儿。但这也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青人那愤激的情绪是愈益趋向白热。《疯话》中之最刺眼的两节即“这个肮脏衙门发散出臭鱼、

烂虾、死狗、瘟猪……毒疮的气息……”和“《阿Q正传》写错了！——阿Q并没有死！——但也许是‘大团圆’之后‘过了二十年再来……’的又是一个，待考。……”都是在眼镜走掉直到被叫出去的那半天空隙里写下来的！假如早些收受了去，可能没有那两节——年青

人的情绪可能不至于坏到那步田地，因为这种拒不收受的鸵鸟手法原就颇滋反感而在当时情况下是更犯着林昭的忌讳，明明已经绷不住了的事儿愣在那里绷，你——那末又是这句话了

，你到底还在打什么主意哪？合着北方民谚：猪八戒已然掉在井里了，剩俩耳朵你还指望能挂住？没安着好心眼的家伙，这回林昭可是打定了主意非叫你挂不住！不为别的光为一件：一得挂住，哪怕才只挂上点边儿，你就又来了那套见缝插针别扭无已叫人恨得牙根发痒的老招数！

所说这些是颇为坦白地揭示了那场冲突的内在原因特别是林昭这方面的情绪转化与思潮起伏、愤恨以及躁切。简而言之或谓是：急怒交加，使得我在这也许是命定的一天里分外地情绪沉郁意气凌厉，在态度上也就分外地昂扬激烈毫无忍耐，终至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那场不可避免的冲突之猝发！若是十九日那天没有这么一场，柯氏也许会死得稍晚一些罢？虽然在冷静地缅想而深思了全部事态（当然仅指着我所知道的部分，不过也够了）之后我深深怀疑他竟然可以不死，这样一种可能性也许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当时林昭的精神状态之所以会得如此躁急而愤慨，在比较客观而公正的眼光中看来至少将会认为可以理解，我想！……林昭在我的反抗阵地上本来常被人们认为急躁，所谓你想要如何便马上要如何云云。自己分析起来：一个原因是当初在教会学校里并兼在其他方面多少渲染着了一点子西方习气：作事喜欢讲究效率，最看不得拖拉特别是故意的拖拉。对别人如此，对自己同样如此。当年在北大无论记笔记写文章看稿子统统以时速见称，就是一一直要求自己注意效率的结果。另一个原因则是诸事喜欢痛快，是则是否则否，没得那么多似是似否、或是或否、若是若否而又是又否的穷讲究。这两个原因之间大致也不无相互关系存在并从而构成为个人性格之一部。但，假如说这样一种性格在一般情况下还不一定至于很成问题，则到了相当复杂的政治斗争里恐怕就成了问题！即像与带些西方气质的人们去打交道不一定成为问题，至少与寸土必争步步为营的共产党人们打起交道来那是必然地要成为问题。躁急之评语大约就是这么来的。这中间自然也有一部份是自己年轻幼稚对客观事物包括斗争之复杂性估计不足之结果。但主要问题还不在这里。当第一看守所的人们似乎很“善意”很关切地对我说应该学会涵养克服急躁等等的时候我就自行深思过，而得出的结论是：这在林昭身上也许是很难避免的，首先就还因为林昭是个书生且是一个年青的书生，却压根儿不是政客更其不是老练的政客。政客可以冷冷静静毫不动心地坐下来谈生意经，一面察看市面而等候成交。然而这个书生，这个年青的书生就不成了，根本坐不住。……真的，每当我沉痛莫名悲愤满怀地想到：这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的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的同时代人，中国的青春代正在这条该叫专政的大毒蛇般的锁链之下怎样地受难。想到这种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斫丧着民族的正气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辱了祖国的名字而加剧了时代的动荡……啊呀，在

那些时候这个年青人真是，如像《思想日记》书后之某一首诗里所说的：“腔血入海何惜洒，化场风雨洗神州！”我还能不躁急吗？虽然，说的这已经又是隔年陈账了：还不等到柯氏丧命而差不多就是从三月十九日以后，在一种彻骨的冰冷里林昭这份儿老也治不好的躁急倒竟霍然而愈了。从那时以来直到目下，内心之森冷的程度有时简直使我自己都觉得诧异！然而，至少在三月十九日晚上以前，在所说的那当时，林昭还只是一个比较躁急的年青人！

……说的这是躁急，躁急本已容易引起愤慨以至加强愤慨，特别当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以后，由于这平空无端地插了进来的乌七八糟想入非非的事儿乃更大大地增加了复杂性，而且还不是什么一般的复杂性。可难道这也是政治斗争所必需应该具有的一部内容吗？要了我的命这思想也不通。这么除了躁急本身易于导致愤慨，这支荒谬绝伦的插曲更又火上浇油地直接激发愤慨！事实上这种愤慨在以往的过程中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初以来是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激动到了顶点！而距此最近的一次则就是三月七日亦即逼住人们重新收去血衣和《自诉二书》的那个下午——直到晚上。那时我站在那里瞪着他们，像要从眼睛里射出火来！擅于逗小孩的那个看了我一眼。当然啦，这些人们都是善观气色的。他故笑道：

“你呀，反动得快要歇斯底里了！……这股子反动的疯狂劲儿，透了顶了！”

我冷嘲道：“可不，碰着‘天’了！”

他岔开道：“天是没有碰着的……”但接下来当我痛骂这个魔窟，这个鬼地方的时候——因为我说：“哪个监狱也不跟你们似的！”他乃又道：“那吗，第一看守所，第一吗？全国不就这么一个吗！……”原来！……这么地我才总算确知而实证了这一铁的事实：中国大陆上所有的监狱都莫比那所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为大！也所以那天接下来当人们故意问我到

底为什么原故要求喝米汤时我正颜厉色答道：“这原故当然有！可得到精神病院说去！——一到精神病院我就说了！”那不像这么中国无二的天字第一号的看守所门里的事情，还有哪个地方管得着呀？我不到精神病院去可又怎么办？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爆发了三月十九日的冲突。其实，那天尽管年青人情绪激动，若早些把《疯话》拿了去，还是可以缓和的。然而人们偏不！挨到傍晚我恨得直在那里撞门，这么总算妆（蒋校：“妆”作“装”。）模做样的把我喊了出去。到那一看，谁也没有，还是“眼镜”，当然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啰！我责问他何以拒绝收受？那不犯人平日写下的东西不拿出来都还在那里千方百计地搜索，既自愿交出来又为什么不拿去呢？现在回想那天所取的攻势可能也是比较峻急，刚好又犯着独夫之爱脸护短的弱点。但在自己倒确不是无原则地图一时之快而只不过是借他早些收束过这个无原则的僵持局面。故当眼镜阴阳怪气不涉正题地诡笑着说什么不要急，慢慢来，我——们想“你一定可以‘改造’好的”……之时林昭就正眼也不看他地回答道：——因为他那些话在我听来似乎只可能作一种解释——仅仅是作一种解释！……

“你给我——死了这条心罢！”

这句话声音是那么森冷而峻厉，连自己听着都有些异样的感触。而其他听者包括或许有着的潜听者闻之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什么感想之类的罢？这么谈话又继续不下去了。眼镜一股劲儿叫我回去，我则坚持要他收下写件。这么僵了一阵他走到门口向外示意，于是进来了两三个人，走在头里的就是我最憎恶的一个女看守，被我很不客气地直斥之为老鸨婆子的那个混蛋！为着企图见好于她的主子而对林昭达成其老鸨婆子的目的，她经常来充任打手，光是头发我就不知挨她揪下了多少？从住到那间小室里去特别是从今年春节那回打人事件以后我几乎都已经见不得她了，而在那天的特定情况下特定气氛中一看见她我便立刻像见了什么最可怕、最肮脏、最下贱的恶魔似的“啊！——”一声惨叫！……毫无思考过程而简直是出于条件反射的本能！写到这里我耳边宛然又响起了那一声自己的叫喊。天啊！只要听见它，那怕就是那个老油子乃至比他更老的油子，大概也会得承认：在这一声惨厉的绝叫里所包含着恐怖、憎恶、仇恨、悲痛……种种都是任何舞台音响效果所万万不能达到的！……他

们早该知道这一点了！那不在三月七日的晚上他们已经面对面地清清楚楚地观察过我的精神状态而判断我是：“快要歇斯底里了”么！……

他们就这么横拖竖拽地把我强行拖回那间小室中并且锁上了门。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拿手按住衣袋里《疯话》的原稿以免它掉落出来。那时《疯话》居然还写了两份呢！

一式一样都是血书；后来，到柯氏死后，我才用水浸掉了一份！……而到室门锁上之后，这个被他们胡乱推在地下的荷着镣铐的年青人便跳起身来站在地板中间，像第一次看见似地惨笑着环顾那其实已经颇不陌生的四周，在沉愤欲绝求死不得的心情之中，正如我那点点鲜血化不成文字一样，我惨厉的声音也化不成语句。我只是像一个失去言语能力的白痴一样发出单音节的叫喊，而且叫了几声也就沉默下去了！……一种内在的、深沉的意旨！……我默默地在墙上沾染着血点，只有在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昊天上帝时我才找到了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的祷告道：“天父啊！这样……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这事情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从那天本能地发出那一声绝叫以后直到五月——二日或是三日，整整一个半月里我没有再跟世人们说过话！某些时候必需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就从粉墙上挖下石灰块来潦草地写在小窗上、门上或水泥罩墙上。三天以后，三月二十三日，一年以前我被迫愤以血书具供的日子

，
我开始以自己的鲜血写《告人类》。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一节在半天之中一气呵成，相信凡读着它的人们都不难感觉到其中之深沉而炽烈地悲痛而激情！当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局面将怎么结束，反正林昭也早已破釜沉舟了！……

在第一看守所自住到那间小室去后经常地只看得到隔天报纸，而从十九日晚上冲突以后我好一段时间——十天以上——都不曾向人们索要过报纸！……意冷心灰，百无聊赖。因而也就不知道国内国外这个广大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比如不知道发生了三月二十一日公布的乔治乌·德治的死亡。我所知道——确实知道的倒是发生在自己身边以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另外一些事情。三月二十一日晚上的米汤喝下去以后肚痛了半夜，也不知是偶然还是巧合。第二天即二十二日，十九日晚上参与拖拽我的一个猥琐可憎的侏儒来送米汤。此人，也如那个令人恶心的老鸨婆子一样，我可是不消等到十九日发生冲突以后才对他产生恶感，故我拒绝从他手里接受任何东西。僵持半晌以后，“本命星君”来了。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平平地和地示意着从侏儒手里接过米汤递了给我。米汤看来是经过调制的了，不厚不薄十分均匀

，
却是举到唇边就闻着一股子淡淡的“来苏尔”气味。——淡淡的，当然死不了，不过是作为某种警告而已！我勉强喝了两口，只觉得一阵阵恶心，便把已经倒了下来的一杯子米汤统统倾在水泥便桶里；一面敲着墙壁找来了医生（我与医生是一墙之隔的芳邻哩！）使石灰写着告诉他这回事并把剩下的米汤拿给他闻嗅。当然这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充其量不过算是林昭这方面所进行的注册挂号罢了！而到晚上则又是侏儒来送米汤了，我之拒不接受也如故。那晚上大约是没有吃。——在这以后总长达八十天之久的绝食期间像这样的情况多得很，人们时常故意布置得使我不能喝到米汤甚至不能喝到开水，于是我也只好一口口抿着贮在脸盘里的自来水。有时眩晕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因为那期间平均每天还至少写着千字上下的血书，可是小室中除了水硬就是没有一点儿可吃的东西。那么……我忽然想到人们在上甘岭坑道里吃牙膏的实例。那好罢，林昭所扼守的也是一个——另一种意义上的——“上甘岭”呢！于是有两三次在断食竟日眩晕乏力得支持不下的时候我也舐了些牙膏。牙膏并不好吃，当然更不能果腹充饥，只是它的清凉味道勉强可以起到一点提神的作用。唉！镣铐底下忍死苟延着的绝食者是这样活过来的呵！年青的反抗者那些充满着悲痛的激情的血的篇章是这样写出来的啊！也正因为经历了挨过了如此艰苦的战斗的日子，今年六月移解到此间来后第一次检查身体才会发现已经形成右肺叶结核病灶全面溶解扩散益以痰液检验阳性，血沉达到七十的这

样一种严重局面。孰以致之，孰以致之？！……不过先生们尽不妨一仍其旧地爽然地回答出那句口头禅来，反正年青人的耳朵也早听得起茧了。——“自己找的！”

还接着说那时的事：所言三月二十二日这一番举动到作为，事后诸葛亮当然是一目了然于其所包含的意义，但当时也未见得全无感觉。使“本命星君”或其所象征着的什么人来作个调人——这一点是理解的。然后仍要我与所憎厌的侏儒或其所象征的什么人去打交道——这点也是理解的。那末老实说，若没有二月二十日那场谈话或虽有那场谈话却不如是进行，则年青人的要求本来不过如此。犹如我在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二月五日那第一封血的陈诉《自诉书》上所说的那样：林昭只想在“公安局与它的政治犯之间”寻找一个仲裁者！然而在这种种一切次第陆续地发生下来之后，如前所述，年青人倒也变得骑虎难下了！二月二十日那场谈话就是一个好例，它清楚地表明着处在权力之下的人们有时为着圆成它——不义权力的某种罪恶意图只能如何地去利用直到滥用别人即使仅仅是犯人对他们个人的一份尊重，更清楚地表明着那不义的权力为着意欲达成它的种种罪恶企图可能如何地嗾使以至迫使那些在它范围内、在它支配下的人们去利用直到滥用别人那怕就是犯人对于他们个人的一份尊重，那末也别再去苦苦地糟蹋人——别再去糟蹋那位不幸而竟为林昭所比较服膺的人物了！别再使他在这出够不光彩够失体统骂名千古贻笑万众的丑剧里来扮演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说媒拉纤的角色了吧！纵然是共产党人甚或已经是老共产党人，按其对于“组织”所应担负的义务来说恐怕也是找不出来这么一条的呢！故虽只是对于象征性的区区一杯米汤，林昭所表示出来的态度似乎也就够了明确而不难为人们所理解：各人的基础各人的账，年青人不跟你们打什么统账。这一方面的暗示，有来有去，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倒出在那点儿“来苏尔”气味上。这种烈性毒物所散发的气味本身暗示着什么那是——即便是个蠢极了的蠢人也完全不会误解，况乎还已经加进了食物——米汤之中去。但该死的年青人想起事情来就这么“小胡同赶猪——一直来直去”地不拐弯，我只想到那意义是针对于我个人的呢。既然柯氏生前我素昧平生一无往来……这原是不待细说甚至不烦声明的事！假如林昭与在生柯氏曾有那么任何一点点攀搭得上的关系，我也断乎不会找上他去陈诉！更加不会像那么相当明显地表示出对他个人的尊敬与悦服了！唉！我怎么竟就忘记了宋太祖论必灭南唐(?)的那句野心家的名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更何况这里面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而掺杂上了其他更加容易引起人类最大恶德之一——嫉妒的成分！这一点事后诸葛亮的谋虑未周乃构成林昭对于柯氏应分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之又一部！然而在当时，我可真是一点儿——半点儿都不曾起过疑心！特别因为，先例见在：去年十一月十日——十一月十九日那十天绝食以及鼻饲之过程中由于牛吃螃蟹地相持不下，人们也曾使“来苏尔”浸泡过鼻饲皮管以作对于这个桀骜不驯的囚犯之某种威胁性的警告，而那时柯氏的名字还根本不曾被牵进到这事情中来哩！……直到那一阶段结束以后年青人才无可奈何地想着试图要在“公安局与它的政治犯之间”寻找一个“仲裁者”而开始以自己的血去染着故上海市长之名字的。这么“来苏尔”气味在略有变化但基本如旧的条件下重来，则年青人当然更只会一如既往地理解了。也所以三月二十三日夜才又写下了那张短短的血书的条儿：“林昭今已去死不远，幸免阴损之为愈！……”

三月二十六日，人们送米汤来时手里拿着报纸，然而我只是望了一眼而不曾有任何想要的表示。过了一会，“本命星君”来收格子是干什么，手里又跃跃欲试地捏着份卷成一根筒儿的报纸，然而我还是没问他要！——连手都没伸一伸！直到今年四月初，一日或是二日，问人们总要来了那十几天的报纸以后才看到：三月二十五日的报上（概指解放日报，第一看守所里给犯人看的只有这一种报！——总算是点了招牌上“上海”两字的题！）揭载着江西省长邵式平逝世的消息而治丧委员会主任赫然是——柯庆施！其时我是微觉兀突地注意了一下这条新闻但还是未曾唤起足够的注意。这与时间也有关系，假如三月二十六日当天我伸了伸手而要过了那份报纸来，那我倒可能会深思一下人们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而一而再地想要把这份可疑的报纸送给我！也因此连带使我对邵氏之死都不能无疑。病么大约是病的，甚至

也许不见得只病了一两天。然而，怎么竟死得如此之凑巧——如此之“及时”而刚刚正好赶上了作为独夫对于这年青人的某种警告信号呢！？难道阎罗冥王也已经入了中共地下党或者至少判官已经由第一看守所简派的秘密特务去充当了吗？这才怪了！又得说：先生们的党内情事向来都是如此地恐怖荒谬血腥弥漫尸气蒸腾地漆黑一团，谁知道你们呢！

这以后的一些日子（指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以后的一些日子）我以月经来了为理由向医生索借葡萄糖以补充体力，因为存账的钱已经不够买一包的了的。此事在林昭来说其实意义仍不过是守在阵地里的不甘寂寞，但也是恨着第一看守所之恶意虐待！莫说别的，不知多少次我要求让家属送点钱来而他们总只是不加理会不予许可！那么我对着人们也说

（写）

过了：若有半分素常标榜的所谓“人（狗！）道主义”也者的气味，则看着绝食者处在女性的生活特殊状况之中，莫说借，那葡萄糖给还当要给呢！这么挨到三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又爆发了一场冲突。——林昭因为多时以来憋（蒋校：“憋”原作“憋”。）着一口恨气，要么不闹，几时一闹动头那满腹冤恨一齐翻起，其势往往凌厉至于锐不可当，至今犹然。那一场冲突的结果我算是把死人面子卖给了“眼镜”，在他答应下次接济让家人给我送几块钱来并说了把那十几天的报纸借来以后这年青人也就马马虎虎地下了场。而当天下午人们又使“本命星君”来唤我同上医院去作病情检查。此举大约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甚至是相当深刻的象征意义，但这仍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识。当时我可只考虑到其直接意义但我本能地不愿意去！我愤然以石灰在墙上书写道：“别假仁假义了！……我不去！”嗣后那几天中

（四月五日以前）为着企图稍稍缓和一些似乎已经太紧张尖锐太火药味儿的空气，我吃过一格粥，还吃过一次荤菜。但以后回忆起这些来便自己也感到茫然：当时——仅仅是今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五日的当时，林昭的态度和缓一些或激烈一些到底又将会对事态造成多少不同呢？恐怕其最终结果完全是一样的！既然年青人之志总不可夺而独夫之心又总不肯死！……

四月一日或二日给我拿来了三月十九日以后十天中的报纸。林昭是事无大小一般地说统统都不习惯于“抹稀泥”。我把报纸检点一下，发现缺少了……三月二十一日的半张——乔治乌·德治之死！三月二十二日的全份——具体而微的雏型的“调解”以及“来苏尔”气味的警告！三月二十六日的全份——特地一再想要给我看的载有邵式平之死的隔夜报，等等。

又得说，这一连串的公告信号到做了事后诸葛亮固然是了若指掌了。可在当时，说着都教人难以相信，这个时而似乎也不无某些小慧的年青人竟然就懵懵懂懂地颜如木豕！或许这也可以作为柯氏“注定了”“该配”要为林昭之事而死的一种解释——一种旁证罢？否则我怎么竟会变得那样呆木，那样迟钝了呢！……

于是临到了致命的四月五日。上午，接济来了：一刀草纸、一支铅管装的“百雀羚”、一包(?)葡萄糖、还有三块钱。独夫之心思用到针眼里去时就是这样，连钱的数字都有着意思！——不，这句话更准确地怕的应该这样讲，极权政治之阴森森的神秘的荒谬就是这样：

连区区一个数字都时而赋于了某种暧昧的意思，可年青人仓猝之间那能想得到那么多呢！钱的数字当时于我只引起一种恼恨的不满即是嫌少，特别因为过去要吗不送，送则往往四元五元不等。但于草纸及“百雀羚”之意义倒比较敏感，因为去年十二月五日上演那场所谓的“开庭”之丑剧时已经来过了一次（详见附录《起诉书·跋语》）。然则加点医药范围内的

“糖”与加上几块钱看来也不过是在这意义上的某种陪衬罢了。这里林昭所引起的反感倒可谓是非常激烈的！首先就因为，如前所述，对于极权统治者手里的那个所谓之“法”字儿我是早已反感至于无以复加的了！哦，你倒左右逢源，抓了夹里不放，扯着面子又不丢！要耍弄那个已经被你们这个罪恶的极权统治活生生糟蹋成一堆臭泥污浆的所谓的“法”字，耍弄去好了，与这个年青反抗者什么相干啦！早在——还不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蒋校：删

除原稿“以后”两字。)而大约只是在同年八、九月间的某日,林昭已经对着“眼镜”侃侃直陈过了,所谓“审讯”,所谓“判决”等等也都是你们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多会要干这些盗用法律名义的肮脏勾当也不消到通书历本上去拣日子!自然更根本用不着来征询作犯人者的意见!这个青年反抗者一向以来的基本的态度是,如我过去对着人们所说的那样:不怕你们把林昭砸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碴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而既然林昭是这么完完全全地“不认‘罪’”当然地也就完完全全“不服‘法’”乃至要公然嘲弄、驳斥——无情地反击那个脏臭已极下流之至的所谓的“法”字,难道谁还居然能够指望这样一个反抗者会得去同意接受极权统治者的所谓“判决”吗!反言之,极权统治者玩耍下到所谓之“判决”了,难道竟还需要事前来征得反抗者的同意吗?多谢了!这种居然想要征得人们同意的所谓“判决”也者,其根本实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混帐!而其背后更还潜伏着些什么样的混帐呢?!年青幼稚的反抗者既不懂得这只葫芦里的药,甚至都不曾想要去懂!而只是本能地(又是“本能地”!但确实也就是本能地!)连对那只暧昧可疑的葫芦都感到十分厌恶。也所以四月五日一见这几样打灯谜的物品我就来了气!不错的,铝管“百雀羚”比之去冬的蛤蚧油是“高级”着一点,但咬住了一条死理的年青人向来都不曾考虑过在自己之义无反顾的战斗中将会有撞上先生们之贵楼梯的第几踏步之荣幸!管得它是最高一级抑是最末一级哩!我只是愤然地想:要圆死尸面子也不是这么个圆法。这应该毫不含糊地叫着阿私护短文过饰非。是故人们使我签收时我便把递进来的蘸水钢笔掷在一旁而使劲一下捅破手指就在那张送物单子上通天彻地大书下了血迹淋漓的“林昭”两字!——签字!我给你签字!

门外那人接过送物单子默然看了一眼,问我要那枝钢笔,我不理他。此人倒不是侏儒而如先生们平日习用的八股词语之一,所谓“恰恰相反”,是个长人。他于林昭也并不生疏。大约是一九六四年八、九月间的某日夜里,当女监那个老鸨婆子下劲儿折磨着被锁缚在审讯室椅子上的林昭之时,他就闲闲地坐在一旁欣赏着这一切,并对困兽犹斗地在重重锁铐之下坚持着看来似乎毫无实效的反抗的年青人道:“还是服服‘法’,判个几年!……”

……所以我才说,在我的牢狱生活之中几乎已经没有了任何偶然性的存在!日后只要把林昭所经历的全部事情如实地、不带任何文艺加工地写下来,就是一部绝妙的小说!连细节穿插龙套上下全部安排摆布得停停妥妥地!……这么地,这个长人自然也不消等到四月五日来送东西那会儿才得引起林昭对他的憎恶。见我不理他,他就又拿了钥匙开门进来。门一开,

大家眼对眼地互相瞪了一会,他眼光一溜,看见那杆钢笔扔在门边地上,便弯下腰捡在手里,

可又似乎不很甘心于这样无所事事地偃旗息鼓,东张西望一会之后,拈着笔杆“嗞——”一下挑破了我过春节贴在门上(朝里一面)的春联儿之中的一张,我被这挑战行动引上火,跺着脚“呸”地唾了他一口。他气得脸面通红像个红虫,伸手猛地推撞了我一下。戴着反铐身子本来不大容易保持平衡特别在受到外力攻击的时候因为双手都在铁的束缚之中。我跟踉几步撞到墙上差点儿摔倒了下去,但马上又挺起身子要重新向他进攻!——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一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着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任何什么,甚至都不是力量对比等等之因素。这时外面大约有谁在作着示意,长人乃也借此下场,关好门走了。……

——这些事情,所说的这一幕发生在四月五日上午九时左右,两个小时以后来了午餐——照例的米汤,而我喝下没到五分钟立刻就泄泻不已。这种可疑的泄泻在五日以前,大约是

三月二十五日以后,间或也已经有过——断断续续地有过那么几次罢。其时彼此憋得僵极了,

以后除一口米汤之外连菜都不吃,但既不吃菜了就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吸收盐分的问题。本来

二月十八日开出那张送物单子上就写着要教家里给送盐来的，人们不让；退而要求让我自己买，也不准行：以盐是人体生存之所必需为由据理力争，这么到后来算是说了替我加在米汤里。相当一段时日之中我只是喝着这种加上盐的米汤，此外别无其他！年青人初无心于赋予是事以什么象征性的或影射的意义！——老天爷，真要命！盐就是盐不啦！那来那么多的意思！——那来那么多的心思！这充其量也仍不过是守在阵地里的常规举动之一种罢了。然而，天知道！先生们马上可以看到！凭着这区区笑谈的一撮盐，吃得忒饱的独夫与吃得不那么饱的年青人竟然也相互地——虽然有素谋与意外的主客之分——作起了一篇文章！假如这篇文章中没有掺着那确凿的一条或再加上疑似的两条人命，就其本身而言倒颇可以作着一份笑料！……所以，可怜哪！上帝明鉴，起初发生这莫名其妙的泄泻现象之时年青人的第一个想法只是微微的自慨：唉，米汤喝久了脾胃到底衰弱了，连盐搁多了些都吸收不了呢！产生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因为那一次的米汤确较平常为咸，另外则是因为过去监狱生活中间确亦发生过如此的事，多喝了几口盐汤之类竟然引起暂时性的（一次或两次）泄泻现象。先也思而不得其解，后来一分析：对了，淡水在胃脏中停留的时间很短而就由泌尿系统排出体外，一阵喝下了过多的含盐液体之后，胃脏不能以正常速度泌出水份，但盐水到底又不是食物，也不能长久地存留在胃里，这么就只好由肠道直下而发生了暂时的泄泻。……当第一、二次发生泄泻时林昭就是这么自作聪明地找到了解释。一时又以为那盐兴许不大干净——市面上出售的有些粗盐可真是大不干净，煮过了吃没问题，就那么生吃是可能也会引起泄泻，等等。再以后则不免也动了点猜疑，但反正直到四月五日之前这种现象总算还只间断地发生着。而从四月五日中午这一次开始已经是明显得毫无怀疑之余地的了。那天中午的一次和四月九日中午的一次差不多，泻药下得相当重，不过四月九日那次似乎更重一些。……

人为的泄泻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了。然而又得说：可怜哪！这个不自殒灭殃及池鱼的冤孽祸媒还只是一个心眼儿向在小胡同里赶猪！脑筋是动了几下的，但主要因为只是把全部意义都揽在自己头上，这么方面一错，脑筋就统统动得没有着落！——或许是找出了一些次要意义，但直到四月九日暮夜，竟然就硬是忽略过了其最——主要的意义！假如我需要为自己寻找解释或假如我可以满足于那个由不知谁何（或许是，算命先生？）所提供的即认为柯氏“注定了”“该配”要为林昭这件冤孽事情而死的那样一种解释，那么这倒大可以作为又一个旁证！大约像当年梁祝那场命定的(!)悲剧里上界神仙封锁了梁山伯的灵智一样：在柯林这一场命定的(?)悲剧里不知谁们也封锁了林昭的灵智！所以当肯定了泄泻的发生系出人为之后我只是气得肝火直冒而恨得咬牙切齿！我想：恶鬼！兹举除了其或许包有着的威胁意义之外——对于这种威胁意义林昭向来都只淡然地付之一笑！假如它仅不过是针对着我个人的话！——倒还是一种挺刁钻促掐（蒋注：阴毒）的阴损方法呢！由于不时地需要起来如厕，次数多了加上又戴着反铐，倒也满够累人而且占掉了好一些时间，足以相当地妨碍我写血书的工作进程。另外，像这样剧烈而频繁地泄泻，尽管腹中没有什么可泻的，对于机体来说总还是增加疲累而更为剧拶（蒋注：急逼，受急逼。），在正常情况下犹恐撑持不住，况乎这个单凭一口米汤延着呼吸之气的负病之躯怎能禁受呢？倒正好还可以兼施压力以迫使我从绝食这条

阵线上退却！哦唷天哪，真又像那矢志或失节的连环套扣一样称得起绝妙好计，却也颇颇符合年青人在实战交手过程中已经相当熟悉了的独夫那份儿见缝插针针尖削铁的刁巧心计。这不恨得死人吗？转了这么一路心思，在四月五日以后的那几天中年青人只是怀着这样一份强烈而深沉的、又森冷又炽热的愤恨，凛然地打发着一天又一天的日子。该是为了不让饮水来减弱加在米汤中那泻药的效果，同时并使泄泻失水的机体更增加生理上的熬煎，所以常常连开水都不发而装作似乎是忘记了的样子。这种附加的虐待手段从一方面看是更其证实了我那一路心思的推断，乃也就使年青人的愤恨更加强劲更加炽烈！这一份直来直去不及其余的炽烈的愤恨完全占有了我，沉浸在它里面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事后方才惊觉地想起：从四月五日以后，我周围的环境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气氛紧张而意义暧昧的沉默！……就在这几天里

，
那位不幸的第三者——不幸的牺牲者正在迢迢数千里外的锦城辗转床簧缠绵垂绝，而害苦了他的这个……不祥的祸水却还未曾丝毫梦想到此而只是顾自荷着镣铐咬紧牙关一滴滴血一个个字地坚持着自己之忘我的斗争……应该认为这是很残酷的，不论对于其中的任一人说来都是如此，但也许独对于凶手是例外，因为那份残酷出自他之最冷酷残忍最歹赖刻毒的本性！——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你们难道不觉得是这样吗？！假如竟不觉得，那末大约就因为你们与你们的独夫头子在这些方面只有表现之分而无本质之别！

四月六日

早饭以后的一次开水又不曾发，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来！……末后回想，也许这是人们相当地掌握了林昭之性格（直来直去的头脑幼稚的年青人之性格本来挺容易掌握，尽管有时于分寸程度上或不免失出失入，好的是万变不离其宗，故总之还只是捏得住谱儿）。之后特意来的一下测验。——测试我的情绪到底已经至于什么程度了？但也可能还含着更阴险的意图，比如找寻藉口以诱过于人。可在这么样满怀愤恨地隐忍了几天之后，年青人已经是要了命地没有耐性！等着等着老不见来，我乃恨恨地抽出一张草纸，仍使那本厂出品独一无二——一息尚存用之不竭的自备红墨水在纸的上半写上大大的“开水”两字，下面则以较小的字加了些发挥。内容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有这样的话：挟制吧！虐待吧！使用像这样一些恶劣无聊的挟制虐待手段且看你们能够得到什么？你们所想取得的东西你们永远也得不到……然后又把它挂在门外。巧得很，那张纸又是“老山羊”来发现的。他把纸拿了下来，但没有给我开水。

四月九日

中午那一格米汤里泻药是放得比之任何一次要多，为了掩饰药味盐大约也搁多了。喝上一口立时立刻就能觉着那股不正气的味儿怪得冲人！我小心地倾侧着格子从浮面上倒下了半杯——想着上面的总比较淡些呢！然而也不成，像抿什么烈酒似地才抿下两三口去，肚里已经叽叽咕咕地发表了一连串的“官方声明”益以严重警告强烈抗议之类，这么逼得我只好不再喝它而擦在了一旁。却是压不下胸中的忿气，乃又顺手裁下半张草纸而写了一个无款无识只注着年月日期的便条。这张便条——唉！算是柯氏之催命符上最后加画的一个便章吧！内容倒还大体在心，虽然也不能保证字字准确：……

“这米汤中加了何物？何以咸得发苦？”

真好米汤！真好味道！比鸠山请李玉和的酒（注：当时外面京剧舞台上的《红灯记》正在流行，乃多少地也留给了牢狱中的反抗者以一些印象。——昭）还够味儿还带劲儿！可惜就是为难一个小女子不倒！

你们就会刁钻促掐歪赖恶使阴险歹毒！——坏事作在骨子里！别的你们还会什么，枉披了人皮，心肝肺肠还不如蛆虫六畜！这等勾当也是人想得出来的？！

立此存照，林昭反正账只有一笔而命更只有一条！”

完了我把它就贴在中午那米汤的格子上，然而人们不来收。那么我又要作我的事情去了

，
林昭一般地说总是不大愿意使自己白白虚度时光的。一点半了，两点了，没有人来，也不发开水，那种环绕着我的意义暧昧的沉默似乎已经临到了特别深沉而紧张的阶段上。可我不管这些，我手头的工作《告人类》进行得也够我紧张的呢！好的是中午没喝上几口，故肚子声明抗议了一阵总算还没多少下文。渴么，就还是抿自来水。我在那间小室里的时候是经常注意着使自己的“水库”——脸盆里不要断了净水以免造成被动！这么等到大约三点来钟将近

四点之时，有脚步声近来了。打开小窗——哦，居然是给我送开水来的，此人之所以排在此时出场自亦有其原委或说根据，但是且不说吧。尽管在这摆一摆事实的论题之下似乎已经说了很多，实际上还不过只叙述了那些为着陈证而非说不可的东西，有许多次要性的穿插（当

然不是我所作的穿插啰！)都权且从略了。否则这封信再写上一倍的时间也完不了！……送开水的这个向与钦犯相处平平，林昭并不见得服他可也并不特别不服。而当时见了他只是发出一口长气，随即起身拿了一只空饭格儿接盛他铅壶中倒下来的开水。这么地，鬼来了。到此为止，在这封写给半死不活似死似活之先生们的信中林昭还只是尽量地避免多提那些似乎是超现实的东西。这原由与其说是仅遵着至圣先师“不语怪力乱神”之训，不如说是为了使我的叙述与分析在某些俗眼中看来觉得更加实在一些。特别因为：即使完全不涉及那些超现实的神秘的范畴，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就笼罩着相当浓重的神秘气氛而似乎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现实意味了。但无论如何，守着自己作为新闻从业者（蒋校：“人”字补。）员的职业道德我总也不能故意回避那些明明白白地发生下了的事实罢，不管这些事实本身具有着怎样强烈的神秘色彩。戴着反铐接饭接水早经习以为常，哪回也没难住过这个客串的杂技演员，而且那天的水也不烫。可是当我接了浅浅一格正想蹲下身去放在地板上时，就像有谁拍了一下我的手臂似地，手一抖，格子里的水便翻了一半多！而且几乎全部翻在那张血写的字条上！我不由得怔了一怔。幸而铅壶里还馀着水，这么重新接满，放下——

“中午吃了吗？格子拿出来。”

我拿起格子向他显示一下：格子里还有不少留着——也有那么一部分是方才泼进去的水。

“怎么？没吃呀？”

我拿起石灰在正对着门的一方罩墙上写——我经常利用那块地方跟他们写——“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没有的，你自己瞎想。”

他也不再索取格子，匆忙地关上小窗走掉了。不多一会，又给我送了晚餐来。我低头闻一闻并用舌尖细试一下，嘿，跟中午的可也差不了多少！也许，稍好那么一点儿——，仅仅是一点儿。我又倒下面上的一部分，屙上开水喝下了哄哄肚子，底里的则由它留着。再一看：

两只格子里都剩了点，怪麻烦似的？便把它们倒在一起。又看看那张被水刷掉了大半的字条，

心里有点兀突也有点踟躇：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正发生在父亲灵位，发生在我以自己鲜血所绘设的父亲灵位的旁边。无疑地，有鉴于独夫的辣手凶心父亲是对那位不幸的第三者动了些怜悯。我后来也想过：假如那天这张辞气激切的字条儿不出门，柯氏是否还能多活几天比如活到下一个星期五呢？或者也有可能罢！但我，如前所述，在默忆而细析了全部事态之后总是根本怀疑他竟然能够活得下去，更何况事情已经临到这等地步上了呢！……父亲的感应时常只是默默地，但也不是没有出声的时候。那天，后来，当我默付了移时终于拿起“笔”来动手原样地重录下那张字条时，就分明宛然听得父亲的一声长叹！虽然我直要到第二天才懂得他这一声长叹！当时我只是想：既然写都写了，就还是写出去得了。何况送开水来时那人也已经瞥见了，虽说未必看得清字句，可至少总已经知道了这么一回事吧！那么……

第一看守所平日大致是四点半左右给犯人开晚餐，准此计算，那张字条——重新写了起来的那一张大约在四月九日下午五时左右出了年青人之小室的门，而根据先生们之那个自称为中共中央的玩意所发的“沉痛”(!)的讣告：先生们贵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华东局第一书记，这个该死的青年反抗者两次向他血书陈诉的前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氏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该不会是二十九分半罢？）因患重病，治疗无效而逝世！

四月九日！

差不多从天色临暮时起（可能也就在六时前后）我渐渐感到说不出地烦躁！我但情紊意乱神思不宁，甚且百脉愤张心血汹涌。人似乎一个劲地只是想哭只是想哭，有两回几乎都已经忍不住了眼泪。可是到底又为了什么呢？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正写到《告人类》中一段

说理性比较强的文字，很需要保持冷静、清醒而平稳的思考状态以便使推论确遵着逻辑程序进行，所以硬是把胸中那满怀莫名的烦乱之情压了又压。血书不同于任何其他书写，性子急不来而且越急越不来。这么直到——估计可能已在暮夜十时左右，总算把那一长段写到了一个停顿之处。我疲倦地放下手里那当作“笔”的小竹片儿，而就在这一瞬间，忽然之间，那种使人百脉愤张的奇异的烦乱一下竟化成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刺戟（蒋校：刺激。）！就像一道电光闪过酝酿着大雷雨的沉闷的天空，一种说不清楚的异样的感应也闪过了年青人只是笼罩着一团决死之孤愤的沉郁的心田！没有思考，没有判断；没有分析，没有综合。总之，没有任何一点理性的推论过程，可是桎梏之下的青年反抗者“哇”地一下失声大哭起来！……

以上这一段所说全属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人自然无法证明。甚至有的先生看了也许要以为是年青人在若有其事地胡编一气亦不可知。先生，信不信由你，林昭有多少幻想才能也无需乎找到这个痛心的题目上来发挥施展！别的不说，四月九日夜中痛哭这一实地发生下的客观事实总是不能由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一看守所里假如没有（不会没有）记录，则可资证明者恐怕也绝不止一二人！我那时跟个孩子样地呜呜哭着，声音很大，满含着已经不克自制的惶急与悲痛。那天值夜班的恰是“本命星君”，上班后他已经来巡视过两三次了。

我一边哭着一边把眼睛凑着窥望的小孔，过了一阵，终于看见他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表情，或者，可以说成是客观的平静罢，悄然出现在小室外间门前的走廊上。我急忙敲门向他示意，

他乃走进来打开小窗。我想也没顾得上想，立刻抓起一块石灰把最先出现在混沌而又紧张的思绪中的一句话飞快地写了下来：

“盐的问题请你解决一下！”

足足有两三分钟，他站在门外的黑暗里一点声息都没有。最后才静静地问道：“什么盐的问题？”

我凌乱地写着：米汤里加的不知是什么东西，一吃下就泻。——（由于自己这该死的好强性子，到九日下午为止我一次都还不曾提起过——不曾点破过泻药的事。甚至都没有找过一次医生。我本只是想，既然加着泻药或是泻盐，这里面就已经跑不了与医生相干。那末林昭不需要凶徒们的伪善！可是……唉！……）“前两天我还怀疑，但今天不怀疑了！”那一方罩墙写满了，我拾起抹布胡乱擦几下，腾出一块空地方又写：“请你们人道一下，我还是要求自己买盐！我不能不吃盐，但不能吃泻盐！”字迹写得历乱狂草，好得“本命星君”眼力很好！……不仅眼力好，记性也不坏。而在这所说的当时他只是默然站在门外的黑暗之中看着，看着，大约一面也在忖度该怎样回答。最后他说：

“肚子泻怕什么？有医生呢！明天跟医生一说不就行了！”

我又把“请你们人道一下……”那几句话打上了杠子，他乃言道：“知道了，你睡觉罢。”

经过这么一阵子，这时也许已经临近了午夜；可是，天哪，我怎么睡得着呢？！像每一次当受到了莫大的精神刺激时那样：自己只觉得又疲倦又紧张。需要说明的是：到那时为止，

林昭还是感性的感应更多于理性的推断！我完全不是考虑到的而仅仅只是感受到的：一种可能！……一种危险！……一种令人摧心裂腑的剧痛！在跟“本命星君”打过交道以后，原先所感那强烈的刺戟又化成了胸中一团无限沉郁的苍凉！我想睡，想睡，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竟没有力气睡！——一直没办法摆布得动自己！我只是怔怔地坐着。坐倦了，稍稍迷糊过去一会，但总是心惊神惊地不时地震醒。这么总算挨到了天亮，人们给送当作早餐的米汤来了。为了叫我拿格子倒，说起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我忽然又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从九日夜中那一哭起直到十日早晨再哭那段时间里，这个平日颇有三分傲性的年青人感情似乎特别脆弱，泪水一直只是在眼眶里打转。然而在当时我仍旧说不上这是为什么。

仿佛是：一种奇异而微妙的感应！……

米汤拿进来，正如往日一样循例在父亲位前作心到神知的荐供，远远地听见空际扬起了新闻广播的声音，隔着几重墙，那些由电波播散在空中的声音可也不能够字字听清晰而只好听个隐约大概，而且第一遍广播时已经放过了开头因此更没听准。但是，怎么回事呀？在一种突兀的不祥的预感之中我停止了一切动作，要等待第二次广播而捉住这条没听准的新闻。第二次广播接着就来了，我屏息凝神侧耳细细听着，先约略听见那一串颇长的职衔……够了

，已经够了，听准一两个就够了，做过三天新闻工作的人谁也不会弄错：这类格式永远只出现在一种情况之下。隔夜以来的烦乱、焦躁、刺戟、震动不安以及那种苍凉抑郁而沉痛莫名的心情，中夜那猝发的仓惶的恸哭，眼眶中盈满欲滴至晨不干的泪水！……一切直到那时之前尚还不知其所以然更莫明其所自来的微妙的感应忽然都变得可以明白了！像一个震雷从头上劈下。像一柄利刀猛击着心窝，我一下就哭得气都转不过来而几乎晕倒，从一九六二年在第二看守所测知父亲辞世以来，这个年青人还没有像这样地哭过！——在她短短二三十年的生命史上还从不曾经受到过这样巨大而更深重的精神创伤呢！上帝啊！为什么死的偏偏不是我啊！在血泪交下奋不欲生的悲恸之中我连撕带咬地弄破了手指，而水泥罩墙上便出现了这么几行血迹淋漓笔划凌乱的文字——当作一种指控，一种陈证或一种宣告。那些目击过原迹者可能是更容易理解而且理解得更深，因为就从那留在壁上的字迹本身已经明显地可以看出：年青人写下它们时是怀着如何地哀愤惨厉的心情！……

谁死了，谁？谁死了？！

苍天哪，我造下的孽吗？

我害死人了，以命还命！我也要死的！

林昭志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

在痛哭中我但觉万物都非而天地变色！天哪，我是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我碰到的这是一回什么事情？我眼前晃动着一片血！血！血！才流下来的惨红的血！这是我的血吗？！

或者，是我造成的吗？！这是什么意思？！要达到什么目的？！又起着什么作用？！从这片血里我一下看清了最最狰狞可怖的罗刹鬼脸之上的每一根毛发！看清了迄今为止总是被小心掩盖起来乃至竭力美化着的极权政治那黝黑黝黑的骨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为“深刻”的核心，却也是其最为真实的本质！天哪！林昭，林昭，你多么幸运哪！不是谁都有机会如此清晰得毫不含糊地看穿了——认识到魔鬼的骨髓之颜色的！只可惜你付出的代价太重大、太悲惨了。天哪！天哪！我的脚下是大地吗？！我的头上是苍天吗？！血泪浸润的大地上还有没有一棵青色的小草？！黑氛弥漫的天空里还有没有一线公义的阳光？！天哪天哪！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大错既铸，百身莫赎！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天哪！天哪！这滔天的冤恨我怎么得伸雪？！不了的怨仇又何时能报还啊？！

血，血，血！我平生没有在自己手上染过一滴别人的血，但现在我已经被溅上一身洗不清的血了，那位不幸的死者的冤血溅遍了我一身，我欠下他的血了！他死了，他生生被我这个不知轻重的祸根孽障害死了！可我到底是怎么害死了他的啦？这，这，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啦！？天哪，我的脑子麻木了！我的精神滞钝了！我没有力气……我再不能够思想了！

……

在剧烈的痛楚之中我麻木了，神思恍惚地停止了哭泣；但既然还不得不努力在思索以至思考，则麻木状态自然也不可能长久保持着。比过一会，从麻木里又渐渐感受到那种绞扭得心腑痉挛（蒋校：原作“癢”。）抽搐的剧痛，痛得我热泪滚滚而泣不成声。半上午过去了，想着应该且必需有一个不容误解的最最决绝的表示，那么我必须有所动作。但这猝被重创的年青人还痛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终于，在悲声饮泪唱了几首基督教徒们管事礼拜中所用的

圣诗以后，精神稍稍振作了些。我找出自己一块半白半绿的麻纱印花手帕——那图案清新不落俗套，我还挺喜欢它的呢！它在我身旁也伴随我一起度过了许多艰苦的日子，但这时我已经什么也顾不得了，那怕是比这更贵重，更逗爱得多的物品呢！鲜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岂不是世间任何物品都难于比拟的吗？我咬紧牙齿使被着镣铐的双手用尽力气一点一点地循着那绿白两色之间的一条斜线把它撕做两半；并在白色的那一角上用血题了八个字：“死者复生，此帕得合！”下面是“林昭誓于（或志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完了，找着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的报纸之一角，即独夫接见尼雷尔的那帧相片，扯下来胡乱叠成个信封式样并就在当作封面的那帧相片上再以血题了两句：“无法投递，退还原处！”而赶到中午时给了送米汤来的人。那天本来什么都不想吃，但似乎有一种微妙的感应，柔和而感伤使我不忍拒绝，所以我吃了。这一天的米汤是没有盐的。而从这天以后，彼此又在盐的问题上斗起心境来借题发挥而僵持不下！——我呕气不要他们再加，而他们又不肯让我买，这么我淡食了整整一个星期！或者也就算对于死者的一点哀悼与对于独夫的一点抗议！……一点，一点，仅仅是那么一点而已！……

惨笑而伸大姆指那一舞台动作先大约是冲着“老山羊”作的，“老山羊”无言可发，望望然而去之。到晚则又叫着“本命星君”来了一回。——见了这架步行式直达电话机，这个悲旦应工的窦娥之舞台语言包括动作表情等等一切当然都会丰富的多。而他则当然也预算得到林昭会有文章跟他做！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背后的人预算着使他来与林昭做文章！

故虽是各凭口谈心到神知的幕表戏，他的台词也已经先预备好来了，这是很明显的。故当我那么地竖起大姆指叫着他大点其头而笑不成声之际，他就来了那毛气十足的一句：

“问你呢！”

问我？问我什么？凭什么问我？我抓起石灰飞快地又在罩墙上写了几行，内容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十分激动，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话。而最后一句大概是：现在不是杨八姐（蒋注：指杨家将故事中皇帝爱上杨八姐事。）的时代了！……

“吓！”

那句不无丫头腔但一句见血的台词大约不在独夫算中，故“本命星命”那里似乎也未曾准备好合式配观的下联，他只好随机应变地发出这么单音节的一声。然后，这为反抗者的女囚与贵第一看守所的特务走卒门里门外又那么眼对着眼互相瞪了一会。这么他背好的台词儿连同独门心授的腔调味道齐都出来了，以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专横而冷酷的——典型的暴君口气！他说道：——传达道：

“这是很自然的！”

假如我是山，我就要立刻倒下来把万恶的凶手埋葬——把他们的骨头都砸成粉浆！假如我是海，我就要立刻咆哮着发出控诉的巨响而掀起拍天的波浪！假如我是火，我就要夷然如爆炸般地延烧开来，使他们淹没在烈焰的汪洋！假如我是铁，我就要把自己化为一柄人世间最最森冷、最最锋利的刀剑而向那杀不可恕的恶徒送去他分所应得的当作惩罚的死亡！但我只是一个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那么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用我的眼睛、用我的眼光逼视着那个站在我面前传来这句话的家伙，也许我这些心情已经全部从我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了吧？也许我的眼光比山更峭峻，比海更深沉，比火更炽烈而比铁更森冷吧！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但无论如何它们是不会好看的。由于那一句话的刺激使它们张得非常大，

文言地形容起来可能是：目睛怒睁而目眦欲裂！那一句话，那短短的六个字使我一览无余地看穿了魔宫的密幕更洞察了魔君的心腑！大约我彼时的眼光是挺炯厉可怖，“本命星君”在它的逼视之下居然再也控制不住他的表情而变了面色。他只好不自然地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并提手关上了门上那扇木头的小窗。我则像失去了知觉与感觉般地凝然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半天，之后才抬起手来就用原先捏在手里那一块石灰又在罩墙上写了两行：“好狠心！好辣

手！自己还想不想活命？”走掉了不妨事，让它和这一天里所写下的其它的血字一起留在那里好了！它们会得像麦克白斯所见的血字一样在一定的时刻里向凶手显现的！凶手，凶手，凶手，杀人犯！凶手，可耻的凶手！

也许就从那一刻起，一种异样的光芒永远留在了我眼睛里！当我被移解到了此地以后，尽管环境已经有所不同因而心情在某些时候也不完全像那样紧张、惨厉而悲愤，但人们还只是不止一次地说我：“你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挺奇怪的，有时看起来很怕人！”

怕人吗？也许是罢！既然我的眼睛看见过比地狱还更悲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地可怕的地狱！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的谋杀！——看见了最冤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

我经历了一切地狱之中的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地惨痛的死亡！

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很自然的！”——“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天哪！这竟是“很自然的！”……皓皓高邈地覆我的苍天！冥冥沉漠地载我的后土！英华焕烈的照我的日月！明智宏德的胤我的始祖！天哪天哪！上帝的真理，世间的公义，众民的道德，人类的良知啊！“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这竟是自然的！……

……

（我累极了！……我的心像直在腔子里直往下沉落，脑子则几乎苍凉得像一片不毛的沙漠，我的牙根咬得发了痛，不过我的眼眶是枯干的。我多么累啊！可是我还得要往下写啊！……）

性质是恶劣的！——写东西或看东西喜欢论“点”儿的先生们请注意者：这是本信第四部份分析林昭对于柯氏之死所应负的责任之第五“大点”中的第二“小点”！只因为那第一小点即论着情节严重之部分需要摆点事实叙明过程，而且这些事实过程之叙述又只能是如前所言之分析性的，这么就不得不让它的体积膨胀着点。好在说清楚了情节之严重，也就看出来其性质之恶劣，或可要长不繁一些。

性质之恶劣还是那一句话：全部问题几乎统统只出在独夫那点子该死而又该死的邪心上头！假如独夫不起那点邪心，又不在对待林昭之态度上累犯那么些严重错误，而凡百只守着政治领域之根本原则或者说守着咱们江湖道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常规就事论事——“按规定办事”！则柯氏可谓全无含冤以死的任何可能。这不也叫是明摆着的事情？首先，万事包括思想意识都是既存于中必形于外，古语所谓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年青人所特别不服以至最不服者也是独夫假公济私地（或者该谓之假私济“公”？亦姑存疑。）运用行政力量欲遂非礼之求。倘若没有这一点，则非到虐待政治犯纵然别出新样总算咱们这个糟糕的世界上下贱的行当里有那么一门。反过来说，擂台本是好汉打的，壮士上阵不死带伤。既有插标卖首的胆气，就也该有赴汤蹈火的骨头！特别是碰上了姓“共”的先生们更毋论矣！为反抗者之囚人只会想着你们统治者皆是一部楼梯，未见得会想到要试向其群体中的任谁去讨过公道！第二，即使反抗者作为合法斗争之策略的一种把来用上了，独夫若无邪念又不动个人意气

（这

两者也密不可分而颇有联系），则大不了给个相应不理高高挂起，该打仍打，该关仍关，该铐仍铐乃至该宰仍宰。至多作犯人的自己认着晦气，那一无相干的第三者总绝对碰不上这等莫名其妙得骇人听闻的荒谬事体！第三，即据以上所述林昭所碰上的这等具体情况而论，独夫如肯早点收心，完全无有犯杀人罪之必要！你若单是为的要遮死人面子，你“宣判”好了，谁拦得住你呢！林昭在第一看守所时就早已说过甚至也许都写过了：不怕老爷们使脚指头捻

着破布条在草纸上甩个红墨水道道而宣付作犯人者说：这就是你的死刑判决。作犯人的也决计无有二话可说！不是么？既然这寻死的黄毛丫头“不识抬举”而开罪了“全国就这么一个”的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则任去陈诉于谁，“哪个救得了你呀！”作

算年青人在血的陈诉之中夹杂了几句有那么点儿玩世不恭之气的戏言（那在写给先生们——贵编辑部的第一封信上还更多呢？莫非……得了，我也“求雅”，不往下说了！）岂不也应该先分清楚真假而考虑考虑情由！在年青人说来目的除了弄僵独夫，那是可质天日地没有这份心思！——咦，假如有心嫁人，那么就嫁了独夫亦得，反正总是作外室吗！或者，即算与独夫在赌着口气宁嫁别人而总不嫁姓毛的，一切人们包括那刚愎护短的独夫本人岂不也得想想：处在独夫的地位上要实现他之想入非非的心思，不说甚易，好歹总具备着一切便利条件。而林昭假如——仅仅是假如！——竟也有了那么一份想入非非的心思，则不论对于除了独夫而外的谁个，处在我的地位上总是极难甚至几乎可谓是异想天开的！那么当时即算政治问题谈不下去，莫杀柯氏而径自“宣判”，一样圆得上死尸面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圆起来。先息邪心，再换环境，且看看那丫头是个什么动静。假如黄毛丫头已经适可而止，则红毛老妖也就可以丢手了。万一到那地步上这不知死活的丫头还真地只念叨着她的市长甚而至于硬是害单相思的样子，那倒就算林昭故意要扎他姓毛的独夫之台型。（蒋注：扎台型，原意是在台上亮相摆姿势示众，此为出洋相之意；）到那时候再杀柯氏，虽然也总是错的因为严格说来年青人即使真地学会了想入非非都只是独夫之所引起，但总算十分无理之中兴许还占得上一分半分的有理。至少某些持大男子主义者可能寄予同情嘉许。可像现在这样地杀掉柯氏，其全部意义除了民间最最难听的一句俗语口谈所谓争风吃醋而外，简直没有任何其它的内容！甚至连要论到争风吃醋都只令人啼笑皆非！一来因为柯氏在生之时林昭从不曾嫁过他！二来又因为在所说的情况下任教年青人一百个心眼只是要嫁他，毕竟我也不那么容易嫁得上他。那么这口寡醋吃得是胡为乎来哉？不谓之性质恶劣而又当谓之何？恶劣！极其恶劣！不可比拟地恶劣！恶劣透顶！

人们——先生们不知要不要试为你们的独夫辩护道：这正是从政治利益着眼，牺牲个体保全整体。云云。恐怕要的，即使不大好意思公然来对这该死的青年反抗者宣说，自夥道（蒋注：夥道：帮规。）里关上了窗子总不免还想拖片把政治破布出来为独夫盖盖死尸脸子。那末对不起辩护人，呸！呸呸！之所以活该挨呸，就因为这是当得掌嘴的胡说八道！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谁若会去给独夫盖上聊以遮羞的政治破布，可知道这当过三天地下党员的年青人也会得揭的么？第一，林昭不是金口，不可能说我喊了那个万岁那个就万岁不误！更何况林昭的秉性堪谓只是十分厌恶人间的“万岁”！第二，就算林昭是张金口，为了跟姓“共”的先生们怄气我倒是喊过蒋介石万岁，并也曾喊过肯尼迪和铁托的万岁，可巧就是不曾喊过乃至想也不曾想过要喊柯庆施万岁！第三，政治问题当时之所以万难谈得下去，其最根本的原因，只在于你们的独夫熄不掉个人意气又收不起非礼邪心而一味要作狗熊式的不甘被动，致使惊弓之鸟伤曲木的年青人弄得据有了一种和先生们差不大多的疑虑重重而百不敢信的精神状态。此外别无其它。陈诉于柯氏我是对他有一些个人的服膺，但并未说过除他以外目无余子。若说这句话与《自诉二书》中那些份量着实的语句不无矛盾，那也很易明了。因为，如所周知：《自诉二书》之锋芒首先只是针对着独夫的！直到那时或到更稍后的他时为止，在年青人与独夫这场牛吃螃蟹相持不下之局里还不曾出现过我所知道或那怕就是我可以测知、可以感知的其他任何一位大人先生呢！拿着接济的那三块钱打灯谜那是除了识家，敢说凡胎肉体一概不会猜得出来的！所以我才说：待“宣判”以后看看动静再去犯杀人罪也还不迟！第四，今日之下说句呕不过的气话：莫道林昭陈诉于谁未必就是在想嫁谁，即算小丫头有那口孩子气，作为堂堂六尺的男子汉大丈夫岂值得与之一般见识？万金难买愿字，无缘何可强求？那么洒脱些付之一笑撇开了，不也满够风度？甚至假如真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胸襟的话：很好很好，就怕你不爱嫁；既愿嫁矣，嫁谁都一样，总归也跑不出“共”家门里！咳，能得这样，年青人倒又服了呢！也所以柯氏死后我要在《疯话》的片段中寄讽独夫道：这辈子的做法怎么与那辈子里不一样了？那辈子你是把我“赏”了部下而生生逼出两条人命来的呢！……（在神讖默悟中林昭恍惚自己是费贞娥而独夫是李自成呢！也怪，去年九月间独夫正刚在打发他的直属代表上场之时年青人在写给案件承办人的没头信上

不禁不由地冲口就是一句“咱俩前世一劫，今生狭路，冤家遇上对头！”等等。不过这些虚无缥缈之论且再暂时收过一旁去罢。……)然则一切欲为独夫之恶劣罪行试拿政治破布以遮脸的先生们又请听者！盖不住，盖不住！越盖越露出！不提这政治两字还则罢了，若要提到政治两字，那末先生们，直到他不幸遇害为止，柯氏首先还只是你们贵党而不是任何其它地方的一位已负盛名颇孚众望的政治人物呢！他的惨死首先还只是你们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它任何政治集团的重大损失呢！文明富庶的东南沿海不仅为中国历朝之重镇（明清两朝江南钱粮几当天下之半），更为今日形势所必争！莫说华东，上海这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就不是好治的！要治当然谁来都可，看怎么治法！治到柯氏那样颇得民心之程度那可又是挺不容易呢！正因为对这一点相当地有了体会，《自诉二书》上之某些语句才会下得如此之切实的！年青人要忿斥独夫以自掘丘坟自坏长城者由此！看来先生们的贵党之中也再派不出一个如柯氏之在这东南一带卓有声誉压得住台的人物来了，那怕就弄个庸中佼佼来坐镇一方从头作起，其奈人心浮动之难于收拾何！以上这几句或亦算得上反抗者之“超阶级”的私房话。当然，若不是为着痛惜柯氏冤死，作犯人的本来也不会说到这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正好幸灾乐祸，干我什么事啦？可不管说与不说，客观形势就是这么样摆着的了，这就是政治！而且首先是先生们之贵党的政治！这样一位相当卓越的政治人物（这可也不是反抗者的而首先还只是先生们之党内头目的评语，诸如“长才”、“良才”、“功在东南”、“丰功伟绩遍东南”云云，不一而足。反抗者不过就一己之所知所见归纳而肯定了这些评语而已），竟就小题大做地为了跟个区区不足道的黄毛丫头呕着口没来由的个人意气而下毒手谋杀掉了。你们的独夫还有没有百分之零点零五的政治原则？先生们的整体利益又还在什么地方？下了这么一着绝情的辣手，固然足以给林昭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永恒的创伤，然而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先生们的堂堂中国共产党，其所蒙受的损失是不是要比林昭个人的创伤更加巨大深刻得不可以道里计呢！这一点我想是完全是可以肯定的。不但今日如此，日后更是如此。因为纸里包不住火，做下的事情迟早总必有一日彰现于世，到那时候人们之舆情大哗群心激愤的程度恐怕都不难想见。而这也是政治，并且首先也仍旧是先生们之贵党的政治。先生们，任何试图以政治破布来为独夫遮脸的先生们，你们的政治破布又将如何盖得住这样许多实实在在不容误解的政治呢？在如此之惨厉的溅满了柯氏冤血的政治现实之前，你们手中就再多捞两块政治布片，又能够去盖在什么地方呢？是所以即使从严格的（但要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阶级立场”——楼梯踏步出发，第五大点所指控的主文即认为杀害柯氏此事是一件越出了一切天理、国法、人情、世道，更不必说政治原则之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可耻罪行，这句话同样得以成立而且得以确立。

在谨如上述之摆过了事实也讲过了道理的基础上，这个年青人在那所谓之上海第一看守所里的种种遭遇特别是连累柯氏惨遭暗杀其责任究属谁归，也就十分明白了。事实是没有“阶

级性”的，只要林昭摆出来的这些事实不可抹煞，任何带“阶级性”的“道理”都是不顶事儿的。先生们，火是永远无法用纸包起来的，这么地，作为一个证人林昭在向贵中央党报编辑部认真地陈述了证词之后我正式控告你们的第一看守所所长兼中央委员会主席独夫毛泽东，由于对青年反抗者林昭的非礼之求的邪念和个人意气用事，在刚愎护短和恶意嫉妒的驱使下谋杀了前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氏，并前后附带造成邵式平与刘亚楼之死的两件疑案。刘氏之死在前面没来得及讲到因为怕岔开了主线，而且时间也较后了。但作为证人林昭是有理由对这件事情寄与怀疑的。这种怀疑并不是现在刚刚表示出来，在第一看守所见报以后，沉思了数日，我在刘氏之死那段新闻上打下过一个血的疑问号。而且，正如柯氏讣告中那句亲密战友的欲盖弥彰一样，刘氏后事的报导中所谓表示关怀并嘱安心静养云云，从另一方面看亦颇露着蛛丝马迹。凶手们所行往往如此，自以为够了聪明而只愈显其愚笨。遗憾的是我来不及在这里书陈对于刘之死的怀疑以及根据了，那说起来可又是满长特别又是看来似乎更加荒谬的呢！反正这紧挨着的三件丧事（今年三月到五月，正好每月一件）其间大约总不无某种

可以知察的内在联系。日后，当人们弄清楚其中一件的时候，还有两件真相想必也就能够比较清楚了。否则又该怎么说呢？先生们，若以这种速率死下去，你们的那些贵中央委员们可是确实实在很短时期以内就将死得更无亟类矣！

先生们，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控告！——事实！——冤状！血的冤状已经被这个由于负疚伯仁永痛莫赎而中怀惨怛悲愤欲狂的青年反抗者不很客气地摊到你们鼻尖底下来了一——像这样一封信按其内容以及性质而论完全应该使用血书！林昭叫是实在时间不敷而精力不够（血书速度较慢而且累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特别因为：即使此信不以血书我也几乎每天都还在以血书写别的东西）；另外，按照原来的打算本需把此信誉录完全相同的一式两份，那么使用血书就工程更大而且时间更费了！所以最后想了如现在这样的个办法：以墨水誉录而在每页之上加盖着若干血的私章。反正，不管使着什么形式，这封信是一份血的冤状！饮恨茹痛的青年反抗者的血和含冤遭害的前上海市长的血在某种意义上流在一起！可是你们又得怎么说呢？先生们，你们是不是要像《基度山恩仇记》之那“大审”一章里那个手足无措的检察官似地喊道：“但是，证据，证据呢？要知道像这样可怕的指控是必须具有最确凿的证据的！”

假如你们这样叫喊，那末这个以着肠回九转如焚如炽的冤痛之情毅然奋身以证人自任的年青人不免也要像（尽管我不是）那个贝尼第妥一样地哈哈大笑了！要证据吗？有，有，有的是！这份血的冤状首先就是证据，假如你们或其它的任何人们经过核对能够证实而且确认此中所列举的一切无大无小皆属事实，或至少举不出任何反证，那么这份冤状本身就尽足以构成一种颠扑不破的证据。此外，请先生们去把这个青年反抗者在第一看守所门墙以内所写下的诸般东西，包括给柯氏的两封陈诉以及给贵编辑部的两封来信等统统按时间先后摆在桌子上排列起来罢！那些也是证据，鲜血淋漓的证据！任何一个只要稍有生活经验更不必说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的人，只要一看它们立刻就会对事情的全貌包括其内在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至于其它问题诸如独夫怎么生心，怎么起意，怎么设谋，怎么下手等等，那些难道也可以责成林昭来作具体交待的吗？我又不是独夫本人，何况像这样一些具体细节，假如“伟大、正确、英明”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也者还存在得有那怕就是百分之五的比较严肃的书记，而不是完完全全如林昭所推论那样地中央委员会开起会来先要行三跪九叩首之仪式，以至一切保有着中共党籍的先生们女士们都只好到公共厕所里去拾起草纸来糊作脸壳聊当遮羞于国人之前的，则既然面对着这么一份骇人听闻的血的冤状，本来是需要由先生们会同有关方面去彻查独夫之犯罪情况的啊！林昭为着不惜一死以谢柯氏已经作了我力之所能的一份包括向先生们提供这些证词并列举那些证据，怎么还能够向我来要证据呢？先生们，夙行谨飭民命为怀的柯氏从不曾丝毫有负于贵中国共产党！——连你们自己头儿的悼诗里都明确确认他，“反帝反修从未放松”哪！他的不幸遭害冤死完完全全是你们，是贵中国共产党负了他的啊！你们负他，你们负他！负尽了他四十年铁雨刀光的赤忱忠义！负尽了他排万难曲惠民生的苦心肝胆！负尽了他负重任求善始终的明见卓识！难道作为一名老共产党人他的血就该是这样含冤无告地流去的吗？难道作为中国共产党之一位较孚人望的政治人物，他的命就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送掉的吗？难道作为红色中国的上海市长与华东局第一书记他就应该在这么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三角事件”中成为被独夫无原则地拿来耍弄个人威风的荒谬绝伦的牺牲品吗？凭什么？凭哪一条？凭哪一条天理？哪一条国法？哪一条人情？更又凭贵中国共产党的哪一条党纪呢？我倒不禁想请教一下先生们：假如是其它的——就算是一般的人好了，暗杀了你们的上海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要不要彻查事实而严惩凶手呢？你们要不要为死者报仇雪恨呢？那个可恨的凶手以至或有的帮凶除了担负刑事责任是不是必然地会被冠上以政治反革命的头衔呢？啊呀，那还了得！恐怕人头落起地来都不止一个两个罢！先生们，堂堂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报编辑部里的先生们，你们将如何来自圆其说呢？！你们总也得——总也该对这个冒死陈词沥血鸣冤的年青人给一个交代才是！

给这个交代不是为了柯氏！——他，纵然英魂烈烈毅魄不灭，此世的肉体的生命总已经

是不可挽回地被了戕害，你们任怎么补救也再不能使他含冤的魂魄得到什么安慰。这同样地，给这个交代也不是为了林昭，因为只要长往的死者不可复体，林昭的心灵上就永永远远留着一个流血的创伤！说该给个交代还只是为你们自己！先生们，血是抹不掉的！冤是一定要伸的！你们纵容独夫胡作非为到如此程度难道还不够吗？假如你们对独夫所作下的如此荒谬恶劣的自坏长城的严重政治血案都可以听之任之等闲视之，则从贵中央主席团起到贵党之每一个大小党员，不必说如何治政，你们还怎么做人？！

话说到这里便很自然地联上了关涉到这件荒唐事情的第四方面，即先生们那个据说叫做中共中央的什么玩意！非常抱歉，先生们，由于所发生下的事情年青人对你们那个什么玩意已经是实实在在地没了敬意，故在说话时也只使用得上这种冷笑不恭的口气！作为这件政治血案的证人与原告林昭有理由对人们使用这种口气，假如不说是有权利的話！这就因为：除了恶意嫉妒冤杀无辜的独夫是为主凶罪无可道（蒋校：“道”原作“道”），先生们的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以至主席团之类等等也都跑不了应该对于此一惨痛的流血事件负责！这话任教谁个来评也评得通！事情那不也总在两种可能之内：或者人们知道，或者并不知道。不管占着哪道，总之不免让这提着齿冷的青年反抗者发挥个无地自容而无路可跑！不么？若是不知道，先生们之堂堂的贵“中共中央……”那什么玩意究竟算是干什么吃的？还是当真死得连一个有气儿的都不剩了，竟由你们的独夫一手遮天地干出这等贻笑千古遗臭万年的事情来！纸面上点点名倒总算还没被独夫杀完，或也算得一桩奇闻异事！看来就往那所谓的“中共中央……”什么玩意其位之上供几具牌位或摆几个木偶亦得，反正也差着那么不多，不过少两个会出气的鼻子眼儿！而若是知道——好极了！那咱们需要请教的问题更多了，几时知道？谁个知道？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知道？是独夫非刑折磨林昭时就知道，抑是独夫起意调戏了才知道？是柯氏奉调中央时已经知道，还是独夫设谋暗杀时方始知道？年青人向抱的宗旨是死也要死在明处作个明白鬼，倒敢请一一领过明教！在写这封信——写这份冤状的过程中人们（虽然根本原因还只是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打算而未必真是有厚爱于独夫！）是想方设法地要掩过或至少冲淡柯氏的血而为独夫的罪行作开脱或作掩护——包庇！那么老实说，早在柯氏惊耗入耳的当天，幼稚的年青人尽管还痛得麻木着，于独自深思所有这些事情时已经不能不产生各样的推测以及产生可怕的怀疑！谁说得定呢！也许林昭所写之给柯氏的陈诉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所碰痛的还不仅是独夫一人吧！那么更多的人也未尝不可能在“整体利益”这一似是而非的角度上对除去柯氏之举达成某种统一的默契！先生们看到此地不必嗤笑这年青人把自己估得太高，年青人从来连作梦也不曾想到过自己竟值得如此的万金身价！——值得人们为我杀人！但既经造成了事实而且不是由我造成，则面对着这样惨痛的血的事实，林昭至少也得自己尽可能地理解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切一些罢！然则假如说调戏林昭与谋杀柯氏都是贵中央政治局或至少中央书记处的决议，那倒又算了一回事情！责无旁贷，敢作敢担，怕什么？够得上万古骂名的丢人事情未必只此一件，都站出来帮着独夫担代好了！本来就多多少少担着通同谋杀之嫌疑在！而若是那据说名叫中共中央的玩意公然来帮独夫承担后果，林昭的嘴巴也固然还是扎缚不住，至少冤死的柯氏那是必定口眼都闭的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使仅限于就事论事也得，先生们的贵“中央……”什么玩儿于独夫这种丑恶可耻的罪行若系知情，是为同谋，若竟不知，则是纵恶！不论同谋或是纵恶，先生们的贵“中央……”总之不仅应该对林昭的遭遇而且更必需对柯氏的冤死负责！作为一个政治整体这也可以说是考验你们是否还能具有那么一点点最起码的政治性——原则性与严肃性的最低标尺了！假如论此而不能达到，那么除了先事共谋而参与决议以外，更无其它解释得通的理由！这理由想来是荒谬绝伦，但不过也有可能——不该完全排除这么一种可能。特别因为：无论是如何地荒谬至于不可想象的事情，只要与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联在一起，那首先对林昭说来是只觉得司空见惯浑若等闲，习以为常而恬不为怪。第三条道路在这问题上看来倒真是没有的。先生们的贵“中央……”到底是自认同谋

呢？抑是自认纵恶呢？应请明教。所谓自认也者不是谁们说了就算，一件事情实际该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凭着间接见闻也同样可以作出比较正确之判断。反正，若说同谋的嫌疑尚在待考之中，纵恶——纵容独夫为非作恶这责任总是跑不了必须承担的！否则不但对天下人说不过去，就连对自己都说不过去

提到这话，不免又要多说几句。多说几句也有必要，因为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去看。独夫毛泽东之该死的刚愎自用轻躁任性——无原则无理性固然也可以当为一种性格特征来解释，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一意孤行甚至竟然弄到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的程度，应该确认为是先生们之贵党特别是贵中央什么玩儿长期以来对这个暴君一味迁就、姑容、放纵的结果！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但也是出于严重封建唯心思想与盲目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之深刻的奴性。你们把独夫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为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把一切比较实在的或暧昧可疑的所谓功劳、成绩、好事等统统只归到他的名下以提倡、鼓励、扶植人们对于他的个人迷信与偶像崇拜！对于那些失败而丢脸的乌搞诸如从捉打麻雀到“人民公社好！”等等一切则尽量设法掩盖，涂抹、缩小直至无影无形地改头换面化整为零以遮饰他的错误！——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

“六亿神州颂舜尧”，日月都是有了毛泽东才明的！草木都是有了毛泽东才生的！中国无男无女无老无少都是有了毛泽东才做人的！毛泽东永远是“正确、伟大、英明”的！只要有了毛泽东就是无往不利一见大吉的！等等。真正说也牙碜而岂有此理到了极点！正是你们这样一些可耻的努力加上一班以耳代目的愚陋俗子的揄扬和盲从权力的逐臭之夫的吹嘘，使得这种典型中世纪式的荒谬可笑的偶像崇拜的狂热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几已达到了令人作三日呕的地步！而这种人为的偶像崇拜之风就更大大纵容了独夫性格中那不足为训的刚愎轻躁的一面，使他变得空前地自大狂而习惯于一意孤行。处在他的地位上他已经再也不必考虑周详慎重地如实地去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了！因为他已经再不需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以及后果担负责任了！反正一切功绩都只能写在他的名下，而一切失败自有你们去给他抹掉以至诿过于他人！这么地他就在二十世纪时代条件与中国大陆社会条件所能容他达到的限度以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而其大成问题的精神状态足使他不仅不能如实地去认识复杂的客观世界乃至不能严肃地去认识一个幼稚的“黄毛丫头”！一切事情之所以弄出如是之不堪收拾的局面来者由此！他会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绝非出自偶然！那么对于他之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柯氏等人的冤案，当然不止于此——独夫本人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你们这些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无原则地吹捧他，宣扬他，渲染他

，粉饰他，神化他，把他的名字高唱入云而靠着收拾他下巴涎来过日子的先生呢？！你们贵党首先是你们那贵中央什么玩儿怎么能躲得过在相当程度上分担其种种行为的后果、责任一直到耻辱呢？！难道不正是你们竭尽努力将他神化以便更好地在他的名字之下推行愚民政策的吗？！难道不是由于你们的曲意放任才使独夫习惯于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甚至不去考虑行为之后果的吗？！而独夫之所以从大计决策直到对于“黄毛丫头”几无一事不表现得那么僵硬、愚蠢、狂妄、荒谬、刚愎自用而顽固不化，难道不又正是你们贵党特别是贵中央正气不张盲从纵恶的结果吗？当然，光是这样地来认识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贵党在一家毛风之下正气不张习于盲从，除了已经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奴性的习惯势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受着党内太上皇——秘密特务之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恐怖监视之故。这才是你们那个独夫民贼统治全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组织基础！也因此我才不止一次评论他除了会办军队就是会办特务。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刻认识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之本质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受着如此一个彻头彻尾特务化于一层伪善外衣之下的所谓政党的统治，我们还能向何处去寻找一点民主气息呢？！谁都不能供给人们以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先生们的贵党之内除了集中、集中、集中，而且是恐怖的集中！根本就早已没有了任何民主可言！

附带着又说一句：来到此间以后，人们也不知为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是怎么，曾经通过看来也是不甚相干者的嘴巴而一而再地企图探索这年青人的内心世界，想要了解一下林昭到底何以对独夫不感兴趣？是不是年纪大了？等等。嘿，先生们哪，亏了人们想得出来，此真又是令人啼笑皆非至于无以复加者也！年青人的内心世界里于此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考虑，而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作更全面更深切的理解并充实这封长信之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完整性，也不妨大略说明一下。我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若是引不起别人对他的兴趣，不论是从较特殊的意义或从较一般的意义上，那最好是先从他本身的行为中去找原因。在《自诉二书》里林昭说过那么一句：我很有兴趣去客观地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红色中国之政治人物们的“个人”。这是很早就开始的了，大约与新闻本行那强烈的政治性不无关系。这种客观的研究兴趣自也包括独夫在内，故于其文字不仅片段地背得语句甚至能够识得风格。遗憾的是干上了新闻这行所知道的材料与史料实在忒多了些，故又不能不早已隐约窥见了一个非近代的东方式的野心家之轮廓。然而，直到反右以后，林昭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或于独夫的治政手段还不马上像某些我辈中人一样采取着简单的否定态度！——我一直认为，该否定的事物必需否定，然而不好简单地否定。假如我对某一事物采取否定态度，则首先我必需获有采取这种态度的较充分的根据，这样才可以作到有力地否定。故当时仍只对一切保持着要求更好地理解的态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那是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与大多数我辈中人一样：在自己的原有基础上对独夫大大地丧失信仰！特别因为凭着识别毛风的本事我很可以确定当时贵党中央党报的某几篇社论诸如《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之类皆出独夫手笔，而这就胜于雄辩地十分清楚地证明了那场臭名远扬血腥炽烈的所谓反右也者首先正是独夫之患得患失反复无常的结果！也因此我不能同意当时北大同学中所具有的某种观点或曰某种论点。（即认为反右并不出自独夫心意云云。1957年6月1日或2日贴出的那张署名大字报之一《我的忧虑和呼吁》便是其较集中的代表。当然作者也可能是带着一点策略成分。）无须更多论据，首先我就不信明察秋毫之末至于要去干涉麻雀之生存权利的人竟会有那份儿大度对这么一场规模与深度都已远远超出预料的民主运动不加任何干涉，非但确定责任而已，如那什么“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一派强为之辞聊以解嘲的胡说，更颇足以使人窥到独夫内在精神世界中那关于政治人格的一角！那末他是首先应该对反右这场浩劫中中国知识界及青年群的深重苦难和滔天血泪担负责任的了！以后，一九五八年之“人民公社好！”以及在所谓“大跃进”之旗号下的诸般乌搞：——与赫鲁晓夫进行的肮脏交易，炮击金、马那以失败终的军事冒险，社会生活在粗暴干预下的严重紊乱失调，经济的衰退与民生的凋敝（蒋校：“敝”原作“蔽”），特别是农业的破坏，农村的行政劫掠与农民的彻底贫困化，等等。那都是显而易见是在独夫出自赌鬼本性的荒谬乖舛的冒险决策之下所召致！那末他又是首先应该对那些称得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以及由此造成之百业混乱祸国殃民，哀鸿遍野饿殍满壑的悲惨局面担负责任的了。再到一九五九年贵中央的庐山会议，对于当代“海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那以后在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幌子下于贵党内部全面进行了清扫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效地肃清了贵党党内侥幸尚能留存到那个时候的比较正直良善比较开明通达比较能以民瘼为念的一部分人士，并使贵党高度统一于毛风——高度统一于黑暗、残忍、阴险、恶劣、卑污苟且地拜倒于权力更加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的邪气之下，多少也曾有过几页英勇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地几乎完全丧失了正义性更丧失了生命力而在你们的伪善暴君、独夫毛泽东及其秘密特务的绝对统治下堕落成为一个只知慑服权力（“组织”），只知争取权力，只知把持权力的极其庸俗、险恶、专制、败坏、官风僚气、腐朽至于糜烂的赤裸裸的特务集团！而伪善的教条外壳（并且是硬壳）又使之更加公式地僵化并且虚伪得可憎，以致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的致命的严重程度！那末他还是首先应该对贵党一贯以来至于今日那种种旨在排除异己的倾轧斗争，及由此产生的致命后果包括在党内外所造成的深远的恶劣影响歪风邪气担负责任的了！在这样子“三面红旗”之下，作为一个反抗者对于独夫的观感是不难想见的

了。那么既已算是一个多少带上了些政治性的理性动物，一切问题包括个人感情自都不可能不受到其政治感情的决定，这也是十分自然更且可以理解的罢！可一扯上政治，就自然会联想到所谓利益的呢，那末对不起又没好话：在运用谭惕吾的性别去解放内蒙等等的先生们看来这也许是十分符合“利益”的。但像林昭这样一个自许以“涅而不缁”的反抗者、我的任何利益包括政治利益都不需要以至全然排斥通过如此的途径去取得。若再试从人性论的角度探索，那么直到被捕以后许久那怕就在第一看守所里，只要是在还不曾把自己所受的种种遭遇与独夫的可耻邪心联系起来之前，林昭对于独夫其人的观感还只限于比较地职业性的。大致略如一九六一年五月寄押在上海第二看守所时期所作的《牢狱之花》中的某一首诗——见“题之二”末段所说那样：

想当年还忝列可靠等级，也曾经
屡次膺选，为洞房伴宾的喜娘，
可那是旧话也，现在么——咳，由得你来去，
我对阁下既无思想亦缺乏感想！

而在这以后，从在第一看守所门墙以内所发生的事情中，从彼此交手对局的过程中，犹如通过作品能够相当清晰地了解作家，年青人也相当深切地了解了独夫其人。我不能不说：那些性格特征包括其表现方式是有很多使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的地方。可是我这人性论点再说下去便也快要像某些先生们的年纪云云一样地会令人啼笑皆非了。类似这些都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引起考虑的问题，但在林昭所处的情况下根本考虑不到这些。像这样一场艰苦复杂而独力以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只有对于宇宙之主及其真道的必胜信念使我力量无穷）的斗争，加以林昭所扮演的又是如此一个史无前例的又坚决又诚恳的角色！在这样的斗争中担任这样的角色对于许多问题都可谓间不容发。我怎么能不事事严格地要求自己洁身自守呢？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个人操行都已经密勿无间地融合着了政治气节！——就是这样，反抗者的内心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一切人等假如他们的理解能力容许的话，他们是应该会得理解的。而对于那些比较真正理解林昭内在个性的人们诸如我的战友们更就将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无论从政治因素或人性论角度上来看都是“很自然的！”何况独夫的一份邪心还伴随着那么一套作法！如果先生们对此终感不可理解，那也只好认为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了！（蒋校：原作“夏虫不可语冰”，现据《庄子》原文补“以、于”两字。）

然而，假如终于有那么一些先生感到不理解的话（可能有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林昭对于人们的不理解本身倒也感到一种不理解。想来想去，除了慨叹彼此在精神状态上的差距太大，真又找不到其它解释。先生们只因为长期以来把独夫捧成了个不知什么东西，所以大约也忘记了、或看不清、或不敢正视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不必等到盖棺论定，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作些客观而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完全可以对独夫有个重新认识。贵党执政以来不必说，大约到抗美援朝以后，独夫于内外诸般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已可谓举措乖张进退失当得一无是处！那末即从削弱贵党的实际政治影响来说，站在先生们的贵楼梯上于独夫的功过本来够了一目了然。先生们叫是一直跳不出那个现成圈子，故不管独夫倒行逆施到如何程度，先生们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唯一的事情也就只是为他收破烂，为他补窟窿，为他垫本钱，等等。没出息不成器之处厥在于此！若谓反抗者这话是因风点火当面煽动！——林昭向来倒是有了话都不怕说，只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怕听。怕听，也得说。我从不因人们怕听而不说，犹如不因人们爱听而多说，我只管那话当说不当说。事实就是这样！即使站在先生们的贵楼梯踏步上论着所谓历史功绩，毛泽东思想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自古以来为王为寇者无不深晓这一条封建中世纪的政治规律：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如此而已。独夫差胜前人之处不过他是适逢其会而去把这一条中世纪政治规律披加上了那该死而又该死的所谓马列主义的外衣！但假如没有那许多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些人里面就有着林昭母系的长亲），又假如没有那许多嫉恨邪恶热爱土地单纯质朴的善良农民

糜首尽命以作牺牲，先生们的一代江山岂能单凭独夫纸上谈兵唾手而得？先生们成天价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高调唱个不止，自己党内封建专制恐怖独裁到如是地步却只一味惜生怕死贪恋着不义的权位以图分取独夫乘兴儿赏与的半杯残羹瓢数冷饭，狗苟蝇附同声“万岁”之余，

曾未闻几人敢步“海瑞”之后尘而直要到今日之下让这个青年反抗者激于义愤不顾死活地来直揭而痛陈你们之独夫的可耻罪恶！挨青年人现成出口骂上一句死完了先生们能有什么价还？先生们总算也起事辛勤创业不易，幸而留得此身至今不死，难道就只是为了坐视独夫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地一意孤行胡作非为从而把你们群体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彻底败坏吗？！难道你们除了把一切比较实在或比较可疑的功劳成绩统统归到独夫名下以便更加有效地鼓励他的刚愎自用任性胡行以外，已经再也做不出其它有些意义有些价值的事情了吗？难道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先生们数十年“革命”“斗争”的唯一成果，就只不过是用尽全力把独夫装扮成一个神化的伪善的偶像而使他得以成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可耻暴君吗？试问且置你们那千百万牺牲者大义凛然丹心煜烈的无价鲜血于何地？！又置你们百十万先行者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汗马辛勤于何地？更置过去年代里为数甚多的中国社会公众——一切同情者、同路人们不避艰险不问成败的正直支持热情帮助于何地？先生们，先生们哪！你们若还有三分未泯的初心未灭的人性，你们当汗流浹背地痛感愧对先烈的热血，愧负国人的期望，以至愧欠自己的初志！只要这样一种局面一天继续下去，柯氏之冤遭不白姑且就算他年命不利犯着晦气，年青人倒敢断言你们的贵党唯一的前途只可能是一败涂地至于再也收拾不起！毫不夸张地说：先生们，你们要毁灭了，——要毁灭了！暴君独夫以及其秘密特务的恐怖统治几乎已经断丧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点活力更室杀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线生机！作为一个政治整体你们已经丧失生命力而临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上了！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假如再也无以自拔，那么你们是决定地要毁灭了！

所说这些似乎颇有干涉内政之嫌，不过年青人也真正叫是没有了其它办法！先生们，你们，你们的那个中央什么玩儿直到你们贵党全体——管是一千七百万还是二千一百万呢！——你们愿意承受以至愿意忍受独夫毛泽东的暴君统治并分担他的一切过失错误罪恶以及耻辱，那也许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算是你们的内政罢，但你们好歹总算是在执政或更正确地说是在一党专政呀！你们的党内问题党风党气在这样一片基础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特别又在倚着所谓的枪杆子也者关门为王的情况下，是必然会对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以至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产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的呀！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个贵党的内政问题了！无论如何，先生们没有权利迫使广大的中国同胞特别没有权利强使如林昭这样的反抗者都来像你们一样忍受这个暴君的统治而分担他之一切恶劣行为的耻辱，作为堂堂神明华胄的黄帝子孙的我辈完全拒绝承担如此一份放弃人权没身为奴的亵渎文明始祖、辱没清白父母的荒谬的“义务”！非但绝不承担而已，还要坚决反抗、彻底揭露以作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斗争！也只是这一点构成为林昭毅然写作这一封信——这份冤状的内在逻辑与根本原因。假如先生们责年青人以写这封信客观上符合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或其它等等之什么主义的利益，那么也叫适逢其会正好挨别人派上了用场。至少林昭主观上全不是为了要符合无论谁的利益才来写这封信的！先生们，作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有血气、有肝胆的“人”咱们除了孜孜为“利”以外，到底心里也还应该要怀有一个“义”字的！是所以这满怀冤痛已至忍无可忍的青年反抗者不能不毅然振笔，慨然陈辞，奋然上书而请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代为你们贵党那个荒凉寂寞死气沉沉的什么“中央……”招魂！——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核心部分，想来它总不至于像柯氏那样没下梢地已经给独夫祸害成了一把灰罢！

不过先生们是好耍倒须钩而好使回马枪的，对于这一点年青人倒也可谓知之有素：是故即使弄到最后不得不确认了这些已经发生下的并如实摆出来的事实，恐怕还不免要像此间某些人似地给这个年青人来上一句：“那末你就一点责任没有？”

有！先生们，我承认我有。在以上分析地叙述事态的过程中我不也一再肯定了自己这方

面的责任吗？在严肃而沉痛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人们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呢！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个性中的真率自恃——少不更事，林昭成了伯仁之死的祸媒！这就是我所应分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这种责任仅仅只是对于死者的！而他也是相当理解甚至寄予谅解的！在第一看守所，去（蒋校：“去”原作“今”。）年五月五日——六日夜里，他与独夫扯破面皮借着年青人之口呼名痛斥时就说过：“你才有心思，她有什么心思，她小孩子！”胳膊有点往里拐过来，不过也是实话！

为着正视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林昭怀着不惜死报柯氏的心情毅然担负起了这份对于死者的悲痛的责任，并竭尽我之所能而为，比如向先生们的贵编辑部写出这么一份检举、揭发、控告的冤状！不仅如此，不识羞的黄毛丫头谨向先生们直认：作为证人，作为原告，林昭还取得了半星（蒋注：小星，妾之代称，半星仿此。）的身份哩，凭着基督徒神圣的信仰起誓：直到他被害以前，林昭对于柯氏除了那么一点个人的尊重——表现为自恃“一家人”加上孩子气再加上那么点儿玩世不恭的比较亲切的顽皮——之外，任在《自诉二书》中不无几句可能被别有用心的用心者所误解的戏言，事实上毫无任何其它意思！然而就从四月十日那一天，就从他惊耗入耳的那个早晨起，一种强烈的悲愤的爱情进入了林昭的心灵。为反抗者的叛逆的女囚爱上先生们之已故的上海市长了！这首先是被独夫弄假成真了的！因为他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去谋杀了柯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氏是为林昭而死了！世间还有比这更真实，更永恒，更不可动摇至于地老天荒亘古长恨的爱情吗？尽管林昭在陈诉于柯氏这件事上同样是初心似水示证苍天，但事情既弄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爱他也得爱他甚至都非得爱他不可了！对于死者的爱情也就是对于独夫的抗议！爱情强烈到什么程度，抗议就坚定到什么程度！这抗议的意义也许还不仅限于对独夫个人而已！只是在这种抗议的爱情随着柯氏之惊耗入耳填然勃发而充溢于我的全心灵以后，四月十日晚上才会愤恨地迸出那句关于杨八姐的话！或许有些人不作如是观故也不甚相信年青人的说明，但我不去管人家信或不信，我只是叙述自己真实的内心！在这种强烈、悲愤而更惨痛的抗议性的爱情里年青人以自己的血写下了《祭灵耦文》（见附录，在第一看守所写而未完，来到此间后方算告成）。而在这过程中，应着死者如生烈魂的感请（蒋注：感应请求，恳请；），在他四七之期那时，在第一看守所用来囚禁我的那间沾满了我鲜血的小室里，这为反抗者的女囚遵着祖国民间古老的习俗以姬人（蒋注：妾）之名为他立了牌位而成冥婚！……牌位是以自己的血给设的，像对于父亲的那座一样。……他是死了，他的肉体死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和世人都将同情愍怜而嘉许我们灵魂在鲜血与苦难之中的结合。也只有这样一种特异的清洁的结合才能配得这青年反抗者之悲凉而愤激的抗议的爱情！假若柯氏活着，那么可以肯定，不论这种爱情或者这种结合都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我们的灵魂而今如何两情缱绻以胶投漆，在林昭可是始终未有稍负自己似水的初心！

先生们，你们将怎么说呢？对着这样一份血的冤状你们所处的地位本来够了尴尬，年青人也明白，而由于这支插曲的出现恐怕就更尴尬了！自来但闻追认党员未闻有追认反革命之说，即使要作此类追认，总也只能根据其生前的行为而不能根据其灵魂的行动。打着无神论者之招牌的你们当然更不能凭着心到神知的死者与林昭灵体冥婚一事来追认他的反革命而列为我们同案！是的，他的灵魂感应而请求我嫁他，而凭着所说那一份强烈的抗议的爱情我慨然同意嫁他并为他守义！这又怎么样呢？莫说对于林昭，即使对于他，先生们又还能够说些什么呢！难道不是独夫下着那没来由的绝情无义的毒手才使他在自己的冤血中无可挽回地解除了贵党党籍的吗？！难道不是你们那至少应负失察纵恶之咎甚至不无通情同谋嫌疑的贵“中央……”什么玩儿应该对他的不幸冤死衔恨抱愧以迄终身吗？！最后，作为一个政治整体而言难道不正是贵中国共产党完全辜负了他至死未更的那一片忠慎自处的赤忱丹心吗？除了力图以那些令人齿冷而别有用意的虚伪做作把他的冤血掩盖起来，先生们的贵中央到底又还做过什么稍能告慰于死者的魂魄的举动呢？故亦无怪在灵魂的密语中他要喟然感慨道是这一世为人做到临了竟然只剩下一个魂！若再离开我他就几乎可谓是一无所有了，闻此哀语

林昭真是辛酸透骨而不禁痛泪横流！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的政治原则啊！这就是你们的做人道义啊！这就是你们的“阶级利益”啊！在你们说来很可能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你们一向只把人当成为某种工具！你们的所谓重视人爱惜人等等，除了在一些情况下是欺世盗名，一般地说其意义也不过就如工匠之爱惜工具！从这样一点出发，死者现在也许——对于你们说来也许是没有“用处”了，所以你们也就全然不顾他生前的种种一切而只是将他弃之如遗了！那好吧！就待这个孤愤嫉世的年青人，这个不识羞的丫头来纪念他吧。只要林昭活着一天，柯氏的魂魄就将与我相互依存！而不管林昭在什么时日里什么情况下辞世长往，我们结合于彼此之鲜血与苦难中的双灵亦必能在上帝的仁爱里蒙恩永生！

你们将怎么说呢？先生们。假如你们说不出什么，那就还是什么都不要说好了。作为反抗者，林昭的一切行动那是“帝力于我何有哉！”而作为灵魂他本来已经超脱于你们之上，更无需你们来承认他的行动！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尴尬的困境你们或者还可以像此间的人们一样摆摆手且走且道：“我们只认得人，不认得鬼！”那倒也是颇符逻辑的——符合你们之极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对人逻辑！

不认得好了，没有关系，只要我认得他！我是认得他的，多谢贵家独夫的“成全”，我们享受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几乎是值得人们羡慕的自由的、反抗的爱情。要不要把林昭学吟的冥婚定情篇誊录几章以请先生们过过目呢？因为没有全部告成，我乃也未曾将它加入附录之中，但从它应该也可以加深一点人们对于事态的了解！……包括对林昭内心世界之感性的了解！……

一夜西南陨将星，馀芒千里落中庭。惊啼不意寰天黑，长号方看匝地青。
碧血相陈竟种祸，柔肠寸断奋书铭。平生恸哭先君后，哀愤似今夙未经。
朝朝暮暮暮还朝，遥夜哭公又竟宵。永痛红妆为祸水，漫云慧眼识英豪。
怀红班姬宣海誓，饮恨孟姜赋大招。惨月朱文谁许说，织成回锦制罗袍。
彻骨伤心知不知，飓风屡搏凌霄枝。迷途良禽原堪惜，遭难池鱼重抱悲。
赛女唯求鸣屈抑，木兰那解寄相思。瑶琴韵断成讖诀，玉辇抛残谢子期！
芳华寂寞第几春，九十韶光亦怆神。北岳义旗光社稷，南冠故剑悼风尘！
摧情孺子伤怀璞，着意君侯请委身。告誓世天由一语：妾为柯氏未亡人！

就是这样，悲愤激越的青年反抗者不惜自居绮罗（蒋注：代称女子。）之名而委身以嫁了死者。这也是处在我的地位上尽我所能来负起对于柯氏之道义上的责任之一端。凭着这样一种为天理人情所容、为民族风习所许的神圣而清洁的结合，我们的灵魂在现世以至在永生中都再也不会分离！而林昭也就更加具有了为柯氏声冤复仇的道义的权利！苦主的身份就是这么来的！对于先生们，对于你们的贵中央，此举可能也会增加那么一点点啼笑皆非的窘迫，但这既不是林昭更不是柯氏的错处。

在这件事情所关联到的四个方面之中，只有他——死者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一点责任可言的，不论从天理，国法、世道、人情乃至从贵家魔鬼政党的所谓党纲党纪政治原则（自然是原定地按照着它们所应有的比较严肃的意义上）来看他都不犯丝毫过失！他是全部事情之中唯一的牺牲者，而且是无辜者，假如你们或其它的人们还可以振振有辞地要林昭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负些责任，（其实为先生们着想倒也许是不负更好哩！假如林昭习惯于像独夫那样不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后果负责，那么至少在人们说来问题倒要简单得多。可惜，前面也说过了：从自幼所秉承的家教庭训开始，年青人就是只懂得作为一个人，我必须对自己的所有行为及其后果负责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父亲才会同意我们的冥婚！）那么任何人直至上帝也不能够、也不应该、也毫无理由要柯氏来对这件事情负些责任！

所以先生们，你们可以不理睬柯氏的冥婚，但却不能不确认他的冤死！

※ ※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

像俗语所说那样，戏文快要唱到头了——天下没有不完的戏文犹如没有不散的筵席！一

切事情都是如此，咱们这封信当然也是如此。

这封为生人死者沥血书冤的长信断断续续地占去了林昭近五个月的时间（虽然我不是每天在写而且还做着许多别的事情），现在应该告个段落了！

先生们以及其它一些看到它的人们可能对这最后一部分最最寄于关切吧？某许多人看起写件来的习惯是这样的。我之某一位看到《思想日记》底稿的师长就直截爽快地告诉我：拿着你那一堆文章，我是从最后面看起的。——虽然他并不同意我，因为接下来他就骂了我该死。

我倒不很害怕被别人骂几声该死，只经常心怀惴惴地唯恐到了什么时候会弄得自己要骂自己该死，存着这样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处，它促令我随时随地——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战斗条件之下——严以律己，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涅而不缁，磨而不磷”（蒋注：{最最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最最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喻经得起考验。语本《论语·阳货》。）的良心！

但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决计不能做，而不应该说的话也绝对不能说！这是无庸赘述的一个问题的两面！

按着这条原则，我能够对你们说些什么呢？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在已经向你们比较全面系统地揭陈了这个年青反抗者所碰到的一切事情（主要部分）以后，我能够要求你们什么？又能够指望你们什么？这个问题正是在写这封信的过程中我不断向自己提出来的，可能人们也在那里想罢，但那是另一回事。我想我所需要想而且应该想的一切，并不因为其它的人想或不想它们而影响我自己。

我能够要求你们什么？这问题首先决定于：我能够指望你们什么？先生们，在发生了如此许多加也加不上甚至叠都叠不上适当形容词语的事情以后，作为一个反抗者林昭到底还能对贵中央党报编辑部里的先生们有些什么指望？是的，林昭身上背着若干待做以及想做的事情，但不论就它们之性质、意义或目的而言我都是很难寄指望于先生们的！你们能不来或则少来加以无理阻挠都已经够了！

我的案件，只要林昭留得一口气在，是不久要将它上诉于联合国的！这里的人们不时地喜欢提醒提醒林昭：别忘记自己是一个犯人乃至是一个已被“判决”了的犯人。那末请人们包括中央党报编辑部里的先生们放心！好教人们得知：林昭对于这一点可以说记得比谁都牢！然而为人们着想倒怕的还是教林昭忘记了更好，因为我是在和人们所说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来记住而且牢牢记住这一点的！这个又坚决又诚恳的反抗者曾一再警告而且企盼人们稍存理智悬崖勒马，但我这种善良的希望和反右当年一样终于落空了！那末抱歉，先生们，正义的自由战士决不容许自己忍受像这样一个齷齪可耻得无比下流的非法不义的所谓“判决”之侮辱！正是这个齷齪判决使我们获得了更充分，更有力的进行上诉之权利！

同样地，柯氏的冤死，只要林昭留得一口气在，是一定要为他料处完全（蒋校：原作“未完”）而伸冤复仇的！那不据你们的独夫也承认：作为一个人，是应得具有着“自卫权利”，甚至于还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呢！若不予以别有用心曲解，这句话本身倒似乎多少带着一点点理性气息，虽然也可能是当年与国民党闹“摩擦”时唱惯的老调，故在强调自己漫天盖地大而无当的“自卫权利”的同时并未丝毫影响他粗暴而恶劣地侵犯他人的种种根本权利直到生存权利！但既然当作一种权利来说，那么天赋人权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如谁也不比谁多！而且神圣的自卫权利本身便要求着神圣的复仇权利！柯氏死得太惨苦，太冤屈了！作为他的未亡人且又对他之遭害永痛负疚至于百身莫赎的林昭于这一份生死冤仇不能不无日无时地中怀如焚而切齿在念！一种权利如何行使另是一个问题且也不免受到或种因素之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权利本身是不能加以讨论的，林昭不想隐讳这一点因为我的情况迥异于今之施剑翘（蒋注：女，1935年曾为报父仇而乔装暗杀北洋军阀吴佩孚不成被捕。参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国学术》22期林郁沁《施剑翘奇案》。）或古之谢

小娥（蒋注：，唐豫章（汉唐郡名，治所南昌）人，段居贞妻。其父与夫外出经商被盗贼申春、申兰所害。小娥乔装为男子在申家为佣两年，手刃申兰，擒拿申春报官，归豫章，入佛门。）），处在我的地位上我已经不再具备了隐讳自己真实态度的可能！

所说这两点构成作为一个反抗者的林昭今日考虑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情的基本立场，而其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需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规律的根本内容之一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个青年反抗者腆颜苟活以迄于今的原由也仅在于此：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还有一些未了的事务或者说未尽的义务，而这两件比较是最为重大的！否则，更早以前的事不说，柯氏惨死那时林昭就已经痛愿殉身以从而追谢他于地下了！在经过了这么些事情以后我的心已经变得惊人的苍老，而我对于生活的感情更变得惊人的冷漠！你们那荒谬绝伦而血腥惨厉的恐怖专政特务统治完全毒化了原本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即使多多少少被那些未了的事务未尽的义务拽着，个人的精神状态还只能是一如往常——仍其旧的既不爱生更不惜死，即如我自己所形容的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反右以来我一直就只是这么地对待着生活！但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考验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本着如此的精神状态我能容许自己向先生们要求什么？而我那两件只要一息尚存非得进行不可的心事又能够指望先生们些什么？这也许比之与虎谋皮还更要充满着万难哩！但既然这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目的，那末只要一天活着，我必定要向我的目的进军！那怕走出一步也好，那怕跨出一足也好，那怕把足跟向前移动一寸也好！个人的力量诚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公义——那庄严神圣巍峨浩大、永存不灭而更不可摧毁的必胜的公义呢！

公义就是我的上帝，公义也是我的力量，只要我始终谨守、坚守而且恪守着义理而行，我就拥有无穷尽的力量，在基本立场上我于先生们既无所求更无所望！

但你总得生活下去才是！——先生们可能会这样说。

诚然，某一个人的存在一定条件下是也可以发挥些他人未必全能代替的作用。肉体生命的价值之一厥在于此，然则在这个问题上反抗者是否需要向先生们有所要求呢？

目前来看，林昭的生命除了肺结核（加上支气管扩张）所加给予我的慢性的死亡威胁，暂时也许还并无要受明杀或暗杀的荣幸。尽管在某许多激愤的瞬间仍不免容易产生不与俱生的“畏罪自杀”的冲动。肺结核之所以足能构成一种威胁特别又因为：从一九六三年初以来

，已经将近三年了，我一直拒绝服药也不愿接受其它形式的治疗。这在最初是由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三月中那长达一个月的绝食期间我受到了粗暴而不人道的待遇，嗣后特别是到了第一看守所以后，类此的粗暴待遇更发展成了直接的非法虐待与非刑残害而且愈来愈严重！这么我也就只能以继续拒绝而且愈来愈坚决地拒绝服药作为个人之一种抗议的回答！

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意义对谁都应该认为是不难理解而其最直接的后果则仅由年青的反抗者本身承受，由于长期拒绝药物治疗加以监禁、绝食、非刑虐待、精神刺激等各种因素，如前所述，刚从第一看守所移来此间时我的肺病已发展到相当沉重至于恶化的程度！但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依然拒绝服药如故。以后可能是减轻了一些，目下的情况则不很清楚。

在受到了那样许多骇人听闻的恶劣虐待与残酷折磨以后，这个年青的反抗者完全具有理由，完全应该拒绝接受先生们之贵“政府”——接受你们之专政机关镇压工具对我肺病的伪善的治疗！这是正确的。而先生们则没有任何理由企图或那怕只是试图强使林昭接受你们所给予的药物治疗，那是不通的！

我不仅不愿服用你们给予的药物甚至不愿服用家属提供的药物！只因为他们在你们这个政权之下工作或至少是在你们的权力范围以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属对于我同样也是“政

府工作人员”之一种！正如此间的人们所说那样：家属的“利益”是与政府的“利益”一致

的！不！无论病魔足以对我构成如何可怕的威胁，我既不愿从你们也不愿从任何处在你们权力之下的人那里接受生命！

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我不知道她们归国后所在的确切地址，但只要能够寄出一封公开信，这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写这封信的过程中有一段时期我曾想过：到最后要十分坚决地向你们提出这个要求！假如那样做，我也有挺充分的权利，既然我事实上是负病在身而且已经由于在监禁中受到你们秘密特务之恶劣虐待而使病情加重至于恶化，则纵然不愿接受你们所给予的伪善的治疗，在你们又何能以此为理由而阻挠我从其它地方去获得药物而进行治疗呢？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谁也没有权利对我说：要求生存就必须套上颈链而忍受没身为奴的耻辱。而作为多多少少应该带有一些舆论机关气味的报社，那怕就是党报也罢，假如我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以至写出这样的信件，按道理说你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代转！特别因为这是任何一家“资产阶级”报社都决计会做的事情，而即使你们做了，那也才不过表现出你们总算是已经开始正视自己

（管是张三或李四亦得，中央党报编辑部里的先生们总跑不了与你们的秘密特务暴君独夫是货真价实的“一家人”罢！）所造成的痛心后果，而并不够更不足以真正补偿林昭所遭受的可耻迫害！

但是我这份坚决劲儿到后来慢慢淡下去了，淡到如今已只不过作为一种心情的叙述而完全不当作一个要求来提出。我着急什么？有什么好着急的事情？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信仰以及意志至少可以帮助我遏制病魔犹如“遏制中国”一样，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她赐与我以这样一份光荣！那么这一点同样也无需乎当作一个要求来向先生们提出。反正，要就是容我从那样的途径去为自己的病体获得上帝所许的药物，否则我宁愿继续坚持不用任何药物！——不必坚决要求，但需坚持到底！

不管怎么，既然已经花费了这么些时间精力墨水和纸张，似乎总应该向先生们要求些什么才是！

我想过要求你们对林昭在第一看守所时写给贵编辑部的那两封读者来信给个答复，那怕就仅仅是关于其下落的答复。但转念一想：不说它们本身已经成了柯林冤案中的间接证据之一，先生们又能有几个脑袋而竟敢到你们的秘密特务头上去动太岁之土呢？想来是做不到的，任怎么提醒先生们应该对自己报社之作为堂堂中央党报的原则性负责也是没有用的！先生们在内心深处必定牢牢记着赫鲁晓夫他们的教言：若是掉了脑袋，原则有什么用处？柯氏还未曾干预甚至未曾稍稍与闻独夫的胡作非为而前车已经见在，先生们能不凛鉴教训而明哲保身乎？得，算了吧！下落是要的，但就不一定非来跟先生要了！

我又想过：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九日初次“开庭”时为了更加强有力地反驳以至反击那一份“起诉书”上关于我们之“活动”之“罪行”等等的一些苦块昏迷的胡言乱语，曾经当场提出过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人们拿了去而且一直未还给我，大约也就留在我们的案卷之中以当一项“罪证”了。先生们于小说、戏剧或回忆录中每每耻笑国民党当初见到青年看红封面的书就当是造反的“罪证”；若有其事，说明他们的特务头脑简单。但脑袋复杂至于自命能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先生们若把这本《各国民权运动史》继续留在我们案卷之中而列为我等造反的“罪证”，那是要成为一个不仅使先生们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更要使普天下有识之士统统为之齿冷的笑柄的。倒是为了更确定无讹地说明自己立场态度才写出来当为此信附录之一的那篇悼文《囚室哀思》，年青人敢说第一看守所豢养的那些饭桶秘密特务们任是而再而三无所不至地清查搜索却始终未曾照看过眼睛，如今以这种方式把

来交给先生们或者也可以算是“自动坦白”吧！这篇悼文倒是颇颇作得自由战士个人之“罪证”的。然则请先生们去向你们那实际不知法为何物的伪法院交涉调换一下怎么样呢？那本书虽不是现在出版，却总之也还是公开出版物，而且是性质极其普通的公开出版物哩！但转念再想：先生们见缝插针已惯，每喜于微言中求大旨，然则即使此事本身于先生们不甚为难，恐怕也会顾虑到其所或会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使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么也算了，就让那本书继续留在那里以当一个谁都无法否认更其不能抹煞的公开笑柄好了。你们积下的笑柄愈多，愈该这作反抗者的拍手称快。那本书也是要，但也不一定冲着先生们来要了！

可是此外还能有些什么要求呢？唉，竟然已经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了！“无欲则刚”的反抗者于先生们真正几乎是一无所求了。但不过为反抗者的囚人既然多少化费了些笔墨而向先生们的贵编辑部写了这么一封出奇的长信，只要上海市监狱确是转给了你们，则即使光指着这份儿对于贵编辑部的百分之五的尊重，似乎应该可以向你们要求一张收条的吧？那末先生们，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请给一张收条吧！假如你们能够，你们敢于对自己报纸的招牌担负责任，那怕就只是担负与年青人这百分之五的尊重相称的百分之五的责任，则年青人完全有理由要求你们开给一张收条！

而且你们怕什么呢？先生们的贵国防部长不已经白纸黑字振振有辞地公开宣告过了么！美国若要派军队来，那也越多越好，来多少给报销多少，“还可以给你们开个收条”——嘴唇皮愈来愈“过硬”了，过去说是不给收条的呢，现在却说连收条都可以开给！那好吗，既然真刀真枪的军队来了还敢于开给报销收条，则任你们怎么“报销”年青人这份冤状亦得，至少收条是更不妨要求开给一个。为什么不能开呢？不惜生死的反抗者都敢写了出来，难道能致生死的统治者们竟不敢收了过去吗？未免太笑话了吧！

这样的收条贵编辑部恐怕还不曾开过，所以先生们的“阶级本能”也不一定充分发挥得上来，——顺便说一句：对于中央党报编辑部里之先生们的“本能”，这年青人虽然还不敢佩服，却也每会赞叹。先生们的鼻子颇足以和老鼠媲美，嗅着那怕是一点点味道不甚中意的东西就要去啮掉的！

像最近那关于下丁家的报道，《解放日报》的通讯原文中引了句农民的俗谚：“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并且还用作了文中插题之一。可到了贵中央党报转载之时这句话却就再也找不到——压根儿没有了！年青人为此不禁摇头赞叹（并非点头赞叹，望勿误会）之不已！说真格的，先生们，这句发散着乡土气息的朴素的民谚对于咱们所混这一行的批判性与嘲弄意义可都是挺强烈的哪！尽管在语言表现上不是那么够了明显。可又得说回来，想来它也和其许多古老的民谚一样：其存在于人们口头上的年代应该是比咱们曾曾祖的曾曾祖那时还长了吧？彼时固然绝对地没有无产阶级，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连马克思的灰祖宗都不知道在哪里呢！那么即算它对咱这行衣饭具着批判意义，无论如何总不体现过渡时期之两条路线的斗争吧！让它插在通讯里也满生动的，干吗非叫抹了去呢？放着它又什么地方碰痛了先生们呢？难道先生们竟然自承了是靠跑江湖变戏法来吃饭穿衣的“玩龙玩虎”的把手么？倒也有趣，嘻嘻！……刮个鼻子取笑取笑，可不作兴打官话呀！年青人只是衷心地赞叹先生们这分儿“阶级本能”。不过给林昭这信开起收条来用不着那么些“本能”而只要就事论事好了。比如：“林昭读者（或读者林昭，或林昭，乃至或犯人林昭亦无碍，年青人没有阿Q的忌讳），今有上海市监狱转来你×年×月×日至×月×日所写给我们的读者来信一件，正文×页，附录×页，共计×页，收到无误。此据。”这不就完了一道手续。未必比耕读小学三年级的应用文更复杂到哪里？可公章不能使着豆腐干刻啊！那是我等小鬼无聊造反玩儿才使上的关防印信，先生们堂堂一家中央党报若拿着跟我们使可是忒嫌说不过去了！……就这么办好了，先生们，请给一个收条，别的这年青人也统统不作指望了！此谓之正生上台而小丑终场！

顺致反抗者的敬意！

林昭（印）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始稿，同年十二月五日完篇于上海市监狱
附录之一：《囚室哀思》

沉重而炽烈的痛悼与悲怆之情像铅的溶液骤然浇注在我心头，阁下，两个小时以前我刚从报纸上读到您遇刺逝世的消息。

第一眼看见标题的那行铅字我的思维能力便如受雷击而变得麻木，简直无法接受它们所宣示的事实；我定睛再看，于是失声低叫道：“啊！”

作为红色中国之一名滞狱待决的青年政治犯尽管同时看到股票暴跌的报道我倒并未十分担心大局：你们的国家并不实行极权政治，是不会因着某个政治家个人的出处存殁而变更国策的；我只是深深为您哀惜：您，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就任至今短短的三年之中已在领导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方面显示出了如此卓越、果敢、明决而又敏断的政治才能。您的不幸去世对于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来说都将唤起深切而真挚的悲痛，这决不仅仅是自由世界的重大损失！

去年我再度入狱之前，恰是加勒比海局势渐趋和缓的当口，一个中国青年——考虑到他的安全我在这里不能对他作更多的说明，特别因为除了上帝谁都还不知道这篇文章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或被什么人发现——给我看他自己写的一封信。信不挺长然而热情洋溢，充满着对受信人的爱戴、敬佩、感谢与尊崇。

——总有一天我要来，是的，我一定要亲自来谒见您，向您当面表达决不只是我个人的敬意！——信的最后写道——从现在起这将成为我毕生最大的理想之一直到它实现！

我问他如此景仰的受信者究竟是当代世界哪一位伟大人物？他微微一笑，低声说出了您的名字……一九四九年连我都还只在少年到青年的边缘上，而他比我更年轻。无论如何，愚民政策之把一切脑袋定型化的努力看来终于是可悲地劳而无功了，它甚至不能使像我们这样单纯的脑袋盲目仇恨而嫉视自由的家乡以及其伟大的儿子，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它终究不能使我们不爱自由。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最动人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您自然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他没有寄，因为即使寄出了您也还是收不到的。阁下，我们生活于其下的这个制度之美妙的程度是其他地方尤其是你的国家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

但这个我可以凭着十字架起誓以确证其完全真实的小故事多少能够说明中国大陆上很多青年以及民众对于您的感情，这种感情虽然只能在私下里流露却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我们这里的统治者几乎天天都在别有用心地攻击、漫骂而诋毁您的名字，我可还只是听见许多人带着殷切的期待、希望与信任悄悄提起它。人们盛赞您的政治才干、眼光、手腕以及魄力，确信并且坚信您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怀抱着真挚的关切、同情与悲悯。甚至传说（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听来！）您每每在餐前祈祷中提到中国之困苦饥饿的亿万民众……

囚室里的光线渐渐暗淡，下起雨来了，而且愈下愈大就像是苍天滂沱的痛泪。当您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离开世界时，造物主是会为了他所爱的人类一哭的啊！

而那愈来愈阴沉的天色也就像我的心情。是的，我也曾怀有和所说那位青年同样的想法，……虽然也许不如他那么热烈与迫切却更冷静而自信。但我们这一梦想或者说这一理想再也无从实现了！即使当他日远涉重洋来到你们的国土，所能谒见的也已经不再是您本人而只是您的陵墓。

我想起历届美国总统暴卒的那个神秘记录，您的逝世恰巧又为它增添了一枚环节，紧挨着您之前的那一枚是一九四五年罗斯福总统的脑溢血。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但在家庭气氛和时代风暴的双重影响下已经开始懂得关心祖国以至人类的命运了，所以罗斯福总统之死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强烈。像您一样，罗斯福总统也是处在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上而竟未及目见自己所辛勤致力、亲手缔造的光辉胜利。唉！人类之伟大的朋友，天父所宠任的儿子呵，你们究竟是羞愤的魔鬼索去的祭献，还是仁爱的上帝付出的牺牲？！

我潸然欲泪，眼眶不止一次变得湿润然而没有哭，有些悲痛就其性质而言是不能化为泪

水的。作为一名不惜杀身尽命决死以抗暴政的自由战士，我于您的逝世有一种难以言辞形容的深切而严肃的哀伤。您的家人骨肉的哀伤自然比我更深切，您之政治同道们的则或许比我更严肃，但我却兼有着二者。那些对于我们所处境遇缺乏真正理解与关切的人于此可能会感觉诧异，在愚民政策的重重封锁与百般壅蔽之下我只能读到您不多的言论而且是被割裂得支离破碎的，但即使只是片段的三言两语也仍然焕射出无比强烈、无比诚挚的人道感情，因为它们表白着一个深邃的头脑和一颗高贵的心灵！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记得您说过：“一切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您说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人还受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啊！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美国人，您向我们——当代中国反抗暴政的青年战斗者更深刻、更广阔地揭示了自由这一神圣概念的丰富内涵，从而更加激励了、鼓舞了我们为她奋起献身的决心、毅力和勇气！您是我们群体和我个人艰苦战斗事业中的思想伙伴和精神导师，请容许我自居为您的一个无名友人！

今天是安息日，也许您的丧事礼拜已经在距此万里之遥的地球的那一边举行。监狱沉沉听不见晚祷的钟声，我却还是徐步走向窗前默然献上心的祈祷：安息罢，伟大的灵魂！在上主的怀抱、主的怜悯与爱抚之中长眠而安息，交托出您曾为之劳碌辛勤以造福人类的工作重担，等待着那福音传遍地极天人齐奏凯歌的救主再来的时辰！

总有一天我要来，是的，我一定要亲自来谒见您——谒见您的墓，向您献上不止是一把花束而是我们、当代中国青年群这一份景仰与追思的心！尽管从世俗眼光来看似隔云泥，我们实在并不生疏呢！当您在生之时，对于自由之无比崇高、热烈而更美好的共同感情超越着地域空间，超越着诸般人为的障碍紧紧系连起我们的全部思想、意志和斗争行动而使我们在她的名义之下成为兄弟。如今您之在世间的生命虽已中止，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且活跃在基督的爱里。那么您的在天之灵必定知道：今天，在距您祖国万里之外的地方，在我们生活这地球的另一边，在红色中国的某所监狱中，一个臂上披着镣铐创伤的青年自由战士强支病躯以草茎为笔，就着最简陋的墨水和纸，凭对铁窗仰望遥天默默写下了对于您的悼念和哀思！

一九六三、十一、廿四夜雨中；廿五日改定；
一九六四、三、廿三重眷；
一九六五、二、十八又眷；
八、十九——二十再眷。

附录之二：秋声辞 并序

在狱三秋，侘傺长恨；秋心秋绪，郁作秋声。即用鉴湖女侠断句为韵，并作辘轳体以敷衍其意。有愿补石，不避续貂，回环往复，声气尚应。后生其再来人欤？抑前贤馀烈之荫也！

哀时明志，未辨今昔，成仁取义，誓继踵武。 一九六三年十月林昭自志
秋风秋雨愁煞人，凭对遥天吊荆榛。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
为悲寂寞求同气，敢避艰难惜一身。夜夜肠回寒蛩泣，丹心未忍逐青磷！
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青衫泪浥朱颜悴，碧血花催白发新。
决死精卫战浩荡，伤心子规哭沉沦。齐家报国犹虚说，愧负望殷父老亲
哀江南赋墨溶尘，抱恨楚囚志未伸。霾露霾霜瘦生菊，秋风秋雨愁煞人！
宁随兆庶盟朝日，岂戴独夫蹶佞臣。唱彻招魂金铁寂，肝肠百沸湿罗巾！
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
赤水赤原病体国，秋风秋雨愁煞人！此身定化干城剑，贯日横空泣鬼神。
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第五伦。翰墨请缨彰素志，榛苓补石证前因。
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仁。莫笑猖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

附录之三：自诔

(一九六四年二月 血书)

眼枯见骨，心死成灰，抱病郁痛，天乎冤哉！
家国多难，予生也哀，素丝欺墨，歧途方回！
失足自怜，回头百年，初心似水，指证苍天！
永昼频迫，夙夜忧煎，意存碧落，恨穷黄泉！
作贼奈何，百身莫赎，坐令兆众，遭此楚毒！
风尘寂寞，天涯沦落，黍离歌残，铜驼没绿！
故剑茫茫，故园就荒，举世无道，我适何邦？
穷途猖狂，载哭兴亡，九畹芜秽，五内摧伤！
百虑重忧，谓我何求，恻念来日，血泪交流！
已歌燕市，无惭楚囚，子期不见，江波悠游！
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山川桴鼓，河岳鸣笳，魂化雷电，肠断桑麻。
风雨长宵，平旦匪遥，捐生取义，岂俟来朝！
志节皓皓，行状皎皎，正气凛冽，清名孔昭！

附录之四：血诗题衣并跋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蹈海鲁连今仍昔，横刀阿瞞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鼎镬罗前安足论，此身未惜叩天阍。桑麻奄绝中原黑，邦国殄凋大野昏。
遗老长吟怀彼黍，逐臣痛哭赋招魂。治平从约何相负，请化阳春照覆盆。

惊飏为我自天来，一曲清笳动地哀。墨菊素心侵夜吐，寒梅铁骨凛霜开。
补成完宇疎民困，挽得狂澜免劫灰。万木森然非佳兆，九州生气恃风雷。

铁铸九州血泪滔，知君潜忤故封刀。百年基业矜雄杰，万古云霄亦羽毛。
愿释前仇归宿逋，更留余地容新苗。彼苍浩渺真无极，莫与天公试比高！

多情每笑钟离春，忧国何因自呈身？巾幗从无儿女想，冕旒合与江山亲。
茹冰苦志应穿石，守玉清操岂染尘。幸惜令名全圣德，贞娥匪比息夫人。

永夜沉吟彻骨寒，瑶琴寂寞对谁弹？心存得失崇朝计，情怯是非来日难。
怨毒遍栽根颇固，虎狼近伺意何闲？英雄暮年要深省，正视前途十八滩。

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罪己布公称大勇，归仁谢谤见真明。
舆论士气必张护，民权世潮毋玩轻。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

李洪三世悼终军，历劫归来日未曛。伐骨亲仁先复礼，洗心偃武以修文。
众生堪念当离历，吴帝垂怜犹待君。宝筏迷津迅受渡，好成正果上青云。

东海沧波万顷愁，孤飞冤禽恨悠悠。悲亲位具难安魄，愧我项存未断头。
桑梓兴荣便足愿，邦家丰乐更何求？微明不邀宸聪虑，一腔沸血烛天流。

（跋）

无题九章，以当绝命，自伤身世，更痛家国！
殉道有志，弘道无得，肝肠百回，泪尽继血。
苟延为公，尽命完节，后事再来，海天空阔。
瑶琴韵断，悲笳声咽，吴帝灵爽，怜儿清烈！

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林昭自题于狱中

残喘赘疣，夙愿取义。敢谓成仁，白云知耻。
立身敦品，千秋清议！生也何欢，大节正气。
三军罢帅，匹夫励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日月经天，江河在地。君王不谅，有死而已！

一九六五年三月七日再题

附录之六：《“起诉书”跋语（血书）》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在第一看守所收到彼等使家人送来的用品、棉衣及食品若干，此为在押于“一所”期间唯一得送入副食品的一次。计有肉松一袋，原汁猪肉一罐，去纸粒糖一袋，饼干一斤又二两半（旧秤四两）一小盒等等。此外并有水饺二十只，是原系心存疑似故意写上者，不料真会使家人送来而且特地唤至审讯室中由女监看守——鸩儿婆子们蒸熟与食！林昭何人？！此举何意？！对之震愕，咽不能下！三日之后（十一月九日夜间）即真形毕露图穷匕现矣！十一月十日起绝食十天，至十九日始进稀粥。（十一月二十三日，严亲殉难四周年忌辰以鲜血设立灵位后开始复食。）在此期间屡要米汤而靳不与，必使从鼻腔灌入甚至以来沙而溶液浸泡橡皮管以图刺激粘膜溃烂（后果浮肿刺痛），等等诸般不入常理难以想像之十恶不赦无赖手段，洵属血书指诉亦不能尽也！十一月十六日(?)所谓的检察院伪职人员前来提审，入室未能作一语而鲜血殷然已见随声咯下点染遍地！是日已将此份所谓的“起诉书”遥遥相示，至十二月二日晨唤出授与，一瞥之下淡笑而受。问尚有何话要说？答以慢慢再说。又三日（十二月五日）再逢接济，只使家人送入草纸一刀并蛤蜊油一盒——暗喻揩揩屁股光光面庞之意。见而淡笑道：得跟家属要几块钱，作犯人的未知何时判决何时移动！同日下午而所谓的审讯开庭丑剧以作！——此二张（指作血书之纸）是当时包入蛤蜊油之纸也！

林昭志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

（附：“起诉书”）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64)沪静检诉字第四二三号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

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莘，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

江苏省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份，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得中断了学业的！），住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一九五〇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注曰：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纽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而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注曰：应为中国文学系新闻专业），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灭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本市休养，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注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忒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注曰：苦块昏迷，语无伦次，却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声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注曰：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团体的“幕后军师”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注曰：借用我们少辈英雄中某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就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被告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在幕后为反动集团出谋划策积极活动（注曰：果然“幕后”来了！没有关系，既有监狱，则总得有人进去坐坐。否则你们这些特务伪职人员岂不要面临失业恐慌？）而沦为右派，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共谋（注曰：见笑大方得紧，连文法都不曾通！好象在《广场》编辑部及其一切分支外围组织里居然还剩下个把没被你们冠以所谓“右派分子”的称号者似地！）由右派分子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注曰：一切国家的革命都少不了争取外援，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且不仅是作为概念上的整体！更因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从来不分彼我！“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国父孙中山先生起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过遵着前人的榜样而已！）陈奉孝正在实施偷渡时，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以后，张元勋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继被公安机关逮捕后（注曰：当时我们是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如此阴险刁狡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被告竟隐蔽地继续活动（注曰：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她通过右派分子孙和的关系，于一九五八年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注曰：是我们同时代人中的将才！），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注曰：“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倾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辍！“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同张春元和继而认识的右派分子顾雁、谭蝉雪、苗庆久等人联系，采取通讯、串连的方法，组成反革命集团（注曰：造反没有公式的！伪善的语言才公式化得可憎！），张春元同被告商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自赞曰：是名清新可喜，不落陈套！），要以反革命武装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嘲曰：你们除了武装就是武装，只晓得武装，别的你们还晓得什么？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将来倘或无子无孙，大约也只消到枪杆子里去“出”！）他们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聚会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进行造谣污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宣传鼓动（注曰：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有多少像这样的小册子！——由

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判性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制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慌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海鸥》，为张春元印成宣传品，《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则登载于《星火》第一期上（注曰：竟然连普洛米修士与海鸥都要“反革命”，可见这一“革命”之该反而且非反不可已到了什么程度！）；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国各地散发《星火》而收集我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的任务，妄图以此策动我公职人员反对党的领导（注曰：管是什么“人员”也罢，好像人们对于尔等之“领导”的反对竟然还需要“策动”似地！未免忒嫌自作多情了罢！）该反革命集团为了继续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派遣谭蝉雪偷渡去香港，当谭蝉雪实施偷渡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被告同顾雁共商对策，销毁罪证。（天哪！居然也知道标点中除了逗号之外还有句号的！那么早该用上了！这么一大段儿撇撇撇一直撇下来，看着多累哪！“被告”未敢设想拟稿者是如此一通到底的通才，我还道那架打字机上凑巧缺了个“。”——句号铅字呢！）

被告林昭，由于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注曰：狗屁不通之外，更兼无理可恼！由于我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才使我在白色恐怖之下就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参与中共苏州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并甚至为此被列入于当地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家庭出身”云乎哉！）和父亲彭国彦因反革命案被我打击后，于一九六〇年畏罪自杀身死（注曰：一派胡言，文过饰非，可恨可恼！却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若果如此，则至少也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个美好制度之下的活“罪”比之死“罪”还要可怕而可“畏”得多！）因此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注曰：“楼梯上打架”的仇恨罢了，何“阶级”之有？），在逮捕以后，就一直不思坦白认罪（注曰：你们如此罪恶滔天！还不肯认，林昭反抗无罪，当然不认！），后因患肺病，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予保外就医。（注曰：是你们叫人“保外就医”去的！没有谁个求“准”！）但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从“反右”以来迄于今日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以下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嘲曰：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恐吓信！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不仅需作住院鉴定而已！），信中自称是右派“群体中的一分子”（注曰：事实如此！），恶毒地咒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是“暴政”（注曰：事实如此！），污蔑我反右斗争，狂妄地宣称“我们是不会后退的，”“要以最后的一息献给战斗”等。（注曰：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还用书面答辩的形式，将反革命文章寄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注曰：否，是通过你们的户籍警先生传递而去的！），文中造谣攻击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惩办了“善良”的人（注曰：文中所“造”之“谣”颇多，似是而非地摘此区区一语全未概括得了！那份书面答辩提纲挈领者三，记忆犹新，不妨在此回顾一下：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什么罪过，而正是统治者对我们犯下了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罪行！），并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注曰：像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还不该誓死反对，则诚恐普天之下更无值得人们誓死反对之物！）被告还在医院（敬问曰：什么医院？何不明写？）的墙上也涂写了《自由吟》等反革命诗词。（注曰：“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正大堪发噱！那首诗并不长，完全可以背诵而添录于此以当“反革命”的注解之一。诗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当主题，以下各章反复咏叹，依次是：“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照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奴囚！”“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

长！”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哪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来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泓参加，同黄政一起制定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政治纲领”、“战斗纲领”和“盟章”（注曰：管它何“纲”何“章”，总是本人手笔，未便由黄政掠美。），确定了以右派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担任“盟的各级组织核心”的组织路线（注曰：不像你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右派分子”们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一组织基础确系先生们的贵党之所制造而提供，后来人谨表谢意！）和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辟。（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三、为要同帝国主义勾结，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动勾搭（注曰：恶俗已极，其心可诛——言为心声，说明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无国籍侨民阿诺·纽门，要纽门帮助其偷渡出境（注曰：无是事，且无是想！林昭的戏不是如此唱法的！要如此唱法倒也简单了！），被告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注曰：答辩姑置勿论，连给你们委派之校长的呼吁都是“反革命文章”，说明先生们真正已经苦块昏迷得丧失了最起码的理性！）交给纽门，要他设法带往国外发表，妄图在国际上扩大反对我党我国的影响。（注曰：岂敢！也不过是尽力而为地做一些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监羁押。（注曰：收押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由你们当庭宣告，事实俱在，怎么可以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呢？怎么会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的呢？这一个多月里已被“收监羁押”的“被告”又到何处去了呢？兹事体大，因为关乎到刑期的计算，故非力争不可！）竟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早说过了。我只有一个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注曰：自作多情得令人作三日呕！“人民”在公共厕所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所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注曰：林昭曾说之至再，监狱不是争取入党的地方！）。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注曰：又是故意给人们脸上抹灰！她是政治犯呢！）灌输了反动思想（注曰：胡言乱语！除了你们靠以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注曰：还公然举行了加盟仪式呢！），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注曰：绝妙的小说情节！），还教唆张如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动摇信念”。（注曰：我自己倒忘了。其实，说过的话也不少，随便找两句出来便得，何必臆造呢？）同时，在监所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嘲曰：夫自有政治起诉书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者也！岂惟捧腹，直堪喷饭！我故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所谓的法庭受审时首先便指出：“起诉书”上漏列了我曾在监狱中建立一个军械局与三座兵工厂、两个军火仓库的重要事实！几曾听到过光凭口舌可以进行暴动的呢？敢则那所谓的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等全是凭口舌来进行的吗？怪不得人家说共产党的天下干靠嘴巴得来的！）还先后写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为《牢狱之花》（注曰：《牢狱之花》多哩，有一百多篇哩！还是一九六一年写起的，你们可见了几篇？怕也不过是从我的片段引文之中见了一个题目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吧？是不当在吠影的一犬之列而只当为吠声的百犬之属！）《提篮桥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注曰：还有小说、戏剧、论文、散文、纲要、传单、信札、照会、宣言、讲稿、呼吁、抗议……种类繁多不及备载。总之，当世奇才，一代完人！）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注曰：应为十九日）写的《绝食书》中，狂妄地说：“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注曰：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闻！）一系列（注曰：应为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注曰：除了“人民”两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青的反抗

者引为无上荣誉！)

上述事实，有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注曰：算了吧！那有这么回事，影儿都没有！），经上海、苏州、天水等地公安机关的严密侦讯，搜查林昭所收集起来而写的我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及反革命集团成员间来往信件，还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传品，有被告同黄政合写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注曰：说了是我写的不赖！），有监所和医院（敬问曰：到底什么医院？真正现丑丢人！）转来的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诗词、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团成员张春元、顾雁、梁炎武、谭蝉雪、苗庆久、孙和、黄政、朱泓、张如一等人和帝国主义间谍阿诺·纽门的供词，及同监在押犯人（注曰：要么是你们的狗！）的揭发，等等。大量人证、物证。（注曰：按所谓的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在则应明白列入，不在则当予掷还，为感！)

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林昭长期来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立场，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谋出版《星火》刊物，进行造谣煽动，阴谋偷越边境叛国投敌（注曰：是可忍孰不可忍：祖国不是你们缔造的！她倒只是被你们所败坏！）在保外就医期间和在监所中进行了一系列（注曰：又是“一系列”，看来打字机上刚缺“列”字！）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勾结帝国主义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注曰：比如写出此等语妙天下的所谓“起诉书”来，便即垂死挣扎的好例！）实属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为此，本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比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注曰：官话连篇，不知所云！尝闻有酷喜放屁者作打油诗曰：屁乃肚中之气，那有不放之理？谁要干涉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份所谓的“起诉书”大致亦只可作如是观。）

此致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检察员：吴泽皋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注曰：用这个日期是别有用心的，表达着某种暗示或者是作某种掩饰司马昭之心的无效的努力。）

附：被告林昭押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

（注曰：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

林昭 自志（此两行原以血注）

附录之七：《判决后的声明（血书）》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而盗用着法律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的无上光荣！

自来善恶不并峙即如“汉贼不两立”，你们这一非法的可耻判决从另一方面看恰正是林

昭个人战斗生涯的上好见证！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之林昭的苦志清操大节正气！更证明你们的欺骗、引诱、迷惑、试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残、残害等种种一切鬼蜮伎俩，终于不得不在反抗者坚毅不屈贞烈无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彻底失败而完全破产！

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还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够。是的，我应该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藐视它！

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宄——歹徒、恶赖、窃国大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

主历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附录之八：《血衣题跋（血书）》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於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之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

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白练。八月下旬某日重遭女监众鸨婆掳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左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萱亲胞弟，覩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将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於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53号囚室

无题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1960—1968写于狱中)

啊，大地
啊，大地
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泪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1960—1968写于狱中)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滴滴流成河

……。

(1960—1968写于狱中)

《课 卷》（文艺通讯）

练习一

教授，您好。

“北斗星村”里的珊卡在校园的桦树上刻道：“学校，你好”，而现实生活里的林昭在囚室中以钢笔写道：教授，您好。

今天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日，而当作开端，以上这两行早在整整两个月之前——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或更早的几天里就写下了。当然构思它们的时间还要更长些。前辈人物的教授一定很知道：给文章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开端，跟作一个可称恰到的结尾几乎同等的艰难，假如不是更加艰难的话。——不，并不更加艰难，比起开端来还应该是结尾艰难一些。千里之行可以始于足下，然而为山九仞凉乎功亏一篑，是故君子每以慎终如始！

“你要给我写些什么呢？小鬼！”……也许我的教授要想了：这么地，沉吟一下，抬起眼镜……（您在某些时候也偶然地戴着眼镜，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这一细节曾经给我留下过印象，可我记不起是怎么瞥见的或怎么知道了的！……）有没有微笑一下的心情呢，教授？

在我，我很愿意努力作一个微笑，假如我的心情不是如此苍凉的话。这一缕致命的沉痛的苍凉，永夜长日无休无止地化为我灼然热泪，引发我惨厉的悲歌，沥作我点滴的鲜血并最终缭绕于我的毫端，喷薄为我文字中如火山熔岩般又凝定又波动的起伏难平的狂热的哀愤！这种苍凉为我们这别具一格的师生关系中带来了也许是相当多的或大或小的不愉快。不幸得很，它正是我心情的基调而且是无法改变至死方休的基调！

虽然，在另外一些比较开朗的时候，这年青人间或也带着如您所知道的——如我在其它地方所说到过的那种亲切的顽皮心情来想着我的教授。一个不无孩子气的好奇疑问每每使我自己发笑，我的教授背地不知叫我什么更不知骂我什么？小鬼？小东西？小家伙？还是鬼丫头？甚至或者像他有些时候那样似恼不恼地骂上一声“这小坏蛋！”挨两句骂没有关系，长者么，我有兴趣想知道的只是：您怎么骂我？

“那么你怎么骂我？”

没有，教授。在某些情况下也许声东击西、借题发挥地发过几句牢骚，可从不曾专使上过一个什么词儿来骂您。一般地说，自己是后生对着年长者总该存些礼体，别说您了，跟他已经这么至亲至近，我可是老还不曾找上个骂他的词儿来。有时恼了，想骂声坏家伙，赶到话儿出口却只剩了句好坏或者你坏。也就为他总是比我年长，自己觉得不那么好意思。

“可是你到底要给我写点什么？你这小鬼是什么都写得出的！”

要这么说也可以的，教授，我的笔跟它的主人一样：不大忧愁天下有为难事儿。不过既

然是操在一个自尊的主人手里，则无论写什么它总还得遵循着道德原则。

这所谓的道德原则是从其广义上而言。比如说：——任举一例——真正懂得自尊者应当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再提高一步则或可谓之：尊重外界，确认客观。我认为这不仅可以成立为道德原则之一条，更且颇可据以判别人们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各方面是否健全正确。

曾经看见过这样的文艺作品，描写人们登山、出海、攀上了岗峦，战胜了洪涛，于是高山“低头”了，大海“屈服”了，“被踏在人们脚下”或者“可怜地驯伏着”等等。

我并不认为自己保有最正确的文艺思想，然而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样的描写！这些描写在技巧上极称拙劣廉价，使用的手法又那么俚俗轻脱；既不曾真正写出自然风貌，更不能如实勾绘精神世界，故丝毫都不能唤起读者之衷心内在的美学感情。即使就只为了（这原是一目了然不言可喻的）要达成那些作者之抬高登山出海者的主观意图，这也不是一种会有效果的好的方法。至少我总不认为它是。

之所以不认为它是，我就仅只根据着上述那条道德原则：人干什么都应当尊重对方——尊重对象。不尊重对象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不尊重甚至亵渎自己！除非那对象实实在在地已经没了任何一点可以尊重之道！于社会中如此，于自然界同样如此。试想高山若是能以“屈服”的存在，则登山者的豪勇气概何足一道？大海若竟然显得那么“可怜”，出海人纵然武威耀扬又值得几钱？反言之，高山若真是个小土堆或大海真像个小水洼，那么致力于登山跨海其实质意义也不过只是类乎小孩儿爬土堆淌水洼那么无聊可笑的儿戏罢了，更何值得笔之于书、写之为文呢？还是看（著？）录一句我和自己战友们开过的玩笑罢，我曾道：与其以贬低对象来抬高自己，你不如以抬高对象来抬高自己，这倒是比较更为可靠而有效的办法。

玩笑当然只是玩笑而已。抬高对象也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不能游离于其真实面貌。否则，盲目抬高与曲意贬低也同样都是偏向的极端而不能算为真正尊重了外界。曾见私家笔记上著录的野话，说施耐庵水浒中那一段有声有色活龙活现的景阳岗武松打虎，实不过是脱胎于他所见的邻家童子打猫。真个如此的话，那就也还因为猫与虎在形态特征等方面不无相象之处（民间传说，老虎还是猫子的外甥呢！）多少有那么一点可供提高或者加工的现实基础，故施耐庵得以凭着想象照猫画虎。假如邻童是在捉蝓蝓或斗蟋蟀，敢说施耐庵任有如何优异的文学天才而善于想象，他也绝对加工不出一幕武松打虎的场面来，因为蟋蟀和老虎相差得实在太远太远了！……即使真是打虎，写得热闹或写得冷清，其效果也大有不同。而这问题又关乎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当然地，是作者的笔；教授，您说我们这笔呀！……

……

书生的宝刀是三寸玲珑笔，
却能与百万貔貅赛英豪：
挥管时电闪星掣风雷动，
落纸时毫光现同日月高！
掠过那深山大泽洪涛起，
埋藏于金匱石室云霞绕！
遗失在茫茫丛林山魑哭，
沉入了万丈深渊蛟龙号
这两间正气的英华所聚，
吞吐间舍容能将宇宙包！
…… ”

（引自牢狱之花：磨刀）

另一方面则还是那对象，或说对方的形象。老虎，即使在搏斗中它也只是为搏斗而搏斗，并不懂得应当如何去树立与爱护——保护自身的形象：但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特别是已经

卷进了人类社会之最复杂的政治领域里，我们恐怕就不仅需要懂得更还需要十分注意这一点！只要这种注意保持在律己以严的限度之内而并不达到伪善的程度！据此而论，尊重对象固然已经是尊重自我之密吻无间的一部，但除了尊重对象更还要无时或忘尊重自我！不论于自然界或社会中其理同一。教授，能表同意于学生的论断与推衍吗？

您也许会回答：“文艺理论可不是我的专业。”一样的，文艺理论也不是我的专业，但在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养成的深思习惯中我一再发现：很多事情事态尽管纷呈各异，其事理却常是能够融会贯通的！而从事理来认识事态是较能获得更高的概括性与更深的穿透性，这么也就更有利于训练自己的分析能力以至洞察能力。这点儿愚者一得乃使我对祖国民谚所谓的“行成于思”有了更好的理解。特别因为有许多事情是经不起一思再思直至三思的！

对于这个尊重外界——尊重对象的命题，除了尊重自我是其藉以成立的必要基础而外，人们同那对象的根本关系也不能不在很大的程度上给它以影响，即使就是对于无生命的自然体也罢，若能持着如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所说那种比较客观而且达观的态度，所谓“盖将自其变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恐怕靠不住要默错字的呢！得请教授只罚面壁免打手心才好！……）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那就一定不会把那种机械、僵化而且顽固腐败得与时代气氛文明思潮全不相容的、以民无二主天无二日、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为其实质内容的所谓阶级观点也者甚至应用到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去！

假如我是登山者，我决不认为登上了山顶就是征服了高山！高山不因我登不上而高，同样不因我登上了而低，不论我能够登上与否，作为客观存在它总有自己之确定的高度！假如我是出海人，我决不以为战胜过风涛就是驯伏了大海！浩瀚的海水永远不会保持平静，作为出海人也永远得准备着闯入风涛！不，既然选择了登山出海的道路以及目标，我的生活中自必定会隐藏着危险以至死亡的阴影，但高山的存在并不只为了毁灭登山的旅人，也如同大海的存在并不仅是要吞噬出海的水手！一九六一年在“思想日记”的某一篇里我就写过道：与其说自然是人类巨大的敌人，倒不如说她是人类永恒的母亲！

可是对于人们，对于和我同类同属的人们呢？……也许这不像对于自然那么单纯——比较起来，对于自然总比较还算是单纯的，假如不能算是简单的话。社会问题（当然包括政治斗争）的广泛规模往往不如自然问题而复杂程度则过之，特别因为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所必须面临的对象已经都是有生命有智慧有思维

能力的理性动物！但不管怎么，正如在“告人类”的未成稿中以自己鲜血所写下的那样，我总不相信在上帝为我们预备下的如此浩大的生存空间里人类之间有非得性命相搏你死我活的必要！

所以，教授，您现在可以看到（也许早已看到）：这个稚气的小鬼至今还总是以一个学生对待书本的那种态度来对待着我所遭遇、所撞上、所必须面临之各式各样的对象！学生与书本之间可能存在许多形式的关系，只除了你死我活的关系！我研读书本，但并不“消灭”它们；我读不了或一下读不完——慢慢读，这个学生别无他长但知锲而不舍滴水穿石，但没有读完或暂时不曾甚解也不等于它——书本“征服”了我！我喜欢或不喜欢读某本书那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个人所持的态度可能程度不等地影响一些人，但归根到底并不足以影响那册书本身的存在！——不能决定它固有的价值！假如它具有存在价值，那么它会得存在下去的！假如并不具有，那末它是会被淘汰的！个人的褒贬与否未必足以改变它的基本价值！反之，不管某本书被认为如何地有价值，我爱或不爱研读它这总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人类的知识宝库是如此之浩如烟海，象空间一般宏大，更像时间一样无尽，看或不看某本书即使对于个人的知识领域又能具有多少意义呢？

对于一切染着中世纪气味的意识形态，像这样一种态度那是十足地够了异端色彩，然而这岂不是个激进地独立的自由主义者的本色吗？您看，教授，即使对于无生命无灵性的物体，作为一个自尊的人我也还相当尊重着对象哩！

所以，教授，请别过于担心这小鬼会要写些什么。当然，假如我从现在起仅向您提出关

于爱护自身形象的问题，那么这多少也体现后生寄予的某种关切，尽管您也许——我不知道您是否会得感到需要。不，这不单单、绝不单单是在对待小鬼的问题上，虽然这也是一个部份，而且未必就是毫无意义不必考虑的部份！……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一——十五日）

（思考题：人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一再要我“承认现实”的？）

这个习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而现在我准备向我的教授交卷。我没太考虑您能给打多少分数，在我想来，只要不交白卷，三分（及格）总该有的。想当年考试于北大中文系时那可不是吹，除了五分（优秀）；连四分（良好）都是记分册上难得见的稀罕；但转入社会大学政治系之后问题就比较复杂，有许多课程的成绩须待大考论说，而不是一两个练习、一两次测验所能得出的了。

“你什么时候承认过现实？” “连个人都没有！”……类此的责语在自己心情比较和平的当儿想着想着偶尔也会忍俊不禁：是的，大约从“思想日记”以来，林昭使用的这一门无人战术那是叫人们相当地悻悻然莫知所可——谓知之也不可，谓不知也不可。然而我又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啦？几年以来迄今为止林昭只写过两份给同一人的指名的陈诉，而其唯一的后果只是造成了他本人……柯公庆施的惨死！教授，纵然是在最冷静最克制的心情之下，您教这年青人也还能说些什么？

“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诚如古训所道：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但是，教授，请您想一想，作为你们那一圈又一圈直到最小一道圈里的人物，就把这伤心饮恨茹痛几狂的青年除外去，天下之大也能有几个人信得过你们对于所已经发生下的事是自始至终不知情的呢？！当然，假若真地那样，那也就说明了而且十分深刻地说明着问题，但我于此总感不能无疑！我想异日人们也必定不能无疑！

这份儿怀疑早在去年四月间柯公遭害以后就产生了！在第一看守所那间窄小的、幽暗的囚室里我每每一眼不眨地定睛盯着报纸——盯着你们那些照片——盯着照片中那些去到柯公灵堂“致哀”的当代人物！盯得常常忘了时间更忘了一切其他，人像木偶似地毫无声息毫无动作——我要从那些留下一瞬间的形象上

读出你们的内心！你们究竟知道吗？先生们，你们手上也染着柯公的血吗？！假如染着，那又染到什么程度呢？……作决议云云自然是一句僵激人们的气话，年青人纵教幼稚也可以想象：决议，倘若要作呢，可也不是这么作法的！几十年共事至今，你们与独夫那是早都知己知彼地相知有素了，那么一句短语——一个手势——头颅轻轻一点乃至眼光在一瞥中交换，什么都可以！反正只要一点默契，就是实质的支持，语言在这种情形下是多余的！

如此的招诉或曰直陈可能也使您感到啼笑皆非罢？但天真的后生又何能天真至于完全不作此想呢？至少至少，我有理由假想人们特别是小圈圈里的这位或多或少估计得到独夫可能采取的毒辣行动！除非林昭在第一看守所里的种种一切你们全不知道！

存于中者必形于外，凭着这一条客观规律我从那些形象上是也读出了一些人们的内心。看来相当多的人不免对柯公的猝死感到惘然或茫然，即使是那些可能的知情者，到了死者灵前似乎也不免有那么一点点对于他之非罪见杀无辜遭害感到恻然！其中最引起我反感者厥惟北京市长！他那表情不仅虚伪做作——假门假事，而且明显地幸灾乐祸！您可以责我成见，因为，是的，从反右以来本“派”之中，尤其我辈京津当地的高校学生远不是一两个人对他印象欠佳。然而由此又使我想起了那个关于京剧现代戏的报告，想起了“好八连”的野营以及其他等等。哎哟，林昭啊林昭，你这个不自殒灭的该死造孽的祸水，怎么非要等到别人以血为你付了学费你才能学到一点东西呢？！

事情还不止此。阳历年前的一天，整理什物，正摩娑着去年四月五日上午送来的那支小小的百雀羚空管，忽然之间一个启示照入了我的脑海！……原来如此！四减一成三哪！一年级小学生的加减法，可我当时竟不曾懂！所以我对他说：“倒是不坏，还给我以四分之三的选择余地呢！这卖身好自由也！……”

当然，独夫的本意之一可能只是：林昭若去找上他那最小圈子里的不知那名老弟兄，则他纵然丢脸总还丢得不那么难以遮羞。惜乎林昭当时呆若木鸡地毫未领会！——倒是不领会的好，领会了那反感恐怕更大！即使直到而今方才于不意中悟解过来，这颗凉透了的心，这条推绝了的肠子也禁不住一下又沉到了更深的冰窖里！教授，尽管物性不齐同中有异，你们的利害到底是能够统一至于如此程度的啊！实证见在，这该不是年青人的精神分裂异想天开吧？

这并不是说人们对于林昭的心思目的就统统和独夫一般样子一个模子。即使不聪明的人恐怕也能确知跟这个求死不得的伤心人是再也来不得如此的恶剧了，更何况你们都是极聪明的人呢！我只是说：教授，咱们这戏还怎么再往下唱？“连个人都没有！”——您倒叫我又还能有个谁去？！

看来您多少已经和后生动了一点意气，您恼我的无人战术。也许在您觉得不无着恼的理由因为您已经——从去年夏天以来——一再地以暗示致意于后生，您也知道这后生的敏感程度是足以领会这些暗示；然而小鬼的无人战术持之如故。那不是公然无理地目中无人，看来发展下去又跑不了独夫的那句口谈：“倒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

那么好罢，小鬼也且自省自省！……

无人战术原非专门针对着教授，虽然——这是很明白的——也还不曾想到恰恰排除教授在外；

从尊重对象着眼，一般地说，礼无不答；故意地目中无人那至少是不大礼貌，即使彼此间干戈犹攘玉帛未化也罢；

对于现实，需要——不仅仅是简单的承认而是一个慎重的全过程：从辨认、识认、指认直到确认，而其意义首先只在于更加地正视现实！

根据以上考虑，年青人谨作如下之识认现实的努力；

我，林昭，这个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转入中国社会大学政治系特别训练班修业的学生知道我（荣幸地！）有着一位教授或兼系主任。（这个话题上存在一个奇怪的——命定的偶合或曰巧合：我是有那么一位作系主任的党员教授，我们两度师生相处无间直到反右。而人们常说他的仪容外表等等——风貌颇像某位当代人物，他本人甚至以此自矜。但我们或者先不谈他罢。）这种别致的师生关系大约从去年四——五月间我将从第一看守所移来此间——上海市监狱之际开始。

我的教授也是一位权力人物，当然地。既然这个小鬼丫头在第一看守所时就已经碰上了“中国只有这么一个”的天字第一号的独夫！而且此间的人们早已暗示过我：别小觑了市监狱（的主事者），“我们是跟一所平行的！”

我的教授对这个学生颇为关心。我不知道他在我身上费了多少心思——不知道都哪些心思是直接出于他本人的，当然有一些行事或者语言很明显地带着他本人的风格，但想起来他之所部一众——副教授、讲师、助教、研究生、实习员直至校工等等该都不是白吃饭的罢？他们必定也都在总的领导意图之下各尽所能着。这么地，尽管人们暗示我彷彿有关我的种种细小事情都是经过了教授的而且我也深知这家政派之不厌其烦事必躬亲的政风，毕竟我还是不能肯定我们教授之不惜以普通劳动者自任的领导作风深入到如何一等程度，我只能说：有些心思用得还是不那么令人惹厌或至少尽量采用了不令人惹厌的形式，但还有一些就遗憾地使人不很愉快甚至很不愉快甚至都越出了不愉快的范围！当然，人们也可以说：在你的处境之下那来那么多愉快的事情呢？……

我的教授可真办老了交涉！——不愧为交涉专家。作学生的于这一点上也已经见习了不少！虽然除了如第一看守所的用语“增长见识”而外，我很怀疑自己即使活下去是否需要用得上所见习到的这些！也犹如怀疑作为公认是交涉专家的教授是否必要跟一个稚气未脱的后生用上这些——狮子搏兔，牛刀割鸡，倒不怕挨这小鬼偷学了您的这手呀？教授。

我的教授颇具深心而且深得简直令人难测。难测的原因之一是他太擅于运用球场动作以声东击西故布疑阵，而另一则是他的深沉深得着着伏机而大有层次。那些明显地带有他个人风格的对于这个后生的举动就是这样，那怕看来极不起眼的事情都常常表现出一——常常蕴蓄着这种相当特殊的层次性的深沉！一事少说也包含着两三层意思，甚至一层又一层如同抽丝剥茧似的没个完了，比如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那回事就是如此！犹幸这个经常只以未进先退自励的学生守得住但求无过的壁垒基点，假如动着机心妄欲追逐得失，那您的锣鼓点儿还够我疲于奔命的呢！

与深沉这一性格特征相符的另一特点：我的教授很有修养，很有风度。当然也会有生气或赌气之时，但只要气生得不太大或赌得不太足，则也仍是比较不失风度的。过了那个“不”字的界限可就难说了。我只好还是问您：在那些时候您怎么骂我来着？但这个问题您也未必肯回答我。您——假如容许后生斗胆直论一句，那么我要说：您是个不大愿意流露而且颇能约制自己内在感情的人。这一点当为独夫所弗如，因为这多少体现了对于政治人物是无比重要的理性轨道，正因为善于自制，故即使在动了喜怒哀乐等等感情之时都还能比较地不失风度而表现出修养有素。抱憾的是小鬼没出息，既完全谈不上风度二字，也一向原谅自己而不以风度自励。首先因为我不是政治人物，差得远呢！我只是如鲁迅当年所想的那么一个敢哭敢笑，敢怒敢骂，敢在可诅咒的地方冲击可诅咒的时代之小兵罢了！……

我的教授有点西方味儿，这是与独夫相比较而言，故我说海水真是值钱，另外吗，大约是积年办理交涉的结果。（顺便说一句：教授，我现在懂得什么叫办外交了！办外交，就是与已经不便加于暴力或暂时不宜加于暴力的对象商讨暴力所不能取得或至少不能完满地取得的东西，从而达成以简单的暴力行为所无法直接达到的目的！您看如何？这一小题的得分应该不止及格而已！）——其表现之一，——比如：幽默感相当发达。说真的，教授，您的幽默感每能使我不自禁地破颜一笑，只有去年九月三日买得旧报纸那天的豆腐例外。那豆腐来得可真不大作兴而使孩子气的学生求之哭笑不得，所以我忍不住要请教：这到底算是给我吃的还是给他吃的呀？……

西方味儿的另一端表现为相当讲究效率，而这也体现着作风上的迅敏果断。每赶到您要发球了，常是连三套二地叫人应接不暇，也所以这个唯求无过的学生只好勤练削球以保退步了！……一般地说性格深沉者行事常较迟缓，可我的教授倒是不大迟缓的；不过，也可能是先已大致准备下了安在那里以备不时之需的吧？……、

“还有吗？”

恐怕还有一——一定还会有的，对于我这位教授的认识过程未必有那么容易完成呢！所说这些若能多少抓住一些比较基本的性格特征，自认为学生的观察能力已经应该受到称赞了！咱们从师才得多久哪！虽然在这样的回合中是特别容易分明地彰现出人们的内在性格！……

就这样，学生作过了辨认以至识认现实的努力，但我毕竟还缺乏得以指认和确认它的任何实际根据呀！我曾经设想过：假如某一天小鬼有幸撞上一个戏剧性场面比如撞见某个人物！……根据事理，交涉专家们办起交涉来一般不会如此，这种天真的设想也许会使教授以及人们发出哂笑，但小鬼倒也是有这样的习惯：不时喜欢自行拟想一些思考题以锻炼和培养对于各种可能出现之情况的适应能力或说精神准备。去年十月六日第一看守所撞人之举就曾先事出现过在我拟想的思考题里，故这种努力也还是需要的。何况在您这一门师风之下，又得请恕斗胆，我觉得您的深心、您的幽默感加上您讲究效率不失战机的果断作风诸般等等混合作用，常会促使您在林昭的学习生活中出排，摆布一些“想不到的事”——摆布一些戏剧场面，以便达成戏剧效果，所以……

于是我设想，不管是在多么戏剧性的场面里，假如他，我所撞见的人物并不正式地对我开口说话而只是坐在那里望着我、等着我，那么我可以向他鞠一个躬——作为后生家对于前辈人物比如对于教授先生的礼貌；但并不开口称呼！——就算后生家对着前辈全不存在自存

身份的问题，我也怎么能够单凭着间接印象与当年之已经淡化的，不确定的记忆等等来主观武断我所见到的是谁呢？从在第一看守所时我就不止一次地说来，林昭只敢实事求是而不敢自以为是！已经把话说到这样地步，着恼的教授也应当可认为是相当地超出于无人战术的范畴了罢？

这么地，作学生的乃把自己所设想过的可能采取的最高的礼貌的态度搬到纸上：我向我的教授鞠一个躬——并贺春禧，但并不开口称呼。我既不确知更难断言您是哪一位，回头闹了个张冠李戴可也是莫大的笑话不？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十八

日）

鞠过躬了，得说话了：教授，作学生的要多诚恳有多诚恳，要怎认真够怎认真地请问您呢！您看咱们这戏往下是怎么个唱法？“怎么谈不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说了算吗，您瞧着办得了！

“怎么谈不拢？”在后生看来倒也未必就是在于先公后私先私后公或公字少一点私字多一点等等之故，平心而论，咱们师生双方大致可以算得都未因私废公。不过作为一位办老老交涉的专家，我的教授可能早在办理交接之初便已经清楚地看到：全部问题而今是统统只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了！这么地，咱们师生关系中的全部矛盾摩擦折腾起伏乃亦自然地都集中在这同一个焦点上了。

教授，林昭从不想爬上谁个的头顶而只愿守定自己的脚跟！我是没有退步的因为我不能践踏柯公的血！假如我除了背叛上帝之外还有一件事万难作到，那便是这一件了！

和战大计无阶下囚置喙的余地！这叠遭惨变忍死苟延着的不祥之身除了日以图圉为禅室并尽我本份以内的人事，于软红尘中一切种种堪谓早已来去无碍地万念皆空！有能谋国者正多着，无一人过的桥不长于孺子走的路，我何能为？！今日之下林昭除以牢狱为家园，只望以刑场为归宿！若蒙教授慨赐成全，这学生真当永铭心底！——赐我以阮文追的福分，使我完了以身殉道的素志夙愿而将自己的赤子之心青春之血化成自由人类斗争史诗中的一个惊叹号！又使我得能完全消灭灵体之间的隔阂殉义追谢柯公于九泉冥界于碧落灵霄！天乎天乎！林昭此外更何求乎？！人情乐生，我独乐死！

您也许会说，不管称呼不称呼，既来冲着我说话，怎么开口就是牢骚？——前辈请恕无状，牢骚亦是心声！特别这几天更在急景凋年之际，林昭心情之哀愤惨厉的程度未必能为人们所知！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这练习也愈作愈加没精打采，只好先简单些收束过了慢慢再作罢。……

这个焦点——柯公的血——无法加以讨论，因为无讨论之可能！这是林昭感到迫切需要向您直陈的第一句话！（或者末一句，这都在乎您了！）而对上帝的信仰也包括在这中间了！正义的复仇是上帝所同情而容可的人权之一！圣经上明明白白载着主的允许：“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坚持保守这一应分的权利就是坚持保守了我基督门徒的良心与爱德！为此我甚至不惜再加上自己的血！我还怎么可能和人们讨论这个问题呢？

写这一张纸我扯了三四回，本来只想尽量平静地向您作一个确切无误的宣告，然而既抑制不住心情又找寻不着文字。我最后对着它怔忡很久：也许这一张纸上的内容是应该以血来书写的罢？纵然对我的血人们已经看得够多而更不会得触动一点点多余的感情，但血的意义究竟是异乎寻常的呢！……’

我累了，教授，我累极了！我常常打不起精神来做自己应该做和可以做的一切事，这一个练习是咬定牙关花了很大的力气克制住自己以后才勉强写起来的！而在写它的过程中，一种深沉而冷漠的疲乏曾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擦下纸笔：我到底还能够企望人们什么？！又更还需要企望人们什么？

假如许我向您提出一个最恳切的要求，那么我说：教授，请原谅着人各有志不可相强而给林昭一种比较安静——比较痛快的死法！

教授，您好。

“北斗星村”里的珊卡在校园的桦树上刻道“学校。你好。”而现实生活里的林昭在囚室中以钢笔写道：教授，您好。

当作开端，这两行是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写下的了——我记得很清楚：十一月十日夜间接完并交出了那封不无那么点儿玩世不恭之气的信以后，又恼又笑地睡下了。睡了个懒觉起来又干了半上午别的，下午正想凝神一志地往下写，就来到了那处决“反革命”的一幕。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只是以自己血在狱室墙上写下了您所已经知道的那四句：碧血盈襟，耿耿寸心！晨沐备死，苟活至今！

那天一开始我就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不过我以为人们也许是要杀那个行凶刺人的，谁知像反右当年杀我们的黄中奇同学那样。说起来，无论如何，侵及人身总是需要担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的呢！

宣读的所谓判决书，我自然不能全部记得，但当时就记住了一点：此人的第一次“死刑判决”下达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即林昭“上诉期”届满的翌日！而这自然成为我思考与理解全部问题的一个枢纽，犹如近来我们驻外使节频繁更调的事实成为我思考与理解另外一些问题的枢纽一样。

那封未寄的信索回以后我看了又看，但大约还得归咎于精神状态的差距，我总觉得严格地论起内容来，特别是对于如您这样富有幽默感的人，似乎还并不会得真正激怒至于红了眼睛？联系到上述那点枢纽，学生自然只好作这样理解：为了准备待客——待这个憋不畏死的小小的恶客，人们是早就在厨下缚起了待宰的鸡子！故问题也还不在于那封信本身而只在于借着那封信的机会，立即执行大概是当天通知的吧？有没有给他诀别家属呀？在第一看守所时我就承认：对于你们的所谓死刑这一部分内容我这记者还是了解得比较不很充分的呢！唉，山大不吓山大王，为什么你们老是不爱赏收林昭慨送的脑袋却偏爱要去咬掉别人项上的脑袋呢？难道别人的脑袋真地就比林昭的更加可口吗？血的味儿想起来总还差不多的罢？！

从这件事——从这支插曲和它的枢纽也彰明了如我所见及的人们的深心！教授，亲自言教身带的嫡传弟子固然可得师门衣钵，应敌临阵之际当场举手以谋出奇制胜却同样足令招架应付的后生相当知心会意地窥其堂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战中的学生（至少，在某些地方）甚至可能比拜门墙的学生更善悟得三昧！

但对这支不愉快甚至超过了不愉快的插曲或者也就不去多提吧，虽然若叫我根本不提那是很难的。从行文来说原该一起首就提到它，总算我已经把它尽量地挪了挪后。教授，这学生只这一点没出息不可教，硬是见不得别人的血！当然我也多少想像得到人们的潜台词：无论从哪个方面哪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滩子血还总与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血不能相比吧？……嗯，也许是吧。然而又怪不得小鬼总跟自个儿发起恨来要牢骚道：管怎么的总再死不掉一个柯庆施啦？我就狠在这里！

所以您瞧，教授，桔子是爱吃的，可就不敢买呢！……这一句不无生气意味的婉讽也是小鬼考虑中的一个方面，当然问题即使在主观精神世界中也不是这么简单，慢慢地再向您暴露思想罢。

.....

看着这些不虞之誉以及求全之毁，我的教授可能也只好气不动地付之一笑。教授，长者海涵，后生骨鲠在喉呢！

当然，我也看到了您的容忍正如您看到我的自制。我勉作自制因为我多少能够理解您的……就说是处境罢，而您之容忍的基础我假定是因为：您多少地也谅解着林昭是动了真情。这一点相互的理解与谅解纵然只存在于程度上或者也可能成了我们处理师生关系的原则性根基，不管未来的事态是怎样地发展。

下一次练习我就打算检讨一下我们的师生关系。本来准备一口气说下去的，力不从心，

气喘不过来了：持续绝食加上其它种种刺激精神的因素，对病体的消耗是相当惊人的哩！上帝啊，我活得多么艰难啊！

“凋年光景又当时，寂寞南冠羁客思；……长江无星无月夜，青山淋漓两襟诗！”三年以前的旧句而情境宛然，只增加了一份百身莫赎无以自解的伤心！这学生纵然想强颜为笑以道春喜，也还能找得出什么不大悲凉的语言呢？！……总算还留着一张贺年片，且把来权当一份秀才人情吧。谈不到千里鸿毛，反正就是那么点意思。附带地也许可以使学生习作的手工艺品“合法”起来：教授那里都送过了，再来动手恐怕也有点说不过去，是吗？……无论如何，这是为您作的，您的助教讲师们见过或者知道。本意虽是为主历年，留在农历年也还不算过时甚至更加应景。却得请教授原谅，英文抛荒了这么久又得不到如王若飞当年的便利，我老实在记不准那Professor一字到底是一个S抑是两个S？故只好采取了偷巧的办法，作个缩写而加上省略号。但这也跟不作称呼同样地不影响您我心到神知。

忝列门情的学生再鞠一个躬向我的教授谨致贺年之意，只是作为已嫁之女总得算是——即不算成人，至少也得算大孩子而不是小孩子了，故不好意思跟您拿压岁钱呢！……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二十日，农历除

夕）、

练习二

教授，年过得如何？学生跟您拜年来了呢！

“现在没有年了。”

初三晚上听见人们这句答语时，这个顽皮学生可又忍不住笑了。像这样的片言只语往往比一次谈话或一个报告更能显示出人们所固有的修养与风度。当然杨家将门里连个小丫头杨排风都上得校场，但我总觉得这句话颇颇地流露着主帅风格：——含着分量但又不失身份，并且宛然是长者不惮于后生的口吻。也所以把它记录在这个练习之首时学生只用上了个普通句点而不曾用惊叹号，因为我考虑到用普通句点比较是更能传神达意而切符长者的口气。不么，假如写着：“现在没有年了！”那会显得多么火爆呀，倒像我等丫头小子们在没好气胡骂似地。……我常说文字的标点即如歌曲中的休止，画面上的空白，舞台上的停顿一样：乍看似乎不是正题而实质上是正题之一个不可缺少甚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着这一认识学生写起东西来一向对标点符号都尽量地谨持不苟。倘若我们的师生之谊有一天进展到林昭有幸获得教授个人的最高信任，比如许我为您作传记，那么您可以相信：这个学生从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发也一定能以如像使用这一个标点同等的谨慎不苟来不阿不抑，恰如其分地勾画您的生平而完成您的形象。当然，这是说假如林昭不死的话。

而在当时那一瞬间里，破颜一笑以后作学生的原也有不止一句答语可以信口而出。比如说：哦，解放了，没有年了。或比如说：哦，那是作犯人的高攀不上等等。但这作学生的毕竟还只是选择了一句最平淡的。我不是说吗：“啊，那就算贺节好了。”——不知教授对这句答语本身打给几分？我知道（当然也由于专门业务之要求）有些人物很注意培训部众上言语课。在北京那会儿我听得过好一些小故事，而我，出于如前个练习中所说的自我锻炼的习惯，对每一个故事中出现的状况都自行设想了答语或至少深思了人们的答语。比如……任举一例：据说某次有“友人”至，但可能不是十分友好的罢，故在由译员陪同观看什么演出

（当然不是现代戏啰！）之际便指着台上的角色而笑问道：为什么你们国人的衣饰再也没有如此漂亮的了？译员当时未能对得上来，而她（他）们每次执行任务归去例须向主事者作详细汇报。那天主事者听到了这里，略一沉吟，便道：何不反问他一句：你们平日在家难道也成天穿戴着出外作客的礼服冠饰吗？……不过（请恕冒失，假如是您的话），我总感到这句反问要当作针锋相对的答语那是俏皮有余而切题不足。当然，评点是一回事，我至今也没想出一句更加切题而兼风度从容得无懈可击的答语来。这大约是因为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站到

那么一个立场上去之故。

然而也正如我某次对他所说，怪不得夫子要爱好戏剧，这政治生活的领域里还真有着无比丰富的潜台词！上面所录初三夜间那句话若译出其潜台词来可能就是：拜什么年？你个小鬼，你眼睛里又不曾有我！——这话可就叫作学生的不好对答了，也所以开始作第一个练习之际我念念在心地惦着要检讨我们的师生关系来！——“怎么谈不拢？”而我是这么考虑的：我们师生关系的焦点大致集中在两件事上：人们的要我到监狱医院去和林昭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件。

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始稿于去夏七月十四日即高烧住入监狱医院的一句中，同时在另外的写件里向人们作了某种非正式的邀请。说实话我没敢想到邀请教授或任何其他一位够上了教授资格的教授，那个邀请本身是试探性的，虽然也并非不含着严肃意义。如同去年六月二十日在附在家信中被人们退了回来的那纸报告一样。（当然那些退回的举动也是试探性的。但林昭是已经严肃地履行了自己的宣告！——我将那最后部分作了另写，也就是后来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林昭不很喜欢甚至很不喜欢试探，但我从去夏五月三十一日移来此间以后一直没有弄清楚而且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人们对于我的真正意图，故有时也想如“上甘岭”电影中的战斗者那样试向洞外摔几个洋铁空罐。信一开始辞气就十分地悲愤沉痛激切凌厉，这也是很自然的！那时百日刚过，冤死的柯公也可谓血迹未干呢！……试探性的邀请没有得到结果，我出院了。这么等到足足一个月以后，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八月十二日的早晨，人们——从其接触林昭之直接与密切的程度来看，或不妨假定为您的第一助教——不是暗示而已经是明告我以写信云云，我乃正式告知人们以信已经写了，但同时也就坦然直言内容相当尖锐，未必是人们所指望的那样的信。虽然在可能范围中多少还是适应了人们所愿要于林昭的：先则告以受信单位，后则陆续交出信稿，等等。而在这以后两三个月的过程中，除了某些偶发事件或许彼此不在算中，人们可谓是相当执着几乎无了无休地试探着林昭对于独夫之仇恨的程度而竭力想从各个方面寻找缺口以备突破年青人内心这一座攻不下的堡垒！这种努力或可理解为不甘寂寞的佯攻！——既已明明知道林昭在写这么一份如我所称的“检举揭发”，难道就袖手高坐着让你心安无事地凝神专注？那也不像了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另外，或者也可理解为交涉专家必要采用的关子手法之一种：既然交涉尚无头绪，那就至少不应使人误解为示弱。再就是如学生在上个练习中所说那样，作为交涉专家的教授早已察见这是全部问题中的焦点！这么直到去年十二月二日在林昭那句凌厉锋锐的血的控告主文之下人们忙着组织了一次火力反扑，以及其后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三十一日，今年一月一日、一月五日、一月七日，一月十日以迄于今，这期间内所发生于双方之间的种种事态……

.....

以上这些写下于一月廿四——廿八日的五天之中。写的不止这些而还有些草稿——不甚联贯的片段，数量不多。方才我检视一下，恐怕也还用得上：当然在整理腾写过程中或不免多少染着现在的心情而不尽相同于原有的口吻——某些地方倒可能冷静一点，但，不必说这冷静是具着您所理解的意义。

冷静的产生首先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时间关系，教授，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廿四日的晚上，而且我打算今晚结束这个练习。

如果您真是像“煤店新工人”中的经理那样不辞辛苦地深入于林昭的种种事态，那么您不会不知道；这个刺儿头的学生已在一月廿九——三十日因暴发咯血而急诊住入了监狱医院。

这一次相当狂烈的咯血势不可免地在我感情上引起了一切它所必然引起的包括上面提到的冷静。那位老中医给我在方剂里开了一些平肝清火的药，但我不很相信这种冷静的产生只是药物的效果。不，不见得是那样，这首先还只是心理和感情上的影响，一方面当然也是思维活动的结果。

我不知道目击和听说了我之病情的某一些人是否会感到那么一点点歉意？特别在他们想起最近一段时间——从去年十一月初起罢——以来所进行于我的种种事情的时候！在我可真是有点伤心了，教授，您未必尽知林昭这一回的血吐得多么惨！已隔近月而我回想起一月廿九日那天的感受来还不禁有些怆然的自怜！半下午在一种奇异的寒凛之中我不知其所由自地冷泪满怀。勉强喝过半格米汤，人难受得说不出，乃乖乖地躺在了被里。——知道这个刺儿头之性格的大概都有这种印象：到我肯躺下去的时候那事情准是已经够瞧。可也没能挡得住什么。在渐降的暮色里我侧身取痰瓶吐下时猛见一口鲜红，不觉“哎！”了一声，撑坐着坐起但觉胸中如有空物崩落，灼热的血冒着气泡儿直涌了上来！没两分钟，那只空的备用痰瓶里就吐了三分之一，我看着自己的血怔住了！——死，于林昭谓之份内，但我死得不愿！

病势的剧变恐怕就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间。当然我不会忘记第一看守所造成的基础，可是……教授，您也犯得上吗？何苦来呢？！请您想一想！

这一个月来我恼得一直不愿续作这个练习——不愿和您说话。我想您是会得理解的，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心情。我也不必要掩饰。直到今天这种心情还未摆脱，也因此虽已有了较好的信笺，我仍未曾用上，主要的一点是当看过了前面已经写下的那些以后我觉得没有力气（至少现在还没有力气）去重新誊上一遍。

今晚终于拿起笔来打算简约地续完这个练习，这首先是天父灵威示命催促的结果。对于他，我是相当地听话的。而且我从人道的处事角度思考一下觉得也有必要：二月底快到了，我对人们的答复是完全不抱乐观乃至不作指望，以后的生活恐怕很需要重新考虑。那么且先把这篇未成稿结束了也好。

不愿和您说话不是没有话说，教授，这个学生一直想跟您说话而且事到今日似乎已经积下了很多话，可似乎老也来不及说，一方面是您不给我机会说，您的球发得太急而且旋转多变，而林昭——请人们想想：林昭处在她的地位上又该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

不必探问林昭对您的观感，直言不讳地说：就凭着从个人亲历之事态中所管窥而见的您的性格行事，学生有佩服之处，有不敢佩服之处。想到某些表现了幽默感的细节诸如变色的痰瓶，鼓着满肚子萝卜的包子等等，我禁不住要笑：欣赏人们的匠心与风度。当然您的匠心还不止表现于此，这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例子，反之也可能您没有这么多功夫管到如此小节，但我总觉得它们所显示、所流露的是您那带点幽默感的个人风格。

但另外一些同样表现了个人风格的行事，较具体地归纳，也许可以含蓄些称之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习惯性吧，就令人非常地不敢佩服！假如许我再斗胆评论一句，这不是球场风格更不符合体育道德。有这种习惯的人去打球打到最后非得打人不可，除非他盘盘顺风球球得利。但这是运动场上所不可能有的事情呀！郭小川写中国乒乓球队的通讯中尝引容国团的话道：你若想在这边赢球，就得准备在那边输上几个。云云。嗯，这是可以的；但若说你在这边输了一球就非得立时三刻在那边赢上一个，那这样的教练就是……怎么说呢，且省掉一个看来不大悦目的词儿吧。本着这种精神去打球怎么行呢？失一分就惦着立时要扳回来，球风不可能总这么如意的呀！除非对手明让。可既上到球场，有能让之时，还有不能让之时呢！也许一分没扳回倒又失了第二分，那怎么办？失一分踢桌腿，失两分摔球拍，失三分就该去踩别个的脚了！若竟四分五分地失下去，可不是要把球丢在一边光顾打人的吗？

说实话我一直没敢肯定像这样一种不能令人赞美的个人风格——习惯性究竟出自您本人抑只是您的部众们“穿青衣，抱黑柱”地向小鬼维护领导身份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我不能主观地去给予肯定是因为我缺少根据。但，前天吧？当看到王耀庭任着出口服装展览会交易团团长的時候我震住了：从这一个未必为很多人注目的任命上我所见及的正是我这半年多来经常有机会接触到的那同样的一种——习惯性！那么进行于林昭的某许多动作就不能光以部众们的做法来解释了！假如有一些确是出于部众，那也只是他们熟知了主帅行事格局之故！

在深思中我也想到：这种习惯性的形成可能仍与交涉专家的生涯紧密相关——喏，为了要造成交涉中的均势哩！可是吗？然而我总之不喜欢它甚至不谅解它！我想：假如人们不是

本着这种习惯性行事，林昭这次的血不一定至于吐得这么惨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比如体现在与古巴的贸易谈判里，这种格局林昭似乎也不完全生疏，当然我也决不相信它能对任何一个稍具自尊的人起到什么不生反感的作用。

这一方面的话并没有讲完，但我还想讲些别的呢！一说动我倒也不知不觉地两张纸写下来了。这两张纸我没起草稿，也是因为觉得没有力气再誊一遍。或者，以后有时间的话……思想也许表达得凌乱一些，那是由于我疲倦了。我想：今晚我若不一鼓作气突击下去，到明天可能又没有力气写了！何况处在我的地位上我几乎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些什么事！……您知道一部份，比如由您所策划的那些，但像吐血就连您也不知道了！……谁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教授！……、

我想对您说什么呢？

有时候我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但有时我几乎一句也不想说。我能对您说些什么呢？您经历了够多的事，您掌握着全面情况，您有经验，有阅历，有手腕，有干才，还有权力，假如您觉得某个问题只能那样决定，忝列门墙的弟子又还能说些什么？这倒不是我缺乏自信，我有足够的自信，但于您的行事我无能为力。本来么，作为一个不乏民族感情与国家观念的后生，我似乎也应当学学苏秦张仪以争取事态往某个方面发展，但我同样地没有力气。我疲倦了！——非常疲倦，又冷又累，而且我现在已经承担了够多的义务，即使不是对于您的！

这个练习还是不曾能够如我所想之比较系统地检讨一下我们的师生关系，也许得如俗谚那样“一二不过三”；然而我现在完全没有把握，——不知道下一个练习还做得起来做起来。……下个月的报纸是订了，您恐怕也很理解，在目前情况下这完全出于对教授的礼貌。不知道您对此有何感想？

关于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人们还不曾给我以答复。我要这个答复，因为我要为自己的生活态度取得某种根据！可是我也想到，人们在相当程度上或许也正踌躇于某种根据的取得？为此我写了第一个练习，又为此我续作了这第二个练习。

我没有想着要以这些来影响人们的答复，故也许把它留到答复的日子再交给人们；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

我们的师生关系并不完全愉快而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未经全面检讨我现在还很难说自己应负多少责任。我有许多意气凌厉的时候，可是您为什么偏爱招着个独夫来刺激我呢，而且事情竟发展到这等地步！可以说：愈到后来就愈成了连您自己都明明知道是除掉刺激感情已经毫无意义的恶剧！

处在我的地位上我对事情不能不认真一些。如您所知：我一直认定政治领域中的真与假互相转化得最厉害！而您在许多情况下所显示的那些似真似假、半真半假的风格虽然引起学生的欣赏，却同时不能不使我增加猜疑与警惕！

我也知道：您的目的（不一定是主要目的，但在一定阶段上可能是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想要把我保持在猜疑之中。这也是交涉专家的一种手法罢？然而用到这个别有怀抱的伤心人身上来又何其不洽也？林昭并不像孔老夫子似地终日在沽之哉沽之哉地待着善价，恰恰相反，如我在上个练习中所说：我确信不知多少人行过的桥远远长于我走的路！

对您个人，林昭所知还是不多；而从已知种种来说，学生对于教授的观感是颇为复杂的。多少次我细细地分析、冷静地判断，但您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观感既复杂，心情便不免矛盾。有时我会想到小罗斯福评论宋美龄的话。他不是说吗？这位夫人大约由于许多年来的习惯，这……（有些东西）已经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发作，说实话，那会吓坏了我。”（大意，见“罗斯福见闻秘录”）

什么是您的第一性格呢？教授。学生常常根据外来事况想象您的内心世界，这种努力之成功的程度在某些地方或许有些像考古学家们根据颅骨复现面容，但我至今不敢自以为已经理解您了，您似乎比之独夫更难捉摸呢！首先您的文字风格就不如独夫明显，而除了写下于

过去年代里的那寥寥几句诗（假如是您的话）我几乎找不到您还有其他的性情文字。所以我说您不大愿意流露且还颇能约制自己那真正的内在感情。也许性情特别感性对于办理交涉来说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东西罢！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抱歉，教授，人们（不一定您）研究林昭的程度恐怕比林昭研究教授还深得多哩！那么也叫来而不往非礼也，而且我不能不研究，在我，判断一个人的标准首先是他的感性而不是他的理性。政治人物较少感性因之判断他们特别要分析他们的感性表现！林昭分析柯公以及其他为教授所已知与未知的若干人物时都是如此，对教授当然也不例外。我不敢说自己抓住了很多，不过总也还抓住了一些；只是全面地下断语还缺乏更多根据罢了。所以请看，这就是您之深沉的地方，小鬼至今犹感不容易像评论独夫那样地把观感集中归纳起来，倒不是我故意要说话迂回。

总的说来，林昭于教授的观感大致可谓是毁誉参半。倘然您不满意这学生的观察能力，那么我愿您今后不是隐藏得更深一些而能袒露得更多些！……去年十二月八日，正当写完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以后，学生立时就把与教授的关系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那天我吟成两首绝句，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今后不知道可会继续或会在如何的心情里继续，姑且把那两首先写在这里吧。……

三载微闻哭海溟，当年妄谏纳江青；初心还见无因许，或感新亭遍外廷。

云何日暮访寒林，孺子安能测浅深；逐鹿当场犹接敌，敢嘲叶底伏金针？

第二首的后两句既是对教授而言，亦是弟子自道！又得说，处在我的地位上……

去年十月间开始绝食时人们曾对林昭言道：坏了就不容易再好了，云云。我根据情况分析假定这又是教授的无线电话。教授，弟子对这好坏云云（指彼此关系，当然是）别具看法。我不怕弄坏——并不是故意要坏，但从情况来看似乎很难避免——也不想贪好。总之一句：我不能使自己回避现实，在面对而且正视了现实的前提下，咱们该好可以争取好，该坏也只能由它坏。假如大家都正视了现实而承认了客观，则即使在坏的基础上也未始不能使它再好，如人们所不止一次暗示于林昭的告一段落。当然，告一段落不是说比如没有，已经发生下的事情是抹不掉的；问题只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在不曾得到教授先生的充分谅解之前，任是痰瓶、橘子、汤盆或长柄调羹林昭都不会去搬出来的！在第一看守所那会子是因为独夫起着邪念，彼此已经没有了相对之余地，故只好设想于求助第三者的参与。如今跟教授纵然积累了若干不愉快的记忆乃至在这次吐血的刺激下恼得不愿说话，无论如何总还不到没有相对余地之地步，这个练习的续成即是一个证明。在这种情形下，第三者的参与只会一定程度上增加隔膜而造成猜忌，没有必要，更没有好处。当初学生微示着第三者乃至第四者的想法本只考虑到一点：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林昭也不能完全从组织角度去对待人们而会得有我自己的保留，微示着这点首先就是希望教授谅解。另外么，假如没有柯公这一段冤曲，凭着教授的面子，林昭只要是能够照行的吩咐尽可一诺无辞；但既然发生了柯公遇害这样的荒唐事情，那么老实说——如前所言，小圈子里面的几位或多或少都已不免分担了嫌疑而摊得上过失！而即使只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理解与尊重教授，企望能请个把先生来从旁解释一下您的立场，恐怕也不得谓之多余罢？林昭当时指名柯公那倒确实是有着较多的印象，而现今在这方面的打算首先只根据着一点：就是彼人全无与闻此事的任何可能！——或许还不免杂些其他印象，但这一点是最主要的！所以教授，您瞧，对于第三者的设想只是如此而已！林昭并不曾想到而且毫不曾想到要找个第三者来为咱们的师生关系本身作调停！内外有别，疏不间亲；假如我们自己能和好，不用使谁调停；假如终于不能，谁调停都无用！我老老实实就是这么想来的！

我们的不和大约不出于两个原因，您要偏袒独夫，您又恼我对您尊重不够。假如这确是两个原因而不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那是应该分别对待的。

就是您真要偏袒独夫，只别来夺林昭之志；作学生的也由得您，我怎么可以勉强您呢？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原来兼具着进攻与防卫的双重意义。人们就真地掣给了收条也不能代替

——不足以取消那捞什子的“判决书”啊！教授，您一定很看得出，林昭唱戏的路数不是这样的。

接受下那封信乃至掣给凭据不过表示“知道了”！——知道这么回子事了，如此而已！不怕林昭今夜睡去做梦当了皇帝，我也只会梦见人们把独夫去藏在老鼠洞里而绝不会梦见人们把独夫的脑袋拿来与我！但既然人们作出有所谓于林昭的样子，那么倒说，处在我的地位上又负着如此的血海冤屈我应不应该把话说清楚？！没有办法呢，教授，犹如那封信上所云：林昭已经不再具备了隐讳自己真实态度的任何可能么！

而且在深思中我考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恩怨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到原则问题！人们对作下的一切事情应不应该充分承担后果包括其不可挽回的后果？——回答是肯定的！即使在占有权力足有所为的情形下，林昭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和妨碍，比如说，一般同胞们伸冤雪枉公义报复的要求？——回答是否定的！然则林昭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基本出发点还不是个人意气！凭着这一点原则性我不怕承担任何人、任何方面的责备！因为更多的人就遵循着严格的理性轨道论事，对林昭这样坚持也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待您见到“灵耦絮语”中的某几篇以后对林昭所持这一原则立场可能更加了解，但也许我来不及把它们和这个练习同时送出。真的，我写了多少字啊！我几乎难得有闲着的时候，可是待写的东西还有那么多哩！……

我想我必需说明的问题似乎也差不多了吧？十一点已经打过了，疲乏又使胸口隐隐作起痛来，这完全是写多了的过，我常常在一种姿势里动也不动地一口气写上它半天，自然这是够伤神的。

至于咱们的师生关系，教授，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之训，我说，您接受不了林昭的政治主张也罢，您非得去苦苦袒护着独夫也罢，只要您放弃把您之立场故加于我的企图以及做法——所谓“改造”——

则至少在我们师生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甚至彬彬有礼。那怕事态发展到最最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使林昭未致早夭，来日若得寸进自有报师之年！——行吗？学生所求于教授者唯此一点而已！这是我的立足点，我不能不牢牢守着它！我不想爬上无论谁的头，只不愿意让别人来踩我的脚！这该算得上是神圣的自卫权利了罢？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句：您的西方味儿在对待林昭的问题上还多少表现为避免着单纯行政权力的使用。所以这样，一方面固然是考虑到单纯的行政权力除了更增加反感以外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这为囚人的学生于此也便相应增长了心折我师的程度。那么我还是只要求您明智一点由着林昭自便，特别是假如您从彼此师生关系业已存在这一根本事实上着眼，还不打算急于致死林昭的话。人们在这次咯血以后迄未明告我病情已经发展到如何程度，但对自己的病自己总有点约数，假如再像前两个月那样：不断地来纠缠以至恶意刺激林昭，而企图使我在或种不拘形式的默契下践踏柯公的血，那是非把林昭活活逼死不可的！也许这正是独夫留给您作的事情之一！——他手里了结林昭的命，回头让天下人说起来是更可耻更丢丑了！但我以为：即使确是如此一回事儿，也不妨请您采取更加直截了当的办法！若有后果么反正也相差无几；逼死林昭未必见得我的血就不染到您手上去！

所以您瞧，教授，您在这个刺儿头学生这里还留存得有一些钱，但不知道您准备怎样来耗光它们。林昭到了今日之下是没有退步的了，设想人们的退步也未必能比林昭更充分。

这个练习大概也只能得三分因为它表达得凌乱，而我总还是抱憾于不曾从头地系统检讨一下我们的师生关系。简而言之，教授，还是前面那句话；假如您恼林昭对您尊重不够的真正意图并不是为了想要取得我更多的尊重之后用以袒护独夫，那么我是可以且也会得尽量使自己正确对待这一问题的。尽管积累着不愉快的回忆而且由您布置的（这是不消疑问的！）对于林昭的种种作为已使我负创至此！当然，假如没有这一些事情就更好，也所以我没有力气再使自己遵着这个练习开始之时那种比较轻快的基调说话了哩！……那时写下去可能闲话更多一些，读报随感先就不少。夏斯特里您知道了。谢列平那晚上看的杂技节目想必精彩纷呈

呈。不过要是我，我宁可招待他看一场歌舞。跟谢列平这样的人作北京话所谓的耍笑并不合适，人什么时候也得谋算谋算自己的退步。对于谢列平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主持清理苏联内务部者，但这一点对于上述的论断已经足够了！……另外，年头上就看见“三个人一把扫帚”之说，大感不吉：这口采确实不好！因为语气是后句着重，那“一把扫帚”颇有勾销得了“三个人”之势。像这些街巷谣谚民俗口谈有时是暗示着微妙先机的谶兆，因为上帝也是使用预告的！预告不一定都明显，要人善于领会。记得从我儿时——抗战中间罢，在孩子们中间已经流行着一支儿歌，所谓“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或好朋友，重句），敬个礼来鞠个躬，笑嘻嘻来扳面孔（后来好心的教师们给改成握握手，可实在原文是扳面孔）。”下面则重复着无字的音符：“独法米累独法米累独沙”。这首儿歌，看也寻常，但到中苏交恶以后再想到它我就惊呆了，天啊！好像连后面那些无字的音符都蕴含着不必说、不可说、不容说的深意！

像这些愚者一得，看来是笑话，但我倒相信教授不会简单地付之一笑，若求一笑哩，顺便再告诉您：农历年初二上午我拿着到过节赏借给犯人的扑克牌使吉普赛人的方法算流年，自己算了一盘，跟您也算了一盘，第三盘则算着大局——当然是咱们这边儿的大局啰！照牌而论，大局相当倒霉，坏运的比重几乎占着一半，天幸还有若干机会，可惜没有多少成功。林昭个人的流与大局相仿，有颇多的坏运——霉气，有不多的成功；机会倒也有，少于坏运而多于成功。比较起来还是您的流年好些，您今年的机会不多，恰在年头上：但事业有所成功，生活大概也还愉快（我的生活里几乎没有愉快，而大局那一盘则完全没有愉快）；不过坏运也占着三分之一，与大局相合地集中在夏秋间那一段，五月至九月。除了八月不坏，八月对您个人来说倒甚至有所成功哩。……大局正好一个雨季最坏而且连续地坏，年头上三月不好，年尾也是坏的。所说的月份算前未曾指定何历，是个小小的错失；但既在夏历年初占算，或者就当它夏月好了。反正相差着也没多——差一点，因为今年闰了个三月。……别以为学生在跟您摆啥子噱头，您反正也知道这个小鬼满会些个混得上吃江湖饭的门道；不敢跟老师要两毛课钱，也无非穿插着调剂空气以博一笑。我把三盘的牌局都记了下来以作验证，有意思的是它们多见交叉共同之处。我想自己的处境再坏不到哪里去了，要么病情继续发展。您的事情我当然不清楚而只是照牌定论，年头上的机会则不知是不是未做着读书策所提到的备忘录。可是我愿教授记着这一示兆：您今年的机会并不充裕，而作为一位颇称灵敏果断的政治家相信您一定深知“时不可失，机不再来”这两句格言的价值！凭感性作战的学生对此二语是极为服膺，所以我每每不去寻求推理过程只凭内在的本能反应迅速行动。像这样的行动有时也会得被理性所修正，但许多时候证明是正确的：不失时机。而假若我至今行动得还不太坚决，则很大程度上也只因为内在的灵感还不是那么充沛强烈得充满着行动性，却不是我本身对于采取行动还有什么不安的犹豫！……以博一笑的穿插过了，小技本不足道，谶言未必全中；倘若多少有那么一点子意思，厥在于学生之“超阶级”的稚气的关切。说您还存得有一些钱就是为此。不过林昭除了被独夫生生逼上一步以牙还牙的梁山，一般说我还是只管打球不爱打人！

希望这点儿调剂空气的穿插不至于十分冲淡了前面所说的一切。我是尽量求着明白表达自己的意思！

最后，请容许学生向师母致以晚辈的问候。这倒不是看着“三八”期近，想应个景儿骗一口肉吃，常言道礼多人不怪，既然认了教授，安有不认师母之理呢？女学生与师母本可亲若家人，在北大时我与一些师母们就都很亲近，倒是如今处在这等一个地位上只好自外一点，我于师母所知不多，但曾间接地闻得她某年“三八”在机关内部纪念会上向女干部们讲话的片段。这片段给与会的人们包括这个间接闻知的小子留下了较深的感动。特别到了今天，在不幸已经具有了如此苍凉的个人生活经历以后我更深深觉得：一位怀恋着作母亲之责任与幸福的妇女那不仅是值得同情更是值得尊敬的！立场不同，背景不同，方向不同，矛头也不同，但从本“派”所固有之超阶级的人性观点来看，师母总是已经为事业作出了她个人的

——女性的牺牲。由这种牺牲所造成的个人精神世界中之难以弥补的空虚也许跟一鼓作气的断头沥血不能比较，但常人未必尽能理解。是所以这个无名晚辈谨致于师母的问候其出发点还不能完全以泛泛的礼貌二字来概括，请教授原谅，话似乎说得深了一点以致您满可以斥责道：这不是你作学生者所当说的话！那么也叫情不自禁，所说这点儿首先对于自己就不能不唤起满怀刺激的怆痛！假如写着这一段时在我眼睛里含着泪水，我并不想强调这泪是为着别人才涌上来的！……

然而伤心怀抱者每有这样的本事：于热泪满襟或冷泪满怀之际竟会别有所思地为自己找来一笑！看来人们为着与后生呕气（至少，因素之一）是颇采取了独夫那点儿牵强附会混淆是非所谓被敌人所攻击非坏而好的例子当作行事逻辑，那也好么，掌握了这一点，林昭要抬高谁个只要冲着教授骂他，而要使谁个倒霉，也只要故意夸他便得。可是，无论如何您总不至于因为我问候了师母而遂去离婚休妻的罢？师母本非寻常女流何况您们还有共同战斗的漫长爱情生活哩！既然拿得定不会闯那么大的祸，淘气的学生便也索性跟教授开个玩笑了！——看您怎么办！了不起再端个独夫之诡笑的鬼脸来刺刺林昭以当针锋相对，为这个又发表官方声明总也犯不上罢！——也不好措辞呀。……

心情假如能够调节得好，或许再写一点，但这个练习总得打住了，暂时好不好请您的第一助教别来实施管理，跟他之间的话原不曾说完，林昭另外再写。后生不知道人们都那些举动执行您的布置，反正林昭是非常不敢欣赏先生们的个人代表制。也许正因为如此说了，您偏要教她来一回，那这作学生的也没有办法。不过没啥意思。在我想来，只要大家都活下去，除了山不碰头，人总跑不了见面，会有日子的。

夜安！教授。——Good night！不过也许快该说Good morning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夜续毕
二十六日晨略

改。

附启：前面所说那句不曾梦见人们把独夫的脑袋拿来与我云云，只是说我不把复仇的希望指托于人们，不是说林昭不在这里时刻萦念独夫的脑袋！任人们去把他藏在耗子洞里或狗獾洞里亦得，除非他早伏天诛或自去寻死，否则其脑袋到该掉之时还只是要掉，谁也救不了！欲得独夫之脑袋而甘心者颇众，此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林昭只是其中一人，虽然我对其脑袋之要求权利可谓比其他人一概充分！而假如人们为除后患斩草除根以或种方法除去林昭，我仍然深信此举决计救不了独夫的脑袋！夜路走得多了碰见的鬼必然多，我讨不上还有别人，债主儿有的是哩！

是口口必须偿还血债！

一九六六年二月廿七日又及

练习三

这是主历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早晨，作为一个学生林昭谨给我之尚还隐在幕后的教授写这第三个练习。

这将是一个内容相当严肃甚至尖锐的练习，教授，林昭愿意尽量努力在平静的心情中以确切的言辞向人们（首先是您，当然）表达我之深思的结果。

在续成第二个练习的过程中以及在灵感的启导下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这第三个练习——迄今为止最最严肃最最尖锐的一个，是无论如何省不了的！因此在结束过上一个练习之后我几乎是立刻就又拿起了笔。这么在时间上它可以说是紧挨着前一个，而且每逢主日我常常有比之平时充沛饱满的灵感，今日尤甚。那么凭着天父灵感的启示，也许我可以把自己所

想的一切表达得更为完整而确切。

话恐怕还得从检讨我们的师生关系上说起。

刚来那阵子当然煞不住手，只好算不知不罪。而且说实在的，看着独夫那股子无所不至地纠缠逼迫的劲儿（柯公死后也还如此甚至一发变本加厉！）林昭根本就没指望到他会放手！凭着个人殉道的决心和对于天父的信念，我反正破出这条命去，所以倒也如俗谚所云拼死无大难。然而通过那场所谓“判决”也者的丑戏一下子又把我扯到了此地！那么干啥子嘍？是做尽做绝推车上壁以后来一个山回路转欲擒故纵是怎么？产生这种猜度对于无论谁个说来我想都是“很自然的”，假如他也处在林昭的地位上的话。何况人们几乎从林昭一进门起就使上了心计而要开了花样：——没进门就安排了妙着而布好了阵势！这无论在当时或在以后迄于今日自都不能不使伤心怀抱的后生之攻势愈发一往无前地凌厉！记得去年五月卅一日那天，刚在此地吃过一餐晚饭进监门，怕还不到两个小时，而夜间那一场痛切悲愤至于声泪俱下的公开控诉已使闻者震惊得瞠目结舌。后来有些难友悄悄地告诉我说：当时震惊了她们的除掉我所直揭无讳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本身而外，就是我种热血愤涌凌厉无前以至锐不可当的意气。“那怕隔远着听不清楚你的说话，听听声音也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完全不顾生死！”

也许是这样的。所以才连穿制服的人们都弄得十分被动而摆不开多少威风。当时林昭的行动，一切遵照着强烈的直感的本能而排除了任何利害思索乃至排除了推理过程！不顾生死当然是！在第一看守所特别后期那些无任惨烈的日子里，林昭早将生死两字置之度外！我甚至没有——丝毫没有指望过那怕就再从提篮桥的铁窗栅栏间眺望一眼明亮的太阳和遥远的天空，那些日子里我只是祈求上帝保存——我的贞操和我的记忆！或者说我昀气节和我的理性！假如让我活着的话。但我没有祈求让我活着！

也所以那时林昭看着这个旧地重游并不陌生的监禁环境已经觉得——再来恍如隔世！而“六月一日，当我的视线穿过牢门投注于那被铁窗栅栏隔成若干长方小块的映着阳光的晴朗的天宇时我禁不住热泪横流！不仅因为我又看见了阔别颇久的天空，更因为他，那位由于我之过失而被杀害的亲爱的死者已经不能再以他的肉眼来看天空了！……从这意义上说：我也已经死过了！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心灵中有那么一些东西和他一起死去了！而因为我至今犹在幸存而苟活，我所经历的死亡乃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地惨切而沉痛！”

备忘录之七：战场日记——留给公众和后世的纪录 ——监狱是我的战斗阵地

目次

前 言

岁朝之战	(1967、2、9——丁未年正月初一)
星期五发生的事情	(1967、2、10——丁未年正月初二)
我是提篮桥里的白毛女	(1967、2、11——丁未年正月初三)
调换了新来的“喜剧”	(1967、2、12——丁未年正月初四)
公鸡、母鸡和飞机	(1967、2、13——丁未年正月初五)
母亲来信的晚上	(1967、2、14——丁未年正月初六)
磨罐子及其他	(1967、2、15——丁未年正月初七)
岁朝吟	(1967、2、16——丁未年正月初八)
又一个星期五——攻击	(1967、2、17——丁未年正月初九)
二月十八	(1967、2、18——丁未年正月初十)
酱烧三鲜	(1967、2、19——丁未年正月十一)
糖纸上的文章	(1967、2、20——丁未年正月十二)
报纸风波	(1967、2、21——丁未年正月十三)

自由战士林昭个人几年以来与中国共产党人们之间这一场令人疲倦的——假如亦得谓之曰政治交涉的话，那么它已经在今天，主历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最后地和确定地宣告决裂了！“绝食书”还不曾全部告着终篇，但其主旨是肯定到了不能再肯定的地步！我绝不能再与这些厚颜无耻至於不知死活的妄人再谈什么政治！共产党人们与自由战士、自由阵线之间的问题已经断然无有谋求政治解决的可能！这不是我们这一方面的过失，天父明鉴，我们对他们一直都只是太忍耐、太仁爱了！

随着个人所采取的这样一种决定，我的战斗也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也许会要求我付出更多的代价，尽管到目下为止我已经付得够多，但作为基督亲兵，不惜一切去完成主的旨意永远是自我恪守的本分。

当然敌人也会不惜一切向我使用出他们的全部手段来。尽管到目下为止他们也已经使用了不少！名符其实的垂死挣扎！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尽了一切招数妄想拯救他们的狗命！假如光是为了想活，那倒用不着恁许多的；他们是想要继续作恶！继续害人！继续进行极权统治祸害公众流毒世界！这就使自由战士与他们之间的最后决战具有了极其重大、极其严峻的意义！

那么从现在起让我扼要地记录下我的牢狱生活——每天发生的事件及其意义。倘若我竟在黎明之前死去而奉献一己作了主的殉道者，人们至少可以从这里了解到我最后生活的日子，了解我这最后阶段上的战斗是怎样在进行。他们一直在威胁着要杀死我呢！是一种无聊的恫吓，但战士在战斗中不能抱有任何徼幸之想！去年五月中写给联合国的上诉书里，最后的结语我就是这样说的：我将怀抱着这一份（公义必胜的）信念坚持生活，或者怀抱着这一份信念舍生取义！

我把我这些诚实的记录留给公众以及后世，而把我个人坚贞的战斗献给祖国以及自由！

林昭

岁朝之战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丁未年正月初一）

昨夜拆损了他们一只格子——青菜，又故意拿着个稀破的格子来！好，你是试我深浅呢！那么对不起！寸步不让有来有去！格子拆坏了，青菜则在门首和着饭粒排了“一团死蛆！”四字。之后含愤放歌：“长城谣”、“黄水谣”、“松花江上”、“月子弯弯”、“嘎达梅林”、我爱我的台湾“、“满江红”、“苏武牧羊”、“丈夫去当兵”、“光荣归于你”，还有“青春进行曲”及自谱的宋诗绝句“秋夜出篱门迎凉有感”，加上“白毛女”选曲九首。长歌当哭总算稍稍抒发了一点悲愤的衷情。之后便奋笔写“绝食书”几及整夜。I

有些事情需要略作说明，因为这个记录并不以共产党人为说话对象而是留给公众看的。我这一方面的举动语言倒好了解，因为我一直站在明处，敌人可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理屈词穷之余，无可说得，只好竭力使用着那些暧昧晦涩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隐语暗示之类，而且愈用愈晦涩地老是诉诸着第一位号系统的本能反射！讨厌极了！这些极权主义者们就不把人当成人看！据我所知人们训练动物才使用这类手法呢！不管怎么，他们既要用，我就只好边作记录边加注释啰。比如这青菜，前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先是解放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标题揭载了周恩来（同着陈毅）去新疆石河子垦区某农场“亲切探望““上海知识青年”的新闻以作对於林昭的某种致意之后，当天晚饭的菜就是青菜（报纸午后来），其意义大约借个“青”字作文章或兼算他在办清公事。而从此以后青菜就被赋与了特定意义，在我与周闹得决裂以后，人们更常以它来试探我的情绪！由此乃使我於青菜具

有了“阶级仇恨”！

下半夜即今日零时以后是吴姓特务婆子陪同那一个新调来的高高个儿的女的值夜，这么安排隐示着她将取代何氏娇娇的地位，但这些都不与我相干。陌陌生生本来不必开火，却是见着惹事生非的特务婆子不胜嫌恶之情，乃含怒骂了几声死蛆。早起本没作声，人们大约算表示不让，乃使姓姚的来开门，这么我才又闹了一下，粥也倒掉了。

大年初一，中国传统的节日，但今年全无喜气，一来这造反政权不给休假，二来从昨天到今天一点荤味没吃上，想来外面也未必很妙呢！若说故意给民众一个下马威，似乎也没啥必要，可能还是捉襟见肘拿不出来的成分居多。反正这一下对于人们之震动也就满深沉的，提篮桥里的人最敏感了！

从一月二十六日朗读了个人书面声明“My name is the Revenge of Liberty!”以来，逢星期四我总是禁食而改两餐临时饭一两。今天算年初一，要供供亲人，乃没要拣残的一两而把中午这顿改了二两。拿来一看：胡萝卜、咸菜！——这又得加注解了：不知从何时起——也许还是从我在一所时吃米汤拒绝吃菜开始，佐餐的菜渐渐形成了“政治”的意义。由此引申：咸菜者，不新鲜的菜也。藉喻他们那滩老一套的脏水；胡萝卜么是这样的：去年春天吐血住院后一度服中药，中医叮嘱莫吃萝卜，因要抵消药效，这一点我原也知道，乃遵守了，为此又使他们多做了好些狗屁文章。后来那位中医说，熟萝卜可通融，生萝卜则不行；胡萝卜性行不一，食之无碍。恰好我一向也喜吃胡萝卜。而现在这个以什么“革命造反”自为标榜的窃政小贼大约就用上了这一点故实了，故总以胡萝卜或萝卜自喻。葡萄糖包装商标几色都有，他偏使人们老只拿橙红色即胡萝卜颜色的来！又前两个月买的笔记簿软封面也是这种颜色！……

午前送出了“绝食书”的第五一八页，作为回答或者示意或者兼而有之，午饭时扩音器响了几声，又是那讨人厌的“大老爷呀高高手”。到下午就作开了报告。似乎是那个姓何的，不过口音忒快，听不清楚，只稍稍听得一点儿。就听得的这点儿也都够了，充分证明着我所采取的原则态度是正确的！试举两端以明：

第一：开宗明义说“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敢承认我所已经揭陈他们的以“文”“化”曲解“和平演变”。借以对国内外各方面迷惑耳目混淆视听这一点测字游戏的企图，而只是支吾其词说什么文化即指意识形态云云。这倒也不必论，可是说它——这场狗屁之“文化大革命”“批评了周扬、吴晗、邓拓、翦伯赞”云云，则又是阴险而恶劣地在跟自由战士林昭讨价还价了！去年残冬这个“革命造反”的窃权小贼开始登场时曾设词探听过林昭，还对他们党内人士何所许可即还有何人能与我来说得上话？大约由于我提着姓周的发恨时说过下绝着之语，他们想到了彭真身上。既然他们都想到了，则我也就承认了。我于彭真本来无所可否甚至还为柯公的事对他有些成见的反感，但在经过了如许多事情以后，我对这位被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当为打击对象的北京市长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感情，那怕他原来与他们一模一样地混蛋（这点犹在存疑）又于诸般事情包括我的事情上都牵涉到一模一样的深度（这点恐怕未必）也罢，冲着姓周的一伙对我如此恶劣虐待恶意逼迫，冲着他被这场狗屁之“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公开打击的迫害对象！——冲着这两点我都豁免他！凭着共产党人于我的积久我已经很有豁免人们的权利！而我宁愿豁免彭真！只要他坚持不对“毛泽东思想”让步，作为中共党内有数的知名元老之一他有一切条件得到我的豁免！问题都是比较的，在政治领域中更是如此！对共产党人则更更如此！生前的过节不谈，假如他在柯公之死的事情上只不过表现了幸灾乐祸，比较起来他都还算是如苏三悦着崇公道之那句：无好人的洪洞县内只这么一个的大大的好人哩！哼！……想来他未必会得让步，我若做了他，我若居於他的地位上就也未必再肯让步：反正是这么回事情了，苟曲亦不得全，那都还是占着一头算了！干政治的不至於这点子算盘没有。特别近日小贼窃政以后（他总还该有报纸看而不会跟林昭一样吧？——晒！）更是又得说，我看做彭真我也要这么想：周恩来手里我都不曾降服，我来降服你呀？你等着罢！

这么地，我示意指定彭真的主旨就是要他们从党内开始彻底翻案！首先公开否定周恩来这一场卖空买空的狗屁“文化大革命”之政治翻戏！而他们却还意图还价：不搞彭真，搞吴晗邓拓；不搞陆平彭佩云，搞翦伯赞；周扬则反正无有政治实际影响，由他顶缸得矣！问题可能这样解决吗？真是妄人的妄想！几年以来我不止一次向他们明确表示过了：是非之间，泾渭分明，丝毫不能模糊而更不容商榷！到今日之下仍在采取这种态度充分证明着他们还是不认识自己的责任地位更且毫无悔改之意！与这些见了棺材尚还不知落泪的妄人那有谈论政治问题的余地？！不仅此也，看窃政小贼于维护“文化大革命”如此热心，又充分说明他一定在这一场里卷得很深！所以从去年六月以来即从我离开监狱医院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大局小局国际个人，小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姓周的所应负的责任都应重新估计！至少至少，以往我是把小贼搞的鬼估计得太轻了！由于仇恨集中在姓周的身上，更由于柯公冤死的前事，过去我于小贼寄了一种天真的同情，如我在“灵耦絮语”中所谓他处的地位很难云云。这是一种不知世故的善良的主观主义，说明我还是斗争经验不足而对共产党人的本质认识不够，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小贼要有一分半分良心他这地位才难处，若没有良心只有野心那可是一点都不难处的啦！那也好，吃亏学乖，认得你了！如“绝食书”中所言：无论谁个，来居于和我对敌的地位上，我立刻就确认他为我的敌人！死在头上不自知！哪个和你讨价还价呢？！

第二：窃政小贼也不知哪来的股子邪门劲儿，竟然一下端掉了上海市委与市人委而成立什么上海人民公社！此举除了其他可耻意图而外，简直是对于林昭政治感情的直接挑战。在“絮语”中我已说过：自从柯公不幸冤死，上海对于这伤心人来说都已经成了他的代号！其实这一份心情就是不说也很清楚的啦。姓周的就是老奸巨滑早有所见于此，故从我前年一来提篮桥便探我口气看我属意谁个继任？而“文化大革命”更由解放日报首载姚文元文章以造成所谓上海市委批评北京的假象。种种无非力图利用林昭对柯公、对上海的这一份政治感情，其成功程度虽然未便占价，总也说得声用心良苦！而小贼如此胡做妄为，若说得露骨而难听一些，竟与他选准星期五晚间上场一样，是存心要与柯公争宠而想把林昭心目中的柯公抹煞掉呢！岂不恶劣之至！前些日子——这月六日吧，小贼使同室的八二三（卢佩芳）对我说上海没有“市”了，市委修正主义，曹荻秋判无期等等。我不信道：修正主义那说不定，也许会有，怎生来了无期的话？我不相信！这么今天报告中算正式提到了，无期云云是不曾讲，只什么人民公社万岁之类。那么小贼，你都又不自量！上海者，柯公之上海也！除非国民党回来另派声望久孚的上海市长，要不上海在林昭心目中永远是柯庆施的上海！亦如“自诉二书”中一语成谶的那一句：“您将永远是——我的市长！”我诚然过去也说过目下这些市长们没一个压得住台，意指论能力论政德论干才还没有一个足使上海人衷心自然地推崇悦服如对柯公生前；可毕竟这个市委（市人委）还是柯公手里建立至今的，现任市长曹荻秋又是柯公的多年袍泽！小贼如此妄为，将置柯公於何地？！死的罢了，你是与活的林昭在较劲儿呢！那么我六月廿五日接见不来那天都说下了：打过了大贼老贼若打不过小贼我都要死了！你把枕头垫高些子！担子不上肩你都不知道轻重！就冲这一件，我都教你没得下台！曹荻秋们一时受些委屈也罢，跟彭真等一样，倒是蒙了上主恩典的拣选！跟林昭多了一重香火因缘哩！

报告之前楼下喊着一部分人到大礼堂去听。这本来是监狱中行之有效的通例，但现今他们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地利用着一切机会向林昭作示意，故亦利用上了。听四楼的总劳改一三三朗声喊着什么三三一、一六三、一〇五、一二〇号，等等。取瑟而歌既使闻之点，却又需要给来日那些不了解内情的公众作些解释：三三一是取代了原先之医务犯一五四的个戴眼镜的新医务，约是去年十月间开始上任的，亦窃政小贼之所自喻。三月三十一日，又是去年在医院决裂过后人们答复我以致人民日报编辑部控告信不转的日子。一六三，过去我曾指要她来给量体温——原作医务，后调外放。最近据八二三说又作医务了，亦吸引林昭之一着也！此喻我所心许或所指定的人。一〇五，四楼外放，后调三楼，前年始来提篮桥之日曾与

她共处过几天，亦戴眼镜。“五”是承姓周的给与林昭之代号，“一”则可以喻毛虫，周又曾自况，而今则窃政小贼大约也想来充一充了啦！即喻姓毛的亦得，反正如我在“绝食书”中所已经指出而揭穿的那样：那加上了四叠“伟大……”之冠词的独夫毛虫实质上不过又是小贼自命欲以借尸还魂而已！一二〇则是那个曾来欺负我的打手，兼如去年十二月似地喻着姓周的——“三”与窃政小贼——“四”之交替或曰相乘！他还死命要维护那个旧套子呢！当然他维护的其实不是旧套子而是他自己！因为他想要钻在这个旧套子里自立为王！真正又是不知自量！

晚上一两饭，又是青菜，我也没言声，待封门后仍在门首地上排了四个字：昨天是“一团死蛆！”，今天则是“死蛆一团！”。又关照八二三改饭帐：中午五两饭晚上三两粥。原先两顿都是四两，借喻林昭不跟这个行“四”的窃政小贼有得任何交道打，亦喻另外起头——早上三两粥，时而吃不得，那么我晚上吃去！这类心境没很多意思，但与共产党人们使使也还使得。夜晚是眼镜严封门，李姓者值夜。没多作声，只挂了一对白纸血书的春联於门之左右；文曰：“有来有去！谁种谁收！”

星期五发生的事情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农历丁未年正月初二）

凌晨醒来似觉有异，掀帘一望，果然春联被取走了。连系着的线都解了去，倒也是老三只手，那么悄没声儿，还不知我睡得太死。我才理解小贼心计：昨天吵得他够了，抓些东西盖盖脸。他也明知林昭现在不屑为这些与他斤斤计较的啦！另外么就还是表示着要拿走我的东西以至拿走我的血！你拿拿牢！该死的贼子！拿不牢你只算摸上一摸连点儿边都没沾！

生气自不见之气，含怒思忖一阵也就打定了应付主意。先循常例唱了圣诗，以后又唱了几曲歌。不久吹哨了，矮严来开门，一切无话。吃过，躺下睡觉。正睡着，八二三过来了：

“四九说五两不好吃的，监房没得的。”

我也想到了的，少问一句，躺着还没作声，五楼上这个小贼二十四号又叽喳开了：

“五两没得，问她晚上吃饭还是吃粥？”

小贼！贼碰贼且是会出贼张贼智！早起给了他们一个阴干不理（且慢得意，招数在后呢！我教你拿！你等着！），八二三出门去正待扫那地上菜和碎纸屑混合排成的“死蛆一团！”二十四号走过来了，“慢慢地！”站到那里看了半晌，“好，扫掉好了。”装什么蒜？夜晚你们特务婆子滚来滚去眼都戳瞎了？不过算叫这个小贼在这里“当家作主”罢了！嗣后八二三为改饭帐又走过来煞有介事地道：

“四九也是的，我跟她讲，她偏要叫二十四号过来。……”

那么我一听就火了：

“搞什么鬼？这都又赢了？狗屁！我只看他提篮桥的饭吃得上几天！能吃一辈子才好呢！”

这么地，五楼上这个小贼狂了，小人得志便轻狂，是之谓也！所以小人万万不可让他得志，否则不知要苦害多少正直善良之辈！这时八二三问着我我没说话，五楼上这个小贼又叫唤道：

“不改是啦？不改就照原来的。”

一肚子心火正没出处，抓着这个话靶我一下推开被跳起身来叫道：

“是要照原来的吗！要原来的！要原来的！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打倒共产匪帮！消灭共产匪帮！向共产匪帮讨还血债！”

上月二十七日闹过以后我已经向狄姓者明确宣告过了：我不认得这些三只手分子，什么二十四号二十五号的！我若喊打倒二十四号，消灭二十四号，那都是个笑话！我只认得共产党！所有的帐也只找着共产党！而这时小贼二十四号就又狼巴巴地跑过来一下子把两个窗子三扇窗全都打开，冲着我道：

“反革命分子！你叫，让你叫！”

让我叫，再好没有！我不叫那都有鬼呢！我一下攀上铁门，从这里可以看见窗外街道上的行人，我大声喊起口号：

“打倒祸国殃民的共产匪帮！消灭罪恶滔天的共产匪帮！彻底消灭共产匪帮和他们的特务走狗！清净的中国大陆上没有共产匪帮容身之地！共产匪帮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起来把共产匪帮赶进坟墓去！中国同胞起来向共产匪帮讨还血债！血债血还！向共产匪帮讨还血债！”

今天又下雪了，雪下得很大。见到这雪我心里有一种亲切的感激的欣慰！人们，来日读到我这个记录的人们，这是天父上帝的许可呢！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我向八二三说了那句彭真一出来姓彭的都要出来的话，示意於心仪的彭德怀将军，而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五日就下了雪。半天光景，也不多，可是下了。第二次，今年一月五日，我送出“年度总结”的杀手部分以后，下雪了，也不多，可是下了。第三次，一月十五日，正是我前一天耳食了两三句报告向大姚提出要求搬下五楼以后，正好又是主日，下雪了。第四次就是今天。昨日那改饭帐的暗示或者也可以谓之明示：我不与这行“四”的窃政小贼谈论任何政治！这么下雪了。偶合吗？也许是，可也忒凑巧了吧！不，这是天父给与孩子的见证！亲爱的天父同意我的立场以及态度！为此我更加信心坚定而满怀感激！啊，亲爱的天父，在这样伟大全能的主帅统领之下兵士原只需要一往无前地奋身战斗，别的什么事都不在意中！真理、公义在我们一边！我们必胜！

“人权万岁！自由万岁！美国万岁！联合国万岁！联合国以及她所坚持捍卫的基本人权万岁！辛亥革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民国法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万岁！民主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自我解放万岁！中华儿女浩荡不屈千古不磨的民族正气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都给你们这些肮脏共匪亵渎够了！像这样一些才是该配万岁的东西呢！

“血债血还！中国人起来向共产匪帮讨还血债！消灭共产匪帮！彻底消灭共产匪帮！中国大陆上十七年来的血海沉冤一定要伸雪！打倒极权制度！打倒血腥统治！打倒恐怖独裁！打倒特务走狗！打倒愚民政策！打倒奴化教育！打倒警察国家！共产匪帮要对中国同胞彻底清偿他们欠下的血债！”

基本内容大致如此，喊之又喊不厌雷同，因为我的对象是墙外路人，在宣传点固定而宣传对象流动的情形之下，这么办都可以行得。这里喊着街上连监狱医院等处都听得挺清楚的呢！当年李坤秀先生在这边喊我在橡皮监里听来字字逼真且听得街上的行人在议论，那么我知道了。这大约也是他们不让我去橡皮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里紧靠着街道只一墙之隔，林昭的嗓音又实在太嘹亮了！是当年街头鼓动田间讲话生生锻炼出来的呢，却好到现在用上！

下雪天原不挺冷但毕竟也有些寒意，我也绝不招呼谁个关窗！想了一想，我把八二三的席子拿起来挡了门的下端，又把她一条毡子用布带扎住在门顶高处。这老太婆也不是个东西！所作所为亏欠林昭多着呢！纵然奉命行事，可也背负良心不？我又不曾惹着你过！那么对不起，借使一下！我不欠你你都欠着我哪！

门栅一档，风好了些，准备你今个开一天！可我的行动不会由别人牵着鼻子走，“绝食书”且没完成呢！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把心思回到正题上去。正蹲在那里想，八二三发开水来了。

“窗开着，风雪寒气，这是故意虐待人！有不让人家送被的主子，还又指使着下雪天故意开窗的奴才！我没办法，拿你的东西挡上了！”

“挡上好了，你莫拿掉，我都不帮你关（窗子）。”老家伙就这点厉害，明知如此跟我送顺水人情呢！我说：

“我也没请你关哪，由它去好了！”

发过开水没一会儿，二十四号小贼倒来关了，我冷语道：

“关什么？开着麽！一会我还要叫呢！”

一会我都是还想叫的，她支吾道：“你干什么泼水？你往外丢东西我给你丢监房里去！”小贼，说着话你也没知道啥话啥意思！不过，人们请看：有这号把自己降格来与犯人“平等”至此的狗屁政府的吗？这些共产党人真丢他们祖宗亡人的脸！我大声道：

“下雪天你们故意开窗，存心虐待我负病的人！抗议虐待我才泼了水的！是你先开窗是我先泼水？”

“你泼水我也泼水。”

“你泼我就拿八二三的东西晦气好了！”

“你挡着我泼不进去了？也泼得进！”

对口一通，小贼收拾了地上那一滩子而去，那么我也不为己甚，坐下来进行我之以笔的战斗。挡在门下端的席子给八二三放回去了，毡子则仍由它吊在门上。饭帐经过寻思还是改了三两粥（晚顿）。

“要后天吃的，这又得隔一天哪。”

没理他们，临时饭反正可以由多减少。

午饭是芋头，裹着少许青菜叶。芋头，南人或作芋艿头，谐音“遇头”或“遇奶头”，是见什么头头或见母亲之意。当然这个母亲的含义在这里较为暧昧，也许又是共产党人的自居自命罢？芋头有两块发黑了，经过冰冻所致，但也可能是暗示“母亲”同样具有缺点，等等。瞧这些灯谜索引够了无聊不？

午后副食品大帐来了。早都好来的，我也知道，他们盘算我一肚子心火，春节反正要吵，索性过了时候再发。人们别笑我忒自以为是，你们不知道呢！从林阳再来提篮桥，此间好多措施都从我身上起！充分表现了极权制度的不严肃无原则！现在可是更什么了！那不这一场文法都没通顺的“革命造反”还打从我身上起呢！……

先发来一斤粒糖，我是想好了，拿着那只母亲机绣着大猫给小猫送食的提线圆布袋，让八二三装进去挂在外边木门上。

“不拿进去吗？”

“拿进来一下就吃光了。”当然她和人们也明明知道：我只是不愿拿星期五下午来的东西。之后又发罐头，并且演了一场小小的戏，至少动作是颇为戏剧性的：先拿着罐北京鸭子来，这是去年十二月拒卖过的玩意啦。我可也没吱声：具体问题只是具体问题，阿Q的圈圈反正就怎么圆，由你们画去得了。刚放进口袋挂好，走掉的八二三一转身却又拿了两个小罐子来，问我要不要换？“这两罐一块，那个多着五分呢。”多着五分倒小事，我看了看那两罐：一罐猪肝酱，一罐卤猪杂。那么该是我说猪肝酱小罐子好玩的句话又被八二三传了去而给他们派上用场了！这些敌人真无缝不钻！可是又得说有什么用呢？！不过证明其恶劣无聊罢了。我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处置，让她们调换了去。来的那两听也放在布袋里，今天我什么都不往里拿！

今天我什么都不往里拿！这原与信仰无涉，教规也并不一定让我们星期五下午什么不吃什么不受，但这是魔鬼门徒的恶劣试探呢！原来我星期五晚饭禁食是志念柯公之死的，年来对这个政治匪帮心灰意冷至于极度，故今年第一个星期五即一月六日的那顿晚饭浇上自己所沥的鲜血以后吃了下去！——与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父亲忌辰那天的饭一样：明示我将以自己的方式来了我身上所负的亲人之血债了！原准备从此开禁或至少不回回禁食，可是那个“革命造反”的窃政小贼想利用这空子呢！那么我跟你来个坚壁清野！今儿我下午两格开水都倒了，改的一两临时饭是胡萝卜煮一种似青不白的什么菜，也倒了！这种菜已经吃了好多次，当然也是讨价还价之一手了：你不吃青菜么，来点儿白菜带青！嘿！来日读到这个记录的人们，敢问作何感想？！

这两天的记录篇幅都忒长了点儿，要天天如此那可够烦，而且我别的事也做不成了。不

过以后可能会短些。这两天之所以长，一方面固然花样多，一方面，正在起头，说话对象又不是这些装神捣鬼的共产党人而是来日将要阅读它的社会公众，为了使人们清晰地理解事态，于某许多细节就不免多说一些乃至加些注释。这么我想以后会得短些的。

今天的生活与战斗大致就如此了，只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记录，可得请读着它的人们别要笑话，没办法，与这样一帮子政治匪徒作殊死战那是什么手段也得使上的呢！如我所言道的他们不择手段，我也不择手段！天公地道，理所当然！而且我比起别的战斗者们来有一点特殊的有利条件：我在政治领域中可以说是个小孩子。那么正好，有许多事，大人做不得，小孩子做得。想当年把母校北京大学“五·一九”抗暴运动的好些情节讲述给前辈们听的时候，他们听到掉热水瓶（代手榴弹），制引魂幡等等之类，就不禁失笑道：真也只有你们这些小家伙才做得出！

前辈们无意之中的一句评论使我想得很多。首先我想起当年就学于景海女校时从英文课本上读到的一则幽默故事：说的一个自种人跑到非洲土著聚居区去，也不（知）是要他们的土地是要什么，土人们跟他争议了起来，各不相下。而有个土人——有个黑人便道：你不用跟我们使劲儿，你连我家三岁小孩能做的事情你都作不到！白人自不服气，道：怎么我还不如个孩婴么？倒看看什么事三岁孩子能做我不能做！假如真有那么一件，我就自认失败而去，再不到你们这里来了。土人道：好，一句话算数。这么他领着白人走进他的小草屋，只见草榻上一个两三岁的稚孩爬在那里玩耍，时而自己扳起一只脚来送到口边咬咬脚趾。土人指着道：就是这件事，你做得到么？那白人坐下去也模仿而行，可奈成年人筋骨已经硬了，怎么扳就是不能把脚扳到口边。一次次失败累得他满头是汗，非洲人们又在一旁耻笑。没法，他最后只好认败而去不题。

事情呢也不过是个穿插的笑话，却是笑话之中每每含着真理。我想着兵法通则之一就是用其所长攻敌所短，那么正好该我们把自己的学生本色青春气质在战斗中发挥个淋漓尽致！所以在一所时就曾冲着承办员以手放在口边摇动作上海小孩儿们常作的“阿咪咪”！今天我又来了一回儿戏，说起来不无好笑，但反正是对共产党人啦。是这么的，就为他们拿走昨夜的血书对联，我早上就想好了：大便时留出了一点，下午就卷着纸棍在白纸上大书了一个“屁”字，到晚差不多干了，夜里就仍把它挂在门栏上。作着这事我自己忍笑不住，当然地，他们也是要拿的了？那么拿个屁去，还是有臭气的哩！这不你们要拿么？我都叫你们拿个够！

我是提篮桥里的白毛女！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夏历丁未年正月初三）

早起是此黄即四楼之大脚黄开门，我又把粥倒了。现在碰上某几个人开门我是不吃粥的：林、姚、新调至的任（原非新人，但已好久未曾搭面）以及这一个黄。原因则各有差等：林是因为她骂了我一家都不是东西——不一定是她本意，但总她嘴巴里出来呢！又因为义母鲍俊群与她的过节，更因为，大约由于有些犯人说她脸形略似毛虫人们竟就在许多情况下把她代替了，象征了毛虫！那么倒使我欲下台而亦未能了！姚则因为人们已赋与她以一种暧昧意义而她本人又曾对我口出秽言！任是因为她前年曾拿掉过我挂在门上的血书从而扮演了一个象征着血债不还的角色！虽系奉命，事情总是她手里做的而且人们目今使她跑来正又是这个用意！大脚黄本身于我所引起的反感尚不一定促使我如此坚壁清野，但那窃政小贼正拿着她与三楼之小脚黄来黄去地想作一番无形取代的文章呢！谁起来似乎我忒傻：粥又不是为她们吃的！却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我也没有退步：已经如此行了，改变方式就意味着改变态度，至少这些见缝插针的人们从这些地方努力寻找突破口。不吃呢，她们时而故意调排这些人值班逼我不吃，似乎我吃不吃都由他们在作主！行吗！精神胜利原是阿Q本色！我总之不能给你们提供任何缝隙！

我把茶杯盖子留着粥在门前地上排了个大大的“屁！”字。……昨夜挂在门上那个有臭气的“屁！”拿走了，大约还是大脚黄拿的，我只听得一点声音，也没抬头去瞧。是给你们，你们拿吗！一面叫八二三跟我把晚饭改了三两粥。“早上吃不成我晚上吃！”——别稀奇，咱丢落你这一头都还有一头！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河正如没有不散的筵席！合着我们的乡谚：杀猪胡屠死了都不吃带毛猪！莫道你什么“革命造反”的窃政小贼，你们整个共产匪帮都又算什么东西？！

上午发大帐日用品。这回因没钱，只买了两团线。而对方找准今天发又是具有用意的：借着“十一”为引线显示我接受去年十一月那点儿暧昧东西！我仍是其移祸江东的本旨表示是“十一”——姓周的在统制我的日用品，诸般等等。由于一腔心思不可告人，窃政小贼的文章是愈做愈晦涩了。我让八二三也把线放在门外那个装著糖块与罐头的布口袋里。

中午的菜很怪气：蛋块屑粒，衬以青皮萝卜。从年前（旧历年）迄今犯人们还不曾像像样样尝过一回荤呢，净拿着这些蛋屑末子充数来了！蛋当然也是冰蛋之类，不会有什么实惠东西。就这一端，已可证明水在那里干下去，小贼的能为不如大贼。本来吗！一个国家，是容易的？！观乎其对于区区林昭的态度就可以充分看穿此人之不识轻重不知自量！虽然这都不与我任何相干，现在对他们我也只该抱定唯恐天下不乱之宗旨！可是我发挥到哪里去了？哦，是从蛋屑末子发挥下来的，那就还回到起点即回到引起发挥的小菜上去。青皮萝卜即商家做咸萝卜条的那一种，已经腌过了，生溜溜的煮不熟。我才知道其用意呢！一方面，拿着个“青”字作文章：“青”，可以解为青菜之青，暗喻他们窃政以后表皮没动；亦可解为青年之青，似乎他们准备把面子给与谁个——给与我等这一伙青春代自由战士吧！那么去你的！谁理你们这碴儿呢！另外一方面则当然还是如前所述的拿着萝卜做文章，这些人除此以外都没有什么有聊举动了啦！我吃了蛋屑，剩了萝卜又剩了饭。从一月二十八日复食以来我几乎顿顿剩饭，既因胃口不好，亦示纠葛未了。晚上改的粥倒吃了，菜是青菜豆腐。这又得加注解了：要按着中国民族风习，过去死人丧葬菜肴倒有豆腐，故丧礼开吊习称吃豆腐，可以解为他们要为谁比如为冤死的柯氏公开发丧之意；但按南中民谚，男女调笑亦称为吃豆腐，故又可作另种恶劣暧昧的解释！窃政小贼就是这么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与青菜煮在一起则更好模棱释意了。由他去，我不管，我仍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吃我所要吃的，青菜则留在汤盆里以备封门之后排字。昨个是一团死蛆，今个该变变花样：就给你个死蛆一团好了！

这么地，封门了。后来说是姚与任两个上来的，姚在那端不曾过来。继393以后调到五楼上来晚间同小贼二十四号同睡的是个风化犯子了。当然此举亦隐含着颇为恶劣的用心，却只是共产党人们固有的本色！此人有时上来得早，有时稍迟；今晚则又早了，倚在栏杆那头与八二三等白话。她们都是先已布排下的，赶到姓任的过来封门，那两个便也过来了，借口说屋里有格子要拿出来。我没理她们而对八二三道：

“格子你不是拿去了么？”——今晚改的临时饭是粥，我让她倒下来而把格子拿走了。

“是的，拿去了，没有格子。”八二三这么说着，那两个却还在啰嗦，小贼二十四号一手掀着我刚洗过还没干而搭在门栅上的卫生裤往地下一丢！混帐东西！欺人欺惯了呢！那么我火了，骂道：

“你凭什么丢人东西？你个混蛋！”

小贼又抓着我手巾丢在地上，我要走出去拿，二七三却扭住我往门里使劲猛推，一面嘴里纸老虎反革命地不干不净。小贼则文不对题地强辞而道：

“你丢公家格子，我们就丢你东西！”

八二三努力把着我要我进来，我则使劲抓着铁门怒道：

“我待把东西拿进来呢！你扯我干什么！那么你去拿！”

姓任的混帐看守眼睁睁地在旁边瞧着这一场而一言不发，这时才算开了句口，一方面大约也因为我已经语传于她了，我说你们都瞧着：穿制服的人坐观劳役毁损个人物品进行人身伤害！这么她说：

“她的东西给她吗。”

二七三这才松了松手而让八二三走出去拿了摔在地上的东西。刚进来碰上门，恶劣透顶的小贼二十四号也不知是教好的抑是恶意卖狠，竟然一手又取下我挂在门上的圆布口袋往地上一擦！八二三道：

“你拾起来呀！”

“不拾！随它去！”

那两个走了，姓任的随着滚过去封上了那边的门。唉！人们，来日将要看到这个记录的人们，请想想我怎么忍得下心头这一口恶气？！完全是平地风波故意生事！析其内在因素则可能是为我夜顿改粥虑出的小心眼子，也可能是昨夜把“屁”拿走丢了面子，还可能是因为我不理睬姓任的才故意来逞这么一次威势或想我向她说说话，等等。不管怎的，总之是恶劣到了极点！一时愤无可泄，想着我的东西也被他们糟蹋够了，屋里除了两块大木板别无公家物品，只有一个马桶。马桶从我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晚砸掉了盖子以后一直没盖——没用上盖，倒也算太平些。桶里还有大便呢！白天倒下去的。我也不管这些，火头上双手拿起就砸！八二三死命捺住我：

“这不行，这不行，莫砸，莫砸呀。主管！主管过来一下！”

主管才不得过来，这些人人都知道林昭发着性子天翻地覆，早走去远远的了。八二三与我扭了半天，又喘又咳，又急又笑地道：

“哎哟，我按不住你了呢！”

我怒道：“你别管我吗！你瞧瞧他们这上门欺人！我又没撩着他们！混帐透顶了！”

不知那里来的股子劲儿，我终于把个马桶砸成了碎渣！先把铁箍丢出去，铛啷一响，那两个在那边互诈道：

“砸坏了。”

“明天攒她的面盆杯子！”小贼哇哇地道。

我咬着牙，一块块木料、桶底、扔得个满地铺花！幸而粪便不多，也就由它流溢在门首了。完了此事才觉得略泄中心的愤气！格子里倒着水洗了手，八二三道：

“啊，说是要这个格子呀。早想着我就把她们算了。”

她们两个格子，这一个专用于给我发水。本来白天黑夜都是留在劳役屋里的，我想着这些人行止下流，心术促掐，纵然圣经上已经明白诲言道是从外面来的东西不能污秽人，我可也犯不着活受肮脏！当然防不胜防。那也就能防多少是多少罢。一方面，从上月十六——廿七日延续绝食了十二天（每天平均二两，有时一粒未入），经常泄泻。诚然也可能是几年来艰苦奋斗经常绝食使肠胃机能衰退了之故，但我联系到一所之事不免也生怀疑，故在月初起（大约四——五日之间）把它留在了自己屋里。这时八二三一说我乃不耐烦道：

“少出花样！这格子又不是头一天放屋里过夜！再说那天我也已经与严主管（矮严）说过了！她们就是找事嘛！”

我一下攀上铁门，大声向“听得见的人们”告诉了今晚五楼上所发生的恶劣暴行！我道：

“连你们穿制服的也听着：我砸了马桶！可是我不承认错误！今晚我没有错误！这是他们平空生事！半年多来，隔离监禁，使着这些小人对我备致虐待！不止一次公然进行人身伤害！但你们能达到什么目的？什么目的也不能达到！除了收获更深切的仇恨！”

我一面扬声报道，那两个还在那里轻言侮谩！有许多话显然是人们授予的，诸如：“我还狠不过你是的？我倒不相信！”“你攒什么出来，我们攒什么到你监房里去！”“政府放你过门，犯人不放你过门！”乃至什么“枪毙你！这种‘反革命’不枪毙都有老爷了！”云云，以及许多恶劣的话。知识分子就是受不了侮辱！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是个长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弱点。今晚我是腔血为沸的了，一下激怒攻心，便攀在铁门上对着窗子大声呼喊起来：

“提篮桥里的白毛女，呼求上海公众的同情和援助！我是林昭，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提篮桥女监的政治犯！我家住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提篮桥里暗无天日！共产匪帮灭绝人性！‘革命造反派’调戏女犯，逼我丧失贞操！我负病在身，经常吐血，还受到无理虐待，受到人身伤害！威胁要杀我灭口！上海公众向有仗义执言的传统！听见我呼吁的过路公众，听见我血泪控诉的社会公众，请同情柯庆施的冤死！请同情林昭的处境！请传布我的冤枉！上海公众，上海公众，请听林昭的控诉：毛泽东调戏林昭，谋杀柯庆施！我作为这件政治血案的见证，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公开揭发，提篮桥拿着冤沉海底！我受尽残酷逼迫非理虐待，生命朝不保夕！听见我血泪控诉的上海公众，请同情柯庆施的冤死！请同情林昭的冤枉！请声援林昭的冤枉！”

一遍又一遍，只字句小有出入，大旨内容是不变的，夜中听着也许分外凄厉，而那更加凄厉的是我的心情！那两个混账劳役全然不识轻重起倒，还在那里火上加油说些什么“丑死了！丑死了！”“‘反革命’本来人家不晓得，这一下可是都晓得了！”甚至当我换气间歇时还在挑衅：“纸老虎断气了？不叫了？”后来一下倒不吱声了，大约人们看我动了真情，愈挑愈怒而悄然示意制止了她们。——她们那房间是敞开式的，两边栅栏，从楼梯上来往那边作个示意或进行教唆都至为简单便利。有几次我就分明听得人们在口授她们和我对闹，虽然语声不甚清楚。那么天下人请看：这也是共产党人作的好事情！

直到吹哨以后我都还叫了一通。女监临街，这一面与市街更是贴靠，声音扬得很远。本来我不知道，那年——一九六三年羁押在此曾去坐过一回橡皮监，听着李坤秀先生在这边女监里叫“国际法庭，伸冤理枉！”等等，十分清晰。街上的顽童都学着她的语气而拖长了声音（虽然较轻）叫道：“国际法庭！——”那么我知道了。对于战斗者，一切知识都是有用的！哪怕是对地形特点的了解亦然。尽管天冷窗子还关着，想来像这么呼叫，街上总该听得见吧！林昭也别无所长，唯一的战斗特技就还是我之新闻从业员、文学工作者的职业特点：公之于世而宣之于众！喊了一阵，静了一刻，只觉得五内若沸而心如刀绞，一下不禁泪流满面而失声！

“天父！天父！天父的震怒赶快到来！求天父的震怒赶快到来！天父的震怒到来吧！父啊，你的仁爱已经够了！这许多正直善良的人付着代价已经够了！求天父的震怒赶快到来！”

“父啊，父的旨意那天要我作殉道者，我都欣然为之！时日曷丧，与汝偕亡！我不惜与他们同归毁灭，但求父的震怒迅速到来！”

“父啊，你看见孩子的处境，你看见仆人的战斗！你看见我遭受着如何难以容忍的恶劣虐待与无理侮辱！这一切都在父的眼中！他们要逼迫我失节屈服，但我宁愿死！不！父啊，任他们用尽不义的权力，他们的目的永远无法达到！”

“父啊，父啊！我求父的震怒，求父的震怒赶快到来！”

此时此际，除了天父的慈惠与真道必胜的信念，确实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够使我感到安慰了！虽然，我还是语不成声，连圣诗也唱不下去。唱着“Nearer My God To Thee”，启吻发声，泪流满面，哽咽至不能竟句！我的心！我的心！天父天父，我这愁苦惨痛的心啊！

上半夜林值班，走过来互视了一眼。我的眼神大约很悲愤而且很惨厉！她乃默然走去。我与这人好久以来已经不说话了。我呆呆地坐着，有时俯伏默祷，有时似睡非睡。换班了，江走过来，我看她一眼，但仍未作语。以后则是宋，我也没与她说话。

调换粥米的“喜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丁未年正月初四）

晨起正含怒以待，开门的来了，一看乃是江，大约人们觉出了我昨夜有与她说话之意。另外吗也还是带着某些略示之类，最通常的一点就是：吃粥。大约因为我在监狱医院时一阵吃惯了面食，于早粥一直不感兴趣甚至不吃，正好又与管着女病房那个姓蔡的别扭得甚僵，

于是人们似乎把吃粥引申成了服服女的，再一引申而成打折扣，办办私事，而饭则也就天经地义地成了公事，等等。回到女监来的去年六月抄一肚子没好气，连两天没吃粥，那天正是江来开门，倒吃了。于是人们自然便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起她来。我可不管这些。三楼工作人员或说女监工作人员之中她和宋的风度修养大约还能够服人一些，虽然也是比较的。过去与她谈过而且作过较长的谈话，但她自己说得少，总是含蓄地微笑着听我说，有时点下一两句，倒又颇有分量。我们顶过一二回，不过总的说来至少未必比别人更坏。今天她来开门，于我此时的情绪来说倒也还算凑合得上。我招呼了她一声便坦然自认道：

“马桶是我砸了，我可不承认错误！昨晚我根本没做任何动作！都是她们找上来的！而你们穿制服的人就在一边看着，此事教林昭如何理解？”

“马桶砸了，她说要来攒我的面盆杯子，那么我请问主管一声，只要主管同意，我以后把面盆杯子放在门外让她攒！我攒一下公家格子，她攒一下面盆或杯子，一下对一下，可以的！大家有个抵挡，只请主管说一声！”

小贼二十四号一面收拾那个马桶之残局，一面则喃喃自谓：“是要主管‘教育’么！”……我一口气说了不少，江道：

“马桶碍着你什么事了？”

“那我的东西碍着她什么事了？人家门栅上也放东西的么！”

絮聒半天，勉强摆了摆平。江问我：

“攒格子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

“这个，发泄而已，当地一响，痛快一秒钟，不解决什么问题，但确是由思想问题所引起的！故也不能简单地回答‘对’或‘不对’。主管，有许多事情都很复杂，可不是小学生的算术加减法哩！”

“你攒格子不对，她说要攒你面盆杯子，那当然也不对，我们进行‘教育’。以后再发生这些就——”

说话中间粥来了，我让八二三先放在门边上。而人们倒已经“请”江下去了好两回，她其时指着粥问道：

“粥呢？”

意思叫我吃啦，那么也是人们的面子，我应道：

“知道了。一会再吃。”

“还有这要拿进去吗？”她指着地上那个布口袋。而我则愤然道：“主管，这原来是好好挂在此地（指门边上）的！她凭什么给人乱丢？”

“好，知道了。”她也还了我一句，然后走过去大约说了小贼几句，这么小贼过来捡了起来，正好八二三也在，她给挂在门边上而道：

“喏，她要这样摆哩！”

八二三帮着打结，又问我道：“拿进来好吧？”我本来还想挂它几天，反正也不饿；而且安息日虽可拿得，却是十二日，又是年初四，与这些目注针养之辈周旋惯了林昭倒是也有些谨小慎微，主要因为我颇服膺武松所引的那句俗谚：篱牢犬不入。只是转念一想，反正卖了面子，索性卖一回得啦，乃点头同意而使她给拿进来放在了木板上。是时室门尚未碰起，猛然看见昨夜誊得的四页“绝食书”，哎呀，怎么忘记了？说话之间还记起的哩！拿出去给八二三，她不肯收，说送饭那四九听不懂她的话，回头乌搞，云云，也不知是真话抑是推托。靠在八角圈上喊了两声四九，三楼距离过远，没听见。恰好四楼的一三三在掸窗，帮我招呼了一下，四九这才上来。我便给了她，说是要给主管带去一下忘记了的。这么才回到室中而碰上了门。怪哩，每天也都要等到早、晚室门碰上，刚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监禁以及虐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之一！……

回来倒下粥吃了，发现换了一种米，大约是粳米，沙掺掺的不甚好吃。联系到今天再次提出要求搬下五楼时江道：“今天明天可也不得解决。”我道：“不是今天提的。”她道：

“我今天才知道呢！”怎么？改弦更张了？调人（工作人员）管我的事了？抑算调换路线了呢？昨晚的攻势吗是猛，调戏女犯云云又直指着“革命造反派”亦颇难听，可以指望人们爱惜一点羽毛吗？还只不过也是作为一种情绪上的缓冲呢？他们一向以来经常根据“需要”上着类似改换粥米的“喜剧”，而我的感觉只是：权力之滥用向未闻有至如是者！天下奇闻，万古贻笑！反正这是他们的一场生死斗争，又得说总之已经把脸把屁股都丢到了林昭跟前啦！……说了一早晨话总算也解决得一个问题：从去年九月三日衣裳擦地事件以后我是一直没要二十四号小贼再拿饭发水，但污水还是她来倒的。近日我发现人们连这点空子都不放过而在利用借口试探或为示意，早不想要她倒了！今天凑着机会乃便正式提出：“总是麻烦了八二三啦，一起麻烦她好了！”江笑谓如此也许可以帮助你克制一点是吧？这么她表示了同意。从今天起，小贼除了作这个楼面上的杂役，跟我什么牵扯都没有了！也就算为我对小贼及其主子的批判性态度之一端吧！

午饭是胡萝卜青菜，晚上则是萝卜咸菜，晚上的菜退掉了。并非只为“阶级仇恨”而然，我现在的身体也是不好，消化衰退，饮食无味。从今天起晚上改了粥——三两粥，倒也满管饱：好消化，又热和——昨天的粥是临时改的，今天开始则是长期的了。吃吃再说，所谓长期饭帐原不过一天以上。老吃粥也不好，脾胃愈吃愈弱。我是赞成凡事多经磨炼的。

日间无事，一方面也为平静心情，拾套起那一口袋东西来了：两个罐头无什说得，且留到一边；那一斤糖，前天下午发来没往里拿，八二三后首（当然是教好的）搭讪着走来递一块给我道：“都是这么样的。”一看哩，是块玫瑰图案的纸包硬糖！她叫我吃，并道：“你先吃我一块，明儿我吃还你两块都得。”我淡淡地还了她而道：“你拿去，我自己有吗！吃你的干什么？”——因此一段，我以为这回真个都是那种玫瑰糖哩。虽然后来也晓得了，那不前天夜里那一个回来，随身带了四粒糖，除那一块玫瑰而外，有一块桔子糖，一块形状略如菠萝的什么“多味水果糖”，另一块则忘了。当然地，今天这点子糖内中也定有文章的了。先没管那许多而顾自把来倒在了汤盆里存供一过，然后再打点着装在瓶里。反正也没几天吃得，这到手不留原是林昭的性格之一，当年在一所一句冒险家的本色曾使那个老奸巨猾的眼镜先生闻之失笑。可也别说了，能够发笑总还有些人情味儿。

这月就着原剩下那两块多钱鼓捣，也没买成什么东西。而这买不成其中也有天父意旨。原说“没接见的”买两斤糖，我是没好气顺口一句：我算有接见的哪？八二三顺水推舟道：那么买两斤啰。然而为那四块钱憋扭一场，到底没买成，看来天父要我记着：我是有“接见”的！因为我家！——有我自己血亲近支的家，有我作为自由战士的家！更重要的是：有我基督亲兵永生的家！那么我感谢父的允许！从父的允许中我深得安慰！又如鱼肝油，本来是极普通的一种商品，此间亦素常有售，旗鱼牌，圆形瓶子，三块钱一瓶。就为林昭买了，一瓶鱼肝油大出花样：黑色塑料盖子改成金属盖子，瓶形又改小了一圈左右，最令人发笑的是瓶贴都改换了，把原先的“清鱼肝油”四字改成了“鱼肝油”三字！降价为二元八角一瓶。人们看到此地该问了：算啥意思呢？这又得你个当事人来细细注解了呀！我只好说说我打灯谜的心得，为是为否则连我也说不上呢！一九六五年初在一所无意折断这一把浅绿色的塑料调羹，毛贼也许就从这里触起了杀心，而这个典故遂使我的“他”——柯公庆施与塑料制品有了某种“代表关系”，黑色又是我的丧服，是我为他制作“冤”字的臂纱。原来人们用之未必有意，那不现在用黑色塑料瓶盖的产品多得很吗！可是他们换掉了，换上金属盖子，大约因为窃政小贼名字中带“金”之故！到了目下这一暧昧意图的可耻内容就更加分明可解了！瓶贴四个字改成三个。大约算暗示我他们的“核心”已经改组过，姓毛的不在其内了！二块八角，是“四七二十八”也！“四”是窃政小贼之所自居，亦是他们内部给与他的不义名位；那不姓周的欧洲之行回来以后拿着什么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开招待会就以他自己排名第一而以这窃政者排名第四么！这么地，“四”乃成了窃政小贼之代号。“七”则有二义：我与柯公冥婚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是“七”也；安息日又是第“七”，这么“七”数宛然成了林昭全部战斗宗旨的代号，云云。人们，来日读着这些记录的人们，极权政治要

的这些把戏好玩不好玩？假如这许多戏法不是如此紧密地服务於他们之肮脏目的，那倒是值得为之一笑的！

可是我到哪里去了？哦，是说鱼肝油。实在与共产匪帮之间的这些屁典已经累积得太多，信手拈来都说之不尽。这也是我决心要作这个战场日记之实录的原因之一：不深入到这许多细节上人们将不可能彻底认识这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这个月原先登记了鱼肝油，也因为钱不够退了。后来听八二三说鱼肝油是三元五角一瓶的，大约是青岛那种“双鲸”牌，那维生素甲、丁的含量国际单位要高于“旗鱼”牌成倍哩！虽然，他们拿这种来都又有意思：如上所述我与柯氏冥婚结合在五月七日，那么是“五七”了，五七者，三十五也！然而窃政小贼是拣定了星期五上场的，这“五”与星期日的“七”相乘亦可得三十五！他们的暗示隐语其模棱两可也如此！好的是林昭中心自有主在得以不变应万变。

两球线也拿了出来，一看，才发现那团黑线是蓝线，那天拿来匆匆一眼失于检点，又被赤佬蒙了一回！上次买线是一一去年十月罢？我于购物接见等原都记得有帐，赤佬们拿走了！那回也买一团白线一团黑线，发来时黑的牌儿是只“红猫”而白的则是“红狮”，多少还流露了一点周恩来的幽默感：隐嘲林昭“我是狮子，你——是个猫！”或亦可作大局小局的某种借喻。不管怎么，当时我倒确是为之失笑了不止一次！这回发来的可两只都是红猫了！赤佬又在别有用心呢！他上场以后一直拿着蓝色做文章，乍一看，他是利用我哀念柯公的感情：——即凡上有亲丧，则幼辈灵位服蓝色。柯公年事差长于林昭，但为尊敬父亲，从他在一所灵应初显，就只要我以蓝色属他。以后我才想到联合国旗帜是蓝白色，亦称巧合。然而窃政小贼于此却又是别有用心！如同借大脚黄的口公然挪用着柯公灵语的戏言呢称骂我“坏蛋”乃至不自量力地搬掉整个儿上海市委一样：他是要居於柯公之位置上呢！真正该死该死！故我要在“绝食书”里撞他道：你的个人影响——你的魔力于反抗者竟能这么大吗？！人们，林昭此心，唯天可表！连柯公之事也叫是一场弄假成真，否则要是他活着，我万万不得委身于他！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不低，上海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同样是我的敌人呢！然而如今这个窃政小贼竟不知自量若此！再细细寻求他拿着蓝色与我做文章的因素大约还有这么一个：即前年冬天我在此间买练习簿曾有两回那封面图案是一株蜜蜡色的树，四只鸟在向它飞鸣；最后一只垂下了两支翅膀表示知道了的样子。而这一幅背景就是一抹蔚蓝的天空。彼时——前年十一月九日吧？我一方面固然不无欣赏人们的运思，却也因为略含暧昧气息而向周某那个姓何的娇娇发了话要他们严肃些！……而目下呢，这“第四”者——窃政者大约就从这一意义上拿着蓝色大做文章了！无微不至，虽然也够无聊！

这一天除了早晨这一场，过得还算平静，但心情是决不平静的！思潮起伏，痛切而悲愤！星期日晚上倒不更唱圣诗因为午前作过礼拜了，而今天我便借着这个时间又一次向“听得见的人们”表白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我在约摸七点过后开始，先唱了两支歌，之后便呼唤一切“听得见的人们”听我说话：“同犯这个词儿我是素来不用的，难友呢，提篮桥里龙蛇混杂，三教九流都有，林昭于某许多人殊亦不敢高攀！那么还只好干干脆脆说一声“听得见的人们罢了！”

我简略介绍了我的身世：家庭、经历——我们是对于共产党人一无所欠却只是被他们亏欠了的一家“反革命”！当年的“小神经病”之热情：南下、西南、华东军大、苏南公学、土改工作队等等。一九五四年以后的迷途知返，大批“调干”学生转而追求知识以补充冷虚；以至一九五七年那场臭名远扬的“反右”！残酷的政治迫害的腥风血雨！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我既不能再跟了共产党去反右因为那是不义的！那么只有做定了右派来反共了！”

下来是我们的案情大要：被捕以后的“思想日记”，一九六二年的出狱，致陆平书，与他们的交涉，呼吁书的公开发表，再度入狱，一所的那段儿糟糕事情，“宣判”后来到此间与周恩来的干仗，住院问题，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以及等等。直到去年六月间时决裂。

“为什么他们——这俨乎其然的所谓‘中共中央’也者非要找着像林昭这样一个年青人。毛泽东所指的‘黄毛丫头’来苦苦纠缠不已呢？”我向听得见的人们提出这个问题，随

而自己作了分析：“第一：大约由於这个青年几年以来在斗争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才能；第二，如他们所言：我的同学们都很佩服我，第三，在发生了毛泽东谋死柯庆施我在同学们中间有些影响；第三：在毛泽东谋杀柯庆施这件不光彩的政治血案之后，他们更拼命想着与我了事；第四呢，”我自己笑了一声，“这是他们的迷信！他们说我的态度与美国是完全一致的！这可要命了！过去在教会学校读书虽然多少受到些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思想影响，我可不曾与美国有过任何直接的政治关系！我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可是这些共产党人穷极无聊，非说我的态度与美国完全一致！好像我能接受的事情美国就也能接受似地！简直可笑！虽然，有时也有巧合！比如去年六月二十四日我离开监狱医院，五天之后，六月二十九日，美国就轰炸河内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哩，反正人们来日深入于我这几年之战斗生活中时将会发现的：类此的巧合非常多。比如去年五月——十一日吧，因一方面使监狱医院那个姓宋的院长来与我试行谈判，一方面则又借着当时狱中正搞什么“三挖一找”的机会布置大会发言，第一个就是女监那个出卖上帝的九九八！那末我怒极了，跳起来就大声歌唱赞美诗，直到她说完，这么宋来了了一下场。而事后我从大约是五月十九日的报纸上赫然看到，同日在滇省附近“美机五架击落我<共>练习飞行飞机一架！”

我把这些奇妙的见证归荣耀于天父并在心中充满了感激！人们，请看，我不是孤独的！万王之王、万军主帅统带着林昭犹如统带着他一切亲兵一切仆人！

最后我庄严地申明了我自己的基本立场：

第一：“作为一个所谓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年间欠下了无数血债，造下了滔天罪恶！共产匪帮没有资格与任何方面谈论政治！

“然而共产党人们是不会承认这一条的啦！他们‘伟大、英明、正确、光荣’以及馀外等等。那也是他们的事情，然而：——

“第二：我，自由战士林昭，我现在的身份是处於赤裸裸的行政权力之下的政治犯而且长期以来遭着种种恶劣虐待！我没有任何条件与共产党人谈论政治！”

这几句话我说得非常沉痛而且坚定！人们，我早已决定了：就是这样：我绝不愿再与共产党人谈论什么政治！“战场日记”的开宗明义也便如此！

“今天是主历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林昭在这里向一切听得见的人声明了我的基本立场！当然我不能指望共产党人会得从此放弃了对于林昭的幻想，但人们都可以瞧吗！瞧着林昭是不是会向共产党人屈服或是失节！任什么事情最怕的是公开，一公开，就在公众耳目众目昭彰之下，即使处在牢狱里也是一样！听见林昭今晚说话人们，请在来日为我提供见证！”

已经吹过哨子，狱中沉静下来了。我说了声：“对不起，耽误大家睡觉。“就结束了我的这篇口头宣言，并又唱了“青春进行曲”等。四楼工作人员坐那地方有些声息响动，之后上来巡视了，乃是人们暗示将以代替何氏娇娇的那个新人，我没理会她，她也归自走了。

公鸡、母鸡和飞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农历丁未年正月初五）

前几天的战场日记篇幅都忒长，虽不无客观因素，却也还得努力精简为是。人们没时间看是一回事，首先自己都要没时间写了。现在有这“战场日记”与“雪春絮语”排了个双轨制。在外“绝食书”又未结束，确也够我忙乎。长期监禁并遭虐待，体力不足，动作迟缓，思维麻木，多少也影响到时间的利用，每天的日子不知怎么一下就过去了，有时惊讶地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曾做！连已经写下这些都没来得及好好看一遍！今后我还是只拣那些与我战斗生活直接有关的事情记下罢了。

早晨是姚开门，近来我已不骂她了。本来吗，她骂过之后我也已经还敬了好几回，若不是因为窃政小贼用意叵测地故使她为对我情绪的试探，本就可以不骂了的。骂几句有何干？算账吗今天也还不是时候。她开罢门，八二三出去，门碰上，一天事情完了。显然是由于授意或兼作对我昨夜口头宣言的挑动，八二三借着揩铁门的机会佯佯走来，指了窗外对我道：

“这边红的，那边黑的。——哪里是东方？”

无聊！我泼口回答：“不知道！”窃政小贼老忘不了要做“毛泽东”呢！我看你做得成！八二三又道：

“天像要下雪呢！”

我欣然道：“那么又是天父的同意票了。你看，林昭昨夜才发表过了口头宣言！”

“还没下，看着要下。”看着是像要下，天灰濛濛地有若欲雪之意，而使这间小小囚室中的光线更加暗淡了。

早上的水倒掉了，粥么如法炮制，在门首排了一个阿Q的“Q”字。八二三走来没看懂，道：“什么？是只乌龟？”先又小贼二十四号走来看了看，这么我索性喊过八二三来而道：“看看清楚！”这时听她一说不禁好笑道：“就算是罢。”一面拿东西去扫。她拿了只格子来要盛，我道：“得了罢！倒掉的东西没个拿回去的！”便使肥皂盒子盖舀了起来统统倒在水桶里而让她去倒掉了。

午饭是青皮萝卜咸菜，晚饭是咸白菜咸菜。这些东西吃得真没味道而且不敢吃：怕腹泻。就从上月初部分绝食以来我消化衰退，食欲不振，菜与饭每每剩下。夜晚是矮严封门，我又向她提出要求搬下去，她道：

“上面下面不是一式一样的吗？”

“既是一式一样，就让我搬下去好了，管理起来也方便些。”

我并没成心绕她，故也不曾多话，由她封起门来走了。夜里的戏则是八二三唱的了，先告诉我：

“昨夜我作梦这屋子在转……（兼作手势）转哪转哪……”

这是要以转出那封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控告信来聒我，那末我昨夜已经表示过：此事都成为过去了！况乎又是“作梦”呢！我没吱声——不值得理会。

“外头怕是也没东西卖，我就那天——昨天吧，站在窗口看见人们抱了两个鸡子，一只公鸡一只母鸡。”

这是因为“絮语”中我与柯公灵语不止一次有过“嫁鸡随鸡”的笑话并曾互以小母鸡大公鸡相称，故欲以此进一步示意：将要公开我们的事情——小母鸡大公鸡将在公众之前成双作对了！我只佯作不解：

“母鸡才好吃，那有吃公鸡的呢？”

“公鸡好吃！公鸡那肥的煮着真有个吃头呢！”

好，公鸡母鸡罢了，再起炉灶：

今天李坤秀又在吵了，我听见她什么五楼五楼的。”

试探，也可以说是诱惑：试探我对李坤秀的感情与看法，或借以诱惑我：住在五楼好了，慢慢也许把你所欣赏的人调来呢！

“东西是真的没了，连营养菜都没了。”

“你怎么知道？”

“我睇到哩。”

我还没往深处想，顺口道：“七十八号总该有吧？七十八号郁兰芬，三楼横弄里的老病号，肺病已至不堪收拾之地步，大吐血起来一下半面盆，真是吓坏人！幸好她的求生意志也很坚定，愿天父保佑她活到黎明！……。几年以来她是一直吃着营养菜的。所谓营养菜也者即每天当一回小小不言的荤。前年一来时姓周的也掙把我过，使看他那个何姓的娇娇。我从一九六五年六月底边吃到去年一月底吐血进医院去而罢。有时还有豆腐浆，有时则无。

“没有。”八二三一副诡秘之态，“我睇吓到。”

大约暗示我：搬下去也不能恢复如前之待遇。谁理你们呢！自作多情！我淡淡地道：

“她那身体要没营养可死得快了！”

这都罢了，最后又谈起我说已经“不作用了”的刘、周等人。八二三一副嗟叹之状：

“也就跟我们差不多啦？”

我笑了笑，比我们那是要好点儿，不至于住这水门汀房子。

“还会有得飞机坐吗？”

我为之一怔而接口答道：“怎么还会有飞机坐？不会有了！”

来日读到这些纪录的人们，林昭于此又得加上较长的注释了：从“絮语”中人们可以知道：前年又筹备搞那什么第二次亚非会议时我曾向姓何的娇娇下过警告要她转致周恩来：预或不去，倘若“健康情况”不合於坐飞机，还就以莫出国门为是。也许林昭的警告多少生了效，周与陈毅都不曾去从而促成了会议的流产，他们倒还扬言：“中国的立场就是要会议延期。亦自我面子之说也！之后，去年四月十五日由石西民——“石”，不出头的“右”打响所谓文化大革命之号炮的一天，报上又刊出了伊拉克总统飞机失事遇难的消息，而林昭与柯公在“絮语”中亦曾对谈着几句。不仅如此，我知道周生平有几次都是羞一点就在飞机上送命。这些那个窃政者既已读了林昭的种种文字，当然也是知道的。了解了以上基础才好深刻了解这句关于坐飞机的话：他们在试探我的情绪：是否可以牺牲周恩来解决问题！唉！极权政治的肮脏腐朽罪恶可怕竟然一至于此！

窃政者还把算盘是打得足的：确实，假如牺牲了周而得保全毛虫，他的战略计划就“完美地”获得了成功！然而可能不呢？要死呀！不怪他故意点我郭德洁之事，他是要培养、加深我对周的仇恨呢！仇恨本来有着，而且根深蒂固：那不一九六七年初我还在以血大书毛泽东、周恩来等罪大恶极的匪首在必诛之列！可是要说参与政治暗杀而拿人命作交易！对不起！自由战士们没得这一条！

在静静的夜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灵魂的震撼！……人们，人们，请从这些地方去具体认识吧！这就是极权政治！

母亲来信的晚上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夏历丁未年正月初六）

昨晚与矮严说了那句话人们大约算打招呼示意，乃使她值着夜班而戴了一只口罩——说明嘴上一套，当然根本之点还是怕我吵。晨起又是她来开门，我也没再钉她说话。

昨天不曾下雪，今天到底下了。不多，可总是雪呢！当然的，我也把它看作是天父的同意票！——同意我前天夜间口头宣言中所慷慨陈明的立场！昨天是十三日呢，那么天父晚了一天示意，基本上原是一样的！

午饭又是那种细碎的冰蛋屑粒，还是加入咸菜去炒的，下面则衬以白菜。晚上是咸菜大头菜。

下午发了接见卡，这回我本没想写信而只准备以诗代柬，反正他们就这点本事，你们掐吧，且看你们掐得到几时！然而临晚时却听见眼镜严的声音喊着她们，於是八二三给我拿了封母亲的信来。信是拿牛皮纸信封装的。籍示他们外表还在吹牛皮；里面则是一张如练习簿纸之类的纸。信里母亲言不由衷地说了我几句，后面则说她这个月想来接见云云。最后则说了一句：“你要对我多多体念亲心！我是不会太久的人了。”信末所署的日期是一月二十七日，算一算，正是为下雨天拖地板和他们一场恶闹的晚上。也是我那十二天延续绝食的最后一天。看着母亲的字迹心头自不免感触，但愿我主佑护母亲！……

然而晚上又演出了一场活剧！八二三回来以后，仍如往日一样铺好床，脱了棉裤坐在被里，向我道：

“我见你有半截子头发夹的呢？借给我把这绒线裤上的破洞串着线补一补，等不到发针日子都散开了。”

这地方算人们捉住了林昭热心肠的弱点，我找着给她了。她穿没两下又还给我而道：

“不行，我睇吓到哩，你有那全只的麼？那好串线。”

我还是少动大脑，一下从头发上取下个夹子来给了她。说说原也只这么个夹子，倚了好一阵，已经松了，倒是磨得光滑滑地。她拿过去穿了根线像有那麽回子事情地弄起来。就这几分钟之间，我猛然醒悟而觉得不对劲。正沉着脸寻思，她倒算用罢了，拿块毛巾揩揩擦擦还给了我。我道：

“算了，我自己洗一下。”

我一手拿着杯子倒水冲洗了它一下，又擦上药皂洗了洗。也没再倚上，摆在铁门栅栏上了。但脑子里仍在转动而且愈想愈不是味道：前几天她回来就曾说文说水地说过她的棉裤脚破了，棉花都漏出来了，意思要我帮她钉上几“针”。我没那雅兴，不曾理会到她。——“服务”原是基督亲兵们的一种美德，可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在这些人们之间！哎，你给我歇着去罢！对人的爱德在这些地方只是一种笑料罢了！甚且有时还会成为被进攻的弱点！今天也就是这样！我想着想着，火冲顶门，乃拿起那只倒霉夹子一折两半就往马桶里一丢！八二三慢条斯理地道：

“倒是我不好了，我陪你一个新的。”

“用不着，我自己有！”我一面从纸盒里找出馀剩的几只统统倚上，一面忍不住向她发话道：

“你自己不也有吗？故意来弄人家的你什么意思？！”

“我自己的在眼镜盒子里呢！”

人们，懂吗？这是那窃政小贼设计的一个下流勾引动作，而且颇含侮辱性：想使我把给人——给他(!)补过裤子的发夹再倚上头去！籍以算为我可以同意从他胯下伸我的头！等等！虽然都不过是象征寓意，可也就恶劣到了极点极点！它全都是预谋的！故意乘着母亲来信的晚上，让我情绪有个转移！哎呀！拆白大全里找得到这样的实例吗？！我把你个下流无耻的窃政小贼！莫说彼此间还亘着政治界限，任何一个稍知自爱的女子对于这种举动都决计只会引起深沉的恨恶和鄙视！天地间怎么还有这一号人哩？苍天哪！然而这就是林昭所碰到的事情！——是我所碰到的许多事情之一！人们，人们！请同情自由战士林昭的处境！我是在如此艰苦而且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我之战斗的呀！

几年来，我受尽逼迫！受尽侮辱！受尽凌虐！受尽残害！然而他们什么也不曾得到，除了我满腔正义的怒火和刻骨的仇恨！种吧！种吧！他们会收得到的！会收到得很充分！

然而这一支混账政治匪帮将怎么得了？！虽然这都不干我事！今日之下，基督亲兵的爱德早已化为了深沉的仇恨！正如义母灵语所责备於我的：我怎能偏爱罪恶的灵魂呢？！多少正直善良的灵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照丁静修姐姐说是为恶人赎罪！不，这些恶人的灵魂之罪孽不是可以由别人偿付代价来赎的！他们的罪恶将要求他们自身的血！而我们所遭受的一切侮辱损害都将在公众之前获得正义的补偿！“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原是上主的许可！主啊，主啊！我们要求报应！

我们要求报应！这是没有疑问的！今夜，当我独自坐在狱室之内的铁门阴影里，这句话无比坚定地从心中浮起！人们，人们，来日读到这个记录的人们，假如你们觉得林昭的遭遇够了惨痛而值得同情，我吁请你们支持我之向这些下贱无耻的共产党人作正义复仇的权利！

磨罐子及其他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夏历丁未年正月初七)

忍不住心头恶气，早上起来都又吵了八二三几句。我恨骂她故意，她则说来说去还是

“赔你一个。”

“谁要你赔！”

“那么我错，好吧？”

“这不是错不错的问题！你为什么故意阴损人？！”

虽然，我明知道闹闹她也不当个事。找到她做麽！她敢怎的？有一阵我恨骂这些人道：看你们得啥好处？要有好处得点把我瞧瞧，我倒也还比较可以“服贴”。以后才发现我这样提问题根本就冤了：这些人怕共产党，故即使一点子“好处”没得，叫他们作这作那谁也不敢还价！本来麽，叫到穿制服的都还不敢不听，况叫到这几个区区犯人乎？！这一想是可以想通了：怀恨她们没大意思：可又不能不恨，因为事情总是她们做下的呢！早上起来我把八二三给我那枝黄铅笔也还了她，她不肯收，我恨道：

“拿去，拿去！你不犯错误，我也不犯错误！”

她没了下场便只好还是那两句：

“哎呀，这林昭的脾气发起来真叫人不好说话！”

早起开门者是那个戴眼镜的据说姓李，什么指导员之类，我是不爱理会她，而她走过来时大约正好听了几句我与八二三的对口。

今日都没什大事，就早饭后八二三拿着罐这回买的猪肝酱在那边水门汀上磨了起来。此法不知若个发明，或说系农场中回来的人所授：开罐头食品不用刀而按在粗糙的水门汀地面上使劲磨，一样可以磨开——磨掉一道边，盖子就与罐头分离了。上回三九三说看到有人磨开的像只小饼干盒子，怪好耍。今天是因为才跟八二三顶了一场，我不喊她。到上午发水时才问到她一句：“怎么你在磨罐子呀？磨开啦？”

“一歇歇就磨开了，奇好！”她去拿来给我看了，果然有趣，我一时又现了童心本色连说好玩。她指着罐中的东西诡秘地道：

“不止猪肝、羊肝，啥肝都有。”又道：“你那罐我帮你磨吧？”

我摇摇头。卡上已经没有钱了，接见来不来是未知数，人得往最坏的方面准备，且留在那里到柯公忌日再说吧！五月初还有我们的冥婚期庆哩！是在患难之中，也就不成意思地成个意思。

午饭是杂着白菜的卷心菜，晚上则是咸菜豆腐。晚上吃了稀饭肚里觉得受用些，但咸菜总不敢吃，不好消化，几回泄泻都有咸菜末子。已经咬碎了，只是机能薄弱的肠胃不能吸收。——吃粥这是最后一天了：明个星期四，一顿一两临时饭；后天则改了四两饭。——就昨天家信来后改的，聊以示意，反正无伤大雅。再说算来这月粮食都还有多，鼓捣光了拉倒！已经给他们节约够了，不再给他们节约！

下午，四楼的劳役们又在林的主持下开起“中央委员会”来：很戏剧性：两个医务即三三一和一六三相斗。我做我的事，也没去听她们，反正跑不了那些狗皮倒灶。而这一场之象征性的寓意大约不外乎是暗示我：他们内部还不曾“摆平”呢！

晚上封门后弄了些劳役上来把五楼那些八二三所谓之“娃崽”们住过的空监房里的木板等等都搬了下去。木板者，象形的林也。人们从“絮语”中可以看到其典故：大约就由於林昭在监狱医院死也不肯上床而诿言监房无床所致。这搬下去则大致又是个球场动作：并籍以安顿我之一再要求搬下五楼。——搬下去，搬下去再谈。呵哈，那么对不起！没有兴趣！昨天早起我都已经跟八二三发了话：

“你那句营养菜的话我懂了：没谁个要吃他们的营养菜，你叫他们给我歇着好了！”

除了木板，三号室监门首也真有两张单人铁床，漆成绿色，一张叠在另一张之上。我见了几天，没去理会——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今个八二三又提起并说是管那班“娃崽”之老师们睡的，我也没接她下文。

岁朝吟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夏历丁未年正月初八）

早晨又是昨日之李姓者开门。她开过门走掉了，我乃亦出去走了几圈。坐牢坐牢，硬是练坐功，然而下肢衰弱了呢。在一所倒一日三次有得指定活动时间的。可这句话要让他们见到又该认为“五七〇”比“三〇三”“好”了！

“绝食书”又送出了四页。每回四页这是第四回了，近日就拿这个揍他们：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悲歌辛檄申天讨，毫雨翻飞百万兵！”这才叫个精神导弹呢！……由此一送，倒引出了无数戏剧场面或曰舞台动作：大约因为我早起出来运动了一回，乃把女监各个楼面都开下去运动一过。几个月没运动了，反正他们干什么都没准儿，囚犯的健康只当儿戏，由你去不死不活便罢了。此一事也。之后又来了男子的声气，似乎在那边——劳役犯们所住的七号监房门首换木板是什么。一阵又走过来了，“哦，这是要大的，大号尺寸呢。”我平平稳稳和衣躺在被里，只不理他们的碴儿，他们也只好向后转了。听声气是两个人，跑不了是一个工作人员带个男犯罢。此又一事也。之后我起来了。日来就这点子矛盾：坐着困乏疲累做不了事，躺下又惦着手头那许多没做了的事情根本无法休息。到发开水左右，小贼二十四号可又拖起地板来了。这拖地板现在也成了典故，需要注释呢！却也是从林昭的“金口”上来的。去年某次，八二三对我说：

“我要做外劳动了。”

事后知道了这是窃政者给林昭打来的切口，当时却仍只以具体问题对之。我信口答道：

“你做外劳动？不行，不行。”

“怎么不行？”

“揩揩窗子抹抹八角圈许行，拖地板不行。”

“怎么不行？我说行。”

说来惭愧，林昭到那时刚刚动了下天钩，乃答道：“难得次把行，天天拖不行。”

所说本指她年老体力不足而言，谁知人们又衍陈去了！从此拖地板就渐渐地无形中成为抢权力的代称！妙倒妙的，从修辞角度看堪称别具风格，可也当不了正经说话哩！一月二十七日即停止绝食的那个星期五晚上就为两天拖地板与小贼吵了一顿并大呼口号，后来算是秋来下过了场。那在“战场日记”建立以前，已经记录在今年一月间的“雪春絮语”里了。结果这月二日，星期四，人们又来了一场活剧：午饭是咸菜百页上浇蛋块小片猪肉，暗示着接见。摊开来谈，所要求的可以，诸如此类。吃了原没说什么，八二三倒一手拿着个杯子边吃饭边走过来了，问我：

“地板好拖么？今天天气好的……过年她说不拖了。”

一下倒给了我个冷不防而使我没词了，不是别的没词，就那点暗示意义搞得我没词。我不当回事，可这些内心空虚的人迷信得满当回事呢！我忖了忖才答道：

“做清洁看天气麼！别说林昭住着就不好拖地板，那天什么天气？下雨下得墙上都在出水！……”

今天拖地板可没先打招呼，我也没作声：天晴着麼，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且看人们再说些什么把戏？果然没多久，地板拖过，使八二三来收信（接见信）了。哦，这是算为暗示：他（们）要先拖了地板即抢到了权力，才好来理会我那封控告毛泽东的检举信呢！我不管这些个！人们，林昭现在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人谈论政治问题！随你们去百般做作得了。

中午的菜有白菜、霉干菜、芋头等。白菜者，“白”色的菜也；芋头者，谐音“遇头”或“遇奶头”，喻意与什么头目会谈或接见母亲也；母亲在这里已经不是共产党的象征而成为联合国的象征了！霉干菜的典故则更为曲折：去年五月六日他们容我的同窗文件和“亲密战友”、广场编委会主编张元勋来偕同母亲一起接见我时，使张给买了一瓶光明奶粉，一瓶蜂蜜。一罐清蒸猪肉，又两纸盒的茶食饼干——一盒葱油小酥饼，一盒什锦茶食。那盒子的招牌是“绍兴孟大茂”。姓周的本是拆字专家，从前年一上场他拿着个姓“龚”的做文章我就敏感到了！这绍兴什么玩儿大约取其掐了林“昭”之半而又“丝”灌互谥之义，以后霉干

菜就成了我之“亲密战友”乃至我们那一伙小朋友的代号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比如绍兴戏，等等。这些是霉干菜在我们这档子混账交涉中的典实意义，表过不提。晚上则又是青皮萝卜来了。

晚间八二三回房以后说起白天换木板的事情，

“来量尺寸的，两块都调成方的了。”

“不说都有一块掐角的吗？”

“调成方的了。——我说，林昭出名了呢！方才那个男主管看你睡在那里：问我哪个？是林昭吧？我说是。他说算了算了，不去调了。也没喊你，就归自走了。”

“本来嘛，林昭只有一个。”我淡淡地回答，“再多几个他们都早完了蛋！”

今晚外面声音很吵，大喇叭里唧唧唔唔地读那什么毛虫口沫。八二三偏说是六号监的男犯在吵，想来她这句话也是事先授与而别有用心罢？我道：

“六号监里没得人。”

“有的，有人。”

有人罢没人罢，反正现在外面秩序大约也就够乱。女监这一面临街，每到过午以后常可听见装了喇叭的宣传车吱吱哇哇开来开去。“革命造反”，造吧，造完为止！

接见信是昨晚写的，今天收了去。……这月我本没想再写信，黏起的白纸信封里只写了几首“岁朝吟”。前天他们拿了母亲的信来，且说这月要来接见，我才又在后面多少写了一些。——昨天夜里写起来的，恰好今天给了他们。篇首则仍是我的五首七绝“岁朝吟”——

“风雨年年又岁朝，仍凭铁骨度寒宵；笳声剑魄关情处，正气浩然报未消！”

“放翁心事足千秋，一唱示儿痛泪流！饮桑茹冰非苟活，身怼国恨并家仇！”

“切齿悲歌仰昊天，伤心万户没苍烟！王师旄节待时发，望得遗民眼欲穿！”

“总是沐猴无旧新，中原血脉久沉沦；鲁连大义分明在，蹈海我终不帝秦！”

“南冠肝胆自文华，守玉盟金志不赊；敢向汗青称独秀，凌霜亚雪女贞花！”

又一个星期五：——攻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夏历丁未年正月初九）

今天这个星期五是互相攻击的星期五。由於上个星期五以及昨天的攻击性行动，对方当然也想得到而作了某些相应措施。早起是林开门，循例排了粥米的“完”字并关照八二三把午饭改了三两粥。心里说：今天就吃这一顿了。

午间粥来，满满一格。菜是白菜胡萝卜，上加“高蛋白”（医院用语，言增加营养也。可也只是在这个制度下听见的新鲜词儿！）仍是那种冰蛋屑粒子，却是剁碎了胡萝卜一起炒的。我不管，仍叫八二三倒下格子来拿去。这倒不倒的话又有典了。那一天，忘了日子，早上没好气吃粥，仍拿个大杯子叫八二三倒到里头。近日的粥，时厚时薄，那天可巧厚一点，大部分倒出了一部分黏滞在格子两边。八二三道：

“有调羹刮一刮不？要不筷子也行。”

“倒倒倒，你倒，它就出来了。”我道。上帝作证，吐语原属无心，只是到说出了口才为之一怔：客观上变成了对讨价还价之窃政小贼们的诅咒呢！可也别说，他们若这样下去，不倒有鬼！如我所云一次政变，采取了激烈手段却没有鲜明方向，你在作死！林昭都算不上先知先觉，想来他们自己也该有所理会得。过了个不像样的春节至今还不曾好好儿尝过一顿荤呢！外面也未必有得供应，要有他们都只会先骗骗里面：里面这些人不好惹呢！

晚间未改临时饭，人们当然也想得到具有不同的可能性。下午派了姚在四楼值班，吱喳聒噪好一阵子，我是上海人打话当依假的！“犯人管不上隔壁帐，更莫说去理隔层楼面的磕了！这么下午水来了，我让八二三拿着倒下来就污水桶冲洗了一番我那条洗脚布。之后饭来，是大头菜。此事望文生义一目了然，可以不烦注解了啦。我也不管，迹日以来闷着的一肚

子没好气就这时一个发泄！我对八二三道：“等下，格子拿去！”随手拿起一支筷子把饭四周刮一刮，“邓、邓”几下顿着格子一齐倒下了污水桶里！八二三只好又讶道：

“咳呀，接个林昭，做啥格麽样的？”

我也不去理着她，憋了一肚子火冷然严阵以待。她吃了晚饭来收拾过了地上饭粒菜屑的残局，而后又半天——当然人们是早已知道了啦，林昭在姓周的手里就是第一号问题，很多时候他们的反应来得快速而更及时！——才由那个暗示将以代替何氏娇娇者走来封门而放进了八二三。一宿无话。

二月十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夏历丁未年正月初十）

二月十八是日颇称难忘！假如我不曾记错的话：前年二月十八或此日左右还正遭受着独夫毛泽东之困兽犹斗的最后试探！也就是那一次试探刺激我决心写完“自诉二书”并从而促成了柯公的冤死！更往前则一九六三年似乎也是此日或此日左右为呼吁书问题初次被重审。唉！二月十八，二月十八！

一个日期往往能触起不少回忆，我可也没心思去伤感不已。今日且原来准备禁食，只因早起是姚来开门乃又倒了粥。——上回排个“Q”字八二三道是乌龟，那么我今天当真舀着粥在门首地上排了个乌龟：有头有尾，四足宛然，背上且洒了些花纹。正巧那尾巴的地方拖着了根萝卜条，八二三走来看着乃道：

“屙出屎来了。”

“哼，大约挨谁踏了一脚！”

口上痛快过罢了，我还是把些粥刮起来倒进了污水桶里。从攻击八二三倒污水以来正为她年老力衰，我於许多地方是比较克制着一些。我不喜欢她，但她总之也是犯人，我就看在她是个犯人的份上！另外麽，也总算她年纪大了几岁。

星期五退了或倒了晚饭呢，爱面子的窃政者第二天总要说个花样不让我吃早饭，屡次皆然，也算他的“有来有去”罢！那么大家斗心境好了！“需要”吗！昨个一天没吃饭，今个我偏不先吃饭而且不吃四两！我让八二三给我把中午改成三两粥而晚间改了三两饭！那怎么？取消你个自命的“第四者”！

饭帐改了，临时饭（一天头上）也是按他们之“规定”改的，无甚说得；那末又在菜上出花样：中午仍是青皮萝卜，但切了丝；晚间则又是那道窃政名肴：胡萝卜煮那青不白的什么菜。真没意思！

窃政者之用心是挺周密的。也怪，我发现这些人都有思路缜密的特点，一方面大约也因为处兹局中若不心细於发便将失坠无地。这些人好多事情都如做文章或做小说一样穷讲究情节穿插。即以找来那个似将以之代替何氏娇娇的新人而论，昨个她来时没带口罩，脚上且穿了双灯芯绒棉鞋。天知道！当初——一九六二年冬至从那什么精神病院移解此地时我脚上穿的就是那么双灯芯绒棉鞋！我嫌它怪模怪样不中不西，加之底也穿通了无法再穿，乃在去年夏秋间拆掉了，连帮连底拆了好几片，正待作进一步的清理而未果。——每天作不了的事儿，谁管得那多！今天可是愈想愈没好气！哦，我都拆了的东西，要你拿着摆样？偏拆它个稀烂！这么拿起一片鞋帮又拆。拆是算拆掉了，时间怪费，力气也使得不少，那几片只好又先搁下再说。凡事皆有定时，这些细事常常也象征或定示着某种时间的进程！……可是我还只说着正点罢：光冲着这一端儿，即使共产党散架，那国民党也非得大大加强组织建设！不的话还那么二大哈可了得？见缝插针的专家们又说去“战斗在敌人心里”了！虽然，类此这些做作要在今日之下用於林昭都又没一点儿用！我早已说过：一所的人们就说了比你“反动”的多着，你不过有那么股子“劲儿”！“劲儿”吗，原亦年青人的本色；除此以外，我就是熟悉敌情！特别这几年以来，把极权寡头们的骨髓都砸摸了一个备细！所以要论到跟林

昭耍花样，那似乎是没多少耍得的了！耍也可以，不管有用而定管无用！

晚间拿着易卦想问问事情，却是心神不一卦象多乱，那末我也只好算了。年初一给窃政者拿过两回吉卜赛算命法的流年，测得他第二季度未必顺利。使用的“扑克牌”则是自己裁纸片画上的，草草无绪，聊以备意而已。本想用硬纸板剪贴，奈何材料不够而罢。却别作了一件事情：几年来所拆改的旧衣裤每留着小块布片，原想积到差不多时依形就便凑着缝成一条被面或罩单，不仅废物利用，亦是生活纪念；今天为志不忘於这个日子，乃使着土“针”动了工。类此尝见别人也做来，全用方形或菱形拼成，似乎单调了些，我这一条作成后可能别有风致罢？亦囚犯生涯中悲凉的闲情也！

酱烧三鲜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 夏历丁未年正月十一）

“一先是矮严开门。近来我还是和她比较交谈得几句。我道：

“主管，劳役发针来总是弯的，不止一次了！若是主管交代的呢，也请说个清楚；若是劳役存心欺负人呢，也请说个清楚！要不然怎么这么‘巧’呢！”——话说在先，招呼打到，你给我上路些子！

“发针一会儿发给你。”矮严王顾言他。

“不是，她说发来针是弯的。”八二三插言道。

“啊，一会跟劳役说说。”

针发来了，是林姓者的声音，这么又来了“典”：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间对八二三说了那句彭真出来姓彭的都要出来之话，那天是大娥封门的。二七三在那边似乎说要收衣裳，大娥道：“现在收干什么？晾过一夜到明天就干了嘛！”是不错，他们晓得第二天可以晓得林昭口风了。第二天则是此黄开门，我问她发不发针因为二十五日正好是安息日，“下星期都元旦了，恐怕不会发吧？”那时八二三已经出去了，人们自不免张致一番而最后使林来发了针。似算可以但要安着毛虫招牌之意。那么你都白说！不的话就是毫无常识！只要一天抬着毛虫，谁都不会与你们有半点交言余地！更莫说是身负满天冤仇的林昭了！

今天又来了一回呢，我不管，具体问题只当具体问题。按习惯洗过了剪子和针，就一件件作起来，该剪的剪，该缝的缝。算着今天反正来不及做完我那件改过大襟式样的格子棉袄，故亦索性不去忙着赶了，慢工出细活，况乎此中亦暗存契机而隐示着天父规定的时间，故我索性不急。握苗助长永远是行不通的。

上午缝得了那只自制的书夹子，不差什么两个月了，因为发一次针总还有些别的活儿待干呢！午饭来了：酱烧三鲜：豆腐干、萝卜、大头菜，我一面赶针线活，一面舀着饭吃：这菜当然也有寓意；萝卜、大头菜不用说了，酱者，我所欲借的“将”也！豆腐干则隐指林昭与共产匪帮这档子以柯公为中心问题的交涉。然而现在我於这些小动作殊属无所用心，随你们的便罢！

下午的时间大部分用来改缝那件棉袄壳子了，因为拼接多，又要充分利用旧料，故亦颇费时间。林则在四楼召集着劳役犯们开他们那象征性的中央委员会。今日的中心题目似是批评那个戴眼镜的新医务三三一，当然又算某种寓意，大约我近两回的“绝食书”篇章於窃政者火力太猛了他只好自谋洗濯一番。怨我吗？你自己找的！谁教你给林昭来上这么多花样啦！开着开着，使八二三来收针了。是时日色还早，马桶且不曾倒。我略忖一忖，回道：

“跟主管说一声，再用一会。难得发回针有东西补呢！”他们来这一下一方面算先下一着，晓得我未必肯拿出来，但回头再来你就好说了；另一方面大约也想我给他们点面子，那可以，这一点子大约还无关宏旨而无有原则出入。八二三也是乖人，应了声待正走到八角圈那里才喊道：

“跟主管说：她得再用一会啦。”

一句招呼打过之后算是用到了发水。棉袄壳子还不曾作得完，可也没法。一切自有定时，愿天父意旨成就！……下一回发针该三月五日了。一九六二年他们是这一天让我“保外”的哩！记得那天从静安分局随同母亲回到家里，恰见报纸上刊登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消息！虽然早在动笔写“思想日记”时我就确定这些东西必将跑到那个所谓的“中共中央”去，但於这些极权寡头之半阴半阳亦阴亦阳的一套手法却还是不那么敏感的，至少，不能确定。现在可是什么了，连生活中每一点子看来偶然乃至似若无关的情节都不放过的！……三月五日，恰在三月三日之后（一句废话，却也是真实的心情！）年来已经不大作林姑娘之态了，但人还总只是感情的动物啦！三月三日准备绝食一天！心情委实太苍凉了！

晚饭又是胡萝卜青菜，吃了可吃的而扔了其他的。近来消化不佳，即不斗心境有许多菜也不敢吃。

糖纸上的文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夏历丁未年正月十二）

今天似乎没什么突出的事情，失忆了，姑把所买那斤糖之糖纸上的文章作些记录注释以当内容吧。

去年十二月即过西历年买半斤糖内有空纸一张置於面上，系五艘帆船图样的香草蛋白糖；这回的一斤也有空纸却是被蚕蚀掉的半张，系咸味奶油糖。糖纸无花饰，只红白相间，红则是粉红色的。也不知算是掐一半价抑算是何意。此一。

菠萝象形的多味水果糖最多，约有三十四颗，假如我不曾点错的话。大约算是代表着陶记“中共中央”的了？此二。

水果硬糖三粒，糖纸图案相同而套色微异：一张是红蓝，一张是蓝黄，一张是黄红。大约亦酱烧三鲜之意也！——见到去年“絮语”书稿者当必理解：对手设词探询时我曾微示以二彭的呢！此三。

椰子香糖两颗，又奶油椰子硬糖一颗。后者的糖纸上有一头牛，不知是否取鲁迅诗意之甘为孺子牛？因想到上回买的糖里还有甜奶糖一种，边饰系海化的高楼大厦而中间赫然又是一头牛。这回的糖里也有，但只一颗。椰子则与菠萝一样是亚热带果品，当然又是对手——窃政者所自喻了。甚至硬糖大约还隐示着他将采取强硬态度呢！足补关林之未及。此四。

白雪蛋白糖，杏黄底儿格子花纹，只得一块。大约算示为已经认识了前面所说几次下雪的天意。蛋者，“谈”也。从一所以来姓周的一直如此用着，去年医院回来都曾一用再用。蛋白者，也许是暗示着要“谈”了才得“白”罢？去年在医院姓周的就使翁医生说过一句：“你不变外面也没法变呢？”我夷然答道：“没这回事——没这句话的！”阳关大道在前，何待林昭去“变”那？可是人们现在似乎还在思谋出这一套戏法！那么说干我何事？！你们有价钱讨有价钱讲你们自己去讨去讲好了！——此五。

花生蛋白糖一颗，又香草蛋白糖两颗，蛋白之义考证如上，花生者，一方面投其所好晓得我喜吃花生，一方面可能还学了点吃周的拆字法暗示草头共将变“化”而得“生”也。香草蛋白糖两颗糖纸图案不同於前，另有一颗则仍是去年十二月那五艘帆船的一种。共计三颗，大约也算合着“三”字。此六。

山东特产高粱饴五颗，青岛糖果冷食厂制。这是意指着我的“亲密战友”广场主编张元勋，张因是山东人且系青岛籍也！五颗则是与林昭打着招呼，那不从监狱医院或更早些时以来承姓周的“抬举”，就给了我蛻“五”数代号以同于他们一二三四的排行！要使张再来探视我兹事窃政者早在去年十二月初已曾暗示过了，但我於这一点能有什么兴趣？我早就想了个彻底：不把他们搞个百折烂碎，我们任作什么都只是被招安的梁山泊而已！当年——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罢，在思南路上海第二看守所对着那个身份不明者倒是说过一句这些人都尚无定向的话，那话说着除了引逗他们，也就还带着一点旧眼光的臭味：现在我可不这样

想了！兵法首在用其所长，没有一定背景正是我们这一“家”的优长特色！来日极便遍地开花而成为民主政治的有力骨干！这一立场想来他日质诸战友们一定也是赞成的。此七。

桔子糖数颗，包纸却有三种花色，两种大同小异绘着象形的桔子，一种则现桔黄色。这又有典故在：前年——即一九六五年，我才到此间来的一年之圣诞日，十二月二十五日，人们（那时还是姓周的当事啰！）使病着的劳役五七〇问我：“林昭，有二斤苹果你要不要？”那个月因为与他们赌气，大帐食品一样没买。我一下还未立刻想到这是在利用我的宗教感情，只觉得人们既问到门上了么也别忒似过份，故答道：“有就要了，没就罢了。”后来分大帐时说果品可以有加，问到我，我说要两斤桔子。这么桔子先秤了来，红皮福桔，又大又甜，颇为好吃，苹果有香蕉气味，但相形之下见拙了。以后见到那天的人民日报——上海看人民日报至早也得隔天，在监狱里层层转手就更不必说了——才知道周恩来与朱德这“三”与“四”接见了一些什么会议代表之类，报上且刊着他们相片。那么这就是向林昭兜售而要我接受的“两斤苹果”，而桔子则成了我所愿要的人。从此苹果与桔子乃都有典了。此八。

杏子香糖数颗。上回的糖中有一种色白质脆的杏仁糖，倒颇为我所欣赏，那糖纸上绘着好多颗心：中间就是，两边也是。这回的杏子则无疑是从那上面化出来的：中间有文不对题的红、蓝色筒形蝴蝶各一只，两边则绘着类似蝴蝶翅膀的图案花纹，这大约也如塑料袋上之垂柳双鸦一样是作得不止一种解释的啰！此九。

椰蓉奶白糖数颗，椰蓉来历见前，奶白则除了“白”字的文章而外，也许还兼在隐示我接受牛奶——接受优待或谓照顾。去年在监狱医院绝食进流质姓周的屡使人们给我牛奶而我只是拒绝，甚至连米汤里麝入一点牛奶味也挥去不食。故他曾借张元勋之口劝道有人给你牛奶你莫以为要毒死你云云。然则人们现在大约也是在牛奶上借题发挥也！故连奶带牛都跑出来了。这糖纸边饰是红底打着黑白点儿，恰好又是我所喜欢的颜色！——红色是热血的激情，白色是光明的理想，黑色则是牺牲与受难。将来自由青盟的盟徽我就准备设计这三种颜色呢！又益民奶白糖，主旨望文可以生义，边饰则是黑白界线的红色方格。又益民水果糖，包纸一色粉红，印着棕色字体。大约算暗示我：他们这菠萝形的“多味水果糖”主旨亦是要“益民”的。此十。

奶油咸味糖，又咸味奶油糖，糖纸则不同样式。另奶油香糖两种，糖纸亦不同样式：一种边上红底有白色点儿，一种则一头红一头加着天蓝阔条并杂色点子，等等。此十一。

巧克力香糖一种，上海国营红色儿童食品厂制。底色也是红白黑三色。另外，上次半斤糖中有一种是桂花硬糖，含桂花香味，糖块上留着一个S形的模印，因其别有风致曾把来绘下了。这回的巧克力香糖却也是这种模印，大约暗示我到秋天桂子飘香时得吃巧克力了。此亦我之所喜好也。我之喜好已被他们了解得够了周详，但於促成他们的战略目的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我上得下得，样样都得；享乐享得，苦亦熬得。故某人曾谓之他人曰：共产党最怕的就是林昭这种人！……又奶油胡桃糖一种，亦四五颗之谱。前年冬天周曾屡次使母亲为我送来胡桃肉，那时他还把母亲当成共产党的象征呢！阿弟来谎报母亲病重那次我本不愿收那些东西，阿弟乃道：“这胡桃肉是妈妈自己剥的。”这么我留下了。而以后周就想以什么欺世惑众的“文化大革命”来向林昭暗示：他——“母亲”正在敲开硬壳而剥胡桃肉我吃哩！如今则当然也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啦。虽然我不能确定事件的内涵意义是否相同。……此十二。如此这般完了这一回的糖纸上之文章，却是陶记中央给与自由战士林昭的政治性咨文！试问阅者诸君看着可好耍子不好耍子？我曾谓权力之使用也至此为极，足叹观止！

现已写动了头，就索性把上回那半斤糖的文章一起附志於此。浮面一张五艘帆船形的香草蛋白糖纸，里面也有得几块，船帆红色，船体黑色，可能取义假形於我去年三月二十三日所制的贴纸“孤帆”而隐示回到那时候去。草梅蛋白糖一颗，大约算意味着草头“共”要“早”早地寻上“梅”来“蛋白”，那不林昭来此以后手制“铁骨保贞”就是以梅花自居的哩！双色蛋白糖，意谓调和二色或双色“蛋白”。胡桃蛋白糖，隐义见前，糖纸两边有一男

三女工人农民，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工农兵”之类。甜奶糖，前面已带叙过了。桔子奶糖，又桔子拉白糖，大约都只得一颗之谱。什锦奶糖，这是去年五一在监狱医院时的典故：那天我绝食，只晚上分吃劳役们的半夜饭。夜饭是炒什锦而半夜饭是芹菜鳝鱼，三〇三等是教下的了，说你不吃芹菜我们换道炒什锦给你如何？我首肯而吃了。第二天看见报纸，什么宋庆龄董必武等全部上场，却原来端出来的是这么一盘子“炒什锦”！而且以后逢年过节那炒什锦就来得多了：百色百样，各有其意！……可可拉白糖一种，隐示“可以”——“O.K”；又榛子乳白糖一种，大约算表示“这回真个了。”桂花硬糖及杏仁香糖则前面也说过，那杏仁糖还是“青年牌”的哩！另外么就是和这回一样的水果硬糖，却只得两色糖纸：红蓝与红黄。另双味水果糖一种，白纸上粉红点儿。糖纸花样上回数得十四种，这回数得二十一种，糖则数得似是107颗。诸般数字亦莫不含着意义，在我只觉得其无聊，但亦不妨略说一下：“一”，指第一人或一个人；“二”指两人，过去则兼指刘少奇；“三”过去是周恩来之用惯了的代号，故而连越南都要什么“三准备”、“三承担”一番，无聊莫此为甚！“四”过去指他们那个四条腿的肮脏核心，或指朱德，以后则又指了如今的“革命造反”窃政者；“五”，说过的了，算是抬举了林昭！可巧梅花也有五瓣，而去年五月十一日的美机五架击落共机一架，元月二十九日恰在林昭出院后五天轰炸河内等巧合，宛若天心亦以此数属我为了代号也！“六”，以前指刘、周相加——二三相乘，现在则大约指那什么加强公安工作的指示六点。在我意中则别有所喻：当初柯公在那群副字号中似乎是排名第六，周末星期六又是习惯的家庭欢聚之夜晚，故在我是把此数属了柯公的。“七”，既以喻安息日，又以喻我们冥婚结合的五月七日，故兼有着二义而成为一个颇可爱的代号，这点他们也是理解的，不仅理解还每使用着哩！“八”言三加五，过去周每以此虚晃，恰好去年八月他那狗屁的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一场回光返照，乃更给他加了劲儿；目下则此数还算悬空着吧？“九”，常喻柯公之死（四月九日），或三三自乘，等等。“十”二五也，时喻二人与“五”交言之类。“十一”周最喜用因为“周”字内含十一。“十二”则是三四相乘，又成了窃政者自命的代号……往下去还可以列一些，但已经写得够累了，先介绍这些，以后再续吧！

报纸风波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夏历丁未年正月十三）

今天的事情多了。

晨起矮严开门后走掉了，我便又出门踱了几转。是时尚早，电灯未熄，走到七号监房门首即小贼二十四号等所住那间，忽见有几份报纸放在铺上，不禁心中一动。又踱了两转，打定主意，且拿来“瞄”一下再说！半年多了不见报纸，鬼知道他们在捣什么鬼！那么不怕一份二份，只要浏览一下，凭我的敏感性总可以有所收获。倒不是不相信自己的推理判断能力，但我需要求证呢！主意打定，瞅了个空子进去就拿。大约有三份，一下抓着上面两份，“看了再说！”下面一份也没再拿它，往披风里一揣急忙就走了出来。是时她们俩个一个这边，一个那边在扫地抹窗之类，八二三不时也走来看看我。我就着窗前微微发亮的昼色草草展看了一下，是十五、十六日的。不看犹可，一看真是怒火攻心！除了那些与“革命造反”有关的混乱之局而外，一切大致照旧！十六日（星期四）的报上还有毛、周接见什么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云云。阿尔巴尼亚的什么歌舞团在沪演出，林彪致电越南，陈毅发表谈话……

本想略“瞄”一过就给他们摆回去，这时一想，不，文章不这样做！仍旧摺好它们挟着，我走到铁丝网边招呼矮严，偏她又没听见，之后并走掉了。八二三催我进去，我道待请主管来有几句话说。四九送粥上来，我又跟她说了一通。我说

“早上是四楼严主管开门的，还请四楼严主管上来说几句话好了。”

愈是请她，她愈不来。姓姚的倒来上班了。八二三催我进去，二十四号揩窗已经揩到了

室门前，也和着调子道：

“主管不来了，你先进去一会再说。”

粥拿在手里，我想了想便正色对八二三道：

“进去可以的，可得把话说清楚：这不我请主管好几回，是没请得来。林昭明人不做暗事，你们有话一会找政府说去！”

这么我进了房间并碰上了门。待把粥吃完，便又拿出报纸来细细地看。两份报纸不消多会儿都看罢了，人们大约也发现了——这些人都是人精，我话里有话她们当然听得出来。这么地，四楼分秤起萝卜干来：暗示这不是卖给你的，知道你不要。哦！原来如此！我冷然凝视着那张接见照片，姓毛的还是那副牌位相，周则怒形于色。嘿，极权寡头，一辈子在那里控制别人今日却落得如此一个被人控制之局，大约也是不大痛快吧？此谓之一报还一报！

若没这条接见新闻，我是想放在里头等他们来索取的；这时决定不那么办。午饭来了，四两，是青皮萝卜丝。我平静地把报纸交给八二三而道：

“有两份报纸我拿着看了看，已经看过了，你拿回去罢。饭我不吃，你也拿回去。”

她一手忙忙接过道：

“你哪里拿的？”

我微微一笑，答非所问地道

“你拿回去罢。”——早上走进来时我一个支不住，倒不禁哽咽了几声，现在可哭不出了。

她拿过去，小贼下不来了，便在那里叽叽咕咕谓怎么自说自话走人家房里来拿啦，什么啦。我忍了一忍，喊着八二三道：

“你告诉她，不要噜嗦，有话跟政府说去！”

小贼不识起倒，还在那里叨咕，那么我本来忍着一肚子没好气，乃一下跳起身来大声道：

“拿了，怎么样？看两份报纸，又不‘犯法’！你什么东西？多说多话！叫你有话跟‘政府’说去！我们不认得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只认得共产党！”说着说着，心火上冲，乃一手攀上栅栏又喊起来：“上海公众！上海公众听着：毛泽东混帐无耻，调戏林昭，谋杀柯庆施！柯庆施死得冤枉！中共中央，血海沉冤：‘革命造反派’小丑跳梁，非法篡夺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冤枉！冤枉！冤枉！”

喊着喊着，中怀沉痛不能自己，眼里都含满了灼热的泪水。人们大约想着这时候不好上场或上场也无话讲得，乃索性“乌搞”、“混挠”了：仍使二十四号佯佯地走过来骂我道：“下流！”我不理她，只切齿骂道：“好上流的混帐无耻东西！”这么我又归我喊了。小贼二十四号一手拿起倚在走道末端铁门边的扫帚就向我打过来而道：

“塞住你的嘴巴！你再喊！”

我一手抢过扫帚，她乃来掳门栅上的东西，我手快抢掉了几样，只一块才洗的丝绸头巾被她掳过去丢在了墙边。一只面盆，上午发开水时我没要，使八二三倒在盆里浸泡一条棉毛裤了。却忘了拿进来。这时她便又拿面盆，棉毛裤我抢掉了。面盆则被她夺了过去，譁言道：

“你叫！你再叫我拿水泼你！”

小贼真个去放了半盆水来，拿着只什么破杯子往里就浇。浇了两三杯，我自然也不闲着，仍拿八二三那条席子挡在门上。而四楼的打手一二〇号等三个人就站在八角圈那边往上看，指指画画地助威道：

“泼她，泼她，看她还叫！”

我骂道：

“第一个信：带给你们的主子：你们主子放狗欺人，我受奴才一分我还他十分，他莫以为有得便宜占着！第二个信：带给你们这些奴才：林昭跟共产党都要算账，别说跟你们这些

混帐奴才了！你们等着！放过了你们算你们好样儿的！”

一二〇号器语道：

“纸老虎，你再喊！再喊我们几个一齐上来揪你！”

是语以及泼冷水之举都可作隐喻解释。大约还是前年喝米汤那時候，有一回，我也是与他们使性不要开水，只叫劳役（记不清是五七〇还是三〇三了）发冷水给我。劳役碰上林昭这一滩怪人怪事是不敢擅专的，跑去“请示”，恐怕又恰遇着姓何的娇娇那个久经训练善打哑谜的。记得那回她走来我无话，随后恰好医务一五四送药，我问她痰瓶来没？很简单的一句，何却立即“借脚上街头”而来找我出去谈话了！那时便使劳役回答我道：

“先发开水再发冷水。”

一句话把我恼得什么似地！瞧这些人无孔不钻的劲儿！缠了半天，最后是发了冷开水给我，总算两全：大家不输。然而热水冷水从此也就有典了。加以我喜欢洗濯，几回为冷水与他们发生争议。这么冷水又具了我所喜要之事物的意义。倒不是把他们这些似是而非的当回事，不过想着事情左右也就这么点子，已然闹了小贼一阵，“绝食书”还摊在那里待着呢！於是我竭力使自己安静下来。楼下那几个多少晓得点林昭的性子，觉得奇怪，笑道：

“那么是反动派，不打不倒。”

“还得打呀？不打都倒了！”我豪不容情地反唇相讥。

这么进入了一半个下午的休战。小贼没再过来，大约是人们告诉她我不作声就不要惹事！我也没再闹他们，只归自埋头狂草而把满脸憎恨凝聚在笔尖上去化为千年不灭的火热的语言！直到快发水时，八二三才过来，摸着席子唉道：

“要命了！泼这么湿！我问她她还说不曾泼湿呢！”

她爬上去取下席子来，那端挨我打上了个死结，不甚好解，在一种冷然的恶意心情之中我也不去帮忙。总算解下来了，乃拿去揩洗。我则淡淡地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於诸般被水泼湿之处则概置不理。发水来，我道：

“没东西装！”

“我给你把个盆拿去倒掉好吧？”八二三道。

“又不是你拿的，用你收拾干什么？不要动它！——也不知什么不干不净的杯子楞往人家面盆里摆！”

“杯子倒是干净的。”八二三道。我没吱声。之后小贼来收拾：拖掉了门前的水渍，倒了污水，面盆也拿去倒了水并大约放水冲了冲又拿到门前来放在地下。小贼乘着水渍未干，绕过大弯子靠墙走着，该是怕我唾她或打她：说真的十天以前即十一日的晚上我倒真有那份冲动，今天却只剩了一种淡淡的冷嘲且也不是对这个小贼而是对那个窃政小贼的：好吗！下不了场不择手段至於此极，你是怕我找不到话说呢！反正跟你们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只要抓话头！八二三见着扫帚在屋里，要我拿给她扫地，我道：

“扫帚怎么到屋里来的啦？你怎不问问她？她拿着打人，我抢进来了！我不得拿给你！”

“真有这事？”八二三作诧异之态。

“哼！”我鼻子里哼了一声，从扫帚把上折下了几根高粱秸秆，以作此日此事的一种留念。之后八二三发着晚饭来，问我道：

“吃吧？”

我默不作语，她又问了一句，我乃不耐道：

“放着就是！发饭都要先讲斤头么？”

这么她放在了门边。之后那个据称是什么指导员的李姓者来封门了，其意无非待我说话——晓得我今天必定有话说的。十二日与江谈话后她已经来晃过两次，亦如去年九月(?)那次一样想由江引我与她说话，我可不理这碴。今天麽就着这档子事，说上了。我打报纸说起，她少不了官话几句，意思须待“规定”让你看才好让你看，我不耐道：

“反正也就这么大点事情啦！还有什么说的？”

之后讲到小贼拿扫把打人、泼水云云，李姓者望了一下道：

“下午泼的水到这会还没干吗？”

人们都听听：像不像人说的话？！我也闲冷地回道：

“那不铁门上的水还在往下滴呢！”

“泼水是不可以的，我们加以教育。”

哼！好冠冕话儿，我正色问道：

“请问主管：是劳役大还是主管大？”

词锋戳心，她分明也感觉到了，“劳役是犯人，主管是工作人员，有什么谁大的问题？”

“本来应该如此，可你们对劳役的‘教育’一次再次全然无用呢！那么我想这里是劳役大呢！”

“那能那么快就接受啦？那倒好了！教育你你不也没接受？”

“我们是政治问题！”我傲然道，“她们可是十分懂得依靠政府的哩！”

跟林昭耍嘴皮子这些人是没几个耍得过的，她只好赶我了：“进去，进去，我还有事，别的话明天再说！”

八二三一面收拾里面的水渍，一面插舌道：

“你这个盛水的面盆搬出来吧。”

她给我搬在门口，我没作声。小小事情一端，内中却也有机关：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我与柯公灵语始写给窃政者的血书原就放在这两只合起的面盆上，以后彼此愈闹愈僵加以对方行为无理，那么我不仅洗掉了那三页血书且干脆把盆从此拿进了屋里。故端盆之举对手也有要我承认他之意在着。凭什么？冲你这样行为！我仍把盆端了进屋。李亦无可如何！封上门走到那边，并是数落了小贼几句以作下场。而八二三此时搅着她衣包被褥上都沾湿水迹，一阵恼着，竟把嘴一撇哭起来了。我这时全在一种看戏的心情之中，以金圣叹批水浒之笔来形容得谓之极闲极冷。我道：

“你哭一场罢，我也不劝你，你平日憋那么久了！”

她哭，又以粤语数落，我则不语，坐在一旁吃饭。晚上还要作事哩，不吃不行。小贼二十四号大约以为是我在哭，在那边说了声什么要死，我就手抓着向八二三道：

“听听，小贼一点同情心没有，在骂你要死。——那不上回元旦还是几时，我摔了粥你也把粥退走，她说你向我学习哩。我不也马上叫你听听的吗？今天她大约以为是我哭，我的眼泪要比小便贱呢！为跟你个小贼闹了也值得哭！”

这么一说动头，上了火儿，我索性攀着门栅又是一是二地，大声讥评数落起来：

“都瞧瞧！净干这号子事！所以我问那个姓李的是劳役大是主管大呢！你怪着林昭闹，你们穿制服的死光了呀？不好来说话呀？人家为什么闹呢？不都是挨你们虐待出来的么？！这里连犯人都知道我的性子如在医院里所谓没人惹你你都不闹。闹了你们没理可说就纵容劳役欺负人哪？都听着！”我愤然叫道：“公家扫帚作了人身伤害的凶器！提篮桥的公家自来水叫劳役拿着满处泼人！那时国民党治学生才用水龙头浇，你们是几时学上这一手的哪？这监狱还有人管不？哦，取则小贼二十四号参加了‘革命造反派’，夺了你们监长、指导员、所长的权了！林昭政治斗争素来不缺少对人的礼貌，除非对方实在不尊重！可这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的把你们所长监长都当个什么？不当你们一个狗屁！哎哟，劳役要夺你们的权了哪！”我一阵嬉笑一阵怒骂一阵又挖苦他们，当年在第一看守所那个戴眼镜的阴沉沉的老油子就说道：“你真会挖苦！”可不，不挖苦你们我还挖苦谁个？当然，嬉笑怒骂管嬉笑怒骂，满心的悲愤还只是如炽如焚！我恨声道：

“你这就堵着林昭嘴巴啦？一所那些人本事比你大得多呢！你不教我叫？偏叫！上海公众！上海公众！听着提篮桥里的白毛女的冤情！……”

还是那几句，吹哨前喊到吹哨后，可也没大会儿。二十四号她们不曾做声，大脚黄却与一个姓罗的双双出现了，一个站在走道中间那窗子边上闲眺，罗则皱皱眉头走过来道：

“喊什么？晚上麽，睡觉了。”

“本来倒也不一定非喊不可，想着气不服，我就要喊！大不了你们再让劳役来泼水好了！看看，八二三都到这会没睡哩！她刚才大哭了一场。”

“八二三，怎不睡哪？两个都睡！”

八二三叨咕了几句被褥湿哪什么的，说话犹带着泪声。罗也无话，只是教睡，一下又冲着我：

“睡啦，有话明天再说。”

那也得，明天再说就明天再说，不死那会子都得有明天呀！饭没吃完，把格子底朝天合在了门边——My name is the Revenge Liberty！青菜豆腐，豆腐吃了，菜则扔了。夜中八二三还在抽咽，犯人没那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就怕倒动头，我则写“绝食书”，以后也睡了。

余波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夏历丁未年正月十四）

早上仍是李来开的门，一开门要走，我出去喊住她，她道：

“早上没空。”

“噢，主管说着今天说话的呢！”我毫不放松。

她自管走下四楼去了，我乃蹲在八角圈那里冲着她大声道：

“主管你不来说话今天回头有事情我都不管哪！”

这么算是把她逼上来了，可也没啥说得，支吾了一阵。叫她拿个道理出来，她又拿不出来，叫她解决报纸问题，她也不予解决。

“你们要找那藉口是不存在的！”我索性跟她拆穿到底，“为了不使你们找到藉口我昨天才偏没去撕或染血！弄张照片什么意思？揪他脑袋才为真事！”

“我们还要长期考察。”

算了吧，去你个蛋吧！无非是因为昨儿要我拿出那只象征性的面盆去我没听就是了！一份报纸没啥希奇！——昨天到后来我就在想了：这张混鬼报纸，不看也罢。基本规律我反正掌握着，自由必胜公义必胜的信念决不动摇；看报不过多了解点事态进展的过程，却是也给他们提供了使用报纸来向我作进攻以至试探的机会！尽管如此，攻是要攻的，斗是要斗的！人家没事还得找着藉口呢！管你们莫名其妙地赋报纸，粥饭，冷水开水或其他种种以任何主观色彩，我只与你们就事论事谈着具体问题！我拉着这一份虐待账语语逼近，丝毫不顾对方是什么“员”：并又点她道：

“主管说了今天说话就得有个道理！不管‘政府’在什么角度上使用某个工作人员，在林昭眼里一个工作人员首先总还是他自己！——是一个具体的人！”

她想了一想，支吾道：“你不就是昨天那些事情吗？昨天那些事情我说过她们（指劳役）了，你还要怎么样？”

意思其他的问题不是她之所能为矣。随后看我还待振振有辞下去，便又来推我：

“进去，进去，有时间再说！——我跟你说过话的，我还不晓得你吗？跟你再说一个钟点你也说不了！”

是哩！你们就这么害怕面对事实！

我半气半笑地挨她推进了门，这个场算下过了可也没全下得，昨天小贼二十四号丢在墙角的头巾还在那里，我问李怎么说？她瞥了一眼没作声。后首八二三要去捡，那么我喊止了

她：

“不是你丢的，你去捡干吗？”

头巾就这么仍丢在墙角。面盆我也没拿进来。而且我有一种内在的森冷的感想：让它们擦在那里作对我公然进行非法虐待的见证好了！以前这些小贼打手摔打东西我就不该让八二三去拾！倒看看你们能摔打多少！

人们，日后读到这个纪录的人们！请理解林昭内在的悲愤！要知道这些暴行都是在他们共产匪帮的“专政机关”以内公然进行着的呵！天下之大假如还有比此更加卑劣可恨的政治迫害行为，那么请告诉我！

一整天我把仇恨倾注在笔尖上了！就是这样：他们的试探、虐待、迫害、凌辱，种种只不过增加了我仇恨的动力！午前四楼那些人又念着毛虫口沫捣起鬼来，我正没好气，午饭照昨个之例退掉了！——以作抗议！也没看是什么菜。

说起退饭，还忘了一件事：早上我倒想着跟李“乌搞”了一番马马虎虎算落了场吃了早饭，那两个可都没吃。八二三没吃罢了，她是她的隔宿气；小贼二十四号也没吃。我理会这是针对昨日之事李说了她兼以我夜里发话明言道是你们这些欺负人的等着林昭找上你们算账！别的不说我只问到你们一句到底哪些事情是共产党叫你们做的？哪些事情是你们自己做的？云云。那么她这不吃一来怕是与他们“发嗲”，二来也就隐然答复了我的问句：不是她自己做的！本来吗！同是犯人我跟她又近日无冤向日无仇！

唉，人们，人们！我把这些人怎么办？我们把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确非自主而是迫於权力，不义的权力指使着他们去下手作恶事欺负人糟践人！事情是他们所做，说起来哩又算不是他们本意，这份账可怎么算？照我之不成熟的考虑：第一条大前提当然是：账仍旧要算！既然作为一个人必须对他自己的一应行为负责！——他们大肆宣传美国人散往越南的那些非战传单，其中声称即使是一个在役兵士也必须对他自己的一切行为以及后果担负全部责任！并宣告“正是这一条原则构成纽伦堡审讯的基础！”善良的人们呵，你们太天真了！纽伦堡审讯！来日对於中国共产党这支恶劣下贱肮脏透顶的政治匪帮之审讯将要使一切正直的世界公民为之舌桥不下哩！……可是我到哪里去了？哦，我是说，根据这一条原则，我们岂不也同样应该责令那些顺从极权制度支使的为恶者对他们自己作下的一切担负责任吗？当然，假如他们能够彻底忏悔的话！……然而这一点也很难说，彻底忏悔并不足以抵消他们所作下的罪恶！到了一定时候冰山既倒这些人会把什么都说出来的！瞧着，人们！来日之类似“大卫·考柏菲尔”中那个赖以忏悔为业的——尤贝克吧？将会多得很哩！我们可把这些缺少人味儿的“人”们怎么办呢？

两个都不吃，那是有损於——窃政小贼的面子了，首先很明显地她们之所以不吃无非都是从昨天的事情上起的啰！於是大脚黄上来了，使——大约是四九拿着一只粥一定要她们两个分吃，亦算解和之意因为八二三有一部分气是生在小贼二十四号身上的啰。听她与四九絮絮地说了几句什么，无非自表委屈之情；而大脚黄则也一改平日吱喳怪叫之态而温语有加。一方面，当然，她算是来下场的，态度要好一些；另外么从她近日常去三楼以后，在四楼的猖狂故态似亦收敛了些。三楼全系政治犯且文化修养社会经验都较不简单，她去我怕她未必拿得动哩。姓何的娇娇那等资格么管管还差不离，到底是周恩来训练有素的心腹人。

使大脚黄去三楼之用意一方面象征性的：窃政者以此示意他取代了周恩来如大脚黄取代何氏娇娇；另一方面则又以狗占毛坑的流氓战术想使我不要求搬下五楼去。去你的，使心用计也没得鬼用！如我曾说在哪个楼面并不影响我的态度！要求搬吗还只是要求搬，老实说林昭一搬回三楼，大脚黄也未必再喳呼得出声儿。不过她们必定不愿意我搬的，他们是想着把我愈加以隔绝愈好，能怎么隔绝他人就怎么隔绝他人！心劳日拙一至於此！

她们吃下了，大脚黄又唤八二三把被褥等件拿出去晒晒。八二三道：

“今天没太阳呢。”

岂但没太阳而已！还下着雨呢！大脚黄道：

“拿出来吹吹也好吗。”

八二三初上来有一回水翻湿了被子要想吹吹恰遇上她开门，摆着威风来个不准；今天倒又换过了一副面孔。她过来开了室门并谓八二三道：

“把她的（指我的）被子也拿出来吹吹。”

八二三问我如何，我是久矣不与大脚黄说话的了，乃冷然对八二三道：

“算了罢，昨天泼水那时都没见着有个穿制服的人来管管事！泼过了还晒什么？干了，不用吹了！——吹吹！哼，丢掉的东西还在地下哩！有人管过没有？”

丢掉的头巾直到晚饭过后（晚饭是大头菜煮咸菜）姚上来封门，（我这阵已经不跟她见面就骂了，没啥意思，骂够了也罢了现在只不理她或白以冷眼。）才煞有介事地指着问道：

“那块什么布丢在那里？”

“昨天我丢掉的。”小贼二十四号谄笑着回答。

“捡起来还给她。”

小贼如命捡了起来仍给我搭在门栅中挡，这么地姚算做了个现成好人。但分析此举除一般地缓和我对她的恶感以外窃政小贼也还潜藏着叵测用心在！无论如何，我总之不会忘记：去年十二月间两次恶劣勾引（如使八二三在我夜祷唱诗时小便）都正是姚值班，那时还架了一副眼镜算为作了窃政小贼的部下！那么今日之举大约算隐含着你若认得我而且那么地认得，我就会使你所憎恶的欺负过你的人给你道歉来！啊呸！去着你的！希罕不希罕又一事，我倒是知道你又做巫娘又做鬼哪！我冷眼看着她们，甚至也许有些怒目而视，但没出声。姚封上门走了。我先叫八二三把那条头巾甩到铁门上档栅栏上去！——我至今保持着不与小贼接手的习惯，凡她触碰着的东西都让八二三手过一过。这还就是去年九月三日衣裳揩地那事情以后起的！恶鬼们好糟蹋人呢！不过近日我渐渐怀疑这也许不一定是出於周而是出於窃政者的了！周毕竟阴险狡猾，一从再来此间直到去年六月中旬第二次决裂为止，他於我还只是软硬兼施而以卖好为主，连去年三月间决裂一次以后还仍作了一个时期的好人在林昭面上。当然这些人都不做没有目的的事情，不过总算一个比较罢。也不是出尔反尔，大凡周刘之辈目下既已停止与我交手，则前账总算到此为止了；目前交手的窃政者却还在日日加码，所以也是地位更要不利一些。闲话不说了，那条头巾先是搭在门栅上档了，后来想想不好，便又一手拉下来甩在门外地上！——不接受你们的一套捣鬼！恶魔的子孙们！

《心灵的战歌！——我呼吁人类》

一个兵士在阵地上

一个兵士扼守在他的阵地上，隶屬於世界自由人类反共抗暴统一阵线的一个年轻的兵士。人们，一切正直善良的怀有正义良知的人们，还记得我的呼吁书吗？

在这里我使用了兵士(Soldier)这个词，而平日我倒是更经常地使用着另一个词：战士(Warrior)！战士！当它和自由神之高贵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音节显得特别嘹亮而战斗意义也特别强烈！自由战士！这就是我们！是我们不幸生活在共产匪帮极权制度下而坚决反抗着它那对人性之恶劣奴役横暴摧残的一切战斗者们的共同名衔！这名衔本身就像号角一样激励着我们！使我们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和责任！

但在这里我为自己选用的名词只是兵士：我，世界自由人类反共抗暴统一阵线战斗大军队列之中的一名小小的、年轻的兵士！一个兵士扼守在他的阵地上！

也许我可以指望人们记得我，既然五年以前我之呼吁和控诉的声音已经由着某些高贵的

人们所加予的助力而致远於自由世界和自由人类！……那一天，当Newman先生指着交给他的呼吁书问我给谁们——“To Whom?”——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并且十分坚定地同答他：“给全世界！-To the world!”

这就是我的战斗：一个年青的中国学生公开地向自由世界文明社会的亿万公众喊出了他之呼吁和控诉的声音！我向世界控诉这个奴役着我们祖国和民族之大部分人口的罪恶滔天的共产魔鬼极权暴政！我痛切呼吁自由人类对于我们被奴役、被压迫、被践踏和被损害至於无以为人之地步的中国民众的正直同情！怀抱着天父上帝的真道和文明人类的公义我的行为是完全正义的！我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我当然敢於面对整个世界说话！To the world!我要在全人类面前公开自己对于这个万恶极权暴政的战斗！

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惊动了多少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居民，反正我知道它是被传布过了，那就行了。如我之呼吁书的结句所说的：全世界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我仅只寄希望於你们的良心！——人性的良心！我把它称为人类良知的最高法庭！我们世界自由阵线包括我个人之所从事的这一场空前艰巨无比惨烈的战斗在地上是要由这个最高法庭来作最后审判的！我毫不动摇地深信着这一点！

从那时到现在，五个年头过去了！流光如驶，岁月滔滔，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是每日每时都在不断发生着许许多多或大或小的性质不同意义各异的事情呢！人们，一切善良正直的怀有正义良知的人们，还记得这个曾以自己青春激情的声音向全世界公开控诉了中国共产党极权罪恶暴政的中国青年吗？！

也许我至少可以指望会有一些人们记得我！既然在五年这么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拿不出足以表示我已经向他们公开屈服的任何东西！假如拿得出的话，他们当然早已拿出去了！他们是那么地想要取得这种东西的呢！十多年来有许多材料从各种角度上向世界公众揭露着这个万恶极权暴政的真相与本质，包括有些人写出的信件等等；但我个人的战斗行动是完全自觉的！这也是他们，极权主义分子们对我最为嫉恨的一点！我有着高度清醒而更完全自觉的反抗意识！它促使我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确实很艰难，但我又怎能不这样做呢？！我坚持着向极权制度共产魔鬼们争夺我的基本人权因为我是一个人！而作为独立的自由人我本来应得享有自己之一份与生俱来的受自上帝的完整的人权！既然天赋人权久已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文明人类所公认的不可动摇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与根本真理！

所以这就是我的战斗！自由战士之名号的真正意义也在此：我们是自觉的战斗者！当然，我想用不着特别加以说明：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份基本人权和民族同胞们普及的基本人权

是完全不容割裂的！基本人权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完整的概念！如像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只要还有一个人被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为自己战斗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民族、同胞父老以及一切被奴役者战斗！强调为自己战斗不过更说明我们的自觉性罢了！

就是这样，年轻的兵士扼守在他的阵地上坚持着战斗！当然，我想人们都会理解：我的阵地就是监狱！几年之前我已经以自己的鲜血向他们作了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活在这个万恶极权制度之下，真正的反抗者几乎只有这样一个阵地！

人们或许会得理解我所概括的这种事实，但我不知道你们所能理解包含在这种事实后面的深沉的惨痛！

虽然，监狱当作阵地还总是外在的，真正内在的阵地那是反抗者战斗不屈的心灵！有了这样一个阵地，战斗者才能够保有坚强的毅力和决死的意志去面对敌人！而特别对于一个年轻的兵士来说，守卫住这样一个阵地那是太重要了！

那么你守住了吗？年轻的兵士。——说实在的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因为战斗尚未结束！只有坚持到世界自由人类反共抗暴大军奏凯的时候才能判断这个年轻的士兵到底守住了他的阵地呢还是没有。而目前暂时只能够说：——像我一开头所说的那样——年轻的兵士在阵地上！

一个兵士扼守在他的阵地上！隶属於世界自由人类反共抗暴统一阵线的一个年轻的兵士！

监狱是我所扼守的外部阵地，与它相应的内在阵地则是我自由战斗者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的不屈的心灵！

扼守在阵地上的年轻兵士又开始扬声呼唤他所信任和所挚爱的自由世界的广大人群了！人们，一切正直善良的怀有正义良知的人们，请谛听我之心灵的战歌！

等到这场战役告了终结的时候，假如我还活着，我要请你们共同来审察和裁定这个问题：我有没有守住我的阵地？

我应该这样做而你们也完全有权利审察我！既然我已经在世界面前公开了自己对于这个魔鬼极权暴政的战斗！但即使我守住了我的阵地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那也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或者这么说，力量并不来自我个人！

那么力量来自何处呢？——在天上，是天父上主圣灵的引领和保守；在地上，是自由人类高贵的同情和支持！我确信你们的同情和支持必定只在我的方面而决不会在我的敌人方面！对于自由人类高尚人性的这种平凡然而深切的信念使我感到温暖与鼓舞并且带给我力量

与勇气！我并不孤独因为你们，自由世界的广大人群和我在一起！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尽管处在我的阵地上看起来我只是孤军作战！

到这场战役告终的时候，假如我——不，无论我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我都请你们细细审察我个人的一切战斗行为！而现在，我首先请你们到我的阵地上来和我共同经历这一段最后的战斗！请你们为我提供精神力量帮助我坚持到胜利！

请你们谛听我心灵的战歌！人们，人们，我所信任，所挚爱的怀有正义良知的正直善良的人们，自由世界的广大人群啊！扼守在自己阵地上的年轻的兵士正以他的心灵扬声高唱着反抗者之不屈的战歌！

主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一：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血书声明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一九五七年“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激进分子、自由战士林昭在狱中的个人书面声明

从今年七月十七日到十月二十八日这段时间中，个人以不具明确主名但可充分理解的书面语言向某些中共极权上层分子表示了自己对待某些政治性问题的态度。

作为一名只凭正义、热情与良知坚持着反共抗暴战斗立场的自由战士林昭本来无权代表任何方面！个人所作一切政治性表示不过是根据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民族古训，根据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主原则，根据着近代世纪深入人心的文明政治思潮和人权平等宗旨，根据着基督教义的人道爱德，并根据着自由人类抗暴阵线最高司令部联合国对待中国问题的一贯态度！也正是所说这种种庄严神圣的原则构成为自由战士林昭个人之所坚持的基本战斗立场！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林昭的政治性表示特别在这一次全不出自个人主动而只是被某些中共极权上层分子用尽一切方法、使尽各种手段百计试探逼迫苦苦进行纠缠的结果！这种无休无了的试探纠缠使我考虑到必需作出正面表示！藉此我也可以获得更加实际的论据从而明确判断这些人的真正内在意图！

所有这些有关政治性的表示在林昭个人这方面已经由十月三十一日血书声明告过了段落！不需要更多的论据了！既然这些人的真正意图在上述这段时间的过程内已经昭然若揭！根本谈不到诚意二字！寻求林昭的政治语言不过是一种阴险地伪装起来的姿态！其真正目的还是因袭着他们几年以来对于林昭个人一贯所怀的可耻意图：以各种手法阴谋使我软化妥协

，背弃为人权自由誓死战斗的初志，以便利用我政治上较为单纯的青春气质和青年本色！在他们是认为：假如达到了这一目的，当可有助於保持他们之沾满血腥罪恶的肮脏不义权力！好让他们继续打着伪善招牌为非作歹祸国殃民！荼毒生灵而流毒世界！充分判明了这种罪恶意图以后作为一个具有政治严肃性并且矢诚效忠於民主理想的自由战士，除了毅然划清敌我鸿沟，下定彻底牺牲决心以把反共抗暴的正义战斗进行到最后一息，当然绝对不可能再有任何向这样一些顽固敌人作政治性表示的余地！

不仅如此而已！经过个人自觉的深思反省林昭不能不相当沉痛地认为：在上述这段时期中个人对於这些共产党极权主义分子作政治性表示这是一种错误！特别因为早在去年五月间我已经向联合国写就了关于我们政治冤狱的上诉书！错误的严重程度将待来日由各有关方面对我个人在狱中之一切战斗表现进行详细审查时作出公正论断！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是首先从自己这方面严格检查而沉痛反省！

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客观上当然是个人在政治上还较单纯，缺乏锻炼不够成熟，特别是缺乏参与复杂斗争的经验：另外从思想上检查则就是自信忒过而忘记了自己的本份，因此对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问题认识不足并且估计失当！

——由於个人之较为独特的案情遭遇，林昭自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极权政治匪帮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却忘记了在自由人类反共抗暴的总体战役中间我的战位只是一名普通兵士！

——由於个人所怀抱的文明民主政治理想林昭一向认为：国内政治问题应当通过和平途径以协商方式解决！这样一种认识当作一般原则它本身并不错误，错误端只在於我不曾充分考虑到：中国内政问题多年以来迄於如今之所以不能够和平解决，一切责任只在於共产党的方面却根本不在任何其他方面！而在对於亿万人坚持进行并且愈演愈烈地进行了十八年之久的极权专政高压统治以后，共产党已经谈不到再与国内外任何方面去作政治性的和平协商！

——由於个人所信仰的基督教义人道爱德林昭一向深信悔罪改恶可以蒙赦得救，这样一种认识基于圣经主训原也并不错误；错误的是我不曾充分考虑着犯罪作恶到了一定的程度上就必须为其罪行后果偿付相应的代价而不可能再指望单由悔过便得赦免！更何况所说这些共产极权主义分子还只是在千方百计文过饰非以图坚持错误继续犯罪而丝毫无有悔罪之心！更其谈不到严肃认识他们本身所犯一切血腥罪恶的政治责任了！对这样一些人再去谈什么悔罪蒙赦那真是十足的空话！只能表现着林昭个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幼稚！

——由於个人作为自由战士头脑中一向较少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残余，而更多地具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开明民主的观念和顾家之一种态度，林昭素来主张在确认辛亥革命所开剖的民

权法统之原则下，邦国兴亡人人有责！当作一种思想认识或政治态度它本身也不构成错误！错误的是我不曾好好深思客观现实：林昭个人目前的政治身份只是共产匪帮极权统治下的一名囚犯！连日常一切生活琐事都处在不义权力的严密监视直接控制之下，况还受尽恶毒至於猥亵的人格侮辱人身伤害！处在我的地位上除了时时坚定刻刻激励自己为人权自由原则不惜战斗至死的决心和意志，根本谈不到由我来考虑任何政治问题！

——此外，由於个人从投身於反抗极权制度的正义战斗以来，自谓一向义无反顾誓决生死！而且也通过了许多艰难至於残酷的考验，因之对自己原则立场的坚定以及所持原则的正确有了一种不恰当的自信！所持之前述种种原则其本身固然正确至於绝对正确，但深刻变化着的实际客观情况是否还能吻合得上这些原则的作用范畴呢？！在对事态发展阶段缺乏真切认识特别是未曾充分了解内在本质情况以前，只凭一些单纯的原则信念就贸然向顽钝不化的敌人表示政治态度！这除了说明林昭思想方法上的主观臆断盲目片面以外，并更显示着个人政治上的幼稚无知以及处事为人的轻率无度！这一点联系着上述的所处地位问题特别值得自己沉痛反省而深刻记取！

反省了上述错误以后自由战士林昭在我父亲殉家国之难的七周年忌日哀思绝食之中，以我自己的鲜血写下了这一份个人书面声明！我们的案件已由我个人在主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写成致联合国的上诉状！在这里我再次重申自己在那份上诉状中所表示的立场与态度！

在我的上诉状未被联合国接受以前我只是一个久被着中国共产党极权暴政并其极权上层分子们欺凌逼迫虐待残害的陷於政治冤狱的囚犯！特别是那许多别有用心的阴险刻薄恶毒猥亵的侮辱性语言行为，严重损害了我作为女性战斗者的人格独立和自尊，而使我受到深刻的精神创伤！在创钜痛深的受损害者的自我感觉之中，我与无微不至地想方设法将这许多恶毒猥亵卑劣侮辱并其他种种伤害虐待逼迫行为强加於我的中国共产党极权政治匪帮并他们那一切极权主义分子再无任何交言余地！我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去对他们的一切行为担负责任更不用说承担义务！他们也绝不可能指望我为他们承担任何一点责任更不必说担承义务！即使当有朝一日我的上诉状达到了联合国，作为原告林昭个人在这样一段时间的监狱生活里之种种表现，尚待联合国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我所属教会等各有关方面根据经过概况加予严格审查！在我之战斗者的身份未被确认而我在战斗中的表现包括我所犯的 error 未经核定以前，林昭根本无有任何权利参与对政治性问题的讨论！

这就是自由战士林昭在我父丧七周年忌日里之所严肃表示的最后态度！我相信依靠着天父上帝的引领保守我当不至於践踏我自己的鲜血而侮辱我父亲的遗骨！

当然很难指望顽钝不化的敌人即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分子们，会得仅仅根据林昭个人

的坚定态度而遂放弃他们对于不义权力地位的肮脏贪欲可耻野心，特别是放弃他们于我个人的一切阴险诡谋罪恶意图！我的战斗仍将继续！从现在起我将尽我所能最充分地将我的战斗行为公诸社会广人群！以便来日让一切耳目所及的人们得以同来监察以及审核林昭个人在战斗中的实际表现，从而判断我内意志的坚定程度！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主历 公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二： 十月三十一日血书声明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The Time is fast！

鉴于中国共产党人至今坚持着他们之旨在妄想继续保持其罪恶极权统治的错误路线，并且为此目的坚持着对林昭个人的恶劣虐待无耻逼迫，充分证明过去一段时期中他们所作种种似乎是在考虑准备背弃所谓之毛泽东思想而归降世界人类自由阵线的隐约暗示全属别有用心而意图阴险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忠于自己坚强战斗原则的自由战士林昭不能不采取断然划清敌我政治界限的严肃态度！

凭着个人此日所沥的鲜血林昭郑重声明：从今年七月十二日以来，个人对于一应有关政治性问题的书面讨论全部宣告无效！这类性质的书面讨论到此终止！在以往讨论中所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全部重新考虑！

林昭个人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始终如一地忠于自由人类和自由中国抗击共产邪道、抗击极权制度、抗击特务统治之捍卫人权自由，确立民族民主的正义战斗！一个时期中的试探性讨论只是更加确切地证明了这一战斗的无上正义和无比必要！同时启示着个人：为了坚持参与这一战斗、忠于这一战斗并把斗争坚决进行到最后需要百倍坚贞的决心、毅力、献身意志、牺牲勇气以及对上主真理大道和人类文明公义的深切信仰！更详细的声明将在稍后作出。

中国青年自由战士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

附三： 上诉书致联合国

我，一个年轻的中国公民，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新闻专业学生林昭，在监禁和绝食之中

就我们——我个人以及各个有关者——的政治冤狱上诉於联合国！

我不知道我这上诉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联合国致达，但我凭着对於上帝公义和世人良知、对於人类社会文明政治道义的最为坚定的信念，确信它必定——早晚有一天能够！

也许当那一天最终到来之时期长期孤军力战负病苦斗的我已经完成上主的意旨而辞世长往，但我也已经以着自己的鲜血来十分严肃十分认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我的心愿和我的意志：我之唯一的希望和最后的信任仅只是寄托於体现着自由世界人类文明公义原则的伟大国际机构——联合国的！

当那一天到来之时，假如我还生存着，我将要求亲自向联合国提供证词；而假如我已经死去——不论由於什么原因，假如我的肉体生命已经中止，那么我要求联合国向有关方面详细、严密而确实地审查并公布林昭的全部案件包括我本人在生之际所写下的一切！

无法歪曲更其不可抹煞的铁的事实将会向人们显示我长期以来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进行着不懈的誓死的斗争！显示我遭受了如何可怕地残忍而险恶的逼迫、折磨、凌虐与摧残！更将显示我，作为一名女性的自由战士反抗着如此一个卑污万恶而更无耻的极权恐怖制度时个人付出了多么令人震惊的惨痛而诚实的牺牲！

核实并公布这些事实的意义并不仅在於要求人们表彰中国当代青年自由志士之一的林昭个人的战绩，我相信而且确实认为：凭着林昭的全案已经足使一切人清楚地看到十七年前在中国大陆上以暴力夺取政权并在十七年中以暴力维持统治的这个所谓政党——恐怖权力集团已经在它所造下那种一切骇人听闻的可耻罪恶之中堕落到了如何腐烂败坏至於腐朽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使一切人清楚地看到：联合国特别是美国在长时期来对於它的诸般作为是多么符合仁爱怜悯的天心！又多么符合文明政治的道义！

这同时也影响了我个人以及我们同时代人艰苦奋斗奋战不懈的真正意义：我们，‘中国大陆青春代对於这个不义政权魔鬼政党的战斗正是世界自由人类保卫生活、保卫自由、保卫基本人权之总体战役的一个组成部份！也正是基由着这一点我要向联合国提出上诉！

我将怀抱着这一份公义必胜的信念坚持生活，或者怀抱着这一份信念舍生取义！

自由万岁！

美国万岁！

联合国和她所坚持捍卫的基本人权万岁！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十四日

父亲的血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绝食绝饮度过了这整整一天!

假如没有长期以来不断进行持续绝食的锻炼这恐怕是比较难以禁受的!不人道的监禁条件已经使我负病的身体愈来愈衰弱,而他们施加诸我的种种恶劣虐待更增加了监禁条件之不人道的程度!当我向他们提出抗议和质问时他们公然回答我道:“别人为什么能够得到,你为什么不能得到呢?”意思指我并不像别人一样驯服地向他们“认罪”!而即使是所说这种不人道的监禁条件也只有向他们“认罪”者才可以“享受”得到!

我当然不会向他们“认罪”!这么於我的种种虐待都成了“合法”的!他们还想尽办法把监狱生活中一切细节琐事都加上暧昧的政治性暗示使我不能再向他们要求什么。诚然我并不承认那些暗示,但至少我是理解的呢!理解了以后再去向他们要求那些被他们所赋加上几种暗示的事物,那至少是给他们提供了某种可以伺机进攻找寻弱点的空隙罢!应当认为这是一种恶毒而“巧妙”的虐待方法!假如常被他们指责的国民党人、南朝鲜、南越当局以至印度尼西亚陆军都还没有学上使用这么一种方法虐待政治犯比如虐待共产党,那他们还是不该受到多少指责的!至少共产党人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去指责他们!

由此等等的因素当然不能不使我的病体愈益衰弱而这也正是他们之所愿望的!他们对我怀着一种真实的憎恨就因为我的反抗意识是如此地清醒而且自觉!若不是考虑到弄死我对於他们未必十分有利,他们无疑地早已弄死我了!不一定非要枪毙,他们害死人的鬼门道多着!我所以要假定他们那堂堂的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是专设着一个——当然这不公开——杀人工作部!

绝食本身就使机体功能衰竭,更何况在绝食中我还照样消耗着脑力以及体力呢!所说十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我写完了一份个人的书面声明。声明,就像这些心灵战歌的篇页一样,所用的墨水都是我自己的鲜血!那些嗜血成性而毫无人性的极权主义分子们一向以来於我的血书写件已经见惯不惊,“我们看得多了。”他们对着我的血若无其事地说道。当然他们看得多了!岂但看得多了,喝都喝得多了!根本他们就寄生在罪恶肮脏的血泊里!我记得古巴人那“第二个哈瓦那宣言”中的一段虽然凭记忆引录语句和数字可能不尽吻合着原文。它不是说吗:每四分钟或多少时间倒下一个拉丁美洲人,同时一千或多少金元流向美国!每掠走我们一千金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尸体!人们把这个代价或这种事实称之为美帝国主义!

我不够去判断拉丁美洲国家或那怕只是古巴与美国之间的是非!我所想要说的只是:当初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之一个内在的强烈感觉就是:这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有煽动性而又极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方法!十八年来中国大陆上惨死於中国共产党人极权罪恶高压统治之下

的生命之确数也许永远无法进行真实统计！假如能够作这样的统计那怕只是统计上一个大概也罢，拿它来除一除十八年岁月的总时数、总分数甚至总秒数则人们便会触目惊心地看着：在这个万恶暴政存在的每时每刻直至分分秒秒以内都有中国人在那里倒下去！这样一种血腥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暴力专政极权主义！这个渴血的罪恶极权统治诞生於血泊并且寄生於血泊！离开了血它是一秒钟也活不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宣言”中用以形容所谓之资本的一句话倒可以拿来形容它虽然还嫌不够！“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腥和污物！”人们将很难想象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们恐怕更难想象：天下之大古往今来竟然会有那一个罪恶政权是肮脏可耻而且充满血腥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也所以他们於我的血书确是见惯不惊了！有什么值得惊怪的呢？血对他们来讲能算上什么新鲜东西？！看得多了！喝得多了！他们每天的饮食都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血拌过的！血是他们唯一的营养来源！

我没有想以自己的血书惊动这些毫无人性至於毫无心肝的共产极权主义分子！除了某种实力“语言”之外他们是见着任什么都不会感到惊动的！但到了公义伸张的来日，一切有正义良知的社会公众或可以之作为一个旁证而参照性地据以判断林昭个人内在意志的坚定程度！

十一月二十三日！除去完成了个人的血书声明我并结束了这心灵战歌的第一节，就是前面那一节：一个士兵在阵地上！

选择这个日子来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我父亲殉家国之难的七周年忌日！七年之前，一九六〇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当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父亲自杀了。

被着监禁的限制我与家属根本不能见面，通讯也很稀少而且当然不能自由叙述，因之直到差不多一年以后即一九六一年的八、九月间我方才知道或者更正确地说才推测到父亲的殉难。不用说这给了我一个生平未有的重大刺激！父亲在世时纯粹由於我的过失我们亲子之情不够融洽，但无论如何总是我自己的父亲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位人间的父亲！……在我国的古书上记载着这么一段故事：一个已嫁的女子问她母亲：丈夫为重还是父亲为重？母亲回答她道：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意思说什么人都可能成为丈夫；父亲却只能有一个罢了，所以这轻重是根本不可比较的！虽然这位母亲的话略有夸张之处，因为无论对於什么样的女子来说也不可能把什么人都作为丈夫，不过父亲只能有一个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往昔年代里按着我们中国固有的社会习惯风俗而言：一个家庭中死去父亲那是如同屋子断了正梁！是一椿无可比拟的莫大的不幸事件！这种习俗似乎带些中世纪色彩但也有它的深刻意义即促使人们认识父亲的无比价值！痛心的是当父亲活着的时候作为儿女我一直都不曾真正认

识到这一点！唉！我的父亲！失去了父亲我才开始懂得：有一位父亲是多大的幸福！

父亲的殉难在我想来大致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坚决抗议并彻底摆脱他所蒙受的种种恶劣迫害，另一方面则就是为了激励我坚持自己之所已经从事着的反抗极权制度罪恶统治的正义战斗！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我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人。一九四九年当时他有离开大陆的充分机会，但由於家庭的牵累主要是我和母亲的牵制，父亲犹豫了一下没有及时走掉，以后就走不掉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着这一点就使我感到永痛无极抱恨终天！我对着他们也说过：假如父亲到了福摩萨去，他怎么也不会如此沉痛地走向死亡！首先就因为他怎么也不会遭受到如他生前所受的那许多迫害！

父亲并没有参与我所从事的反抗中国大陆现行制度的政治活动！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处在这个万恶的极权统治之下只要一个人是国民党人或甚至只要他曾在国民政府的任一机关做过事情，这就已经尽够了成为一条莫大的罪状！像这样一些人被称为“历史反革命”！他们即使完全不参与任何反抗现实制度的活动也会为了他们生平历史上的所谓“反革命”罪就受到各式各样的恶毒迫害直至被杀害！

对这些人的迫害行为之一首先是勒逼他们“认罪”！这是中国共产党普遍使用於一切人的惯技之一种：只有把别人放到了罪人的地位上去他们才可以恬不知耻地自充圣人！而“认罪”於所说的这些“历史反革命”就似乎更加理直气壮了！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为什么替国民党做事？你这叫做“对‘人民’犯罪”！

我的父亲坚决拒绝“认罪”！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但也很明白。他说：第一：国民党里并不都是坏人，也有好人；第二：国民党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坏事，也有好事；第三：就算国民党里全是坏人而国民党所做都是坏事，你们共产党也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夺取中国大陆而开始建立你们的政权！在这以前不可能叫所有的人都只为你们工作！

像这样一些简单明白至於一目了然的事实逻辑岂不是谁都能够充分理解以至充分同意的吗？可是这些共产极权主义分子就不能！我常说这些人——这些“人”(?)从他们那一份“阶级本能”以及“阶级局限”出发总只能够理解最简单的不是最本质的事情！对我父亲所持的逻辑理由同样如此，他们理解到的只不过是：我父亲拒绝向他们“低头认罪”！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最为嫉恨的！因为拒绝向他们“认罪”就意味着某个人格独立人性清高的个人拒绝向他们屈服受他们奴役！

我的父亲被称为拒绝“认罪”的“顽固分子”！——正如他们现在称我一样！当然这个带有侮辱性却不能侮辱人的名称决不是单单用於我父亲和我身上了！谢谢上帝！十八年来以

迄於今，遍地腥膻的中国大陆上总算还有一些拒绝向共产党人“认罪”屈服的所谓“顽固分子”勉力维持着我国黄帝子孙之不绝如缕的民族正气！不用说也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像这样一些人的处境是绝对不会愉快或者轻松！由於拒绝向共产党“认罪”他们——我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凌虐、威逼、侮辱和迫害！所说这些侮辱迫害行为对於人性的践踏是恶劣到人们完全难於加以想象的一种地步！这些混账万恶的极权主义分子企图根本摧毁我们的人格尊严感和内在自信力！因为正是这样一些东西保障着我们之作为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人的自觉并从而使我们拒绝向他们屈服！这种卑劣企图并不一定成功，我意思说并不能有助於他们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不管怎么厉害地侮辱践踏我们而归根到底终於仍旧不能使我们屈服！尽管这些侮辱践踏迫害暴行不能不在心灵上留下如作家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并且十分深刻！而极权主义分子们则有了聊当快意的阿Q的精神胜利：这个人拒绝向我们屈服，可是我们糟蹋过他了！——他不肯向我们低头，可是我们踩过他的头了！就像一则寓言中所说的臭苍蝇那样：飞到泰山顶上去拉了一泡屎，然后得意地发着嗡嗡之声宣告道：泰山有什么了不起呀？我在它山顶上拉过屎了！

我的父亲受到非常粗暴和恶劣的人身侮辱以及暴行迫害！只要举出这样一件事实就让人们了解他生前所受待遇的一斑了：父亲的照片是与同一居民区中的其他几名“顽固分子”的照片一起被张贴在街道上并且加上侮辱性的字句！据说那照片直到父亲死后的两三天才拿掉！

写到这里一阵灼烈的悲愤使我感到窒息和麻木！人们！人们！我们所居住这个地球上之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啊！你们曾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吗？！你们可知道有什么地方是这样对待人的吗？！我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别的许多集中营，我也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但从那些里面你们能找得出什么一点儿相类似的东西来和我所说的这一切作比较呢？！和这样一些对於人的恶毒侮辱野蛮践踏比较起来，单纯的死亡乃至肉体的非刑都似乎是很可爱的了！即使国民党人对待共产党也从来不曾应用着这样一些恶劣至於极点的人身侮辱的方法！然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呢！他们宣传说毛泽东选集已经译成了许多种文字并且普遍传播到了许多个国家！那么正好！你们去看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就公然提倡而且大事赞扬着这样一种对於个人作野蛮人身侮辱的方法：把人拖去游街，戴高帽子！等等。作为农民之纯出自发的朴素的报复行动那是另一回事，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当这样一种东西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并且拿来对於一切不向他们屈服以及他们需要加予打击的人普遍使用起来以后！……血！血！血！在我已哽塞住了满腔的灼烈的悲愤里我只能把全部问题概括为这么一个字了：血！

为了最沉痛地抗议并且最彻底地摆脱这种对於人的野蛮侮辱和横暴践踏，许多中国同胞像我的父亲一样毅然结束了自己的肉体生命！不用说这些人多半是知识分子而且（当然！）都是那些比较具有立身操守持身品德的知识分子！越是像这样一些狷介自好端方自爱的知识者越富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感！他们当然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践踏！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训条：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所说的士一般解作文士，即读书人，亦即现代口语中所说的知识分子！知识者之所固有的独立的、庄严的人格自尊感使他们宁可挨杀也不愿受辱！虽然这也不但知识分子而已！只要是一个有着最起码之人格自尊感的人！一切独立的自由人有谁愿意忍受侮辱？！更有谁会愿意忍受这种完全无理荒谬透顶而又恶毒至极野蛮异常的对於人的侮辱？！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极权暴政的高压统治之下，当作他们迫使人们屈服於奴役的一项常用手段，这种无理践踏恶毒侮辱竟至於公然以不义的行政力量来保证着其普遍推行并从而几乎剥夺完了被侮辱者的一连回避都无法回避！要么被侮辱者向侮辱屈服！“低头认罪”！否则就只好听待他们把这种侮辱根据“需要”一直进行下去！在极权统治之下我们这些被侮辱者，我们这些“异民”——名称是我杜撰的，我想不出在现成的词汇中有那一个恰当的名词可以用来概括地称呼我们这样一些被共产匪帮极权暴政置於所谓之“政治否定”地位上的人！这里面包括像我父亲那样的“历史反革命”、地主、富农以及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击者，等等。我这样的“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当然更不必说！而除了这样一些人本身之外，我们的直系亲属、配偶以至近亲、友人们竟也程度不等地属於我所说的“异民”’即“政治否定”的“不可靠者”之列！极权统治下对於我辈“异民”的政治迫害就像封建中世纪的杀灭造反者一样：父党母党妻党九族不够至於十族尽诛！尽管看起来并不采取着肉体消灭的方式，但对於人的折磨逼迫摧残践踏却是比着单纯的屠杀更百倍地刻毒而残酷！……共产暴政之下的这些“政治否定”者，这些“异民”比之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还低！任何人都可以对我们恣意施加侮辱以作他们忠於共产暴政的一种“积极表现”！我们这些“异民”没有任何人权可言！更谈不到什么法权了！如我的一句愤语所说：我们这里的“反革命”是放在大街上给众人糟践的！当然也有许多人不愿那样做！正如自己不愿忍受侮辱一样，作为一个有着起码之人格自尊感的人谁又愿意随随便便地去把侮辱加给别人呢？！可是这个该死的制度！它除了无所不至地虐待、歧视、侮辱迫害着这些“异民”，更还无所不至地使用着它之肮脏不义的行政力量强迫一切处於高压统治之下的人都来参与它所提倡和推行的对於我们这些“异民”的虐待歧视侮辱迫害！“划清界线！”既以表示它之统治是如何地强大，并以对我们造成心理威胁使我们感到孤立无助！哎呀！一切人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哪！看起

来我们这些被了“政治否定”的“异民”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说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句民谚我倒又想起一件事情：人们可以将它当为笑话虽然也够辛酸！对于我辈“异民”的歧视虐待侮辱迫害竟然到这样一种程度：强迫寺庙僧众订出所谓“爱国公约”：拒绝为死去的“反革命分子”诵经超度！未经全面调查我不能断定是否每个地方都如上述，确确实实在有些地方就是如此！到了公义伸张的来日假如我还活着，我可以自己向人们陈述的每一点事实以至每一句语句列举时地人证！而现在我写时只能叙述得比较抽象而概括一些。反正我所说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事实的！这就够了！人们！用我们民间口语的说法：从长了耳朵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总算还好，从释迦牟尼起所有的西天诸佛不会有哪一尊去加入着中国共产党而且以着世界之大更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内有得寺庙僧众！所以一切信仰佛教的“反革命分子”们死去之后灵魂未升就会真被封锁得上天无门！想想看！这样无微不至想入非非到了荒谬地步的恶劣迫害！是混账而且愚蠢至于极点！但又是多么该受诅咒呵！

那么摆脱这些无尽无休无了无止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之恶劣迫害的唯一道路似乎只有投向死亡了！可怕的死亡也就在这种意义上变成了抗议和解脱！我的父亲，我的亲友，我的师长，我的同学以及另外许多我知道或不知道的，认识或不认识的祖国同胞，桑梓父老，社会人士，同代青年们都是这样以自己的血解脱了或者说结束了他们的苦难！解脱了，结束了那许多被中国共产党极权暴政藉着肮脏不义行政力量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歧视虐待侮辱迫害！只留下他们今世之肉体生命所凝结的一汪鲜血当作一种悲愤沉痛的无声然而永存着的见证和控诉！世纪连续，年代绵延，后日的一切人们只要想到他们是怎样惨痛地死去，同时就会想到这个万恶的暴政是怎样惨厉地迫害他们至死从而更加坚定对它的仇视和憎恨！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死并不类乎我国古书上所说的匹夫匹妇自经（刎）于沟渎即不是无代价无意义的消极的自杀！

单是所说这样一些死难者的确实数目恐怕就已经难以统计或者巨大得惊人了！这些死难者的血连同我父亲的血一起汇合在中国大陆十八年来这一个汪若万顷东海的冤恨的血泊里！对了，这倒又是一种确切详实而且颇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方法：等到将来有一天统计清楚了死于中国共产党人极权暴政高压统治下之人命的数字或那怕就只是统计了一个大概也罢，让我们根据生理常识每个人身上有多少血把来总乘一下，那时人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些惨厉的年代里中国人的血是流成了一个东海或是竟然流成了几个东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死难者统统采取了流血的方式，有许多人的鲜血是在他们死去的肌体中间凝固了，我的父亲也是那样；但不管怎么本质上总之就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就是那么一个字：“血”！

血！血！血！父亲的血！亲人的血！同时代人的血！祖国同胞的血和我自己的血！我也

曾经自杀而且不止一次！至於采取了割断脉管这种激烈的流血方式！活到现在还不曾死又是一回事，我无论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已一再经历过了沉痛惨切的死亡！深刻的精神创伤有时竟然使我麻木：眼前但见一片惨厉的血色！我们的血！我们的血！我们的血！血！血！血！血呵！血呵！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想在这里请求所有的基督教会和罗马教廷：公正地论断我们中国大陆上之众多死难者的自杀行为！不要一般地对待问题至少不要把我们处在共产党人极权暴政下之一切死难者的自杀行为一概按照通义看为是灵魂的罪恶！无论这些死难者们是不是教徒！上帝所赏赐的生命本该是美好的！因之轻意舍弃生命这是一种罪过！可是在这该受绝灭诅咒的魔鬼暴政之践踏下面我们为人的生活被摧残糟蹋到了怎样触目惊心惨目伤心的沉痛悲凉的地步呵！正是为了维护生命的美好和尊严、自由和纯洁！我们中国的众多死难者毅然舍弃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以坚决抗议共产魔鬼极权暴政对於生命的污辱和践踏！对这样一种情况难道可以据着常情论断吗？！我想仁爱的天父也未必会裁判他们的自杀行动为有罪而只会恺惻地宽恕了他们之饱受苦难的灵魂！那么公义的圣教会呵！请为中国大陆上暴政迫害下

的死难者们作追思礼拜，望安灵弥撒吧！假如不是指望着自由世界里一切正直善良人们之高贵的悲惻的同情，我们中国大陆上这许多从生前直被迫害到死后连灵魂都不被容许超度的苦难的死者还能向何处去寻求着一点点人们的温暖以覆被他们冤恨的遗骨呢？！仁爱的天父哪！

至於父亲殉难的另一端意义，如前所述，当然还是为了激励我义无反顾绝不动摇地坚持战斗！这一点应该也是为一切人们所能够充分理解的！在我们祖国古老的历史上和民间传说里有着不止一位像我父亲这样深明大义嫉恶如仇的贤放通达而又刚烈严正的家长：为了痛切激励下一代的战斗意志使他们怀着切齿深仇永远一往无前，自己不惜尽命殉道杀身明志！不过以我所记得的一些事例而言那多半是母亲激励儿子。虽然这本来不构成什么重要出入除了我是个女儿！我很不愿意提到自己的性别！甚至，假如可能的话，还真希望忘了它！来日当更多的人们读着这些心灵战歌的篇页时将会看到：从一开始起我就没有使用着女性代词的“她”来作自称！这当然并不是一般地受着东方式的中世纪重男轻女思想残余的影响，不，所说这种思想残余在我身上倒还是相当淡薄的哩！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另外一种至为深刻的更且沉重的内在精神因素：作为一个兵士，一个战斗者，我的性别为我招致了一大堆稀奇古怪混账荒唐至於人们闻所未闻不可想象的性质恶劣到了十足下流之地步的麻烦事情！这些麻烦事情全都是由我之性别所引起的横生的枝节！假如我不是女儿而是一个男子，像这些横生枝节的麻烦就根本不会得有了！由此我简直恨透了我自己的性别！但在需要说明问题的

时候还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推想起来，父亲之所最感到耽心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点！富有政治经验的父亲不但深深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情包括我的个性弱点，更重要的是：父亲深深理解共产匪帮这批政治流氓的下流无耻恶劣本质！否则父亲也许就不会选定我被捕入狱整整一个月之后的这一天自杀了！父亲他自己的鲜血为我留下了泣血摧心永志终古的悲痛的记忆！同时为我留下了无声辞却是无比庄严的沉痛的遗命！

而在三年以后，一九六三年的十一月二十三米左右，按照祖国礼俗习惯算来正是我父亲三年守孝持服之期届满的时候！……人们当然都很记得：那一年，在那个不祥的月份里发生了一件什么样地震动了我们之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悲痛的大事！除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罗斯福总统的突然病故，近二十年以来恐怕还没有任何个人即使是一代民族政治家的生卒能够在令人类心灵中引起如此之普遍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引起如此深切而严肃的哀悼！这样一种自由人类的共同感情同样存在於被着共产暴政奴役统治的中国民众内心里！虽然限於处境无法自由表达却或许更加深沉而真切！而我在监狱里看到报纸那时，由於所说时间上的巧合乃引起了我一种复杂的内在感受或者说引起了我一种特殊的情绪反响。如我在自己另一篇尚未完稿的文字“公诉通告”中所说的：作为个人，我父亲也许不够和甘乃迪总统相提并论，虽然这种世俗之见的比较对於我所想要加以说明的问题可谓毫无意义故亦全无必要！人们！人们！在目前所进行这一场自由人类对共产魔鬼的最后的殊死决战之中特别是我们中国以及美国这两个伟大的民族付出了如何沉痛惨重的血的代价！我们这两个伟大的民族牺牲了自己多少个杰出的儿女啊！诚然牺牲的性质因着各种条件影响而有不同，但概括说来作为牺牲总是

一律的！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我的父亲也是战死者！正如我们祖国那千千万万殉难尽命的同胞们都是战死者一样！一般的世俗之见对於那些已登灵界的死者原就没有任何约制性：他们的灵魂已经在上主悲悯恺侧的仁爱之中获得了平等的安息！至於战死者那更不必说，每当人们为一场正义战争之中的所有死难者默哀的时候，一般地说恐怕很少有人会得去考虑为平民或为军人，为士兵或为将官应当各各分别着致以如何之不同的哀悼吧？不，不会得有谁是那么考虑和对待着问题！在那种时候人们所致与哀悼的只是一种意义上的所有战死者即所有一切在他们本位上为某一场义战奉献着自我以作牺牲去促成最后胜利完满降临的可敬的灵魂！而这一个怀着家国之痛的年轻的自由战士也就是这样地产生了一种特异的情绪反响：使我非常容易在对於自己父亲的哀思悼念之中想到甘乃迪总统或者在哀思悼念甘乃迪总统的当儿想起自己的父亲！……超越着时间，超越着空间，目前这场伟大义战之中所牺牲的一切战

死者除了呼吸在上帝的仁爱里，同时并活跃在我们人类的记忆中！这也就是他们在天上和在地上的永生！他们不仅永生於灵界更还永生於人间！

从所说那时到现在，又是整整四个年头过去了，义战犹未终结，世界自由人类包括我们苦难的中国同胞之沉重的代价犹在偿付！而现在假如再发生类似甘乃迪总统遇刺这样的大事我就无法知道！——我已经有一年又四个月不曾看到报纸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几乎完全不知道！诚然从那些宣扬愚民政策的报纸上你也很难得到关于世界事物真实概貌，但毕竟说来我是连那样的报纸都不被让看的呢！不让看倒无妨，我个人对于暴政必败公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原无需乎藉着外部因素来维持促进！至于所关心的事情么到了现今於我可也已经很少了！战友们一般年龄和我差不多——同时代人！而身体则大致都比我好；假如我能够活得下去，他们当然更能活得下去！我所关心的是我之寥寥的一些血属近亲：我自己的一家和舅父一家。舅父一家在福摩萨，他们当然生活得很好，我不需要为他们多馀耽心；更值得我耽心的是我自己的家！虽然我的耽心同样是多馀的！因为我一无办法！我什么都不能为家里人做就如他们什么都不能为我做一样！我之唯一可做的事情只是祈求天父保佑他们健康地生活下去！像我们祖国的民谚所说的那样：留得青山在，莫怕没柴烧。弟弟妹妹比我年轻，照生命延续的通常法则我似乎也还可以不必去为他们忧虑；使我深深忧虑的只是母亲！母亲并不算老，可是健康情况够坏的了：营养差，刺激又重，她还患那些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等都是随时具有发生不测变化之可能的。兵士总归还是一个人，我的心时而不能不为此感觉隐忧的刺痛，可是我又有什麼办法呢？！也仍旧只能以我之痛楚抽搐的颤慄的心灵深深地呼唤着仁爱的天父而把这件唯一的心事交托给主罢！主啊主啊！请保佑我母亲的生命！可怜这个孤苦的孩子几乎就只剩下这么一位嫡血长亲了！我宁愿压缩下自己的寿算但求让我的母亲能够延年！让母亲生活到公义得胜的来日！唉！母亲！母亲她也苦够了！公义仁爱的主啊！求能有那么一天，让母亲忧思憔悴的面容上也能现出精神焕发的欣慰的笑颜罢！……

所以对自己亲人们的全部关切归结到底也就只剩下了这么一点：求主保全我母亲的生命！苟活到现在我只馀下了这么一件真正关心的事情！此外呢我倒还为一位民族政治家祈祷着健康长寿，人们可猜度得到是谁么？如约翰逊总统？当然了，作为自由战士我有很好的理由尊敬约翰逊总统并且祈祷上帝赏赐他健康长寿；但像甘乃迪总统所遇到的那样的意外特别在美国毕竟是少有的例子，我倒相信上帝会赏赐约翰逊总统以充分的生命岁月让他得以从容完成他个人的政治事业！那么为别的政治家们？确实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民族政治家由于他们在各自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大才卓识、明智远见、铁腕韬略、仁心爱德等等使我於他们

怀有一种个人的景仰！尤其是那些在中国问题上能够执定严肃原则立场的政治家们！我相信每一个有正义良知的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深深记得并且感谢他们对于我们、在共产暴政之下忍受着骇人听闻之苦难的中国民众之每一点哪怕就是最微小的同情的表示！我也祈祷上帝愿他们健康长寿因为我深信：像这样有才识有卓见特别是有原则的明智而可敬的政治人物越是存在得众多，国际间的和谐一致的政治语言便越加容易取得！这当然将大大有利于我们所居住这个地球上九洲万国的共同繁荣以及和平昌盛！但我之所特别为他长寿健康恳切祈祷的那位民族政治家只是我们自己的蒋介石总统！蒋介石总统已经享着了如此的高年耆寿，可以认为他老人家是充分享受着天父上帝之恩宠的！但我们希望仁爱的天父继续赏赐他老人家以丰富有馀的生命岁月而让他老人家尽可能长寿地活下去！这并不只是这个年轻兵士个人的善良愿望而已！！我敢说到了今天这已经是潜藏在多数中国同胞内心深处的共同愿望！就因为今日之下蒋介石总统的名字已经具有了一种特定意义：如这个年轻兵士在自己日常斗争中给他老人家所拟上的一条尊衔：中华民族伟大的反共旗手！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他老人家的名字与被损害的民国法统，被践踏的文明公义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了！而作为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自由义军战斗队伍之中的一名列兵，我不禁要为他老人家的健康长寿献上发自内心的恳切祈祷，这种内在感情应该是可以为一切人们所充分理解着的罢？

我们民族的伟大反共旗手可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这个年轻兵士如此地敬爱着！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慢慢地待这个年轻兵士谈到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时人们就知道了；或者也可以看成为一种所谓之“时代潮流”的影响，这一个年轻兵士和中国大陆上其他很多年青人，和他自己的许多战友们一样：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天真、幼稚至於无知地追随并且盲信着共产党！直要到一九五七那个血的年代以后才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产生着自己之真正的政治觉醒而毅然选定自己之应走的道路！也就是投身於反共抗暴的正义战斗！对于本民族之伟大反共旗手的政治感情只是经过了战斗考验才逐步产生出来滋长起来的！在我们之艰难重重的战斗中每当我更深一步认识到共产匪帮这些混账棍徒无耻魔鬼的万恶本质，同时就更深一层滋长起对于我们民族伟大反共旗手之绝顶强烈无比真切的崇敬爱戴之情！一种很自然的认识过程！无论是谁，只要他真正知道了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也者究竟都是一些什么货色以及他们究竟作着一些什么勾当，则他作为一个具有正义良知的人马上就会毫不犹豫地肯定：日光之下普世之间再没有比坚决、彻底、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党直至消灭共产党更有意义并且更具价值的政治事业了！如我在作为我那呼吁书附件之一的对他们那什么狗屁“起诉书”的书面答辩之中所说的：极权暴政本身的污秽和不义，使得一切自觉反对它的人都成了正义的、光荣的斗士！

可是我或者还且先说着我父亲的事情罢。并不只是因着要为亲复仇我才去反对中国共产党!当然啦,假如是那样,在我看来倒也殊无作着自我辩解的必要!公义的复仇本身就是上主报应的彰显,当然在主的许可以内!而为亲复仇的高贵动机那更是值得一切人们寄予同情并加以肯定的!但从时间上说,早在父亲殉着家国之难以前我已经实地参与了反抗共产暴政的政治活动而且已经因此被捕!父亲的殉难只使我在丧父孤儿的痛楚血泪惨切心情之中融国恨家仇为一炉,从而更加执着地忠於我所已经从事的正义战斗!忠於这一场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国——我们全体自由人类的共同战斗!

父亲是服食毒药自杀的!夜中邻居们曾听得他强忍着痛苦的断续呻吟,以为他也许病了,没有想到他已经服毒!极权统治下如何人之间几乎全都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更别说是对于那些被这个统治所指为仇敌和罪犯的人了!害怕担上个“同情‘反革命’”的罪名邻居们不敢走过去看望,父亲生前一直独住着,家里又没有别人在他身边:待到第二天发现时那是已经太迟太迟了!想象父亲在那半夜或大半夜生命最后的光阴里无疑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也说明父亲殉难意志的坚决!每念及此我这个负罪家国特别是负罪严亲的不肖就会感到自己的心在腔子里痉挛而且抽搐得缩紧成了一团!作为沉痛的忏悔,也作为鞭策和自励,我细细地想象着父亲的死几次都想到脑子麻木的程度!想不动了!实在想不动了!但我还是竭力以麻木的脑子细细想着。在这样一些想象的时刻里我仿佛一次又一次地伴随着父亲经历了死亡!

可是我为什么要以这样一些个人生活或家庭历史之不愉快的甚至哀痛的细节来烦渎着人们?像这样一些事情对于更多的人们能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请原谅,人们,为我所信赖的一切怀抱着正义良知的人们,在我们这个该死的万恶制度之无孔不入的侦视搜求之下,随着我们作为独立之自由人的基本人权之丧失,一切人的个人生活都早已根本丧失了其不可侵犯的尊敬性!而假如这些——该死的共产魔鬼为着他们之奴役众人的“需要”可以毫不尊重随心所欲地闯进一切人的个人生活并以着恶劣的无聊翻遍其每个细小的角落,则我殊不知我为什么不可以本着自由意志把个人生活的一切部分敞开於文明社会的广大公众之前!是的,我知道有一些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可能对此产生一种特异的感觉:作为自由的个人他们尊重别人如同尊重自我: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像这样地向众人敞开个人生活。然而人们!人们!一切正直善良的怀有正义良知的人们呵!我想你们将会谋充分理解着我!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一种反省以及忏悔,更还是我对这个暴政的揭发和控诉啊!

沾着自己的鲜血写下这一字字一行行的时候我在心灵剧烈的绞痛里热泪盈眶而肠回九转!人们!人们!我的痛苦何其灼烈?!我的悲愤又何其深沉?!但我能够向哪里去寻找那怕就是一点点人性的感情的温暖呢?!这些全无人气的极权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人而不属于人

类之列！……来日当所写下这些年轻兵士心灵战歌的篇页能得呈现於文明社会广大公众眼目之前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较有修养和有教养的人们不很习惯我所使用的某些攻击敌人即攻击共产魔鬼们的语言！火热的仇恨使这些语言看起来不仅是泼辣而且似乎已经近於粗野了。也许有人要说：即使是攻击敌人，应该也还可以找到更加文明含蓄的语言来使用罢？哦呀！找不到的！我要告诉那些这样想着的人们！：找不到的！事情倒是恰恰相反！在我所知道的人类语言一切骂人语词之中那怕就是最粗野的也罢，拿来詈骂这些极权主义狗贼即混账共产魔鬼还都是忒嫌轻淡了！不足以表达我们这些受损害者漾金溅石如火如荼的正义愤恨於万一！即使算只从个人角度而言亦是如此！我想当人们更多地理解了我的处境特别是理解了我所遭遇到的种种一切以后，也就能够充分理解、习惯、同情乃至同意我对共产魔鬼们使用类此的一些语言了！真的！这些该被万死该受绝灭诅咒的混账极权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人！他们不通人性！不遵人理！不说人话而更不干人事！岂但不是人而已！他们是十足的魔鬼！在上帝所创造的诸般一切有感觉有行为有血气的生物之中找不到哪一类属是可以与他们相比并的！不要说禽兽牲畜，就连虾蟹鱼鳖这些低等的冷血动物也许还比他们多一些天理的性灵！去年，有一次，当我在一阵悲痛之中情不自禁地哭唤着父亲的时候，他们竟调教着别的犯人骂道：“反革命分子”死得轻如鸿毛！”

从那次以后我就只是强忍着悲愤，让痛悼父亲的热泪无声地奔流！或者便唱起“白毛女”里喜儿所唱的那些歌词来长歌当哭！父亲生前已经受够了他们的侮辱！我不愿再因着我的哀哭而招致他们再来侮辱父亲的遗骨！而我所受到他们的恶劣侮辱也已经够多，我不愿再听见他们用喷脓喷粪的毒舌侮辱我死去的父亲！此外其他听到的人们中也有一些在内心深处往往同情着我的境遇并且同情我思念父亲的悲痛，可是他们怎么敢让这种同情稍微流露出一点儿来呢？！莫说是这些关系疏远的旁人了，连自己家里的人自己的血属近亲都无法帮助我或者安慰我啊！作为向我施加虐待逼迫的方式之一种，从今年五月以来我和家人们的通讯接见已经被隔绝了半年多！家庭的情况我几乎一点都不知道！正如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我自然也不免会想他们特别是想母亲，但常常又努力抑制这种至少是容易带来忧伤假如还不一定是容易使人脆弱的内在感情！想他们能有什么意思呢？！我是个囚犯，家里人的处境也未必比我好得到那里！都是囚犯！今天生活或者说苟活於中国大陆这一片被着共产匪帮极权制度高压统治之下的所有的人们无论其为何种社会身份而实际上几乎统统都是囚犯！连许多共产党人皆不例外！剩下的少数极权首恶分子假如他们不该算进在囚犯一列，则至少至少他们可也不那么自由！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是一条无情的铁则！那么人们！为我所尊敬和信赖的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哟！奴隶和奴役者之间没

有任何共同语言甚至不通喜怒哀乐的共同人性那都不用说了，在奴隶的镣链下能有什么容得你自由表达感情的余地？！而奴隶与奴隶之间更那里有自由交流感情的可能？！

也所以我只能以自己之血泪的语言来向你们、自由人类敞开——倾诉——剖白我的内心世界和内在感情了！只有在想到你们、想到我是在向你们倾诉的时候，我胸中这颗创钜痛深的麻木的心灵才感觉到一点人性的温暖！诚然你们目前暂时还什么都不曾读到，但那并不关乎紧要；反正我是以自己自由的心灵在向这个地球上灵间、空间里生存着、搏动着、活跃着的众多的自由心灵倾诉！我之倾诉的对象是自由人类而不是连一分内在人性都无法自主流露的奴隶！而到了公义伸张的来日，当你们终于读到这些沥血和泪写下了的披露心灵的篇章时，我想你们，一切正直善良的怀有正义良知的人们应该能够更且会得充分理解以至同情我个人的悲哀与怆痛！对于死者特别是那些不公平地经受了苦难的死者的哀思具有神圣的性质！是稍为有些文明教养的人谁都不去侮辱死亡！那么当你们理解了我的心痛以后至少至少总会得寄我以一阵严肃的沉默或一个同情的注视，而绝不会得像那些毫无人性的极权主义贼子一样往我心灵的创口上撒盐比如讽骂道我的父亲死得“轻如鸿毛”吧？！哦！不！不会的！绝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在具有着起码正义良知和正常人性的自由人类中间即使是对最普通，最自然的死亡，当作一种不幸人们往往也还并不缺乏由衷的同情哩！…

就是这一点简单然而深切的信念温暖着这个丧失了父亲之孤儿的愁苦沉痛的内心！我相信你们，自由世界的文明公众对于我个人的悲痛身世将会有一种基于理解的真实的同情！即如我相信我个人的艰苦战斗将会得到你们之充分的赞助和支持！仍旧只因为我确信着自由人类的高贵人性！人性！唉！可怜我们一切苟活于这个万恶极权统治之下的被奴役和被损害者！我们之受尽折磨被践踏的心灵简直就干枯惨厉得如像一片苦寒极荒的不毛的沙漠！我们是多么迫切至于如饥如渴地需要着人性的温暖呵！

在悲痛的热情里我写得很疲倦了。一次又一次沸热的泪水使我哽咽到窒息，一次又一次我咬紧牙关把泪水硬往着喉头咽下！还没临到我痛哭父亲的日子呢！我只是默默地把心头的万千思绪逐字逐句化成为血的语言！——我的血，但也是我父亲的血！

父亲的血！父亲的血！人们，一切正直善良的可敬的人们，在那公义伸张的来日，假如这些心灵战歌的篇章让你们记住了这个年青的中国自由战士，请你们！记住我父亲的血吧！父亲的血和我的血一起加入着这场战斗而完成了我这些心灵战歌的篇章！……啊！人们！人们！一切怀有正义良知的自由人类文明公众啊！请理解并同情我！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三十日

十二月十四日誊改既毕

《血书家信——致母亲》（附血书抗议）

索引

- 十月三十一日血书声明
一九六二年十月四日的血书家信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的血书家信
 附： 即事抗议之一
 即事抗议之二
 即事抗议之三
 即事抗议之四
 即事抗议之五
- 血书家信——致母亲
- 一．（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 即事抗议之六
 - 二．（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 被捕七周年口号
 - 三．（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 即事抗议之七
 - 四．（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 即事抗议之八
 - 五．（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 即事抗议之九
 - 六．（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 即事抗议之十
 - 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 即事抗议之十一
 - 八．（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
 附： 即事抗议之十二
 - 九．（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 即事抗议之十三
 - 十， 母亲！——永恒的主题！
 附： 即事抗议之十四
 - 十一． 破碎山河破碎家
 附： 即事抗议之十五
 - 十二． 星期五
 附： 即事抗议之十六
 - 十三， 我的错误
 附： 即事抗议之十七
 - 十四， 安息日的丑戏
 - 十五． 绝食一天以后
 - 十六． 两顿饭及其它
 - 十七． 混战的一天
 - 十八． 冷粥、冷饭和冷水
 - 十九． 天父泼进监狱里来的“冷水”

二十. 晚饭上的战术
二十一, 亲爱的妈妈, 你死了吗? !
二十二. 政治流氓的本相与本色
二十三. 我的生活! 我的斗争!
二十四, 一天
二十五. 人性在战斗中成长
 附: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监狱规定家信
二十六. 今天我休息
二十七, 仇恨
二十八, 叫化子还原
二十九, 我与“纳苏帝安”之间的是与非
三十, 筵席无不散
三十一. 我愿服从主旨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份的监狱规定家信
十二月二十六日母亲的复信
苍凉一年!
主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的家信 (二)
主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七年二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七年三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七年五月份的家信
又: (未发)
主历一九六七年六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七年七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七年八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七年九月份的家信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份的补充家信
一九六八年: 一月份的家信

十月三十一日血书声明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The time is past!

鉴于中国共产党人至今坚持着他们之旨在妄想继续保持其罪恶极权统治的错误路线并且为此目的坚持着对林昭个人的恶劣虐待无耻逼迫, 充分证明过去一段时期中他们所作种种似乎是在考虑准备背弃所谓之毛泽东思想而归降世界人类自由阵线的隐约暗示全属别有用心而意图阴险的欺骗! 在这种情况下之下作为一个忠于自己坚强战斗原则的自由战士林昭不能不采取断然划清敌我政治界限的严肃态度!

凭着个人此日所沥的鲜血林昭郑重声明: 从今年七月十七日以来个人对于一应有关政治性问题的书面讨论全部宣告无效! 这类性质的书面讨论到此终止! 在以往讨论中所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全部重新考虑!

林昭个人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始终如一地忠于自由人类和自由中国抗击共产邪道、抗击极权制度、抗击特务统治之捍卫人权自由、确立民族民主的正义战斗！一个时期中的试探性讨论只是更加确切地证明了这一战斗的无上正义和无比必要！同时启示着个人：为了坚持参与这一战斗、忠于这一战斗并把斗争坚决进行到最后需要百倍坚贞的决心、毅力、献身意志、牺牲勇气以及对上主真理大道和人类文明公义的深切信仰！

更详细的声明将在稍后作出。

中国青年自由战士 林昭

主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

（备忘录五：个人政治声明之二）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的血书家信

妈妈，我的妈妈，你收到了我的信吗？他们说信发过了，因此他们没有责任了！可是我去问谁才能证实呢？！问风吗？问鬼吗？！

他们跟我说：不得接见是因为家属不来！——杀了我我也不得相信这些鬼话！我想的是你们一定也在那里苦苦惦念我，特别是你！因为你最怕我死在这里面啊！

我的体质愈来愈衰弱了！上个月从二十一起痰中带血绵延达一旬左右，昨日夜半还吐出一口血来！吐血以后我要求他们让我接见并容你带些营养食物给我，可是他们全无心肝而置若罔闻！连我要求买一斤葡萄糖以作调养都只置之不理！他们就是这样虐待我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是怎样在发展，反正一定是发展着。而这与他们加诸我的种种凌虐折磨有直接关系！首先我已经——从今年六月二日以来——四个多月未得正常接济。囚粮中的那点营养曾不足以维持正常人的体质消耗，更莫说负病者了！何况我这个负病者还处在不断的虐待、凌逼、摧残以至侮辱之下！我的妈妈啊！我血泪成河！

我要见你，请你就来！他们怕让你知道我被虐待的情节！同时又妄想处于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可以促使我屈服！你想能办得到吗？！我以我的血痛切控诉如此恶劣的暴行迫害！请你和一切别的人都记着！假如我死去，我就是活活地被他们摧残、凌虐、折磨死的！

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之一！啊！妈妈！我要你！你来！你快来吧！

你的昭儿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的血书家信

妈妈：

为了意欲达到他们的可耻罪恶目的，鬼儿子们把我逼迫虐待无所不用其极！只要告诉你一点就够：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我用水洗脸洗衣裳了！

我要见你！别的我什么话也没有！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

附：即事抗议之一

坚决抗议恶劣虐待！我要接见家属！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晨

——即事抗议之一 (26-1)

即事抗议之二

警告上海市监狱：你们于林昭所行多为无理而阻止我正常接见家属已达半年之久！意图何在？！意欲何为？！欺负我的打手劳役倒今天一次明天连着一次地特别接见！你们这算是吃到了林昭头上是不？！吃到没用，要吃倒才行呢！再不让我接见家属一切后果你们负责！你们不要自找被动！我跟你们这场是下不了的！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那纯粹是我的事情！正如对我恣行欺凌虐待侮辱迫害是你们的事情一样！难道我应该对你们的种种无理恶劣行为负责么？！你们行事像话些则林昭的政治仇恨比较固定些！别的问题么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抗者我与你们本来两无拘束！你们凭藉着不义权力充其量只能做你们所做得得到的一切！但纵然被着监禁我也还是能够做我所做得得到的一切！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

即事抗议之三

我要接见家属！为什么不让我见人？！你们跟林昭做下这些见不了人的事儿都该我对你们负责么？！无耻！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
(26-1 : 3)

即事抗议之四

为什么无理阻难我接见家属？！监狱的常规制度何在？！你们到底是所谓之中共中央的“天牢”抑是那一些，那一个极权上层分子的私牢？！披着政治外衣为你们极权上层的罪恶企图“服务”而无微不至地虐待、凌逼、侮辱迫害对你们共产极权统治抗节不屈拒作妥协的政治犯！你们比刘文彩的地主庄园还更糟糕而恶劣到百倍！

这些抗议都是林昭给你们立以存照而备清算的血泪斑斑的罪证！警告你们！随你们怎样死心“服务”！你们极权上层的罪恶企图永远不可能达到！你们不干人事好了！不干人事干脆地把块上海市监狱的牌牌取下来摔了公共厕所里去！别给上海市丢人！作为故上海市市长的未亡人我就有理由这么警告你们！，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 (26-1 : 4)

即事抗议之五

抗议无理虐待！为什么不让我接见家属？！你们的女狗特务不干人事对我人格侮辱人身伤害！拿着你们监狱的不要钱的自来水一次又一次地祸害政治犯！伤天害理！卑劣透顶！你们是还想按下林昭的头去是怎么？！有种把林昭埋在了你们提篮桥里一辈子！对林昭肆行虐待多为非理能有何用？！你们照样儿地要完！照完不误！完完大吉！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26—1：5）——

血书家信

一。（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日）

妈妈：

为接见的问题跟他们顶上了，这些家伙行事那个恶劣劲儿你真不知道！自己做下了摊不出的事情光想拽住我的头！我欠下他们了是的！我还不知道这辈子欠的是前辈子欠的呢！

拒食（减量）了三天，昨天经过深思祈问，在灵感启引之下决定采取多种灵活的战术，跟诡诈的人打交道确实也得学点儿诡诈，而且妈妈，你不知道，在多时以来的逼迫凌虐，折磨残害之下我的体力是差极了！有时那衰弱的程度为自己始料所不及！当然我还是要采取拒食或绝食之斗争方式的！但那纯粹是我自己的事情却不是我对他们的义务！

这些信——嘿，恐怕不一定都会寄了给你罢？不管怎样我且拿上我之被他们无理隔断不得见面的妈妈当个抒情对象而做做感性文章！亲爱的妈妈，我是多么想你啊！我要见你！妈妈，我抗议他们的恶劣暴行！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即事抗议之六

拒食抗议三日，你们置若罔闻而视若无睹！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本来你们是可以冷眼看着绝食者至于昏厥而漠然无动于中的！拒食餐把算得甚事？！你们“提篮桥”里这号子积德事情多着！当初就为深恨你们这种惨无人道毫无人性的恶酷才使林昭开始拒食Reniform的！时日虽过而记忆犹新！林昭跟你们监狱从头儿不是没恨！你们作着极权制度鹰犬腿子的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只管准备打起背包往阿尔巴尼亚逃命去！拒食是抗议！进食一样抗议！红墨水看见没看见？色盲了是的？！需要写家信咱们尽写！没事！发那封都行！瞧着！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26—1：6）——

二。（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妈妈：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记得么？今天是我被捕的整整七周年！七年以前的那个夜晚，当你看见我被他们戴上手铐时，你哭了。尽管在自己的战斗生涯里碰上了同样的考验时刻你并不哭。

别为我伤心，亲爱的妈妈，烈火炼真金呢！归根结底我还是在天父的手里却不在他们魔鬼的手里！

今天我过得很平静，毫无多余的感伤因为用不着！就从被捕这一天起我在他们共产党人面前公开了自己之作为反抗者的身份并且公开坚持我之反共抗暴的自由战士基本立场。从这一点上来说，不但我自己别无退步，而且我与他们之间也必无两全！基督亲兵的红心爱德仅只对于灵魂却决不能对于罪恶！天父引领我看清自己的战斗道路！

我真有满腹战斗的豪情欲抒，但就这几句也还不知道得到那会儿才看见！也许在展览会上？一笑！

我要见你！我的妈妈！我要见你！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 被捕七周年口号

被捕七年，	岁月云烟！
家国在怀，	兴亡在肩！
刚肠嫉恶，	一往无前！
大义凛冽！	大节皎然！
真金入火，	何惧毒焰？
金是火炼，	火炽金显！
孤军力战，	碧血日鲜！
心悲气壮，	意决志坚！
公道为旨，	正义当先！
有我无敌！	岂计生全！
中华民国，	缔造维艰：
重光法统，	后起着鞭！
一身未惜，	要续史篇！
轩辕宗社，	雄波海天！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得清名满世间！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妈妈：天天盼望见到你，天天为你用血写一封家信，同时也差不多天天向他们透出血的抗议！可这些极权主义分子就是置若罔闻而视若无睹！作为一个理性健全感性正常的人你很难想象他们之顽钝无耻的程度！

每天写些也好，立此存照！他们跟我说不上人话吹不像鬼话以后只是无孔不入挖空心思地在一切日常细故上赋与政治性的暧昧暗示！既以使人们对我所行的种种非理虐待“合法化”，更以步步伏机地企图造成我与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什么私行妥协的假像！手法恶劣至极！但我的态度差不多天天有所表示而且时时有所表示！所以他们之可耻企图是断然无法得逞的！天父不许！

今天在不舒服，头痛、恶心、发冷。天气渐渐冷了，我可连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给他们拿走了不还！你想恶劣不恶劣？！唉，妈妈，你不知道我的战斗如何艰难！但凭着天父的

真道和公义我一无畏惧！愿你健康！我的妈妈！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血书家信之三）

附： 即事抗议之七

坚决抗议虐待！要求接见家属！从今年五月份到现在，你们无理阻难我正常接见已经整整半年了！是你们经过军事接管变成了军事监狱？还是本政治犯变成了军事俘虏啦？！无论如何这种毫无道理别有用心之恶劣做法总之不是林昭的应分！你们狗咬狗一嘴毛干我何事？！

抗议虐待！抗议迫害！抗议你们的非法暴行！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26—1：7）

四。（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妈妈：你好。为了抗议他们对我的恶劣虐待特别是不让我正常接见家属，这几天来写这些血的家信和血的抗议成了我每天的日课。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多少给他们留着转弯余地。我于他们无所企望，但基督亲兵的根本立场总是劝人为善而决无驱人为恶的！就这一点，随他们怎么理解好了！投着绝路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自作孽不可活那就与我无所相干！然而我也决计不能维恶呢！从这一点上说我又是无有折中之道的！

这一阵每天——差不多每天——晚间总唱唱歌以作涤荡自己鬱愤的胸怀，而昨晚我记起了一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青年们响应战斗号召，整装出发去保卫自由，“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那么再见吧！亲爱的妈妈！我正冷静而又激情地临着战斗！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血书家信之四）

附： 即事抗议之八

正视现实！正视问题！正视一切已经造成的后果包括那些无从补救的后果！废弃监狱常规以虐待来逼迫林昭就能完着你们的事情了？！你们既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又安能以一手堵没悠悠众口？！而且从林昭个人到中国同胞到自由人类，谁又该对你们共产党人的政治罪恶负责啦？！你们监狱服务于你们极权上层的可耻意图妄想以虐待来逼迫林昭软化已非一朝！然而请问你们到底有何收获？！

抗议无理虐待！我要接见家属！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 (2 6—1: 8)

五.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妈妈:

又是一天了, 我的抗议行动在继续着, 我要见你!

他们早已做够了! 无论于我个人或于我中华举国公众! 可是这些极权主义分子! 咳!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随他们怎么想也好,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只想慎思之下决定自己的态度! 这是我自己事情而且——你和爹爹不是一直教训我们吗: 作一个人首先必须具有对自己严格要求、对自己严肃负责的态度! 我想这是绝对正确的!

我要求他们这个月内解决我接见家属的问题! 虽然说真的我于此未曾存在着多大指望。这样也好, 少些得失之心。因为这些人的本质我是认识得够了!

过了这个月我准备与他们抗战到底了! 妈妈, 你不知道, 我也真真是早已做够了! 做够就罢了! 说来说去, 我的基本身份除了犯人也只不过是学生呢!

我想念你! 亲爱的妈妈! 祝你健好!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血书家信之五)

附: 即事抗议之九

血书抗议一个星期了! 没有关系! 需要延续多久就延续多久好了! 为了与你们的恶劣暴行斗争林昭什么时候也不曾吝惜过自己的鲜血! 只要你们觉得这些抗议血书和抗议家信累积起来颇为有趣! 不过你们反正也不在乎这些!

抗议虐待! 抗议迫害! 抗议这种别有用心心的暴行! 你们可以做你们做得到的一切! 但你们所企望的目的绝对不能达到!

抗议无理虐待! 我要接见家属!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

(2 6—1: 9)

六.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妈妈: 这一会儿你在做什么呢? 从三月二十三日以来我们已经十足半年——七个月不曾见面了! 你身体好吗?

我当然深深想念你如同你想念我一样! 但我不能让对于你的想念影响到我的战斗! 对于你的想念只能够也只应该成为使我坚持战斗的一种力量!

他们告诉我说你到北平去过了, 大约是他们噱你去的罢? 你会有你考虑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我只是想向你说: 妈妈, 不必对他们存在任何希望! 这些极权主义分子在他们的罪恶里面沉溺得太深了! 简直是一堆腐烂透了的……哩!, 我倒也想不出一堆腐烂得可以与他们相比并那怕就是可以为借喻的东西!

我当然不会认为你，我之富有社会经验与政治经验的妈妈竟然比我更天真，但我是从自己的战斗生活中去深刻地认识了他们的！我现在觉得自己对待有许多问题的态度都需要重新考虑！这也就是我决定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的内因！再谈！妈妈！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血书家信之六）

附：即事抗议之十

严重抗议恶劣虐待！坚决要求立即停止并且根本终止这种迫害暴行！在狱囚犯的常规待遇不是对于谁们的义务！你们无孔不入地虐待林昭还不曾做够吗？！你们还要做下去那纯粹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负责！而林昭唯一的回答只是坚定地、持续地、公开地表示自己对于你们这种可耻暴行的抨击与反抗！因为这也是我的战斗内容之一部！

让我接见家属！该死的极权主义分子们！再厚的纸还能包住了火吗？！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

十八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

(2 6—1: 10)

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妈妈，你好。今天是安息日，补了大半天衣裳。有些衣裳已经够作有朝一日回忆对比的控诉材料了！虽然在这里面我还算是身上较光鲜的一类。莫说里面，有时眺望街路，看看来往行人竟没个衣着像样的！上海如此，他处可想！到底十八年了呢！十八年前种植的树苗已经垂荫！十八年前诞育的孩娶已经成人！可是我们举国同胞这十八年来的如海血泪深仇大恨呵！到今天还不曾洗雪得伸！唉！妈妈！把中国人都共产共成花子只不过是这个混账匪帮所有滔天罪恶之中的草草一端呢！他们的“德政”那叫海水为墨也写不尽！

其实他们就是立刻停手，这个未了残局都已经煞费收拾了！可是竟然还不！死活是真个不知道！另外么也还在妄想徼幸特别是对于我：混账透了！真的，妈妈，这些东西的混账之处又是说也说不完！好在离开我说下的期限还只有两天了！不行！我不能让他们拉扯上我！唉！妈妈！你那里知道！……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血书抗议家信之七）

附：即事抗议之十一

为什么不让我接见家属？！好好提出，马耳东风！屡作抗议，视若无睹！顽钝惫赖，寡廉鲜耻之程度也使常人难以想像！这一切除了说明你们仍在“服务”于你们极权上层分子对于林昭的罪恶可耻混账无赖意图，确也不能说明其它！即如林昭之所天才地总结了的，毛泽东思想的头一条就是：女的可以睡觉！

坚决抗议你们对于我的非理恶劣虐待！你们从上到下一切极权主义分子绝对逃避不了这一份可耻罪责！

彻底清算你们共产政治匪帮的极权恐怖血腥统治及其诸般惊人罪恶！

有冤伸冤！有仇报仇！以血还血！以命还命！共产匪帮欠下我中国公众的仇恨血债必将以血偿还！

调戏政治犯，谋杀柯庆施市长的下流畜生，杀人凶手毛泽东罪该万死！

罪大恶极的极权首恶毛泽东周恩来罪该万死！

一切迷溺罪恶至死不悟的极权主义分子诛杀无赦！

林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

(26—1:11)

八.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

亲爱的妈妈：这个月份还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我冷冷地为它准备着送别仪式或者说永别仪式！我对他们不抱任何幻想，而且，如我之所见及的：即使他们立刻停手，这都已经是一个不堪收拾的局面！但本着对自己之语言或说对自己之决定负责到最后一刻的精神我冷冷地等过明天！

今天我的心情是异样地苍凉沉愤但又凛冽而凝定！我想到许多事情也想到The thirty Famous stories 中那篇带些想象之神秘色彩的The Brazon Head，想到那里面的一句话：Time is past! ——时间过了！去年在医院那时我就给他们引过这一句包括它的出处，那个带有神秘预言色彩的故事！东逝水，无复向西流！让他们去做足了就是！我只一再警告他们：切勿对我这一决定的严肃性估计不足！说起来可又是，妈妈你知道，很有意思，尽管在隔绝的监狱环境里我的心意却每每反映自由人类的共同感情，不能再予容忍了！

明天……

昭 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

(血书抗议家信之八)

附：即事抗议之十二

这个月份还剩下两天，看来你们是坚持一定要对林昭虐待到底的了！诚然我对你们并不存在任何幻想，但像这样一种可耻恶劣至于异乎寻常的虐待迫害手段仍不能不激起被损害者之深彻强烈至于刻骨铭心的切齿仇恨！林昭要反抗的！先此警告你们！而且要坚决反抗！水要泼的！饭菜要洒！物件也要砸！是谓之各尽所能！你们为什么无理剥夺我的接见？不知死活的极权狗子！

林 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 (

26—1: 12)

九，（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妈妈！……

这是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在我的独夜之中我满有深沉严肃的心情！

……

昨晚又跟他们闹了一场！没有办法！这些极权主义分子或者说极权主义贼子是真不象话！可我又何能分毫容忍于他们那令人作呕的可憎的伪善呢？！经过这一回我可是得到教训了！还我本色：我们所知道的政治就是坚决和共产党特别是和毛泽东牌的共产党干到底！我无所仰仗于他们！从现在以至将来，我要做的事情将依靠天父成就而不是依靠魔鬼成就！

记得七伯伯曾经感慨系之地说到他平生所经历的沧桑变迁特别是政权的代谢。我自然没赶上你们老一辈的那些经历，却是多少也“参观”到了这个万恶制度的种种“新鲜”！这批土匪寇贼本来没有任何法统！他们的“法统”就是那摊子比狗屎还臭的毛泽东思想！他们仗赖着苦苦祸害人！而我反正是几乎什么话都跟他们说过了！够了！

我没对他们存在指望！但我等待到自己约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到今天晚饭时就满够了，我想。

昭 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血书抗议家信之九）

附：即事抗议之十三

这个月你们又无理扣动了林昭的接见！而由于我已就此事一再不指允地警告了你们的极权上层，你们这一次的扣动接见乃具有格外严重的意义并从而导致林昭断然决定作出十月三十一日血书声明！

所说的严重意义并非到了现在刚刚具有：一年多来你们监狱对于林昭之诸般非理虐待恶劣迫害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且从未中止！在这种恶劣虐待下仍以虽无立名但可理解的明确的书面形式与你们极权上层试作了政治性讨论这纯出自由战士林昭个人之所特具的至公至大的处事态度和虑事胸襟！所以不管所说那样一种讨论作着或不作，于个人坚决抗议虐待争取常规待遇的斗争并无丝毫影响！严格说来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只是由于你们极权上层的恶劣益以你们监狱毫无常规定制地“服务”于这种恶劣做法才迫使林昭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联系了起来。

从现在起上述那种讨论已告终止！但林昭抗议无理虐待争取常规待遇的斗争仍要坚持继续！假如你们仍想对我施加虐待，那就只是更加在天下公众之前充分显示你们监狱对我肆行迫害的真相与本质！一切后果你们逃避不了罪责！

抗议恶劣虐待！抗议迫害暴行！为什么不让我接见家属！可耻！可耻到极点！

林 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26—1：

13）

十， 母亲——永恒的主题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

亲爱的妈妈！当夜幕渐渐降下之际独处于囚室中的我又想念你了！我的妈妈，你身体好吗？七个月不曾见到我你一定也在那里思念我！妈妈，对于我的痛楚的思念是会更加增多你之白发的呵！这几年你老得好快！……从我被捕入狱和爹爹殉难以来！……

昨晚以书面送达和口头朗读的方式公布了我的血书声明。从今天起我对他们的斗争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我决定更加有条不紊地来写这些血书抗议家信以便来日在我的个人文集“自由书”中专成一辑，我已经给它们起了一个总名：“致母亲”。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几年以来的监狱生活除了锻炼我的活动能力，还大大培养着我的写作素养哩！

母亲！这是文学艺术中一个永恒的创作主题！千百年来中外各国文艺创作中以母爱为主题的作品奚止恒河沙数！但母亲之爱的主题还只是不尽不竭地为人们提供着创作灵感！而处在类似我们这样的地位上，亲子之爱就更不是一个什么创作灵感的问题，政治迫害所带来的沉重的痛苦折磨使它更加神圣而且严肃了！唉！我的妈妈！

我要向你说明什么呢？亲爱的妈妈，我要向你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我现在是以自己的鲜血在向你说话啊！亲爱的妈妈，我这些话一字一句字字句句都是用血写下来的啊！家里有一本旧书“谁无儿女”？！你看见吗？那是我买回来的，原名“A Mother Fright Hitler”——“一位母亲和希特勒斗争”，译为“谁无儿女”倒也传神。当年读着它我就曾引起深沉的感触，因为我不能不预算到自己可能有一天要遭受着如李登律师同样的命运！即是成为暴政之下的一名囚犯！而我确实认为：到了这么一天，你所处的地位将比李登律师的母亲更艰难而且更沉痛！几年以来直到如今，事实完全证明了我当年之预感的正确！比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暴政来，希特勒法西斯蒂都简直算不上什么的了！

还想再写一些，但是我很累了。没有经验的不会知道：写血书尽管看着流血不多却非常损耗神思！而且我今天已经写出了三份血的抗议！没有办法，这些日子以来血书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我简直成天都在以自己的血发言！可是他们也只习以为常见惯不惊！这些毫无人性毫无心肝的极权主义贼子！除去钻头觅缝千方百计地谋求保持他们的不义权力，此外简直连一句人话也不懂！

我累了，明天再给你写罢。我的妈妈，遥祝你此夜有一个平静的梦境！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附：即事抗议之十四

抗议无理虐待！要求接见家属！一天不解决问题，一天不停止抗议！我总之不承认你们之恶劣虐待为合法！不承认你们有对我肆行虐待迫害的权利！

生活无尽！战斗无尽！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我只知坚持斗争！此外不知其它！牢底且要坐穿哩！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警告你们！作恶多端的极权主义分子！

林 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26—1：14）

十一。破碎山河破碎家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一）

亲爱的妈妈！……

昨晚当我朗读了写下的血书家信以后，我唱起了那一支古老的西方民歌：“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详！……”英文原词我记不得了，反正译得也算不错，朴素而深情，与那悠扬婉丽而又单纯明快的曲调旋律配起来很和谐，每当唱着它，我便会从心底深处笼着一种温柔而亲切的对于家庭的感情！正像歌词中所说的：“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你

的恩情比天长！”但同时也就从心底深处生出一种苍凉的惆怅与哀伤！“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妈妈！妈妈！我们的家呢？生离死别，死别生离！我们已经家破人亡了啊！

当然在此日之恨深东海的血泪神州，人亡家破的又岂仅我们一家而已！共产党人的极权暴政高压统治使无数个美满的家庭破碎了！即使人口幸存，也都天各一方！等几年也拍不成一张合家欢照片的情形不有的是么？！病危临终还见不到所念的子女只能抱憾而死、伤心至于双目不瞑的情形不有的是么？！父母子女天涯海角思欲老小承欢自力养亲而不可得的情形，不更多的是么？！这批混账魔鬼就是这么苦苦糟害我们善良、本分、热爱家庭生活的中国人！外面如此，里面更不用说得！前几年初来提篮桥我就注意到一种景象：戴孝的人非常多！特别是那些坐牢时期已较长久的，几乎谁都遭到了亲人死亡的伤心事！死人本无足怪，问题是一门之隔连最后诀别都不可能就像我跟爹爹似地！那么当然就不能不在亲人死亡本身所致的刺激之外更增加了内在仇恨的怆痛！曾经听得一位上了年纪的囚人叹息道是有朝一日她只想走在白头相依的老伴坟前添一把土，也算向死者表了表自己终天啣恨的这片心！还有一位则更惨了！由于丈夫也是所谓的同案而且同被监禁在此地，她听到了丈夫的死讯以后不敢痛哭，只是每夜睡下了躺在被窝里蒙着头暗暗流泪！沥血写到这里特别是想着爹爹殉难的七周年忌辰就快临到，一阵炽烈的痛楚使我的心都为之抽搐！妈妈！…

爹爹是为我才决心下此绝着的！关于这一点如今是越来越清楚了！妈妈！爹爹在那样艰难的清贫之中还坚持生活，你说这是为了什么？！可是，不迟不早，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你说这又是为了什么？！我想爹爹先见之明抑且洞察这批共产魔鬼的本质，爹爹就是恐怕发生如像我以后所提到了的这许多事情呢！那么妈妈你记得么？你也告诉过我：爹爹从我小时课读中览察就评我为性情中人！爹爹给我的无声的遗命是：父仇不共戴天！

我当然要牢牢谨记着这条无声的遗命！这是爹爹以鲜血为我立下的呢！然而我们的家庭从此也就终古长恨缺月难圆了！妈妈！亲爱的妈妈，愿你保重自己！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

附：即事抗议之十五

坚决抗议虐待！要求接见家属！

作事情咱们全得村村“到底”！欺负逼迫林昭不要紧哪！你若有本事把我在这里埋了一辈子！一辈子别让我见家里人！一辈子埋着也只亲了水门汀！你们对于林昭的诸般罪恶企图总之不能得逞！叫你们杀人白落两手血！

抗议！抗议！坚决抗议你们对于林昭个人的种种恶劣虐待可耻逼迫！坚决抗议你们的迫害暴行！

林 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26—1:15）

十二。星期五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二）

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星期五，我不曾吃晚饭。

基督徒不喜欢星期五是出于一种固有的宗教感情因为被犹大出卖的耶稣在星期五受难。原先我作为教徒星期五也没有一定禁食，只是从柯公冤死以后！……柯公冤死的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恰是星期五！毛泽东贼子盘算得那叫周到！在第一看守所那个魔窟里我从跟姓毛的混账东西闹翻而独住以后就一直看着隔天的报纸，混账东西盘算着星期五杀了人，星期六见报，让我在星期天看见，正好叫我在安息日受到一个精神刺激！可惜就连这一点小事天父也没许这混账魔鬼如愿！就在第二天，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的清晨我从广播中听到了这条消息！

从那以后有很长一阵，我星期五的晚饭总是禁食。大约直到今年年初才时而也吃不一定每次拒食了。但就是这一点小问题竟然也被这些魔鬼子孙当成了进攻空隙：似乎随着时间的过去我於柯公的哀思已经减数！这么地他们的“毛泽东思想”乃又大有可为：老是找准了星期五来开大帐啦，发食品啦，等等不一！……嘿！正如我们作为基督徒亲兵是高度自觉的，他们作为魔鬼子孙倒也是高度自觉的！这样一种见缝插针的无耻努力使我极其憎厌，同时又引起了我的反省与自忏：柯公冤血见在未干，作为对他之惨死负疚毕生抱恨终天的我却连这星期五晚上的一餐禁食都未能坚持下来！我於死者何其寡情也！所以从上个月起我又恢复了星期五晚间禁食。当然他们，那些别有用心心的极权主义分子决不肯放弃他们的可耻妄想！像今晚我知照劳役晚饭不吃时她就贼嘻嘻地问：“做啥不吃？”话里有话，可当然也是他们事先教好的啦！那么我也回答得很干脆：“星期五晚上不吃！”——柯庆施是死过了才做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可奈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看来倒还死不完哩！

妈妈，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当然多少也可以理解：这一切全是他们之“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可耻努力之一部份！而这样一种可耻努力的实质无非就是要保持他们的不义权位！为此他们真是什么不要脸的事也做得出来！今天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劳役犯发水给我的时候故意把盛水格子从胯下拿过！你想恶劣不恶劣？！当然又是他们设计并“指示”的！我没要那格子水，倒是写着血书抗议好好地闹了他们一通！介绍毛泽东思想吗！也让众多犯人知道知道！

这些血书使我体力不支，但这是我的斗争！是我杯中的分！因此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坚持到底！我的妈妈！
祝你平安！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附：即事抗议之十六

坚决抗议你们对于林昭的恶劣虐待！事态发展充分证实：你们不让我接见家属完全别有用心！

严重警告你们并你们的极权上层分子！你们的一切恶劣逼迫无耻虐待除了收获与日俱增的炽烈的仇恨你们将什么也不能得着！你们的手段卑劣已极！可耻之至！不惜使用如此之卑劣可耻的手段恰正清楚地说明他们所怀目的之肮脏不正！一千遍地警告你们！这种可耻卑劣肮脏目的绝对不能得逞！

抗议你们之别有用心心的恶劣迫害！坚决要求接见家属！

林 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26—1:16）

十三。我的错误

亲爱的妈妈：今天这个日子也很有记忆价值我可是不知道该从何处说起！一九六四年的冬天，在第一看守所里正和那个大魔鬼毛泽东图穷匕见已经到了推车上壁的地步！一个月后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他们拿给我的那所谓起诉书上就署着今天这个日期：十一月四日！事实上十一月五日那臭毛虫还特为让你们送水饺子来调戏我呢！设法遮丑不过愈显其丑罢了！可也别说，可能恶鬼真是那么打算即又想我屈服又想我失节，好让他们名利双收！想得倒不坏，可惜天父不许！——亲爱的妈妈你还记得么？那回除去水饺还让你们送了一些别的食品进来，而在一般情况下一所是不让家属送食品的！至少我在那里的时期中是如此，虽然也有例外。这些混账极权主义分子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从来也没有什么制度存在！他们一直只根据他们自己的种种肮脏“需要”包括如像调戏女子，这样的下流“需要”来利用着行政力量为所欲为！

今天这个日期所系连着的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引起我针对着目前事态作了一番自省的深思：我觉得我对待问题的态度上还有错误！一向以来即使是在监狱生活中我也还是保持着我所禀赋之那份儿对于不公平不能忍受的本性：於他们施加诸我的生活虐待要争，要斗，要对抗！这样一种行动作为斗争的一部分内容本来算不上什么错误，但处在我的地位上联系着内在事态来看就值得考虑因为：第一：他们於我个人所怀的罪恶企图至今依然不过换汤不换药！所以在他们那方面来说，对我可谓无一不是手段！虐待逼迫固然是手段，停止虐待同样是手段！即使像前年到去年那一段时间里增加接见次数让你多送东西给我，论其实质又何尝不是手段？！所送的东西里窍坎正多着！有些其性质之恶劣与毛泽东的水饺子可也不相上下！既然如此，在我又何贵乎一定去争他们的那种手段而不愿就让他们使这种手段呢？！反正都是手段罢！而且第二：在我这方面来说，既然明知他们虐待或不虐待皆是手段，自己就更要从严检束自己！争取生活常规的合理待遇这在别人不是错误而在我就足以构成错误！无论如何，我是应该首先约束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种种需求即使是完全合理的需求！无欲则刚！任何事情乃都可以不必去与他们寻找共同语言！由他们做好了！反正已经做到这一步了！许多人曾在比我所处更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斗争并且坚持到胜利的呢！我只要把自己交在天父手里好了！

我想的不止这些而还有很多，但另外那许多想法现在暂时不便写呢！等着有一天，那人权世纪自由晨光照临祖国大地的一天，那时我们就可以敞怀倾诉了！亲爱的妈妈，太阳是一定会升起来的！那天父所创造的正大和公义的太阳！而我只深切地盼望你：保重健康！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

附：即事抗议之十七

严重抗议你们对我的恶劣逼迫非理虐待！为什么不让我接见家属？！你们混账共产匪帮跟本自由战士说不出人话吹不像鬼话图穷匕见黔驴技穷了以后就使用这些肮脏无赖卑劣手段！隔断我的接见，限制我正常生活需要！百般逼迫我和你们私下妥协！那么我已经不止一次警告你们：使用上这号可耻鬼蜮伎俩你们除了收获与日俱增的切骨仇恨以外什么也得不着！不干人事的混帐共产匪徒！死日已经临到头上竟然还不正视现实！叫天下人看看你们对林昭的一切虐待逼迫能不能丝毫有助于你们达到卑鄙目的？！不干人事的极权主义贼子！

林 昭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

——对上海市监狱的即事抗议

十四。安息日的丑戏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四)

这是我开始写血书抗议家信的第二个安息日了，可是亲爱的妈妈，就在今天发生了一幕丑戏：借着我对一个曾经对我有过严重人身侮辱以及伤害行为之女看守的由头，嗾了一群乌合之众拥到我监房门前来大唱其万岁毛泽东啦，打倒反动分子啦，反革命死路一条啦，之类等等，斗争不像斗争，示威不像示威，指手顿足，丑态百出！还特地找了个侮辱过我的私娼名叫严文宝的夹在里面啰唆！可也别说，这些极权主义狗贼原不见得比私娼更入流品！那么我怎样呢？我称赞他们之下流臭祖宗毛泽东的屁股为最伟大的屁股！高呼私娼公娼万岁！野鸡婊子万岁！相公兔子万岁并公共厕所万万岁！等等。为了表示我对毛泽东思想之深切体会和衷心顶礼我把以前争闹中被他们扯破的衬裤和泼上污水的长裤顶在头上而以两手舞着两条裤腿作扭捏姿势而唱：“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总而言之：一场混闹！总算也让五楼上这些人得有机会充分瞻仰了一下中国最漂亮的林昭！有些人看着我忍不住要笑，可别说，连我自己也忍不住作笑！弄到临了却跳出一个十三点来趴在地上冲我叩了个头！那些人乃亦借因下台一拥而去！天知道！世界上还居然会有这么的一回事情！

妈妈，我不知道你来日看到这些记录时会得有何感想！在我倒也没有很多真气动得而只是增加了认识素材如下流畜生毛泽东彼时所谓让我增长了见识！当然以你的政治经验或即以参加了这一幕丑戏之某些人的经验而论也不难理解：这不过是一种吃不下还想啃一口的穷极无聊！非但不上路，而且廉价得很！这些混帐极权主义狗贼想以所谓的群众场面来吓唬我呢！干群众工作出身我才知道他们的狗屁群众能卖多少钱一斤！别说红眉毛绿眼睛见的多了，这几个“群众”又谁没见过啦？想当年初划右派，中文系总支一次斗争会就几百人！还不得有私娼参与在内哩！我倒是怕着他们这一工是吃着他们这一工啦？那不又得说声廉价得很！但他们不管多么廉价反正非要做过了才肯休罢！我故讥谓他们是典型的爬行经验主义者！虽然这本质上还不是什么真正的爬行经验主义鼠目寸光而仍只是不正视现实的意图侥幸！另外么今天这一幕丑戏确实也使我大大增加了对于事态之本质的认识！虽然，说也不知从何说起！……

今天这场丑戏是有其内在导因的！除了作吃吃我的最终努力之外，真正引发的原因倒还不是因为我骂了他们那条姓黄的母狗而是因为——哩！妈妈，你看了怕的是又好气又好笑虽然这也是你这造反的女儿不脱青年本色的斗争行动之一！今天中午我在自己囚室门首挂了一双破皮鞋，引起我这一斗争行动或说抗议行动当然也有其诸般因素：总的说来我是对他们这种种死命逼迫我私下妥协的可耻努力恨透了！此举除了其直接的讽刺意义此外也只是为着长志不忘，因为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我就是穿着这双鞋到第一看守所去的！可是真没想到完全无意之中又碰痛了人，这么撑腰子的找着我出气来了！原来如此！天哪！我怎么知道呢？！从周恩来使他的老婆就是你见过那个姓何的来此之后，陪极权主义上层分子睡觉大概成了他们女特务的风水！真是愈来愈堕落而且愈来愈腐烂！就那本来也不干我们反革命之事！随他们去男欢女喜只要买不上我的屁股便罢！那不我总说一人都只一个屁股如同人都只一个脑袋！坐在监房里我也不怕有谁抢了我去！可是我的妈妈，你要知道，这风水有很大一部分是冲着我的呢！从周恩来弄个小老婆来找我打交道起，这些龌心烂肺的混帐极权主义贼子对于我就是一肚子坏水不过说不上来！说不上来可是也已经够淋漓尽致的了！他们这各人摆烂个把女特务也就是想到我头上来弄假成真！

丑戏散场之后我用我自己的血在门外墙上题了两行字，一行是：“抗议你们混帐监狱对林昭的恶劣虐待无耻逼迫！”一行是：“鲜血染着我监狱生活的每一天日子！”

就是这样，从今天起我停止向他们写血书抗议了：这些无理可喻的妄人！跟他们能有什

么人话可以说得？！他们原来就没有什么法制，到了他们这些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的极权上层分子一个个地打上了我的下流主意，你还去跟他们扯什么监狱的常规制度，岂非莫大的笑话？！从他们现在当事这个极权上层分子军事接管这座监狱，可以说他就是在目无法度地胡作非为而为所欲为！所以才连他们自己党内都摆不平！那么做罢！他们有多少本事只管使！反正要达到他们的肮脏目的是干难万难！我等着看看他们那一个能比毛泽东的本事还大！随他们做好了！反正总是个不得下台！我也各种思想准备都做了！他们不干人事我没得人话跟他们说！

我将坚持每日写这些血书家信，这不仅是我这一段生活以及心情的详实记录更是对这些极权主义狗贼的有力控诉！亲爱的妈妈！我的战斗很艰苦但它也锻炼我更成熟并且更坚强！

致以安息日的祝福！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十五。绝食一天以后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五）

亲爱的妈妈：今晚我很累了。从昨天那场闹剧，那回丑戏以后足足进行了二十四小时抗议绝食！晚间正要进食，他们又使劳役硬拿走了我一份饭！籍以多少遮饰他们的死人面子！就这样一种阿Q精神胜利的典型是我所最最厌恨而憎恶的！但是他们偏要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都还好呢！许多时候只是那里丢了那里找甚至楞想叫羊毛出在羊身上！现今用事的这个极权主义分子更是，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企图有裨於他之实利性的目的，处事纠缠不已而顽韧不堪！总是千方百计钻头觅缝地想抓一点回去！而且又要面子又要里子，明作凶相暗送秋波！所用手法恶劣透顶！另外麽如我平常之所说的：你们这些采取着好鞋不踩臭狗屎之处世哲学的可也害着他们或者说引坏他们了！惹得他们百计千条只是想到中国人头上来找便宜！似乎我们作为中国人非得让让他们，非得吃吃他们，非得对他们逆来顺受似地！我所以说：凭什么？！杀猪屠夫死了都没得那个吃上带毛猪！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谁又非得买了谁的帐啦？！金人有狼牙棒，我辈有天灵盖！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那就静等着他们能够充分理解的那样一种“语言”出现好了！跟他们说人话反正是白搭！

亲爱的妈妈，这几天我都很累，而今天更累了。方才为他们无理扣饭嚷了几句，一下虚火上升头眩眼花，吞了几口冷饭才稍稍好些。延续绝食对生理机体的损害之深切程度是很惊人的！血液缺氧首先促使心脏搏动软弱无力，从而又使全身各部机能衰竭。前个时期的延续绝食对自己机体上所造成的损害至今未曾获得恢复，只要一餐不吃种种机能失调现象就纷至沓来！有时这甚至使我有一些悲凉的自怜之感：唉！我怎么衰弱到了这样程度呢？！……严格地说我现在的体力和健康状况不足以支持绝食即使就只是短暂的绝食，但有什么办法呢？斗争的需要啊！今天我就少写一些了，亲爱的妈妈，遥祝你安好！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十六。两顿饭及其他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六）

亲爱的妈妈：为昨天拿走我一份晚饭的事昨晚和今早都闹了他们几句，这么今晚的饭总算发给我了，加上留下来不曾吃掉的午饭我乃一下子拥有了两顿饭。本来么，我没吃到自己

份外去！是规定的囚粮你管我怎样吃呢！我几顿并一顿吃那也是我的事情罢！告诉你，亲爱的妈妈，你这个造反的女儿从那所谓的“反右”以来十年如一日地和这些共产极权主义分子斗争，我的基本原则只有一条：叫做得理不让人！有理天下去得，没理寸步难行！吃了谷米，要说道理！三人抬不过理字，有理打得太公！等等这许多古老的民谚应该说都是很正确的！所以不管大事小事从原则到具体，只要我占着理字，我就毫不客气更不畏惧地和他们顶到底！真理在我的一边我怕什么？！另外么确实的，除了有股子敢於斗争的胆气，有许多事情也只好我们这些小鬼来作。这从“五·一九”当年我就得到启发了：也所以我才一再警告他们：跟小鬼的棋是以不下为高！如古人所谓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赢了都没面子，输了就更丢人！我故曾说笑话道我若做执政者，除了不与反对者计较，第一就是不与年青人计较！不过现在的这些人当然是，你不可能指望他们会有这样的气度！

两顿饭一下吃饱了，不觉话就多了。昨天吃下四两饭去似乎肚里还觉得空空地，今天则两顿饭倒在一起够一大堆，看着就已经觉得饱了。因而又使我想到了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所谓愈穷愈极，宽裕了则自然也就从容了。人的本性或者说心理习惯就是这样：愈受限制，愈不满足。就像粮食不曾计划统制的时候，倒是谁有那胃口去与粥饭拼命？要是在外面，叫我一

下干这么两顿饭恐怕也得谨谢不敏。可这如今还算好了一点呢！前几年粮食紧张的时候，你不知道监狱里那个恐慌劲儿！犯人们的肚肠总比较一般人更枯，油水刮干了的关系，这也是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也！

今年四、五月间延续绝食以后有一阵食欲很差，吃什么都没味道而且不吸收；近日则已经好了些，吃东西很来得，我的胃肠总算也是经得起考验的。而假如妈妈能看到我的信，这对于你当然是一个安慰。我很记得，从在家里你就最高兴看我们吃东西。有时我们姐妹兄弟狼吞虎咽穷凶极恶了一阵，抬眼望望只见你坐在一旁看着我们，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好像我们吃的东西都到你肚子里去了似地！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今天的血书家信似乎气氛轻快了些，也可能是我吃饱了的缘故，一笑。昔人曾作狱中与家人论烧肉书，大谈其肉要怎样烧煮才能符合牢狱生活的条件与需要，我们现在可是没有这份儿言论自由的啦！两顿饭的日子也吃不上几天，到了不该吃的时候我就有那股傻劲儿一顿都不吃！而假如看到我的信，这未免要为你带来不安。但也用不着，亲爱的妈妈，信仰天父吧！我，你，我们的一切都只在天父手里！祝你安好，我的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

十七。混战的一天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七）

亲爱的妈妈：你好。至於我，我可说不上我的情况是算好还是算不好，从一种角度上看可能不是很好，从另一种角度上看则也许不算不好。反正，这么说吧！今儿是混战的一天！从早上起直到晚上，简直不曾有过一时片刻的安静！我也火透了，不差什么朗声发挥了一个上午：提到我个人的经历以及我们家庭的历史，也不免提到我童年时期和你在一起那两年中的不平常的经历遭遇，从而又引动了这满腔抑制不住的悲愤而不禁热泪纵横痛切失声！妈妈！万语千言说不尽胸中沉痛激怒的刻骨仇恨！我与这些祸害众人的混账万恶极权主义分子势不两立！

今晚又把我的饭拿走了并且一天都没给我发水！早上发来一格吃的水方才当作抗议行动被我泼掉了！今天一整天我只吃了一餐冷饭，喝了几口昨天剩下的冷水；但也不要紧！又得说我倒也算什么日子都过过来了！为了企图达到他们那混账肮脏目的他们现在是拼着死命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虐待我而对我竭尽逼迫之能事！企图那怕就是能找到我有一点点态度软化

的表现也好！他们越这麼无耻，我越是咬紧牙关！且看他们能达到什么目的又能获致什么效果！那前两天在写给你这血书家信上我就说我什么样的思想准备都做了呢！这些心计肮脏透顶的极权主义分子！他们愈是肆行作恶，不过使我愈加认清他们的万恶本质！从而愈加激起仇恨炽烈的杀心！对这些人不采取除恶务尽的彻底态度是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到了今天就凭着自己与他们战斗中的直接体验我也敢於以对上帝和人类充分负责的态度说这句话！

他们自然还会要做！但我敢说他们的日子已经不长久了！就凭他们如此逼迫我也已经足够证明着这一点！而且拼到了图穷匕见背水一决的现在这等地步，我与他们彼此之间确实都怀着一种真实的憎恨！他们恨我妨碍他们或正如我之痛恨他们妨碍我！我当然要妨碍他们！天父在上！只要我做得好！我将要大大地妨碍他们而且尽我全力去妨碍他们！像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又岂能指望不受妨碍而为所欲为？！天父不许！

再见！亲爱的妈妈！我正冷冷地准备迎接明天的战斗！——在这些日子里，每一天对于我都是一场战斗因为每时每刻每件事情上都充满着战斗！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

十八。冷粥、冷饭和冷水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八）

亲爱的妈妈：天气冷了呢，你们身体都好吗？我很想念你们，尽管我不能为你们做什么，也正如你们不能为我做什么一样。

今天傍晚把露在门口抗议血书下面以当抗议示威的中午的冷饭稍早一些拿了进来，这本是一件小事，饭么也总之是冷透的了，然而因之却又引起他们许多做作！这些极权主义分子真糟糕！我所以说他们已经连正确认识事物之最起码的能力都没有了！完全不考虑一种现象可能说明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由此也说明这些人是穷极无聊到了什么一种程度！他们现在似乎只想到我头上来找寻我情绪松懈的空子！何其心劳日拙乃尔？！他们的努力当然不可能会有什么效果，然而这样一种恶劣而糟糕的“努力”可也使我厌恶到了不能再厌恶的程度！也正是这样一种令人憎厌的努力致使我对他们在兜小的事情上都不愿让步因为无法让步！别说让步了，什么地方你只要还留着一点不曾挺足，他们都非得跟你推车上壁撞住南墙了才肯暂告休罢！所以我恨骂他们自己刚愎自用了还要逼得别人和他们一样刚愎自用！就凭这一点，你说这些人能有什么下梢？！

今天我早一点吃了冷饭从而不叫他们以狗屁无聊的藉口拿走晚饭实在不过是因为我明天不准备吃饭，那么今天吃吃饱一两天间可以有些支持得下的力气。本来呢，假如静致不动不作体力上的消耗，一两天的绝食是难不住我的；可奈现在还时时在支出，就像这些血书，等等，当然还不止此。假如我这是表现了一种肉体上的软弱，那，我的战斗行动将会充分纠正这种软弱的表现！无论如何，这样一种见缝插针的努力真正令人讨厌极了！可又得记我必定要买他们那一个的账啦？！怪事！

天气冷了，寒风撼摇着窗子冷冷作响，我可还睡在水门汀上而且被子还不曾缝起来呢！天父安排我的日程，能怎么过就怎么过罢！从那场安息日的丑戏以来，这几天坚持着抗议行动我一直吃着冷粥冷饭而饮着冷水，难得有口温热饭食下肚。那你说胃不会坏吗？不要生毛病吗？等等。咳，妈妈，要是想了那些，我可真连一天都过不得哩！冷粥冷饭吃着倒也别有风味，在外面时最爱冷食，十二月里见了蛋卷冰淇淋都还放不过而要吞它两只，这一手本事帮助我现在经受冷粥冷饭冷水等等的考验！就这都又还算好的哩！今天这么大的风他们都故意让劳役犯把近室窗子打开了吹我！我问到劳役犯道别处窗子都关着，你为什么偏开这边两扇窗？我给吹得在发烧了！这么后来总算关上了。绣花针戳不死人可也是他们於我的恶劣虐

待之一端！不但穷极无聊而已！

明天再给你写，我的妈妈，现在我要去朗读我的信了。这些日子以来我每晚都向空间朗读这些血书家信以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我所遇到的事情！祝你晚安！亲爱的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十九。天父泼进监狱里来的“冷水”

（血书抗议家信之十九）

亲爱的妈妈，你好。

今儿我一天都没有吃什么，同时也几乎没有喝水。一般情况不知道怎么样，我反正是，到了不吃东西也就不大要喝水。水当然还多少喝了几口，那是昨晚的冷水。

说起冷水，亲爱的妈妈，我要告诉你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得从即景描写开始。妈妈，你现在要是见到我囚室门首的一幅景象，准保你气不动。一只污水桶为了不想再在火气升上来时砸烂它乃被我远远地推在地中间，而旁边狼藉满地的是污水、小便、大便、草纸以及没有吃而扔了出去的饭粒菜渣，等等之类。好几天了，他们不收拾，我也不请他们收拾！自己的大便那气味怎么也得比毛泽东万岁芬芳可爱得多！参加过土地改革我当年在贫雇农家里是睡过猪圈的！这点子事情好歹难不住我更加难不倒我！

地上有两滩水迹，一滩是如上所述之被我泼出去的污水，另一滩则就是这封抗议家信题目所说天父泼进监狱来的冷水——雨水，天落水。这几天不是一直下雨吗？我住上这五楼一年多从没见过监狱的房子漏过，可是这回它漏了！漏处正在我囚室门外稍稍偏过一点的地方，大约是前天早上漏起的，越漏越大，今天，漏下的雨水已经和我泼出去的那滩水合流了！

但这事情又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意义呢？——在一般情况下屋漏那就是屋漏而已，没有很多意思。可在我的情况下，合着他们与我斗的心境，事情就有了意思。还是在以前，为了对抗他们的鬼鬼祟祟我有一阵子说是只要冷水不要热水的呢！反正冷水在第一看守所里也吃得够多了！他们却就借此把冷水的意义作了某种可疑的引申：似乎冷水代表了某种我所需求的东西！故而连泼冷水都成了或种别有涵意的行动！那么很好！如我所言：天下的真鬼都是假鬼引出来的！这会子天父——我的好天父可把冷水泼进监狱里来了！也许是给我的安慰；向我显示我所要的“冷水”天父会给我漏穿了屋顶泼进监狱里来：也许是对我的激励：表示天父也充分赞同而且直接参与着我之往外泼水的抗议行动！无论如何，我只是把这件看来细小的事情当成为一种灵异的见证！当然见证还不止此！亲爱的妈妈，我真的碰到了好多令人惊异的足为天父圣灵见证的事情！咳！头上怎么没有天呢？！

全权全能的天父与我同在并且亲切地注视着我的斗争！这是我作为一名基督亲兵最大的幸福！为此并更加鼓舞起必胜的信念！我们一定胜利！丝毫不需怀疑！虽然战斗还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最后冲击的过程！今天在绝食中我默想了很多而且天父的灵感也极其清晰分明！使我得到深切的安慰！作为一名基督亲兵再没有比确知自己想做的事情符合主旨更加愉快的了！亲爱的妈妈，我喜欢得到天父灵感的引领指导！没有这样一种奇妙的引领我又能做什么呢？

今天，……唉，亲爱的妈妈，可惜我暂时还不能和你说得更多！你安好么？愿拼着监狱的夜风能为你带去孩子心中深深的怀想和不能尽意的万语千言！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

二十。晚饭上的战术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

亲爱的妈妈，晚上好。

今晚我一边给你写这封血书家信一边自己好笑：笑的是我弄了他们一个狡狴。今天的晚饭我本来不想要，不仅是为了抗议他们於我的无理虐待，更且因为今天是一个染着鲜血的日子！两年前的今天，一方面当然也为了对我虚张声势杀鸡吓猴，周恩来那厮借故枪毙了一个所谓之在监狱里继续进行活动的“反革命”！诚然这回事不能和柯公那事相比，但总因为多少掺杂着由我引起的一部分因素而使我不免内疚。我曾经要求看这个死者的“判决书”因为那反正是已经在大会上公布过的啦。他们没给我看，只在稍后让我在某个机会里知道了死者是陆京士系统的工团分子，名叫陆友松。

由於以上这些因素我今天的晚饭原不想吃。不想吃就说明一句退掉好了，但我想气不愤：这些极权主义分子老是借着每一点生活细故与我斗心境！特别现在当事这一个更喜欢使连环套！总想使别人进退失据，好让他得以里外沾光！喜欢使别人进退失据者极应该使他得个进退失据才合天父报应之道！反正他的几乎我也见识得差不多了。所以今晚我故意把晚饭供在门口不拿进来，问到他们发不发？他们是不好发因为已经藉口扣了我两顿饭，回头叫我说起来你今天好发以前为什么不好发呢？这么不发，不发吗正好！你不爱发，我还不爱要呢！

就这一个小小的狡狴弄过了我到现在还忍不住要笑：这不很好？主动在我，又有面子又有里子，还增加他们的虐待罪状！我一直对他们说：管是什么事情，没上场以前最好先想就了下场之方，不的话僵在场上可是没人扶你下来！还有一句哩，妈妈你可知道，你这个造反的女儿战术中的绝招之一就是不下场！像在第一看守所戴手铐那样：他们已经说到了你假如要开就给你开，我可是连句下文也没得给他们！平日处事我是不轻易采取这一招的，可真要顶住了呢，那，对不起！奉陪到底！谁也别下！反正不过这点事情！他们扣我晚饭原想要挟我停止留起午饭供在门前血字下面的抗议行动，但那几两饭又要挟得了谁呢？！午饭任留一下午或留半下午那都是我的事！爱怎么吃都由我！我且破上这几两饭高兴怎么要就怎么要要他们！做没道理的事他们自我被动么！

想想不觉又笑了一笑，和他们共产党这些极权上层分子干这几年，战术招数倒是学了不少！可不好拿上到别处做人而只好专拿着对付他们！所谓请君入瓮！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天父所许可的！拿上这些到别处做人则是天父所不许的！也做不通！根本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还就没有那个像共产党这样儿做人的！午饭还供在门口呢，索性到夜里做完了我每天的“功课”再吃了。这几天一直只吃餐把度日，可倒也习惯了，浑然不知饥饱。体温当然不免下降，明天要穿棉裤了。下肢少活动关节炎本来就是监狱里的一项流行病。这些日子睡在水门汀上又加经常绝食，血书，消耗体力，膝关节每每作痛。这么我就用清凉油擦在皮肤上摩摩揉揉，有无初期关节炎也且不去理会它。又得说要考虑了那些我是一天都没法过呢！再谈，亲爱的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二十一。亲爱的妈妈，你死了吗？！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一)

亲爱的妈妈，你死了吗？！

来日看到这么突如其来不成文理的一句时恐怕谁都不免为之诧异：这是什么话呀？可是

妈妈，非常抱歉，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却有引起它的因由：昨天夜里我和这里的特务看守又干了几句嘴仗，特务婆子骂你极右分子，说你死了，“你母亲死了你倒没这么伤心！”那时我正为悼念柯公而唱着丧事礼拜里的赞美圣诗“再相会谁”呢！我乃没好气地说道：“我的亲老公死了！我伤心！”

亲爱的妈妈，你死了吗？！

今天早上起来我嚷了他们几句，我说：我家里不管那个死掉都是你们害死的！就像我在里面不管怎么死都是你们害死的一样！杀光你们抵命！……说真的，幸而到了现在我於他们的话是好歹不信！比较起来，倒还是相信他们的歹话更甚於相信他们的好话，可是奇怪，到了现在连这样一句话都触不起我的心境，昨夜我躺在那里细细地想着：九月间送东西来那卡上还是你的亲笔尽管没具日期，一般地推想这可能是他们之无聊的诅咒；虽然，你的身体实在太坏了！说起来都是慢性病，我这病除了大吐血，一般说死起来未必突然，而你的心脏病高血压却有随时变化的可能！特别是生活在今天那风云不测的事故才来得叫多！在不曾确实了解情况以前我就贸然断言你一定好着，这句话可是挺难说的！

然而即使已经想到了这样地步我都不曾动着无谓的感情！去年为了不见你来信跟他们寻闹我曾说过一句道你们害死了我的娘那我也不要活了！一年之后的今日自己再想想，那真是句傻话！假如你死了我就不要活么？！不！决不！亲爱的妈妈！假如你死了我更得咬咬牙关活下去为你报仇！就像白毛女喜儿那悲愤的歌词中所说的：海水干了也要活！石头烂了也要活！苦难的日子总能熬出头！太阳底下报冤仇！而在今天，即使他们要拿你杀给我看，我也没有办法啊！

你会恼我这话说得太寡情了吗？但是亲爱的妈妈，你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当然会得理解人到了某种情况下竟然毫无退步余地！连自己的命都在所不惜，连累亲人更加无法考虑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楚汉相争中那段项羽欲烹太公的历史故事：项羽缚着太公欲烹，太公的儿子呼救而刘邦只是回答项羽道：吾翁即而翁！而欲烹而翁，请分我一杯羹！后人乃评刘邦处事太忍：假如项羽真的烹了太公而分杯羹来又当如何？！那要照我想想可也没得如何，至多到项羽乌江自刎以后拿上他的脑袋设祭！中世纪臭味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残酷异常而且野蛮至极！所以鉴湖女侠秋瑾，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等都曾在他们的遗稿中一唱三叹地羡慕欧美人民的民主生活和文明秩序！当然我并不以奸雄刘邦为学习对象！首先我不在和谁们争天下争江山！我所争者只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所受自天赋的基本人权！在这样一场惨烈的战斗中我义无反顾！更加无法考虑自己或亲人的安危！

当然他们任跟我说什么话都是有用意的！那么我也想过了：大约因为我那天朗声发挥提到未攻入苏州以前所派你的用场等等揭了他们的底，故而要拿个什么极右不极右出来唬人以表示他们对你也是否定的！当然了，不是你这造反的女儿口角锋芒又要说一句叫你们老辈人听着戳耳朵的话：你们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从那什么卢郁文起有几个是够得上不被共产党所否定的？！连李济深还只落了句晚节可风哩！这倒不用我去多作考虑，我考虑的只是：像目前这样天天拿着你写血书抗议家信做抒情文章题目会不会招致他们对你和弟弟妹妹的迫害？回头还以为我要拿着我的家庭斗他们呢！我自己不怕他们虐待！我要求正常接见家属这也完全合理而无可非议！只是说来说去你们总之还都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在他们不义权力之下！而几年来我连累你们之处已经太多了！所以阿弟要责备我是天下最自私的人！那么好罢，他们别轻重不知，拿上致母亲做抒情题目都还算马虎哩！今天我可就在考虑改换题目了！别以为我是在拿上家庭与他们对抗而去找你们的晦气！反正是这么回事，林昭跟他们放火也不是打今儿放起！我可以不把处在他们不义权力之下的家庭或战友当为抒情对象吗！如我所说地球上的自由人类又不曾死光！在一所，镣铐之下我就写过血书的长篇呼吁“告人类”，到离开时还不曾写完。不过那有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想着采用同一主题而另起炉灶，题目则初步拟了个“囚室抒情——我呼唤人类！”也像这些血书家信这么每天来上一段，倒看他们还能找上了谁的晦气？企图威胁我停止斗争这总之是办不到的！斗争只会愈来愈坚决！

今晚激情所致若泻长河，写到了封口处都还不曾觉得。这些血书家信是也还写得几天的啦，只不知道你到底身体可好？我的妈妈啊，愿天父保佑你！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二十二。政治流氓的本相与本色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二）

亲爱的妈妈：天气是冷了，又要想着你身体好吗？今天借着通知我写家信的机会刮了他们几句：问他们叫我写给谁？我的娘到底死了没有？我跟死人写信那可是莫大的笑话！我给活人写信，不得给死人写信！他们让劳役犯回了我一句瞎说八道。瞎说八道可也是他们自己先瞎说起头！前天晚上要不那么你母亲死了的胡嚷我就抓得上这几句话还敬他们了？！我是要给有命的写信，可不得给没命的写信哩！当然这话与你无干，我不过恼他们胡言乱语才借着机会刺他们几句罢了！

就这么今天中午发饭来又给我耍了一招：你做给我那个绣着两个猫儿的圆口袋，我装着饭盒子拿出去让劳役倒饭，完了她一转身之间一只脚又在口袋上面甩了过去，跟他们反正也没啥道理讲得，我只是拿起中午的一格开水把它淋了一淋，再使药水肥皂擦了塞在那里待洗。这些政治流氓跟我别有用心地混鬼混到了今日，其无聊也真至於穷极的地步！握屎摔泥种种无非聊以洩愤，并作醉嘲！似乎他们於林昭也有捡到便宜之处而不曾输光！我故叫他们有便宜多抬些个，赶明儿还有个大大的便宜在后头！事实上当然是，他们愈多设计类此的无聊举动，其唯一结果不过是愈多暴露其政治流氓的肮脏本相与万恶本质！慢慢地正是这许多文学家们想象都想象不得恁好的细节足够向一切人包括那里也许还对他们伪善面目没有充分认识的人充分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让一切人都有充分材料作为事实根据说说清楚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我受他们点肮脏气算什么？我受的肮脏气不是没处还报了呢！另外么我自己也不好，该把口袋在门里退了下來不就没事了？可一下子也是想不到那许多呀！所以防备这些共产党人真得比防贼防盗防窃防奸还化更多的力气！偏偏处在我目前的情况下又且防不胜防，也就只好准备着多多“增长见识”罢！我可是决计要留些大大的便宜给他们！恶鬼！

这些日子身体一直不好，首先当然是因为生活不正常：二十四小时绝食成了常规的课，却是还得从各个方面去开动脑筋。一阵子头颅沉重得什么似的还且压紧着，那血液都集中到脑部去了；吃下一点东西之后呢，头倒是不痛了，身上可又作起冷来：大概血液都跑到胃部去了。一个人就这么活得颠颠倒倒不知饥饱！可也不要紧，我早说过了：只要活得下去就成哪！就那也不在我的主观愿望而在天父的全权全能！我只要努力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情便得！写写不觉又累得极了，到朗读它还稍有一会儿功夫，我且捉空歇一歇去接接力。亲爱的妈妈，祝你晚安！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二十三。我的生活！我的斗争！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二）

亲爱的妈妈：今晚我又很累了，大概上午搓了两件衣裳加以心情的悒抑和沉愤，下午痰中又见了细小的血点。衣裳也没有洗干净，因为他们不给我水。我只好把搓过的衣裳晾在门栅上等到下一次再洗。这样洗法效果很不经济，但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心情鬱愤而疲倦，很

懒得和他们说道理！和他们说道理本来是一件令人疲倦的傻事！一向以来从“思想日记”起我的一切道理与其讲是冲着他们说的，还不如讲是为了那广大人群中外公众而说的！但这种努力到了今日之下也已经好省！够了！我已经占有了最充分至於极充分的论据材料！只要活下去那可全是我的话！

门前的污水滩子包括大便都还不曾收拾掉。今天他们借故又找些人在走道那头说臭，恫吓道要把大便给我扔进房里来！我想了一想：有得让他们给我扔，我不如自己把大便留在房里，这总碍不到他们的事了？臭当然总有臭味，可又得说总比毛虫万岁好闻些子，至少在我的感官上就是如此！我知道他们想给我安些不讲卫生之类的罪名，可也没有什么，肺结核并不从大小便传染，吐的痰么我在瓶子里先加上了药水肥皂的溶液，多少总能起到一些杀菌作用。嘿！也别说，这个监狱又怎么地讲究卫生啦？！过去在女监里连子宫癌晚期冲血的人都不分开马桶！医院里打寄生虫也不分开马桶！跟他们提出了还要强词夺理，说什么我们一向如此！我只好说，一向如此的事情并不都是正确合理的！别的我实在也没什么话好对他们说了！嘿！卫生！在这个制度下原就不把人当人，犯人那更不必说了！犯人根本都不是人！所以从在第一看守所那会儿起，每当他们问到我是不是个人我总说不是！哼！我们这做的又算是什么人呀？！

接见信还不曾写，像这些血书家信那是不会肯寄给你的，而且在我之特异地疲倦而冷漠的心情中我也懒得写！写什么？我的信不知会寄给你几封，我需要的东西可是什么都不曾拿来！这个月没开大账我连草纸都没有！也所以我更要把大便往地下甩藉志抗议！我拿一个信封叫他们拿去填一填寄张接见卡就罢了，可是那劳役又跟我叨咕要我自己写。我有什么好写呢？！每天所写这些血的语言还不够吗？！

一写不觉又写了许多，挤出来的一汪血写得差不多没了。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天冷了的关系。唉，亲爱的妈妈！这就是我的生活！也就是我的斗争！是我的战斗！今天我又想了很多而且愈想愈穿，愈看愈破！我是每日每时都在自我反省而学习做人！无论如何，我已经得到足够的教训了！愿你平安！亲爱的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十四。一 天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四）

亲爱的妈妈：又是一天了。每一天在我周围都有许多小插曲而且有许多是直接针对着我的，并有一些直接作用於我。要把这一切统统描写出来那可是一件太费力气的事儿而且也不必要：老鼠打的洞老鼠知道！我有充分根据断言：他们对我每一天的生活包括他们所有的种种花招全都作着详细记录呢！来日待有关方面接收了他们的绝密档案就知道了！和粮食管制户口管理一样：作得愈是滴水不漏，赶明儿自己愈无容身之地！即如商鞅的作法自毙之概。可那叫作自食其果，也不用我去自作多情！我只是自己想着好笑：还没作上皇帝哩，倒已经有人每天为我作起居注了！除了极权政治之下，别处再无这等怪事！

所说这是客观方面的事，在我自己这方面呢？咳，每天的事情也不少，记得你那会子接见时曾教我要耐得闲，那么我的妈妈，你才不知道我是实实在在的一点都不闲！脑子不闲手不闲之外，连嘴巴都还常时不闲的呢！根本我这一生性就是一个闲不住！监狱之狭窄的生活环境於我这性子是个限制，可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种锻炼！即使在以严紧闻名的第一看守所那个魔窟里，我戴着手铐还要找出许多事情来做呢！现在更不用说了，写东西之外，生活上的杂务小事似乎也就已经老干不完，也可能是我体力衰弱了的原故，动作迟缓了些；另外么我

现在是充分发挥着鲁滨孙精神：有些事本来想等着见到你时请你带出去做的，可后来想想，自己了得下的事儿就自己了过算了。像一条旧的榨绸西裤，臀部磨破以后想着慢慢让你拿出去翻改一下好歹又能对付着穿些日子；可再一想：不说拿出带进麻烦重重，这些破烂也不值当那么周折：左右是现成的样子，自己比划着翻改一下不就完了？这么说做就做，自力更生！诸如此类，就有了做不完的事情！可倒也好，我现在几乎什么衣裳都做得上来了，就只裁剪还不大有把握罢了。我喜欢鲁滨孙精神，尽管我们的处境还与鲁滨孙有所不同甚至不同很大！当然啦，比较起来我还情愿做鲁滨孙！与大自然接近着那太幸福了！即使是那些吃人的野人，比着这些万恶的极权主义分子也就可以认为是质朴而单纯得可爱的哩！

这些日子每天都等到晚上才进食，却也奇怪：吃着冷饭比热的有味。吃过以后，一天的疲劳都发了出来，真想休息，但又没有休息的条件。妈妈回头要说了：你那么忙呀？嘿，亲爱的妈妈，我不已经告诉你了：我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着斗争！有时我真想偷些闲功夫放纵一下自己：什么也不做地躺它半天一天。但是不行，一想起还有那么些问题待想有那么些事情待作，自然就无论如何躺不住了。看起来作个游手好闲之辈倒是也要福分的呢！并没有谁压着我做诸如此类的这些功课，可是，一种内在的责任观念！……记得当初在中学里那会儿，每当晴明的春日，坐在课堂里遥望着蔚蓝而轩朗的晴空，少年的心儿就飞了起来：啊呀，这么好的天气！跑在郊外青草地上打两个滚也够舒服呀！……心儿一飞，老师讲的课一拉一大段什么也没听进去。可到明儿星期天真跑在野外青草地上打够了滚儿呢，倒要担起心事而想到功课了：什么习题没做，什么课卷要交，明儿什么课要提问。……行了行了，赶快回去准备功课罢！现在我的情境时亦多少类此，尽管“功课”的内容已经复杂化得不可比较了！

一天，一天，又是一天！凭着我自己的这些鲜血，凭着我作为战斗者之诚实的牺牲和奉献，我也许是可以对得起这逝去了的每一天的罢？亲爱的妈妈，祝你平安！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二十五。人性在战斗中成长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五）

亲爱的妈妈！

这一晌，从比较有计划地给你写这些血书抗议家信以来，每到临晚时分仿佛就记起了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所以人能有一些习惯性也不错。这个月过到现在单这些血书家信大约就已经积累了两三万字，将来出版全集或则编纂遗稿又多了一本了。

今天他们打发过几个犯人来把我门前那一摊儿收拾过了，大便是我自己收拾的。我早跟劳役说了：你把扫帚畚箕拿过来，我自己收拾好了。要不索性让穿制服的来开了门我走出来打扫也行。林昭自己做下的事情一向不害怕自己负责！可这些极权主义分子特别是他们之多为非理的极权上层分子到了今日之下，一方面当然也是自掩其穷极无聊，几乎什么事情上都要钻着空子与我斗一斗。这些无聊伎俩之唯一的后果只不过是使我讨厌到了不能再讨厌的地步！在他们却好像还不曾做完似地！那么再做！

今天两餐都不曾吃，午饭因为扣着粮食而退掉了，其实晚饭也是扣了的，不过饭多粥少吗，比较起来似乎不那么够明显。也是一项使我极其憎厌的伎俩，可跟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说得，我只寒天吃冷水点点在心头便是！为了企图挽救他们那本质丑恶难以见人的狗屁的毛泽东思想，这些极权主义分子真到了为所欲为而无所不为的地步！却也不过更加充分暴露他们自己的真面目罢了！发展到现在，事态的内幕背景恐怕是愈来愈复杂了。我早就说来：谁谁又认得他们那一个是什么修正主义啦？私相授受私行交易弄到摆不平才是真的！我只认得他们统统都姓“共”！都对祖国同胞的苦难负有深切责任尽管责任地位在他们各人之间也并不完全一样！

监狱接见信据说是昨天收的。我考虑了很久，原想只写个信封让他们等发接见卡，却是慢慢地又得找上藉口道是我不曾写信啦，什么啦！写呢我早已话说在先：在不曾见到家人以

前我是要用血写家信的！虽然到了现在我也想得很穿：他们於我的无理虐待正多着！既然已经形成了个无有下场势的局面，我也随他们罢！什么问题都得从根本上考虑，既不准备下场则一切问题都不妨各行其是！反正本来没有任何相互拘束！他们在我头上也做得够尽够绝甚至真正做到了叫我嗓子里冒血腥气的地步！我於他们难道还有什么贪图不成？！由他们去做一切他们所做得到的，可他们所做不到的还是永远做不到！我反正要活得下去还总活得下去的！尽管已经被他们逼到了一种极其艰苦的条件水平上而苟延着这口呼吸也罢！我用血写了一封信而用墨水抄致了一件给他们，总算我按规定写过信了！

一天没吃，人不舒服，嘴唇干燥而身上发热，偏偏明儿又是星期五！生活特别现在於我是够艰难的！然而人性也正在战斗中成长呢！几年以来我就经历了这么一个人性在战斗中成长的过程！当然还得深谢天父的保守！明天再给你写，亲爱的妈妈，现在我又要去朗读我的这封血书家信了！人性在战斗中成长！我要把它作为我之监狱文集“自由书”的副题！从在新闻专业那时起我就是喜欢做标题的，而且我做的标题还每每获得同学们的好评哩！亲爱的妈妈，且让我以声音遥致着对你的思念！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的监狱规定家信

亲爱的妈妈：达是我这个月份的监狱规定家信，他们通知我写，这么我写了。

按监狱规定写每月家信时附发接见卡，但为此事一向以来已经与他们斗够了心境。他们每每赋与此事以某些特定暗示意义正如他们利用我监狱生活中所碰得到的一切具体事情来赋与暗示意义一样。在我则只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作为反抗者我是坚不“认罪”即拒绝对他们屈服的！因此我见了那叫接见卡上的“罪犯”字样本能地憎恨至於不能容忍！每次发卡我要么不接在手里暂时装一回鸵鸟，但要接了过来那是非涂抹了它不可！我们是囚犯！不是什么“罪犯”！当然我也不屑於往那卡上填你们的名字！——填也填过，但随着斗争的深化和激化，随着人性在斗争中的成长，后来我不填了。好久以来，卡上名字都是他们给填的！送来东西以后他们要把卡收回，我也不给。一来他们於每次的东西里都安着窍坎，那么我且留下细瞧瞧！另外，一直见不到你们且收不到你们来信，看着卡上那寥寥字迹亦以聊慰思念！

由於这些因素加上别的因素，九月份拿接见卡来我不曾接而只是把信给了他们。这么上个月起他们不发接见卡了，只是叫劳役口头通知我写信。假如单是为了在接不接涂不涂的问题上避免接触，那就又算一事：但上个月他们就藉着未予指定日期为藉口而干脆取消了我的接见！所以这也是他们於我诸般阴险的虐待之方的一端！这是说的接见卡。

上个月没让我接见，这个月且没让我开大账！邮票草纸都没了，我大便是动手捞的！我又不要欠他们邮票！也从来没有欠过每月一张，发了几封信那可是他们的东西！或者以后每次你们收到信以后就带四毛钱来还给他们好了！我不做这个冤大头！他们在我辈犯人头上挣的“生活福利”已经够了！这是说的邮票。

馀外还有什么可说呢？……信纸，不，纸还稍有几张，信封可就这一个了！我需要的东西以前写的什么都没拿来！制得我连草纸都用不上了我还有什么为人的需要？！谈不到需要两字！我的需要我交给天父！

这封信原件是用血写的！为了避免给他们找上似是而非的藉口我用墨水照式照样誊了一份给他们。事情到了现在至少在我个人与他们之间那问题似乎也够简单：不过是找寻藉口与避免藉口而已！虽然这在我确也不甚起劲因为我的话已经说不胜说只少说处，故不用去找寻他们的藉口，而他们则反正已就是这么回事：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故也似乎不在计较为我提

供着多少藉口！原件抄致了也是一样，未必会得真寄给你！要是充寄给了你呢，你当然就可以充分看出：如吴语俗谚的讲法：与他们已经没有下场势了！

写这么一页纸应过题备个案就罢了，总算我按规定写过信了，他们且在嚷嚷你死了呢！我是不知道你死了没死，反正我知道我们一切人活在这个统治之下谁都生不如死！亲爱的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二十六。今天我休息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六）

亲爱的妈妈：今天我休息呢！自己缝了一只帽套，缝好一看连接的地方在右边觉着不顺心，又拆开一道线缝把它改到了左边去。今天并不发针，这是在第一看守所时学会的干犯人吃的绝活之一手：借着一段头发丝的牵引，再找根小竹刺或断铅丝在布上通些洞眼把线穿过去，活儿就缝得了，我好多东西都是这么缝起来的。

今天我休息的另一个意义是：这血书家信准备少写几句，写短一些。虽然我也没有真正休息，亲爱的妈妈！我正考虑着别的问题和别的题目呢！……

血书家信还是要写的，但这个主题范畴随着我之斗争的发展已经显得太狭窄了！容纳不下我所需要表现的另外许多更加重要的东西！还有呢，因为是以自己的母亲为说话对象又且采取了家信这样一种不拘形式的格局，有些地方客观上无意之中也为敌人提供了某些感性材料。所以我考虑要作适当的改变以符合战斗的需要。

思考这些问题需要时间，特别因为在斗争中一切问题都不是孤立的！之所以名说今天休息而实在还是根本不曾更谈不到休息两字！只不过把写给你这血书家信缩短了一点而已。

今天是星期五，为了划清界限而坚持晚上的禁食，我把早饭和午饭较早地吃了。然而这些混账极权主义贼子总是花招不完！借故说是马桶脱攀了，另换了一只桶来。我一阵没好气把它摔到了一边而要劳役把原来那只桶给拿回来：鬼混了半晌倒说要等明天，一面把摔掉的桶又给我拿了回来。妈妈你懂麽？这是星期五的晚上，要来陪我过夜！去他妈的！我一下又把它摔出去了老远！就是这么回事：毛泽东思想的万岁如今是全寄托在你女儿的屁股上！屁股在这里！倒是只好看看我！又得说我才不怕谁来抢了我去呢！可倒也不错！这一会儿无耻都成了公然的！赶明儿不说天下人先得叫蒋介石们捧腹大噱一阵！做过左倾分子也罢，说来说去，我到底总是国民党人的女儿呀！这毛泽东思想可光彩了！丢人现眼还有没有边儿？！今天且就写这几句罢，亲爱的妈妈，祝你晚安！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二十七。 仇 恨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七）

亲爱的妈妈：你好吗？这些日子以来我有时候有一点思念你但只是淡淡的。今天早上他们又在打隔壁水缸，意思说家里真有什么事我也管不得。我当然是管不得，因此也索性放下这条肚肠！虽然想起这些事情来自己内在的心情不免苍凉，却是处在了我的地步上也没有其他办法。

可是我呢？我好吗？——谈不到好之一字！如前所述每一天在我这里总有些花式招数：

昨天一饭格水摆在门前那劳役过来发饭时把屁股往那边一转，我也没去理会，把浮面的水倒了一些就算了，今天发饭先是她忘记了要拿她的筷子拣，后来被我喊住了则又乘转身时似跨非跨地往我饭盒子上一凑，总算饭还不曾拣下去。之后我把饭倒了出来，饭盒子则拿进来擦洗了一下。说起来本是小事，若是无心之过，我怎么也不得与别人计较；可这些举动全是有心设计的，也许事先还经过了练习呢！那你说混账不混账？！当然他们作这些举动也有多方面的用意而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旨则惟在於“保卫毛泽东思想”！从他们那臭祖宗毛泽东到我头上闹了这么一档子贻笑千古遗臭万年的丑戏，共产党这些极权主义分子们除了永远紧跟着毛泽东的脚步朝屁股方向前进，看来是不可能再有其他方针的了！

虽然这个方针之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对于这一点我想他们自己也有充分估计：那不是，屁股路线要能成功则首先毛泽东总该早已成功了罢？我所以总说倒要看看谁能比毛泽东的本事还大！不过在他们，那算盘还不是这样打的。首先他们什么事情都讲究个“试试看”，连美国还要去碰碰看呢！碰你个把林昭什么了不起呀？屁股路线成功更好，不成吗反正臭祖宗毛泽东已经丢脸在先！就连上他们这一帮极权上层分子谁也不能比毛泽东丢的脸更大到那里去！再没着落呢总算也戏侮过你了，如阿Q那样总算被儿子打了！这一切的恶劣下贱真使我恨得透顶而且恨到刻骨的地步！天父在上，我决不宽恕他们於我的一切恶劣侮辱行为！他们是要自食其果的！说到这里就又联上了如今用事的这个极权上层分子！可恶极了！既然要以那稀臭薰天的狗屁毛泽东思想为其肮脏的政治生命所寄，则别的不说至少也得管住着点他们这个国人皆曰可杀的臭祖宗别让姓毛的再到我国国民党人后辈的所谓“反革命”之前来闹这路扭卖屁股的笑话呢！笑话已经闹到这地步了，再要吃着没来由的干醋而去弄死一个无辜的柯庆施！难道柯庆施也是该死的不成？！毛泽东思想出丑到如此公然未有而竟还不正视现实！一味想些刻毒歹歪奸刁恶赖招数出来妄想苟延他们的肮脏狗命至於到林昭头上来找着一点便宜都是好的！这穷极无聊又到什么地步？！与过去上海那些敲诈勒索所求不遂便抛臭泥掷大便的下三滥流氓无耻同一而卑劣过之！却要有些“用处”才是，否则便只能收获深沉至於切骨的仇恨！我故只是警告他们：不如去军管了上海钢铁厂而多打些铁箍好把脑袋箍上！

古语云：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现在我对这句话是深深体会到了！也好！深沉的怨毒锤炼着我深刻的仇恨！不到嗓子里冒血腥气的程度，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又怎么能咬紧牙关下定喝血的决心呢？！这就是他们的收获！可也许到了今日之下在他们来说也早知道仇恨不了，所以索性作恶到底了！亲爱的妈妈，凭着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我就完全可以对天父和人类作良知的见证：这些混账极权主义贼子统统都是不可救药的！种下了这么深的仇恨，他们不遭殃该谁遭殃？！现在我只是从这样的角度上在考虑着问题，因此也随他们做去！叫他们多“赢”些个！只要赢着有些用处而救得狗命！唉！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八。叫化子还原

（血书抗议家信之二十八）

亲爱的妈妈：这又是一个安息日了。混账贼子们当然还免不了摆布许多花样，有得他们摆布么我就奉陪到底！事情说起来都够无聊，不过是要试探我的态度！而我当然不能对这种无耻试探让步一点儿！有许多问题本身似乎不大，却是你假如采取了不予计较的态度他们就会觉得有机可乘从而更加千方百计地来抓挠空子！所以到了今日之下，不是自吹；我的确十分理解美国的立场！这完全不决定於美国而仅只决定於这些混账极权主义狗贼的下贱无耻奸恶惫赖！

今天我想了很多，一面做活计一面想，连唱诗崇拜时也在想。因为所记得的这些赞美诗

早都唱熟了，不需要怎么动脑筋也就熟极而流。我说亲爱的妈妈，我确实是白跟他们多费唇舌！除了他们根本听不懂人话以外，这些混账贼子的思想方法也不是人类的脑袋之中所会得共有的！许多人包括我每怪他们做尽做绝，实在要想通了呢，他们不做尽做绝何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定是彻底的！莫说定到彻底，连狗命都成问题！在中外公众万众一心的正义愤怒之中他们还能有什么容身的余地？！那么做尽也是尽了，做不尽也是尽了，还是做尽，倒好没有怨悔！这样一种思想规律之荒谬错乱确连亡命之徒也未必会得有！然而这些极权主义分子却就是如此！你去跟他们说人话呢！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家乡那句骂人的俗谚：所谓叫化子做官叫化子还原！就那都还又算好的哩！因为叫化子总算还了原，大不了仍去做他的叫化子罢了！而这些人可是，又得说一条狗命都还不知在那里！叫化子还原不过一只破篮子一根哭竹棒，事情也算简单，而这些“共”字号的政治匪徒呢，狗命之外，首先他们的伪善总之是彻底破产而还原不成的了！这也是我们中国同胞包括我个人血泪牺牲伤心代价所换来的一大战果！他们所干一切下贱勾当种种见不了人惟以伪善为其生命线、“命根子”！故当伪善被彻底粉碎的时候他们的丑恶本质就将充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亿万公众之前！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前提基础了！伪善还原不成他们共子共孙统统都只死路一条！

当然说人话也有说人话的必要，但这必要性不是对于他们的！如我所述天下之大还是有一些人中着他们的伪善宣传之毒害呢！那么我几年以来冲着他们说人话一直说到最近的事实经过将能雄辩地显示於人们：与这些共产极权主义分子是没有任何人话可以讲得的因为他们根本不通人话！就这也算是我之徒劳无功的努力所致得的收获之一端罢！虽然在我是也够吃力的了！

够吃力的了！今天从早上起直到这会儿晚上，我除去喝了几口水还什么都没吃过呢！饭和粥都在门外，一伸手可以拿到；这样的一种绝食颇有益于锻炼意志，又使我获得了充分的时间。我需要时间以考虑许多问题！——一个兵士在阵地上！而这些血书家信已经渐渐被挤到一边去了，再写上几天我准备把它们告过一个段落；专以鲜血抒家族之情似乎战斗意志还是不够强烈的呢！愿你平安！亲爱的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二十九。我与“纳苏帝安”之间的是与非

亲爱的妈妈！

昨晚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把饭留到吹过睡觉哨子以后才吃；这么今天花样来了！一格四两饭大

概是两块二两饭叠在一起的，一拨就掉了出来。我先没注意，待到发现时饭已经倒出来了。促指招数谁不会使？就真不会使遇上了这些混账共产匪徒也得学上点儿！那么我就把饭倒在门外使把扇子衬着，不动匙箸而用手一把一把捞着吃，吃到这会子还剩着一口哩！诸如此类就是这些极权上层分子的“政治头脑”！无孔不入而想入非非！可惜除了被我以或种形式记录下来而备来日向天下人提供对于他们真面目的感性材料以外，什么狗屁“用处”也没有！

“用处”是没有的，但也许有“需要”！这些极权主义上层分子天天只是以各种方式旁敲侧击地向我传致政治性的暧昧暗示！而我则从今年十月三十一日写出血书声明正式表示过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以后早就谨谢不敏再也不去跟他们鬼混！这么地，见我不予理会似乎没得下台了呢，便又使上“政治头脑”想出一些恶劣猥亵的带有侮辱意味的招数来藉以自掩其丢人出丑！政治流氓的混账无耻真也莫此为甚！我不管！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和他们也不是我说话的对象！到了我说话那会儿有得他们的果子！倒只是给我们黄帝子孙丢够了脸！

说起这些事情我特别地想起与目前用事这个自命纳苏帝安的极权上层分子之间的是非问题！我与这些人之间的是非从毛泽东起都是绝对的，首先因为我们中国人与他们共产匪帮之间的是非帐就是绝对的！而与所说这一个那更是，说起来，让人啼笑皆非！我赞成了他的前任即被社会人士隐指为海瑞的彭德怀！这么碰痛他了，打碎隔壁水缸硬要问我个不欣赏他的道理，“我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意思是他与彭德怀有什么不同？那这不同我想他自己也很清楚！为什么一般人要把彭德怀比为忠贤的海瑞呢？！如今是愈看愈清楚了：根本从他接手军队而以所谓之毛泽东思想带兵，其真正意图就不过是像过去的军阀一样，想把军队当成他个人的私产！输出战争在越南闯了一泡祸，赶到差不多河内挨炸了便滚回来打算关门做皇帝而继续祸国殃民！既不看看这是什么时代，又不认认清楚形势，甚至於都不忖量忖量最基本的主客观条件！那也罢了，想做纳苏帝安好吗！我一直讲：天下的事情，只有人卖断路的，还没听说有路卖断了人的！车多不碍路船多不碍港，谁都像他们似地成天你死我活有你没我呢！上帝为我们预备下的生存空间难道就狭窄到这等地步吗？！好，就叫他成立上海警备区军管上海市监狱这两事，说句不好听的是把上海地区连同他们共产党的这名钦犯林昭先直接控制起来！一个五月份借着劳役发饭问题与我较劲儿逼得我九死一生！六月里不明不白地让我发上了高烧，到医院去又纠缠不已地要寻找我的政治语言！我的政治语言本没公开不得之处！冲谁个说我都不怕！却是直到那一步上还不曾停止对我的虐待包括侮辱猥亵！就这一点我到了最后审判之日也占得上他的个理字！我可还是一本正经认认真真地跟他说人话！人话说说无效，毛泽东犹在万岁！日常只做万寿无疆的美梦而且动不动就“吃”到我头上！我少欠下他了？！毛泽东为了林昭的问题站不住！也是他“自己找的”！我又没去招惹他们的臭祖宗！弄成了这么一局棋我林昭能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不啦？！那么我当然要告过段落而坚壁清野！话都是事先跟他们说得明明白白的！还要怎么？到了现在这地步上呢，对不起！我的棋子要换过走势了！如我习常所言我任对不起天下人也总没有对不起共产党的！我干吗非得买他们谁个的账呢？！这么没得下场势了便又去阿Q精神胜利而摸摸小尼姑的头皮！妈妈你倒说，这种人能算上是什么人？！还混政治呢！也不怕人寒伧！不过我这话说的又错了，共产党人本没有个怕字儿，寒伧算得了什么？！

这就是我与所谓之“纳苏帝安”之间的是与非！当然我这还不过说着一个大致轮廓，可是也够了！我对此人的体验确实够深刻！如我所言战略目标太集中，他做得越多我看得越破。近日以来对我的战略战术似乎有所变动，但我总只说他们思想落后於形势！我不看报，我的思想倒未必十分落后于形势！特剌因为我的内在感情始终与自由人类保持着和谐的一致！所以我从自己的反应程度也能据以估计事态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大得缩不小他们好像又在“抬举”着林昭了呢！我没福气受他们抬举！我可是得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再谈，妈妈，这两天我脑子里的事情多极了！写着有些心不在焉呢！祝你安好！我的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二十日

三十。筵席无不散 (血书抗议家信之三十)

亲爱的妈妈：这些血书抗议家信写到今天是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以来我又经历了一番认识过程而且很深刻，当然并不简单而有着其复杂性与艰苦性！但毕竟是完成了，剩下的事情不过是把角色扮演到底罢了！

随着客观事态的发展和认识过程的深化，致母亲这个主题如我所述渐渐被挤到一边去了。抗议怎么样？不抗议又怎么样呢？！他们对我的种种恶劣虐待更岂止不让我接见家属一

端而已！不！我从他们所受到的身心各方面损害是永远无法补偿的！於我是这样，於我们这一辈同时代人是这样，於我中华举国同胞桑梓父老也是一样！所以我说我们是他们的绝对债权人！这帮共产土匪砸了骨头渣儿也还不清我们中国人的万斛冤恨泪和血！更偿不清他们在我辈众家祖宗头上刻薄刮削的子孙饭！也所以现在我骂起他们来总不脱这么一句：你别跟我有朝一日！虽然这是不可能的！早晚间还总得有朝一日！万寿无疆毕竟只是一种可笑到了荒谬地步的梦想！如俗语所谓千里搭长棚没个不散的筵席！只是祸害了我们中国人！

亲爱的妈妈：致母亲这个抗议题目我想着要暂时收束过它了！一方面我也不知道你的近况究竟怎样。另外么就是我说的：这个主题范畴於我当前之所面临的斗争似乎已经显得狭窄了些，战略思想发展注目中心转移以后有时构思着甚至感到文思枯竭，那么即使单从写文章的角度考虑也应该收束一下。苏东坡曾谓文如行云流水，但行於所当行，止於不可不止。总的说来其基本精神在我领会无非是说明文章贵乎自然。至於性情文章那当然更是，一流于矫作或为做文章而做文章，那便没有意义了。暂时先告个段落，慢慢地等了解到你的情况以后假如有需要我再继续下去也行。目前我的心思几乎已经全部转移到别的题目上去了！“心灵的战歌”！那可是要比“致母亲”博大得多了！致母亲也当谈，但不过儿大不由娘，小雀子长成以后就要学飞了呢！

其实我倒很想沉默下来，只是处在我的地位上不大可能：这些人根本不懂得沉默是最高的轻蔑！稍一沉默在他们就觉着你是对斗争懈怠了！天下的事情，推理逻辑都是这么简单的！我倒喜欢沉默因为这有助於深思，有利於步步深化地去认识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深深理解了作家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西方格言也道能言是白银而沉默是黄金！亲爱的妈妈，我想起来只是有一点儿抱歉：你老是被我挤出在我的战斗之外。我唯一的愿望只是愿你健康！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十一。我愿服从主旨 (血书抗议家信之三十一)

亲爱的妈妈：今天写完这一封血书抗议家信，从明天起这个题目我准备暂时停顿下来了。你当然和我一样不会忘记：明天是爹爹殉难的七周年忌辰！爹爹殉家国难七年於兹而我这为人子者连孝服都还不曾好好地穿一穿呢！东海万顷！比万顷东海更加深沉无垠的是孤臣孽子泣血推心的终古良恨！我的妈妈啊，你身体好吗？

但是关于这一点暂时或者也还以不去想它为上，倒不是迴避现实，我现在只顾得上我的战斗！

最近一些日子以来我想了很多，多半是从自己这方面去想的，有时想得非常沉痛因为我深深反省着自己的错误！我是有许多错误虽然性质各不相同：有些属于斗争缺乏经验，那倒还容易改正；有些则属于自己做人的轻率，这就更值得从根本上去检查了！有些错误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有些可就不是那么明显。无论如何，总的说来，我对待问题还是自信忒过！这特别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我”太多了，主就少了甚至没了！这话我曾经说过别人，却又是没嘴说自身！我太自以为是了！忘记了我的主！忘记了我自己的本分只是个仆人！这是我之许多错误和烦恼的根源！而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信心问题！圣经上明明说了我们的一切都在天父手里，为什么我不能像有许多教友那样自然出於衷心地做到一无挂虑万事交托而愉快欢欣地服从主旨呢？这不正说明自己在信心的坚定方面还是有所亏欠於主吗？唉，亲爱的妈妈，在肉体里要发出信心来可真是难啊！怪不得圣经上记载着主的话道：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子，就是吩咐这山移去，也必成就！乍一看我倒似乎也不少信心，可惜只

是对於自己的！我太聪明，太能干了！没有主的许可，没有主引领保守，我能够做得了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做啊！

所以这也就是我作为信徒的重要一课！亲爱的妈妈，我愿学习顺服於主旨，尽着我作为仆人的本分；让我把自己的痛苦与希望，理想与寄托一切种种全都交给我的主而使心灵成为我崇拜主的圣殿吧！肉体里要发出信心来何其艰难，但肉体的力量又何其微小啊！我只要坚持做我力量所能及到的一切便是了，力量所不及的问题原不该在我考虑之列！人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本分，我有什么力量可以去代替主的权能呢？！

当然一切事情都未必会得到此为止，他们是无微不至地试探而窥伺着我的态度呢！这样一些伎俩很可恼，但似乎也有其必然性因为他们已经是够穷极无聊的了！我只能仰仗天父的保守！所以我说我倒愿意沉默以便深思祈祷：天父帮助我战胜魔鬼！

亲爱的妈妈，愿天父圣灵的感应与你同在！生活在这个统治之下对於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更别说你们还不幸而为我的亲属了！在苍凉的心情中我向你和弟妹遥致我之痛苦的爱和思念！我的亲人们呵！愿你们能够被蒙着天父圣灵的保佑和爹爹在天之灵的呵护！再见！我的亲爱的妈妈！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份的监狱规定家信

亲爱的妈妈！

你活着吗？！

关于你，我是什么都不知道！正如关於我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他们让我写这纯系形式具文的信，“你要写接见信你写好了。”总算一个月里按规定有那么一回事，免得又给我一句话讲；这么我就照着上月的样子写这纯系形式具文的信，为了免得给他们一句话讲——瞧着！不是我没有写信！但他们会让你来吗？！

就这么点儿，别的没什么了。我也写不出什么来。近日以来，一半由於刺激，一半由於抑制，我的精神颇见异常：脑子似乎已经麻木，想什么都吃力，所以我什么都不想！我现在懂得了为什么天父灵感示命我未来的事情少作考虑！我所考虑的有许多问题根本错误！未来的事情不会是那样子的！就如你以前接见时所批评我的：脑子老是停留在若干年以前！除此以外，我确实也没有正确估量自己！即如爹爹灵语所诲：你给我管好了自己的死活便是！别人的死活用不着你管账！

没有我可以做的事情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直要到创钜痛深的今日才似乎刚开始学会完全顺服而听命於主旨！总算也是魔鬼们工作的一字成绩！不管他们满足不满足这项成绩，总之他们是再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其他东西了！

我什么也不想！由他们去做他们做得到的一切！我又不要和他们寻求共同语言！我只是把麻木的脑力集中在日常一些最简单的事情上去反应，就这样我的反应都已经愈来愈简单了！一切事情都将在天父规定的时候结束！但愿主的旨意完成！

你活着吗？我的妈妈，他们藉此对我施行精神虐待呢！主历一九六七年最后的一个月份，我又写过信了！这是我的“接见信”呢！让这些惨厉的信件留下来作为时间的见证吧！这个月算是用上了草纸，别的我没有可以说得上来的事情了！我什么都缺乏，身体很坏，月经又停了！他们不过迫於公论似乎不便直接谋死我罢了！

你的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母亲的复信

林昭：你的信，我今收到。我一直没有勇气给你回信，也没有勇气前来接见你。因为你的行动语言太激动，太荒唐，也太胡闹了。由于你对我毫无信任，到达了没有一点儿感情一点儿理智的地步，我祇得忍住了这家庭惨变骨肉间的剧痛而待撒手人天。这是作为一个母亲所无法忍受的剧痛，那创痛分分秒秒都在腐蚀我的精神、心灵和体力。这创痛，像你今天这样一味胡闹下去的女儿，是决不会有所理解有所体会的。每读来信，日夜不安久之，每来接见你，我带回来的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失望和痛苦，要许多天神思恍惚，也有不少次卧床不起，曾经有，有一次昏倒在归途中经路人送归。你弟妹因而不谅解我，不能和你断然隔绝。友人又屡屡向我进谏，要我从思想上摆脱你，不然我定然会为你这个小冤家忧郁而终。……你是我的一部分骨肉，你为了什么定要造成这样严重的恶果？你为了什么对我又是那样地不信任？那不信任的表现发展到了对我进行污蔑和伤害的程度。这样才使我火热的一颗母亲的心冰冷了，甚至几次，几多次使我这个爱你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你对我还有一分爱心么？你对我还有一分信心么？你要正确地来对待呀！如果我对你真是到了绝望，那今天就不想再写信，我坚定地相信我的女儿对母亲还没有丧失全部的母女之情。而且我屡忆旧话：“……妈妈，我将来一定让你过点称心的日子……”现在我只要你让我安定下来，那末我的病情也就能随之稳住。这就算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情吧！进而每个月能见见面，通通信，谈谈家常，也算是我人生的最高愿望了。你可知道？我眼见被接见者和家属相晤时的那种兴高采烈的喜悦，我总是用羡慕的眼光为他们高兴，今天，我仍对我们怀有幻想，但不知几时才能实现？这原是很容易做到的，都被你破坏了，这除了给你自己甘於孤寂之外，并不影响任何人，这世界上为你伤心的祇有母亲一人而已。

我病危过几次，医院有过病危通知。有次正是你阿弟前来送东西，他向主管同志谈了，弟妹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已趋向死亡，……因而主管同志对你讲的完全正确。我等于死而复生，每次大力抢救，我活下来是意外的。十月二十三日半夜起身小便又摔交了，晕厥达14个小时之久，伤左胸肋骨，自己也不知怎样会跌下去的。到今仍在敷药治疗中。

前月来信有：“……看卡上寥寥字迹也似聊慰思念……”本月来信：“……本来的事情不会是那样子，就如你以前接见时所批评的脑子总是停留在若干年以前……”虽然我对你信的意见很多，但从上面的话觉得你对我还有馀情的。你实在太胡闹，你早能把我的话作为参考，同时对许多事进行一下了解分析，你那会今天这样？你为的什么？你又为谁？任何一个人不见你好。你又懂什么，一切都被蒙蔽了而自以为是。有一天，我若告诉你许多事实真相，你真会愤怒得发疯的：你真会号啕大哭悔恨不止的，你真会自己感到永恒的惭愧；你真会把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你已造成了对我的健康人力不可挽回的损害，但只要重新理智起来，那我不可挽回的健康损失又算得什么呢？母亲对女儿是可以这样牺牲自己的。

希望你不要跑远了，快回头来，不要三心二意去疑猜或臆断，如果你能听听我的话或者相信我讲的话，你就会明白很多人的真面目和事实的真相。但我也担心，在铁铮铮的事实面前也许你会受不住，因为你被蒙蔽得太厉害了啊！

月底前，阿弟来送东西，希望你从新的一年开始，一切从新认识。想我下月身体如好，定来看你，或者写信给你，你不能再意气用事，也不要怀疑一切，把自己看得渺小卑微，我一直教育你谦卑对人，你都忘了？！

多多珍重！我抚养你长大是很艰巨的，免我苦念。

祝你

健康

母字

1967、12、26日

苍凉一年！

——主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来的每月家信录存

主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的家信

妈妈：这几个月为接见问题与人们没少闹，这番又闹了一场，以后你们务要见面，若是送物则索性免来！另外，被子的问题，已经跟家里说了两三次即要了两三个月！我倒是很相信棺材里无鬼不叫，他们若不阻挠你们总会拿来的！何况我还盖不着家里的被子，那不我从学校回来被褥毡子一应俱全在着！人们於此先是否认，把责任都推在你们身上：但当我指出家属身份虽非犯人，亦在同一行政权力之下故也总是“听政府的话”时，却露着馅儿猖然嚣语道：“当然要听！不听那还行！——不听那还得了！”原来如此！瞧瞧！谁不听他们就要“不行”，就要“不得了”的！可真了不得！恐怕还不止是如你所谓我赏你们做了“反属”以后为然罢！看看这些极权主义分子们把每个人（不论是否犯人）的基本人权糟践成了个什么样子！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这片言只语中也就暴露无遗！他们确实是把任何人都根本不当成人看待的！……但送被的问题是他们说的：让我再写封信告诉你们送来。那么此事应与“不行”“不得了”无涉矣！本来这统制被子就完全不在理上，我也茫然不知天下有几个人能做得出来！利用行政力量以使犯人受冻这总是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之外的奇行！好，这么信写了呢，请你们把我自己的棉被，被里和罩被（或机绣被面，缝得起来便可）拿来！我既不用着他们的被，也不来用你们的被！我自己有吗！我那被里是橙色方格的，棉胎则弹得不甚好，中间已有了洞。反正我自己的东西自己认得，你们给我找来就得。可别胡乱拖一条来，认不得的东西我是不收的！皆因人们促掐招数忒多，我不能不坚持自卫权利！话说清楚的了，可别让他们把责任转嫁到你们身上啊！我要我自己的用物是理天下去得，即请给我送来为盼！问你们好！

昭 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夜

主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的家信

妈妈：

让你们接见就来。不让接见索性别来拉倒，送物不收。

请把我自己的棉被和棉衣带来。要我自己的：棉胎、被罩、被面或罩被。红花棉衣拿来亦无妨，反正还算新娘子。

上月送来一些物品因启包拆封大多被我毁了，以后他们若要启包拆封，你们可原物带回，我宁愿不用！——都是大陆产品，藉口检查糟蹋得恶形恶状，把人当人不啦！

手帕弄齷齪了，请另买两条来，或把我在家中的旧帕拿来。

这月连葡萄糖也没让我买，只好你们多带两包来，鱼肝油也请送两瓶（两斤）来。还有甘草片，我咳死了，又经常带血。

给我带两块固本肥皂，一块金鸡香皂，一支黑白牙膏，一条白毛巾。以及洗头粉。还有我自己在家一双未穿过的浅栗色长统纱袜。旧衬衣，旧内衣等。我害冷呢。又吃不饱，又营养不足。

不再写下去了，就这也不知你们能不能收到。

昭 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主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的家信（二）

妈妈：你上月写的信他们只给我看了几分钟，连内容也记不得，那么你所叮嘱的话当然都不起作用啰！这一回的信么我也没瞥上几眼而且后来一下扯掉了！不知那个混账无聊之辈屙不出大便拉不出小便连个像样屁都放不出了！扯到你来跟我“乌搞”！棉被我是要我自己的，关不到你们的账；你说缺少，那么难道我没带回来你们就都不盖了？家里也不在乎我的这一条被么！以后我只要自己东西或我认得的家里东西，新东西请你先商量一下！——不要我用当然无所谓的，要我用就也得征询一下我的意见呢！像上月做那件棉袄我就拆掉了！而且若是想着留起可能有些档案价值，还真要扯烂了它才罢呢！我的棉被是一条五斤棉胎，北京上白棉花，那年市面紧张弹工差着些个，中间线稀已扯了洞，但基本上还算半新的；被里是一条橙色方格被单；机绣被面确未携回，却也未曾送人，还存到在那里（不在人大）。那时大约用蓝花罩被还不知一条印花床单暂代了被面，故我说你们把罩单或被单带来，缝得上就罢了。用旧了不要紧，用破了都不要紧的，在此地无需考究，可以补吗！另外，我那条藏青色绒毡也请拿来。家中别无藏青毡子只此一条，旧了也不妨事的。还有我自己的棉衣——红的那件或红花布的都不碍事，只要我的原物。妈妈我告诉你：我实在无意在这些细节上和人们斗心境，但他们忒不上路！因为跟林昭已经没话可说，乃只好穷思极想地在一切生活小节上无孔不入无微不至地找空子企图找到我那怕是一点点软化的表示，好让他们如上海人所说的“借脚上街头！”为此却使我多遭受了好些不必要的无理折磨！因此我切齿痛恨而恨死了这种恶劣做法！他们要做就做罢，只要付出代价！任他们怎么无微不至，那可耻目的永远也不能达到！除了在我心中播下更深切更强烈更难以解释的仇恨！比如送被问题，即使他们一直不让送，唯一的后果不过是我冻一个冬天，多咳些嗽，多吐些血，多给他们些难堪，而决不可能达到使我向他们借被的目的！如此而已！故请你转言那些恋拽老“命”之辈：他的极话请问他自己！——该跟他自己说去！做什么他非要来处於和自由真理势不两立的地位上？！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怪得上谁啦？！林昭早就说过而且说了不止一次：我是没有退步的！要谁的老“命”原不在我计划之内，我只是不愿殉葬！而且他有什么好事，有什么“好处”到得我跟前了敢於指望我给他殉葬？！都是共产党人都未必肯给他担这份不在组织纪律集体利益范围以内的“义务”哩！要是殉了葬有功於老“命”活着，那又还算一说；可是，不可能了呀！生活的逻辑就是这么严酷无情！政治生活同概！人最好别错一步！错得一步立即收心转舵，也还许有半边儿收成结果；越走越错而且将错就错步步错下去却还要想混着日子，头上那是天不啦？去年给你的信上我已经一针见血地点过人们：林昭既不是谁个的牌更不是谁个的赌本！谁的“命”垮了也怪不上我！我只是没有退步而且不能做天父不许的事！可是，够了，再写下去你又该看不到了。任你怎么说，我总不能相信他们真都发了我的信；上月二十九日那信假如当真让你看了，也可能是因为我写上了他们蛆啖的器语才故意叫你看以作威胁而试探你态度的！所要物品前面已写，请为打点。有些东西如鱼肝油葡萄糖已属是每月需要的，钱也一样。你说你在苏州，就请你再寄些钱或寄邮包给我好了。问你们好！

昭儿再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你身体不好多休养休养，别给我写什么长信了，我不要看。等把所发生的事情经过当面详细说给你听了，你再说话才会说得我相信呢！ 十二月十七日又及

主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的家信

妈妈：上个月的信你们收到吗？从去年六月以后半年之间我只让接见了家属一次即十月廿六日那次，还是在我绝食了三天之后的结果。本来这月我在写出接见信后也准备绝食，但由於另外的因素把它提前了。两天以来我只吃了不到一两粮食，很疲乏，思维不集中，故也写不出什么。右手又被扭伤，肌肉肿痛至於握管为难。我自省我的精神状态不仅可以被理解且是可以被谅解的！但人们持着这种做法不知能够收获到什么！正如爹爹灵语所言：你个痴儿么一鼓作气所向无前有些地方也忒锋芒着一点，不过总是他们做法上先错！我想爹爹的评断是恰合分际的！

我自己的被子、毡子、棉衣至今没让你们给送来！甚至要些甘草片都与我刁难！夜中每一咳呛，深感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也！但想到爹爹昔年负气离家自力求学时棊窗苦读一套夹衣裤过冬的事迹，便深愧为儿女者的耐寒傲骨还硬得不够。虽然这仍是两个命题，如我在一所说的：不怕欺负可也不等於任人欺负！

现在我首先争取接见正常，接见正常之后生活所需物品总归就那么些：衣裳鞋袜、日用品、文具纸品、食品、和钱。上月信上我说了要我的棉被、毡子、棉衣、我一双浅栗色长纱袜。旧衬衣，旧内衣也需要，你的或妹妹的，切勿把人家的拿来！为要！日用品毛巾约一年两条，牙刷类之，肥皂约三个月，牙膏只好两个月，香皂药皂大约也是四个月吧？洗头粉一月一包，你们以后带来什么记一记账，到时便可安排。上回我说叫买一支黑白牙膏，又金鸡香皂，固本肥皂。一条白毛巾（旧的亦可）再带一盒冷螺霜。手帕我在家中原有，可拿来，省得又买。洗头粉带几盒来。又要信纸、活页夹子、红色圆珠笔芯。药品同前：葡萄糖、鱼肝油，剂量要多。我近日体力衰弱得厉害。当然说到底呢连不吃饭都还在这里过着日子，自己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又甘草片，止痛药膏。心情每每异样地苍凉，昨晚念着爹爹大哭了一场，现在写着两句不禁又痛泪盈眶。妈妈！……

昭 儿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狱

中。

主历一九六七年二月份的家信

岁 朝 吟

风雨年年又岁朝，	任凭铁骨度寒宵；	笳声剑魂关情处，	正气浩然报未消！
放翁心事足千秋，	一唱示儿痛泪流！	饮蘂茹冰非苟活，	身悬国恨并家仇！
切齿悲歌仰昊天：	伤心万户没苍烟！	王师旄节待时发，	望得遗民眼欲穿！
总是沐猴无旧新，	中原血脉久沉沦；	鲁连大义分明在：	蹈海我终不帝秦！
南冠肝胆自风华，	守玉盟金志不赊：	敢向汗青称独秀：	凌霜亚雪女贞花！

妈妈！……

妈妈：本来这回写信我想只涂上前面那点儿就罢了，见着笔迹你们可以知道我还活着，不曾死，别的也无话可说，如昔人所谓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罢！十四日（前天）人们拿了你说是一月二十七日写於苏州的信来。这么我想着多少写上几句。绝食已於上月杪停止，但身体无法保养。你更想想好了：半年多来我受尽虐待，首先接见不能正常营养就无法补充，靠他们这点囚粮不过延着一口呼吸罢了。一冬受冷，经常气急：每一两日便见痰中带血，呛咳则犹其馀事。我又不用他们的药，任什么药都不用；他们则索性什么药都不让你

们送，目的在想逼我跟他们要药！那么老实说：这是逼到我死也不会去完成他们之目的的！你说想来看我，我就算你有此一说罢。所谓满足我的要求云云，这不是你的语言，大约又出自他们授意。我至今一切要求都只在监狱常规范围以内，但尚且都未解决，有什么满足不满足的话？！这满足两字更从哪里说起！天下事之令人啼笑皆非也竟有如是者！棉被吗以前信上说得很清楚的了！我有我’自己带回的那条；你什么弄来了一条，对不起啦！乌七八糟的东西千万别往家拿！更莫拿来给我，回头带来带去倒累得慌。反正三九四九也熬过了，纵然春寒料峭，总归也熬得穿了哩！是我那条就拿来，不是我不要。以后我的衣物除我自己的之外，要吗你，妹妹（或弟弟倒也无妨，反正不是他穿我的）穿旧的甚至穿破的，外人东西一概不要接受！千万千万为要！连新做也不必，有得新做你们自己做新的，把穿旧的拿给我好了。所要物品上两次信上写够了，假如你们真的收到了信，就找出来照着准备好了，我也实在没那情绪再写一回了。却有一件小东西要提一句，因为你们可能疏漏，我倒又正用着，就是红色圆珠笔芯，装圆笔或装双色笔的皆得。蓝的还没用完，可以慢慢再买。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见到你的，等到那时再谈家常好了。祝健。弟妹均此。

昭 儿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之夜

主历一九六七年三月份的家信

妈妈：

又是一个月了，你身体好吗？

二月廿三日接见回来我独自悄坐着沉默了好半天。那时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妈妈，我们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挣扎着活下去！茹冰饮藁活下去！咬钉嚼铁活下去！像“白毛女”里喜儿那悲愤激越的歌词一样：海水干了也要活！石头烂了也要活！

妈妈！……

去年医院回来后人们曾藉着冲突的当口骂了一句道：你一家都不是东西！大约这就算一个警告信号！要来对我的家庭进行迫害了！以后因为说到过去接见是照顾母亲等语，人们又抵我道：我们没有考虑照顾你还是照顾你母亲！意思无论我或是你统统都是不值得他们考虑照顾的！从那以后我跟他们说话口中再没吐过照顾两字！而且我有一种沉痛的自责：我也忒不自爱了！我早该清清楚楚地认识：这些极权主义分子完全是不把人们当人看待的！尽管他们出于“需要”有时也对人装出一脸假笑！你不知道，上回送你出门那个就是向我猖然扬言家属必需“听话”，“不听那还得了！”的哩！

写了这些此信也许会被扣留，但他们应该有最起码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不要作着鸵鸟！我所指陈的都是已经发生下的事实！倘若事实有讹，那倒应予扣留；否则他们既已做了，为什么怕我说呢？瓶口紮得住，人口紮不住！回避了事实是不是那事实就不存在了呢？！他们如今的种种做作，其很主要的一点目的亦即怕我和你多说话！哼！

那天回来你所说阿弟讲我那句话我也想了很久，他也许有理由这样认为而在我也应该首先检查自己，但我仍不很理解他的根据是什么？可能是我写信要这要那引起了他不满意，确实的，你们又没害着我！可我也得与阿弟讲几句道理：首先，既然有着个家，则写信不免有所需求；指定则只是一点个人习惯，指定不指定你们不总是一样为我花了钱？而且我不指定别人就要见缝插针！为此我真讨厌极了！所以我才说这些极权主义分子自己刚愎自用还要逼得别人也只好刚愎自用！其次，你们很清楚吗！恐怕自来此间以后每次接见他们的指定物品不知比我的指定物品多上几多！政治性暗示不用说了，有时甚至拿着你们——拿着我家属的钱晦气而在物品中暗藏轻薄侮辱之意！（如这几回的香皂就是一例当然还不止此例！以后可别买了！再买就叫你带回去！）像这样一些情况，你们花了钱，我还受了气而且受了欺！阿弟

也能算在我的“自然”账上吗？！弟妹或你批评我都很好，但不等到你们了解真实情况你们的批评是不会中肯的！

有许多问题我作过各种考虑，比如有一阵，因为人们拿着接见混我，想想恨得一咬牙打算干脆不写信！再想不好，莫说一直不写，那怕一回不写，他们也得有话讲而且对两边都有话讲：喏，自己不写信吗，怪得谁来？所以还是写，发不发接见不接见另一问题。上回你说了阿弟那句话我先也想以后索性什么也不要，再想又不好：我向家里要东西这本是我与你们之间的问题，跟旁人一概无涉！作为犯人我至多按着监狱常规所不禁的范围就是了！此其一。我要东西都是根据个人生活的一般需要，当然有时不免也希望在可能范围中方便自如一些，只此而已，别无文章！他们安心借此无孔不入地与我做文章又一回事，我不能因他们要来做文章而遂不事安排自己的生活！此其二。所以我还是按正常需要，按监狱常规，按以往陈例告诉家里我要些什么。事态不断发展，我不知道他们这次让不让你来。假如能来的话，请给我带：——洗头粉、牙刷一把（素色）、牙膏一支（白玉或黑白均可，别听着他们故意买别的牌子来！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洗衣皂要固本的，较可经用。药物除鱼肝油葡萄糖外请带些甘草片，以前不止送过一回，他们这是安心要我多咳些血啦！我只是按着道理，他们不按道理是他们的事情！鱼肝油有麦精的更好。这已经好几块钱了，日用品不过块把，药物费钱。那么再就给我带些纸来好了：白色打字纸和多孔活页纸，都是以前买来过的。圆珠笔芯再带两支。旧衣上回也跟你说过了，家中你们穿旧的拿几件来好了，破了也无妨，我要布作补缀之用哩。那件灰绒线衫我记得是你的故问你穿了吗？看妈妈棉袄袖子都破着这个孽障心里很有苍凉之感！妈妈，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啦！……我记得你有件黑绒线衫早先是拆了我一件结的，不知道在吗？我现在就欢喜黑的东西

说着衣裳又要想起前年让你带回的折些拆了的衣片并一件布衣，你给我拿回来罢，几件衣裳一拆我都管做衣裳了，棉袄尚且会做，何况夹衣单衫，省家里几文钱，你给我拿来就是。零星布角一起拿来，包的那条毛巾也拿来。这是我自己的，要回来省你们费钱，总不算自私吧？

胃口倒得厉害，食量大不如前。我想姜能暖胃，是好东西，又不甚贵，给我买些好吗？你有力气呢买些生的切切炒一炒，不就酱姜或者亦可。另外蒜头亦能开胃且也不贵，兼对肺部有益，请买一些。

家中有肉食罐头吗？我想要一些。人们不用在这上做文章，唯一的原由他们很明白！是一个人多少该有人情！去年此时都还给我拿来过的哩！他们尽可留难，假如他们必要！而给我的唯一印象不过是今不如昔每况愈下！

我的一切都在天父手里，但愿你们保重自己！

昭 儿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主历一九六七年五月份的家信

亲爱的妈妈，你好吗？我很想你。

四月份的信是我不曾写，原由麽也不必多说了，反正你总想得到我不会做无意识的事情。或者，也就算给你节省些负担而使你少爬一趟高门槛吧。

写这封信为的让你知道我还活着，否则你一直看不到我的信未免更增焦虑。假如他们让你来，就请你来看看我；假如他们不让——当然啦，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好在一切事情都有时间，我们该见面的时候总会见面的！

假如他们让你来呢，请你为我这个讨债鬼解决一些生活需要。上次接见大约他们没让你

留钱，逼得我连草纸也没法买，我需要日用品，洗头粉、固本皂、草纸、牙膏（白玉或黑白）、牙刷、双色圆珠笔芯也用完了，请你买两支红的，一支蓝的；又民生蓝色墨水一瓶，多孔活页纸与白色打字纸、笔记簿、练习簿和其他书写纸张。……人们不用想着似乎容你买墨水纸张来就是为我写东西提供了方便，再没墨水我使上血都可以写的！而纸张杂凑也未必凑不起来。总之，属于不解决问题的举动我希望他们心思少用一点！

还请你找些旧衣旧布给我，破布也行。又那回买的一支简易圆珠笔坏了，家里我原有黑色的钢笔式的圆珠笔在，可带给我。这支玩具钢笔对付了一年么也对付不下去了，你们有什么旧钢笔给我一支行么？杯子又坏了一只，看看能不能找只现成的给我，省得你又化钱，面盆的寿命也不会长了，我也没有办法。

胃口非常、非常的坏，但他们会得让你拿点什么来呢？！上次连葡萄糖鱼肝油也没让你带，也好，总算给你省钱！我希望你给我多带些小菜来而且多带些罐头来，活下去的话总有那么一天我要吃一大箱子罐头！或者，盐和糖总能让你带给我的吧？

不管他们这回让不让你来，我想他们至少应该发信，否则加重你的忧虑那责任就不在我了。邮票没有了，你若收到信，就带四分钱来还给他们。

祝你们好！我的不幸而为我之亲人的亲人们！

昭 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上次那个旅行袋是你拿来给我用的吗？是给我用的就给我拿来。我待装东西呢。

又：（未发）

妈妈：

体质亏损，血竭停经。我要求让你再给我送些食物以及药品：罐头、小菜、饼干、糕点、面包之属，葡萄糖、粒糖、砂糖或方糖亦好，并望多些。假如可能，并请把前信所要的文具用品和旧衣旧布带了给我。祝好！

昭 儿

一九六七年五月廿五日

邮票请你付还他们。

主历一九六七年六月份的家信

亲爱的妈妈，你们好。你看见我的信吗？反正让送了东西进来吗，你总知道我还在的。

近来我想得很多，而且常常想到你们，想到我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妈妈，我深累你们！别的我也没法往下说了，话就怕说动头，说动了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去！

阿弟说我的那句话我也想了很久，而且记得很牢，这倒不是跟他使心眼，在我说来我许多地方应该自省。我想我的自私之一端且是大端恐怕就表现在老向家里要这要那，毫没为你们着想一下。既不是你们指使我“反革命”的，家庭又已为我受了不小的连累，我有什么理由多向你们伸手呢？虽然，妈妈，人不论在什么境地之中不论遭受着什么总有一种重建生活的愿望，这应该说也是很自然的。而在我想来，家里为我化钱最多的还是食物和药品，日用品文具之类不过琐碎，实际价值化不上几文：要旧衣等则更是家中现成的了。当然问题不能完全这样来看，但我有这样想法，也许还是不无自私罢。而且一个人既还在苟延残喘，便自然会有各种生活需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么……

上月信上所写的文具用品你一样未曾拿来，也不知是人们示意不为置备，也不知是你想着宁可把钱化在吃的上。但这些东西本化不了几个钱呢。在这里我把上月所写的需要的文具

用品再写一遍：双色圆珠笔芯，红的两支蓝的一支；民生蓝黑墨水一瓶，多孔活页纸和白色打字纸，笔记簿，练习簿和其他书写纸张，没了。

日用品：请买洗头粉、邮票、细支白线与黑线各一，又宽紧带数尺。另外天气渐热，需要卧席，请带一条给我。家中用旧的亦可，旧的我用，你们买新的好了。又草纸千万莫忘，为要。

食品和营养药物，这是体质上所需要的，偏偏又最化钱，真是没有办法。你们已经负担够重，我也不想点东点西，点着人们也未必一定让拿了进来。反正我想吃，需要糖类与脂肪类的东西，最好多些小菜，或者送入罐头。即此数语，已经又够了阿弟责我的那句话，我也又没法往下说了。人们暗示我家中经济情况并不好，这是我想象得到的，可是，唉，说来说去，谁叫我还活着呢？！

旧衣旧布可以找一些给我吗？圆珠笔与旧钢笔是家中原有，并不另外化钱。杯子和面盆则早晚不免需要，好不好请打点一下？又来时请按规定给我带几块钱，已经几个月没留钱了。

妈妈，你身体好吗？自己珍摄，少跟弟妹发气，他们都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哩！我愿你们尽可能地生活得和谐一点：自求多福，别的我也没啥好说，也许，你们会能理解我的不尽之意？

问你们好！我的亲人！

昭 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

去年你带来那双小筷子折断了，吃饭很不方便，请再给我带两双来好吗？这不化钱，家中现成的便可。

主历一九六七年七月份的家信

亲爱的妈妈！……

我病了，我被送进了医院。

我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你最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但你……妈妈，我只能对你说：你总必需正视现实才是！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我的妈妈，想到我不能对你养育之恩有所报答甚至不能在暮年给你带来一些安慰反倒要带给你深重的刺激，我悲痛断肠！但作为你，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我的妈妈当然知道：人处在一定情况下别无退步！

为此我不想向你多少食品了，带得进带不进是一个问题，如你所谓的茧死桑树呢！家庭受了我的连累，你们日子一定过得挺紧。

但残喘一日苟延又不免有些需要，并不很化钱，只是琐碎——也都是以往写过的东西：民生蓝黑墨水一瓶，白色打字纸一刀，多孔活页纸数扎，红蓝双色圆珠笔芯（丰华半圆形的），笔记簿其他书写纸张，旧钢笔等。又洗头粉，细支黑白线各一，卧席一条，草纸，宽紧带数尺。

有旧衬衣请给我一二件，和旧长裤（布的为上）。旧袜子一定给我带双把来以备替换，我一双袜子穿上三个星期了。

就这些也够了吧。唉，妈妈，我的妈妈，养儿养女前世债，这孽障深累父母也！自惭自悲，无以为语，所以没写许多吃的，虽然我是很想吃，有时甚至很馋！唉！妈妈！

妈妈，你自己保重！不管遇到什么事！……你自己保重！

昭 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十五日

阿妹：上月送来一些东西都收到了。

我不知道母亲病情如何，心脏病是可重可轻说不一定的哩！假如母亲仍在苏州或者病情

不宜与闻这些——刺激性的事情，你瞧着办罢。

但若母亲不能来或根本不宣告告诉她，我希望你和弟弟一起来。你们年轻，我也不想多累你们，但你必须正视这一点现实：——作为医生你应该是惯於正视这类现实的：我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而且前景暗淡：我不知道我们有缘作了一场同胞姊妹到底还能见多少次面！

这些话也许忒苍凉了，言为心声，下笔不能自禁。假如你收到这信，这几句别让母亲看见。

阿姊附及

主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主历一九六七年八月份的家信

亲爱的妈妈，你身体好么？你从苏州回来了么？

住了一个月医院，又回来了。我想我上个月写的信人们可能没有寄。病中一个人总比较感情脆弱而且容易想到坏处，加之我又无法真正了解病情。

从今年三月——二十三日罢，到现在我们已经快半年没见面了。我实在不喜欢这种做法犹如我不喜欢人们老在那里限制我常规范围以内的正当需要！我要什么东西不是与谁打哑谜，类此一些做法能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怎样，我还是作着“伸手派”的讨债鬼而要我所需要的东西。首先当然还是纸品一类，请为我买：民生蓝黑墨水一瓶，白色打字纸一刀，活页纸，红蓝双色的圆珠笔芯（丰华半圆形的），笔记簿，报告纸（蓝格的更好，我现在视力坏了，见着红的就头痛）和练习簿。草纸千万莫忘，这不好开玩笑，七个月也没给我。

日用品我需要洗头粉，牙膏，香皂，细支黑白线各一（请勿忘记，我有棉衣待拆缝，粗线不好行絮），另外，上月阿妹带来那条席子弄坏了。你也莫问怎么坏的，反正坏了就是。最好有较粗硬即一直用惯的那种草席，像拿来这种本来都只是挡门的东西。也不要有什么记号或花样。你别说夏天就快过了这钱好省，铺被褥下面也得垫上席子呢。或者家里旧席给我一条也成，但最好不是破的。杯子面盆都待解决，然而那又化费多了，下月再说好了。

此外我就只是想吃。也许医生的治疗太有效了，还不知给我用了什么妙药，这一阵着实吃得下。或就是因为见我抱着一个单纯的信念即认为肺病只要吃得下便无碍，故设法帮助我消化。我这响但觉吃不够，油水缺乏可能也有原因。所以又是那句常谈：糖类与脂肪类的食品。而且希望多些。交秋以后天已渐凉，放得起了。不管怎样总之不会由它坏掉。这是指小菜而言，酱瓜或酱之类的咸小菜也可以带些给我。面包、饼干、粽子等可以带又果腹者以前反正也带过，再就又是葡萄糖鱼肝油了。鱼肝油我一向是拿它拌饭吃的，以补脂肪之不足。

照这馋劲儿，一下可能不得死罢？那么我的信念是：活下去总有一天会见面！问你和弟妹们好。又钱莫忘记带些给我。

昭 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旧衬衣（最好长袖的）和旧长裤能找几件给我么？

主历一九六七年九月份的家信

亲爱的妈妈！你好吗？阿妹阿弟都好吗？

我还活着，虽然活得也够艰难！——现在做一个人真吃力！特别是处在我这么个地位上。

我有充分理由疑心我的信未必真地寄发了给你，但我总之按规定写。

我的需要是比较固定的，也所以总先想着那些你不曾给我带来的东西。细支黑线你没有带来，打字纸与活页纸没有带来，都要用哩，请带给我。还要信纸、笔记簿、练习簿以及上月送入的蓝格通线报告纸。钢笔与圆珠笔也写过几回的了，家中现成用旧的就行。又要杯子面盆。面盆有家中用旧的就可，但以前让你带回的那只请莫拿来。洗头粉和草纸亦请勿忘。钱麽按规定给我好了。

你们穿旧的长袖衬衣、外衣、长裤、罩衫、袜子等请带些给我，这已经写过好几回了。诚然现在还穿得像人，却也不能到光着之时再给家里告急是的？衣裳裤子、鞋子袜子之所内涵的伟大政治意义我是一直不曾弄懂而且至今不懂，也不想去懂这样一些我所用不着的“专业知识”！我只晓得穿衣着裤就是穿衣着裤罢了，人生在世，既不可不吃饭，又岂可不穿衣乎！

那次接见你说我从北平南归不曾带回被子，我以后细想，肯定是带回了的。橙色方格被单缝里的一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间再到静安分局时你们给我送进来我还用着了几天呢！没有被单，缝不上被子，请你还是找给我，我记得很清楚。

食物很需要：吃得饱的，能下饭的，有油脂的，等等。并盐、酱、瓜菜之属，糖也需要，粒糖方糖食糖都好，多多益善。葡萄糖鱼肝油则本系药物，不得以食品论也。当然你们总归是一样地为我化钱。另请带些止痛药膏，“安乃近”和甘草片给我。本还想要调经药物，恰好月经停了四个月以后算是来过了，那就省下得了。

筷子请莫忘记带给我。还需要一块防水布，要如八尺床单那么大小。以前拿着打包的那种油布正合用，不过家里恐怕是没有现成的了。那么近年上市的塑料布也行。还得要件雨衣，你们穿旧的也可以。但这回东西要得多了，又该挨阿弟骂我自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破除私心说说罢了。那么就请先把防水布解决一下以应不时之需。牛皮纸糊起来不顶用呢！

本想写个祝好，再想想，算了，管他好不好，活得下去就行！对吧妈妈？

昭 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九月

纸品请一定带来，好些东西写了一半不上不下的呢！打字纸即以前买来过白色无格的那种，练习簿是宽的而笔记本是窄的，即阿弟记外文生字的那样的本子。蓝格报告纸与上月的相同，都等着用呢，烦劳妈妈。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份的补充家信

亲爱的妈妈，你好！

这回本想给你写一封很长的信，后来却只写了封极短的信，却是又被拿回来叫我重写了。我也没什么写的，我要见你！

我要见你！你不知道，他们於我的非礼事情做了好多好多！就说九月初到现在，一个半月了没让我洗面洗衣裳你想做得出吧？！我故发恨道他们除非把我埋在提篮桥一辈子！当然这他们也知道做不到，却至少想跟我下过了场再说！那末他们又错了！中国人跟共产党的场是永远不可能下了的！所以我自命为“复仇的自由”！也算前兆：反右以后同学们曾管我提绰号为“复仇女神”的呢！被捕当初在分局徐源还问到我这回事，我没理他的碴。

我要见你！当然也需要些东西。有人告诉我你到北平去过了，我的东西拿回来不曾？我需要被子。或者先把我那条方格被单拿来也好，家里的机绣被面任找一条，我好把棉被缝上。我的被单给他们拿去了都不曾拿回来！

棉衣家中我有现成的而且不止一件，钉丝绒边那件有光片在上面，也许拿不进，颜色料子又忒娇，似乎不是地方。我还只是想着五七年北去以前你拿给我我当时没要的那件布面棉衣，或者其他现成的也好。绒线袜子家中结着的有好几双，带两双给我，我现在穿的都够破了。长裤、袜子也需要。

纸张用品很需要：信封、信纸、笔记簿、练习簿、活页纸、报告纸等等。天天使用，需量颇大，加上各有其一定的“放射性”，请为带来。又白色打字纸也要，回回写上都半年了，没纸真挡得住谁写不成？！丰华双色圆珠笔芯，红的要两支，因用着比较快。

此外就又是药物和食品。据说是大好形势呢，不知怎么猪那么瘦，有筋没膘的，想必你所买是小猪不是大猪。盛的家什还在我这里待要给你，这回没七月一号了不知还让你煮肉来不？咸小菜也要，或给我炒些细盐。鱼肝油、甘草片、食母生、和那种较好的止痛药膏。

要一斤棉花，待翻旧棉衣。还要一副黑的玻璃衣扣，原来的衣扣在一所给他们拿去了。要几包洗头粉，要袜子。

问你们好！顺便寄个信给他们：不让我见人并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再不让我接见我什么也不理会他们了！岂有此理到极点！

昭 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份的家信

亲爱的妈妈：在滴水成冰的严寒的岁尾（十二月二十九日）读到了你的来信，从而不免使我近来已趋麻木的头脑稍稍亢奋了一下，不过，咳，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信是晚上拿来的，而下午已经送过东西来了，见到了你的笔迹，知道你还活着，这就是我唯一的安慰！亲爱的妈妈！现在我所关心的几乎只剩了这一件事情，虽然我除了交给天父之外什么也不能为你做。前一晌跟他们胡嚷之际尽管嬉笑怒骂而中夜辗转不免苍凉彻骨，那天穿上你给我这件灰绒线衫时心中一阵莫名的奇异的感触，一时不禁热泪如倾。我狠狠地哭了一场，但也只能交给我的天父了。我祈求道：天父哟，仆人为你作战至於不惜殉道，别无所求只求父保全母亲的肉体生命！我少活些年不要紧的，但求让母亲长寿！母亲和家人们的灾难让我来当罢！……我没有特别为弟妹祈求并不是我不爱他们，但他们还年轻，生无欠折之相，按照生命的一般规律说是来日方长！所以我只祈求你活着。我什么愿都发了，当然不必要在这里写出来。除了你，倒还有一个人是我以同等迫切的恳挚为他向天父祈求延寿的，我不知道你可猜得到。

除了你（和那一位，当然首先是我的妈妈）的年寿，我现在心中实实在在是空落地几乎一无所想，我也没有这么些提得起来的精神，我活得颠颠倒倒犹如泥猪湿狗，给我一点鼓励的是白毛女的形象，虽然白毛女的处境尽管艰难而仍要比我单纯得不知几多。

你说我的信全收到了，并且摘引了一些语句以证实。这倒是出我之意外，看来他们和你这个“极右分子”（他们说你是极右分子）有许多话可能还是敞开的，当然仍只限于那些他们说得出来的话！寄信也是一样：我看看自己的信稿，虽有“立场”而总的还是写得比较凌空，假如再落实一些，包管他们就寄不出了！你不知道他们做的那个人理所无旷古绝今之程度！要说呢当然也是，他们既不知是非二字怎写何能甘於失败？！更何能甘於被一个“小小的”如一所所谓之“黄毛丫头”扼住了他们的咽喉？！这真是如拉块方言说的你要我肝花我要你五脏，用他们自己的解嘲语则是所谓阶级烙印！那也罢了，最可恼的是赢不了还想捡，捡不了还想抠，而抠不了还想掐！因此除了十足的阿Q精神胜利之外，竟到了变态心理的地步！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肮脏人！比如弄脏我的用器，瞅空子就往水里丢点灰尘土屑，动不动用脚踢踏我用物，之类等等一言难尽！大约为了我宣称当娼不接共产党而怀恨我对他们自鸣清高！我故恨骂他们是意淫的变态心理呢！就这一端，倒看看谁是“胡闹”！当然！从在

一所起就跟我使上这说词来：“这也算斗争呀？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意思我只要与他们私行妥协，原可不必再行“胡闹”；而我则以自己的血毫不客气地顶撞道：“林昭……一向只知坚持斗争，不知何谓胡闹！更不知斗争之别名竟是胡闹！”事隔三年，这数言得意之句倒还记在脑子里呢！我“胡闹”——！我“胡闹”什么？！“胡闹”的是我么？！来日叫众人说去！这会我说也没用！

这写的不大凌空了，恐怕信要扣留，但都是他们作下的事实！还不到千分之一哩！那天看着你的信我不觉一笑：早知道他们有这点“大方”，我倒该把那一个月连续的血书抗议家信“致母亲”都誊了让他们发给你！虽然你看了也不过增加些忧思。有时我不跟你多说就是为此：一来你增加忧思，二来——也不用多说，你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闻一至少可以知二，假如不到知十的话。

我的亲爱的妈妈，我的亲娘啊，我要给你说什么呢？我想和你多谈几句，但愿他们能再“大方”这么一回。接见我我没去多考虑，到那时也不一定来得及说话。他们不吃亏的，他们这又捞到好多林昭的内在感性材料了！

亲爱的妈妈，我愿你延年益寿，活得比我更长久，想着这个问题时很奇怪，我脑际每会浮现卓娅母亲的形象。亲爱的妈妈，你记得卓娅么？抗战后期这个圣女贞德式的苏联青年女战士的事迹经矛盾他们翻译介绍过来以后似乎在大后方也很风传过一时而激励着人们之爱国热情的呢！四九年以后卓娅母亲所写关于一双儿女的回忆录“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译成中文了，她本人也曾应邀来到中国访问。我见到她是一一大约一九五五年或五六年，在北大，她向我们全体同学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不用说年青人是对她热情而敬爱到非常，但她毕竟年事已高，精神不够了。最后我和另外一二十个同学护送她走出会场登上小汽车，这时人少了我们就得以较充分地向她再次表示了年青人纯真的热情。我们吻她，向她献花束和纪念品，请她签字，和她握手。而当最后汽车将要启动之时，她坐在座位上带着微笑向我们微微点头并且举手示意。很奇怪，就是这最后的一瞥——她恐怕未必还在人世了！——在我心头留下了奇异的感触和不灭的印象！哎呀，妈妈你不知道，她的微笑虽然含着母性的爱意可是那么深沉地寂寞，充分流露了她内心深处的苍凉！我每每带着恍然之感回想起她——卓娅母亲那最后一瞥的寂寞的母性的微笑并且不胜感慨地想到：作为一个母亲，恐怕与其宁愿自己儿女成为死去的英雄，还只是更愿儿女成为活着的庸人或说常人！异国青年的热情纵然真诚於她何补？！她内心的空虚难道是可以从我们的花束和拥抱中得到任何一点补偿的么？！

我无意於引你伤心只不过信笔写了我所想到的，但你若看到怕的已经不免要伤心了。我不去自比卓娅或谁，我只是想说明：作为母亲……对吧我的母亲？但是你一定要活！亲爱的妈妈！亲友们和弟妹对你的劝告是完全正确的！你别把我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又能怎么样呢？你之不能为我做什么岂不也正如我之不能为你做什么？假如我还能劝告我的妈妈一句。我就说：妈妈，万事交托罢，不要活在忧虑里面，圣经上是说叫我们连明天都不用为之忧虑的呢！

当然你没有这么容易放下对于我的忧虑，这也是我对你最感负疚的地方！亲爱的妈妈，我总之是对不起你的！我现在很体会了为什么我们古谚要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为什么要提倡百善孝为先！假如到了那么一天，愿天父许我好好地补过一下吧！不独自己补足，我将毕生以此劝导比我年青的还不曾体会到这些道理的人以作自忏！而除了对不起你，我就是对不起弟妹！爹爹则不必说了！弟妹能够理解我多少，就理解着，我可不能请求他们谅解因为这不是什么空口白话的谅解的问题！像对妈妈一样，我也迫切希望有一天能向弟妹补过！而现在我只能请求你和弟妹：家庭和睦，互相体谅！实在恼恨的时候，骂我好了！你们别互相生气！亲爱的妈妈，我们的家庭原是一个很有爱与美之情趣的家庭啊！

亲爱的妈妈，假如我还能劝告你一句，我就以一个（尽管是现世间）大女儿的一一身份劝着母亲：静心思过，忏悔平生！作为子辈我是对不起你的，但是我的妈妈，你处世为人固然有许多优长却也不免有好多缺点呢！要是你默许我可能比之弟妹略略了解得你更多一些，

我就十分恳挚地请求你这样做！我是这样做了，目前还在做着。我在深思中严肃地审查自己的生活史，并且忏悔自己所犯的罪孽！唉，亲爱的妈妈。我原来以生活道路毕直生活经历单纯自负自许，可是一旦从忏悔罪孽的角度上去自审平生，就也每会感到前所未受的震动和沉痛！总算还好，我的妈妈，我手上没有血！土改啦什么啦那些时候没有一个人是由於我之工作而流血的！这我经得起审查！可是，手上没有血身上还不多少溅了血吗？！这是政治性问题，且少说几句也罢。个人持身大学数年向称严肃，就是“反右”以后在一种世纪末的心情里放纵了自己的感情！这本来也只算小德出入小节未检，却是处在了这地位上竟被他们当作唯一资以对我恶意侮辱下流褻嫚的“根据”！从而也使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也更深深服膺我的妈妈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几十年而洁身自好从没人说得上你什么闲言风语！不怪父亲第一器重你新思想人物有旧道德操守呢！假如这信发给了你们，我附带在此提醒弟弟妹妹：千万千万谨记我的教训！於爱情问题务要慎重！爱情的纯洁性不仅奠定家庭幸福的完满基础且为下一代带来心理上，人格上的自尊与健康！（当我傲然宣告我的父母系青年结发、一世元配之时，我确实有一种威严的骄傲！——他们使犯人含沙射影骂我拖油瓶的呢！为了企图打击我的内在自尊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阿姊此生已矣！除了愿母亲益寿延年，我就只祈求天父赏赐弟妹以体面的，完满的婚姻！……

……在这样一种忏悔的自审中会发现许多问题并找得许多未了！母校的事儿没我之份又一回事，像陈先生那些亭情也得算为我的未了之一。一个人既要做人下去，又岂可不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身上的一切未了呢？！在这样的静思忏悔之中第一是要正视现实！特别不能回避自己的失败和过失！亲爱的妈妈，你个性强，也可能比较难以作到这点：但这是——纯粹是我们个人自我角度的内在审察呢！自己的过错以至罪孽，自己不予正视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亲爱的妈妈，我以爱你的女儿的名义再次恳切地请求你这样做！也许你已经做了：像你这样惯用思虑的人不会不经常考虑自己所遭逢的即使是已经过去了的一切；但我提出的是从忏悔罪孽的角度！妈妈！

天父赏赐我们生命，我们却犯了许多罪孽！既经发现，就要忏悔！或是痛改，或是补救，或是公开揭露！公开揭露看似无补但实际上是与罪孽一刀两段坚决忏悔过失的唯一道路！在这里我就要向你，我的妈妈公开忏悔一段我们家庭生活或者说我们母女关系中的我所犯的罪孽！（但愿他们别扣我的信！这些全是家长里短的私人问题！虽然话说多了些，没有办法呢）！我不记得过去是否曾经简单地向你提到过，反正，我的妈妈，抗战中你把我放在好婆一起的那些日子里，好婆总是喜欢问我：你娘对我好吗？背后讲我吗？总有句把的，她看不惯我呢。那时我还小，对你和对好婆事实上感情无所轩轻；好婆这样问呢我总回答她：没有，我没有听见姆妈讲你。但是好婆不肯甘休，一问再问问之不已；几岁的孩子被大人这样苦苦盘问，难免显得不大自然，於是笑笑，摇摇头，说是没有。见鬼！好婆愈听我说没有愈是疑心，咬定了说是一准有的！你护你娘不肯告诉我！弄弄甚至哭眼抹泪起来！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说我想我想。好婆就又钉住了要我想，一面宝宝子乖乖子的叫我：好婆这样对你，你也拿点良心出来！似乎我说不出你的坏话就是对她没良心了。这么而一而再我实在没了办法，就平日和你同在时听得你说起好婆的话想着学舌两句。但有许多只是普通言谈，好婆犹多怀疑而不满足，非要叫我讲你说着好婆的坏话。小孩子谈不到意志不意志可也经不起老人家总这么纠缠，逼到最后我只好胡说造谣了。说些什么年长岁久大都忘了，反正都是很可笑的，放在略有常识不具偏见者耳里一听就知道是小孩子的胡说，可是好婆竟然孜孜有味信以为真！就讲我还记得起来的一句：我说你对她不好，到她生日说不吃长寿面吃短头饭。哦唷，好婆那个相信得来！而且每听我胡编这些，她就越发疼我，说我对她有良心，弄得我愈陷愈深无法自拔！当时她扣留你的钱等等都和这些事有关：她气你对她没良心吗！而且她受到她所处地位生活经历等等的限制，对你的行动每每不能正确理解：比如她就是不相信你和那么多男子共事而能自保贞洁，故总是问我：你娘没有不规矩吗？我不相信：这许多男的男男女女在一道日里夜里会不那个的吗？结过婚了你爷又不在身边一发没管头了。那我自然忸怩

，也说没有。越说没有，好婆越要说有，这事情我不行了，只好说我总之没有看见。好婆说这倒也是，你“小娘家”，你娘有事也不会让你看见。想来想去不知她怎么想出来的，问我人来客往了看见过你用水吗？那么总有的罢！我说那总有的。好婆道：那就是了！那就是了！天晓得！天父在上！不要说如今回忆，就当时都已经屡次叫我，当年那个几岁的孩子为之啼笑皆非！只她老人家一味自以为是！那么我不是完全不知轻重之辈，就在当时我自己想想已经怕了！我想这样胡编下去，好婆跟妈妈感情越来越坏，将来弄出事情我怎么担当得起？！而且这根本违反我的本心！我又不要挑拨你们！你是我的亲娘，好婆是你的亲娘！不要说好婆一直住在我们家，根本她有多少老私房也有小舅舅在！我挑拨好婆跟你有什么意思呢？！当然那时想的没有这么周全，就只觉得好婆这样逼着我说谎说下去我跳在黄河洗不清！可是不行！那怎么办呢？也想过跟好婆更正，无奈此路不通，听我解开一句她就要哭眼抹泪说你没良心护你的娘！于是我想只好慢慢地向你坦白：不过谎编得多了也没这勇气，兼恐说不清楚反而落个坏名声：像现在所谓这小孩子根本心术品质有问题！妈妈！天父在上！我真正为之暗暗苦恼了一些日子。后来你把我和妹妹领走了，胜利回来大家还有些重逢的欣喜一时龃龉不起，不久好婆就跟了小舅舅去，家庭矛盾转移到你和父亲之间了。这一件尘封的往事，这一椿陈旧的罪孽就在我记忆里沉埋了二三十年，直到近日在自审生平的彻底忏悔中才把它挖掘出来。

所说这些你若看到恐亦不免为之感怀百端而哭笑不得！我不知我该不该写在这里！反正如那谁所说的这会子人都生活在“水晶宫”里！而我，亲爱的妈妈，我现在写下它只是想通过这样向你忏悔解除我心灵上这一部分的罪孽感！这罪孽我想好婆应负相当责任！我告诉你这些完全事实不增不饰，亦未为我自己缩小或减少什么！好婆离世已久，作为后辈我更不要“诬蔑”而亵渎她的在天之灵！今日假如好婆灵魂隔海有知，我想她也会承认我这是照事实说的话！

亲爱的妈妈！事情就是这样，你能原谅我吗？我是对不起你的！罔极深思无以为报，累你为我操心至今！但我从头自审：活到现在，不孝你不敬你不体贴你则有之，若说损害你出卖你，那我是除此一件更无其他。没有征求（因为无法征求）你的同意就把这件事书面写下而且写在这种不封口的家信上，你好强的人未免要为之觉得倒胃口似乎你刚强一世而家庭骨肉之间竟不蒙谅解如此！亲爱的妈妈！这也正是我们为人的——问题之一，所以我请求你！有气就骂我，别骂弟弟妹妹，他们够苦了！而说到这事本身，好婆自然是旧式小家妇女的陋习，或许还加上一些jealous的空虚：我则实实在在是系她所酿成！一来我年纪幼小，二来我没有任何一点需要挑拨你跟好婆感情的动机！三来，不说后来，就小时你和爹爹也已经监察着我品质而许我为性情中人，我怎么会平空去干这样的事情？！虽然，事情是已经干着了，罪孽已经造下了！好婆凭着她的片面臆断可能还加油添酱告舌给舅舅听，你说舅舅口吻对我似乎感情平常我想可能就由於此：舅舅本来自小钟爱我，听了好婆的诉说他必定感到奇怪乃至厌恶：怎么平男这孩子品质变得如此坏了！连自己的亲娘都要诬蔑！那许多童言无忌在舅舅听起来自然是不值一晒的啦！将来有机会我也要跟舅舅把这事说清楚！所以请你把这信留着，慢慢地舅舅好看看我的忏悔！我与舅舅也闹过小孩脾气：胜利回来为要他买笔不是什么事，他没应我写封信骂了他一场，内中大约有几句不知轻重的话。舅舅是重感情的，收到以后给好婆来信说他哭了一场。两事加在一起，舅舅大约於我是不很高兴。总之，妈妈，你说好婆惯坏我一些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仅惯坏我，还教坏我呢！问题在好婆并不自知如此为坏，而我麽，亲爱的妈妈，一个人的心地品质究竟如何只好从其整体而言，我想我本质上还不是坏到那步田地的呢！往事苍凉，你原谅我吗？！

不能再写了，我为这封信犯愁呢。我希望他们能寄发，至少寄发这一些。假如他们不喜欢另外一些，他们可以剪掉或涂掉。

往事罢了，近事呢？……近事来不及说，也没啥说得。妈妈，他们压我下场，我这场下不了！所以若不让你来你就不来罢，不让送东西或就不送罢，他们任作什么都得，要想压我

下场不得！可这些向来只有错进没有错出者又怎甘心做了一事没有收获呢？！不让接见就算了，有些人开门我且走不出来呢！胡闹就胡到如此程度！你回头说何犯着呢？是啊，妈妈，我没办法呀！你要告诉我事实很好，我也占有着本质事实，只怕他们未必肯容我们充分交换！而不了解事实你岂不又是无的放矢？！我是被蒙蔽着，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只见墙上贴着绞死纳苏帝安，大约印度尼西亚又在大清洗了。今天没吃什么呢，亲爱的妈妈，我累死了，我现在的精神很不好。

祝健！

昭 儿 主历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不让你接见你送些钱物给我亦得，并此而无亦得，我总之现在不为这个问题闹他们了，这忍性已经受过考验了，不吹牛的，他们爱怎么做罢。给我些钱，日用品：牙膏，毛巾有素色儿童巾便可，大的没那么多水。……需要二字怎么讲呢？较迫切的是毛线袜子，家里记得还有几双，你们反正都不穿的啦。衬衣还有一件呢是吧？面盆、杯子、旧衣裤、旧布、蓆子，我的蓆子给他们端上了脚爪丢在一边儿呢！丰华双色圆珠笔芯、练习簿、笔记簿、打字纸、信封信纸，这样儿的蓝格报告纸、草纸、牙刷两把、筷子、塑料手提袋，以及前此信上要而未来的东西。小皮箱也拿给我好了，我放东西。

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再熬一两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前响有些消化性腹泻，但吃了些油质食物反而好些，因想缺少脂肪肠子无力蠕动可能倒是引起消化性腹泻的主因，你不用吓怕，吃不死的

鱼也别少了我的，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鳊鱼要整条的，鲫鱼串汤，青鱼白蒸——总要白蒸，不要煎煮。再弄点鲞鱼下饭。

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两面黄炒面、粽子、糰子、粳饭糕、臭豆腐干、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酒酿饼、咖喱饭、麻球、伦敦糕、开口笑。粮票不够你们化缘去。

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烤麸、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

香肠、腊肠、红肠、腊肝、金银肝、香肚、鸭肫肝、猪舌头。

黄鳝不要，要鳊鲤和甲鱼。统统白蒸清炖，连锅子拿来锅子还你。

——等等，放在汽车上装得来好了。斋斋我，第一要紧是猪头三牲！晓得吧妈妈？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

肉松买福建式的，油多一些。

买几只文旦给我，要大，装在网线袋里好了。咸蛋买臭的因可下饭，装在蒲包里。煮的东西都不要切。

哦，对了，还要些罐头。昨天买到一个，酱汁肉，才半斤，吃得勿煞勿痒嵌着牙缝！别的——慢慢再要罢。

嘿！写完了自己看着一笑！——尘世几逢开口笑？山花须插满头归！还有哩：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致以女儿的爱意，我的妈妈！

一月十四日灯下

力疾又及。

不让你来你若见到我的信请略写几行寄我，亲爱的妈妈，我不相信他们。